

內部資料

東北古史資料彙編

上冊

123011

內部資料

東北古史資料彙編

中冊



內部資料

東北古史資料彙編

下冊



東北古史資料彙編

上
冊

東北古史資料彙編

中册

東北古史資料彙編

下冊

編 例

一、《東北古史資料彙編》收錄的資料，所涉及的時代，起自遠古，迄於遼初。

所涉及的地域，包括東北及其四周毗鄰地區：南至朝鮮半島，東至烏蘇里江以東，北至黑龍江以北，西至東部蒙古及河北北部。

所涉及的民族，包括起源於東北的肅慎、濊、貊、夫餘、挹婁、沃沮、高句麗、勿吉、靺鞨、室韋等，也包括起源於東北毗鄰地區、與東北歷史有關的各族，如西面的東胡、烏桓、鮮卑、奚、契丹等和南面的三韓、新羅、百濟等。有關前者的資料，不論見於東北地區以內或以外，全部收錄；有關後者的資料，只選錄其與東北史有關部分。

二、本《彙編》徵引各書，具見目錄。南北朝以前，文獻較少，絕大部分已經入錄，僅少數次要的雖經翻檢，未加收採。隋唐以後，文獻漸繁，徵引所及，主要為較大部頭的官私著作，其餘私家著述及佛道典籍，未遑遍檢，均未收採。

本《彙編》徵引各書，略按其所涉時代，並以類相從，釐為十五篇，以利查閱。

三、魏晉以前，資料較少，各書重複部分，全加收錄，以求完備。

南北朝以後，記載漸多，往往輾轉傳抄，相互因襲，雖文字間有出入，而內容大多雷同，不加取捨，徒贅篇幅。因此對南北各《史》及新舊《唐書》、《五代史》，均略其重複部分，對《通典》、《通鑑》則刪其隋唐以前部分，對《元龜》則存其繫年明確部分。其餘各書資料的取捨，大略仿此。惟各書有關東北及其毗鄰地區各族的專傳，資料集中，則完全保留，以資比勘。渤海資料，雖已有《渤海國志長編》，但收採未備，因此不嫌與該書重複，仍收錄重要資料，但略去零星記載。

所收資料，均按書編排，以原書卷頁先後為序，不另分類。

資料中原有舊註，凡與東北史有關部分，與正文一律看待，亦加保留，用小字單行排印，以代原來的雙行夾註。

四、徵引各書，選用內容較完善和流通較廣泛的版本，已於各書篇首分別註明。所收資料，均以選用版本為據，照錄原文，不作校勘。少數較重要的地方，如文字訛譌脫衍至不能句讀者，則參照不同版本或他處記載加以校改；一般均按校勘通例，用方圓括號標出，以資識別；個別地方不煩參證他本即可斷為訛誤者，則逕行改正，不加括號，以避煩瑣。凡疑有訛誤但無他本可資參證，或雖有他本可資參證但無關句讀者，均一仍舊文，不加改動，以存原書面目。部分古俗體字（碑誌中較多），已易為今體，以省翻刻。

五、本《彙編》僅收集我國古代有關文獻。至於朝鮮古代有關文獻，如《三國史記》、《三國遺事》以及稍後的《海東繹史》、《東國通鑑》等，資料集中，無煩選錄；日本古代的有關文獻，如《日本書記》、《續日本記》等，記載零散，亦未收錄。

六、由於編輯水平和工作時間的限制，所收資料，取捨或有未審，編排或有未妥，標點或有未當，敬希讀者指正。

一九六四年四月

目錄

第一編

| | | |
|----------|-------|---|
| 尙書 | | 一 |
| 毛詩 | | 二 |
| 周禮 | | 三 |
| 春秋經傳集解 | | 四 |
| 論語 | | 四 |
| 孟子 | | 四 |
| 尙書大傳 | | 五 |
| 韓詩外傳 | | 六 |
| 禮記 | | 六 |
| 大戴禮記 | | 七 |
|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 | | 八 |
| 春秋穀梁傳 | | 八 |

第二編

| | | |
|-----------|-------|----|
| 爾雅 | | 九 |
| 方言 | | 九 |
| 說文解字 | | 一 |
| 釋名 | | 三 |
|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 | | 四 |
| 經典釋文 | | 五 |
| 逸周書 | | 七 |
| 國語 | | 八 |
| 戰國策 | | 九 |
| 山海經 | | 一〇 |
| 竹書紀年 | | 一三 |
| 說苑 | | 一三 |

西京雜記……………三三

第三編

墨子……………三五

荀子……………三五

管子……………三六

呂氏春秋……………三六

淮南子……………三九

鹽鐵論……………三一

易林……………三三

論衡……………三三

潛夫論……………三三

博物志……………三四

古今註……………三四

高僧傳……………三五

續高僧傳……………三六

宋高僧傳……………三八

第四編

史記……………四一

漢書……………六四

第五編

後漢書……………八五

後漢紀……………一〇六

謝承後漢書……………一〇七

司馬彪續漢書……………一〇八

三國志……………一〇八

魏略輯本……………一四三

晉書……………一四七

三十國春秋輯本……………一六七

孫盛晉陽秋……………一六八

劉道蒼晉起居注……………一六八

司馬彪戰略……………一六九

郭氏玄中記……………一六九

王隱晉書……………一六九

第六編

宋書……………一七一

南齊書……………一七六

梁書……………一七九

陳書……………一八六

南史……………一八七

第七編

魏書……………一九三

北齊書……………二二八

周書……………二二三

隋書……………二二七

北史……………二七二

第八編

舊唐書……………二九三

新唐書……………三八〇

大唐六典……………四三八

通典……………四四〇

唐會要……………四五四

第九編

舊五代史……………四八一

五代史記……………四八九

五代會要……………四九九

遼史……………五〇八

第十編

資治通鑑……………五四一

第十一編

冊府元龜……………五六五

第十二編

北堂書鈔 六四五

藝文類聚 六四五

初學記 六四七

翰苑 六四八

太平御覽 六五八

第十三編

水經注 六六一

漢唐地理書鈔 六七三

元和郡縣補志 六七五

太平寰宇記 六七八

第十四編

唐大詔令集 七三一

全唐文 七三三

第十五編

隸釋 七四七

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 七四八

昭陵碑錄 七四九

金石萃編 七五一

八瓊室金石補正 七五三

海東金石苑 七五六

附錄 七五八

東北古史資料彙編第一編

尙書 孔氏傳。

(清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仿宋相臺五經本)

【尙書卷一，堯典，二頁上】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宅，居也。東表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暘谷、嵎夷，一也。羲仲，居治東方之官。

【尙書卷一，舜典，九頁下】 肇十有二州。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爲幽州、并州，分青州爲營州，始置十二州。

【尙書卷三，禹貢，一頁下】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二水已治，從其故道，大陸之地已可耕作。島夷衣服，海曲謂之島。居島之夷還服其皮，明水害除。夾右碣石入于河。碣石，海畔山，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

【尙書卷三，禹貢，二頁下】 海、岱惟青州，東北據海，西南距岱。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嵎夷，地名。用功少曰略。濰、淄二水復其故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濱，涯也。言復其斥鹵。

【尙書卷六，武成，二二頁下】 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

【尙書卷一一，序，五頁上】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駟、貊之屬，武王克

商，皆通道焉。成王卽政而叛，王伐而服之，故肅慎氏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榮，國名，同姓諸侯，爲卿大夫。王使之爲命書，以幣賄賜肅慎之夷。亡。

毛詩

(漢)毛亨傳，(後漢)鄭玄箋。

(清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仿宋相臺五經本)

【毛詩卷一八，大雅，韓奕，二八頁上】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師，衆也。《箋》云：溥，大；燕，安也。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

北國，因以其伯。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追，貊，戎狄國也。奄，撫也。《箋》

云：韓侯先祖有功德者，受先王之命，封爲韓侯，居韓城，爲侯伯。其州界外接蠻服，因見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後君

微弱，用失其業。今王以韓侯先祖之事如是，而韓侯賢，故於入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賜之蠻服追、貊之戎狄，令撫柔其

所受王畿北面之國，因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予之，皆美其爲人子孫能興復先祖之功。其後追也，貊也爲獯豸所逼，稍

稍東遷。實墉實壑，實畝實籍，實墉實壑，言高其城，深其壑也。《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

寔，是也。籍，稅也。韓侯之先祖微弱，所伯之國多滅絕，今復舊職，興滅國，繼絕世，故築治是城，濬脩是壑，并牧是田

畝，收歛是賦稅，使如古常。獻其貔皮，赤豹黃熊。貔，猛獸也。追、貊之國來貢，而侯伯總領之。

【毛詩卷二〇，魯頌，閟宮，一〇頁下】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

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鳧，山也。繹，山也。宅，居也。淮夷，蠻、貊而夷行也。南夷，荆楚

也。若，順也。《箋》云：諾，應辭也。是若者，是僖公所謂順也。

周禮

(後漢)鄭玄註。

(四部叢刊影印明翻宋岳氏相臺本)

【周禮卷八，夏官司馬，二四頁下】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天下之圖，如今司空輿地圖也。鄭司農云：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貉、狄。玄謂：閩，蠻之別也。《國語》曰：閩，半蠻矣。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

【周禮卷八，夏官司馬，職方氏，二七頁上】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豸養，其川河、泚，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醫無閭在遼東，豸養在長廣，菑出萊蕪，時出般陽。四擾：馬、牛、羊、豕。三種：黍、稷、稻。杜子春讀豸爲奚。

【周禮卷九，秋官司寇，四頁上】貉隸，百有二十人。征東北夷所獲。

【周禮卷九，秋官司寇，三四頁下】貉隸，掌服役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不言阜蕃者，猛獸不可服，又不生乳於圈檻也。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周禮卷一〇，秋官司寇，二六頁下】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謂蕃國之臣來煩聘者。

春秋經傳集解

(晉)杜預集解。

(清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仿宋相臺五經本)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昭公九年傳，七頁上】 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貽、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肅慎，北夷，在玄菟北三千餘里。吾何邇封之有？邇近也。……」

論語

(魏)何晏集解。

(天祿琳瑯叢書本)

【論語 卷三，公冶長，二頁上】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馬曰：桴，編竹木大者曰楫，小者曰桴。

【論語 卷五，子罕，四頁上】 子欲居九夷，馬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馬曰：君子所居則化。

【論語 卷八，衛靈公，一頁下】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孟子

子

(後漢)趙岐註。

(天祿琳瑯叢書本)

【孟子卷二二，告子下，一四頁上】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白圭，周人也。節以貨殖，欲省賦利民，使二十而稅一。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邑，一人陶則可乎？」貉，夷貉之人在荒服者也。貉之稅，二十而取一。萬家之國，使一人陶瓦器則可乎？以此喻白圭所言也。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餼，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貉在北方，其氣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獨生之也。無中國之禮，如此之用，故可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今之居中國，當行禮義，而欲效夷貉，無人倫之敝，無君子之道，豈可哉？陶器者少，尚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之道乎？堯、舜以來，什一而稅，足以行禮，故以此爲道。今欲輕之二十稅一者，夷貉爲大貉，子爲小貉也；欲重之過什一，則夏桀爲大桀，子爲小桀也。

尚書大傳

（漢）伏勝撰，（後漢）鄭玄註，（清）陳壽祺輯。

（四部叢刊影印《左海文集》本）

【尚書大傳卷三，洪範，四頁下】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誅我君而釋己，嫌苟免也。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朝鮮，今樂浪郡。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二祀來朝。《太平御覽》卷七百八十《四夷部》一，又《通鑑前編》引《書洪範大傳》，自首

至「封之」止，並注；又《御覽》二百一《封建部》四、《路史後紀》十二，並節引。

【尚書大傳卷四，多方，二〇頁上】古者十稅一。多於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於十稅一謂之大貉、小貉，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困學紀聞》卷二。

韓詩外傳

（漢）韓嬰撰。

（四部叢刊影印明刊本）

【韓詩外傳卷九，四頁上】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顏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異，問於夫子，夫子曰：「由之所持，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詩曰：『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禮記

（後漢）鄭玄註。

（清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仿宋相臺五經本）

【禮記卷九，明堂位，二五頁上】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

【禮記卷二六，中庸，二〇頁下】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

通。……

大戴禮記

(周)盧辯註。

(清乾隆二十三年刻雅雨堂叢書本)

【大戴禮記卷二，禮察，二頁下】 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育被蠻、貊、四夷。

【大戴禮記卷七，五帝德，三頁上】 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舉賢而天下平，南撫交趾、大教，鮮支、渠搜、氐、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鳥夷、羽民。……」

【大戴禮記卷七，勸學，五頁下】 于、越、戎、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者，教使之然也。

【大戴禮記卷二，少間，六頁下】 昔虞舜以天德嗣堯，……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舜有禹代興，禹卒受命，……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成湯卒受天命，……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文王卒受天命，……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後漢）何休解詁。

（四部叢刊影印宋刊本）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卷七，宣公十五年，一四頁下】古者曷爲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蠶、貉無社稷、宗廟、百官、制度之費，

稅薄。

春秋穀梁傳

（晉）范甯集解。

（四部叢刊影印宋刊本）

【春秋穀梁傳卷三，莊公三十年，一九頁下】齊人伐山戎。……桓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內無因緣山戎左右之國爲內間者。外無諸侯者，不煩役寮國。……燕，周之分子也，燕，周大保召康公之後，成王所封。分子，謂周之別子孫也。貢職不至，山戎爲之伐矣。言由山戎爲害，伐擊燕，使之隔絕於周室。

【春秋穀梁傳卷三，莊公三十一年，二〇頁上】齊侯來獻戎捷。……軍得曰捷，戎菽也。菽，豆。

【春秋穀梁傳卷三，莊公三十一年，二〇頁上】桓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爲燕辟地。辟，開。

爾雅

(東晉)郭璞註。

(四部叢刊影印宋刊本)

【爾雅 卷中，釋地，一〇頁上】 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醫無閭，山名，今在遼東。珣玕琪，玉屬。……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虎豹之屬，皮有縟綵者。

【爾雅 卷中，釋地，一二頁下】 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九夷在東，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蠻在南，次四荒者。

方言

(漢)揚雄撰，(東晉)郭璞註。

(科學出版社印周祖謨《方言校箋及通檢》本)

【方言 卷一，三頁】 燕之外鄙、鄙，邊邑名。朝鮮洌水之間，朝鮮，今樂浪郡是也。洌水在遼東，音烈。少兒泣而不止曰啾。少兒，猶言小兒。

【方言 卷二，一一頁】 燕、代、朝鮮洌水之間曰盱，謂舉眼也。或謂之揚。《詩》曰「美目揚兮」是也。此本論雙耦，因廣其訓，復言目耳。

【方言 卷二，一二頁】 木細枝謂之杪，燕之北鄙、朝鮮洌水之間謂之策。

【方言 卷二，一五頁】 揄鋪，……燕之北郊、朝鮮洌水之間曰葉輸。

【方言 卷二，一六頁】 速、逞、搖扇，疾也。燕之外鄙、朝鮮洌水之間曰搖扇。

【方言卷三，一九頁】燕、朝鮮洌水之間曰涅，或曰譁。雞伏卵而未孚，始化之時，謂之涅。

【方言卷三，一九頁】斟、協，汁也，北燕、朝鮮洌水之間曰斟。

【方言卷三，二〇頁】凡草木刺人，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蕞，或謂之壯。

【方言卷三，二〇頁】凡飲藥、傳藥而毒，……北燕、朝鮮之間謂之癆。

【方言卷四，三〇頁】扉、屨、屨，履也。……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鞞音甲。角。

【方言卷五，三二頁】鍤，北燕、朝鮮洌水之間或謂之鍤，或謂之鉞。

【方言卷五，三四頁】營，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窺。

【方言卷五，三五頁】舌，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睪。

【方言卷五，三六頁】檝，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檝。

【方言卷五，三七頁】牀……其杠，北燕、朝鮮之間謂之樹。

【方言卷六，四三頁】徒，用行也。朝鮮洌水之間或曰徒。

【方言卷七，四八頁】斯、掬，離也。燕之外郊、朝鮮洌水之間曰掬。

【方言卷七，四八頁】燕之外郊、朝鮮洌水之間，凡暴肉、發人之私、披牛羊之五藏，謂

之膊。

【方言卷七，四八頁】魏盈，怒也。燕之外郊，朝鮮洌水之間，凡言呵叱者謂之魏盈。

【方言卷七，四九頁】漢漫，脈眩，懣也。朝鮮洌水之間，煩懣謂之漢漫，顛胸謂之脈眩。

【方言卷七，五〇頁】樹植，立也。燕之外郊，朝鮮洌水之間，凡言置立者謂之樹植。

【方言卷八，五一頁】貔，……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貉。

【方言卷八，五一頁】北燕、朝鮮洌水之間謂伏雞曰抱。爵子及雞雛皆謂之穀，其卵伏

而未孚始化謂之涅。

【方言卷八，五一頁】豬，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豮。

【方言卷八，五二頁】尸鳩，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鷓鴣。

【方言卷八，五三頁】戴勝，……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鷓。

【方言卷一，七一頁】蝮龜，北燕、朝鮮洌水之間謂之蟪蜎。

說文解字

(後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

(中華書局影印清同治十二年陳昌治刻本)

【說文解字卷二上，六頁下】嘔，朝鮮謂兒泣不止曰嘔。从口，宜省聲。況晚切。

【說文解字卷二上，八頁上】咽，東夷謂息爲咽。从口，四聲。《詩》曰：「犬夷咽矣。」虛

器切。

【說文解字卷四上，三頁下】 盱，張目也。从目，于聲。一曰：朝鮮謂盧童子曰盱。况于切。

【說文解字卷五上，一二頁下】 沓，語多沓沓也。从水、从日。遼東有沓縣。臣鉉等曰：語多沓沓，若水之流，故从水。會意。徒合切。

【說文解字卷七下，一五頁下】 癘，朝鮮謂藥毒曰癘。从疒，勞聲。郎到切。

【說文解字卷九下，一〇頁上】 矝，石可以為矢鏃。从石，奴聲。《夏書》曰：「梁州貢矝丹。」《春秋國語》曰：「肅慎氏貢楛矢、石矝。」乃都切。

【說文解字卷九下，一七頁下】 貉，北方豸種，从豸，各聲。孔子曰：「貉之為言惡也。」莫白切。

【說文解字卷一一上，八頁下】 涓，水出遼東番汗塞外，西南入海。从水，市聲。普蓋切。
涓，水出樂浪鏤方，東入海。从水，貝聲。一曰出涓水縣。普拜切。

【說文解字卷一一下，一二頁下】 鱗，魚名，出樂浪潘國。从魚，虜聲。郎古切。

鯪，魚名，出樂浪潘國。从魚，妾聲。七接反。

鮪，魚名，出樂浪潘國。从魚，市聲。博蓋切。
鮪，魚名，出樂浪潘國。从魚，𠂔聲。一曰鮪魚出江東，有兩乳。居六切。

鮓，魚名，出樂浪潘國。从魚，沙省聲。所加切。

鱮，魚名，出樂浪潘國。从魚，樂聲。盧谷切。

鮮，魚名，出貉國。从魚，善省聲。相然切。

鯢，魚名，皮有文，出樂浪東曉。神爵四年初捕收輸考工。周成王時，揚州獻鯢。从

魚，禺聲。魚容切。

【說文解字 卷一三上，二頁上】 紕，《樂浪挈令》織。从糸，从式。臣鉉等曰：《挈令》，蓋律令之

書也。

【說文解字 卷一三上，九頁上】 縹，葦貉中，女子無袴，以帛爲脛空，用絮補核，名曰縹衣，

狀如襜褕。从糸，尊聲。子昆切。

【說文解字 卷一三下，五頁上】 蠶，水蟲也，葦貉之民食之。从睪，奚聲。胡雞切。

蠶，蠶屬，頭有兩角，出遼東。从睪，句聲。其俱切。

【說文解字 卷一四上，三頁下】 鈇，朝鮮謂釜曰鈇。从金，典聲。他典切。

釋名 (後漢)劉熙撰。 (四部叢刊影印明刊本)

【釋名 卷四，釋飲食，三二頁上】 貊炙，全體炙之，各自以刀割，出於胡、貊之爲也。

【釋名卷四，釋飲食，三一頁下】韓羊、韓兔、韓鷄，本法出韓國所爲也，猶酒言宜成醪、蒼梧清之屬也。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

(吳)陸機撰。

(羅振玉校正排印本)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卷上，四頁下】蒹，水草也，堅實，牛食之令牛肥強。青，徐州人謂之蒹，兗州、遼東通語也。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卷上，一三頁下】《夏小正》：「四月秀幽」，幽、萋同耳，卽今爲莠也。遼東謂莠爲幽莠。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卷上，一九頁下】亲，栗屬也。其字或爲木榛。……漁陽、遼東、代郡、上黨皆饒。……五方皆有栗，周、秦、吳、揚特饒，吳、越被城表裏皆栗，唯漁陽、范陽栗甜美長味，他方者悉不及也。倭、韓國諸島上栗大如雞子，亦短味不美。……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卷下，五頁上】鷺，水鳥也，……齊、魯之間謂之春鉏，遼東、樂浪、吳、揚人皆謂之白鷺。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卷下，八頁上】貔，似虎，或曰似熊。一名執夷，一名白狐，其子爲毅。遼東人謂之白熊。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 卷下，九頁上】 鮪，……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魚。仲明者，樂浪尉也，溺死海中化爲此魚。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 卷下，九頁下】 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肉，細鱗，魚之美者。漁陽、泉州及遼東、梁水王、丁本，《太平御覽》引作「漁陽泉物刀口遼東梁水」。據《詩緝》引，毛本改。魴特肥而厚，尤美於中國魴，故其鄉語云：「居就糧，梁水魴。」

經典釋文

(陳)陸德明撰。

(抱經堂叢書本)

【經典釋文 卷一一，禮記音義，六頁下】 獻米者操量鼓——《隱義》云：「樂浪人呼容十二石者爲鼓。」

東北古史資料彙編第二編

逸周書 (晉) 孔晁解。

(清乾隆五十一年刻抱經堂叢書本)

【逸周書卷七，王會，一〇頁上】周公旦主東方。……西面者正北方：稷慎大麀。稷慎，肅

慎也，貢麀，似鹿。正北，內臺北也。穢人前兒——前兒若獼猴，立行，聲似小兒。穢，韓穢，東夷別種。

良夷在子——在子□身人首，脂其腹，炙之霍，則鳴曰在子。良夷，樂浪之夷也，貢奇獸。揚州

禺——禺，魚名。解隴冠。亦奇魚也。發人麀——麀者若鹿，迅走。發亦東夷。迅，疾。俞人雖馬。

俞，東北夷。雖馬，橈如馬，一角；不角者曰騏。青丘狐九尾。青丘，海東地名。周頭輝羝——輝羝者，羊

也。周頭，亦海東夷。黑齒白鹿、白馬。黑齒，西遠之夷也，貢白鹿、白馬。白民乘黃——乘黃者似騏，

背有兩角。白民，亦東南夷。……

【逸周書卷七，王會，一三頁下】北方臺正東：高夷嗛羊——嗛羊者，羊而四角。高夷，東

北夷高句驪。獨鹿邛邛——距虛善走也。獨鹿，西方之戎也。邛邛，獸似距虛，負蜃而走也。孤竹距虛。

孤竹，東北夷。距虛，野獸，驢騾之屬。不、令支玄猿。不、令支，皆東北夷。猿，白狐；玄猿則黑狐。不屠何

青熊。不屠何，亦東北夷也。東胡黃熊。東胡，東北夷。山戎戎菽。山戎，亦東北夷。戎菽，巨豆也。

【逸周書 卷七，王會，一五頁下】 伊尹受命，於是為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鬻髮文身，九、十者，東夷、蠻、越之別稱。鬻髮文身，因其事以名也。請令以魚皮之鞞、□鯛之醬、鮫、利劍為獻。鞞，刀削。鯛，魚名。鮫，盾也，以鮫皮作之。鮫，文魚也。……」

【逸周書 卷八，職方，九頁上】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辯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此在周官·大司馬下篇，穆王使有司抄出之，欲時省焉。……貉，狄之別。八、七、九、五、六，見非一之言也。

【逸周書 卷八，職方，一〇頁下】 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豸養，其川河、沛，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四擾：牛、馬、羊、豕。三種：黍、稷、稻也。

國語 (吳) 韋昭解 (清嘉慶五年刻黃氏叢書本)

【國語 卷五，魯語下，一一頁下】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罍，其長尺有咫。隼，鷲鳥也。楛，木名。罍，鑊也，以石為之。八寸曰咫。楛矢貫之，墜而死也。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惠公，陳哀公之孫，悼太子之子，吳也。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

之矢也。肅慎，北夷之國，故隼來遠矣。《傳》曰：「肅慎、燕、亳，吾北土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九夷、東夷九國也。百蠻，蠻有百邑也。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方賄，各以所居之方所出貨賄爲貢也。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弩，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刻曰銘。楛，箭羽之間也。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予也。大姬，武王元女。胡公，舜後，虞遏父之子胡公滿也。諸，之也。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陳，媯姓也。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櫝，置也。金，以金帶其外也。如之，如孔子之言也。

【國語 卷六，齊語，一〇頁上】「齊桓公」遂北伐山戎，山戎，今之鮮卑。以其病燕，故伐之。刺令支，斬孤竹而南歸。二國，山戎之與也。刺，擊也。斬，伐也。令支，今爲縣，屬遼西，孤竹之城存焉。海濱諸侯莫敢不來服。海濱，海北涯也。

戰國策

(後漢)高誘註。

(清嘉慶八年刻黃氏叢書本)

【戰國策 卷三，秦一，二頁上】

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

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

【戰國策 卷一九，趙二，九頁上】

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

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其參胡、續云：《史》備燕、三胡、秦、韓之邊。樓煩、秦、韓之邊。

【戰國策 卷二九，燕一，一頁上】蘇秦將爲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

山海經

（東晉）郭璞註。

（四部叢刊影印明成化刊本）

【山海經 下冊，海外西經第七，四二頁上】肅慎之國在白民北，有樹名曰雄或作維常，先入代帝於此取之。其俗無衣服，中國有聖帝代立者，則此木生皮可衣也。

【山海經 下冊，海內西經第十一，五二頁下】東胡在大澤東。

夷人在東胡東。

貊國在漢水東北，今扶餘國即濊，貊故地，在長城北，去玄菟千里，出名馬、赤玉、貂皮，大珠如酸棗也。地近于燕，滅之。

孟鳥亦鳥名也。在貊國東北，其鳥文赤、黃、青，東鄉。

【山海經 下冊，海內北經第十二，五七頁上】蓋國在鉅燕南，倭北。倭屬燕。倭國在帶方東

大海內，以女爲主。其俗露紵，衣服無針功，以丹朱塗身，不妬忌，一男子數十婦也。

朝鮮在列陽東，海北，山南。列陽屬燕。朝鮮，今樂浪縣，箕子所封也。列，亦水名也，今在帶方。帶方有列口縣。

【山海經下冊，海內東經第十三，六一頁下】 潦水出衛臯東，出塞外衛臯山，玄菟高句驪縣有潦山，小潦水所出，西河注大潦，音遼。東南注渤海，入潦陽。潦陽縣屬潦東。

【山海經下冊，大荒北經第十七，七九頁下】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肅慎氏之國。

今肅慎國去遼東三千餘里，穴居，無衣，衣豬皮，冬以膏塗體厚數分，用却風寒。其人皆工射。弓長四尺，勁彊。箭以楛爲之，長尺五寸，青石爲鏑，此春秋時隼集陳侯之庭所得矢也。晉大興三年，平州刺史崔慈遣別駕高會使來獻肅慎氏之弓矢，箭鏑有似銅骨作者，問云轉與海內國通，得用此。今名之爲挹婁國，出好貂、赤玉，豈從海外轉而至此乎？《後漢書》所謂挹婁國是也。有蜚蛭，四翼。翫，空兩音。有蟲，獸首蛇身，名曰琴蟲。亦蛇類也。有人名曰大人。有大人之國，釐姓，黍食。有大青蛇，黃頭，食塵。今南方蝮蛇食鹿，鹿亦麀屬也。有榆山；有緜玫程州之山。皆因其事而名物也。

【山海經下冊，海內經第十八，八四頁上】 東海之內，北海之隅有國名曰朝鮮。天毒，其人水居。朝鮮，今樂浪郡也。天毒即天竺國，貴道德，有文書、金銀錢貨，浮屠出此國中也。晉大興四年，天竺國王獻珍寶。佞人愛人。佞，亦愛也，音隱隈。

竹書紀年

(清光緒五年刻郝懿行《竹書紀年校正》本)

【竹書紀年卷一，五帝紀，一一頁下】〔帝舜有虞氏〕二十五年，息慎氏來朝，貢弓矢。

【竹書紀年卷三，夏紀二，一頁上】帝少康。元年丙午，帝即位。……二年，方夷來賓。

【竹書紀年卷九，周紀一，四頁上】〔周武王〕十五年，肅慎氏來賓。

【竹書紀年卷九，周紀一，六頁下】〔成王〕九年，……肅慎氏來朝，王使榮伯錫肅慎氏命。

說苑

(漢)劉向撰。

(四部叢刊影印明鈔本)

【說苑卷二三，權謀，二六頁上】晉文公伐衛，入郭，坐士令食，曰：「今日必傅大垣。」公子慮俛而笑之。文公曰：「奚笑？」對曰：「臣之妻歸，臣送之，反，見桑者而助之，顧臣之妻則亦有送之者矣。」文公懼，還師而歸，至國而貉人攻其地。

【說苑卷一八，辨物，一七頁上】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廷而死，楛矢貫之，石弩，矢長尺有咫。陳侯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思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弩，長尺有咫。先

王欲昭其令德之致，故銘其牀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勞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別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之矢。試求之府，果得焉。

【說苑 卷一九，修文，二頁上】 禹陂九澤，通九道，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趾，大發，西析支，渠搜，氐，羌，北至山戎，肅慎，東至長夷，島夷，四海之內皆戴帝舜之功。

西京雜記

(晉)葛洪集。

(四部叢刊影印明刊本)

【西京雜記 卷四，一頁上】 安定嵩真、玄菟曹元理並明算術，皆成帝時人。……元理嘗從其友人陳廣漢，廣漢曰：「吾有二困米，忘其石數，子爲計之。」元理以食筋十餘轉，曰：「東困七百四十九石二升七合。」又十餘轉，曰：「西困六百九十七石八斗。」遂大署困門。後出米，西困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東困不差圭合。元理後歲復過廣漢，廣漢以米數告之，元理以手擊牀曰：「遂不知鼠之殊米，不如剝面皮矣。」廣漢爲之取酒、鹿脯數片，元理復算曰：「諸蔗二十五區應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蹲鴟三十七畝應收六百七十二石，千牛產二百犢，萬鷄將五萬雛。」羊豕鵝鴨皆道其數，果齋肴藪悉知其所，乃曰：「此資業之廣，何供饋之偏邪？」廣漢慙曰：「有蒼卒客，無蒼卒主人。」元理曰：「俎上蒸豕

一頭，厨中荔枝一杵，皆可爲設。」廣漢再拜謝罪，自入取之，盡日爲歡。其術後傳南季，南季傳項瑄，瑄傳子陸，皆得其分數而失玄妙焉。

東北古史資料彙編第二編

墨子 (周) 墨翟撰。

(孫詒讓《墨子閒詁》本)

【墨子卷四，兼愛中，七頁上】 古者禹治天下，西爲西河漁竇，以泄渠孫皇之水。北爲防原泝，注后之邸，埤池之竇，洒爲底柱，鑿爲龍門，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

【墨子卷四，兼愛中，一〇頁下】 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尙作，以祇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

【墨子卷五，非攻中，五頁上】 雖北者且不一著何，其所以亡於燕、代、胡、貉之間者，亦以攻戰也。

荀子 (周) 荀況撰，(唐) 楊倞註。

(四部叢刊影印古逸叢書本)

【荀子卷一，勸學，七頁下】 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干、越猶言吳、越。貉，東北夷。同聲，謂啼聲同。貉，莫革反。

【荀子卷一一，強國，一〇頁上】今秦南乃有沙羨與俱，是乃江南也，北與胡、貉爲鄰。

管子（唐）尹知章註。

（四部叢刊影印宋刊本）

【管子卷八，小匡，二頁上】於是乎桓公東救徐州，分吳半，分吳地之半。存魯蔡陵。蔡陵

地名。割越地，南據宋、鄭，既割越地，又據宋、鄭之國以爲親援也。征伐楚，濟汝水，伐楚時渡汝水。踰方

地，謂方城之地。望文山，楚山也。使貢絲于周室，使貢楚絲，卽所謂縶絲者也，堪爲琴瑟絃。成周反胙於

隆嶽，周室有事歸胙於齊。齊，太嶽之後，故言隆嶽。荊州諸侯莫不來服。中救晉公，禽狄王，敗胡、

貉，破屠何，屠何，東胡之先也。而騎寇始服。北狄以騎爲寇。北伐山戎，制泠支，斬孤竹，而九夷

始聽，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謂龍門之西河。方舟投柎，乘浮濟

河，至于石沈，石沈，地名。縣車束馬，踰大行，與卑耳之貉，拘秦夏，與卑耳之貉共拘秦夏之不服者。

西服流沙、西虞，西虞，國名。而秦戎始從。故兵一出而大功十二，自救徐州已下有十二也。故東

夷、西戎、南蠻、北狄、中國諸侯莫不賓服。

【管子卷八，小匡，二頁上】桓公曰：「余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北至於孤竹、山戎、穢、貉，拘秦夏，西至沙流、西虞，南至吳、越、巴、牂柯、暹、不庾、雕

題、黑齒。皆南夷之國號也。……」

【管子 卷九，霸形，四頁上】〔桓公〕北伐孤竹，還存燕。

【管子 卷一〇，戒，三頁下】北伐山戎，出冬悉與戎叔布之天下。山戎有冬悉、戎叔，今伐之，

故其物布天下。戎叔，胡豆。

【管子 卷一，小稱，八頁下】大哉恭遜敬愛之道。……審行之身，毋怠，雖夷、貉之民，

可化而使之愛。夷、貉之人殘戾凶暴，苟以恭遜敬愛化之，可使生愛。

【管子 卷一六，封禪，五頁下】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

【管子 卷一六，小問，一〇頁上】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

【管子 卷二二，山權數，一二頁下】……還四年伐孤竹，還四年，後四年。……還四年伐孤

竹……

【管子 卷三三，地數，二頁下】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

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

【管子 卷三三，揆度，六頁下】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

管子對曰：「陰山之礪磬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禹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管子卷三三，輕重甲，一一頁下】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強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爲此有道乎？」……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

【管子卷三三，輕重甲，一二頁下】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

【管子卷三三，輕重甲，一五頁下】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人之行，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爲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毳他臥切，落毛也。服而以爲幣乎？禹氏不朝，請以白璧爲幣乎？崐崙之虛不朝，請以瑇瑁玕爲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含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後八千里之禹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瑇瑁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崐崙之虛可得而朝也。故物無主，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

呂氏春秋

（秦）呂不韋撰，（後漢）高誘註。

（許維通《呂氏春秋集釋》本）

【呂氏春秋卷二三，有始覽，五頁上】何謂六川？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河出崑崙東北陔，赤水出其東南陔。遼水出砥石山，自塞北東流，直至遼東之西南入海。黑水出崑崙西北陔。江水出岷山，在蜀西徼外。淮水出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也。

【呂氏春秋卷一四，義賞，一八頁上】……：姦僞賊亂貪戾之道興，興，作也。久興而不息，民之讎之若性，讎，用也。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雖有厚賞嚴罰弗能禁。禁，止也。

【呂氏春秋卷二〇，恃君覽，二頁上】非濱之東，朝鮮，樂浪之縣，箕子所封，濱於東海也。夷、穢之鄉，東方曰夷。穢，夷國名。大解陵魚其鹿野，搖山揚島大人之居，多無君。東方之夷無有君長。

淮南子

（漢）劉安撰，（後漢）高誘註。

（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本）

【淮南子卷一，原道，一四頁上】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徙裸國，納肅慎，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徙，化也。裸國在南方，禹所入也。肅慎在北方，遠也。《傳》曰：「肅慎、燕、亳，吾北土也。」

【淮南子卷四，地形，二頁上】何謂六水？曰：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河出崑崙東北陔，赤水出其東南陔。遼水出砥石山，自塞北東流，直遼東之西南入海。黑水在雍州。江水出岷山，在蜀西徼外。淮水出桐柏山，南平陽也。

【淮南子卷四，地形，六頁下】東方之美者，有醫毋閭之珣玕琪焉。醫毋閭，山名，在遼東屬國。珣玕琪，玉名也。……東北方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斥，讀斥丘之斥。文皮，虎豹之皮也。《傳》曰：「無終子使孟樂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也以請和諸戎」，是也。

【淮南子卷四，地形，一一頁下】凡海外三十六國，自西北至西南方，有修股民、天民、肅慎民、修，長也。股，脚也。天民、肅慎，皆有國名也。《傳》曰：「肅慎、燕、亳吾北土」，是云西方，黨獨西方之國自復有之耶？一曰：肅，敬也；慎，畏也。白民、沃民、女子民、丈夫民、奇股民、一臂民、三身民。

【淮南子卷四，地形，一五頁下】遼出砥石。砥石，山名，在塞外，遼水所出，南入海。

【淮南子卷五，時則，一七頁下】五位，東方之極。自碣石山過朝鮮，貫大人之國，碣石在遼西界海水西畔。朝鮮，樂浪之縣也。貫，通也。大人國在其東。東至日出之次、榑木之地、青土樹木之野、太皞句芒之所司者萬二千里。

【淮南子卷九，主術，三〇頁下】武王伐紂，……解箕子之囚。箕子，紂之庶兄。《論語》云：「箕子爲之奴。」武王伐紂，赦其囚執，問以洪範，封之于朝鮮也。

【淮南子卷一一，齊俗，九頁上】胡、貉、匈奴之國，縱體拖髮，拖，縱也。箕倨反言，而國不亡者，未必無禮也。

【淮南子卷一二，道應，二四頁下】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

柴箕子之門。紂死，箕子亡之朝鮮，舊居空，故柴護之也。

【淮南子卷一八，人間，二三頁上】秦皇挾錄圖，挾，銷也。秦博士盧生使入海，還奏圖錄書于始皇帝。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子蒙公，蒙恬也。楊翁子，秦將。將築修城，西屬流沙，起隴西臨洮縣。北擊遼水，遼水，遼東。東結朝鮮，朝鮮，樂浪。中國內郡輓車而餉之。

鹽鐵論

（漢）桓寬撰。

（古典文學出版社印王利器《鹽鐵論校注》本）

【鹽鐵論卷七，備胡，二六三頁】大夫曰：「往者四夷俱強，並爲寇虐。朝鮮踰徼，劫燕之東地。……」

【鹽鐵論卷八，結和，二八六頁】先帝興義兵以誅暴強，東滅朝鮮，西定冉、駝。……

【鹽鐵論卷八，誅秦，二九〇頁】秦既并天下，東絕沛水，王啓源曰：「按『沛水』當卽『涇水』。《漢書朝鮮傳》：『衛滿東出塞，度涇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此秦絕涇水也。《說文》：『沛水出遼東番汗塞外，西南入海。』是『沛』是『涇』之本字。」郭沫若曰：「此當指鴨綠江，其後大同江、臨津江亦有涇水之名。」并滅朝鮮，南取陸梁，北卻胡、狄，西略氐、羌。……

【鹽鐵論卷八，伐功，二九四頁】大夫曰：「齊桓公越燕伐山戎，破孤竹，殘令支。趙武

靈王踰句注，過代谷，略滅林胡、樓煩。燕襲走東胡，辟地千里，度遼東而攻朝鮮。……」

【鹽鐵論卷九，論功，三三七頁】 大夫曰：「……今西南諸夷，楚莊之後，朝鮮之王，燕之亡民也。……先帝爲萬世度，恐有冀州之累，南荆之患，於是遣左將軍、樓船平之。……」

易 林

(漢)崔篆撰。

(四部叢刊影印元刊本)

【易林卷七，大畜，一八頁下】

朝鮮之地，箕伯所保，宜家宜家，業處子孫，求事大吉。箕

子，紂諸父，武王伐紂遂歸周，封於朝鮮。

【易林卷八，革，五一頁上】

朝鮮之地，箕子所保，宜家宜人，業處子孫。箕子，紂諸父，武王

伐紂遂歸周，封於朝鮮。

【易林卷一四，歸妹，一五頁上】

海隅遼右，福祿所在，柔嘉蒙祉，九夷何咎。《語》云：「子

欲居九夷。」註云：「東方之夷有九種。」

論 衡

(後漢)王充撰。

(中華書局印劉盼遂《論衡集解》本)

【論衡卷二，吉驗篇，四一頁】

北夷橐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對曰：「有氣大如

鷄子，從天而下我，故有娠。」後產子，捐於豬溷中，豬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置馬欄中，欲

使馬藉殺之，馬復以口氣噓之，不死。王疑以爲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東明，令牧牛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掩淝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爲橋，東明得渡，魚鼈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餘，故北夷有夫餘國焉。東明之母初妊時，見氣從天下，及生，棄之，豬、馬以氣吁之而生之；長大，王欲殺之，以弓擊水，魚鼈爲橋。天命不當死，故有豬、馬之救；命當都王夫餘，故有魚鼈爲橋之助也。

【論衡卷一九，恢國篇，三九六頁】巴、蜀、越雋、鬱林、日南、遼東、樂浪，周時被髮椎髻，今戴皮弁，周時重譯，今吟詩書。

潛夫論

（後漢）王符撰。

（四部叢刊影印明鈔本）

【潛夫論卷三，浮侈，七頁下】子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其後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櫛梓、豫章榎柁，邊遠下土亦競相倣效，……東至樂浪，西至燉煌，萬里之中相競用之，此之費功傷農，可爲痛心。

【潛夫論卷五，救邊，一頁上】武皇帝攘夷拆境，面數千里，東開樂浪，西置燉煌，南踰交趾，北築朔方，卒定南越，誅斬大宛，武軍所嚮，無不夷滅。

【潛夫論卷八，五德志，二頁上】武王封微子於宋，封箕子於朝鮮。

【潛夫論卷九，志氏姓，一〇頁上】昔周宣王亦有韓侯，其國也近燕，故《詩》云：「普彼韓城，燕師所完。」其後韓西亦姓韓，爲衛滿所伐，遷居海中。

博物志

（晉）張華撰。

（黃氏叢書本）

【博物志卷三，三頁下】毋丘儉遣王頌（編者按：「頌」爲「頤」之譌。）追高句麗王宮，盡沃沮東界。問其耆老，言國人常乘船捕魚，遭風吹數十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常以七夕取童女沈海。又言，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又說，得一布衣從海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兩袖長二丈。又得一破船，隨波出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地皆在沃沮東大海中。

【博物志卷八，五頁下】君子國，人衣冠帶劍，使兩虎。民衣野絲，好禮讓不爭。土千里，多薰華之草。民多疾風氣，故人不蕃息。好讓，故爲君子國。堇花朝生夕死。箕子居朝鮮，其後伐燕之朝鮮，亡入海爲鮮國師。雨妻黑色，珥雨青蛇，操兩蛇，蓋勾芒也。

古今註

（晉）崔豹撰。

（百川書屋叢書影印明刊本）

【古今註卷中，音樂，二頁下】《筮篋引》，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高晨起刺

船而濯。有一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河流而渡，其妻隨而止之不及，遂墮河水死。於是援箜篌而鼓之，作《公無渡河》之曲，聲甚悽愴，曲終自投河而死。霍里子高還，以其聲語其妻麗玉，玉傷之，乃引箜篌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焉。麗玉以其曲傳鄰女麗容，名之曰《箜篌引》。

高僧傳

(梁)釋慧皎撰。

(金陵刻經處本)

【高僧傳卷四，晉剡東岬山竺道潛傳，七頁上】支遁(三一四—三六六)遣使求買岬山之側沃洲小嶺，欲爲幽棲之處，潛答云：「欲來輒給，豈聞巢、由買山而隱？」遁後與高驪道人書云：「上座竺法深，中州劉公之弟子……」

【高僧傳卷二，宋京師杯度傳，八頁上】杯度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度水，因而爲目。初見在冀州，……達於京師。……時，吳郡民朱靈期使高驪還，值風，舶飄經九日，至一洲邊，洲上有山，山甚高大，入山探薪，見有人路。……至元嘉三年(四二六)九月，辭〔齊〕諧入東，……行至赤山湖，患痢而死。

【高僧傳卷二，宋僞魏長安釋曇始傳，一〇頁下】釋曇始，關中人，自出家以後，多有異迹。晉孝武太元之末(三九六)，齋經律數十部，往遼東宣化，顯授三乘，立以歸戒，蓋高句驪

問道之始也。

【高僧傳 卷一二，齊錢塘靈隱山釋曇超傳，一七頁上】釋曇超，姓張，清河人。……至齊太祖卽位，被勅往遼東，弘讚禪道，停彼二年，大行法化，建元（四七九—四八二）末還京。

續高僧傳

（唐）釋道宣撰。

（江北刻經處本）

【續高僧傳 卷一〇，齊大統合水寺釋法上傳，六頁下】釋法上，姓劉氏，朝歌人也。……爲魏大將軍高澄奏入在鄴，……故魏、齊二代歷爲統師。……乃下詔爲戒師，文宣帝布髮於地，令上踐焉。天保二年（五五一）又下詔〔建報德寺〕。……上總擔荷，並得緝諧，……且而景行旣宣，逸響遐被。致有高句麗國大丞相王高德，乃深懷正法，崇重大乘，欲播此釋風被於海曲，然莫測法教始末緣由，西徂東壤年三十帝代，故具錄事條，遣僧向鄴，啓所未聞事。

【續高僧傳 卷一七，唐越州靜林寺釋法敏傳，二頁上】釋法敏，姓孫氏。……年二十三，又聽高麗實公講大乘經論，躬爲南座結軫三周。及實亡後，高麗印師上蜀講論，法席凋散，陳氏亡國。

【續高僧傳 卷一七，唐京師普光寺釋法常傳，一〇頁上】釋法常，俗姓張氏，南陽白水人也。……貞觀九年（六三五），又奉敕召入爲皇后戒師，因卽敕補兼知空觀寺上座，撫接客舊，

妙識物心，宏道法化，長鎮不絕，前後預聽者數千，東蕃西鄙難可勝述。及學成返國，皆爲法匠。傳通正教，於今轉盛。新羅王子金慈藏，輕忽貴位，棄俗出家，遠聞虔仰，思覲言令，遂架山航海，遠造京師。……因從受菩薩戒，盡禮事焉。

【續高僧傳卷三，唐新羅國大僧統釋慈藏傳，一三頁下】釋慈藏，姓金氏，新羅國人，其先三韓之後也。中古之時，辰韓、馬韓、秦韓率其部屬，各有魁長。案《梁貢職圖》，其新羅國，魏曰斯盧，宋曰新羅，本東夷辰韓之國矣。藏父名武林，官至蘇判異，以本王族，比唐一品。既享高位，籌議攸歸，而絕無後嗣，幽憂每積。素仰佛理，乃求加護，廣請大捨祈心佛法，並造千部觀音，希生一息，後若成長，願發道心度諸生類。冥祥顯應，夢星墜入懷，因卽有娠，以四月八日誕載良辰，道俗銜慶，希有瑞也。……於是出山。一月之間，國中士女咸受五戒。又深惟曰：「生在邊壤，佛法未宏，自非目驗，無由承奉。」乃啓本王西觀大化，以貞觀十二年（六三八）將領門人僧實等十有餘人，東辭至京。蒙敕慰撫，勝光別院厚禮殊供。……貞觀十七年（六四三），本國請還，啓敕蒙許。……遂得藏經一部，並諸妙像、旛花，蓋具堪爲福利者，賫還本國。……又以習俗服章中華夷有革，藏惟歸崇正朔，義豈貳心，以事商量，舉國咸遂，通改邊服，一準唐儀，所以每年朝集，位在上番，任官遂踐，並同華夏。……有沙門圓勝者，本族辰韓清慎僧也。以貞觀初年，來儀京輦，遍陶法肆，聞持鏡曉，志存定攝，護法

爲心，與藏齊襟秉維城漸。及同返國，大敞行途，講開律部，唯其光肇，自昔東蕃有來西學，經術雖聞，無行戒檢，緣擣既重，今則三學備焉。

【續高僧傳卷三三，魏太山朗公谷寺釋僧意傳，一四頁上】釋僧意，不知何人，貞確有思力，每登座講說，輒天花下散在於法座。元魏中，住太山朗公谷山寺，聚徒教授，迄於暮齒，精誠不倦。寺有高麗像、相國像、胡國像、女國像、吳國像、崑岡像、岱京像，如此七像並是金銅，俱陳寺堂。

宋高僧傳

（宋）釋贊寧等撰

（江北刻經處本）

【宋高僧傳卷一三，晉永興永安院善靜傳附靈照傳，一三頁下】杭州龍華寺釋靈照，本高麗國人也，重譯而來，學其祖法。入乎閩越，得心於雪峰。苦志參陪，以節儉勤於衆務，號照布納焉。千衆畏服，而言語似涉島夷。性介特，以恬淡自持。

【宋高僧傳卷一四，唐百濟國金山寺眞表傳，一三頁下】釋眞表者，百濟人也，家在金山，世爲弋獵。

【宋高僧傳卷一八，陳新羅國玄光傳，二頁下】釋玄光者，海東熊州人也。少而穎悟，頓厭俗塵，決求名師，專修梵行。迨夫成長，願越滄溟求中土禪法。於是觀光陳國，利往衡

山，見思大和尚。開物成化，神解相參。思師察其所由，密授法華安樂行門。……光歸熊州翁山，卓錫結茅，乃成梵刹。

【宋高僧傳 卷一九，唐成都淨衆寺無相傳，一五頁上】釋無相，本新羅國人也，是彼土王第三子。於本國正朔年月生，於郡南寺落髮登戒。以開元十六年（七二八）泛東溟，至於中國。到京，玄宗召見，隸於禪定寺。後入蜀資中，謁智詵禪師。……屬明皇違難入蜀，迎相入內殿供禮之。……以至德元年（七五六）建午月十九日無疾示滅，春秋七十七。

【宋高僧傳 卷二一，唐朔方靈武下院無漏傳，一二頁上】釋無漏，姓金氏，新羅國王第三子也。本土以其地居嫡長，將立儲副，而漏幼慕延陵之讓，故願爲釋迦法王子耳。遂逃附海艦，達於華土。欲遊五竺禮佛八塔。既度沙漠，涉于闐，已西至葱嶺之墟，入大伽藍，其中比丘皆不測之僧也。問漏攸往之意，未有奇節，而詣天竺。……臨行謂漏曰：「逢蘭卽住。」所還之路山名賀蘭，乃馮前記，遂入其中，得白草結茅栖止。無何安史兵亂，兩京版蕩，玄宗幸蜀，肅宗訓兵靈武。帝屢夢有金色人，念寶勝佛於御前。翌日以夢中事問左右，或對曰：「有沙門行迹不羣，居於北山，兼恆誦此佛號。」肅宗乃宣徵，不起，命朔方副元帥中書令郭子儀親往諭之，漏乃爰來。帝視之曰：「眞夢中人也。」

【宋高僧傳 卷二三，晉天台山平田寺道育傳，二二頁上】釋道育，新羅國人也。本國姓氏

未所詳練。自唐景福壬子歲（八九二），來遊於天台，遲迴而掛錫於平田寺衆堂中。慈愛接物，然終不捨島夷言音。……至晉天福三年戊戌歲（九三八）十月十日，終於僧堂中，揣其年八十餘耳。

【宋高僧傳 卷二八，宋錢塘永明寺延壽傳，二三頁下】 釋延壽，姓王，本錢塘人也。……雅好詩道，著《萬善同歸》《宗鏡》等錄數千萬言。高麗國王覽其錄，遣使遺金線織成袈裟、紫水精數珠、金澡罐等。以開寶八年（九七五）乙亥終於住寺。春秋七十二，法臘三十七。

【宋高僧傳 卷三〇，唐高麗國元表傳，二頁下】 釋元表，本三韓人也。天寶中來遊華土，仍往西域瞻禮聖迹。遇心王菩薩指示支提山靈府。遂負《華嚴經》八十卷，尋訪霍童，禮天冠菩薩，至支提石室而宅焉。……表賣經棲泊，澗飲木食。後不知出處之蹤矣。

東北古史資料彙編第四編

史

記

(漢)司馬遷撰，(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素隱，(唐)張守節正義。

(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

宋黃善夫刊本)

【史記卷一，五帝本紀，一八頁上】肇十有二州，決川。馬融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爲營州。於是爲十二州也。」鄭玄曰：「更爲之定界，潒水害也。」

【史記卷一，五帝本紀，二八頁上】「虞舜」南撫交阯、北發，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發、息慎，〔集解〕鄭玄曰：「息慎或謂之肅慎，東北夷。」東長、烏夷，〔索隱〕此言帝舜之德皆撫及四方夷人，故先以「撫」字總之。北發當云「北戶」，南方有地名北戶。又案《漢書》，北發是北方國名，今以北發爲南方之國，誤也。此文省略，四夷之名錯亂。「西戎」上少一「西」字，「山戎」下少一「北」字，「長」字下少一「夷」字。長夷也，烏夷也，其意宜然。今案：《大戴禮》亦云「長夷」，則長是夷號。又云「鮮支、渠搜」，則鮮支當此析枝也。鮮、析音相近。鄭氏、劉氏云「息並音肅」，非也。且夷狄之名，古書不必皆同，今讀如字也。〔正義〕注「烏」或作「島」。《括地志》云：「百濟國西南海中有大島十五所，皆置邑，有人居，屬百濟。」又：「倭國西南大海中島居凡百餘小國，在京南萬三千五百里。」案：武后改倭國爲日本國。四海之內〔正義〕《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咸戴帝舜之功。

【史記卷二，夏本紀，四頁上】鳥夷皮服。「集解」鄭玄曰：「鳥夷，東北之民，賦食鳥獸者。」孔安國

曰：「服其皮，明水害除。」正義《括地志》云：「鞞鞞國，古肅慎也，在京東北萬里已下，東及北各抵大海。其國南有白山，鳥獸草木皆白。其人處山林間，土氣極寒，常爲穴居，以深爲貴，至接九梯。養豕，食肉，衣其皮；冬以豬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貴臭穢不潔，作廁於中，圍之而居。多勇力，善射。弓長四尺，如弩，矢用楛，長一尺八寸，青石爲鏃。葬則交木作柳，殺豬積柳上，富者至數百，貧者數十，以爲死人之糧。以土上覆之，以繩繫於柳，頭出土上，以酒灌醑，繩腐而止，無四時祭祀也。」夾右碣石，「集解」孔安國曰：「碣石，海畔之山也。」入于海。「集解」徐廣曰：「海一作河。」《索隱》《地理志》云：「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太康地理志》云：「樂浪遼城縣有碣石山，長城所起。」又《水經》云：「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蓋碣石山有二，此云夾右碣石入于海，當非北平之碣石。

【史記卷二，夏本紀，四頁下】海、岱維青州。「集解」鄭玄曰：「東自海，西至岱。東嶽曰岱山。」正義按：舜分青州爲營州、遼西及遼東。嶠夷既略，「集解」馬融曰：「嶠夷，地名。用功少曰略。」《索隱》孔安國云：「東表之地稱嶠夷。」按《今文尚書》及《帝命驗》並作「禺鐵」，在遼西。鐵，古夷字也。濼、淄其道。

【史記卷二，夏本紀，七頁上】島夷卉服。「集解」孔安國曰：「南海島夷草服葛越。」正義《括地志》云：「百濟國西南渤海中有大島十五所，皆邑落有人居，屬百濟。」又：倭國，武皇后改曰日本國，在百濟南，隔海依島而居，凡百餘小國。此皆揚州之東島夷也。按：東南之夷草服葛越，焦竹之屬，越卽苧耶也。

【史記卷四，周本紀，四頁下】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伯夷、叔

齊在孤竹，〔集解〕應劭曰：「在遼西令支。」〔正義〕《括地志》云：「孤竹故城在平州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孤竹國也，姓墨胎氏。」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

【史記卷四，周本紀，一六頁下】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

〔集解〕孔安國曰：「賄，賜也。」馬融曰：「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爲卿大夫」也。

【史記卷五，秦本紀，九頁下】成公元年，……齊桓公伐山戎，次于孤竹。〔正義〕《括地志》

云：「孤竹故城在平州盧龍縣十二里，殷時諸侯侯竹國也。」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八頁下】十九年（前二二八），王翦、羌瘃盡定取趙地東陽，得趙

王。〔索隱〕趙王遷也。〔正義〕趙幽繆王遷八年，秦取趙地至平陽。平陽在貝州歷亭縣界。遷王於房陵。引兵欲攻

燕，屯中山。……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之代，自立爲代王，東與燕合兵，軍上谷。……二十

年（前二二七），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徇，而使王

翦、辛勝攻燕。燕、代發兵擊秦軍，秦軍破燕易水之西。二十一年（前二二六）……乃益發卒

詣王翦軍，遂破燕太子軍，取燕薊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東收遼東而王之。……二十五

年（前二二二），大興兵，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正義〕燕王喜之五十三年，燕亡。還攻代，

虜代王嘉。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一三頁下】地東至海暨朝鮮，〔正義〕暨，其記反。朝音潮，鮮音仙。海謂

渤海南至揚、蘇、台等州之東海也。暨，及也。東北朝鮮國。《括地志》云：「高麗治平壤城，本漢樂浪郡王險城，即古朝鮮也。」西至臨洮、羌中，〔正義〕洮，吐高反。《括地志》云：「臨洮郡即今洮州，亦古西羌之地，在京西千五百五十里。羌中，從臨洮西南芳州扶松府以西，並古諸羌地也。」南至北嚮戶，〔集解〕《吳都賦》曰：「開北戶以向日。」劉逵曰：「日南之北戶，猶日北之南戶也。」北據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集解〕《地理志》西河有陰山縣。〔正義〕塞，先代反。並，白浪反。謂靈、夏、勝等州之北黃河。陰山在朔州北塞外，從河傍陰山，東至遼東，築長城爲北界。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二〇頁下】三十二年（前二一五），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集解〕徐廣曰：「一作『盟』。」壞城郭，決通隄防。……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三三頁上】二世皇帝元年（前二〇九）……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遂至遼東而還。

【史記卷七，項羽本紀，一八頁上】項王欲自立，先王諸將相。……乃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集解〕徐廣曰：「都無終。」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爲燕王，都薊。……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漢之元年（前二〇六）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臧荼之國，因逐

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茶擊殺廣無終，並王其地。

【史記卷八，高祖本紀，一八頁下】漢元年（前二〇六）……〔項羽立〕燕將臧荼爲燕王，都薊。故燕王韓廣徙王遼東。廣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

【史記卷八，高祖本紀，三〇頁上】五年（前二〇二）……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卽立太尉盧縮爲燕王。使丞相噲將兵攻代。……十二年（前一九五）……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縮使人之豨所，與陰謀。上使辟陽侯迎縮，縮稱病。辟陽侯歸，具言縮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燕王縮。赦燕吏民與反者。立皇子建爲燕王。……盧縮與數千騎居塞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盧縮聞高祖崩，遂亡入匈奴。

【史記卷二二，孝武本紀，一九頁下】〔元封元年（前一〇〇）四月〕，天子既已封禪泰山，無風雨苗，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山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返至甘泉。〔集解〕《漢書音義》曰：「周萬八千里也。」

【史記卷二二，孝武本紀，二二頁上】其明年〔元封三年（前一〇八）〕，伐朝鮮。

【史記卷一七，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一頁下】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

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爲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集解〕韋昭曰：「遼東遼陽縣。」爲燕、代國。……

【史記卷二〇，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一四頁上】平州〔索隱〕表在梁父。以朝鮮將，漢兵至降，

侯。〔元封〕三年（前一〇八）四月丁卯，侯暎元年。〔集解〕如淳曰：「暎音頰。」四年，侯暎薨，無後，

國除。

荻苴〔索隱〕音狄蛆。表在渤海。以朝鮮相，漢兵至圍之降，侯。〔元封〕三年（前一〇八）四月，

侯朝鮮相韓陰元年。

瀋清〔索隱〕表在齊。瀋音獲，水名，在齊。又音乎卦反。以朝鮮尼谿相，使人殺其王右渠來降，

侯。〔元封〕三年（前一〇八）六月丙辰，侯朝鮮尼谿相〔侯〕參元年。

幾〔索隱〕音機。表在河東。以朝鮮王子，漢兵圍朝鮮降，侯。〔元封〕四年（前一〇七）三月

癸未，侯張路歸義元年。〔索隱〕韋昭云：「路，姑落反。」〔元封〕六年（前一〇五），侯張路使朝鮮，謀

反，死，國除。

涅陽〔索隱〕表在齊，志屬南陽。以朝鮮相路人，漢兵至，首先降，道死，其子侯。〔元封〕四

年（前一〇七）二月壬寅，庚侯子最元年。太初二年（前一〇三），侯最死，無後，國除。

【史記卷二三，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一二頁下】〔元封〕二年（前一〇九），秋，樓船將軍

楊僕、左將軍荀彘出遼東，擊朝鮮。

【史記卷二五，律書，三頁上】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

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卽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正義〕潮仙二音。高驪平壤城本漢樂浪郡王險城，卽古朝鮮地，時朝鮮王滿據之也。自全秦時內屬爲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選蠕觀望。〔索隱〕蠕音軟。選蠕謂動身欲有進取之狀也。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讓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史記卷二七，天官書，四〇頁下】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正義〕河，黃河也。山，華山也。從華山及黃河以南爲中國也。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爲陽。〔正義〕《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之內。」中國，從河、山東南爲陽也。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於街南，畢

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爲陰。〔正義〕貉音陌。氏音支。從河山西、北及秦、晉爲陰也。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正義〕天街星北爲夷狄之國，則昴星主之，陰也。

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正義〕言中國山及川東北流行。若南山，首在崑崙、蔥嶺，東北行，連隴山至南山、華山、渡河，東北盡碣石山。黃河首起崑崙山，渭水、岷江發源出隴山，皆東北東入渤海也。尾沒于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集解〕韋昭曰：「秦、晉西南維之北爲陰，猶與胡、貉引弓之民同，故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主中國；而胡、貉數侵掠，〔正義〕主猶領也，入也。《星經》云：「太白在北，月在南，中國敗；太白在南，月在北，中國不敗」也。是胡、貉數侵掠之也。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

【史記卷二七，天官書，四二頁上】朝鮮之拔，星芘于河戍。〔索隱〕菲音佩，卽字星也。《天文志》：「武帝元封之中，星孛于河戍，其占曰：『南戍爲越門，北戍爲胡門』。其後漢兵擊拔朝鮮，以爲樂浪、玄菟郡。朝鮮在海中，越之象，居北方，胡之城」也。其河戍卽南河、北河也。

【史記卷二八，封禪書，五頁上】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索隱〕服虔云：「蓋今鮮卑是。」過孤竹；〔正義〕括地志云：「孤竹故城在平州盧龍縣南一十里，殷時孤竹國也。」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

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於是桓公乃止。

【史記卷二八，封禪書，三六頁上】「元封元年（前一〇〇），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

【史記卷二八，封禪書，三七頁下】其明年（元封三年（前一〇八）），伐朝鮮。

【史記卷二九，河渠書，一頁下】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斷二渠以引其河。〔集解〕《漢書音義》曰：「斷，分也。二渠，其一出貝丘西南二折者也，其一則漯川。〔索隱〕斷，《漢書》作「灑」，《史記》舊本亦作「灑」，字從水。按韋昭云：「疏決爲灑」，字音疏跬反。斷卽分其流泄其怒是也。

二渠，其一則漯川，其二王莽時遂空也。北載之高地，過降水，〔正義〕絳水源出潞州屯留縣西南方山東北。至于大陸，〔正義〕大陸澤在邢州及趙州界，一名廣河澤，一名鉅鹿澤也。播爲九河，〔正義〕言過絳水及大陸水之口，至冀州分爲九河也。同爲逆河，入于勃海。〔集解〕瓚曰：「《禹貢》曰：『夾右碣石入于海』，然則河口之入海乃在碣石也。武帝元光二年，河徙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注勃海也。」

【史記卷三〇，平準書，三頁下】「武帝初」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

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索隱〕彭吳，人姓名。始開其道而滅之。朝鮮，番名。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於邛笮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東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

【史記卷三三，齊太公世家，九頁下】〔桓公〕二十三年，山戎伐燕，〔集解〕服虔曰：「山戎，北狄，蓋今鮮卑也。」何休曰：「山戎者，戎中之別名也。」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

【史記卷三三，齊太公世家，一一頁上】〔桓公〕三十五年，夏，會諸侯于葵丘。……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集解〕《地理志》曰：「令支縣有孤竹城。疑離枝即令支也，令、離聲相近。應劭曰：「令音鈴。鈴，離聲亦相近。《管子》亦作「離」字。〔索隱〕離枝音零支，又音令祗，又如字。離枝、孤竹，皆古國名。秦以離枝爲縣，故《地理志》遼西令支縣有孤竹城。《爾雅》曰：「孤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也。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

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

【史記卷三四，燕召公世家，三頁上】〔莊公〕二十七年，山戎來侵我，齊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還。

【史記卷三四，燕召公世家，一〇頁上】燕見秦且滅六國，秦兵臨易水，禍且至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荆軻獻督亢地圖於秦，因襲刺秦王。秦王覺，殺軻，使將軍王翦擊燕。〔燕王喜〕二十九年，秦攻拔我薊，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三十三年，秦拔遼東，虜燕王喜，卒滅燕。是歲，秦將王賁亦虜代王嘉。

【史記卷三四，燕召公世家，一〇頁上】太史公曰：……燕北迫蠻貉，內措齊、晉，崎嶇疆國之間，最爲弱小，幾滅者數矣。……

【史記卷三八，宋微子世家，三頁上】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索隱〕朝鮮音潮仙。地因水爲名。而不臣也。

【史記卷四三，趙世家，一三頁下】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毋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卹，

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仇王，赤黑，龍面而鳥喙，鬚麋髀頰，大膺大胸，脩下而馮，左袵界乘，奄有河宗，〔正義〕《穆天子傳》云：「河宗之子孫靡栢絮。」按：蓋在龍門河之上流，嵐、勝二州之地也。至于休溷諸貉，〔正義〕音陌。自河宗、休溷諸貉，乃戎狄之地也。南伐晉別，〔正義〕趙南伐晉之別邑，謂韓、魏之邑也。北滅黑姑。〔正義〕亦戎國。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

【史記卷四三，趙世家，二一頁上】〔武靈王十九年〕，召樓緩謀曰：「……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正義〕《地理志》云：趙分晉，北有信都、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鄭州鄉；東有清河、河間，又得渤海郡東平舒等七縣。在河以北，故言北有燕。東有胡，〔正義〕趙東有瀛州之東北。營州之境即東胡烏丸之地。服虔云：「東胡，烏丸之先，後爲鮮卑也。」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柰何？……」

【史記卷四三，趙世家，二四頁下】〔武靈王曰〕：「……自常山以至代、上黨，〔集解〕徐廣曰：「一云『自常山以下，代、上黨以東。』」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

【史記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一九頁下】〔齊王建〕三十八年，燕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殺軻。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遼東。

【史記卷四七，孔子世家，一三頁下】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弩，矢長尺有咫。【集解】韋昭曰：「隼，擊鳥，今之鶚也。楛，木名。弩，鏃也，以石爲之。八寸曰咫。楛矢貫之，墜而死。」【正義】隼音笋。【毛詩義疏】：「鶴，齊人謂之摯正，或謂之題眉，或曰省厲，春化爲布穀。此屬數種皆爲隼。」陳湣公使使問仲尼，【索隱】《家語》、《國語》皆作陳惠公，非也。按惠公以魯昭元年立，定四年卒。又按系家，湣公（十）六年孔子適陳，十三年亦在陳，則此湣公爲是。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正義】《肅慎國記》云：「肅慎，其地在夫餘國東北可六十日行。其弓四尺，強勁弩射四百步，今之鞞鞞國方有此矢。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集解】王肅曰：「九夷，東方夷有九種也。百蠻，夷狄之百種。」使各以其方賄來貢，【集解】王肅曰：「各以其方面所有之財賄而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弩，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集解】韋昭曰：「大姬，武王元女也。」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集解】韋昭曰：「展，重也。玉，謂若夏后氏之璜。」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集解】王肅曰：「使無忘服從於王也。」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集解】韋昭曰：「故府，舊府也。」

【史記卷五五，留侯世家，一頁下】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集解】如淳曰：「秦郡縣無倉海，或曰東夷君長。」【索隱】姚察以武帝時東夷穢君降，爲倉海郡，或因以名，蓋得其近耳。【正義】《漢書武帝紀》云：「元朔」元年，東夷穢君南閩等降，爲倉海郡，今猶穢國得之。太史公修史時，已降爲郡，自書之。《括地志》云：「穢貂在高麗南，新羅北，東至大海西。」

【史記卷五七，周勃世家，四頁下】 燕王盧縮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屠渾

都。【集解】徐廣曰：「在上谷。」【正義】《括地志》云：「幽州昌平縣，本漢渾都縣。」破縮軍上蘭，【正義】《括地志》

云：「媯州懷戎縣東北有馬蘭溪水，恐是也。復擊破縮軍沮陽，【索隱】按：《地理志》沮陽縣屬上谷。追至長

城。【正義】即馬邑長城，亦名燕長城，在媯州北，今是。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二十

九縣，漁陽二十二縣。

【史記卷六一，伯夷列傳，七頁上】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索隱】《地理志》孤竹城在

遼西令支縣。【正義】《括地志》云：「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孤竹國也。」

【史記卷六九，蘇秦列傳，二頁下】 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

鮮，【索隱】朝鮮音潮仙，二水名。遼東，北有林胡、樓煩，【索隱】《地理志》樓煩屬鴈門郡。【正義】二胡國名，

朔、嵐已北。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噤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

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索隱】《戰國策》碣石山在常山九門縣。《地理志》大碣石山在右北平

驪城縣西南是也。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

【史記卷六九，蘇秦列傳，二三頁下】 北夷方七百里，【索隱】謂山戎、北狄附齊者。【正義】齊桓公伐

山戎，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加之以魯、衛，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

齊也。

【史記卷七三，王翦列傳，七頁上】「秦始皇二十年（前三三七）」，燕使荊軻爲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

【史記卷七三，王翦列傳，七頁上】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爲賢勇。

【史記卷八六，刺客列傳·荊軻，一九頁上】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索隱〕水名，在遼東。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

【史記卷八七，李斯列傳，二二頁上】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疆。罪二也。……」

【史記卷八八，蒙恬列傳，一頁下】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集解〕徐廣曰：「屬隴西。」至遼東，〔正義〕遼東郡在遼水東。始皇築長城，東至遼水，西南至海之上。延袤萬餘里。

【史記卷八八，蒙恬列傳，五頁下】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

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史記卷九三，盧縮列傳，七頁上】漢十二年（前一九五）……四月，高祖崩，盧縮遂將其衆亡入匈奴，匈奴以爲東胡盧王。……孝景中六年（前一四四），盧縮孫他之，以東胡王降，〔集解〕如淳曰：「爲東胡王來降也。《漢紀》東胡，烏丸也。」

【史記卷一〇三，萬石君列傳，四頁上】元鼎五年（前一一二）秋，丞相有罪，罷。……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

【史記卷一一〇，匈奴列傳，三頁上】周平王去艷、郟而東徙雒邑。……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索隱〕服虔云：「山戎，蓋今鮮卑。」胡廣云：「鮮卑，東胡別種。」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

當是之時，秦、晉爲疆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圖、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獯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集解〕《漢書音義》曰：「烏丸，或云鮮卑。」〔索隱〕服虔云：「東胡，烏丸之先，後爲鮮卑。在匈奴東，故曰東胡。」案：《續漢書》曰：「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以爲號。俗隨水草，居無常處。以父之名字爲姓。父子男女悉髡頭爲輕便也。」

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

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

〔集解〕音鈞，山名，在鴈門。〔素隱〕服虔云：「句音拘。」韋昭云：「山名，在應陰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素隱〕案：貉卽滅也。晉亡格反。……

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集解〕韋昭曰：「地名，在上谷。」〔正義〕按：上谷郡，今媯州。至襄平。〔素隱〕韋昭云：「今遼東所理也。」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素隱〕案：三國，燕、趙、秦也。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

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壘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素隱〕韋昭云：「臨洮，隴西縣。」〔正義〕《括地志》云：「秦隴西郡臨洮縣，卽今岷州城。木秦長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延袤萬餘里，東入遼水。」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

【史記卷一一〇，匈奴列傳，九頁下】〔冒頓時〕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正義〕上谷郡，今

媯州也。言匈奴東方南出，直當媯州也。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氏、羌；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

【史記卷一〇，匈奴列傳，一八頁下】〔漢文帝時〕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

【史記卷一〇，匈奴列傳，二八頁上】漢〔武帝〕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爲郡，〔正義〕卽玄菟、樂浪二郡。而西置酒泉郡〔正義〕今肅州。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

【史記卷一一，衛將軍驃騎列傳，一六頁上】自大將軍圍單于〔元狩四年（前一一九）〕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

【史記卷一一，衛將軍驃騎列傳，二〇頁上】將軍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正義〕以善御求見也。侍中，爲校尉，數從大將軍。以元封三年（前一〇八）爲左將軍，擊朝鮮，無功。以捕樓船將軍坐法死。

【史記卷一二，公孫弘列傳，二頁上】元朔三年（前一二六），張敖免，以弘爲御史大夫。是時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爲罷敵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迺謝曰：「山東鄙人不知

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

【史記卷一二，主父偃列傳，一一頁上】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獫狁，略濊州，【集解】如淳曰：「東夷也。」【索隱】濊州，地名，即古濊貊國也。音紆廢反。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

【史記卷一一五，朝鮮列傳】【集解】張晏曰：「朝鮮有濕水、洌水、汕水，三水合爲洌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也。」【索隱】案：朝音潮，直驕反。鮮音仙。以有汕水，故名也。汕一音汕。朝鮮【正義】潮仙二音。《括

地志》云：「高驪都平壤城，本漢樂浪郡王險城。」又：「古云朝鮮地也。」王滿者，故燕人也。【索隱】案《漢書》：滿，燕人，姓衛，擊破朝鮮王而自王之。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集解】徐廣曰：「一作『莫。』」遼東有番汗縣。番音普寒反。【索隱】始全燕時，謂六國燕方全盛之時，常略二國以屬己也。應劭云：「玄菟本真番國。」徐氏云：

「遼東有番汗縣者，據《地理志》而知也。」朝鮮，爲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涿水爲界，【集解】《漢書音義》曰：「涿音傍沛反。」【正義】《地理志》云：涿水出遼東塞外，西南至樂浪縣西入海。涿，音大反。屬燕。燕王盧縮反，入匈奴，滿亡命，【正義】命謂教令。聚黨千餘人，魍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索隱】案《地理志》樂浪有雲鄣。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集解】徐廣曰：「昌黎有險瀆縣也。」【索隱】章昭云：「古邑名。」應劭注《地理志》云：「遼東有險瀆縣，朝鮮王舊都。」臣瓚云：「王險城在樂浪郡涿水之東」

也。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卽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眞番、臨屯皆來服屬，〔索隱〕東夷小國，後以爲郡。方數千里。〔正義〕《括地志》云：「朝鮮、高驪、貊、東沃沮五國之地，國東西千三百里，南北二千里，在京師東，東至大海四百里，北至營州界九百二十里，南至新羅國六百里，北至靺鞨國千四百里。」

傅子至孫右渠，〔正義〕其孫名也。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眞番旁衆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闕不通。元封二年（前一〇九），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索隱〕「誘」一作「譙」。《說文》云：「譙，讓也。諭，曉也。」譙音才笑反。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沮水，使御刺殺送何者〔索隱〕卽送何之御也。朝鮮裨王長，〔正義〕顏師古云：「長者，裨王名也。送何至沮水，何因刺殺也。」按：裨王及將士長，恐顏非也。卽渡，馳入塞，〔正義〕入平州榆林關也。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索隱〕有殺將之美名。卽不詰，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正義〕《地理志》云：遼東郡武次縣，東部都尉所理也。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

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卽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將

軍揚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涓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涓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涓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

左將軍破涓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

左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閒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尙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閒卻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割決，與左將軍計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爲大害，非

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爲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卽命左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

左將軍已并兩軍，卽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啖〔集解〕《漢書音義》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啖音頰。」〔索隱〕路人，漁陽縣人。如淳云：「相，其國相，路人名也。啖一音協。」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啖、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前一〇八）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集解〕徐廣曰：「表云『長路。』《漢書》表云『長路』，音各。」降相路人之子最〔索隱〕最，名，路人之子也。告諭其民，誅成已，以故遂定朝鮮，爲四郡。〔集解〕真番、臨屯、樂浪、玄菟也。封參爲漻清侯，〔集解〕章昭曰：「屬齊。」〔索隱〕顧氏澹音獲。陰爲菽苴侯，〔集解〕章昭曰：「屬渤海。」〔索隱〕菽音秋，苴音子餘反。啖爲平州侯，〔集解〕章昭曰：「屬梁父。」長爲幾侯。〔集解〕章昭曰：「屬河東。」〔索隱〕幾，縣名。最以父死頗有功，爲溫陽侯。〔集解〕章昭曰：「屬齊。」

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

失利多，當誅，贖爲庶人。〔索隱〕蘇林云：「列口，縣名，度海先得之。」

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爲兵發首。樓船將狹，〔集解〕徐廣曰：「言其

所將卒狹少。」及難離咎。悔失番禺，乃反見疑。荀彘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率莫侯矣。索隱述贊曰：衛滿燕人，朝鮮是王。王險置都，路人作相。右渠首羌，涉何調上。兆禍自斯，狐疑二將。山、遂伏法，紛紜無狀。

【史記卷一一七，司馬相如列傳，一一頁上】且齊東有巨海，〔索隱〕有作隋。蘇林云：「隋音渚。

小洲曰渚，謂東有大海之渚也。南有琅邪，〔集解〕郭璞曰：「山名，在琅邪縣界。」「正義」山名，在密州東南百三十里。琅邪臺在山上。觀乎成山，〔集解〕徐廣曰：「在東萊不夜縣。」「正義」《封禪書》云：「成山斗入海，」言上山觀也。《括地志》云：「成山在萊州文登縣東北百八十里也。」「射乎之罘，〔集解〕《漢書音義》曰：「之罘山在牟平縣。

」「正義」《括地志》云：「罘山在萊州文登縣西北百九十里。」「罘音浮。浮勃澥，〔集解〕《漢書音義》曰：「海別枝名也。」「

〔索隱〕案《齊都賦》云：「海傍曰勃，斷水曰澥也。游孟諸，邪與肅慎爲鄰，〔正義〕邪謂東北接之。《括地志》

云：「鞞鞞國，古肅慎也，亦曰挹婁，在京東北八千四百里，南去扶餘千五百里，東及北各抵大海也。」「右以湯谷爲

界，〔正義〕言右者，北向天子也。《海外經》云：「湯谷在黑齒北，上有扶桑木，水中十日所浴。張揖云：「日所出也。」「

許慎云：「熱如湯。」「秋田乎青丘，〔集解〕郭璞曰：「青丘，山名。亦有田，出九尾狐，在海外矣。」「〔正義〕服虔云：

「青丘國在海東三百里。」「傍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胸中曾不帶芥。」

【史記卷一二二，酷吏列傳，一五頁下】楊僕者，宜陽人也。……爲荀彘所縛。〔集解〕徐廣曰：

「受封四年，征朝鮮還，贖爲庶人。」「索隱」案《漢書》云：「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爲彘所縛。還，免爲庶人，病死。」「居

久之，病死。

【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一頁下】

龍門、碣石〔正義〕龍門山在徐州龍門縣，碣石山在平州盧龍縣。

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

【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九頁下】

夫燕亦勃、碣之間〔正義〕勃海、碣石在西北。一都會也。

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索隱〕劉氏踔音卓，一音勅教反，亦遠騰貌也。人民希，

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悍少慮，〔索隱〕言如雕性之捷悍也。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

烏桓、夫餘，〔索隱〕隣一作「臨」，臨者，亦却背之義，他並類此。東綰穢、貉、朝鮮、眞番之利。〔索隱〕綰者，

綰統其要津，則上云「臨」者，謂却背之也。〔正義〕番音潘。

【史記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二八頁下】

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眞

藩，〔集解〕徐廣曰：「一作莫藩，音普塞反。」葆塞爲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漢書

（後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

（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北宋景祐刊本）

【漢書卷一上，高祖紀上】

元年（前二〇六）……二月，羽自立爲西楚霸王。……徙燕王韓

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爲燕王，都薊。師古曰：「薊卽幽州薊縣。」……燕王韓廣亦不肯徙遼東。

秋八月，臧荼殺韓廣，并其地。

四年(前二〇三)……八月，……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應劭曰：「北貉，國也。梟，健也。」張晏曰：「梟，勇也，若六博之梟也。」師古曰：「貉在東北方，三韓之屬皆貉類也。音莫客反。」

【漢書卷一下，高祖紀下】五年(前二〇二)……秋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將征之。九月，虜荼。詔諸侯王視有功者立以爲燕王。荆王臣信等十人皆曰：「太尉長安侯盧縮功最多，請立以爲燕王。」……十二年(前一九五)，……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縮使人之豨所陰謀。上使辟陽侯審食其迎縮，縮稱疾。食其言縮反有端。春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縮。……盧縮與數千人居塞下，候伺，幸上疾愈自入謝。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盧縮聞之，遂亡入匈奴。

【漢書卷六，武帝紀】元光元年(前一二三)……五月，詔賢良曰：「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慎、晉灼曰：「《東夷傳》今挹婁地是也，在夫餘之東北千餘里，大海之濱。」師古曰：「《周書序》云：『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即謂此。」北發、渠搜、服虔曰：「地名也。」應劭曰：「《禹貢》析支、渠搜屬雍州，在金城河關之西，西戎也。」晉灼曰：「《王恢傳》北發、月支可得而臣，似國名也。《地理志》朔方有渠搜縣。」臣瓚曰：「《孔子三朝記》云：『北發渠搜，南撫交趾。』此舉北以南爲對也。《禹貢》渠搜在雍州西，此渠搜在朔方。」師古曰：「北發非國名也，言北方即可徵發渠搜而役屬之，瓚說近是。」氐、羌徠服。……」

元朔元年(前一二八)……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入漁陽、鴈門，敗都尉，殺略三千餘人。遣將軍衛青出鴈門，將軍李息出代，獲首虜數千級。東夷薺君南閭等服虔曰：「穢猶在辰韓之北，高句麗、沃沮之南，東窮于大海。」晉灼曰：「薺，古穢字。」師古曰：「南閭者，薺君之名。」口二十八萬人降，爲蒼海郡。

三年(前一二六)春，罷蒼海郡。

元封元年(前一〇〇)……行自泰山，復東巡海上，至碣石，文穎曰：「在遼西桑縣。桑縣今罷，屬臨渝。此石著海旁。」師古曰：「碣，碣然特立之兒也。晉其列反。」自遼西，歷北邊九原，歸于甘泉。

二年(前一〇九)……夏四月，……朝鮮王攻殺遼東都尉，迺募天下死罪擊朝鮮。……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將應募罪人擊朝鮮。應劭曰：「樓船者，時欲擊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上施樓也。」

三年(前一〇八)……夏，朝鮮斬其王右渠降，師古曰：「右渠，朝鮮王名。」以其地爲樂浪、臨屯、玄菟、眞番郡。臣瓚曰：「《茂陵書》臨屯郡治東曠縣，去長安六千一百三十八里，十五縣。眞番郡治靑縣，去長安七千六百四十里，十五縣。」師古曰：「樂音洛。浪音郎。番音普安反。曠音弋支反。靑音丈甲反。」樓船將軍楊僕坐失亡多，免爲庶民。左將軍荀彘坐爭功，棄市。

【漢書卷七，昭帝紀】始元五年(前八二)……六月，……罷儋耳、眞番郡。師古曰：「儋耳

本南越地，眞番本朝鮮地，皆武帝所置也。番音普安反。」

元鳳三年（前七八）……冬，遼東烏桓反，以中郎將范明友爲度遼將軍，應劭曰：「當度遼水往擊之，故以度遼爲官號。」將北邊七郡，郡二千騎，擊之。

五年（前七六）……六月，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

六年（前七五）春正月，募郡國徒築遼東、玄菟城。夏，……烏桓復犯塞，遣度遼將軍范明友擊之。

【漢書卷一四，諸侯王表，二頁下】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師古曰：「遼陽，遼水之陽也。」……

【漢書卷一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平州侯王暎 以朝鮮將，漢兵至降，侯。千四百八十戶。〔元封〕三年（前一〇八）四月丁卯封。四年，薨，亡後。 梁父。

荻苴侯韓陶 以朝鮮相將，漢兵圍之降，侯。五百四十戶。〔元封〕三年（前一〇八）四月丁卯封。十九年，延和二年，薨。封終身，不得嗣。 勃海。

灑清侯參 以朝鮮尼谿相，使人殺其王右渠降，侯。千戶。〔元封〕三年（前一〇八）六月丙辰封。十一年，天漢二年，坐匿朝鮮亡虜下獄，病死。 齊。

幾侯張陞 以朝鮮王子，漢兵圍朝鮮降，侯。〔元封四年（前一〇七）〕三月癸未封。六年，使朝鮮，謀反，格死。河東。

涇陽康侯最 以父朝鮮相路人，漢兵至，首先降，道死，子侯。〔元封四年（前一〇七）〕三月壬寅封。五年，太初元年（前一〇四），薨，亡後。齊。

【漢書卷三三，禮樂志，一八頁下】 姦僞不萌，祇孽伏息，隅辟越遠，四貉咸服。師古曰：「四貉，猶言四夷。辟，讀曰僻。貉，音莫客反。」

【漢書卷二四下，食貨志下，五頁下】 武帝因文、景之畜，忿胡、粵之害，卽位數年，嚴助、朱買臣等招徠東甌，事兩粵，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始開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穿穢、貊、朝鮮，置滄海郡，師古曰：「彭吳，人性名也。本皆荒梗，始開通之也，故言穿也。」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干戈日滋。行者齋，居者送，中外騷擾相奉。……時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饌，卒十餘鍾致一石，散幣於邛笮以輯之，數歲而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迺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東置滄海郡，人徒之費疑於南夷。師古曰：「疑讀曰擬，擬謂比也。」又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

【漢書卷二五上，郊祀志上，三三頁上】「武帝元封元年（前一〇〇）四月，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廼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廼至甘泉，周萬八千里云。

【漢書卷二五下，郊祀志下，一頁下】「武帝元封三年（前一〇八），伐朝鮮。夏，旱。

【漢書卷二六，天文志，二三頁上】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爲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旃裘引弓之民，爲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渤海、碣石。是以秦、晉好用兵，孟康曰：「秦、晉西南維之北爲陰，與胡、貉引弓之民同，故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主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趨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

【漢書卷二六，天文志，二八頁下】元封中，星孛于河戍。占曰：「南戍爲越門，北戍爲胡門」。其後漢兵擊拔朝鮮，以爲樂浪、玄菟郡。朝鮮在海中，越之象也；居北方，胡之域也。

【漢書卷二六，天文志，二九頁下】「元鳳」六年（前七五）正月，築遼東、玄菟城。

【漢書卷二七中之下，五行志中之下，二三頁上】元封六年（前一〇五），秋，蝗。先是兩將

軍征朝鮮，師古曰：「二年，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將應募罪人擊之。」開三郡。師古曰：「《武紀》云，以其地爲樂浪、臨屯、玄菟、眞番郡，是四郡也，而此云三，蓋傳寫《志》者誤。」

【漢書卷二七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一七頁下】史記魯哀公時，有隼集于陳廷而死，師古

曰：「隼，鷲鳥，卽今之鴟也。說者以爲鷲，失之矣。廷，朝廷也。鴟字音胡骨反。」楛矢貫之，應劭曰：「楛，木名。」

師古曰：「音怙。其木堪爲箭筈，今幽以北皆用之，土俗呼其木爲楛子也。」石矟，應劭曰：「矟，鏃也。音奴，又乃互

反。」長尺有咫。張晏曰：「八寸曰咫。」陳閔公使使問仲尼，師古曰：「閔公名周，懷公之子。」仲尼曰：

「隼之來遠矣。昔武王克商，通道百蠻，使各以方物來貢。肅慎貢楛矢、臣瓚曰：「肅慎，東北

夷。」石矟，長尺有咫。先王分異姓以遠方職，使毋忘服，師古曰：「服，事也。」故分陳以肅慎

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師古曰：「得昔所分之矢於府藏中。」

【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八頁上】右北平郡秦置。莽曰北順。屬幽州。戶六萬六千六百八

十九，口三十二萬七百八十。縣十六。平剛 無終 故無終子國。溇水西至雍奴入海，過郡二，行

六百五十里。師古曰：「溇音庚，卽下所云入庚者，同一水也。」石成 廷陵 莽曰舖武。俊靡 溇水南至無終

東入庚。莽曰俊靡。師古曰：「溇音力水反，又郎輔反。」菴 都尉治。莽曰衰陸。師古曰：「音才私反。」徐無

莽曰北順亭。字榆水出東。土垠 師古曰：「垠音銀。」白狼 莽曰伏狄。師古曰：「有白狼山，故以名縣。」

夕陽有鐵官。莽曰夕陰。昌城 莽曰淑武。驪成 大揭石山在縣西南。莽曰揭石。師古曰：「揭音桀。」

廣成莽曰平虜。聚陽莽曰薦陸。平明莽曰平陽。

遼西郡秦置。有小水四十八，并行三千四十六里。屬幽州。戶七萬二千六百五十四，口三十五

萬二千三百二十五。縣十四。且慮有高廟。莽曰鉏慮。師古曰：「且音子余反，慮音慮」。海陽

龍鮮水東入封大水。封大水、緩廬水皆南入海。有鹽官。新安平夷水東入塞外。柳城馬首山在西南。參柳

水北入海。西部都尉治。令支有孤竹城。莽曰令氏亭。應劭曰：「故伯夷國，今有孤竹城。令音鈴」。孟康曰：

「支音秭」。師古曰：「令又音郎定反」。肥如玄水東入濡水。濡水南入海陽。又有盧水，南入畜。莽曰肥而。應劭

曰：「肥子奔燕，燕封於此也」。師古曰：「濡音乃官反」。賓從莽曰勉武。交黎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東部都

尉治。莽曰禽虜。應劭曰：「今昌黎」。師古曰：「渝音喻，其下並同」。陽樂狐蘇唐就水至徒河入海。

徒河莽曰河福。文成莽曰言虜。臨渝渝水首受白狼，東入塞外。又有侯水，北入渝。莽曰馮德。師古曰：

「馮讀曰憑」。桑下官水南入海。又有石揭水、賓水，皆南入官。莽曰選武。師古曰：「桑音力追反」。

遼東郡秦置。屬幽州。戶五萬五千九百七十二，口二十七萬二千五百三十九。縣十

八。襄平有牧師官。莽曰昌平。新昌無慮西部都尉治。應劭曰：「慮音閭」。師古曰：「即所謂醫巫

閭」。望平大遼水出塞外，南至安市入海，行千二百五十里。莽曰長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房候城

中部都尉治。遼隊莽曰頓陸。師古曰：「隊音遂」。遼陽大梁水西南至遼陽入遼。莽曰遼陰。險瀆應劭曰：

「朝鮮王滿都也。依水險，故曰險瀆」。臣瓚曰：「王險城在樂浪郡湏水之東，自此是險瀆也」。師古曰：「瓚說是也。沮

晉普大反。」居就室僞山，室僞水所出，北至襄平入梁也。高顯 安市 武次東部都尉治。莽曰桓次。

平郭有鐵官、鹽官。西安平莽曰北安平。文莽曰文亭。番汗沛水出塞外，西南入海。應劭曰：「汗水出塞

外，西南入海。番音盤」。師古曰：「沛音普蓋反。汗音寒。」杏氏應劭曰：「氏，水也。音長荅反」。師古曰：「凡

言氏者，皆謂因之而立名。」

玄菟郡 武帝元封四年（前一〇七）開。高句驪，莽曰下句驪。屬幽州。應劭曰：「故真番、朝鮮胡國。」戶四

萬五千六，口二十二萬一千八百四十五。縣三。高句驪遼山，遼水所出，西南至遼隊入大遼水。

又有南蘇水，西北經塞外。應劭曰：「故句驪胡。」上殷台莽曰下殷。如淳曰：「台音給。」師古曰：「音胎。」

西蓋馬馬訾水西北入鹽難水，西南至西安平入海，過郡二，行二千二百里。莽曰玄菟亭。

樂浪郡 武帝元封三年（前一〇八）開。莽曰樂鮮。屬幽州。應劭曰：「故朝鮮國也。」師古曰：「樂音洛。浪音

狼。」戶六萬二千八百一十二，口四十萬六千七百四十八。有雲郛。縣二十五。朝鮮

應劭曰：「武王封箕子於朝鮮。」誦郛 孟康曰：「誦音男。」師古曰：「誦音乃甘反。郛音酣。」涓水 水西至增

地入海。莽曰樂鮮亭。師古曰：「涓音普大反。」含資帶水西至帶方入海。黏蟬服虔曰：「蟬音提。」遂

成 增地莽曰增土。帶方 駟望 海冥莽曰海桓。列口 長岑 屯有 昭明南部都尉治。鏤

方 提奚 渾彌師古曰：「渾音下昆反。」吞列分黎山，列水所出，西至黏蟬入海，行八百二十里。東瞻

應劭曰：「音移。」不而東部都尉治。蠶台師古曰：「台音胎。」華麗 邪頭昧孟康曰：「昧音妹。」

前莫 夫租

【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二七頁下】 武王定殷，封召公於燕。其後三十六世，與六國俱稱王。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樂浪、玄菟亦宜屬焉。燕稱王十世，秦欲滅六國。燕王太子丹遣勇士荆軻西刺秦王，不成而誅。秦遂舉兵滅燕。薊南通齊、趙，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師古曰：「薊縣，燕之所都也。勃，勃海也；碣，碣石也。」

上谷至遼東地廣民希，數被胡寇，俗與趙、代相類，有漁鹽棗栗之饒。北隙烏丸、夫餘，如淳曰：「有怨隙也。或曰，隙，際也。」師古曰：「訓際是也。烏丸本東胡也，爲冒頓所滅，餘類保烏丸山，因以爲號。夫餘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夫讀曰扶。」東賈眞番之利。

玄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濊、貉、句麗蠻夷。師古曰：「濊音穢，字或作蕞，其音同。」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師古曰：「《史記》云：『武王伐紂，封箕子於朝鮮』，與此不同。」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師古曰：「八條不具見。」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子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取無所讐。師古曰：「讐，匹也。一曰，讐讀曰售。」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師古曰：「辟，讀曰僻。」其田民飲食以籩豆，師古曰：「以竹曰籩，以木曰豆，若今之槃也。槃音其敬反。」都邑頗放效吏及內郡賈人，往往以杯器食。師古曰：「都邑之人頗用杯器者，效吏及賈人也。放音甫往反。」郡初取

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藏，及賈人往者夜則爲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浸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師古曰：「三方謂南、西、北也。」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也與？』言欲乘桴筏而適東夷，以其國有仁賢之化，可以行道也。桴音孚。筏音伐。」夫。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如淳曰：「如墨委面，在帶方東南萬里。」臣瓚曰：「倭是國名，不謂用墨故謂之委也。」師古曰：「如淳云如墨委面，蓋音委字耳，此音非也。倭音一戈反，今猶有倭國。《魏略》云：『倭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國，度海千里復有國，皆倭種。』」自危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之分也。

【漢書卷三〇，藝文志，二三頁上】遼東太守蘇季：《賦》，一篇。……東曉令延年：《賦》，七篇。師古曰：「東曉，縣名。曉音移。」

【漢書卷四〇，張良傳，一頁上】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晉灼曰：「海神也。」如淳曰：「東夷君長也。」師古曰：「二說並非，蓋當時賢者之號也。良既見之，因而求得力士。」得力士。……

【漢書卷四〇，周勃傳，二三頁上】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師古曰：「卽幽州薊縣也，音計。」……後擊綰軍沮陽，服虔曰：「沮音阻。」師古曰：「縣名，屬上谷。」追至長城，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

【漢書卷四九，鼂錯傳，一一頁下】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

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師古曰：「貉音莫客反。」南攻楊粵，張晏曰：「揚州之南越也。」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文穎曰：「土地寒故也。」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師古曰：「密理，謂其肌肉也。毳，細毛也。」其性能寒。師古曰：「能，讀曰耐。」……

【漢書卷五五，衛青傳，一四頁上】 自青圍單于後，十四歲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又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

【漢書卷五五，衛青霍去病傳，一六頁上】 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侍中。師古曰：「以善御得見，因爲侍中也。御，謂御車也。」用校尉數從大將軍。元封三年（前一〇八）爲左將軍，擊朝鮮，無功，坐捕樓船將軍，誅。

【漢書卷五七上，司馬相如傳上，一〇頁上】 ……且齊東階鉅海，南有琅邪，蘇林曰：「小洲曰階。」張揖曰：「琅邪，臺名也，在勃海間。」師古曰：「東階鉅海，東有大海之渚，字與渚同也。」觀乎成山，張揖曰：「觀，闕也。成山在東萊不夜縣，於其上築宮闕。」師古曰：「觀音工喚反。」射乎之罘，晉灼曰：「之罘山在東萊縣，射獵其上也。」師古曰：「腫音直瑞反，又音誰。」浮勃澥，師古曰：「勃澥，海別枝也。澥音蟹。」游孟諸，文穎曰：「宋之大澤也，故屬齊。」邪與肅慎爲鄰，郭璞曰：「肅慎，國名，在海外也。」師古曰：「邪，讀爲左，謂東北接也。」右以湯谷爲界，師古曰：「湯谷，日所出也。許慎云：『熱如湯也。』」秋田乎青丘，服虔曰：「青丘國在

海東三百里。」仿倥乎海外。師古曰：「仿音旁。」……

今齊列爲東蕃，而外私肅慎，郭璞曰：「私與通也。」捐國險限，越海而田，師古曰：「捐，棄也，謂田於青丘也。」其於義固未可也。

【漢書卷五八，公孫弘傳，五頁下】公孫弘……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爲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師古曰：「罷讀曰疲。」願罷之。於是上迺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師古曰：「言其利害十條，弘無以應之。」弘迺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專奉朔方。」上迺許之。

【漢書卷六四下，嚴安傳，一頁上】〔安〕上書曰：「……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獫狁，略葦州，建城邑，張晏曰：「葦，狁也。」師古曰：「葦與穢同。」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

【漢書卷六四下，賈捐之傳，一四頁下】捐之對曰：「……至孝武皇帝……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師古曰：「樂音洛。浪音郎。」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

【漢書卷六八，霍光傳，一八頁下】〔宣帝地節四年（前六六）〕雲拜爲玄菟太守。

【漢書卷七三，韋玄成傳，一八頁上】大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漢興，冒頓始

疆，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隔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師古曰：「斥，開也。遠，廣也。」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見。師古曰：「撫讀曰摹，其字從木。」……」

【漢書卷七五，夏侯勝傳，三頁上】宣帝初卽位，欲褒先帝，詔丞相御史曰：「……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北征匈奴，單于遠遁，南平氐、羌、昆明、甌駼，兩越，東定葦、貉、朝鮮，張晏曰：「葦也，貉也，在遼東之東。師古曰：「葦字與穢同。貉音莫客反。」廓地斥境，立郡縣，百蠻率服，款塞自至，珍貢陳于宗廟。……」

【漢書卷八三，薛宣傳，一頁上】薛宣……補不其丞。……遷樂浪都尉丞。幽州刺史舉

茂材，爲宛句令。師古曰：「樂浪屬幽州，故爲刺史所舉也。宛，於元反。句音劬。」

【漢書卷八七下，揚雄傳下，一頁上】……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其辭曰：

「……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橫畔，羌戎睚眦，閩越相亂，遐萌爲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迺命票、衛、汾、沅沸涓。……」

【漢書卷九〇，酷吏傳，一〇頁上】楊僕……後復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爲彘所縛，語

在《朝鮮傳》。還，免爲庶人。病死。

【漢書卷九四上，匈奴傳上，四頁上】趙襄子躡句注而破之，并代以臨胡、貉。師古曰：「貉

音莫伯反。」

【漢書卷九四上，匈奴傳上，四頁上】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距胡。而趙

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鴈

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里。師古曰：

「卻，退也，音丘略反。」……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師古曰：「造陽，地名，在上谷界。襄平即遼東所

治也。」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當是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

奴。如淳曰：「燕、趙、秦。」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

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內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

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師古曰：「適讀曰隴。有罪隴合徙戍者，令徙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師古曰：「繕，補也。」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師古曰：「北假，地名。」

【漢書卷九四上，匈奴傳上，七頁下】
〔冒頓時〕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師古曰：「直，當也。」接穢、貉、朝鮮……

【漢書卷九四上，匈奴傳上，一五頁上】
〔漢文帝時〕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甚衆，雲中、遼東最甚，郡萬餘人。漢甚患之。

【漢書卷九四上，匈奴傳上，二三頁下】
……是時，漢東拔濊、貉、朝鮮以爲郡，師古曰：「濊與穢同，亦或作濊。」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

【漢書卷九四下，匈奴傳下，一四頁下】
建平四年（前三年）……楊雄上書：「……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緡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師古曰：「艾讀曰刈。刈，絕也。」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師古曰：「離，歷也。三月爲一時。」固已犁其庭，掃其閭，師古曰：「犁，耕也。」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師古曰：「菑，古災字也。」唯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

【漢書卷九五，朝鮮傳，二〇頁上】
朝鮮王滿，燕人。自始燕時，嘗略屬眞番、朝鮮，師古

曰：「戰國時燕國略得此地。」爲置吏，築障。師古曰：「障，所以自障蔽也，音之亮反。」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沮水爲界，師古曰：「沮水在樂浪縣，音普蓋反。」屬燕。燕王盧縮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椎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沮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眞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在者，王之，師古曰：「燕、齊之人亡居此地，及眞番、朝鮮蠻夷，皆屬滿也。」都王險。李奇曰：「地名也。」會孝惠、高后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卽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毋使盜邊；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眞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

傅子至孫右渠，師古曰：「滿死傅子，子死傅孫。右渠者，其孫名也。」所誘漢亡人滋多，師古曰：「滋，益也。」又未嘗入見，師古曰：「不朝見天子也。」眞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闕弗通。師古曰：「辰謂辰韓之國也。雍讀曰壅。」元封二年（前一〇九），漢使涉何譙諭右渠，終不肯奉詔。師古曰：「譙，責讓也，音才笑反。」何去至界，臨沮水，使馭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師古曰：「長者，裨王名也。送何至沮水，何因刺殺之。」卽度水，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弗詰，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

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勃海，兵五萬，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誅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多率遼東士，如淳曰：「遼東兵多也。」兵先縱，敗散，多還

走，坐法斬。師古曰：「於法合斬。」樓船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卽出擊樓船，樓船軍敗走。將軍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水西軍，未能破。

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疋，及餽軍糧。師古曰：「餽，亦饋字。」人衆萬餘，持兵，方度湏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之，遂不度湏水，復引歸。山報，天子誅山。

左將軍破湏水上軍，迺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城守，數月未能下。

左將軍素待中，幸，師古曰：「親幸於天子。」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迺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師古曰：「與樓船爲要約而請降。」往來言，尙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得。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師古曰：「意，疑也。」今與朝鮮和善而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乃使衛山諭降右渠，不能顛決，與左將

軍相誤，卒沮約。師古曰：「韻與專同。卒，終也。沮，壞也。」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故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爲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爲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即令左將軍戲下執縛樓船將軍，師古曰：「戲讀與麾同。」并其軍。以報，天子（許）〔誅〕遂。

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陶、尼谿相參、將軍王映應劭曰：「凡五人，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師古曰：「相路人一也，相韓陶二也，尼谿相參三也，將軍王映四也。應氏乃云五人，誤讀爲句，謂尼谿人名，失之矣，不當尋下文乎？映音類。」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如淳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不能與，猶言不如也。」王又不肯降。」陶、映、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前一〇八）夏，尼谿相參迺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己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師古曰：「右渠之子名長。」降相路人子最，師古曰：「相路人前已降漢而死於道，故謂之降相，最者其子名。」告諭其民，誅成己。故遂定朝鮮爲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封參爲漻清侯，師古曰：「漻音獲。」陶爲秋菑侯，晉灼曰：「《功臣表》秋菑屬勃海。」師古曰：「菑音千餘反。」映爲平州侯，長爲幾侯。最以父死頗有功，爲沮陽侯。

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蘇林曰：「列口，縣名也。度海先得之。」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爲庶人。

【漢書卷九九中，王莽傳中，二頁下】 始建國元年（九），……五威將奉符命，齎印綬，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師古曰：「更，改也。」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蠻夷，皆卽授新室印綬，因收故漢印綬。……莽命曰：「普天之下，迄于四表，靡所不至。」其東出者，至玄菟、樂浪、高句驪、夫餘。師古曰：「夫餘，亦東北夷也。樂音洛。浪音郎。夫音扶。」南出者，險徼外，歷益州，貶句町王爲侯。西出者，至西域，盡改其王爲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授單于印，改漢印文，去「璽」曰「章」。單于欲求故印，陳饒椎破之。

【漢書卷九九中，王莽傳中，一六頁下】 始建國二年（一〇）……冬十二月，……遣立國將軍孫建等凡十二將，十道並出（伐匈奴）。……誅貉將軍陽俊，討穢將軍嚴尤出漁陽。……

【漢書卷九九中，王莽傳中，二四頁上】 先是，莽發高句驪兵，當伐胡，不欲行，郡強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爲寇。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爲所殺。州郡歸咎於高句驪侯騶。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騶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師古曰：「假令騶有惡心，亦當且尉安。」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夫餘之屬必有和者。匈奴未克，夫餘、穢、貉復起，此大憂也。」莽不尉安，穢、貉遂反，詔尤擊之。尤誘高句驪侯騶至而斬焉，傳首長安。莽大說，下書曰：

「……今年刑在東方，張晏曰：「是歲在壬申，刑在東方。」誅貉之部先縱焉，捕斬虜驕，平定東域。……予甚嘉之，其更名高句驪爲下句驪，布告天下，令咸知焉。」於是貉人愈犯邊，東北與西南夷皆亂云。

【漢書卷一〇〇下，敘傳下，一九頁下】 ……爰泊朝鮮，燕之外區，漢興柔遠，與爾剖符。皆恃其阻，佯臣乍驕，孝武行師，誅滅海隅。述《西南夷、兩越、朝鮮傳》第六十五。

東北古史資料彙編第五編

後漢書

(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志》、(晉)司馬彪撰、(梁)劉昭註補。
四史影印宋紹興刊本)

(百衲本二十)

【後漢書卷一下 光武帝紀下】 建武六年(三〇)……初，樂浪人王調據郡不服。樂浪郡，故朝鮮國也，在遼東。秋，遣樂浪太守王遵擊之，郡吏殺調降。……秋九月庚子，赦樂浪謀反大逆殊死已下。

八年(三二)……十二月，高句麗王遣使奉貢。

二十年(四四)……秋，東夷韓國人率衆詣樂浪內附。東夷有辰韓、十韓、馬韓，謂之三韓國也。

二十三年(四七)……冬十月丙申，……高句麗率種人詣樂浪內屬。

二十五年(四九)，春正月，遼東徼外貊人貊人，穢貊國人也。貊音陌。寇右北平、漁陽、上谷、太原，遼東太守祭彤招降之。……冬十月，……夫餘王遣使奉獻。夫餘國在海東，去玄菟千餘里。

【後漢書卷二，明帝紀】 永平二年(五九)，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禮畢，登靈臺，使尙書令持節詔驃騎將軍、三公曰：「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

羣僚、藩輔、宗室子孫，衆郡奉計，百蠻貢職，烏桓、濊、貊咸來助祭，單于侍子、骨都侯亦皆陪位。……」

【後漢書卷四，和帝紀】元興元年（一〇五），春正月，……高句驪寇郡界。……秋九月，遼東太守耿夔擊貊人，破之。

【後漢書卷五，安帝紀】永初元年（一〇七）……冬十月，倭國遣使奉獻。倭國去樂浪萬二千里，男子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別尊卑之差，見本傳。

二年（一〇八）……冬十月庚寅，稟濟陰、山陽、玄菟貧民。

三年（一〇九），春正月，……高句驪遣使貢獻。

五年（一一一）……三月，……夫餘夷犯塞，殺傷吏人。

元初五年（一一八）……夏六月，高句驪與穢、貊寇玄菟。郡名，在遼東。

永寧元年（一二〇）……十二月，……夫餘王遣子詣闕貢獻。

建光元年（一二二），春正月，幽州刺史馮煥率二郡太守討高句驪、穢、貊，不克。……夏四月，穢、貊復與鮮卑寇遼東，遼東太守蔡諷追擊，戰歿。……甲戌，遼東屬國都尉龐奮承偽璽書殺玄菟太守姚光。……冬十一月，……鮮卑寇玄菟。……冬十二月，高句驪、馬韓、穢、貊圍玄菟城，夫餘王遣子與州郡并力討破之。

延光元年（一三三），春二月，夫餘王遣子將兵救玄菟，夫餘王子尉仇台也。擊高句驪、馬韓、穢、貊，破之，遂遣使貢獻。……秋七月，……高句驪降。

三年（一二四）……六月，鮮卑寇玄菟。

【後漢書卷六，順帝紀】 永建二年（一二七）……二月，鮮卑寇遼東、玄菟。

陽嘉元年（一三三）……十二月庚戌，復置玄菟郡屯田六（郡）〔部〕。

永和元年（一三六），春正月，夫餘王來朝。

【後漢書卷七，桓帝紀】 延熹四年（一六一），十二月，夫餘王遣使來獻。

永康元年（二六七），春正月，……夫餘王寇玄菟，太守公孫域與戰，破之。

【後漢書卷八，靈帝紀】 建寧元年（一六八）……十二月，鮮卑及濊、貊寇幽、并二州。

熹平三年（一七四），春正月，夫餘國遣使貢獻。

【後漢書卷一三，隗囂傳，三頁上】 移檄告郡國曰：「漢復元年（二三三），七月……己巳，

上將軍隗囂……告州牧、部監、郡卒正、連率、大尹、尹尉、隊大夫、屬正、屬令：故新都侯

王莽……西侵羌、戎，東摘濊、貊。摘，擾也。……莽又發高句驪兵伐胡，不欲行，郡強迫之，皆亡出塞爲

寇。……馳使四夷，復其爵號。莽貶句町王爲侯，西域盡改其王爲侯，單于曰服于，高句驪曰下句驪，今皆復

其爵號。……」

【後漢書卷一五，來歙傳，一三頁下】來歙……六世祖漢有才力，武帝世以光祿大夫副樓船將軍楊僕，擊破南越、朝鮮。

【後漢書卷一八，臧宮傳，三三頁上】〔建武〕二十七年（五一），宮乃與揚虛侯馬武上書曰：

「匈奴貪利，……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

【後漢書卷一九，耿弇傳，五頁下】賊散入遼西、遼東，或爲烏桓、貊人所鈔擊略盡。

【後漢書卷一九，耿夔傳，一九頁上】耿夔……遷遼東太守。元興元年（二〇五），貊人寇郡界，夔追擊，斬其渠帥。

【後漢書卷二〇，祭彤傳，二六頁上】祭彤……建武十七年（四一），拜遼東太守，至則勵兵馬，廣斥候。……二十五年（四九），乃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何鮮卑名也遣使奉獻，願得歸化，彤慰納賞賜，稍復親附。其異種滿離、高句驪之屬遂駱驛款塞，上貂裘、好馬，帝輒倍其賞賜。……彤之威聲暢於北方，西自武威，東盡玄菟及樂浪，胡夷皆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永平〕十二年（六九），徵爲太僕。彤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

【後漢書卷二七，宣秉傳，二頁下】〔建武〕六年（三〇），〔秉〕卒於官，帝敏惜之，除子彪爲

郎。《東觀記》曰：「彪官至玄菟太守。」

【後漢書卷三八，馮緄傳，七頁下】「緄」父煥，安帝時爲幽州刺史，疾忌姦惡，數致其罪。

時玄菟太守姚光亦失人和。建光元年（二二），怨者乃詐作璽書譴責煥、光，賜以歐刀，又下遼東都尉龐奮使速行刑。奮即斬光收煥。煥欲自殺，緄疑詔文有異，止煥。……

【後漢書卷四九，王符傳，二頁上】王符……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號曰《潛夫論》。……《浮侈篇》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楠梓豫章之木，邊遠下土亦競相放効。夫楠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之窮谷，入海、乘淮、逆河、泝洛，工匠彫刻連累日月，會衆而後動，多牛而後致，重且千斤，功將萬夫，而東至樂浪，西達敦煌，費力傷農於萬里之地。……」

【後漢書卷四九，仲長統傳，一七頁上】仲長統……因著論，名曰《昌言》：「……二十稅一，名之曰貊，況三十稅一乎？」《孟子》載：「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貊也。』」趙岐注云：「貊，夷貊之人在荒者也。貊在北方，其氣寒，不生五穀，無中國之禮，故可二十取一而足也。此言欲輕稅也。」

【後漢書卷五一，陳禪傳，二頁下】陳禪……入拜諫議大夫。〔建光元年（二二）〕左轉爲玄菟候城障尉，候城縣在遼東。詔：「敢不之官，上妻子從者名！」

【後漢書卷五一，橋玄傳，一五頁上】 桓帝末，鮮卑、南匈奴及高句驪嗣子伯固並畔，爲寇鈔。四府舉玄爲度遼將軍，假黃鉞。玄至鎮，休兵養士，然後督諸將守討擊胡虜及伯固等，皆破散退走。在職三年，邊境安靜。

【後漢書卷五七，謝弼傳，二二頁上】 建寧二年（一六九），詔舉有道之士，弼與東海陳敦、玄菟公孫度俱對策，皆除郎中。

【後漢書卷六四，吳祐傳，四頁下】 吳祐……長子鳳，官至樂浪太守。

【後漢書卷七〇，孔融傳，一五頁下】 後〔曹〕操討烏桓，建安十二年（二〇七）也。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愼不貢楛矢，《國語》曰：「昔武王剋商，通于九夷百蠻。於是，肅愼氏貢楛矢，石磬，其長尺有咫。」肅愼國記曰：「肅愼氏，其地在夫餘國北，東濱大海。」《魏略》曰：「挹婁一名肅愼氏。」《說文》曰：「楛，木也。今遼左有楛木，狀如荆，葉如榆也。」 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

【後漢書卷七三，劉虞傳，一頁上】 虞初舉孝廉，稍遷幽州刺史，民夷感其德化，自鮮卑、烏桓、夫餘、穢、貊之輩，皆隨時朝貢，無敢擾邊者，百姓歌悅之。……〔初平〕二年（一九一），冀州刺史韓馥、勃海太守袁紹及山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於董卓，時獻帝年十歲。遠隔關塞，不知存否，以虞宗室長者，欲立爲主，乃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見岐等，厲色叱之。……

【後漢書卷七四下，袁譚傳，一頁下】「〔公孫〕康，遼東人。父度初避吏爲玄兔小吏。稍仕，中平元年（一八四）還爲本郡守。在職敢殺伐，郡中名豪與己夙無恩者，遂誅滅百餘家；因東擊高句驪，西攻烏桓，威行海畔。時王室方亂，度恃其地遠，陰獨懷幸。會襄平社生大石丈餘，下有三小石爲足，度以爲己瑞。襄平縣屬遼東郡，故城在今平州盧龍縣西南。《魏志》曰：「時襄平延里社生大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祥也。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常有土地，有三公輔也。』度益喜。」初平元年（一九〇），乃分遼東爲遼西、中遼郡，並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爲營州刺史，爲猶置也。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建安九年（二〇四），司空曹操表爲奮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死，康嗣，故遂據遼土焉。

【後漢書卷七六，王景傳，八頁上】王景字仲通，樂浪誦邯人也。誦音諾甘反，邯音下甘反，縣名。八世祖仲，本琅邪不其人，好道術，明天文。……及濟北王與居反，欲委兵師仲，仲懼禍及，乃浮海東奔樂浪山中，因而家焉。父閔爲郡三老。更始敗，土人王調殺郡守劉憲，自稱大將軍、樂浪太守。建武六年（三〇），光武遣太守王遵將兵擊之，至遼東，閔與郡決曹史揚邑等共殺調迎遵，皆封爲列侯。閔獨讓爵，帝奇而徵之，道病卒。景少學《易》，遂廣闡衆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沉深多伎藝。……

【後漢書卷八〇上，杜篤傳，一頁下】杜篤……乃上奏《論都賦》曰：「……是時孝武……

東擁烏桓，蹂躪濊、貊。濊、貊，東夷號也。……」

【後漢書卷八五，東夷傳，一頁上】《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

萬物柢地而出，事見《風俗通》。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山海經》曰：

「君子國，衣冠帶劍，食獸，使二文虎在旁。」《外國圖》曰：「去琅邪三萬里。」《山海經》又曰：「不死人在交脛東，其爲人

黑色，壽不死。」並在東方也。夷有九種，《竹書紀年》曰：「后芬發卽位三年，九夷來御」也。曰吠夷、于夷、

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竹書紀年》曰：「后泄二十一年，命吠夷、白夷、赤夷、玄夷、風

夷、陽夷。后相卽位二年，征黃夷。七年，于夷來賓。後少康卽位，方夷來賓」也。故孔子欲居九夷也。

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孔安國《尚書注》曰：「東方之地曰嵎夷。暘谷，日之

所出」也。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太康，啓之子也，繫于游田，十旬不反，不恤人事，爲羿所逐也。自少

康已後，世服王化，遂賓於王門，獻其樂舞。少康，帝仲康之孫，帝相子也。《竹書紀年》曰：「后發卽位元

年，諸夷賓於王門，諸夷入舞。」桀爲暴虐，諸夷內侵，殷湯革命，伐而定之。至于仲丁，藍夷作寇。

仲丁，殷大戊之子也。《竹書紀年》曰：「仲丁卽位，征于藍夷」也。自是或服或畔，三百餘年。武乙衰敝，

東夷寢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武乙，帝庚丁之子，無道，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也。

及武王滅紂，肅慎來獻石柝、楛矢。管、蔡畔周，乃招誘夷狄，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尚

書》：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征之，作《大誥》。又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滅淮夷。康王之時，肅慎復至。

後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博物志》曰：「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於水濱。孤獨母有犬名鵠倉，持所棄卵，銜以歸母，母覆煖之，遂成小兒，生而偃，故以爲名。宮人聞之，乃更錄取，長襲爲徐君。」《戶子》曰：「偃王有筋而無骨，故曰偃」也。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水經注》曰：「黃水一名汪水，與泡水合，至沛入泗，自山陽以東、海陵以北，其地當之」也。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穆王後得驥騾之乘，《史記》曰：「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得赤驥、盜驪、驪騮、騄耳之馴，西巡狩，樂而忘歸。」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於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偃王仁而無權，不忍鬪其人，故致於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爲徐山。武原縣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北，徐山在其東。《博物志》曰：「徐王妖異不常。武原縣東十里見有徐山石室祠處。偃王溝通陳、蔡之間，得朱弓朱矢，以己得天瑞，自稱偃王。穆王聞之，遣使乘駟，一日至楚，伐之，偃王仁不忍鬪，爲楚所敗，北走此山」也。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復命召公伐而平之。《毛詩序》曰：「《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其詩曰：「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來求。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土疆。」及幽王淫亂，四夷交侵，至齊桓修霸，攘而卻焉。及楚靈會申，亦來豫盟。《左傳》：楚靈王、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淮夷會于申。後越遷琅邪，與共征戰，遂陵暴諸夏，侵滅小邦。秦并六國，其淮、泗夷皆散爲民戶。

陳涉起兵，天下崩潰，燕人衛滿避地朝鮮，《前書》曰：朝鮮王滿，燕人。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眞番、

朝鮮，爲置吏、築障。漢興，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東走，度涓水，居秦故空地，稍役屬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在者，王之，都王險也。因王其國。百有餘歲，武帝滅之，於是東夷始通上京。王莽篡位，貊人寇邊。《前書》：莽發高句麗兵，當伐胡，不欲行，郡縣彊迫之，皆亡出塞，因犯爲寇，州郡歸咎於高句麗侯騶，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騶起，宜慰安之。建武之初，復來朝貢。時遼東太守祭彤威讐北方，聲行海表，於是濊、貊、倭、韓萬里朝獻，故章、和已後，使聘流通。逮永初多難，始入寇鈔；桓、靈失政，漸滋曼焉。

自中興之後，四夷來賓，雖時有乖畔，而使驛不絕，故國俗風土可得略記。東夷率皆土著，喜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左傳》曰：仲尼學鳥名於鄭子，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其信也。」凡蠻、夷、戎、狄，總名四夷者，猶公、侯、伯、子、男皆號諸侯云。

【後漢書卷八五，東夷傳·夫餘國，四頁上】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驪、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

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索」或作「囊」，音度洛反。其侍兒於後妊身，莊晉人媮反。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大如雞子，來降我，因以有身。」王囚之，後遂生男。王令置於豕牢，牢，圈也。豕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於馬蘭，蘭即欄也。馬亦如之。王以爲神，乃聽

母收養，名曰東明。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掩淲水，今高麗中有蓋斯水，疑此水是也。以弓擊水，魚鼈皆聚浮水上，東明乘之得度，因至夫餘而王之焉。

於東夷之域最爲平敞。土宜五穀，出名馬、赤玉、貂豹，貂似豹，無前足，音奴八反。大珠如酸棗。以貝柵爲城，有宮室、倉庫、牢獄。其人麤大，彊勇而謹厚，不爲寇鈔。以弓矢刀矛爲兵。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狗加，其邑落皆主屬諸加。食飲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揖讓升降。以臘月祭天，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是時斷刑獄，解囚徒。有軍事亦祭天，殺牛以躡占其吉凶。《魏志》曰：「牛躡解者爲凶，合者爲吉。」行人無晝夜好歌吟，音聲不絕。其俗用刑嚴急。被誅者，皆沒其家人爲奴婢；盜，一責十二；男女淫，皆殺之。尤治惡妒婦，既殺，復尸於山上。兄死妻嫂。死則有椁無棺。殺人殉葬，多者以百數。其王葬用玉匣，漢朝常豫以玉匣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焉。

建武（二五—五五）中，東夷諸國皆來獻見。二十五年（四九），夫餘王遣使奉貢，光武厚答報之，於是使命歲通。至安帝永初五年（一一一），夫餘王始將步騎七八千人寇鈔樂浪，殺傷吏民，後復歸附。永寧元年（二〇〇），乃遣嗣子尉仇台詣闕貢獻，天子賜尉仇台印綬金綵。順帝永和元年（三三〇），其王來朝京師，帝作黃門鼓吹角抵戲以遣之。桓帝延熹四年（一六二），遣使朝賀貢獻。永康元年（二六七），王夫台將二萬餘人寇玄菟，玄菟太守公孫域擊破之，斬

首千餘級。至靈帝熹平三年（一七四），復奉章貢獻。夫餘本屬玄菟，獻帝時其王求屬遼東云。

【後漢書卷八五，東夷傳·挹婁，六頁上】挹婁，古肅慎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極。土地多山險。人形似夫餘，而言語各異。有五穀、麻布，出赤玉、好貂。無君長，其邑落各有大人。處於山林之間，土氣極寒，常爲穴居，以深爲貴，大家至接九梯。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夏則裸袒，以尺布蔽其前後。其人臭穢不潔，作廁於中，圍之而居。自漢興已後，臣屬夫餘。種衆雖少而多勇力，處山險。又善射，發能入人目。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一尺八寸，青石爲鏃，鏃皆施毒，中人卽死。便乘船，好寇盜，鄰國畏患而卒不能服。東夷夫餘飲食類此皆用俎豆，唯挹婁獨無，法俗最無綱紀者也。

【後漢書卷八五，東夷傳·高句驪，七頁上】高句驪，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人隨而爲居。少田業，力作不足以自資，故其俗節於飲食，而好修宮室。東夷相傳以爲夫餘別種，故言語法則多同，而跪拜曳一脚，行步皆走。凡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案今高驪五部：一曰內部，一名黃部，卽桂婁部也；二曰北部，一名後部，卽絕奴部也；三曰東部，一名左部，卽順奴部也；四曰南部，一名前

部，卽灌奴部也；五曰西部，一名右部，卽消奴部也。本消奴部爲王，稍微弱，後桂婁部代之。其置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大加、古鄒大加、高驪掌賀客之官，如鴻臚也。主簿、優台、使者、帛衣先人。武帝滅朝鮮，以高句驪爲縣，《前書》：元封中，定朝鮮爲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使屬玄菟，賜鼓吹伎人。其俗淫，皆絜淨自烹，暮夜輒男女羣聚爲倡樂。好祠鬼神、社稷、零星。《前書音義》：「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辰見祠以牛，號曰零星。」《風俗通》曰：「辰之神爲靈星，故以辰日祠於東南」也。以十月祭天，大會，名曰東盟。其國東有大穴，號祿神，亦以十月迎而祭之。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皆著幘，如冠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之，沒入妻子爲奴婢。其昏姻皆就婦家，生子長大，然後將還，便稍營送終之具。金銀財幣盡於厚葬；積石爲封，亦種松柏。其人性凶急，有氣力，習戰鬪，好寇鈔，沃沮、東濊皆屬焉。

句驪一名貂耳。有別種依小水爲居，因名曰小水貂，出好弓，所謂貂弓是也。《魏氏春秋》曰：「遼東郡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驪別種因名之小水貂。」

王莽初，發句驪兵以伐匈奴，其人不欲行，彊迫遣之，皆亡出塞，爲寇盜。遼西大尹田譚追擊，戰死。莽令其將嚴尤擊之，誘句驪侯驪入塞，斬之，傳首長安。莽大說，更名高句驪王爲下句驪侯。於是貊人寇邊愈甚。建武八年（三二），高句驪遣使朝貢，光武復其王號。

二十三年（四七）冬，句驪蠶支落大加戴升等萬餘口詣樂浪內屬。二十五年（四九）春，句驪寇右北平、漁陽、上谷、太原，而遼東太守祭彤以恩信招之，皆復款塞。

後句驪王宮生而開目能視，國人懷之，及長勇壯，數犯邊境。和帝元興元年（一〇五）春，復入遼東，寇略六縣，太守耿夔擊破之，斬其渠帥。安帝永初五年（一一一），宮遣使貢獻，求屬玄菟。元初五年（一一八），復與濊、貊寇玄菟，攻華麗城。華麗縣屬樂浪郡。建光元年（一二一）春，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遼東太守蔡諷等將兵出塞擊之，捕斬濊、貊渠帥，獲兵馬財物，宮乃遣嗣子遂成將二千餘人逆光等，遣使詐降；光等信之，遂成因據險隄以遮大軍，而潛遣三千人攻玄菟、遼東，焚城郭，殺傷二千餘人。於是，發廣陽、漁陽、右北平、涿郡、屬國三千餘騎同救之，而貊人已去。夏，復與遼東鮮卑八千餘人攻遼隊，縣名，屬遼東郡也。殺略吏人，蔡諷等追擊於新昌，戰歿；功曹耿耗、兵曹掾龍端、兵馬掾公孫酺以身扞諷，俱沒於陳，死者百餘人。秋，宮遂率馬韓、濊、貊數千騎圍玄菟，夫餘王遣子尉仇台將二萬餘人，與州郡并力討破之，斬首五百餘級。是歲宮死，子遂成立。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議者皆以爲可許。尚書陳忠曰：「宮前桀黠，光不能討，死而擊之，非義也。宜遣吊問，因責讓前罪，赦不加誅，取其後善。」安帝從之。明年（一二二），遂成還漢生口，詣玄菟降。詔曰：「遂成等桀逆無狀，當斬斷菹醢以示百姓，幸會赦令，乞罪請降，鮮卑、濊、貊連年寇鈔，

驅略小民動以千數，而裁送數十百人，非向化之心也。自今已後不與縣官戰鬥，而自以親附送生口者，皆與贖直，縑人四十匹，小口半之。」遂成死，子伯固立。其後濊、貊率服，東垂少事。順帝陽嘉元年（二三三），置玄菟郡屯田六部。質、桓之間，復犯遼東西安平，殺帶方令，《郡國志》：西安平，帶方，縣，並屬遼東郡。掠得樂浪太守妻子。建寧二年（二六九），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數百級，伯固降服，乞屬玄菟云。

【後漢書卷八五，東夷傳·沃沮，一一頁上】東沃沮，在高句驪蓋馬大山之東，蓋馬，縣名，屬玄菟郡，其山在今平壤城西。平壤即王險城也。東濱大海，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其地東西夾，南北長，夾音狹。可折方千里。土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有邑落長帥。人性質直彊勇，便持矛步戰。言語、食飲、居處、衣服有似句驪。其葬，作大木椁，長十餘丈，開一頭爲戶，新死者先假埋之，令皮肉盡，乃取骨置椁中。家人皆共一椁，刻木如主，隨死者爲數焉。武帝滅朝鮮，以沃沮地爲玄菟郡；後爲夷貊所侵，徙郡於高句驪西北，更以沃沮爲縣，屬樂浪東部都尉。至光武罷都尉官，後皆以封其渠帥爲沃沮侯。其土迫小，介於大國之間，遂臣屬句驪。句驪復置其中大人，遂爲使者以相監領，責其租稅，貂、布、魚、鹽、海中食物，發美女爲婢妾焉。

又有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皆與南同。界南接挹婁。挹婁人

熹乘舩寇抄，北沃沮畏之，每夏輒臧於巖穴，至冬舩道不通，乃下居邑落。其耆老言，嘗於海中得一布衣，其形如中人衣，而兩袖長三丈。又於岸際見一人乘破舩，頂中復有面，與語不通，不食而死。又說海中有女國，無男人，或傳其國有神井，闕之輒生子云。《魏志》曰，毋丘儉遣王頌追句驪王宮，窮沃沮東界，問其耆老所傳云。

【後漢書·卷八五·東夷傳·濊，一二頁下】濊，北與高句驪、沃沮、南與辰韓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濊及沃沮、句驪，本皆朝鮮之地也。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教以禮義、田蠶，又制八條之教，《前書》曰：「箕子教以八條者：相殺者，以當時償殺；相傷者，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子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音義》曰：「八條不具見也。」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食以籩豆。其後四十餘世，至朝鮮侯準自稱王。漢初大亂，燕、齊、趙人往避地者數萬口，而燕人衛滿擊破準而自王朝鮮。傳國至孫右渠。元朔元年（前一二八），武帝年也。濊君南閭等畔右渠，率二十八萬口詣遼東內屬，武帝以其地爲蒼海郡，數年乃罷。至元封三年（前一〇八），滅朝鮮，分置樂浪、臨屯、玄菟、眞番四郡。番音潘。至昭帝始元五年（前八二），罷臨屯、眞番以并樂浪、玄菟。玄菟復徙居句驪。自單單大領已東，沃沮、濊貊悉屬樂浪。後以境土廣遠，復分領東七縣置樂浪東部都尉。自內屬已後，風俗稍薄，法禁亦浸多，至有六十餘條。建武六年（三〇），省都尉官，遂棄領東地，悉封其渠帥爲縣侯，皆歲時朝賀。無大君長，

其官有侯、邑君、三老。耆舊自謂與句驪同種。大抵相類。其人性愚慤，少嗜欲，不請匄。男女皆衣曲領。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神，不得妄相干涉。同姓不昏。多所忌諱，疾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造新居。知種麻、養蠶，作縣布。曉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常用十月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爲舞天。又祠虎，以爲神。邑落有相侵犯者，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爲責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盜。能步戰，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樂浪檀弓出其地。又多文豹，有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海出班魚，使來皆獻之。

【後漢書卷八五，東夷傳·韓，一四頁上】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伯濟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地合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爲辰王，都目支國，盡王三韓之地。其諸國王先皆是馬韓種人焉。馬韓人知田蠶，作縣布。出大栗如梨。有長尾雞，尾長五尺。邑落雜居，亦無城郭。作土室，形如冢，開戶在上。不知跪拜，無長幼男女之別。不貴金寶錦繡，不知騎乘牛馬，唯重瓔珠，以綴衣爲飾，及縣頸垂耳。大率皆魁頭露紒，魁頭猶科頭也，謂以髮縈繞成科結也。紒音計。布袍草履。其人壯勇，少年有築室作力者，輒以繩貫脊皮，緘以大木，嚙呼爲健。常以五月田竟祭鬼神，晝夜

酒會，羣聚歌舞，舞輒數十人相隨，蹋地爲節。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諸國邑各以一人主祭天神，號爲天君。又立蘇塗，《魏志》曰：「諸國各有別邑爲蘇塗，諸亡逃至其中，皆不遺之。蘇塗之義有似浮屠。」建大木以縣鈴鼓，事鬼神。其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辰韓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適韓國，馬韓割東界地與之。其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爲徒，有似秦語，故或名之爲秦韓。有城柵屋室。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次有儉側，次有樊砥，次有殺奚，次有邑借。皆其官名。土地肥美，宜五穀。知蠶桑，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以禮，行者讓路。國出鐵，濊、倭、馬韓並從市之。凡諸貨易，皆以鐵爲貨。俗喜歌舞，飲酒、鼓瑟。兒生欲令其頭扁，皆押之以石。扁音補典反。弁辰與辰韓雜居，城郭衣服皆同，言語風俗有異。其人形皆長大，美髮，衣服絜清，而刑法嚴峻。其國近倭，故頗有文身者。初，朝鮮王準爲衛滿所破，乃將其餘衆數千人走入海，攻馬韓破之，自立爲韓王。準後滅絕，馬韓人復自立爲辰王。建武二十年（四四），韓人廉斯人蘇馬謨等詣樂浪貢獻，廉斯，邑名也。謨音是。光武封蘇馬謨爲漢廉斯邑君，使屬樂浪郡，四時朝謁。靈帝末，韓、濊並盛，郡縣不能制，百姓苦亂，多流亡入韓者。馬韓之西海島上有州胡國，其人短小，髡頭，衣韋衣，有上無下。好養牛、豕，乘舡往來貨市韓中。

【後漢書卷八五，東夷傳·倭，一六頁下】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凡百餘國。自

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國皆稱王，世世傳統。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案今名邪摩惟，音之訛也。樂浪郡徼去其國萬二千里，去其西北界拘邪韓國七千餘里。……

【後漢書卷八五，東夷傳，一九頁下】論曰：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回頑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爲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暢，則道義存焉。仲尼懷憤，以爲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以焉爾。其後遂通接商賈，漸交上國，而燕人衛滿擾雜其風，於是從而澆異焉。《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若箕子之省簡文條而用信義，其得聖賢作法之原矣。

贊曰：宅是嶠夷，曰乃暘谷，巢山潛海，厥區九族。嬴末紛亂，燕人違難，謂衛滿也。雜華澆本，遂通有漢，衛滿入朝鮮，既雜華夏之風，又澆薄其本化，以至通於漢也。眇眇偏譯，或從或畔。

【後漢書卷八六，西南夷傳，二六頁下】先是西部都尉廣漢鄭純爲政清絜，化行夷貊，君長感慕，皆獻土珍，頌德美。天子嘉之，卽以爲永昌太守。

【後漢書卷九〇，鮮卑傳，一二頁下】〔順帝永建二年（一二七）春〕，時遼東鮮卑六千餘騎亦寇遼東，玄菟，烏桓校尉耿种發緣邊諸郡兵及烏桓率衆王出塞擊之，斬首數百級，大獲其生口、牛馬、什物，鮮卑乃率種衆三萬人詣遼東乞降。

【後漢書 卷九〇，鮮卑傳，一四頁上】 檀石槐……因南抄綠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

【後漢書 卷九〇，鮮卑傳，一五頁上】 檀石槐……乃自分其地爲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爲東部，……各置大人主領之，皆屬檀石槐。

【後漢書 卷九〇，鮮卑傳，一六頁上】 武帝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

【後漢書志 卷五，禮儀中，一四頁下】 [劉昭注引]蔡質《漢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朝賀，蠻、貊、胡、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覲。……」

【後漢書志 卷一〇，天文上，一頁下】 [劉昭注引]《星經》曰：「……玉衡……第八星主幽州，常以五寅日候之，甲寅爲玄菟，丙寅爲遼東、遼西、漁陽。……」

【後漢書志 卷一一，天文中，一一頁上】 元興元年（一〇五），……遼東貊人反，鈔六縣，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烏桓討之。

【後漢書志 卷一五，五行三，八頁下】 [劉昭注引]《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十年（三四），十月戊辰，樂浪、上谷雨雹傷稼。」

【後漢書志 卷一五，五行三，一〇頁下】 元初三年（一一六），十月辛亥，汝南、樂浪冬雷。

【後漢書志卷三三，郡國五，二頁上】

涿郡 廣陽 代郡 上谷 漁陽 右北平 遼西 遼東 玄菟 樂浪 遼東屬國

右幽州

【後漢書志卷三三，郡國五，一八頁下】

右北平郡 秦置。維陽東北二千三百里。四城。戶九千一百七十，口五萬三千四百七十五。

上垠 徐無 俊靡 無終

遼西郡 秦置。維陽東北三千三百里。五城。戶萬四千一百五十，口八萬一千七百一十四。

陽樂 海陽 令支——有孤竹城。伯夷、叔齊本國。肥如 臨渝 《山海經》曰：「碣石之山，綱水出焉，其上有玉，其下多青碧。」《水經》曰：「在縣南。」郭璞曰：「或曰在右北平驪城縣海邊山也。」

遼東郡 秦置。維陽東北三千六百里。案《本紀》，和帝永元十六年（一〇四），郡復置西部都尉官。十一城。

戶六萬四千一百五十八，口八萬一千七百一十四。襄平 新昌 無慮 望平 候城

安市 平郭——有鐵。西安平 《魏氏春秋》曰：「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驪別種因名之小水貊。」汶

番汗 沓氏

玄菟郡 武帝置。維陽東北四千里。六城。戶一千五百九十四，口四萬三千一百六十三。高

句驪——遼山，遼水出。《山海經》曰：「遼水出自平東。」郭璞曰：「出塞外街白平山。遼山，小遼水所出。」

後漢書 後漢紀 一〇五

西蓋馬 上股台 高顯——故屬遼東。 候城——故屬遼東。 遼陽——故屬遼東。《東觀書》：安帝即位之年，分三縣來屬。

樂浪郡 武帝置。雒陽東北五千里。十八城。戶六萬一千四百九十二，口二十五萬七千五

十。 朝鮮 訥邯 涓水 含資 占蟬 遂城 增地 帶方 馴望 海冥 列口 郭璞注

《山海經》曰：「列，水名。列水在遼東。」 長岑 屯有 昭明 鏤方 提奚 渾彌 樂都

遼東屬國 故邯鄲西部都尉，安帝時以爲屬國都尉，別領六城。雒陽東北三千二百六十里。 昌遼——故

天遼，屬遼西。 何法盛《晉書》有青城山。 賓徒——故屬遼西。 徒河——故屬遼西。 無慮——

有醫無慮山。 險瀆《史記》曰王險，衛滿所都。 房

【後漢書志卷二八，百官五，二頁上】〔劉昭注引〕《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八年（二一三），三

月庚寅，省州并郡，復《禹貢》之九州。冀州得魏郡、安平、鉅鹿、河間、清河、博陵、常山、趙國、勃海、甘陵、平原、太原、上黨、西河、定襄、鴈門、雲中、五原、朔方、河東、河內、涿郡、漁陽、廣陽、右北平、上谷、代郡、遼東、遼東屬國、遼西、玄菟、樂浪，凡三十二郡。……」

後漢紀 （晉）袁宏撰。 （四部叢刊影印明嘉靖本）

【後漢紀卷一六，孝安紀，八頁下】 元初元年（二一四），……高句麗王宮數寇幽部。是歲，

宮死。玄菟太守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遼東、樂浪三郡兵出擊之。議者以爲可許。尙書陳忠曰：「前者宮傑惡，光不能討。今自死，宜遣使者弔問，因責讓宮時所犯，告以赦令，不加誅責，取其後善。」從之。句麗由是服焉。

【後漢紀 卷一七，孝安紀，一頁上】 建光元年（二二二），春正月，高句麗寇玄菟。……冬十二月，……鮮卑寇玄菟。……高句麗圍玄菟。

延光元年（二二二），春，夫餘王遣兵助玄菟，使貢獻。……〔七月〕庚申，高句麗王乞降。

【後漢紀 卷二二，孝桓紀，一九頁下】 元康元年（二六七），春正月，……夫餘夷王寇玄菟。

（編者案：「元」爲「永」字之誤。）

謝承後漢書

（吳）謝承撰，（清）汪文臺輯。

（清光緒八年刻《七家後漢書》本）

【謝承後漢書 卷二，陳禪傳，一四頁下】 禪拜諫議大夫。永寧元年（二二〇），……左轉爲玄菟候城障尉。《北堂書鈔》卷二二引。

【謝承後漢書 卷八，東夷傳，一三頁上】 三韓俗，以臘日家家祭祀，俗云「臘鼓鳴，春草生」也。《御覽》卷三三引。

司馬彪續漢書

(晉)司馬彪撰，(清)汪文臺輯。

(清光緒八年刻《七家後漢書》本)

【司馬彪續漢書卷一，明帝，二頁上】永平二年（五九），正月，宗祀光武於明堂以配五帝。時羣僚、藩輔、宗室子孫，衆郡奏計，百僚貢職，烏桓、濊、貊咸來助祭。《初學記》卷二

○引。

三國志

(晉)陳壽撰，(宋)裴松之註。

(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宋刊本)

【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建安十一年（二〇六），……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合十餘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爲單于，以家人子爲己女妻焉。遼西單于蹋頓尤彊，爲紹所厚，故〔袁〕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爲害。公將征之，鑿渠自呼沱入泃水，泃音孤。名平虜渠；又從洵河口洵音句。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

十二年（二〇七），……將北征三郡烏丸。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爲尙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爲變，事不可悔。」惟郭嘉策表必不能任備，勸公行。夏五月，至無終。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爲鄉導，公從之，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壘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剛，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

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尙、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公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公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爲先鋒，虜衆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僕丸及遼西、北平諸豪棄其種人，與尙、熙奔遼東，衆尙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公破烏丸，或說公遂征之，尙兄弟可禽也。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尙、熙首，不煩兵矣。」九月，公引兵自柳城還，康卽斬尙、熙及速僕丸等，傳其首。

【三國志 卷二，魏書，文帝紀】 延康元年（二二〇）……三月……濊、貊、扶餘單于，焉耆、于闐王皆各遣使奉獻。

黃初二年（二二一）……春三月，加遼東太守公孫恭爲車騎將軍。

〔卷末裴註引〕《典論》帝《自敘》曰：「……建安十年（二〇五），始定冀州，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

【三國志 卷三，魏書，明帝紀】 太和二年（二二八）……十二月……遼東太守公孫恭兄子淵劫奪恭位，遂以淵領遼東太守。

四年（二三〇），春二月……癸巳，以……遼東太守公孫淵爲車騎將軍。

青龍元年（二三三）……十二月，公孫淵斬送孫權所遣使張彌、許晏首，以淵爲大司馬，樂浪公。

四年（二三六）……五月……丁巳，肅慎氏獻楛矢。……秋七月，高句驪王宮斬送孫權使胡衛等首詣幽州。

景初元年（二三七）……秋七月。……初，權遣使浮海與高句驪通，欲襲遼東。遣幽州刺史毋丘儉率諸軍及鮮卑、烏丸屯遼東南界，璽書徵公孫淵。淵發兵反，儉進軍討之。會連雨十日，遼水大漲，詔儉引軍還。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王護留等居遼東，率部衆隨儉內附。己卯，詔遼東將吏士民爲淵所脅略不得降者，一切赦之。……淵自儉還，遂自立爲燕王，置百官，稱紹漢元年。

二年（二三八），春正月，詔太尉司馬宣王帥衆討遼東。干寶《晉紀》曰：「帝問宣王：『度淵將何計以待君？』宣王對曰：『淵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爲成禽耳。』帝曰：『然則三者何出？』對曰：『唯明智審量彼我，乃預有所割棄，此既非淵所及。』又謂：『今往縣遠，不能持久，必先拒遼水，後守也。』帝曰：『往還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如此，一年足矣。』」《魏名臣奏》載散騎常侍何曾表曰：「臣聞先王制法，必於全慎，故建官授任，則置假輔，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則參御右，蓋以盡謀思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不預，則手足相代，其爲固防，至深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爲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懿奉辭誅罪，步騎數萬，道路週阻，四千餘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消散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

今北邊諸將及懿所督，皆爲僚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卒有變急，不相鎮懾。存不忘亡，聖達所戒，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盛其禮秩，遣詣懿軍，進同謀略，退爲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災，軍主有儲，則無患矣。」《毋丘儉志記》云：「時以儉爲宣王副」也。……秋八月……丙寅，司馬宣王圍公孫淵於襄平，大破之，傳淵首于京都，海東諸郡平。……初，帝議遣宣王討淵，發卒四萬人。議臣皆以爲四萬兵多，役費難供。帝曰：「四千里征伐，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稍計役費。」遂以四萬人行。及宣王至遼東，霖雨不得時攻，羣臣或以爲淵未可卒破，宜詔宣王還。帝曰：「司馬懿臨危制變，禽淵可計日待也。」卒皆如所策。

【三國志 卷四，魏書，三少帝紀】景初三年（二三九）……夏六月，以遼東東沓縣吏民渡海居齊郡界，以故縱城爲新沓縣，以居徙民。

齊王正始元年（二四〇）春二月……丙戌，以遼東汶、北豐縣民流徙渡海，規齊郡之西安、臨菑、昌國縣界爲新汶、南豐縣，以居流民。

七年（二四六）春二月，幽州刺史毋丘儉討高句驪，夏五月，討濊貊，皆破之。韓、那奚等數十國各率種落降。

高貴鄉公甘露二年（二五七）……夏四月癸卯，詔曰：「玄菟郡高顯縣吏民反叛，長鄭熙爲賊所殺。……」

常道鄉公景元三年（二六二）……夏四月，遼東郡言肅慎國遣使重譯入貢，獻其國弓三十張，長三尺五寸，楛矢長一尺八寸，石弩三百枚，皮骨鐵雜鎧二十領，貂皮四百枚。

【三國志卷六，魏書，袁紹傳，三一頁下】「建安」十二年（二〇七），太祖至遼西擊烏丸。尙熙與烏丸逆軍戰，敗走奔遼東，公孫康誘斬之，送其首。

【三國志卷八，魏書，公孫度傳，一二頁下】公孫度字升濟，本遼東襄平人也。度父延，避吏居玄菟，任度爲郡吏。時玄菟太守公孫域，子豹，年十八歲，早死。度少時名豹，又與域子同年，域見而親愛之，遣就師學，爲取妻。後舉有道，除尙書郎，稍遷冀州刺史，以謠言免。同郡徐榮爲董卓中郎將，薦度爲遼東太守。度起玄菟小吏，爲遼東郡所輕。先時，屬國公孫昭守襄平令，召度子康爲伍長。度到官，收昭，答殺於襄平市。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遇無恩，皆以法誅，所夷滅百餘家，郡中震慄。東伐高句驪，西擊烏丸，威行海外。初平元年（一九〇），度知中國擾攘，語所親吏柳毅、陽儀等曰：「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王耳。」《魏書》曰：「度語毅、儀：『《讖書》云孫登當爲天子，太守姓公孫，字升濟，升即登也。』」時襄平延里社生大石，長丈餘，下有三小石爲之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之祥，而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而三公爲輔也。」度益喜。故河內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惡度所爲，恐爲所害，乃將家屬入于海。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屍，誅其宗族。分遼東郡爲遼西、中

遼郡，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爲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墀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籍田，治兵，乘鸞路，九旒，旄頭羽騎。太祖表度爲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藏印綬武庫。度死，子康嗣位，以永寧鄉侯封弟恭。是歲建安九年（二〇四）也。

十二年（二〇七），太祖征三郡烏丸，屠柳城。袁尙等奔遼東，康斬送尙首。語在《武紀》。封康襄平侯，拜左將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衆立恭爲遼東太守。文帝踐阼，遣使即拜恭爲車騎將軍、假節，封平郭侯；追贈康大司馬。

初，恭病陰消爲閹人，劣弱不能治國。太和二年（二三八），淵脅奪恭位。明帝卽（位）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淵遣使南通孫權，往來賂遺。《吳書》載淵表權曰：「臣伏惟遭天地反易，遇無妄之運；王路未夷，傾側擾攘。自先人以來，歷事漢、魏，階緣際會，爲國效節，繼世享任，得守藩表，猶知符命未有攸歸。每感厚恩，頻辱顯使，退念人臣交不越境，是以固守所執，拒違前使。雖義無二信，敢忘大恩！陛下鎮撫，長存小國，前後裴校尉、萬都尉等到，奉被勅誡，聖旨彌密，重執累素，幽明備著，所以申示之事，言提其耳。臣晝則謳吟，宵則發夢，終身誦之，志不知足。季末凶荒，乾坤否塞，兵革未戢，人民蕩析。仰此天命將有眷顧，私從一隅永瞻雲日。今魏家不能採錄忠善，褒功臣之後，乃令讒譎得行其志，聽幽州刺史、東萊太守誑誤之言，猥興州兵，圖害臣郡。臣不負魏，而魏絕之。蓋聞人臣有去就之分；田饒適齊，樂毅走趙，以不得事主，故保有道之君；陳平、耿況，亦觀時變，卒歸於漢，勒

名帝籍。伏惟陛下德不再出，時不世遇，是以悽悽懷慕自納，望遠視險，有如近易。誠願神謨蚤定洪業，奮六師之勢，收河、洛之地，爲聖代宗，天下幸甚！」《魏略》曰：「國家知淵兩端，而思遼東吏民爲淵所誤。故公文下遼東，因赦之曰：『告遼東、玄菟將校吏民：逆賊孫權遭遇亂階，因其先人劫略州郡，遂成羣凶，自擅江表。含垢藏疾，冀其可化，故割地王權，使南面稱孤，位以上將，禮以九命。權親义手，北向稽顙，假人臣之寵，受人臣之榮，未有如權者也。狼子野心，告令難移，卒歸反覆，背恩叛主，滔天逆神，乃敢僭號。恃江湖之險阻，王誅未加。比年已來，復遠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貨物，誑誘邊民。邊民無知，與之交關。長吏以下，莫肯禁止。至使周賀浮舟百艘，沈滯津岸，貿遷有無。既不疑拒，齎以名馬，又使宿舒隨賀通好。十室之邑，猶有忠信，陷君於惡，《春秋》所書也。今遼東、玄菟奉事國朝，紆青拖紫，以千百爲數，戴纁垂纓，咸佩印綬，曾無匡正納善之言。龜玉毀於匱，虎兕出於匣，是誰之過歟？國朝爲子大夫羞之！昔狐突有言：父教子貳，何以事君？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乃阿順邪謀，脅從姦惑，豈獨父兄之教不詳，子弟之舉習非而已哉！若苗穢害田，隨風烈火，芝艾俱焚，安能自別乎？且又此事固然易見，不及鑒古成敗，書傳所載也。江南海北有萬里之限，遼東君臣無慌惕之患，利則利所不利，貴則義所不貴，此爲獸安樂之居，求危亡之禍，賤忠貞之節，重背叛之名。蠻、貊之長，猶知愛禮，以此事人，亦難爲顏！且又宿舒無罪，擠使入吳，奉不義之使，始與家訣，涕泣而行。及至賀死之日，覆衆成山，舒雖脫死，魂魄離身。何所逼迫，乃至於此！今忠臣烈將咸忿遼東反覆攜貳，皆欲乘桴浮海，期於肆意。朕爲天下父母，加念天下新定，既不欲勞動干戈，遠涉大川，費役如彼，又悼邊陲遺餘黎民，迷誤如此，故遣郎中衛愼、邵瑁等且先奉詔示意。若股肱忠良，能效節立信以輔時君，反邪就正以建大功，福莫大焉。懼恐自嫌，已爲惡逆所見染汗。

不敢倡言，永懷伊戚。其諸與賊使交通，皆赦除之，與之更始。」權遣使張彌、許晏等，齎金玉珍寶，立淵爲燕王。淵亦恐權遠不可恃，且貪貨物，誘致其使，悉斬送彌、晏等首，《魏略》載淵表曰：「臣前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甘言厚禮，以誘吳賊。幸賴天道補助大魏，使此賊虜暗然迷惑，違戾羣下，不從衆諫，承信臣言，遠遣船使，多將士卒，來致封拜。臣之所執，得如本志，雖憂罪釁，私懷幸甚。賊衆本號萬人，舒、綜伺察，可七八千人，到沓津，僞使者張彌、許晏與中郎將萬泰，校尉裴潛將吏兵四百餘人，齎文書命服什物，下到臣郡。泰、潛別齎致遺貨物，欲因市馬。軍將賀達、虞咨領餘衆在船所。臣本欲須涼節乃取彌等，而彌等人兵衆多，見臣不便承受吳命，意有猜疑。懼其死作，變態妄生，卽進兵圍取，斬彌、晏、泰、潛等首級。其吏從兵衆，皆士伍小人，給使東西，不得自由，面縛乞降，不忍誅殺，輒聽納受，徙充邊城。別遣將韓起等率將三軍，馳行至沓。使領長史柳遠設賓主禮誘請達、咨，三軍潛伏以待其下，又驅羣馬貨物，欲與交市。達、咨懷疑不下，使諸市買者五六百人下，欲交市。起等金鼓始震，鋒矢亂發，斬首三百餘級，被創赴水沒溺者可二百餘人，其散走山谷，來歸降及藏竄饑餓死者，不在數中。得銀印、銅印、兵器、資貨，不可勝數。謹遣西曹掾公孫珩奉送賊權所假臣節、印綬、符策、九錫、十物，及彌等僞節、印綬、首級。」又曰：「宿舒、孫綜前到吳，賊權問臣家內小大，舒、綜對臣有三息，脩別屬亡弟。權敢姦巧，便擅拜命。謹封送印綬、符策。臣雖無昔人洗耳之風，慙爲賊權汗損所加，旣行天誅，猶有餘忿。」又曰：「臣父康，昔殺權使，結爲讎隙。今乃譎欺，遣使誘致，令權傾心，虛國竭祿，遠命上卿，寵授極位，震動南土，備盡禮數。又權待舒、綜，契闊委曲，君臣上下，畢歡竭情。而今四使見殺，梟首萬里，士衆流離，屠戮津渚，慙恥遠布，痛辱彌天。權之怨疾，將刻肌膚。若天喪其業，使至喪隕，權將內傷憤激

而死。若期運未訖，將播毒螫，必恐長蛇來爲寇害。徐州諸屯及城陽諸郡，與相接近，如有船衆後年向海門，得其消息，乞速告臣，使得備豫。」又曰：「臣門戶受恩，實深實重，自臣承攝卽事以來，連被榮寵，殊特無量，分當限越，竭力致死。而臣狂愚，意計迷闇，不卽禽賊，以至見疑。前章表所陳情趣事勢，實但欲罷弊此賊，使困自絕，誠不敢背累世之恩，附僭盜之虜也。而後愛憎之人，緣事加誣，僞生節目，卒令明聽疑於市虎，移恩改愛，興動威怒，幾至沈沒，長爲負忝。幸賴慈恩，猶垂三宥，使得補過，解除愆責。如天威遠加，不見假借，早當糜碎，辱先廢祀，何緣自明，建此微功。臣既喜於事捷，得自申展，悲於疇昔，至此變故，餘怖踊躍，未敢便寧。唯陛下既崇春日生全之仁，除忿塞隙，抑弭纖介，推今亮往，察臣本心，長令抱戴，銜分三臬。」又曰：「臣被服光榮，恩情未報，而以罪罽，自招譴怒，分當卽戮，爲衆社戒。所以越典詭常，僞通於吳，誠自念窮迫，報效未立，而爲天威督罰所加，長恐奄忽不得自洗，故敢自闕替廢於一年，遣使誘吳，知其必來。權之求郡，積有年歲，初無倡答一言之應，今權得使，來必不疑，至此一舉，果如所規，上卿大衆，翕赫豐盛，財貨賂遺，傾國極位，到見禽取，流離死亡，千有餘人，滅絕不反。此誠暴猾賊之鋒，摧矜夸之巧，昭示天下，破損其業，足以慙之矣。臣之懷懷念效於國，雖有非常之過，亦有非常之功，願陛下原其踰闕之愆，采其豪毛之善，使得國恩，保全終始矣。」明帝於是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持節、領郡如故。《魏名臣奏》載中領軍夏侯獻表曰：「公孫淵昔年敢違王命，廢絕計貢者，實挾兩端。既恃阻險，又怙孫權，故敢跋扈，恣睢海外。宿舒親見賊權軍衆府庫，知其弱少不足憑恃，是以決計斬賊之使。又高句麗、濊貊與淵爲仇，並爲寇鈔。今外失吳援，內有胡寇，心知國家能從陸道，勢不得不懷懼之心。因斯之時，宜遣使示以禱福。奉車都尉嚴弘，武皇帝時始奉使命，開通道路。文皇帝卽位，欲通

使命，遣弘將妻子還歸鄉里，賜其車、牛、絹百匹。弘以受恩，歸死國朝，無有還意，乞留妻子，身奉使命。公孫康遂稱臣妾。以弘奉使稱意，賜爵關內侯。弘性果烈，乃心於國，夙夜拳拳，念自竭效。冠族子孫，少好學問，博通書記，多所關涉，口論捷辯，辯而不俗，附依典誥，若出胸臆，加仕本郡，常在入右，彼方士人素所敬服。若當遣使，以爲可使弘行。弘乃自舊土，習其國俗，爲說利害，辯足以動其意，明足以見其事，才足以行之，辭足以見信。若其計從，雖鄙生之降齊王，陸賈之說尉佗，亦無以遠過也。欲進遠路，不宜釋驥馱，將已篤疾，不宜廢扁鵲。顧察愚言也。」使者至，淵設甲兵爲軍陣，出見使者，又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吳書》曰：「魏遣使者傅容、孟藥拜淵爲樂浪公。淵計吏從洛陽還，語淵曰：『使者左駿伯，使皆擇勇力者，非凡人也。』淵由是疑怖。容、藥至，住學館中。淵先以步騎圍之，乃入受拜。容、藥大怖，由是還洛言狀。」景初元年（三三七），乃遣幽州刺史毋丘儉等齎書徵淵。淵遂發兵，逆於遼隧，與儉等戰。儉等不利而還。淵遂自立爲燕王，置百官有司。遣使者持節，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民，誘呼鮮卑，侵擾北方。《魏書》曰：「淵知此變非獨出儉，遂爲備。遣使謝吳，自稱燕王，求爲與國。然猶令官屬上書自直於魏曰：『大司馬長史臣郭昕、參軍臣柳浦等七百八十九人言，奉被今年七月己卯詔書，伏讀懇切，精魄散越，不知身命所當投措！昕等伏自惟省，螻蟻小醜，器非時用，遭值千載，被受公孫淵祖考以來光明之德，惠澤沾渥，滋潤榮華，無尺寸之功，有負乘之累；遂蒙褒獎，登名天府，並以鶻塞附龍託驥，紆青拖紫，飛騰雲梯，感恩惟報，死不擇地。臣等聞明君在上，聽政采言，人臣在下，得無隱情，是以因緣訴讓，冒犯愆宄。郡在藩表，密邇不羈，平昔三州，轉輸費調，以供賞賜，歲用累億，虛耗中國。然猶跋扈，虔劉邊陲，烽火相望，羽檄相逮，城

門晝開，路無行人，州郡兵戈，奔散覆沒。淵祖父度初來臨郡，承受荒殘，開日月之光，建神武之略，聚烏合之民，掃地爲業，威震耀于殊俗，德澤被于羣生。遼土之不壞，實度是賴。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向不遭度，則郡早爲丘墟，而民係於虜庭矣。遺風餘愛，永存不朽。度既薨殂，吏民感慕，欣戴子康，尊而奉之。康踐統洪緒，克壯微猷，文昭武烈，邁德種仁；乃心京輦，翼翼虔恭，佐國平亂，效績紛紜，功隆事大，勳藏王府。度、康當值武皇帝休明之會，合策明之計，夾輔漢室，降身委質，卑已事魏。匪處小厭大，畏而服焉，乃募託高風，懷仰盛懿也。武皇帝亦虛心接納，待以不次，功無巨細，每不見忘。又命之曰：「海北土地，割以付君，世世子孫，實得有之。」皇天后土，實聞德音。臣庶小大，豫在下風，奉以周旋，不敢失墜。淵生有蘭石之姿，少含愷悌之訓，允文允武，忠惠且直；生民欽仰，莫弗懷愛。淵纂戎祖考，君臨萬民，爲國以禮，淑化流行，獨見先親，羅結遐方，勤王之義，視險如夷，世載忠亮，不隕厥名。孫權慕義，不遠萬里，連年遣使，欲自結援，雖見絕殺，不念舊怨，纖纖往來，求成恩好。淵執節彌固，不爲利迴，守志匪石，確乎彌堅。猶懼丹心未見保明，乃卑辭厚幣，誘致權使，臆獻獻誠，以示無二。吳雖在遠，水道通利，舉帆便至，無所隔限。淵不顧敵讎之深，念存人臣之節，絕疆吳之歡，昭事魏之心，靈祇明鑒，普天咸聞。陛下嘉美洪烈，懿茲武功，誕錫休命，寵亞齊、魯，下及陪臣，普受介福。誠以天覆之恩，當卒終始，得竭股肱，永保祿位，不虞一旦，橫被殘酷。惟育養之厚，念積累之效，悲思不遂，痛切見棄，舉國號咷，拊膺泣血。夫三軍所伐，蠻夷戎狄，驕逸不虔，於是致武，不聞義國，反受誅討。蓋聖王之制，五服之域，有不供職，則脩文德，而又不至，然後征伐。淵小心翼翼，恪恭于位，勤事奉上，可謂勉矣。盡忠竭節，還被患禍。《小弁》之作，《離騷》之興，皆由此也。就或佞邪，盜言孔甘，猶當清覽，情而知善；讒巧似直，惑亂聖聽，

尙望文告，使知所由。若信有罪，當垂三宥；若不改寤，計功滅降，當在八議。而潛軍尙襲，大兵奄至，舞戈長驅，衝擊遼土。犬馬惡死，況於人類！吏民昧死，挫辱王師。淵雖冤枉，方臨危殆，猶恃聖恩，悵然重奔，冀必姦臣矯制，妄肆威虐，乃謂臣等曰：「漢安帝建光元年（一一二），遼東屬國都尉龐奮，受二月乙未詔書，曰收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推案無乙未詔書，遣侍御使幽州牧考姦臣矯制者。今刺史或儻膠承矯制乎！」臣等議：以爲刺史興兵，搖動天下，殆非矯制，必是詔命。淵乃俛仰歎息，自傷無罪。深惟土地所以養人，竊慕古公杖策之岐，乃欲投冠釋紱，逝歸林麓，臣等維持，誓之以死，屯守府門，不聽所執。而七營虎士，五部蠻夷，各懷素飽，不謀同心，奮臂大呼，排門遁出，近郊農民，釋其耨耨，伐薪制挺，改案爲檣，奔馳赴難，軍旅行成，雖蹈湯火，死不顧生。淵雖見孤棄，怨而不怒，比遣勅車，勿得干犯，及手書告語，懇惻至誠。而吏士凶悍，不可解散，期於畢命，投死無悔。淵懼吏士不從教令，乃躬馳驚，自往化解，僅乃止之。一飯之惠，匹夫所死，況淵累葉信結百姓，恩著民心。自先帝初興，爰暨陛下，繁淵累葉，豐功懿德，策名褒揚，辯著廊廟，勝衣舉履，誦詠明文，以爲口實。埋而掘之，古人所恥。小白、重耳，衰世諸侯，猶慕著信，以隆霸業。《詩》美文王作孚，高邦，《論語》稱仲尼去食存信；信之爲德，固亦大矣。今吳、蜀共帝，鼎足而居，天下搖蕩，無所統一，臣等每爲陛下懼此危心。淵據金城之固，仗和睦之民，國殷兵彊，可以橫行。策名委質，守死善道，忠至義盡，爲九州表。方今二敵闖關，未知孰定，是之不戒，而淵是害。茹柔吐剛，非王者之道也。臣等雖鄙，誠竊恥之。若無天乎，臣一郡吉凶，尙未可知；若云有天，亦何懼焉！臣等聞仕於家者，二世則主之，三世則君之。臣等生於荒裔之土，出於圭竇之中，無大援於魏，世隸於公孫氏，報生與賜，在於死力。昔蒯通言直，漢祖赦其誅；鄭詹辭順，晉文原其死。臣等頑愚，不達大

節，苟執一介，披露肝膽，言逆龍鱗，罪當萬死。惟陛下恢崇撫育，亮其控告，使疏遠之臣，永有保持。」二年（二三八）春，遣太尉司馬宣王征淵。六月，軍至遼東。《漢晉春秋》曰：「公孫淵自立，稱紹漢元年。聞魏人將討，復稱臣於吳，乞兵北伐以自救。吳人欲戮其使，羊銜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淵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蓋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略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讎事矣。』權曰：『善。』乃勒兵大出。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共存亡，雖隕于中原，吾所甘心也。』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爲弟憂也。』淵遣將軍卑衍、楊祚等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宣王軍至，令衍逆戰。宣王遣將軍胡遵等擊破之。宣王令軍穿圍，引兵東南向，而急東北，即趨襄平。衍等恐襄平無守，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遣衍等迎軍殊死戰。復擊，大破之，遂進軍造城下，爲圍塹。會霖雨三十餘日，遼水暴長，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雨霽，起土山，脩櫓，爲發石連弩射城中。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將軍楊祚等降。八月丙寅夜，大流星長數十丈，從首山東北墜襄平城東南。壬午，淵衆潰，與其子脩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當流星所墜處，斬淵父子。城破，斬相國以下首級以千數，傳淵首洛陽，遼東、帶方、樂浪、玄菟悉平。

初，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始度以中平六年

(一八九) 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年而滅。《魏略》曰：「始淵兄晃爲恭任子，在洛，聞淵劫奪恭位，謂淵終不可保，數自表聞，欲令國家討淵，帝以淵已秉權，故因而撫之。及淵叛，遂以國法繫晃。晃雖有前言，冀不坐，然內以骨肉，知淵破則已從及。淵首到，晃自審必死，與其子相對啼哭。時上亦欲活之，而有司以爲不可，遂殺之。」

【三國志卷一一，魏書，涼茂傳，六頁下】涼茂……轉爲樂浪太守。公孫度在遼東，擅留茂，不遣之官，然茂終不爲屈。度謂茂及諸將曰：「聞曹公遠征，鄴無守備，今吾欲以步卒三萬，騎萬匹，直指鄴，誰能禦之？」諸將皆曰：「然。」又顧謂茂曰：「於君意何如？」茂答曰：「比者海內大亂，社稷將傾，將軍擁十萬之衆，安坐而觀成敗，夫爲人臣者，固若是邪！……」

【三國志卷一一，魏書，國淵傳，七頁下】國淵……後與邴原、管寧等避亂遼東。《魏書》曰：「淵篤學好古，在遼東，常講學於山巖，士人多推慕之，由此知名。」

【三國志卷一一，魏書，田疇傳，九頁上】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劍。……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常忿烏丸昔多賊殺其郡冠蓋，有欲討之意，而力未能。建安十二年（二〇七），太祖北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辟疇，又命田豫喻指。……遂隨使者到軍，署司空戶曹掾，引見諮議。……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沓下，溼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太

祖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舩，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尙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地，路近而便之，掩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戰而禽也。」太祖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于水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侯騎見之，誠以爲大軍去也。太祖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太祖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行封。封疇亭侯，邑五百戶。疇自以始爲居難，率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爲利，非本意也，固讓。太祖知其至心，許而不奪。

【三國志卷一一，魏書，邴原傳，九頁上】原以黃巾方盛，遂至遼東，與同郡劉政俱有勇略雄氣。遼東太守公孫度畏惡欲殺之，盡收捕其家。政得脫。度告諸縣：「敢有藏政者與同罪。」政窘急，往投原，原匿之月餘，時東萊太史慈當歸，原因以政付之。旣而謂度曰：「將軍前日欲殺劉政，以其爲己害。今政已去，君之害豈不除哉！」度曰：「然。」原曰：「君之畏政者，以其有智也。今政已免，智將用矣，尙奚拘政之家？不若赦之，無重怨。」度乃出之。原又資送政家，皆得歸故郡。原在遼東一年中，往歸原居者數百家，游學之士，教

授之聲，不絕。

【三國志，卷一，魏書，管寧傳，二三頁下】

……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與

原及平原王烈等至于遼東。度虛館以候之。既往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後漸來從之。太祖爲司空，辟寧，度子康絕命不宣。《傳子》曰：「寧往見度。

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乃因山爲廬，鑿坏爲室。越海避難者，皆來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

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令西還。度無子，康代居郡，外以將軍、太守爲號，而內實有王心，卑己崇禮，欲官寧以自鎮輔，而終莫敢發言，其敬憚如此。」皇甫謐《高士傳》曰：「寧所居屯落，會井汲者，或男女難錯，或爭

井鬪鬪。寧患之，乃多買器，分置井旁，汲以待之，又不使知。來者得而怪之，聞知寧所爲，乃各相責，不復鬪鬪。鄰有牛暴寧田者，寧爲牽牛著涼處，自爲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是以左右無鬪訟之聲，禮讓移於海

表。」王烈者，字彥考，於時名聞在原、寧之右。辭公孫度長史，商賈自穢。太祖命爲丞相掾、徵事，未至，卒於海表。《先賢行狀》曰：「……會董卓作亂，避地遼東，躬秉農器，編於四民，布衣蔬食，不改

其樂。東域之人，奉之若君。時表世繁，誠真者少，朋黨之人互相譏謗。自避世在東國者，多爲人所害，烈居之歷年，未嘗有患。使遼東疆不陵弱，衆不暴寡，商賈之人市不二價。……」中國少安，客人皆還，唯寧晏然若將終

焉。……文帝卽位，徵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之南郊，加贈服物。自寧之東也，度、

康、恭前後所資遺，皆受而藏諸。己酉渡，盡封還之。《傳子》曰：「是時康又已死，嫡子不立而立弟恭。

恭懦弱，而康孽子淵有雋才。寧曰：『廢嫡立庶，下有異心，亂之所由起也。』乃將家屬乘海即受徵。寧在遼東，積三十

七年乃歸，其後淵果襲奪恭位，叛國家而南連吳，僭號稱王，明帝使相國宣文侯征滅之。遼東之死者以萬計，如寧所

讎。寧之歸也，海中遇暴風，船皆沒，唯寧乘船自若。時夜風晦冥，船人盡惑，莫知所泊。望見有火光，輒趣之，得島，

島無居人，又無火燼，行人咸異焉，以爲神光之祐也。……」

【三國志卷一四，魏書，劉放傳，三七頁上】太和末，吳遣將周賀浮海詣遼東，招誘公孫

淵。帝欲邀討之，朝議多以爲不可。惟資決行策，果大破之。

【三國志卷二六，魏書，田豫傳，九頁上】太和末，公孫淵以遼東叛，帝欲征之而難其

人，中領軍楊暨舉豫應選。……乃使豫以本官督青州諸軍，假節，往討之。會吳賊遣使與

淵相結，帝以賊衆多，又以渡海，詔豫使罷軍。豫度賊船垂還，歲晚風急，必畏漂浪，東隨無

岸，當赴成山。成山無藏船之處，輒便循海，案行地形，及諸山島，微截險要，列兵屯守。自

入成山，登漢武之觀。賊還，果遇惡風，船皆觸山沈沒，波蕩著岸，無所逃竄，盡虜其衆。初，

諸將皆笑於空地待賊，及賊破，競欲與謀，求入海鉤取浪舡。豫懼窮虜死戰，皆不聽。

【三國志卷二六，魏書，牽招傳，一二頁上】又遼東太守公孫康自稱平州牧，遣使韓忠齋

單于印綬往假峭王。峭王大會羣長，忠亦在坐。……忠曰：「我遼東在滄海之東，擁兵百

萬，又有扶餘、濊貊之用；當今之勢，疆者爲右，曹操獨何得爲是也？」

【三國志卷二八，魏書，毋丘儉傳，四頁下】毋丘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也。父興……有功，封高陽鄉侯，入爲將作大匠。儉襲父爵，爲平原侯文學。明帝卽位，爲尙書郎，遷羽林監，以東宮之舊，甚見親待。出爲洛陽典農。……遷荊州刺史。青龍中，帝圖討遼東，以儉有幹策，徙爲幽州刺史，加渡遼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率幽州諸軍至襄平，屯遼隧。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率衆王護留等，皆隨袁尙奔遼東者，率衆五千餘人降。寇婁敦遣弟阿羅槃等詣闕朝貢，封其渠率二十餘人爲侯、王，賜輿馬繒采各有差。公孫淵逆與儉戰，不利，引還。明年（二三八），帝遣太尉司馬宣王統中軍及儉等衆數萬討淵，定遼東。儉以功進封安邑侯，食邑三千九百戶。

正始中，儉以高句驪數侵叛，督諸軍步騎萬人出玄菟，從諸道討之。句驪王宮將步騎二萬人，進軍沸流水上，大戰梁口，梁音渴。宮軍破走。儉遂東馬縣車，以登丸都，屠句驪所都，斬獲首虜以千數。句驪沛者名得來，數諫宮，臣松之案：《東夷傳》沛者，句驪國之官名。宮不從其言。得來歎曰：「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舉國賢之。儉令諸軍不壞其墓，不伐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遣之。宮單將妻子逃竄。儉引軍還。六年（二四五）復征之，宮遂奔買溝。儉遣玄菟太守王頌追之，過沃沮千有餘里，至肅慎氏南界，刻石紀功，刊丸都之山，

銘不耐之城。諸所誅納八千餘口。論功受賞，侯者百餘人。穿山溉灌，民賴其利。

【三國志卷三〇，魏書，東夷傳，一〇頁上】《書》稱「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其九服之制，可得而言也。然荒域之外，重譯而至，非足跡車軌所及，未有知其國俗殊方者也。自虞暨周，西戎有白環之獻，東夷有肅慎之貢，皆曠世而至，其遐遠也如此。及漢氏遣張騫使西域，窮河源，經歷諸國，遂置都護以總領之，然後西域之事具存，故史官得詳載焉。魏興，西域雖不能盡至，其大國龜茲、于寘、康居、烏孫、疎勒、月氏、鄯善、車師之屬，無歲不奉朝貢，略如漢氏故事。而公孫淵仍父祖三世有遼東，天子爲其絕域，委以海外之事，遂隔斷東夷，不得通於諸夏。景初中（三三八），大興師旅，誅淵，又潛軍浮海，收樂浪、帶方之郡，而後海表謐然，東夷屈服。其後高句麗背叛，又遣偏師致討，窮追極遠，踰烏丸骨都，過沃沮，踐肅慎之庭，東臨大海。長老說有異面之人，近日之所出，遂周觀諸國，采其法俗，小大區別，各有名號，可得詳紀。雖夷狄之邦，而俎豆之象存，中國失禮，求之四夷，猶信。故撰次其國，列其同異，以接前史之所未備焉。

【三國志卷三〇，魏書，東夷傳·夫餘，一〇頁下】夫餘，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戶八萬。其民土著，有宮室、倉庫、牢獄。多山陵、廣澤，於東夷之域最平敞。土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龐大，性彊勇謹厚，不

寇鈔。國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豬加、狗加、大使、大使者、使者。邑落有豪民，名下戶皆爲奴僕。諸加別主四出道，大者主數千家，小者數百家。食飲皆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揖讓升降。以殷正月祭天，國中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於是時斷刑獄，解囚徒。在國衣尙白，白布大袂袍袴，履革鞜，出國則尙繒繡錦罽，大人加狐狸、狢白、黑貂之裘，以金銀飾帽。譯人傳辭皆跪，手據地竊語。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爲奴婢；竊盜，一責十二；男女淫，婦人妒，皆殺之。尤憎妒，已殺，尸之國南山上，至腐爛。女家欲得，輸牛馬乃與之。兄死妻嫂，與匈奴同俗。其國善養牲，出名馬、赤玉、貂、狢、美珠，珠大者如酸棗。以弓矢刀矛爲兵，家家自有鎧仗。國之耆老自說古之亡人。作城柵皆員，有似牢獄。行道，晝夜無老幼皆歌，通日聲不絕。有軍事亦祭天，殺牛觀蹄以占吉凶，蹄解者爲凶，合者爲吉。有敵，諸加自戰，下戶俱擔糧飲食之。其死，夏月皆用冰。殺人殉葬，多者百數。厚葬，有槨無棺。《魏畧》曰：「其俗停喪五月，以久爲榮。其祭亡者，有生有熟。喪主不欲速而他人殮之，常諍引以此爲節。其居喪，男女皆純白，婦人着布面衣，去環珮，大體與中國相倣佛也。」

夫餘本屬玄菟。漢末，公孫度雄張海東，威服外夷，夫餘王尉仇台更屬遼東。時句麗、鮮卑疆，度以夫餘在二虜之間，妻以宗女。尉仇台死，簡位居立。無適子，有孽子麻余。位居死，諸加共立麻余。牛加兄子名位居，爲大使，輕財善施，國人附之，歲歲遣使詣京都貢獻。正

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討句麗，遣玄菟太守王頌詣夫餘，位居遣大加郊迎，供軍糧。季父牛加有二心，位居殺季父父子，籍沒財物，遣使簿斂送官。舊夫餘俗，水旱不調，五穀不熟，輒歸咎於王，或言當易，或言當殺。麻余死，其子依慮年六歲，立以爲王。漢時，夫餘王葬用玉匣，常豫以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公孫淵伏誅，玄菟庫猶有玉匣一具。今夫餘庫有玉璧珪瓚數代之物，傳世以爲寶，耆老言先代之所賜也。《魏略》曰：「其國殷富，自先世以來，未嘗破壞也。」其印文言「濊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濊城，蓋本濊貊之地，而夫餘王其中，自謂亡人，抑有（似）「以」也。《魏略》曰：「舊志又言：昔北方有高離之國者，其王者侍婢有身，王欲殺之，婢云：

『有氣如雞子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王捐之於溷中，豬以喙噓之，徙置馬閑，馬以氣噓之，不死。王疑以爲天子也，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施掩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爲橋，東明得渡，魚鼈乃解散，追兵不得渡。東明因都王夫餘之地。」

【三國志卷三〇，魏書，東夷傳·高句麗，三頁上】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都於丸都之下，方可二千里，戶三萬。多大山深谷，無原澤，隨山谷以爲居，食澗水。無良田，雖力佃作，不足以實口腹。其俗節食，好治宮室，於所居之左右立大屋，祭鬼神，又祠靈星、社稷。其人性凶急，喜寇鈔。其國有王，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難加、主簿、優台丞、使者、卓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級。東夷舊語以爲夫餘別種，

言語諸事多與夫餘同；其性氣、衣服有異。本有五族，有涓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涓奴部爲王，稍微弱，今桂婁部代之。漢時賜鼓吹伎人，常從玄菟郡受朝服衣幘，高句麗令主其名籍。後稍驕恣，不復詣郡，於東界築小城，置朝服衣幘其中，歲時來取之，今胡猶名此城爲幘溝漚。溝漚者，句麗名城也。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王之宗族，其大加皆稱古雛加。涓奴部本國主，今雖不爲王，適統大人得稱古雛加，亦得立宗廟，祠靈星、社稷。絕奴部世與王婚，加古雛之號。諸大加亦自置使者，阜衣先人，名皆達於王，如卿大夫之家臣，會同坐起，不得與王家使者、阜衣先人同列。其國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萬餘口，下戶遠擔米糧魚鹽供給之。其民喜歌舞，國中邑落暮夜男女羣聚，相就歌戲。無大倉庫，家家自有小倉，名之爲桴京。其人絜清自喜，善藏釀。跪拜申一脚，與夫餘異，行步皆走。以十月祭天，國中大會，名曰東盟。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頭著幘，如幘而無餘；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其國東有大穴，名隧穴，十月國中大會，迎隧神還於國東上祭之，置木隧於神坐。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之，沒入妻子爲奴婢。其俗作婚姻，言語已定，女家作小屋於大屋後，名婿屋，婿暮至女家戶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聽使就小屋中宿，傍頓錢帛，至生子已長大，乃將婦歸家。其俗淫。男女已嫁娶，便稍作送終之衣。厚葬，金銀財幣盡於送死；

積石爲封，列種松柏。其馬皆小，便登山。國人有氣力，習戰鬪，沃沮、東濊皆屬焉。又有小水貊。句麗作國，依大水而居；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麗別種依小水作國，因名之爲小水貊，出好弓，所謂貊弓是也。

王莽初，發高句麗兵以伐胡，欲不行，彊迫遣之，皆亡出塞，爲寇盜。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爲所殺。州郡縣歸咎於句麗侯駒，嚴尤奏言：「貊人犯法，罪不起於駒，且宜安慰；今猥被之大罪，恐其遂反。」莽不聽，詔尤擊之。尤誘期句麗侯駒至而斬之，傳送其首詣長安。莽大悅，布告天下，更名高句麗爲下句麗，當此時爲侯國。漢光武帝八年（三三），高句麗王遣使朝貢，始見稱王。至殤、安之間，句麗王宮數寇遼東，更屬玄菟。遼東太守蔡風、玄菟太守姚光以宮爲二郡害，興師伐之。宮詐降請和，二郡不進，宮密遣軍攻玄菟，焚燒候城，入遼隧，殺吏民。後宮復犯遼東，蔡風輕將吏士追討之，軍敗沒。宮死，子伯固立。順、桓之間，復犯遼東，寇新安、居鄉，又攻西安平，於道上殺帶方令，略得樂浪太守妻子。靈帝建寧二年（一六九），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虜數百級，伯固降，屬遼東。（嘉）〔熹〕平中，伯固乞屬玄菟。公孫度之雄海東也，伯固遣大加優居，主簿然人等助度擊富山賊，破之。伯固死，有二子，長子拔奇，小子伊夷模。拔奇不肖，國人便共立伊夷模爲王。自伯固時，數寇遼東，又受亡胡五百餘家。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焚燒邑落。拔奇怨爲兄而

不得立，與涓奴加各將下戶三萬餘口詣康降，還住沸流水。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模更作新國，今日所在是也。拔奇遂往遼東，有子留句麗國，今古雛加駁位居是也。其後復擊玄菟，玄菟與遼東合擊，大破之。伊夷模無子，淫灌奴部，生子名位宮，伊夷模死，立以爲王，今句麗王宮是也。其曾祖名宮，生能開目視，其國人惡之，及長大，果凶虐，數寇鈔，國見殘破。今王生，墮地亦能開目視人，句麗呼相似爲位，似其祖，故名之爲位宮。位宮有力勇，便牽馬，善獵射。景初二年（二三八），太尉司馬宣王率衆討公孫淵，宮遣主簿、大加將數千人助軍。正始三年（二四二），宮寇西安平；其五年（二四四），爲幽州刺史毋丘儉所破，語在《儉傳》。

【三國志卷三〇，魏書，東夷傳，沃沮，一六頁下】東沃沮，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濱大海而居。其地形東北狹，西南長，可千里，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戶五千。無大君王，世世邑落各有長帥。其言語與句麗大同，時時小異。漢初，燕亡人衛滿王朝鮮，時沃沮皆屬焉。漢武帝元封二年（前一〇九），伐朝鮮，殺滿孫右渠，分其地爲四郡，以沃沮城爲玄菟郡；後爲夷貊所侵，徙郡句麗西北，今所謂玄菟故府是也，沃沮還屬樂浪。漢以土地廣遠，在單單大領之東，分置東部都尉，治不耐城，別主領東七縣，時沃沮亦皆爲縣。漢光武六年（三〇），省邊郡，都尉由此罷。其後皆以其縣中渠帥爲縣侯，不耐、華麗、沃沮諸縣皆爲侯國。

夷狄更相攻伐，唯不耐濊侯至今猶置功曹、主簿，諸曹皆濊民作之。沃沮諸邑落渠帥皆自稱三老，則故縣國之制也。國小，迫於大國之間，遂臣屬句麗。句麗復置其中大人爲使者，使相主領；又使大加統責其租稅、貂布、魚、鹽、海中食物，千里擔負致之；又送其美女以爲婢妾，遇之如奴僕。其土地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人性質直彊勇，少牛馬，便持矛步戰。食飲、居處、衣服、禮節有似句麗。《魏略》曰：「其嫁娶之法，女年十歲，已相設許。婿家迎之，長養以爲婦。至成人，更還女家。女家責錢，錢畢，乃復還婿。」其葬，作大木槨，長十餘丈，開一頭作戶，新死者皆假埋之，才使覆形，皮肉盡，乃取骨置槨中。舉家皆共一槨，刻木如生形，隨死者爲數。又有瓦鏝，置米其中，編縣之於槨戶邊。毋丘儉討句麗，句麗王宮奔沃沮，遂進師擊之。沃沮邑落皆破之，斬獲首虜三千餘級，宮奔北沃沮。

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南北皆同。與挹婁接。挹婁喜乘船寇鈔，北沃沮畏之，夏月恆在山巖深穴中爲守備，冬月冰凍，船道不通，乃下居村落。王頎別遣追討宮，盡其東界。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不？」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遭風見吹數十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常以七月取童女沈海。又言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又說得一布衣，從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其兩袖長三丈。又得一破船，隨波出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之，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城皆在沃沮東大

海中。

【三國志卷三〇，魏書，東夷傳·挹婁，一八頁下】挹婁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極。其土地多山險。其人形似夫餘，言語不與夫餘、句麗同。有五穀、牛、馬、麻布。人多勇力。無大君長，邑落各有大人。處山林之間，常穴居，大家深九梯，以多爲好。土氣寒，劇於夫餘。其俗好養豬，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豬膏塗身，厚數分，以御風寒；夏則裸袒，以尺布隱其前後，以蔽形體。其人不潔，作溷在中央，人圍其表居。其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爲鏃，古之肅慎氏之國也。善射，射人皆入（因）〔目〕。矢施毒，人中皆死。出赤玉，好貂，今所謂挹婁貂是也。自漢已來，臣屬夫餘，夫餘責其租賦重，以黃初中叛之。夫餘數伐之，其人衆雖少，所在山險，鄰國人畏其弓矢，卒不能服也。其國便乘船寇盜，鄰國患之。東夷飲食類皆用俎豆，唯挹婁不，法俗最無綱紀也。

【三國志卷三〇，魏書，東夷傳·濊，一九頁下】濊，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今朝鮮之東皆其地也。戶二萬。昔箕子既適朝鮮，作八條之教以教之，無門戶之閉而民不爲盜。其後四十餘世，朝鮮侯（淮）〔準〕僭號稱王。陳勝等起，天下叛秦，燕、齊、趙民避地朝鮮數萬口。燕人衛滿，魑結夷服，復來王之。漢武帝伐滅朝鮮，分其地爲四郡。自是之

後，胡、漢稍別。無大君長，自漢已來，其官有侯、邑君、三老，統主下戶。其耆老舊自謂與句麗同種。其人性愿慤，少嗜慾，有廉恥，不請句麗（編者按：《後漢書》「句」作「句」。「麗」字衍）；言語法俗大抵與句麗同，衣服有異。男女衣皆著曲領，男子繫銀花廣數寸以爲飾。自單單大山領以西屬樂浪，自領以東七縣，都尉主之，皆以濊爲民；後省都尉，封其渠帥爲侯，今不耐濊皆其種也。漢末更屬句麗。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分，不得妄相涉入。同姓不婚。多忌諱，疾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作新居。有麻布，蠶桑作繅。曉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不以珠玉爲寶。常用十月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爲舞天。又祭虎，以爲神。其邑落相侵犯，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爲責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盜。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能步戰。樂浪檀弓出其地。其海出班魚皮，土地饒文豹，又出果下馬，漢桓時獻之。臣松之案：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故謂之果下。見《博物志》、《魏都賦》。正始六年（二四五），樂浪太守劉茂，帶方太守弓遵以領東濊屬句麗，興師伐之，不耐侯等舉邑降。其八年（二四七），詣闕朝貢，詔更拜不耐濊王。居處雜在民間，四時詣郡朝謁。二郡有軍征賦調，供給役使，遇之如民。

【三國志卷三〇，魏書，東夷傳·韓，二〇頁下】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爲限，南與倭接，方可四千里。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者，古之辰國也。馬韓在

西。其民土著，種植，知蠶桑，作縣布。各有長帥，大者自名爲臣智，其次爲邑借，散在山海間，無城郭。有爰襄國、牟水國、桑外國、小石索國、大石索國、優休牟涿國、臣漬沽國、伯濟國、速盧不斯國、日華國、古誕者國、古離國、怒藍國、月支國、杏離牟盧國、素謂乾國、古爰國、莫盧國、卑離國、占離卑國、臣釁國、支侵國、狗盧國、卑彌國、監奚卑離國、古蒲國、致利鞠國、冉路國、兒林國、馴盧國、內卑離國、感奚國、萬盧國、辟卑離國、白斯烏旦國、一離國、不彌國、支半國、狗素國、捷盧國、牟盧卑離國、臣蘇塗國、莫盧國、古臘國、臨素半國、臣雲新國、如來卑離國、楚山塗卑離國、一難國、狗奚國、不雲國、不斯漬邪國、爰池國、乾馬國、楚離國，凡五十餘國，大國萬餘家，小國數千家，總十餘萬戶。辰王治月支國。臣智或加優呼臣雲遣支報、安邪馱支漬、臣離兒不例、拘邪秦支廉之號。其官有魏率、善邑君、歸義侯、中郎將、都尉、伯長。侯〔淮〕〔準〕既僭號稱王，爲燕亡人衛滿所攻奪，《魏略》曰：「昔箕子之後朝鮮侯，見周衰，燕自尊爲王，欲東略地，朝鮮侯亦自稱爲王，欲興兵逆擊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禮諫之，乃止。使禮西說燕，燕止之，不攻。後子孫稍驕虐，燕乃遣將秦開攻其西方，取地二千餘里，至滿潘汗爲界，朝鮮遂弱。及秦并天下，使蒙恬築長城，到遼東。時朝鮮王否立，畏秦襲之，略服屬秦，不肯朝會。否死，其子準立，二十餘年而陳、項起，天下亂，燕、齊、趙民愁苦，稍稍亡往準，準乃置之於西方。及漢以盧綰爲燕王，朝鮮與燕界於〔溟〕〔涇〕水。及綰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爲胡服，東渡〔溟〕〔涇〕水，詣準降，說準求居西界，故中國亡命爲朝鮮藩屏。準信寵之，拜爲博士，賜以圭，封之百

里，令守西邊。滿誘亡黨，衆稍多，乃詐遣人告準，言漢兵十道至，求入宿衛，遂還攻準。準與滿戰，不敵也。」將其左右宮人走入海，居韓地，自號韓王。《魏略》曰：「其子及親留在國者，因冒姓韓氏。準王海中，不與朝鮮相往來。」其後絕滅，今韓人猶有奉其祭祀者。漢時屬樂浪郡，四時朝謁。《魏略》曰：「初，右渠未破時，朝鮮相歷谿卿以諫右渠不用，東之辰國，時民隨出居者二千餘戶，亦與朝鮮貢蕃不相往來。至王莽地皇時，廉斯鏹爲辰韓右渠帥，聞樂浪土地美，人民饒樂，亡欲來降。出其邑落，見田中驅雀男子一人，其語非韓人。問之，男子曰：『我等漢人，名戶來，我等輩千五百人伐材木，爲韓所擊得，皆斷髮爲奴，積三年矣。』」鏹曰：『我當降漢樂浪，汝欲去不？』戶來曰：『可。』辰鏹因將戶來來，出詣含資縣，縣言郡，郡即以鏹爲譯，從岑中乘大船入辰韓，逆取戶來降伴輩，尙得千人，其五百人已死。鏹時曉謂辰韓：『汝還五百人，若不者，樂浪當遣萬兵乘船來擊汝。』辰韓曰：『五百人已死，我當出贖直耳。』乃出辰韓萬五千人，牟韓布萬五千匹，鏹收取直還。郡表鏹功義，賜冠幘、田宅。子孫數世，至安帝延光四年（一二五）時，故受復除。」

桓、靈之末，韓、濊疆盛，郡縣不能制，民多流入韓國。建安中，公孫康分屯有縣以南荒地爲帶方郡，遣公孫模、張敞等收集遺民，興兵伐韓、濊，舊民稍出，是後倭、韓遂屬帶方。景初中，明帝密遣帶方太守劉昕、樂浪太守鮮于嗣越海定二郡，諸韓國臣智加賜邑君印綬，其次與邑長。其俗好衣幘，下戶詣郡朝謁，皆假衣幘，自服印綬衣幘千有餘人。部從事吳林以樂浪本統韓國，分割辰韓八國以與樂浪，吏譯轉有異同，臣幘沾韓忿，攻帶方郡崎離

營。時太守弓遵、樂浪太守劉茂興兵伐之，遵戰死，二郡遂滅韓。

其俗少綱紀，國邑雖有主帥，邑落雜居，不能善相制御。無跪拜之禮。居處作草屋土室，形如冢，其戶在上，舉家共在中，無長幼男女之別。其葬，有棺無槨。不知乘牛馬，牛馬盡於送死。以瓔珠爲財寶，或以綴衣爲飾，或以縣頸垂耳，不以金銀錦繡爲珍。其人性彊勇，魁頭露紛，如貝兵，衣布袍，足履革躡蹠。其國中有所爲及官家使築城郭，諸年少勇健者，皆鑿脊皮，以大繩貫之，又以丈許木錘之，通日嚙呼作力，不以爲痛，旣以勸作，且以爲健。常以五月下種訖，祭鬼神，羣聚歌舞飲酒，晝夜無休。其舞，數十人俱起相隨，踏地低昂，手足相應，節奏有似鐸舞。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信鬼神，國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天君。又諸國各有別邑，名之爲蘇塗，立大木縣鈴鼓，事鬼神，諸亡逃至其中，皆不還之。好作賊。其立蘇塗之義，有似浮屠，而所行善惡有異。其北方近郡諸國差曉禮俗，其遠處直如囚徒奴婢相聚。無他珍寶。禽獸、草木略與中國同。出大栗，大如梨。又出細尾雞，其尾皆長五尺餘。其男子時時有文身。又有州胡，在馬韓之西海中大島上，其人差短小，言語不與韓同，皆髡頭如鮮卑，但衣草，好養牛及豬，其衣有上無下，略如裸勢。乘船往來，市買中韓。

辰韓，在馬韓之東，其耆老傳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來適韓國，馬韓割其東界地與

之。有城柵。其言語不與馬韓同，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皆爲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齊之名物也。名樂浪人爲阿殘，東方人名我爲阿，謂樂浪人本其殘餘人，今有名之爲秦韓者。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國。

弁辰，亦十二國。又有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其次有險側，次有樊濊，次有殺奚，次有邑借。有己柢國、不斯國、弁辰彌離彌凍國、弁辰接塗國、勤耆國、難彌離彌凍國、弁辰古資彌凍國、弁辰古淳是國、冉奚國、弁辰半路國、弁樂奴國、軍彌國、弁軍彌國、弁辰彌烏邪馬國、如湛國、弁辰甘路國、戶路國、州鮮國、馬延國、弁辰狗邪國、弁辰走漕馬國、弁辰安邪國、馬延國、弁辰瀆盧國、斯盧國、優中國、弁辰韓合二十四國，大國四五千家，小國六七百家，總四五萬戶。其十二國屬辰王。辰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繼，辰王不得自立爲王。《魏略》曰：「明其爲流移之人，故爲馬韓所制。」土地肥美，宜種五穀及稻。曉蠶桑，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禮俗，男女有別。以大鳥羽送死，其意欲使死者飛揚。《魏略》曰：「其國作屋，橫累木爲之，有似牢獄也。」國出鐵、韓、濊，倭皆從取之。諸市買皆用鐵，如中國用錢，又以供給二郡。俗喜歌舞、飲酒。有瑟，其形似筑，彈之亦有音曲。兒生，便以石厭其頭，欲其褊，今辰韓人皆褊頭。男女近倭，亦文身。便步戰，兵仗與馬韓同。其俗行者相逢，皆住讓路。弁辰與辰韓雜居，亦有城郭。衣服、居處與辰韓同。言語、法俗相似，祠祭鬼神有異。

施竈皆在戶西。其瀆盧國與倭接界。十二國亦有王。其人形皆大，衣服絜清，長髮。亦作廣幅細布。法俗特嚴峻。

【三國志卷四七，吳書，吳主傳】嘉禾元年（二三三）……三月，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海之遼東。秋九月，魏將田豫要擊，斬賀于成山。冬十月，魏遼東太守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閔中令孫綜稱藩於權，并獻貂、馬。權大悅，加淵爵位。

二年（二三三），春正月，詔曰：「朕以不德，肇受元命，夙夜兢兢，不遑假寢。思平世難，救濟黎庶，上答神祇，下慰民望。是以眷眷勤求俊傑，將與勳力共定海內。苟在用心，與之偕老。今使持節、督幽州、領青州牧、遼東太守、燕王，久脅賊虜，隔在一方，雖乃心於國，其路靡緣。今因天命，遠遣二使，欵誠顯露，章表殷勤，朕之得此，何喜如之！雖湯遇伊尹，周獲呂望，世祖未定而得河右，方之今日，豈復是過？普天一統，於是定矣。《書》不云乎，『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大赦天下，與之更始。其明下州郡，咸使聞知。特下燕國，奉宣詔恩，令普天率土備聞斯慶。」三月，遣舒、綜還，使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江表傳》載權詔曰：「故魏使持節車騎將軍遼東太守平樂侯：天地失序，皇極不建，元惡大憝，作害于民，海內分崩，羣生堙滅，雖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方之今日，亂有甚焉。朕受歷數，君臨萬國，夙夜戰戰，念在弭難，若涉淵水，罔知攸濟。是以把旄杖鉞，翦除凶虐，自東徂西，靡遑寧處，苟力所及，

民無災害。雖賊虜遺種，未伏辜誅，猶繫囚枯木，待時而斃。惟將軍天姿特達，兼包文武，觀時觀變，審於去就，蹶越險阻，顯致赤心，肇建大計，爲天下先，元勳巨績，侔於古人。雖昔寶融背棄隴右，卒占西河，以定光武，休名美實，豈復是過？欽嘉雅尚，朕實欣之。自古聖帝明王，建化垂統，以爵褒德，以祿報功，功大者祿厚，德盛者禮崇。故周公冇挾輔之勞，太師冇鷹揚之功，並啓土宇，兼受備物。今將軍規萬年之計，建不世之略，絕僭逆之虜，順天人之肅，濟成洪業，功無與比，齊魯之事，奚足言哉！《詩》不云乎，『無言不讎，無德不報』。今以幽、青二州十七郡〔百〕七十縣，封君爲燕王，使持節守太常張彌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君玄土，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錫冢社。方有戎事，典統兵馬，以大將軍曲蓋麾幢，督幽州、青州牧，遼東太守如故。今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三世相承，保綏一方，寧集四郡，訓及異俗，民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玄牡二駟。君務在勸農，畜人成功，倉庫盈積，官民俱豐，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正化以德，敬下以禮，敦義崇謙，內外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宜導休風，懷保邊遠，遠人迴面，莫不影附，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略，官方任賢，顯直措枉，羣善必舉，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戎馬整齊，威震遐方，糾虔天刑，彰厥有罪，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於外，禽討逆節，折衝掩難，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君忠勤有効，溫恭爲德，明允篤誠，感于朕心，是用錫君柎鬯一卣，珪瓚副焉。欽哉！敬茲訓典，寅亮天工，相我國家，永終爾休。」舉朝大臣，自丞相雍已下皆諫，以爲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吏兵數百護送舒、綜，權終不聽。臣松之以爲權復諫遠衆，信淵意了，非有攻伐之規，重複之慮。宜達錫命，乃用萬人，是何不愛其民，昏虐之甚乎？此役也，非惟開塞，實爲無道。

淵果斬彌等，送其首于魏，沒其兵資。權大怒，欲自征淵，《江表傳》載權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嘗，近爲鼠子所前却，令人氣湧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擲于海，無顏復臨萬國。就令顛沛，不以爲恨。」尙書僕射薛綜等切諫乃止。……《吳書》曰：「初，張彌、許晏等俱到襄平，官屬從者四百許人。淵欲圖彌、晏，先分其人衆，置遼東諸縣，以中使秦旦、張翠、杜德、黃彊等及吏兵六十人，置玄菟郡。玄菟郡在遼東北，相去二百里，太守王贊領戶二百，兼重可三四百人。旦等皆舍於民家，仰其飲食。積四十許日，旦與彊等議曰：『吾人遠辱國命，自棄於此，與死亡何異？今觀此郡，形勢甚弱。若一旦同心，焚燒城郭，殺其長吏，爲國報恥，然後伏死，足以無恨。孰與偷生苟活，長爲囚虜乎？』彊等然之。於是陰相約結，當用八月十九日夜發。其日中時，爲部中張松所告，贊便會士衆閉城門，且、羣、德、彊等皆踰城得走。時翠病疽創著膝，不及輩旅，德常扶接與俱，崎嶇山谷。行六七百里，創益困，不復能前，臥草中，相守悲泣。羣曰：『吾不幸創甚，死亡無日，卿諸人宜速進道，冀有所達。空相守，俱死於窮谷之中，何益也？』德曰：『萬里流離，死生共之，不忍相委。』於是推且、彊使前，德獨留守羣，捕菜果食之。且、彊別數日，得達句驪王宮，因宣詔於句驪王宮及其主簿，詔言有賜爲遼東所攻奪。宮等大喜，卽受詔，命使人隨且還迎羣、德。其年，宮遣卓衣二十五人送且等還，奉表稱臣，貢貂皮千枚，鷓雞皮十具。且等見權，悲喜不能自勝。權義之，皆拜校尉。間一年，遣使者謝宏、中書陳恂拜宮爲單于，加賜衣物珍寶。恂等到安平口，先遣校尉陳奉前見宮，而宮受魏幽州刺史諷旨，令以吳使自效。奉聞之，倒還。宮遣主簿答咨，帶固等出安平，與宏相見。宏卽縛得三十餘人質之，宮於是謝罪，上馬數百匹，宏乃遣咨、固奉詔書賜物歸與宮。是時宏船小，載馬八十四匹而還。」

【三國志卷五二，吳書，張昭傳，四頁下】 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爲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與相反覆，昭意彌切。

【三國志卷五三，吳書，薛綜傳，二頁上】 黃龍三年（三三二）……時公孫淵降而復叛，權盛怒，欲自親征。綜上疏諫曰：「……今遼東戎貊小國，無城池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銖鈞，犬羊無政，往必禽克，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寒垆，穀稼不殖，民習鞍馬，轉徙無常。卒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鳥驚獸駭，長驅奔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見，雖獲空地，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混漾，有成山之難，海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勢，……此不可二也。加以鬱霧冥其上，鹹水蒸其下，善生流腫，轉相滂染，凡行海者，稀無斯患，此不可三也。……」時羣臣多諫，權遂不行。

【三國志卷五七，吳書，虞翻傳，七頁上】 年七十卒。《吳書》曰：「翻雖在徒棄，心不忘國……以遠東海絕，聽人使來屬，尚不足取，今去人財以求馬，既非國利，又恐無獲。……」《江表傳》曰：「後權遣將士至遼東，於海中遭風，多所沒失。……」

【三國志卷五七，吳書，陸瑁傳，二〇頁下】 孫權忿公孫淵之巧詐反覆，欲親征之。瑁上疏諫曰：「……今淵東夷小醜，屏在海隅。……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

間，所覺輒多。且沓渚去淵，道里尙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疆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

魏略輯本

(魏)魚豢撰，(民國)張鵬一輯。

(關隴叢書本)

【魏略輯本卷二，夫餘(四條)，一頁下】舊志又言：昔北方有彙後漢書作「素」。離之國者，其王侍婢有身，王欲殺之，婢云：「有氣如雞子來下我，故有身。」御覽作「娠」。後生子，王捐之於溷中，豬以喙御覽作「氣」。噓之，徙置馬閑，御覽作「欄」。馬以氣噓之，不死。王疑以爲天子也，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施掩後漢書作「施漑」。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爲橋，東明得渡，魚鼈乃解散，追兵不得渡。東明因都王夫餘之地。魏志卷三〇注引魏略。

夫餘出赤玉，御覽八〇四引魏略。出珠大如酸棗。御覽八〇二引魏略。

其俗停喪五月，以久爲榮。其祭亡者，有生有熟。喪主不欲速而他人強之，常諍引以爲節。其居喪，男女皆純白，婦人著布面衣，去環佩，大體與中國相彷彿也。魏志卷三〇注引魏略。

其國殷富，自先世以來，未嘗破壞。魏志卷三〇注引魏略。

【魏略輯本卷二一，東沃沮（二條），二頁上】其嫁娶之法，女年十歲，已相設許。婿家迎之，長養以爲婦。至成人，更還女家。女家責錢，錢畢，乃復還婿。《魏志》卷三〇注引《魏畧》。

【魏略輯本卷二一，高句驪（二條），二頁下】高句驪國，在遼東之東千里，其王都於丸都

之下，方二千里，戶三萬。多山林，無源澤。其國貧儉。土著。爲宮室、宗廟、祠靈星、社稷。

其俗凶急，喜寇鈔。其國置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雛加，尊卑各等。本捐《後漢書·東夷

傳》作「消」。奴部爲王，稍微弱，今桂婁部代之。大家不田作，下戶給賦稅如奴。俗好歌舞。

其人自喜。跪拜申一脚，與夫餘異，行步皆走。十月會，祭天，名曰東盟。有軍事亦祭天，

殺牛觀蹄以占吉凶。加著幘，如幘無後；《後漢書·東夷傳》作「大加、主簿皆著幘，如冠幘而無後。」其小

加著折風，形如弁。無牢獄，有罪者，卽會諸加評議便殺之，沒入妻子爲奴婢。盜，一責十

二。婚姻之法，女家作小屋於大屋後，名爲婿屋，婿暮至女家戶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

女家聽之，至生子乃將婦歸。其俗淫污相奔誘。其死，葬有槨無棺，停喪百日。《御覽》五五

五引「喪」上無「停」字。好厚葬，積石爲封，列種松柏。兄死亦報嫂。俗有氣力，便弓矢刀矛，有

鎧，習戰。又有小水貊，俗好彎弓，出好弓，所謂貊弓也。騎馬小，便登山。夫餘不能臣也。

沃沮、濊皆屬之。其國都依大水而居。王莽時，發句驪以伐胡，不欲行，亡出塞，爲寇害，莽

更名爲下句驪。《御覽》七八三引《魏畧》。

高句驪有軍事祭天，殺牛觀蹄以占吉凶，蹄解者凶，蹄合者吉。夫餘國亦爾。段公路
《北戶錄》引《魏畧》。

【魏畧輯本卷二一，濊國（一條），三頁上】 濊國出斑魚，後漢時恆獻之。《御覽》九三九引《魏畧》。考《魏志》作「出斑魚皮，土地饒文豹，又出果下馬，漢桓時獻之。」

【魏畧輯本卷二一，朝鮮（三條），三頁下】 昔箕子之後朝鮮侯見周衰，燕自尊爲王，欲東略地，朝鮮侯亦自稱爲王，欲興兵逆。《文獻通考·四裔》一引「逆」作「遂」。擊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禮諫之，乃止。使禮西說燕，燕止之，不攻。後子孫稍驕虐，燕乃遣將秦開攻其西方，取地二千餘里，至滿潘汗爲界，朝鮮遂弱。及秦并天下，使蒙恬築長城，到遼東。時朝鮮王否立，畏秦襲之，略服屬秦，不肯朝會。否死，其子準立。二十餘年而陳、項起，天下亂，燕、齊、趙民愁苦，稍稍亡往準，準乃置之於西方。及漢以盧縮爲燕王，朝鮮與燕界於溟，當作「溟」，下同。水。及縮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爲胡服，東渡溟水，詣準降，說準求居西界，故中國亡命爲朝鮮藩屏。準信寵之，拜以《文獻通考》引作「爲」。博士，賜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邊。滿誘亡黨，衆稍多，乃詐遣人告準，言漢兵十道至，求入宿衛，遂還攻準。準與戰，不敵也。《魏志》卷三〇注引《魏畧》。

其子準子。及親留在國者，因冒姓韓氏。準王海中，不與朝鮮相往來。同上。清《通志》校

警略》曰：「魚豢《魏略》以爲朝鮮王準冒姓韓氏，以解三韓，傳會之甚。蓋國語及蒙古皆謂君長爲汗，韓、汗音混。史載三韓各數十國，意當時必有三分統之，史家不知汗之爲韓，至譌韓爲族姓，何異扣槃捫燭以喻日哉！」

初，右渠未破時，朝鮮相歷谿卿以諫右渠不用，東之辰國，時民隨出居者二千餘戶，亦與朝鮮、貢當作「貢」。蕃不相往來。至王莽地皇時，廉斯鏹爲辰韓右渠帥，聞樂浪土地美，人民饒樂，亡欲來降。出其邑落，見田中驅雀男子一人，其語非韓人。問之，男子曰：「我等漢人，名戶來。我等輩千五百人伐材木，爲韓所擊得，皆斷髮爲奴，積三年矣。」鏹曰：「我當降漢樂浪，汝欲去不？」戶來曰：「可。」辰鏹因將戶來來，出詣含資縣。縣言郡，郡即以鏹爲譯，從荅中乘大船入辰韓，逆取戶來降伴輩，尙得千人，其五百人已死。鏹時曉謂辰韓：「汝還五百人。若不者，樂浪當遣萬兵乘船來擊汝。」辰韓曰：「五百人已死，我當出贖直耳。」乃出辰韓萬五千人，牟韓布萬五千匹，鏹收取直還。郡表鏹功義，賜冠幘、田宅。子孫數世，至安帝延光四年時，故受復除。同上引《魏略》。

【魏畧輯本卷二，辰韓（三條），五頁上】〔補〕辰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繼，辰王不得自立爲王，三句見《魏志》，據下《魏略》補。明其爲流移之人，故爲馬韓所制。同上引《魏略》。

其國作屋，橫累木爲之，有似牢獄也。同上引《魏略》。

其國出鐵，韓、濊皆從市之。諸市買皆用鐵，如中國用錢也。《御覽》八一三引《魏略》。

【魏畧輯本卷二，挹婁（一條，五頁下）】挹婁一名肅慎氏。《後漢書》卷一〇〇注引《魏畧》。

【附魏畧輯本補遺，夫餘（二條）】夫餘國以金銀飾帽。《類聚》六七引《魏畧》。

出貂納。《類聚》九五引《魏畧》。

晉書（唐）太宗等撰。（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宋刊本）

【晉書卷一，宣帝紀】青龍四年（三三〇）……及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徵帝詣京師，天子曰：「此不足以勞君，事欲必克，故以相煩耳。君度其作何計？」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以距大軍，次計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天子曰：「其計將安出？」對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己，預有所棄，此非其所及也。今懸車遠征，將謂不能持久，必先距遼水而後守，此中下計也。」天子曰：「往還幾時？」對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一年足矣。」

景初二年（三三八），「宣帝」帥牛金、胡遵等步騎四萬發自京都，車駕送出西明門……遂進師。經孤竹，越碣石，次于遼水。文懿果遣步騎數萬阻遼隧，堅壁而守，南北六七十里，以距帝。帝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與賊營相逼，沉舟焚梁，傍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帝曰：「賊

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恥過昆陽也。古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必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帝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賊保襄平，進軍圍之。初文懿聞魏師之出也，請救於孫權，權亦出兵，遙爲之聲援，遣文懿書曰：「司馬公善用兵，變化若神，所向無前，深爲弟憂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欲移營，帝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中軍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朝廷聞師遇雨，咸請召還，天子曰：「司馬公臨危制變，計日擒之矣。」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鉤橦，發矢石雨下，晝夜攻之。……城中震懼。文懿大懼，乃使其所署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乞降，請解圍、面縛，不許，執建等皆斬之。檄告文懿曰：「昔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而迎之。孤爲主人，位則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豈楚、鄭之謂邪！二人老耄，必傳言失旨，已相爲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文懿復遣侍中衛演乞剋日送任。帝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有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爲決就死也，不須送任！」文懿攻南圍突出，帝縱兵擊敗之，斬于梁水之上。……既入城，立兩標，以別新舊焉。男子年十五已上七

千餘人皆殺之，以爲京觀；僞公卿已下皆伏誅，戮其將軍畢盛等二千餘人；收戶四萬，口三十餘萬。初，文懿篡其叔父恭位而囚之。及將反，將軍綸直、賈範等苦諫，文懿皆殺之。帝乃釋恭之囚，封直等之墓，顯其遺嗣。令曰：「古之伐國，誅其鯨鯢而已，諸爲文懿所誣誤者皆原之，中國人欲還舊鄉恣聽之。」時有兵士寒凍乞襦，帝弗之與。或曰：「幸多故襦，可以賜之。」帝曰：「襦者官物，人臣無私施也。」乃奏軍人年六十已上者，罷遣千餘人；將吏從軍死亡者，致喪還家。遂班師。天子遣使者勞軍於薊，增封食昆陽，并前二縣。

【晉書卷二，文帝紀】景元三年（二六二），夏四月，肅慎來獻楛矢、石柝、弓、甲、貂皮等，天子命歸於大將軍府。

四年（二六三）……冬十月，天子以諸侯獻捷交至，乃申前命〔加司馬師晉公九錫〕曰：「……仁風興於中夏，流澤布於遐荒，是以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狂狡貪悍，世爲寇讎者，皆感義懷惠，歎塞內附，或委命納貢，或求置官司。九服之外，絕域之氓，曠世所希至者，咸浮海來享，鼓舞王德，前後至者八百七十餘萬口。海隅幽裔，無思不服，雖西旅遠貢，越裳九譯，義無以踰。……司空鄭冲率羣官勸進曰：「……是以時俗畏懷，東夷獻舞。……令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於桓、文。……何必勤勤小讓也哉！」帝乃受命。

【晉書卷三，武帝紀】泰始十年（二七四）……二月，分幽州五郡置平州。

咸寧二年（二七六）……二月，……東夷八國歸化。

三年（二七七）……是歲，西北雜虜及鮮卑、匈奴、五溪蠻夷、東夷三國前後十餘輩，各帥種人部落內附。

四年（二七八）……三月……辛酉，……東夷六國來獻。……是歲，東夷九國內附。

五年（二七九）……十二月，……肅慎來獻楛矢、石弩。

太康二年（二八一）……三月，……東夷五國朝獻。夏六月，東夷五國內附。

三年（二八二）……九月，東夷二十九國歸化，獻其方物。

七年（二八六）……八月，東夷十一國內附。……是歲，扶南等二十一國，馬韓等十一國遣使來獻。

八年（二八七）……八月，東夷二國內附。

九年（二八八）……九月，東夷七國詣校尉內附。

十年（二八九）……五月，鮮卑慕容廆來降，東夷十一國內附。……是歲，東夷絕遠三十

餘國，西南夷二十餘國來獻虜。壬戌，奚軻男女十萬口來降。

太熙元年（二九〇）……二月辛丑，東夷七國朝貢。

【晉書卷四，惠帝紀】永平元年（二九一）……是歲，東夷十七國，南夷二十四部並詣校

尉內附。

【晉書卷六，元帝紀】太興二年（三一九）……十二月，……鮮卑慕容廆襲遼東，東夷校尉、平州刺史崔毖奔高句驪。

四年（三二一）……十二月，以慕容廆爲持節、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平州牧，封遼東郡公。

【晉書卷七，康帝紀】建元元年（三四三）……十二月，高句驪遣使朝獻。

【晉書卷九，孝武帝紀】太元七年（三八二）……九月，東夷五國遣使來貢方物。

【晉書卷一〇，安帝紀】義熙九年（四一三）……是歲，高句麗、倭國及西南夷銅頭大師並獻方物。

【晉書卷二三，天文志下，一頁下】〔魏明帝青龍元年（二三三）〕，孫權遣張彌等將兵萬人，錫授公孫文懿爲燕王，文懿斬彌等，虜其衆。

【晉書卷二三，天文志下，二頁上】〔魏明帝景初〕二年（二三八）……時公孫文懿自立爲燕王，署置百官，發兵距守，宣帝討滅之。

【晉書卷二三，天文志下，二頁上】魏明帝景初二年（二三八），宣帝圍公孫文懿於襄平。八月景寅，夜有大星，長數十丈，白色，有芒鬣，從首山東北流墜襄平城東南。……九月，文

懿突圍走，至星墜所，被斬，屠城坑其衆。

【晉書卷一四，地理志上，一一頁上】幽州：按《禹貢》冀州之域。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周禮》：「東北曰幽州」。《春秋元命包》云：「箕星散爲幽州，分爲燕國，言北方太陰，故以幽冥爲號。」武王定殷，封召公於燕，其後與六國俱稱王。及秦滅燕，以爲漁陽、上谷、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漢高帝分上谷置涿郡。武帝置十三州，幽州依舊名不改。其後開東邊，置玄菟、樂浪等郡，亦皆屬焉。元鳳元年（前八〇），改燕曰廣陽郡。幽州所部凡九郡，至晉不改。幽州統郡國七，縣三十四，戶五萬九千二十。

范陽國 漢置涿郡，魏文更名范陽郡。武帝置國，封宣帝弟子綏爲王。統縣八，戶一萬一千。涿 良鄉

方城 長鄉 適 故安 范陽 容城侯相。

燕國 漢置，孝昭改爲廣陽郡。統縣十，戶二萬九千。薊 安次侯相。 昌平 軍都有關。 廣陽

潞 安國國相。蜀主劉禪封此縣公。 泉州侯相。 雍奴 狐奴

北平郡 秦置。統縣四，戶五千。徐無 土垠 俊靡 無終

上谷郡 秦置。郡在谷之上頭，故因名焉。統縣二，戶四千七十。沮陽 居庸

廣寧郡 故屬上谷。太康中置郡，都尉居。統縣三，戶三千九百五十。下洛 潘 涿鹿

代郡 秦置。統縣四，戶三千四百。代 廣昌 平舒 富城

遼西郡秦置。統縣三，戶二千八百。陽樂 肥如 海陽

惠帝之後，幽州沒於石勒。及穆帝永和五年（三四九），慕容儁僭號於薊，是爲前燕。七年（三五二），儁移都於鄴。儁死，子暉爲苻堅所滅。堅敗，地復入慕容垂，是爲後燕。垂死，寶遷于和龍。

平州：按《禹貢》冀州之域。於周爲幽州界。漢屬右北平郡。後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及其子康，康子文懿，並擅據遼東，東夷九種皆服事焉。魏置東夷校尉，居襄平，而分遼東、昌黎、玄菟、帶方、樂浪五郡爲平州，後還合爲幽州。及文懿滅後，有護東夷校尉，居襄平。咸寧二年（二七六）十月，分昌黎、遼東、玄菟、帶方、樂浪等郡國五置平州，統縣二十六，戶一萬六千一百。

昌黎郡 漢屬遼東屬國都尉。魏置郡。統縣二，戶九百。昌黎 賓徒

遼東國 秦立爲郡。漢光武以遼東等屬青州，後還幽州。統縣八，戶五千四百。襄平 東夷校尉所居。汝 居

就 樂就 安市 西安平 新昌 力城

樂浪郡 漢置。統縣六，戶三千七百。朝鮮 周封箕子地。屯有 渾彌 遂城 秦築長城之所起。鏤

方 驪望

玄菟郡 漢置。統縣三，戶三千二百。高句麗 望平 高顯

帶方郡公孫度置。統縣七，戶四千九百。帶方 列口 南新 長岑 提奚 含資 海冥

平州初置，以慕容廆爲刺史，遂屬。永嘉之亂，廆爲衆所推。及其孫儁，移都于薊。其後慕容垂子寶又遷於和龍，自幽州至於廬溥鎮以南地入於魏。慕容熙以幽州刺史鎮令支，青州刺史鎮新城，并州刺史鎮凡城，營州刺史鎮宿軍，冀州刺史鎮肥如。高雲以幽冀二州牧鎮肥如，并州刺史鎮白狼，後爲馮跋所篡。跋僭號如和龍，是爲後燕，卒滅於魏。

【晉書卷三六，張華傳，一〇頁上】〔武帝〕乃出華爲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安北將軍，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千餘里，歷世未附者二十餘國，並遣使朝獻。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頻歲豐稔，士馬彊盛。

【晉書卷五六，孫楚傳，七頁上】文帝遣苻劭、孫郁使吳，將軍石苞令楚作書遺孫皓曰：「……昔公孫氏承藉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憑陵險遠，講武游盤，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海，交酬貨賄，葛越布于朔土，貂馬延于吳、會。自以控弦十萬奔走之力，信能右折燕、齊，左震扶桑，輶轍沙漠，南面稱王。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師次遼陽而城地不安，枹鼓暫鳴而元凶折首。於是遠近疆場，列郡大荒，收離聚散，大安其居，衆庶悅服，殊俗款附。自茲以降，九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巍巍蕩蕩，想所具聞也。……」

【晉書卷九七，四夷傳·夫餘國，一頁下】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餘里，南接鮮卑，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戶八萬。有城邑、宮室，地宜五穀。其人強勇，會同揖讓之儀有似中國。其出使，乃衣錦鬪，以金銀飾腰。其法：殺人者死，沒入其家；盜者，一責十二；男女淫，婦人妬，皆殺之。若有軍事，殺牛祭天，以其蹄占吉凶，蹄解者爲凶，合者爲吉。死者以生人殉葬，有椁無棺。其居喪，男女皆衣純白，婦人著布面衣，去玉珮。出善馬及貂獬、美珠，珠大如酸棗。其國殷富，自先世以來，未嘗被破。其王印文稱「穢王之印」。國中有古穢城，本穢貊之城也。武帝時，頻來朝貢。至太康六年（二八五），爲慕容廆所襲破，其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帝爲下詔曰：「夫餘王世守忠孝，爲惡虜所滅，甚愍念之。若其遺類足以復國者，當爲之方計，使得存立。」有司奏，「護東夷校尉鮮于嬰不救夫餘，失於機略」，詔免嬰，以何龕代之。明年（二八六），夫餘後王依羅遣詣龕，求率見人還復舊國，仍請援。龕上列，遣督郵賈沉以兵送之。廆又要之於路，沉與戰，大敗之；廆衆退，羅得復國。爾後，每爲廆掠其種人賣於中國，帝愍之，又發詔以官物贖還，下司、冀二州，禁市夫餘之口。

【晉書卷九七，四夷傳·韓，二頁上】韓種有三，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在帶方南，東西以海爲限。馬韓居山海之間，無城郭，凡有小國五十六所，大者萬戶，小者數千家，各有渠帥。俗少綱紀，无跪拜之禮。居處作土室，形如冢，其戶向上，舉家共在其

中，無長幼男女之別。不知乘牛馬，畜者但以送葬。俗不重金銀錦鬪，而貴纓珠，用以綴衣或飾髮垂耳。其男子科頭露紒，衣布袍，履草躡。性勇悍。國中有所調役及起築城隍，年少勇健者皆鑿其背皮，貫以大繩，以杖搖繩，終日譴呼力作，不以為痛。善用弓楯矛櫓，雖有鬪爭攻戰，而貴相屈服。俗信鬼神，常以五月耕種畢，羣聚歌舞以祭神；至十月農事畢，亦如之。國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謂為天君。又置別邑，名曰蘇塗，立大木懸鈴鼓。其蘇塗之義，有似西域浮屠也，而所行善惡有異。武帝太康元年（二八〇）、二年（二八一），其主頻遣使入貢方物。七年（二八六）、八年（二八七）、十年（二八九），又頻至。太熙元年（二九〇），詣東夷校尉何龕上獻。咸寧三年（二七七），復來。明年（二七八），又請內附。（編者按：疑紀年誤倒。）

辰韓在馬韓之東。自言秦之亡人，避役入韓，韓割東界以居之。立城柵，言語有類秦人，由是或謂之為秦韓。初有六國，後稍分為十二。又有弁辰，亦十二國。合四五萬戶，各有渠帥，皆屬於辰韓。辰韓常用馬韓人作主，雖世世相承，而不得自立，明其流移之人，故為馬韓所制也。地宜五穀，俗饒蠶桑，善作縑布，服牛乘馬。其風俗可類馬韓，兵器亦與之同。初生子，便以石押其頭使扁。喜舞，善彈瑟，瑟形似筑。武帝太康元年（二八〇），其王遣使獻方物。二年（二八一），復來朝貢。七年（二八六），又來。

【晉書 卷九七，四夷傳·肅慎，二頁下】肅慎氏，一名挹婁，在不咸山北，去夫餘可六十日

行；東濱大海，西接寇漫汗國，北極弱水。其土界廣袤數千里，居深山窮谷。其路險阻，車馬不通。夏則巢居，冬則穴處。父子世爲君長。无文墨，以言語爲約。有馬不乘，但以爲財產而已。无牛羊，多畜猪，食其肉，衣其皮，續毛以爲布。有樹名維常，若中國有聖帝代立，則其木生皮可衣。无井、竈。作瓦鬲，受四五升，以食。坐則箕踞，以足挾肉而啖之；得凍肉，坐其上令煖。土无鹽、鐵，燒木作灰，灌取汁而食之。俗皆編髮；以布作襜，徑尺餘，以蔽前後。將嫁娶，男以毛羽插女頭，女和則持歸，然後致禮聘之。婦貞而女淫，貴壯而賤老。死者，其日卽葬之於野，交木作小椁，殺猪積其上，以爲死者之糧。性凶悍，以无憂哀相尙。父母死，男子不哭泣，哭者謂之不壯。相盜竊，无多少皆殺之，故雖野處而不相犯。有石弩、皮骨之甲，檀弓三尺五寸，楛矢長尺有咫。其國東北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將取之，必先祈神。周武王時，獻其楛矢、石弩。逮於周公輔成王，復遣使入賀。爾後千餘年，雖秦、漢之盛，莫之致也。及文帝作相，魏景元末，來貢楛矢、石弩、弓、甲、貂皮之屬。魏帝詔歸于相府，賜其王褥雞錦鬪絛帛。至武帝（元）〔太〕康初，復來貢獻。元帝中興，又詣江左貢其石弩。至成帝時，通貢於石季龍。問之，答曰：「每候牛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是知有大國所在，故來」云。

【晉書卷九七，四夷傳，四頁上】 裨離國，在肅慎西北，馬行可二百日，領戶二萬。養雲

國，去裨離馬行又五十日，領戶二萬。寇莫汗國，去養雲國又百日行，領戶五萬餘。一羣國，去莫汗又百五十日，計去肅慎五萬餘里。其風俗、土壤並未詳。泰始三年（二六七），各遣小部獻其方物。至太熙初，復有牟奴國帥逸芝惟離、模盧國帥沙支臣芝、于離末利國帥加牟臣芝、蒲都國帥因末、繩余國帥馬路、沙樓國帥鈇加，各遣正副使詣東夷校尉何龕歸化。

【晉書卷一〇三，劉曜載記，一頁上】〔曜〕弱冠游于洛陽，坐事當誅，亡匿朝鮮，遇赦而歸。

【晉書卷一〇三，劉曜載記，四頁上】初，曜之亡，與曹恂奔於劉綏，綏匿之於書匱，載送於〔王〕忠，忠送之朝鮮。歲餘，饑窘，變姓名，客爲縣卒。〔崔〕岳爲朝鮮令，見而異之，推問所由，曜叩頭自首，流涕求哀。岳曰：「卿謂崔元嵩不如孫賓碩乎？何懼之甚也？今詔捕卿甚峻，百姓間不可保也。此縣幽僻，勢能相濟，縱有大急，不過解印綬與卿俱去耳。吾旣門衰，無兄弟之累，身又薄祜，未有兒子，卿猶吾子弟也，勿爲過憂。大丈夫處身立世，烏獸投人，要欲濟之，而況君子乎！」給以衣食，資供書傳。曜遂從岳，質通疑滯，恩顧甚厚。

【晉書卷一〇四，石勒載記上，八頁上】劉聰署勒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冀幽并營四州雜夷征討諸軍事、冀州牧，進封本國上黨郡公，邑五萬戶，開府、幽州牧、東夷校尉如故。

【晉書卷一〇五，石勒載記下，八頁下】時高句麗、肅慎致其楛矢，宇文屋孤並獻名馬于勒。……勒因饗高句麗、宇文屋孤使，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適于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王已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

【晉書卷一〇六，石季龍載記上，五頁下】季龍謀伐昌黎，遣渡遼曹伏將青州之衆渡海，戍蹋頓城，無水而還；因戍于海島，運穀三百萬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麗，使典農中郎將王典率衆萬餘屯田于海濱。

【晉書卷一〇八，慕容廆載記，一頁下】〔武〕帝遣幽州諸軍討廆，戰于肥如，廆衆大敗。自後復掠昌黎，每歲不絕。又率衆東伐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廆夷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東夷校尉何龕遣督護賈沉將，迎立依慮之子爲王，廆遣其將孫丁率騎邀之，沉力戰，斬丁，遂復扶餘之國。

【晉書卷一〇八，慕容廆載記，三頁上】時平州刺史、東夷校尉崔暕，自以爲南州士望，意存懷集，而流亡者莫有赴之。暕意廆拘留，乃陰結高句麗及宇文、段國等，謀滅廆以分其地。太興初，三國伐廆，廆曰：「彼信崔暕虛說，邀一時之利，烏合而來耳。旣無統一，莫相歸伏，吾今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銳，幸我速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靖以待之，必懷疑貳，迭相猜防，一則疑吾與暕譎而覆之，二則自疑三國之中與吾有韓、魏之謀。」

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必矣。」於是三國攻棘城，虜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言於衆曰：「崔恣昨有使至。」於是二國果疑宇文同於虜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兼其國，何用人爲！」盡衆逼城，連營三十里。虜簡銳士配銚，推鋒於前，翰領精騎爲奇兵從傍出，直衝其營，虜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見虜軍之至，方率兵距之。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縱火焚之，其衆皆震擾，不知所爲，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衆；於其營候獲皇帝玉璽三紐，遣長史裴嶷送于建鄴。崔恣懼虜之仇己也，使兒子燾僞賀虜。會三國使亦至請和，曰：「非我本意也，崔平州教我耳。」虜將燾示以攻圍之處，臨之以兵，曰：「汝叔父教三國滅我，何以詐來賀我乎？」燾懼，首服。虜乃遣燾歸說恣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以兵隨之。恣與數十騎棄家室奔于高句麗，虜悉降其衆，徙燾及高瞻等於棘城，待以賓禮。明年，高句麗寇遼東，虜遣衆擊敗之。裴嶷至自建鄴，帝遣使者拜虜監平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平州刺史，增邑二千戶，尋加使持節、都督幽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進封遼東郡公，邑一萬戶，常侍、單于並如故。

【晉書卷一〇八，慕容廆載記，五頁上】「虜」遣使與太尉陶侃箋。……後虜更寫前箋……曰：「……今燕之舊壤，北周沙漠，東盡樂浪，西暨代山，南極冀方，而悉爲虜庭，非復國家之域。將佐等以爲宜遠遵周室，近準漢初，進封虜爲燕王，行大將軍事。……」

【晉書卷一〇八，慕容廆載記，六頁下】「崔」蒞之與三國謀伐廆也，「高」瞻固諫以爲不可，蒞不從。

【晉書卷一〇九，慕容皝載記，一頁上】慕容皝字元眞，廆第三子也。……太寧末，拜平北將軍，進封朝鮮公。……初，皝庶兄建威翰驍武有雄才，素爲皝所忌，母弟征虜仁、廣武昭並有寵於廆，皝亦不平之。及廆卒，並懼不自容。至此，翰出奔段遼，仁勸昭舉兵廢皝，皝殺昭，遣使按檢仁之虛實，遇仁於險瀆，仁知事發，殺皝使，東歸平郭。皝遣其弟建武幼、司馬修壽等討之，仁盡衆距戰，幼等大敗，皆沒於仁。襄平令王冰、將軍孫機以遼東叛于皝，東夷校尉封抽、護軍乙逸、遼東相韓矯、玄菟太守高詡等棄城奔還，仁於是盡有遼左之地，自稱車騎將軍、平州刺史、遼東公。

【晉書卷一〇九，慕容皝載記，一頁下】皝自征遼東，剋襄平，仁所署居就令劉程以城降。新昌人張衡執縣宰以降，於是斬仁所置守宰，分徙遼東大姓於棘城，置和陽、武次、西樂三縣而歸。……皝將乘海討仁，羣下咸諫以海道危阻，宜從陸路。皝曰：「舊海水無凌，自仁反已來，凍合者三矣。昔漢光武因溲池之冰，以濟大業，天其或者欲吾乘此而剋之乎？吾計決矣！有沮謀者斬！」乃率三軍從昌黎踐凌而進。仁不虞皝之至也，軍去平郭七里，候騎乃告，仁狼狽出戰，爲皝所擒，殺仁而還。

【晉書 卷一〇九，慕容皝載記，四頁下】 其年（三三七）皝伐高句麗，王釗乞盟而還。明年，釗遣其世子朝於皝。

【晉書 卷一〇九，慕容皝載記，五頁上】 咸康七年（三四一），皝遷都龍城。率勁卒四萬入自南陝以伐宇文、高句麗，又使翰及子垂爲前鋒，遣長史王寓等勒衆萬五千，從北置而進。高句麗王釗謂皝軍之從北路也，乃遣其弟武統精銳五萬距北置，躬率弱卒以防南陝。翰與釗戰于木底，大敗之，乘勝遂入丸都，釗單馬而遁。皝掘釗父利墓，載其尸，並其母妻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宮室，毀丸都而歸。明年，釗遣使稱臣於皝，貢其方物，乃歸其父尸。

【晉書 卷一〇九，慕容皝載記，五頁下】 皝記室參軍封裕諫曰：「……殿下以英聖之資克廣先業，南摧疆趙，東滅句麗，開境三千，戶增十萬，繼武闡廣之功，有高西伯。……句麗、百濟及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勢所徙，非如中國慕義而至，咸有思歸之心。今戶垂十萬，狹湊都城，恐方將爲國家深害。宜分其兄弟宗屬，徙於西境諸城，撫之以恩，檢之以法，使不得散在居人，知國之虛實。……」

【晉書 卷一〇九，慕容皝載記，七頁下】 慕容恪攻高句麗南蘇，剋之，置戍而還。三年，遣其世子儁與恪率騎萬七千，東襲夫餘，剋之，虜其王及部衆五萬餘口以還。

【晉書 卷一〇九，慕容皝載記，七頁下】 慕容翰字元邕，廆之庶長子也。……作鎮遼東，

高句麗不敢爲寇。

【晉書卷一〇九，慕容皝載記，九頁上】〔麻〕秋敗，〔陽〕裕爲軍人所執，將詣皝。皝素聞裕名，卽命釋其囚，拜郎中令，遷大將軍左司馬。東破高句麗，北滅宇文歸，皆豫其謀，皝甚器重之。

【晉書卷一一〇，慕容儁載記，三頁下】高句麗王釗遣使謝恩，貢其方物，儁以釗爲營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營州刺史，封樂浪公，王如故。

【晉書卷一一一，慕容暉載記，七頁下】〔王〕猛遂長驅至鄴，〔苻〕堅復率衆十萬會猛攻暉。……散騎侍郎徐蔚等率扶餘、高句麗及上黨賈子五百餘人，夜開城門以納堅軍。暉與〔慕容〕評等數十騎奔于昌黎，堅遣郭慶追及暉于高陽。

【晉書卷一一一，慕容暉載記，八頁上】慕容恪字玄恭，皝之第四子也。……數從皝征伐，臨機多奇策。使鎮遼東，甚有威惠，高句麗憚之，不敢爲寇。皝使恪與儁俱伐夫餘，儁居中指授而已。恪身當矢石，推鋒而進，所向輒潰。

【晉書卷一二，苻生載記，五頁下】〔閻〕負、〔梁〕殊曰：「……燕雖武視關東，猶以地勢之義，逆順之理，北面稱藩，貢不踰月。致肅慎楛矢，通九夷之珍，單于屈膝，名王內附，控弦之士百有餘萬，鼓行而濟西河者，君公何以抗之？蓋追遵先王臣趙故事，世享大美，爲秦

之西藩。」

【晉書卷一三三，苻堅載記上，七頁下】堅遂攻鄴，陷之，慕容暉出奔高陽，堅將郭慶執而送之。堅入鄴宮，閱其名籍，凡郡百五十七，縣一千五百七十九，戶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三十五，諸州郡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於堅。郭慶窮追餘燼，慕容評奔于高句麗，慶追至遼海，句麗縛評送之。

【晉書卷一三三，苻堅載記上，二三頁下】於是〔苻洛〕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秦王，置署官司，以平顏爲輔國將軍、幽州刺史，爲其謀主。分遣使者，徵兵於鮮卑、烏丸、高句麗、百濟及薛羅、休忍等，諸國並不從。

【晉書卷一三三，苻堅載記上，一五頁上】鄯善王、車師前部王來朝，大宛獻汗血馬，肅慎貢楛矢，天竺獻火浣布，康居、于寘及海東諸國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貢其方物。

【晉書卷一三三，慕容垂載記，六頁下】高句麗寇遼東，垂平北慕容佐遣司馬郝景率衆救之，爲高句麗所敗，遼東、玄菟遂沒。

【晉書卷二二三，慕容垂載記，七頁上】慕容農攻剋令支，斬徐巖兄弟，進伐高句麗，復遼東、玄菟二郡，還屯龍城。

【晉書卷二二四，慕容盛載記，五頁下】〔長樂元年（三九九）〕高句麗王安遣使貢方物。

【晉書卷二二四，慕容盛載記，七頁下】 盛率衆三萬伐高句驪，襲其新城、南蘇，皆剋之，散其積聚，徙其五千餘戶于遼西。

【晉書卷二二四，慕容盛載記，八頁上】 盛討庫莫奚，大虜獲而還。左將軍慕容國與殿中將軍秦興、段讚等謀率禁兵襲盛，事覺，誅之，死者五百餘人。

【晉書卷二二四，慕容熙載記，八頁下】 「慕容」盛初即位，「熙」降爵爲公，拜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尙書左僕射，領中領軍，從征高句驪、契丹，皆勇冠諸將。

【晉書卷二二四，慕容熙載記，九頁上】 熙北襲契丹，大破之。

【晉書卷二二四，慕容熙載記，九頁上】 會高句驪寇燕郡，殺略百餘人。熙伐高句驪，以苻氏從，爲衝車地道以攻遼東。熙曰：「待剋平寇城，朕當與后乘輦而入。」不聽將士先登，於是城內嚴備，攻之不能下。會大雨雪，士卒多死，乃引歸。……熙與苻氏襲契丹，憚其衆盛，將還，苻氏弗聽，遂棄其輜重，輕襲高句驪。周行三千餘里，士馬疲凍，死者屬路；攻木底城，不剋而還。

【晉書卷二二四，慕容雲載記，一〇頁下】 慕容雲字子雨，寶之養子也。祖父高和，句驪之支庶，自云高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爲氏焉。雲深沉有局量，厚重希言，時人咸以爲愚，唯馮跋奇其志度而友之。寶之爲太子，雲以武藝給事侍東宮，拜侍御郎，襲敗慕容會軍，寶子

之，賜姓慕容氏，封夕陽公。熙之葬苻氏也，馮跋詣雲告之以謀。雲懼曰：「吾嬰疾歷年，卿等所知，願更圖之。」跋逼曰：「慕容氏世衰，河間虐暴，惑妖淫之女而逆亂天常，百姓不堪其害，思亂者十室九焉，此天亡之時也。公自高氏名家，何能爲他養子，機運難邀，千歲一時，公焉得辭也。」扶之而出。雲曰：「吾疾苦日久，廢絕世務。卿今興建大事，謬見推逼，所以徘徊，非爲身也，實惟否德不足以濟元元故耳。」跋等彊之，雲遂卽天王位。復姓高氏，大赦境內殊死以下，改元曰正始，國號大燕。署馮跋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尙書事、武邑公。封伯子男鄉亭侯者五十餘人，士卒賜穀帛有差。熙之羣官復其爵位，立妻李氏爲天王后，子彭爲太子。

越騎校尉慕容興良謀叛，雲誅之。雲臨東堂，幸臣離班、桃仁懷劍執紙而入，稱有所啓，拔劍擊雲，雲以几距班，桃仁進而弑之。馮跋遷雲尸于東宮，僞諡惠懿皇帝。雲自以無功德而爲豪桀所推，常內懷懼，故寵養壯士以爲腹心。離班、桃仁等專典禁衛，委之以爪牙之任，賞賜月至數千萬，衣食臥起皆與之同，終以此致敗云。

【晉書 卷二五，馮跋載記，一一頁下】 蝮蠕勇斛律遣使求跋女僞樂浪公主，獻馬三千匹，跋命其羣下議之。素弗等議曰：「前代舊事，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許以妃嬪之女，樂浪公主不宜下降非類。」跋曰：「女生從夫，千里豈遠，朕方崇信殊俗，奈何欺之。」乃許焉。

【晉書卷二二五，馮跋載記，一頁下】 庫莫奚虞出庫真率三千餘落請交市，獻馬千匹，許之，處於營丘。

【晉書卷二二五，馮跋載記，一二頁上】 契丹、庫莫奚降，署其大人爲歸善王。

【晉書卷二二五，馮跋載記，一三頁上】 跋弟不先是因亂投於高句驪，跋迎致之至龍城，以爲左僕射、常山公。 嵯蟪斛律爲其弟大但所逐，盡室奔跋，乃館之於遼東郡，待之以客禮，跋納其女爲昭儀。

【晉書卷二二五，馮跋載記，一三頁下】 〔跋〕弟弘殺跋子翼自立，後爲魏所伐，東奔高句驪。 居二年，高句驪殺之。

三十國春秋輯本 (清)湯球輯。 (叢書集成排印《史學叢書》本)

【三十國春秋輯本，蕭方等《三十國春秋》，一四頁】 高句驪以千里馬、生熊皮障泥獻於南燕，燕王超大悅，答以水牛、能言鳥。 《御覽》三五九引。

【三十國春秋輯本，車頻《秦書》，四六頁】 苻堅時，四夷賓服，湊集關中，四方種人，皆奇貌異色。 晉人爲之題目，謂胡人爲側鼻，東夷爲廣面闊額，北狄爲匡脚面，南蠻爲腫蹄，方方以類名也。 《御覽》三六三引。

【三十國春秋輯本，車頻《秦書》，四六頁】 苻堅建元十八年（三八二），新羅國王樓寒遣使衛頭獻美女。國在百濟東，其人多美髮，髮長丈餘。《御覽》三七三，又七八一引。

【三十國春秋輯本，車頻《秦書》，四六頁】 苻堅時，新羅國王樓寒遣使衛頭朝貢，堅曰：「卿言海東之事，與古不同，何也？」答曰：「亦猶中國時代變革，名號改易。」《御覽》七八一引。

【三十國春秋輯本，高閻《燕志》，七一頁】 光始五年（四〇五）春，慕容熙與苻后征高麗，至遼東，爲衝車馳道以攻之。《御覽》三三六引。

孫盛晉陽秋（黃氏逸書本）

【孫盛《晉陽秋》，七三頁上】 肅慎國，武帝時及元帝中與皆來貢獻，成帝時又通貢於石季龍，曰：「每候牛馬向西南眠者二年矣，是知大國所在，故來。」《事類賦》三三引。

劉道蒼晉起居注（黃氏逸書本）

【劉道蒼《晉起居注》，一五頁上】 太熙元年（二九〇）正月，牟奴等國大小十七萬九千餘人各遣正副使詣東夷校尉何龕，上獻方物。《御覽》七八七引。

司馬彪戰略（黃氏逸書本）

【司馬彪《戰略》三頁下】遼東太守公孫淵反，明帝召太尉司馬公討之。軍到襄平，公圍之北面，東面有圍不合，連車置水中，積石鎮其上，以鹿角塞之。《御覽》三三七引。

【司馬彪《戰略》四頁上】遼東太守公孫淵反，太尉司馬公討之，軍到襄平，去城百步穿重塹，豎連柵，安諸營，立樓櫓，其近水沙地不得作圍塹，而車輪以大弋，揅穿中，又豎輪障其前。《御覽》三三七引。

郭氏玄中記（黃氏逸書本）

【郭氏《玄中記》五頁下】元菟北有山，山有花，人取紡織爲布。《御覽》八〇〇引。

王隱晉書（黃氏逸書本）

【王隱《晉書》一頁下】宣帝討公孫淵至襄平，遂圍之，起土山地道，修楯櫓鉤橦，發石雨下，晝夜攻之，斬傳其首。《御覽》三三六引。

【王隱《晉書》一五七頁下】慕容皝上言：「臣躬征平郭，遠假陛下天地之威，將士竭

命，精誠感靈，海爲結冰，凌行海中三百餘里。臣自立國及問諸故老，初無海水冰凍之歲。」

《藝文》卷八，《初學記》卷七，《御覽》六〇，又六八引，「上言」下有「正月十二日」五字，無「臣」字；「三百餘里」下作「臣聞故老」；「海水冰凍」作「海冰」。《白孔六帖》引，「慕容晃上言射征平郭，遠假陛下天地之威，精誠威靈，爲結冰，凌行海中三百餘里。」《事類賦》卷五引，「慕容晃上言曰：『臣射征平郭，遠假陛下天地之威，海爲結冰，凌行海中三百餘里，臣及諸老言自立國初無海水冰凍之事。』」

東北古史資料彙編第六編

宋書 (梁)沈約撰。

(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宋蜀大字本)

【宋書卷三，武帝紀下】 永初元年(四二〇)……秋七月……甲辰，……征東將軍高句驪王高璉進號征東大將軍，鎮東將軍百濟王扶餘映進號鎮東大將軍。

【宋書卷四，少帝紀】 景平元年(四三三)……三月，……高麗國遣使朝貢。
二年(四二四)，春正月，……高麗國遣使貢獻。

【宋書卷五，文帝紀】 元嘉六年(四二九)……七月，……百濟王遣使獻方物。
十三年(四三六)……六月，高麗國、武都王遣使獻方物。

十五年(四三八)……是歲……武都王、河南國、高麗國、倭國、扶南國、林邑國並遣使獻方物。
十六年(四三九)……是歲……武都王、河南王、林邑國、高麗國並遣使獻方物。

十七年(四四〇)……是歲……武都王、河南王、百濟國遣使獻方物。

十八年(四四一)……是歲……肅特國、高麗國、蘇靡黎國、林邑國並遣使獻方物。

二十年(四四三)……是歲……河西國、高麗國、百濟國、倭國並遣使獻方物。

二十七年(四五〇),春正月……辛卯,百濟國遣使獻方物。

二十八年(四五一),冬十月癸亥,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宋書卷六,孝武帝紀】元嘉三十年(四五三)……十一月……丙寅,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孝建二年(四五五)……十月……辛亥,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大明元年(四五七)……冬十月……甲辰,以百濟王餘慶爲鎮東大將軍。

二年(四五八)……冬十月……乙未,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三年(四五九)……十一月己巳,高麗國遣使獻方物,肅慎國重譯獻楛矢、石弩。

五年(四六一)……秋七月……丁卯,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七年(四六三)……六月……戊申,芮芮國、高麗國遣使獻方物。……七月乙亥,征東大

將軍高麗王高連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宋書卷八,明帝紀】泰始三年(四六七)……十一月……乙卯,……高麗國、百濟國遣使獻方物。

六年(四七〇)……十一月己巳,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七年(四七二)……冬十月戊午，百濟國遣使獻方物。

【宋書卷九，後廢帝紀】 泰豫元年(四七二)……十一月……辛丑，……芮芮國、高麗國

遣使獻方物。

元徽三年(四七五)……冬十月丙戌，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宋書卷一〇，順帝紀】 昇明二年(四七八)……十二月……戊子，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宋書卷二九，符瑞志下，五五頁下】 孝武帝大明三年(四五九)，十一月己巳，肅慎氏獻楛

矢、石弩，高麗國譯而至。

【宋書卷九七，夷蠻傳·高句驪國，二〇頁上】 東夷高句驪國，今治漢之遼東郡。高句驪

王高璉，晉安帝義熙九年(四一三)遣長史高翼奉表獻楛白馬，以璉爲使持節、都督營州諸軍

事、征東將軍、高句驪王、樂浪公。高祖踐阼，詔曰：「使持節、都督營州諸軍事、征東將軍、

高句驪王、樂浪公璉，使持節、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將軍、百濟王映，並執義海外，遠修貢職。

惟新告始，宜荷國休，璉可征東大將軍，映可鎮東大將軍，持節、都督、王、公如故。」三年

(四二二)，加璉散騎常侍，增督平州諸軍事。少帝景平二年(四二四)，璉遣長史馬婁等詣闕獻

方物，遣使慰勞之曰：「皇帝間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高句

驪王、樂浪公。纂戎東服，庸績繼軌，厥惠旣彰，欵誠亦著，踰遼越海，納貢本朝。朕以不

德，忝承鴻緒，永懷先蹤，思覃遺澤。今遣謁者朱邵伯、副謁者王邵子等宣旨慰勞。其茂康惠政，永隆厥功，式昭往命，稱朕意焉！」

先是，鮮卑慕容寶治中山，爲索虜所破，東走黃龍。義熙初，寶弟熙爲其下馮跋所殺。跋自立爲主，自號燕王，以其治黃龍城，故謂之黃龍國。跋死，子弘立。屢爲索虜所攻，不能下。太祖世，每歲遣使獻方物。元嘉十二年（四三五），賜加除授。十五年（四三八），復爲索虜所攻，弘敗走，奔高驪北豐城，表求迎接。太祖遣使王白駒、趙次興迎之，并令高驪料理資遣。璉不欲使弘南，乃遣將孫湫、高仇等襲殺之。白駒等率所領七千餘人掩討湫等，生禽湫，殺高仇等二人。璉以白駒等專殺，遣使執送之。上以遠國，不欲違其意，白駒等下獄見原。

璉每歲遣使。十六年（四三九），太祖欲北討，詔璉送馬，璉獻馬八百匹。世祖孝建二年（四五五），璉遣長史董騰奉表尉國哀再周，并獻方物。大明三年（四五九），又獻肅慎氏楛矢、石弩。七年（四六三），詔曰：「使持節、散騎常侍、督平營二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高句驪王、樂浪公璉，世事忠義，作藩海外，誠係本朝，志翦殘險，通譯沙表，克宣王猷，宜加褒進，以旌純節，可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常侍、都督、王、公如故。」太宗泰始、後廢帝元徽中，貢獻不絕。

【宋書卷九七，夷蠻傳·百濟國，二頁上】百濟國，本與高麗俱在遼東之東千餘里。其後高麗略有遼東，百濟略有遼西。百濟所治謂之晉平郡晉平縣。義熙十二年（四一六），以百濟王餘映爲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高祖踐祚，進號鎮東大將軍。少帝景平二年（四二四），映遣長史張威詣闕貢獻。元嘉二年（四二五），太祖詔之曰：「皇帝間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累葉忠順，越海効誠，遠王纂戎，聿修先業，慕義旣彰，厥懷赤欸，浮桴驪水，獻琛執贄，故嗣位方任，以藩東服，勉勗所莅，無墜前蹤。今遣兼謁者閻丘恩子、兼副謁者丁敬子等宣旨慰勞，稱朕意。」其後每歲遣使奉表獻方物。七年（四三〇），百濟王餘毗復脩貢職，以映爵號授之。二十七年（四五〇），毗上書獻方物，私假臺使馮野夫西河太守，表求《易林式占》、腰弩，太祖竝與之。毗死，子慶代立。世祖大明元年（四五七），遣使求除授，詔許。二年（四五八），慶遣使上表曰：「臣國累葉偏受殊恩，文武良輔世蒙朝爵。行冠軍將軍、右賢王餘紀等十一人忠勤，宜在顯進，伏願垂愍，竝聽賜除。」仍以行冠軍將軍、右賢王餘紀爲冠軍將軍；以行征虜將軍、左賢王餘昆，行征虜將軍餘暈竝爲征虜將軍；以行輔國將軍餘都、餘又竝爲輔國將軍；以行龍驤將軍沐衿、餘爵竝爲龍驤將軍；以行寧朔將軍餘流、麋貴竝爲寧朔將軍；以行建武將軍于西、餘婁竝爲建武將軍。太宗泰始七年（四七一），又遣使貢獻。

南齊書

(梁)蕭子顯撰。

(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宋蜀大字本)

【南齊書卷二，高帝紀下】 建元二年（四八〇）……夏四月丙寅，進高麗王、樂浪公高璉號驃騎大將軍。

【南齊書卷五八，東南夷傳·高麗國，三頁下】 東夷高麗國，西與魏虜接界。宋末，高麗王、樂浪公高璉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祖建元元年（四七九），進號驃騎大將軍。三年（四八一），遣使貢獻，乘舶汎海，使驛常通。亦使魏虜，然疆盛不受制。虜置諸國使邸，齊使第一，高麗次之。永明七年（四八九），平南參軍顏幼明、宄從僕射劉思敦使虜。虜元會，與高麗使相次。幼明謂僞主客郎裴叔令曰：「我等銜命上華，來造卿國，所爲抗敵，在乎一魏，自餘外夷，理不得望我鑣塵。況東夷小貊，臣屬朝廷，今日乃敢與我躡踵！」思敦謂僞南部尙書李思冲曰：「我聖朝處魏使未嘗與小國列，卿亦應知。」思冲曰：「實如此，但主副不得升殿耳。此間坐起甚高，足以相報。」思敦曰：「李道固昔使，正以衣冠致隔耳，魏國必纓冕而至，豈容見黜。」幼明又謂虜主曰：「二國相亞，唯齊與魏，邊境小狹，敢躡臣蹤！」

高麗俗服窮袴；冠折風，一梁，謂之幘。知讀《五經》。使人在京師，中書郎王融戲之

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頭上定是何物？」答曰：「此卽古弁之遺像也。」高璉年百餘歲卒。隆昌元年（四九四），以高麗王、樂浪公高雲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高麗王、樂浪公。建武三年（四九六）（編者案：以下原書缺。）

【南齊書卷五八，東南夷傳·百濟國，六頁上】（編者案：百濟國傳，原書上缺。報功勞動，實存名烈。假行寧朔將軍臣姐瑾等四人，振竭忠効，攘除國難，志勇果毅，等威名將，可謂扞城，固蕃社稷，論功料勤，宜在甄顯。今依例輒假行職，伏願恩愍聽除。所假寧朔將軍、面中王姐瑾，歷贊時務，武功並列，今假行冠軍將軍、都將軍、都漢王；建威將軍、八中侯餘古，弱冠輔佐，忠効夙著，今假行寧朔將軍、阿錯王；建威將軍餘歷，忠欵有素，文武烈顯，今假行龍驤將軍、邁盧王；廣武將軍餘固，忠効時務，光宣國政，今假行建威將軍、弗斯侯。」牟大又表曰：「臣所遣行建威將軍、廣陽太守兼長史臣高達，行建威將軍、朝鮮太守兼司馬臣楊茂，行宣威將軍兼參軍臣邁等三人，志行清亮，忠欵夙著，往太始中，比使宋朝，今任臣使，冒涉波險，尋其至効，宜在進爵，謹依先例，各假行職。且玄澤靈休，萬里所企，況親趾天庭，乃不蒙賴，伏願天監特愍除正。達邊効夙著，勤勞公務，今假行龍驤將軍、帶方太守；茂志行清壹，公務不廢，今假行建威將軍、廣陵太守；邁執志周密，屢致勤効，今假行廣武將軍、清河太守。」詔可，竝賜軍號。除（太守）（大）爲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

將軍。使兼謁者僕射孫副策命大襲亡祖父牟都爲百濟王，曰：「於戲！惟爾世襲忠懃，誠著遐表，滄路肅澄，要貢無替，式循彝典，用纂顯命。往欽哉！其敬膺休業，可不慎歟！制詔行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牟大，今以大襲祖父牟都爲百濟王，卽位章綬等王，銅虎、竹符，曰其拜受，不亦休乎！」是歲，魏虜又發騎數十萬攻百濟，入其界。牟大遣將沙法名、贊首流、解禮昆、木干那率衆襲擊虜軍，大破之。建武二年（四九五），牟大遣使上表曰：「臣自昔受封，世被朝榮，忝荷節鉞，剋攘列辟。往妲瑾等竝蒙光除，臣庶咸泰。去庚午年，獫狁弗悛，舉兵深逼。臣遣沙法名等領軍逆討，宵襲靈擊，匈梨張惶，崩若海蕩，乘奔追斬，僵尸丹野，由是摧其銳氣，鯨暴輶凶。今邦宇謐靜，實名等之略，尋其功勳，宜在褒顯。今假沙法名行征虜將軍、邁羅王，贊首流爲行安國將軍、辟中王，解禮昆爲行武威將軍、弗中侯；木干那前有軍功，又拔臺舫，爲行廣威將軍、面中侯。伏願天恩特愍聽除。」又表曰：「臣所遣行龍驤將軍、樂浪太守兼長史臣慕遺，行建武將軍、城陽太守兼司馬臣王茂，兼參軍、行振武將軍、朝鮮太守臣張塞，行揚武將軍陳明，在官忘私，唯公是務，見危授命，蹈難弗顧。今任臣使，冒涉波險，盡其至誠，實宜進爵，各假行署，伏願聖朝特賜除正。」詔可，竝賜軍號。

【南齊書卷五八，東南夷傳·加羅國，八頁下】 加羅國，三韓種也。建元元年（四七九），國

王荷知使來獻。詔曰：「量廣始登，遠夷洽化。加羅王荷知欸關海外，奉贄東遐，可授輔國將軍、本國王。」

梁書

(唐)姚思廉撰。

(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宋蜀大字本)

【梁書卷二，武帝紀中】天監元年(五〇二)，夏四月……戊辰，車騎將軍、高句驪王高雲進號車騎大將軍，鎮東大將軍、百濟王餘大進號征東大將軍。

七年(五〇八)……二月……乙亥，以車騎大將軍、高麗王雲爲撫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十一年(五一二)……三月……庚申，高麗國遣使獻方物。四月戊子……百濟、扶南、林邑國並遣使獻方物。

十五年(五一六)……夏四月丁未……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梁書卷三，武帝紀下】普通元年(五二〇)，春正月……庚子，扶南、高麗國各遣使獻方物。二月……癸丑，以高麗王世子安爲寧東將軍、高麗王。

二年(五二二)……冬十一月，百濟、新羅國各遣使獻方物。十二月戊辰，以鎮東大將軍、百濟王餘隆爲寧東大將軍。

七年(五二六)……三月乙卯，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大通元年(五二七)……十一月丁卯，……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中大通四年(五三三)……十一月己酉，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六年(五三四)……二月……甲辰，百濟國遣使獻方物。

大同元年(五三五)……二月……辛丑，高麗國、丹丹國各遣使獻方物。

七年(五四一)……二月乙亥，……高麗、百濟、滑國各遣使獻方物。

太清二年(五四八)……三月甲辰，撫東將軍、高麗王高延卒，以其息爲寧東將軍、高麗王、樂浪公。

【梁書卷四，簡文帝紀】 太清三年(五四九)……十二月，百濟國遣使獻方物。

【梁書卷五四，東夷傳，二五頁下】 東夷之國，朝鮮爲大，得箕子之化，其器物猶有禮樂云。魏時，朝鮮以東，馬韓、辰韓之屬，世通中國。自晉過江，泛海東使，有高句驪、百濟，而宋、齊間常通職貢。梁興，又有加焉。扶桑國，在昔未聞也。普通中，有道人稱自彼而至，其言元本尤悉，故並錄焉。

【梁書卷五四，東夷傳·高句驪，二五頁下】 高句驪者，其先出自東明。東明本北夷囊離王之子。離王出行，其侍兒於後任娠，離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如大雞

子，來降我，因以有娠。」王囚之，後遂生男，王置之豕牢，豕以口氣噓之，不死。王以爲神，乃聽收養。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乃奔走，南至淹滯水，以弓擊水，魚鼈皆浮爲橋，東明乘之得渡，至夫餘而王焉。其後支別爲句驪種也。其國，漢之玄菟郡也，在遼東之東，去遼東千里。漢、魏世，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漢武帝元封四年（前一〇七），滅朝鮮，置玄菟郡，以高句驪爲縣以屬之。

句驪地方可二千里，中有遼山，遼水所出。其王都於丸都之下。多大山深谷，無原澤，百姓依之以居，食澗水。雖土著，無良田，故其俗節食。好治宮室，於所居之左立大屋，祭鬼神，又祠零星、社稷。人性凶急，喜寇抄。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加、主簿、優台、使者、阜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級。言語諸事多與夫餘同，其性氣、衣服有異。本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慎奴部、菴奴部、桂婁部。本消奴部爲王，微弱，桂婁部代之。漢時賜衣幘、朝服、鼓吹，常從玄菟郡受之。後稍驕，不復詣郡，但於東界築小城以受之，至今猶名此城爲幘溝婁。溝婁者，句驪名城也。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其俗喜歌舞，國中邑落男女，每夜羣聚遊戲。其人潔清自喜，善藏釀，跪拜申一脚，行步皆走。以十月祭天，大會，名曰東明。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頭所著，似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其國無牢獄，有罪者，則會諸加評議殺之，沒入妻子。其

俗好淫，男女多相奔誘。已嫁娶，便稍作送終之衣。其死葬，有棹無棺。好厚葬，金銀財幣盡於送死；積石爲封，列植松柏。兄死妻嫂。其馬皆小，便登山。國人尙氣力，便弓矢刀矛，有鎧甲，習戰鬪，沃沮、東穢皆屬焉。

王莽初，發高句驪兵以伐胡，不欲行，疆迫遣之，皆亡出塞，爲寇盜。州郡歸咎於句驪侯驪，嚴尤誘而斬之。王莽大悅，更名高句驪爲下句驪，當此時爲侯矣。光武八年（三八），高句驪王遣使朝貢，始稱王。至殤、安之間，其王名宮，數寇遼東，玄菟太守蔡風討之，不能禁。宮死，子伯固立。順、和之間，復數犯遼東寇抄。靈帝建寧二年（二六九），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虜數百級，伯固乃降，屬遼東。公孫度之雄海東也，伯固與之通好。伯固死，子伊夷摸立。伊夷摸自伯固時已數寇遼東，又受亡胡五百餘戶。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焚燒邑落。降胡亦叛伊夷摸，伊夷摸更作新國。其後，伊夷摸復擊玄菟，玄菟與遼東合擊，大破之。伊夷摸死，子位宮立。位宮有勇力，便鞍馬，善射獵。魏景初二年（二三八），遣太傅司馬宣王率衆討公孫淵，位宮遣主簿、大加將兵千人助軍。正始三年（二四二），位宮寇西安嘉平（編者按：「嘉」字衍）。五年（二四四），幽州刺史毋丘儉將萬人出玄菟討位宮，位宮將步騎二萬人逆軍，大戰於沸流，位宮敗走。儉軍追至峴，懸車束馬，登丸都山，屠其所都，斬首虜萬餘級，位宮單將妻息遠竄。六年（二四五），儉復討之，位宮輕將諸加奔沃沮。儉使

將軍王頎追之，絕沃沮千餘里，到肅慎南界，刻石紀功；又刊丸都山，銘不耐城而還。其後復通中夏。

晉永嘉亂，鮮卑慕容廆據昌黎大棘城，元帝授平州刺史。句驪王乙弗利頻寇遼東，廆不能制。弗利死，子劉代立。康帝建元元年（三四三），慕容廆子晃率兵伐之，劉與戰大敗，單馬奔走，晃乘勝追至丸都，焚其宮室，掠男子五萬餘口以歸。孝武太元十年（三八五），句驪攻遼東、玄菟郡，後燕慕容垂遣弟農伐句驪，復二郡。垂死，子寶立，以句驪王安爲平州牧，封遼東、帶方二國王。安始置長史、司馬、參軍官，後略有遼東郡。至孫高璉，晉安帝義熙中始奉表通貢職，歷宋、齊，並授爵位，年百餘歲死。子雲，齊隆昌中，以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征東大將軍、樂浪公。高祖卽位，進雲車騎大將軍。天監七年（五〇八），詔曰：「高驪王、樂浪郡公雲，乃誠欵著，貢驛相尋，宜隆秩命，式弘朝典，可撫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常侍、都督、王並如故。」十一年（五一三）、十五年（五一六），累遣使貢獻。十七年（五一八），雲死，子安立。普通元年（五二〇），詔安襲襲封爵，持節、督營平二州諸軍事、寧東將軍。七年（五二六），安卒，子延立，遣使貢獻，詔以延襲爵。中大通四年（五三三）、六年（五三四）、大同元年（五三五）、七年（五四一），累奉表獻方物。太清二年（五四八），延卒，詔以其子襲延爵位。

【梁書卷五四，東夷傳·百濟，三〇頁上】百濟者，其先東夷有三韓國，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弁韓、辰韓各十二國，馬韓有五十四國，大國萬餘家，小國數千家，總十餘萬戶，百濟卽其一也。後漸疆大，兼諸小國。其國本與句驪在遼東之東。晉世，句驪既略有遼東，百濟亦據有遼西、晉平二郡地矣，自置百濟郡。

晉太元中，王須，義熙中，王餘映，宋元嘉中，王餘毗，並遣獻生口。餘毗死，立子慶慶死，子牟都立。都死，立子牟太。齊永明中，除大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天監元年（五〇二），進太號征東將軍。尋爲高句驪所破，衰弱者累年，遷居南韓地。普通二年（五二二），王餘隆始復遣使奉表，稱累破句驪，今始與通好，而百濟更爲疆國。其年，高祖詔曰：「行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餘隆，守藩海外，遠脩貢職，迺誠欵到，朕有嘉焉。宜率舊章，授茲榮命，可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寧東大將軍、百濟王。」五年（五二四），隆死，詔復以其子明爲持節、督百濟諸軍事、綏東將軍、百濟王。

號所治城曰固麻，謂邑曰檐魯，如中國之言郡縣也。其國有二十二檐魯，皆以子弟宗族分據之。其人形長，衣服淨潔。其國近倭，頗有文身者。今言語、服章略與高句驪同；行不張拱，拜不申足，則異。呼帽曰冠，襦曰複衫，袴曰禪。其言參諸夏，亦秦韓之遺俗云。

中大通六年（五三四）、大同七年（五四二），累遣使獻方物，並請《涅槃》等經義、《毛詩》博士

並工匠、畫師等，敕並給之。太清三年（五四九），不知京師寇賊，猶遣使貢獻。既至，見城闕荒毀，並號慟涕泣。侯景怒，囚執之。及景平，方得還國。

【梁書卷五四，東夷傳·新羅，三頁下】新羅，其先本辰韓種也。辰韓亦曰秦韓，相去萬里。傳言：「秦世亡人避役來適馬韓，馬韓亦割其東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韓。」其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名國曰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皆爲徒，不與馬韓同。又辰韓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相係，辰韓不得自立爲王，明其流移之人故也，恆爲馬韓所制。辰韓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新羅則其一也。其國在百濟東南五千餘里，其地東濱大海，南北與句驪、百濟接。魏時曰新盧，宋時曰新羅，或曰斯羅。其國小，不能自通使聘。普通二年（五二二），王慕名秦，始使使隨百濟奉獻方物。

其俗呼城曰健牟羅。其邑在內曰啄評，在外曰邑勒，亦中國之言郡縣也。國有六啄評，五十二邑勒。土地肥美，宜植五穀，多桑麻，作縑布。服牛乘馬，男女有別。其官名有子賈旱支、齊旱支、謁旱支、壹告支、奇貝旱支。其冠曰遺子禮，襦曰尉解，袴曰柯半，靴曰洗。其拜及行，與高驪相類。無文字，刻木爲信，語言待百濟而後通焉。

陳書 (唐)姚思廉撰。

(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宋蜀大字本)

【陳書卷三，文帝紀】 天嘉二年(五六二)……十一月乙卯，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三年(五六三)……閏二月己酉，以百濟王餘明爲撫軍大將軍，高句驪王高湯爲寧東

將軍。

【陳書卷四，廢帝紀】 天康元年(五六六)……十二月甲子，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光大元年(五六七)……九月……景辰，百濟國遣使獻方物。

二年(五六八)，秋七月……戊申，新羅國遣使獻方物。

【陳書卷五，宣帝紀】 太建二年(五七〇)……六月戊子，新羅國遣使獻方物。……十一

月辛酉，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三年(五七一)……五月……辛亥，遼東、新羅、丹丹、天竺、盤盤等國並遣使獻方物。

六年(五七四)，春正月……甲申……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九年(五七七)……秋七月……己卯，百濟國遣使獻方物。

十年(五七八)……秋七月戊戌，新羅國遣使獻方物。

【陳書卷六，後主紀】 至德二年(五八四)……十一月……戊寅，百濟國遣使獻方物。

三年(五八五)……十二月……癸卯，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四年(五八六)……秋九月……丁未，百濟國遣使獻方物。

南史

(唐)李延壽撰。

(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元大德刊本)

【南史 卷二，宋本紀中，文帝紀】 元嘉七年(四三〇)……是歲……倭、百濟、呵羅單、林邑、呵羅他、師子等國並遣使朝貢。

【南史 卷四，齊本紀上，高帝紀】 建元二年(四八〇)……三月，百濟國遣使朝貢，以其王牟都爲鎮東大將軍。

三年(四八一)……十二月丁亥，高麗國遣使朝貢。

【南史 卷四，齊本紀上，武帝紀】 永明八年(四九〇)，春正月……丁巳，以行百濟王泰爲鎮東大將軍、百濟王。

【南史 卷七九，東夷傳·高句麗，一頁下】 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其先所出，事詳《北史》。地方可二千里，中有遼山，遼水所出。漢、魏世，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其王都於丸都山下。地多大山深谷，無原澤，百姓依之以居，食澗水。雖土著，無良田，故其俗節食。好修宮室，於所居之左大立屋，祭鬼神，又祠零星、社稷。人性凶急，喜寇

鈔。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加、主簿、優台、使者、帛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級。言語諸事多與夫餘同，其性氣、衣服有異。本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慎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消奴部爲王，微弱，桂婁部代之。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俗喜歌舞，國中邑落男女，每夜羣聚歌戲。其人潔淨自喜，善藏釀，跪拜申一脚，行皆走。以十月祭天，大會。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頭所著，似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其國無牢獄，有罪者則會諸加評議，重者便殺之，沒入其妻子。其俗好淫，男女多相奔誘。已嫁娶，便稍作送終之衣。其死，有棹無棺。好葬，金銀財幣盡於送死；積石爲封，列植松柏。兄死妻嫂。其馬皆小，便登山。國人尙氣力，便弓矢刀矛，有鎧甲，習戰鬪，沃沮、東穢皆屬焉。

晉安帝義熙九年（四一三），高麗王高璉遣長史高翼奉表，獻赭白馬，晉以璉爲使持節、都督營州諸軍事、征東將軍、高麗王、樂浪公。宋武帝踐祚，加璉鎮東大將軍，餘官並如故。三年（四二三），加璉散騎常侍、增督平州諸軍事。少帝景平二年（四二四），璉遣長史馬婁等來獻方物，遣謁者朱邵伯、王邵子等慰勞之。元嘉十五年（四三八），馮弘爲魏所攻敗，奔高麗北豐城，表求迎接。文帝遣使王伯駒，趙次興迎之，並令高麗資遣。璉不欲弘南，乃遣將孫漱、高仇等襲殺之；白駒等率所領七千餘人生擒漱，殺仇等二人。璉以白駒等專殺，遣使執送

之。上以遠國，不欲違其意，白駒等下獄見原。璉每歲遣使。十六年（四三九），文帝欲侵魏，詔璉送馬，獻八百匹。孝武孝建二年（四五五），璉遣長史董騰奉表慰國哀再周，並獻方物。大明二年（四五八），又獻肅慎氏楛矢、石弩。七年（四六三），詔進璉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餘官並如故。明帝泰始、後廢帝元徽中，貢獻不絕。歷齊並授爵位。百餘歲死，子雲立。齊隆昌中（四九四），以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征東大將軍、樂浪公。梁武帝卽位（五〇二），進雲車騎大將軍。天監七年（五〇八），詔爲撫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常侍、都督、王並如故。十一年（五一二）、十五年（五一六），累遣使貢獻。十七年（五一八），雲死，子安立。普通元年（五二〇），詔安纂襲封爵，持節、督營平二州諸軍事、寧東將軍。七年（五二六），安卒，子延立，遣使貢獻，詔以延襲爵。中大通四年（五三三）、六年（五三四），大同元年（五三五）、七年（五四一），累奉表獻方物。太清二年（五四八），延卒，詔其子成襲延爵位。

【南史卷七九，東夷傳·百濟，三頁下】百濟者，其先東夷有三韓國，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弁韓、辰韓各十二國，馬韓有五十四國，大國萬餘家，小國數千家，總十餘萬戶，百濟卽其一也。後漸強大，兼諸小國。其國本與句麗俱在遼東之東千餘里。晉世，句麗既略有遼東，百濟亦據有遼西、晉平二郡地矣，自置百濟郡。

晉義熙十二年（四一六），以百濟王餘映爲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將軍、百濟王。

宋武帝踐祚，進號鎮東大將軍。少帝景平二年（四二四），映遣長史張威詣闕貢獻。元嘉二年（四二五），文帝詔兼謁者閻丘恩子、兼副謁者丁敬子等往宣旨慰勞。其後每歲遣使奉獻方物。七年（四三〇），百濟王餘毗復修貢職，以映爵號授之。二十七年（四五〇），毗上書獻方物，私假臺使馮野夫西河太守，表求《易林式占》、腰弩，文帝俱與之。毗死，子慶代立，孝武大明元年（四五七），遣使求除授，詔許之。二年（四五八），慶遣上表言，行冠軍將軍、右賢王餘紀十一人忠勤，並求顯進，於是詔並加優進。明帝泰始七年（四七二），又遣使貢獻。慶死，立子牟都。都死，立子牟大。齊永明中，除大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梁天監元年（五〇二），進大號征東將軍。尋爲高句麗所破，衰弱累年，遷居南韓地。普通二年（五二二），王餘隆始復遣使奉表，稱累破高麗，今始與通好，百濟更爲強國。其年，梁武帝詔隆爲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寧東大將軍、百濟王。五年（五二四），隆死。詔復以其子明爲使持節、百濟諸軍事、綏東將軍、百濟王。

號所都城曰固麻，謂邑曰檐魯，如中國之言郡縣也。其國土有二十二檐魯，皆以子弟宗族分據之。其人形長，衣服潔淨。其國近倭，頗有文身者。言語、服章略與高麗同。呼帽曰冠，襦曰複衫，袴曰褌。其言參諸夏，亦秦韓之遺俗云。中大通六年（五三四），大同七年（五四二），累遣使獻方物，并取《涅槃》等經義、《毛詩》博士并工匠、畫師等，並給之。太清三

年(五四九)，遣使貢獻。及至，見城闕荒毀，並號慟涕泣。侯景怒，囚執之。景平，乃得還國。

【南史 卷七九，東夷傳·新羅，四頁下】 新羅，其先事詳《北史》。在百濟東南五千餘里，其地東濱大海，南北與句麗、百濟接。魏時曰新盧，宋時曰新羅，或曰斯羅。其國小，不能自通使聘。梁普通二年(五二二)，王姓募名泰，始使隨百濟奉獻方物。其俗呼城曰健牟羅。其邑在內曰啄評，在外曰邑勒，亦中國之言郡縣也。國有六啄評，五十二邑勒。土地肥美，宜植五穀，多桑麻，作縑布。服牛乘馬，男女有別。其官名有子賁旱支、壹旱支、齊旱支、謁旱支、壹吉支、奇貝旱支。其冠曰遺子禮，襦曰尉解，袴曰柯半，靴曰洗。其拜及行與高麗相類。無文字，刻木爲信，語言待百濟而後通焉。

東北古史資料彙編第七編

魏書（北齊）魏收撰。（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宋蜀大字本）

【魏書卷一，序紀】平文帝二年（三一八），劉虎據朔方，來侵西部。帝逆擊，大破之，虎單騎迸走。其從弟路孤率部落內附，帝以女妻之。西兼烏孫故地，東吞勿吉以西，控弦上馬將有百萬。

昭成帝二年（三三九）春，……東自濊貊，西及破洛那，莫不款附。

【魏書卷二，道武帝紀】登國三年（三八八），春二月，帝東巡。夏四月，幸東赤城。五月癸亥，北征庫莫奚。六月，大破之，獲其四部雜畜十餘萬。渡弱落水。班賞將士各有差。秋七月庚申，庫莫部帥鳩集遺散，夜犯行宮，縱騎撲討，盡殺之。

天興元年（三九八），春正月，……徙山東六州民吏及徒何、高麗、雜夷三十六萬，百工伎巧十萬餘口，以充京師。

【魏書卷三，明元帝紀】永興三年（四一一），春二月，……昌黎、遼東民二千餘家內屬。

泰常三年（四一八）……五月……壬子，車駕東巡至於濡源，及甘松。遣征東將軍長孫

道生、給事黃門侍郎奚觀率精騎二萬襲馮跋，又命驍騎將軍延普自幽州北趨遼西爲聲勢，帝自突門嶺待之。道生至龍城，徙其民萬餘家而還。

【魏書 卷四上，太武帝紀上】 延和元年（四三三）……〔敗北燕〕，九月乙卯，車駕西還。徙營丘、成周、遼東、樂浪、帶方、玄菟六郡民三萬家于幽州，開倉以賑之。

太延元年（四三五）……六月……丙午，高麗、鄯善國並遣使朝獻。

二年（四三六）……二月戊子，馮文通遣使朝貢，求送侍子，帝不許。壬辰，遣使者十餘輩詣高麗、東夷諸國詔諭之。三月……辛未，平東將軍娥清、安西將軍古弼率精騎一萬討馮文通，平州刺史元嬰又率遼西將軍會之。文通迫急，求救於高麗，高麗使其大將葛蔓盧以步騎二萬人迎文通。……五月乙卯，馮文通奔高麗。戊午，詔散騎常侍封撥使高麗徵送文通。……九月，……高麗不送文通，遣使奉表稱「當與文通俱奉王化」。帝以高麗違詔，議將擊之，納樂平王丕計而止。

三年（四三七）……二月，……高麗、契丹國並遣使朝獻。

四年（四三八），春三月，……高麗殺馮文通。

五年（四三九）……十有一月，……高麗及粟特、渴盤陁、破落那、悉居半諸國，各遣使朝獻。

【魏書卷四下，太武帝紀下】 太平眞君四年（四四三）……三月……壬戌，烏洛侯國遣使朝貢。

【魏書卷五，文成帝紀】 興安二年（四五三）……十有二月，……庫莫奚、契丹、鬲寶等十餘國，各遣使朝貢。

興光元年（四五四）……九月庚申，庫莫奚國獻名馬，有一角，狀如麟。

和平三年（四六二）……三月，……高麗、蕤王、契嚙、思厭、於師、疏勒、石那、悉居半、渴槃陁諸國，各遣使朝獻。

六年（四六五）……二月，……高麗、蕤王、對曼諸國，各遣使朝獻。

【魏書卷六，獻文帝紀】 天安元年（四六六）……三月，……高麗、波斯、于闐、阿襲諸國遣使朝獻。

皇興元年（四六七）……二月，……高麗、庫莫奚、具伏弗、郁羽陵、日連、匹黎余、于闐諸國，各遣使朝貢。……九月壬子，高麗、于闐、普嵐、粟特國，各遣使朝獻。

二年（四六八）……夏四月，……高麗、庫莫奚、契丹、具伏弗、郁羽陵、日連、匹黎余、叱六手、悉萬丹、阿大何、羽眞侯、于闐、波斯國，各遣使朝獻。……十有二月，……悉萬丹等十餘國，各遣使朝貢。

三年(四六九)……二月，蠕蠕、高麗、庫莫奚、契丹國，各遣使朝獻。

四年(四七〇)……二月，……高麗、庫莫奚、契丹各遣使朝獻。

【魏書卷七上，孝文帝紀上】 延興元年(四七一)，九月，……高麗民奴久等相率來降，各賜田宅。

二年(四七二)……二月……壬子，高麗國遣使朝貢。……七月……辛丑，高麗國遣使

朝貢。……八月丙辰，百濟國遣使奉表，請師伐高麗。辛酉，地豆于、庫莫奚國遣使朝貢。

三年(四七三)……二月戊申，高麗、契丹國並遣使朝貢。……夏四月……壬子，契丹國遣

使朝貢。……八月己酉，高麗、庫莫奚國並遣使朝獻。……九月，……庫莫奚國遣使朝獻。

四年(四七四)，三月，……高麗、吐谷渾、曹利諸國，各遣使朝貢。……秋七月庚午，高麗

國遣使朝獻。……九月……丙子，契丹、庫莫奚、地豆于諸國，各遣使朝獻。

五年(四七五)，春二月庚子，高麗國遣使朝獻。……五月丁酉，契丹、庫莫奚國，各遣使獻

名馬。……八月丁卯，高麗、吐谷渾、地豆于諸國遣使朝獻。

承明元年(四七六)，春二月，蠕蠕、高麗、庫莫奚、波斯諸國，並遣使朝貢。……秋七

月，……高麗、庫莫奚國並遣使朝貢。……九月，……高麗、庫莫奚、契丹諸國並遣使朝獻。

太和元年(四七七)……二月……癸未，高麗、契丹、庫莫奚國，各遣使朝獻。三月，……

庫莫奚、契丹國，各遣使朝獻。……九月……辛卯，高麗國遣使朝貢。……冬十月……庫莫奚、契丹國，各遣使朝貢。

二年(四七八)……八月……丁亥，勿吉國遣使朝獻。

三年(四七九)……三月……戊午，吐谷渾、高麗國，各遣使朝獻。……九月……高麗、吐谷渾、地豆于、契丹、庫莫奚、龜茲諸國，各遣使朝獻。

六年(四八二)……二月……戊申，地豆于國遣使朝貢。

八年(四八四)……冬十月，高麗國遣使朝貢。

九年(四八五)……五月，高麗國及蕭頤並遣使朝貢。……冬十月……戊申，高麗、吐谷渾國並遣使朝貢。

【魏書 卷七下，孝文帝紀下】 太和十年(四八六)……夏四月……高麗、吐谷渾國並遣使

朝貢。……十有二月……癸未，勿吉國遣使朝貢。

十有一年(四八七)……五月……高麗、吐谷渾國遣使朝貢。

十有二年(四八八)……二月壬戌，高麗國遣使朝貢。……夏四月，高麗、吐谷渾國並遣使朝貢。……八月甲子，勿吉國貢楛矢、石弩。

十有三年(四八九)……二月壬午，高麗國遣使朝獻。……六月……高麗國遣使朝

貢。……冬十月甲申，高麗國遣使朝貢。

十有四年(四九〇)……夏四月，地豆于頻犯塞。甲戌，征西大將軍陽平王熙擊走之。……五月己酉，庫莫奚犯塞，安州都將樓龍兒擊走之。……秋七月，……高麗國遣使朝貢。……九月……壬戌，高麗國遣使朝貢。

十五年(四九一)……五月，……高麗國遣使朝獻。……九月……壬午，吐谷渾、高麗、宕昌、鄧至諸國並遣使朝獻。……十有二月，……帝爲高麗王璉孫雲爲其國王。……是月，高麗、鄧至

國並遣使朝貢。……六月己丑，高麗國遣使朝貢。……八月……辛卯，高麗國遣使朝貢。……冬十月……丙午，高麗國遣使朝獻。

十有七年(四九三)，春正月……乙亥，勿吉國遣使朝獻。……五月乙卯，宕昌、陰平、契丹、庫莫奚諸國並遣使朝獻。……六月……戊申，高麗國遣使朝獻。

十有八年(四九四)，春正月……丁巳，高麗國遣使朝獻。……七月……辛卯，高麗國遣使朝貢。

十有九年(四九五)……二月……壬子，高麗國遣使朝獻。……五月，……高麗、吐谷渾國並遣使朝貢。

二十有二年(四九八)……八月……壬午，高麗國遣使朝獻。

【魏書卷八，宣武帝紀】太和二十三年(四九九)……五月丙子朔，高麗國遣使朝貢。

景明元年(五〇〇)……八月……乙未，高麗國遣使朝貢。

二年(五〇一)，春正月……辛酉，高麗國遣使朝獻。……十二月，高麗國遣使朝貢。

四年(五〇三)……八月庚子，……勿吉國貢楛矢。

正始元年(五〇四)……夏四月辛卯，高麗國遣使朝獻。

三年(五〇六)……九月，……高麗國遣使朝貢。

四年(五〇七)，春二月……己未，勿吉國貢楛矢。……八月辛卯，契丹國遣使朝獻。……

庚子，庫莫奚、宕昌、吐谷渾諸國遣使朝獻。……冬十月丁巳，高麗、半社、悉万斤、可流、伽

比沙、疏勒、于闐等諸國並遣使朝獻。

永平元年(五〇八)……二月辛未，勿吉、南天竺國並遣使朝獻。……五月癸未，高麗國遣

使朝獻。……七月辛卯，高車、契丹、汗畔、鬪賓諸國並遣使朝獻。……八月……庚午，吐谷

渾、庫莫奚國並遣使朝貢。……十有二月……丙子，高麗國遣使朝獻。

二年(五〇九)……五月，高麗國遣使朝獻。……秋七月癸未，契丹國遣使朝獻。八

月，……高昌、勿吉、庫莫奚諸國並遣使朝獻。

三年(五一〇)……三月,……高麗、吐谷渾、宕昌諸國並遣使朝獻。……六月……閏月己亥,吐谷渾、高麗、契丹諸國,各遣使朝貢。……八月己卯,勿吉國遣使朝貢。……冬十月……戊戌,高車、龜茲、難地、那竭、庫莫奚等諸國並遣使朝獻。……十有二月己卯,高麗、比沙杖國遣使朝獻。

四年(五一二)……秋七月辛酉,吐谷渾、契丹並遣使朝獻。八月……癸己,勿吉國獻楛矢。

延昌元年(五一三)……五月辛卯,疏勒及高麗國並遣使朝獻。……秋七月,吐谷渾、契丹國並遣使朝獻。八月……丁亥,勿吉國貢楛矢。冬十月,……嚙達、于闐、高昌及庫莫奚諸國並遣使朝獻。

二年(五一三),春正月,……高麗國遣使朝獻。……五月,……高麗國遣使朝獻。……八月……庚戌,嚙達、于闐、槃陁及契丹、庫莫奚諸國並遣使朝獻。九月,……勿吉、吐谷渾、鄧至國並遣使朝貢。……十有二月,……高麗國遣使朝獻。

三年(五一四)……七月丙子,勿吉國遣使朝貢。……九月,吐谷渾、契丹、勿吉諸國並遣使朝貢。冬十月,……庫莫奚國遣使朝貢。十有一月……甲戌,高麗國遣使朝獻。

【魏書 卷九,孝明帝紀】 延昌四年(五一五),春正月……己巳,勿吉、達槃、地豆、和尼、

步伽、拔但、佐越、費實等諸國遣使朝獻。……九月……庚申，高昌、庫莫奚、契丹諸國並遣使朝獻。……冬十月庚午朔，勿吉國貢楛矢。壬午，高麗、吐谷渾國並遣使朝獻。

熙平二年（五一七），春正月……戊子，勿吉國遣使朝貢。……二月庚子，契丹、鄆至、宕昌諸國並遣使朝獻。……夏四月甲午，高麗、波斯、疏勒、嚙唃諸國並遣使朝獻。……八月……己酉，契丹國遣使朝貢。……冬十月……丁酉，年呂國貢楛矢。

神龜元年（五一八）……二月戊申，嚙唃、高麗、勿吉、吐谷渾、宕昌、疏勒、久末、陁末，久半諸國並遣使朝獻。……五月，高麗、高車、高昌諸國並遣使朝貢。……八月……甲子，勿吉國遣使朝貢。

二年（五一九）……是歲，高麗王雲死，以世子安爲其國王。

正光二年（五二一）……六月……癸巳，勿吉國遣使朝貢。

四年（五二三）……九月丁酉，庫莫奚國遣使朝獻。

五年（五二四）……十有二月……嚙唃、契丹、地豆于、庫莫奚諸國並遣使朝貢。

孝昌二年（五二六）……夏四月……庫莫奚國遣使朝貢。

【魏書卷十一，出帝紀】 太昌元年（五三二），六月……丙寅，蠕蠕、嚙唃、高麗、契丹、庫莫奚國並遣使朝貢。……乙酉，高麗、契丹、庫莫奚國遣使朝貢。

- 永熙三年(五三四)……四月戊午，契丹國遣使朝貢。……丙子，高麗國遣使朝貢。
- 【魏書 卷十二，孝靜帝紀】 天平二年(五三五)……是春，高麗、契丹並遣使朝貢。
- 三年(五三六)……十有二月……乙酉，勿吉國遣使朝貢。是歲，高麗國遣使朝貢。
- 四年(五三七)……是歲，高麗、蠕蠕國並遣使朝貢。
- 元象元年(五三八)……秋七月己亥，高麗國遣使朝貢。
- 興和元年(五三九)……夏五月，……高麗國遣使朝貢。
- 二年(五四〇)……是歲，蠕蠕、高麗、勿吉國並遣使朝貢。
- 三年(五四一)……是歲，蠕蠕、高麗、勿吉國並遣使朝貢。
- 四年(五四二)……是歲，蠕蠕、高麗、吐谷渾國並遣使朝貢。
- 武定元年(五四三)……是歲，吐谷渾、高麗、蠕蠕國並遣使朝貢。
- 二年(五四四)，春正月，地豆于國遣使朝貢。……夏四月，室韋國遣使朝貢。……是歲，吐谷渾、高麗、蠕蠕、勿吉國並遣使朝貢。
- 三年(五四五)……是歲，高麗、吐谷渾、蠕蠕國並遣使朝貢。
- 四年(五四六)……是歲，室韋、勿吉、地豆于、高麗、蠕蠕國並遣使朝貢。
- 五年(五四七)……是歲，高麗、勿吉國並遣使朝貢。

六年(五四八)……是歲，高麗、室韋、蠕蠕、吐谷渾國並遣使朝貢。

七年(五四九)……是歲，蠕蠕、地豆于、室韋、高麗、吐谷渾國並遣使朝貢。

八年(五五〇)，春正月……甲戌，地豆于、契丹國並遣使朝貢。

【魏書卷二三，孝文昭皇后高氏傳，一七頁上】 孝文昭皇后高氏，司徒公肇之妹也。父颺，母蓋氏，凡四男三女，皆生於東裔。高祖初，乃舉室西歸，達龍城鎮。鎮表后德色婉艷，任充宮掖。及至，文明太后親幸北部曹，見后姿貌奇之，遂入掖庭。時年十三。……遂生世宗；後生廣平王懷，次長樂公主。及馮昭儀寵盛，密有母養世宗之意，后自代如洛陽，暴薨於汲郡之共縣，或云昭儀遣人賊后也。

【魏書卷二三，宣武皇后高氏傳，一九頁上】 宣武皇后高氏，文昭皇后弟偃之女也。世宗納爲貴人，生皇子，早夭，又生建德公主。後拜爲皇后，甚見禮重。性妬忌，宮人希得進御。及肅宗卽位，上尊號曰皇太后。尋爲尼，居瑤光寺。……神龜元年(五一八)，太后出覲母武邑君。時天文有變，靈太后欲以后當禍，是夜暴崩，天下冤之。

【魏書卷一七，樂平王丕傳，一頁下】 初，馮弘之奔高麗，世祖詔遣送之，高麗不遣。世祖怒，將討之。丕上疏，以爲和龍新定，宜優復之，使廣脩農殖，以饒軍實，然後進圖，可一舉而滅。帝納之，乃止。

【魏書卷一九上，濟陰王小新成傳，九頁上】濟陰王小新成，和平二年（四六二）封，頗有武略。庫莫奚侵擾，詔新成率衆討之。新成乃多爲毒酒，賊旣漸逼，便棄營而去。賊至，喜而競飲，聊無所備。遂簡輕騎，因醉縱擊，俘誡甚多。

【魏書卷一九上，汝陰王天賜子汎傳，二三頁下】汎字普安，自元士稍遷營州刺史。性貪殘，人不堪命，相率逐之。汎走平州。

【魏書卷一九中，任城王雲傳附元順傳，三二頁上】就德興反於營州，使尙書盧同往討之，大敗而返。

【魏書卷一九下，安定王休傳，三二頁下】高祖初，庫莫奚寇邊，以休爲使持節、侍中、都督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儀同三司、和龍鎮將。休撫防有方，賊乃歛附。

【魏書卷二〇，安豐王猛傳，六頁上】安豐王猛字季烈，太和五年（四八一）封，加侍中，出爲和龍鎮都大將、營州刺史。猛寬仁雄毅，甚有威略，戎夷畏愛之。

【魏書卷二一上，北海王詳傳，三五頁上】北海王詳字季豫……又蒸於安定王變妃高氏，高氏卽茹皓妻姊，嚴禁左右，閉密始末。詳旣素附於皓，又緣姪好，往來稠密。皓之取妻也，詳親至其家，忻飲極醉……初，世宗之親政也，詳與咸陽王禧、彭城王勰並被召入，共乘犢車，防衛嚴固……詳之初禁也，乃以蒸高事告母。母大怒，詈之苦切，曰：「汝自有妻妾侍

婢，少盛如花，何忽共許高麗婢姦通，令致此罪！我得高麗，當啖其肉！」乃杖詳背及兩脚百餘下。

【魏書卷二六，尉古真傳，六頁下】登國初，從征庫莫奚及叱突隣，並有功。

【魏書卷二七，穆崇傳附宗人醜善傳，二〇頁下】崇宗人醜善，太祖初，率部歸附，與崇同心勦力，禦侮左右。從征窟咄、劉顯，破平之。又從擊賀蘭部，平庫莫奚，拜天部大人，居於東藩。卒。

【魏書卷二八，劉潔傳，一〇頁上】世祖將發隴右騎卒，東伐高麗。潔進曰：「隴土新民，始染大化，宜賜優復，以饒實之。兵馬足食，然後可用。」世祖深納之。

【魏書卷二八，古弼傳，一二頁下】〔古弼〕又與永昌王健等討馮文通，文通嬰城固守，弼芟其禾而還。後又征文通，文通求救於高麗。高麗救至，文通將東奔，民多難之。其大臣古渾因民心之不欲，遂率衆攻文通，開城門以引官軍。弼疑古渾譎詐，不入城。高麗軍至，文通乃隨之。文通之奔也，令婦人被甲居中，其精卒及高麗陳兵於外。弼部將高苟子率騎衝擊賊軍，弼酒醉拔刀止之，故文通得東奔。將士皆怨弼不擊。世祖大怒，徵還，黜爲廣夏門卒。

【魏書卷三〇，安同傳，四頁下】安同，遼東胡人也。其先祖曰世高，漢時以安息王侍子

入洛。歷魏至晉，避亂遼東，遂家焉。父屈，仕慕容暉爲殿中郎將。苻堅滅暉，屈友人公孫眷之妹沒入苻氏宮，出賜劉庫仁爲妻，庫仁貴寵之。同因隨眷商販，見太祖有濟世之才，遂留奉侍。

【魏書卷三〇，娥清傳，一五頁下】遷平東將軍，與古弼等東討馮文通，以不急戰，文通奔高麗，檻車徵，黜爲門卒。遂卒於家。

【魏書卷四五，杜銓傳，一四頁上】銓族子洪太，字道廓。延興中，爲中書博士，後使高麗，除安遠將軍、下邳太守，轉梁郡太守。太和中，除鷹揚將軍、絳城鎮將，帶新昌、陽平二郡太守。卒，年五十二。

【魏書卷五四，高閭傳，二頁下】顯祖傳位，徙御崇光宮。閭上表頌曰：「……伏惟太上皇帝，道光二儀，明齊日月，至德潛通，武功四暢。霜威南被，則淮、徐來同；齊斧北斷，則狼狽覆斃。西摧三危之酋，東引肅慎之貢。荒遐款塞，九有宅心。……」

【魏書卷五七，崔挺傳附崔敬邕傳，二〇頁下】景明初，母憂去職。……遷龍驤將軍、太府少卿，以本將軍出除〔管〕〔營〕州刺史。庫莫奚國有馬百匹囚風入境，敬邕悉令送還，於是夷人感附。熙平二年，拜征虜將軍、太中大夫。

【魏書卷六〇，程駿傳，二〇頁上】延興末，高麗王璉求納女於掖庭，顯祖許之。假駿散

騎常侍，賜爵安豐男，加伏波將軍、持節，如高麗迎女，賜布帛百匹。駿至平壤城。或勸璉曰：「魏昔與燕婚，既而伐之，由行人具其夷險故也。今若送女，恐不異於馮氏。」璉遂謬言女喪。駿與璉往復經年，責璉以義方。璉不勝其忿，遂斷駿從者酒食。璉欲逼辱之，憚而不敢害。會顯祖崩，乃還。

【魏書卷六二，高道悅傳，二六頁上】高道悅字文欣，遼東新昌人也。曾祖策，馮跋散騎常侍、新昌侯。祖育，馮文通建德令，值世祖東討，率其所部五百餘家歸命軍門。世祖授以建忠將軍，齊郡、建德二郡太守，賜爵肥如子。父玄起，武邑太守，遂居勃海蓊縣。

【魏書卷六七，崔光傳附崔庠傳，二七頁下】庠字文序，有幹用。初除侍御史、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頻使高麗。轉步兵校尉，又轉司空掾，領左右直長，出除相州長史，還拜河陰、洛陽令，以彊直稱。遷東郡太守，元顥寇逼郡界，庠拒不從命，棄郡走還鄉里。孝莊還宮，賜爵平原伯，拜潁川太守。二年五月，爲城民王早、蘭寶等所害。

【魏書卷七一，江悅之傳附江文遙傳，三三頁下】遷後將軍、安州刺史。文遙善於綏納，甚得物情。時杜洛周、葛榮等相繼叛逆，自幽、燕已南，悉皆淪陷。唯文遙介在羣賊之外，孤城獨守，鳩集荒餘，且耕且戰，百姓皆樂爲用。建義元年（五二八）七月遘疾，卒於州，年五十五。長史許思祖等以文遙遺愛在民，復推其子果行州事。既攝州任，乃遣使奉表，莊帝

嘉之，除果通直散騎侍郎、假節、龍驤將軍、行安州事、當州都督。既而賊勢轉盛，臺援不接。果以阻隔疆寇，內徙無由，乃攜諸弟，并率城民東奔高麗。太平中，詔高麗送果等。元象中，乃得還朝。

【魏書卷七二，朱元旭傳，三〇頁下】起家清河王國常侍、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頻使高麗。除尚書度支郎中。神龜末，以郎選不精，大加沙汰。元旭……並以才用見留。

【魏書卷七六，盧同傳，四頁下】營州城民就德興謀反，除同度支尚書，黃門如故，持節使營州慰勞，聽以便宜從事。同頻遣使人，皆爲賊害，乃遣賊家口三十人并免家奴爲良，齎書諭德興，德興乃降，安輯其民而還。德興復反，詔同以本將軍爲幽州刺史，兼尚書行臺，慰勞之。同慮德興難信，勒衆而往，爲德興所擊，大敗而還。

【魏書卷七七，高崇傳，二五頁上】高崇字積善，勃海蓆人。四世祖撫，晉永嘉中與兄願避難，奔於高麗。父潛，顯祖初歸國，賜爵開陽男，居遼東。詔以沮渠牧犍女賜潛爲妻，封武威公主，拜駙馬都尉，加寧遠將軍。

【魏書卷七八，孫紹傳，三頁下】正光初，兼中書侍郎，使高麗。還爲鎮遠將軍、右軍將軍。

【魏書卷七九，馮元興傳，一三頁下】時御史中尉王顯有權寵，元興奏記於顯，召爲檢校

御史。尋轉殿中，除奉朝請，三使高麗。

【魏書卷八三下，高肇傳，一頁上】高肇字首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自云本勃海蓀人，五世祖顧，晉永嘉中避亂入高麗。父颺字法脩，高祖初，與弟乘信及其鄉人韓內、冀富等入國，拜厲威將軍、河間子，乘信明威將軍，俱待以客禮，賜奴婢、牛馬、綵帛。遂納颺女，是爲文昭皇后，生世宗。颺卒。景明初，世宗追思舅氏，徵肇兄弟等錄尙書事。北海王詳等奏颺宜贈左光祿大夫，賜爵勃海公，諡曰敬；其妻蓋氏宜追封清河郡君。詔可。又詔颺嫡孫猛襲勃海公爵，封肇平原郡公，肇弟顯澄澄城郡公，三人同日受封。始世宗未與舅氏相接，將拜爵乃賜衣幘，引見肇、顯于華林都亭，皆甚惶懼，舉動失儀。數日之間，富貴赫奕。是年，咸陽王禧誅，財物、珍寶、奴婢、田宅多入高氏。未幾，肇爲尙書左僕射領吏部、冀州大中正，尙世宗姑高平公主，遷尙書令。

肇出自夷土，時望輕之。及在位居要，留心百揆，孜孜無倦，世咸謂之爲能。世宗初，六輔專政，後以咸陽王禧無事構逆，由是遂委信肇。肇旣無親族，頗結朋黨，附之者旬月超昇，背之者陷以大罪。以北海王詳位居其上，構殺之。又說世宗防衛諸王，殆同囚禁。時順皇后暴崩，世議言肇爲之。皇子昌薨，僉謂王顯失於醫療，承肇意旨。及京兆王愉出爲冀州刺史，畏肇恣擅，遂至不軌。又譖殺彭城王勰。由是朝野側目，咸畏惡之。因此專權，

與奪任己。又嘗與清河王懌於雲龍門外廡下忽忿詬，大至紛紜，太尉高陽王雍和止之。高后既立，愈見寵信。肇既當衡軸，每事任己，本無學識，動違禮度，好改先朝舊制，出情妄作，減削封秩，抑黜勳人，由是怨聲盈路矣。延昌初，遷司徒。雖貴登台鼎，猶以去要，怏怏形乎辭色，衆咸嗤笑之。父兄封贈，雖久，竟不改瘞。三年（五一四），乃詔令遷葬。肇不自臨赴，唯遣其兄子猛改服詣代遷葬於鄉，時人以肇無識，哂而不責也。其年，大舉征蜀，以肇爲大將軍，都督諸軍，爲之節度，與都督甄琛等二十餘人俱面辭世宗於東堂，親奉規略。是日，肇所乘駿馬停於神虎門外，無故驚倒，轉臥渠中，鞍具瓦解，衆咸怪異，肇出惡焉。

四年（五一五），世宗崩，赦罷征軍。肅宗與肇及征南將軍元遙等書，稱諱言以告凶問。肇承變哀愕，非唯仰慕，亦私憂身禍，朝夕悲泣，至于羸悴。將至，宿瀍澗驛亭，家人夜迎省之，皆不相視。直至闕下，衰服號哭，昇太極殿，奉喪盡哀。太尉高陽王先居西柏堂專決庶事，與領軍于忠密欲除之，潛備壯士直寢邢豹、伊瓮生等十餘人於舍人省下。肇哭梓宮訖，於百官前引入西廊。清河王懌、任城王澄及諸王等皆竊言目之。肇入省，壯士搃而拉殺之。下詔暴其罪惡，又云：「刑書未及，便至自盡。自餘親黨，悉無追問。削除職爵，葬以士禮。」及昏，乃於廁門出其尸歸家。初，肇西征，行至函谷，車軸中折，從者皆以爲不獲吉還也。靈太后臨朝，令特贈營州刺史。永熙二年（五三三），出帝贈使持節、侍中、中外諸軍

事、太師、大丞相、太尉、公、錄尚書事、冀州刺史。

肇長兄珉，……珉弟偃。……景明四年（五〇三），世宗納其女爲貴嬪。及于順皇后崩，永平元年（五〇八）立爲皇后。

肇弟顯，侍中，高麗國大中〔正〕。早卒。

【魏書卷八四，張偉傳附張仲慮傳，五頁上】太和初，假給事中、高麗副使，尋假散騎常侍、高麗使。後出爲章武太守，加寧遠將軍。

【魏書卷九五，匈奴劉聰傳附劉曜傳，八頁上】曜字永明，少孤，見養於淵，頗知書計，志性不恆。拳勇，有膂力，鐵厚一寸，射而洞之。坐事當誅，亡匿朝鮮，客爲縣卒，會赦得還。

【魏書卷九七，海夷馮跋傳，一四頁上】跋乃自立爲燕王，置百官，號年太平，于時永興元年（四〇九）也。跋撫納契丹等，諸落頗來附之。

【魏書卷九七，海夷馮跋傳附馮文通傳，一六頁下】世祖又詔樂平王丕等討之，日就蹙削，上下危懼。文通太常陽曙復勸文通請罪乞降，速令王仁入侍。文通曰：「吾未忍爲此，若事不幸，且欲東次高麗，以圖復舉。」曙曰：「魏以天下之衆擊一隅之地，以臣愚見，勢必土崩。且高麗夷狄，難以信期，始雖相親，終恐爲變。若不早裁，悔無及也。」文通不聽，乃

密求迎於高麗。太延二年（四三六），高麗遣將葛盧等率衆迎之，入和龍城，脫其弊褐，取文通精仗以賦其衆。文通乃擁其城內士女入于高麗。……文通至遼東，高麗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爰適野次，士馬勞乎？」文通慙怒，稱制答讓之。高麗乃處之於平郭，尋徙北豐。文通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其侍人，質任王仁。文通忿怒之，謀將南奔。世祖又徵文通於高麗。高麗乃殺之於北豐，子孫同時死者十餘人。

【魏書 卷一〇〇，高句麗傳，二頁上】高句麗者，出於夫餘。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爲夫餘王閉於室中，爲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與犬，犬不食；棄之與豕，豕又不食；棄之於路，牛馬避之；後棄之野，衆鳥以毛茹之。夫餘王割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於暖處，有一男破殼而出。及其長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將有異志，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馬。朱蒙每私試，知有善惡，駭者減食令瘦，驚者善養令肥，夫餘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給朱蒙。後狩于田，以朱蒙善射，限之一矢。朱蒙雖矢少，殪獸甚多。夫餘之臣又謀殺之，朱蒙母陰知，告朱蒙曰：「國將害汝，以汝才略，宜遠適四方。」朱蒙乃與烏引、烏違等二人棄夫餘，東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濟？」於是魚鼈並浮，爲之成橋，

朱蒙得渡，魚鼈乃解，追騎不得渡。朱蒙遂至普通水，遇見三人，其一人著麻衣，一人著納衣，一人著水藻衣，與朱蒙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爲氏焉。

初，朱蒙在夫餘時，妻懷孕，朱蒙逃後生一子，字始閭諧。及長，知朱蒙爲國主，卽與母亡而歸之，名之曰閭達，委之國事。朱蒙死，閭達代立。閭達死，子如栗代立。如栗死，子莫來代立，乃征夫餘。夫餘大敗，遂統屬焉。

莫來子孫相傳至裔孫宮，生而開目能視，國人惡之，及長凶虐，國以殘破。宮曾孫位宮，亦生而視，人以其似曾祖宮，故名爲位宮。高句麗呼相似爲位。位宮亦有勇力，便弓馬。魏正始中，入寇遼西安平，爲幽州刺史毋丘儉所破。

其玄孫乙弗利。利子釗，烈帝時與慕容氏相攻擊。建國四年（三四一），慕容元真率衆伐之，入自南陝，戰於木底，大破釗軍，乘勝長驅，遂入丸都，釗單馬奔竄。元真掘釗父墓，載其屍，并掠其母妻珍寶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宮室，毀丸都城而還。自後，釗遣使來朝，阻隔寇讎，不能自達。釗後爲百濟所殺。

世祖時，釗曾孫璉始遣使者安東奉表貢方物，并請國諱。世祖嘉其誠款，詔下帝系名諱於其國，遣員外散騎侍郎李敖拜璉爲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護東夷中郎將、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敖至其所居平壤城，訪其方事，云：遼東南一千餘里，東至柵城，南

至小海，北至舊夫餘。民戶參倍於前魏時。其地東西二千里，南北一千餘里。民皆土著，隨山谷而居，衣布帛及皮。土田薄瘠，蠶農不足以自供，故其人節飲食。其俗淫，好歌舞，夜則男女羣聚而戲，無貴賤之節，然潔淨自喜。其王好治宮室。其官名有調奢、太奢、大兄、小兄之號。頭著折風，其形如弁，旁插鳥羽，貴賤有差。立則反拱，跪拜曳一脚，行步如走。常以十月祭天，國中大會。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爲飾。好蹲踞。食用俎几。出三尺馬，云本朱蒙所乘馬種，卽果下也。後貢使相尋，歲致黃金二百斤，白銀四百斤。

時馮文通率衆奔之，世祖遣散騎常侍封撥詔璉令送文通。璉上書稱「當與文通俱奉王化」，竟不送。世祖怒，欲往討之，樂平王丕等議待後舉，世祖乃止，而文通亦尋爲璉所殺。後文明太后以顯祖六宮未備，勅璉令薦其女。璉奉表云「女已出嫁，求以弟女應旨。朝廷許焉。乃遣安樂王眞、尙書李敷等至境送幣。璉惑其左右之說，云「朝廷昔與馮氏婚姻，未幾而滅其國，殷鑒不遠，宜以方便辭之」。璉遂上書，妄稱女死。朝廷疑其矯詐，又遣假散騎常侍程駿切責之；若女審死者，聽更選宗淑。璉云：「若天子恕其前愆，謹當奉詔。」會顯祖崩，乃止。

至高祖時，璉貢獻倍前，其報賜亦稍加焉。時光州於海中得璉所遣詣蕭道成使餘奴等送闕，高祖詔責璉曰：「道成親殺其君，竊號江左，朕方欲興滅國於舊邦，繼絕世於劉氏；

而卿越境外交，遠通篡賊，豈是藩臣守節之義！今不以一過掩卿舊欵，卽送還藩。其感恕思愆，祇承明憲，輯寧所部，動靜以聞。」太和十五年（四九二），璉死，年百餘歲。高祖舉哀於東郊，遣謁者僕射李安上策贈車騎大將軍、太傅、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諡曰康。又遣大鴻臚拜璉孫雲使持節、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護東夷中郎將、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賜衣冠、服物、車旗之飾。又詔雲遣世子入朝，令及郊丘之禮。雲上書辭疾，惟遣其從叔升于隨使詣闕。嚴責之。自此，歲常貢獻。

正始中，世祖於東堂引見其使芮悉弗。悉弗進曰：「高麗係誠天極，累葉純誠，地產土毛，無愆王貢。但黃金出自夫餘，珂則涉羅所產，今夫餘爲勿吉所逐，涉羅爲百濟所并，國王臣雲惟繼絕之義，悉遷于境內，二品所以不登王府，實兩賊是爲。」世宗曰：「高麗世荷上將，專制海外，九夷黠虜，實得征之。瓶罄壘恥，誰之咎也！昔方貢之愆，責在連率，卿宜宣朕旨於卿主，務盡威懷之略，揃披害羣，輯寧東裔，使二邑還復舊墟，土毛無失常貢也！」神龜中，雲死，靈太后爲舉哀於東堂，遣使策贈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又拜其世子安爲安東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正光初，光州又於海中執得蕭衍所授安寧東將軍衣冠劍佩及使人江法盛等，送於京師。安死，子延立。出帝初，詔加延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

王，賜衣冠、服物、車旗之飾。天平中，詔加延侍中、驃騎大將軍，餘悉如故。延死，子成立。訖於武定末，其貢使無歲不至。

【魏書卷一〇〇，百濟國傳，六頁下】百濟國，其先出自夫餘。其國北去高句麗千餘里，處小海之南。其民土著，地多下濕，率皆山居，有五穀。其衣服、飲食與高句麗同。延興二年（四七二），其王餘慶始遣使上表曰：「臣建國東極，豺狼隔路，雖世承靈化，莫由奉藩，瞻望雲闕，馳情罔極！涼風微應，伏惟皇帝陛下，協和天休，不勝係仰之情。謹遣私署冠軍將軍、駙馬都尉、弗斯侯、長史餘禮、龍驤將軍、帶方太守、司馬張茂等投舫波阻，搜徑玄津，託命自然之運，遣進萬一之誠。冀神祇垂感，皇靈洪覆，克達天庭，宣暢臣志，雖且聞夕沒，永無餘恨！」又云：「臣與高句麗源出夫餘，先世之時，篤崇舊款。其祖釗輕廢隣好，親率士衆，陵踐臣境。臣祖須整旅電邁，應機馳擊，矢石暫交，梟斬釗首。自爾已來，莫敢南顧。自馮氏數終，餘燼奔竄，醜類漸盛，遂見陵逼，構怨連禍，三十餘載，財殫力竭，轉自辱蹶。若天慈曲矜，遠及無外，速遣一將，來救臣國，當奉送鄙女執婦後宮，并遣子弟牧圉外廄。尺壤匹夫，不敢自有。」又云：「今璉有罪，國自魚肉，大臣彊族，戮殺無已，罪盈惡積，民庶崩離，是滅亡之期，假手之秋也。且馮族土馬有鳥畜之戀，樂浪諸郡懷首丘之心。天威一舉，有征無戰，臣雖不敏，志效畢力，當率所統，承風響應。且高麗不義，逆詐非一，外慕隗囂藩卑

之辭，內懷兇禍豕突之行，或南通劉氏，或北約蠕蠕，共相唇齒，謀陵王略。昔唐堯至聖，致罰丹水；孟嘗稱仁，不捨塗置。涓流之水，宜早壅塞，今若不取，將貽後悔。去庚辰年後，臣西界小石山北國海中，見屍十餘，并得衣器鞍勒，視之，非高麗之物。後聞乃是王人來降臣國，長蛇隔路，以沉于海。雖未委當，深懷憤恚。昔宋戮申舟，楚莊徒跣，鶴撮放鳩，信陵不食，克敵建名，美隆無已。夫以區區偏鄙，猶慕萬代之信，況陛下合氣天地，勢傾山海，豈令小豎跨塞天達。今上所得鞍一，以爲實驗。」

顯祖以其僻遠，冒險朝獻，禮遇優厚，遣使者邵安與其使俱還。詔曰：「得表，聞之無恙，甚善！卿在東隅，處五服之外，不遠山海，歸誠魏闕，欣嘉至意，用戢于懷。朕承萬世之業，君臨四海，統御羣生。今宇內清一，八表歸義，襁負而至者，不可稱數。風俗之和，士馬之盛，皆餘禮等親所聞見。卿與高麗不穆，屢致陵犯，苟能順義，守之以仁，亦何憂於寇讎也！前所遣使浮海，以撫荒外之國，從來積年，往而不返，存亡達否，未能審悉。卿所送鞍，比較舊乘，非中國之物，不可以疑似之事，以生必然之過。經略權要，已具別旨。」又詔曰：「知高麗阻疆，侵軼卿土，修先君之舊怨，棄息民之大德，兵交累載，難結荒邊，使兼申胥之誠，國有楚、越之急，乃應展義扶微，乘機電舉。但以高麗稱藩先朝，供職日久，於彼雖有自昔之釁，於國未有犯令之愆。卿使命始通，便求致伐，尋討事會，理亦未周。故往年遣禮等

至平壤，欲驗其由狀。然高麗奏請頻煩，辭理俱詣，行人不能抑其請，司法無以成其責，故聽其所啓，詔禮等還。若今復違旨，則過咎益露，後雖自陳，無所逃罪，然後興師討之，於義爲得。九夷之國，世居海外，道暢則奉藩，惠戢則保境，故羈縻著於前典，楛貢曠於歲時。卿備陳疆弱之形，具列往代之迹，俗殊事異，擬貺乖衷，洪規大略，其致猶在。今中夏平一，宇內無虞，每欲陵威東極，懸旌域表，拯荒黎於偏方，舒皇風於遠服。良由高麗卽斂，未及卜征，今若不從詔旨，則卿之來謀，載協朕意，元戎啓行，將不云遠。便可豫率同興，具以待事，時遣報使，速究彼情。師舉之日，卿爲鄉導之首，大捷之後，又受元功之賞，不亦善乎？所獻錦、布、海物，雖不悉達，明卿至心。今賜雜物如別。」

又詔璉護送安等。安等至高句麗，璉稱昔與餘慶有讎，不令東過。安等於是皆還，乃下詔切責之。五年（四七五），使安等從東萊浮海，賜餘慶璽書，褒其誠節。安等至海濱，遇風飄蕩，竟不達而還。

【魏書 卷一〇〇，勿吉傳，一〇頁下】 勿吉國，在高句麗北，舊肅慎國也。邑落各自有長，不相總一。其人勁悍，於東夷最彊，言語獨異。常輕豆莫婁等國，諸國亦患之。去洛五千里。自和龍北二百餘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如洛瓌水，水廣里餘；又北行十五日至太魯水；又東北行十八日到其國。國有大水，闊三里餘，名速末

水。其地下濕，築城穴居，屋形似塚，開口於上，以梯出入。其國無牛，有車馬，佃則偶耕，車則步推。有粟及麥、稗，菜則有葵。水氣鹹，凝鹽生樹上，亦有鹽池。多豬，無羊。嚼米醞酒，飲能至醉。婦人則布裙，男子膾犬皮裘。初婚之夕，男就女家，執女乳而罷，便以爲定，仍爲夫婦。俗以人溺洗手、面。頭插虎豹尾。善射獵，弓長三尺，箭長尺二寸，以石爲鏃。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冢上作屋，不令雨濕；若秋冬，以其屍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常七八月造毒藥傳箭鏃，射禽獸，中者便死；煮藥毒氣亦能殺人。國南有徒太山，魏言大白，有虎、豹、熊、狼，〔皆不〕害人。人不得山上搜汗，行逕山者皆以物盛去。

延興（四七一—四七六）中，遣使乙力支朝獻。太和初，又貢馬五百匹。乙力支稱，初發其國，乘船沂難河西上，至太涂河，沉船於水，南出陸行，渡洛孤水，從契丹西界達和龍。自云其國先破高句麗十落，密共百濟謀，從水道并力取高句麗，遣乙力支奉使大國，請其可否。詔勅：「三國同是藩附，宜共和順，勿相侵擾。」乙力支乃還。從其來道取得本船，汎達其國。九年（四八五），復遣使侯尼支朝獻。明年（四八六），復入貢。其傍有大莫盧國、覆鍾國、莫多回國、庫婁國、素和國、具弗伏國、匹黎爾國、拔大何國、郁羽陵國、庫伏真國、魯婁國、羽真侯國，前後各遣使朝獻。太和十二年（四八八），勿吉復遣使貢楛矢、方物於京師。十七年（四九三），又遣使人婆非等五百餘人朝獻。景明四年（五〇三），復遣使俟力歸等朝貢。自此

迄于正光，貢使相尋。爾後中國紛擾，頗或不至。興和二年（五四〇）六月，遣使石久云等貢方物，至於武定不絕。

【魏書卷一〇〇，失韋國傳，二頁下】失韋國，在勿吉北千里，去洛六千里。路出和龍北千餘里，入契丹國；又北行十日至啜水；又北行三日有蓋水；又北行三日有犢了山，其山高，周回三百餘里；又北行三日有大水，名屈利；又北行三日至刃水；又北行五日到其國。有大水從北而來，廣四里餘，名榛水。國土下濕。語與庫莫奚、契丹、豆莫婁國同。頗有粟、麥及稗。唯食豬、魚。養牛、馬，俗又無羊。夏則城居，冬逐水草。亦多貂皮。丈夫索髮。用角弓，其箭尤長。女婦束髮，作叉手髻。其國少竊盜，盜一微三，殺人者責馬三百匹。男女悉衣白鹿皮襦袴。有麴釀酒。俗愛赤珠，爲婦人飾，穿挂於頸，以多爲貴；女不得此，乃至不嫁。父母死，男女衆哭三年，屍則置於林樹之上。

武定二年（五四四）四月，始遣使張焉豆伐等獻其方物。迄武定末，貢使相尋。

【魏書卷一〇〇，豆莫婁國傳，二頁上】豆莫婁國，在勿吉國北千里，去洛八千里，舊北扶餘也。在失韋之東，東至於海，方二千里。其人土著，有宮室、倉庫。多山陵、廣澤，於東夷之城最爲平敞。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長大，性彊勇、謹厚，不寇抄。其君長皆以六畜名官，邑落有豪帥。飲食亦用俎豆。有麻布，衣制類高麗而幅大，其國大人以金銀飾之。

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爲奴婢。俗淫，尤惡妬婦。妬者殺之，尸其國南山上，至腐，女家欲得，輸牛馬乃與之。或言本穢貊之地也。

【魏書卷一〇〇，地豆于國傳，一三頁下】地豆于國，在失韋西千餘里。多牛羊，出名馬，皮爲衣服。無五穀，惟食肉、酪。延興二年（四七二）八月，遣使朝貢，至于太和六年（四八二），貢使不絕。十四年（四九〇），頻來犯塞，高祖詔征西大將軍陽平王頤擊走之。自後時朝京師，迄武定末，貢使不絕。

【魏書卷一〇〇，庫莫奚國傳，一四頁上】庫莫奚國之先，東部宇文之別種也。初爲慕容元眞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間。其民不絜淨，而善射獵，好爲寇鈔。登國三年（三八八），太祖親自出討，至弱洛水南，大破之，獲其四部落馬、牛、羊、豕十餘萬。帝曰：「此羣狄諸種不識德義，互相侵盜，有犯王略，故往征之。且鼠竊狗盜，何足爲患！今中州大亂，吾先平之，然後張其威懷，則無所不服矣。」旣而車駕南還雲中，懷服燕、趙，十數年間，諸種與庫莫奚亦皆滋盛。及開遼海，置戍和龍，諸夷震懼，各獻方物。高宗、顯祖世，庫莫奚歲致名馬、文皮。高祖初，遣使朝貢。太和四年（四八〇），輒入塞內，辭以畏地，豆于鈔掠，詔書切責之。二十二年（四九八），入寇安州，營、燕、幽三州兵數千人擊走之。後復款附，每求入塞與民交易。世宗詔曰：「庫莫奚，去太和二十一年以前，與安、營二州邊民參居，交易往來，

并無疑貳；至二十二年叛逆以來，遂爾遠竄。今雖款附，猶在塞表，每請入塞與民交易。若抑而不許，乖其歸向之心；聽而不虞，或有萬一之警。不容依先任其交易，事宜限節，交市之日，州遣上佐監之。」自是已後，歲常朝獻，至於武定末不絕。

【魏書卷一〇〇，契丹國傳，一五頁上】契丹國，在庫莫奚東，異種同類，俱竄於松、漠之間。登國中，國軍大破之，遂逃迸，與庫莫奚分背。經數十年，稍滋蔓，有部落於和龍之北數百里，多爲寇盜。眞君以來求朝獻，歲貢名馬。顯祖時，使莫弗紇何辰奉獻，得班饗於諸國之末，歸而相謂言國家之美，心皆忻慕。於是東北羣狄聞之，莫不思服。悉萬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連部、匹黎部、黎部、吐六于部等，各以其名馬、文皮入獻天府，遂求爲常，皆得交市於和龍、密雲之間，貢獻不絕。太和三年（四七九），高句麗竊與蠕蠕謀，欲取地豆于以分之。契丹懼其侵軼，其莫弗賀勿于率其部落車三千乘、衆萬餘口，驅徙雜畜求入內附，止於白狼水東，自此歲常朝貢。後告饑，高祖矜之，聽其入關市糴。及世宗、肅宗時，恆遣使貢方物。熙平中，契丹使人祖眞等三十人還，靈太后以其俗嫁娶之際以青氈爲上服，人給青氈兩匹，賞其誠款之心，餘依舊式。朝貢至齊受禪常不絕。

【魏書卷一〇〇，烏洛侯國傳，一六頁上】烏洛侯國，在地豆于之北，去代都四千五百餘里。其土下濕，多霧氣而寒，民冬則穿地爲室，夏則隨原阜畜牧。多豕，有穀麥。無大君

長，部落莫弗皆世爲之。其俗繩髮皮服，以珠爲飾。民尙勇，不爲姦竊，故慢藏野積而無寇盜。好獵射。樂有箜篌，木槽革面而施九弦。其國西北有完水，東北流合于難水；其地小水皆注於難，東入于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己尼大水，所謂北海也。世祖眞君四年（四四三）來朝，稱其國西北有國家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民多祈請。世祖遣中書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於室之壁而還。

【魏書 卷一〇三，匈奴宇文莫槐傳，二三頁上】 匈奴宇文莫槐，出於遼東塞外。其先，南單于遠屬也，世爲東部大人。其語與鮮卑頗異，人皆翦髮而留其頂上以爲首飾，長過數寸則截短之。婦女披長襦及足而無裳焉。秋收烏頭爲毒藥，以射禽獸。

莫槐虐用其民，爲部人所殺，更立其弟普撥爲大人。普撥死，子丘不勤立，尙平文女。丘不勤死，子莫廐立，本名犯太祖諱。莫廐遣弟屈雲攻慕容廆，廆擊破之。又遣別部素延伐慕容廆於棘城，復爲慕容廆所破。時莫廐部衆彊盛，自稱單于，塞外諸部咸畏憚之。

莫廐死，子遜昵延立，率衆攻慕容廆於棘城。廆子翰先戍於外，遜昵延謂其衆曰：「翰素果勇，必爲人患。宜先取之，城不足憂也。」乃分騎數千襲翰。聞之，使人詐爲段末波使者，逆謂遜昵延曰：「翰數爲吾患，久思除之。今聞來討，甚善！戒嚴相待，宜兼路早赴。」翰設伏待之。遜昵延以爲信然，長驅不備，至於伏所，爲翰所虜。翰馳使告廆，乘勝遂進，

及晨而至。虜亦盡銳應之。遜昵延見而方嚴，率衆逆戰，前鋒始交，而翰已入其營，縱火燎之，衆乃大潰。遜昵延單馬奔還，悉俘其衆。遜昵延父子世雄漠北，又先得玉璽三紐，自言爲天所相，每自誇大。及此敗也，乃卑辭厚幣遣使朝獻于昭帝。帝嘉之，以女妻焉。

遜昵延死，子乞得龜立。復伐慕容廆，廆拒之。惠帝三年，乞得龜屯保澆水，固壘不戰，遣其兄悉跋堆襲廆子仁于栢林，仁逆擊，斬悉跋堆。廆又攻乞得龜，克之。乞得龜單騎夜奔，悉虜其衆，乘勝長驅，入其國城，收資財億計，徙部民數萬戶以歸。先是海出大龜，枯死於平郭。至是而乞得龜敗，別部人逸豆歸殺乞得龜而自立，與慕容廆相攻擊。遣其國相莫渾伐晃，而莫渾荒酒縱獵，爲晃所破，死者萬餘人。

建國八年（三四五），晃伐逸豆歸。逸豆歸拒之，爲晃所敗，殺其驍將涉亦干，逸豆歸遠遁漠北，遂奔高麗。晃徙其部衆五千餘落於昌黎，自此散滅矣。

【魏書 卷一〇三，徒何段就六眷傳，二四頁上】 徒何段就六眷，本出遼西。其伯祖日陸眷因亂被賣爲漁陽烏丸太庫辱官家奴。……其後漁陽大飢，庫辱官以日陸眷爲健，使將之詣遼西逐食。招誘亡叛，遂至彊盛。

日陸眷死，弟乞珍代立。乞珍死，子務目塵代立，卽就陸眷父也。據有遼西之地，而臣於晉。其所統三萬餘家，控弦上馬四五萬騎。

晉穆帝幽州刺史王浚以段氏數爲己用，深德之，乃表封務目塵爲遼西公，假大單于印綬。……務目塵死，就陸眷立。……就陸眷死，其子幼弱，……〔就陸眷弟〕末波自稱幽州刺史，屯遼西。末波死，國人立日陸眷弟護遼爲主。烈帝特假護遼驃騎大將軍、幽州刺史、大單于、北平公，弟鬱蘭撫軍將軍、冀州刺史、勃海公。建國元年（三三八），石虎征護遼於遼西，護遼奔平岡山，遂投慕容晃，晃殺之。鬱蘭奔石虎，以所徙鮮卑五千人配之，使屯令支。鬱蘭死，子龕代之。及冉閔之亂，龕率衆南移，遂據齊地。慕容儁使弟玄恭帥衆伐龕於廣固，執龕送之薊。儁毒其目而殺之，坑其徒三千餘人。

【魏書卷一〇五之三，天象志二，二二頁下】〔太和〕十三年（四八九）……八月丙戌，天有微雲，月在未蝕。占曰：「有兵。」十四年（四九〇）四月，地豆于頻犯塞，詔征西大將軍陽平王隨擊走之。

【魏書卷一〇五之三，天象志三，一八頁下】〔延和元年（四三二）〕六月，上伐北燕，舉燕十餘郡，進圍和龍，徙豪傑三萬餘家以歸。

〔延和〕二年（四三三）……比歲連兵東討，至太延二年（四三六）三月，燕後主馮文通去國奔高麗。

【魏書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三八頁下】

營州 治和龍城。太延二年爲鎮，眞君五年改置。永安末陷，天平初復。

領郡六 縣十四 戶

一千二十一 口四千六百六十四

昌黎郡 晉分遼東置。眞君八年併冀陽屬焉。

領縣三 戶二百一 口九百一十八

龍城 眞君八年併柳城、昌黎、棘城屬焉。有堯祠、榆頓城、狼水。

廣興 眞君八年併徒何、永樂、燕昌屬焉。有鷄鳴

山、石城、大柳城。 定荒 正光未置。有鹿頭山、松山。

建德郡 眞君八年置。治白狼城。

領縣三 戶二百 口七百九十三

石城 前漢屬右北平，後屬。眞君八年併遼陽路大樂屬焉。有白鹿山祠。

廣都 眞君八年併白狼、建德、望平屬焉。

有金紫城。 陽武 正光未置。有三合城。

遼東郡 秦置，後罷，正光中復。治固都城。

領縣二 戶一百三十一 口八百五十五

襄平 二漢、晉屬，後罷，正光中復。有青山。

新昌 二漢、晉屬，後罷，正光中復。

樂良郡 前漢武帝置，二漢、晉曰樂浪，後改罷，正光末復。治連城。

領縣二 戶二百一十九 口一

千八

永洛 正光未置。有鳥山。 帶方 二漢屬，晉屬帶方，後罷，正光末復屬。

冀陽郡 眞君八年併昌黎，武定五年復。

領縣二 戶八十九 口二百九十六

平剛 柳城

營丘郡 正光未置。 領縣二 戶一百八十二 口七百九十四

富平 正光未置。 永安 正光未置。

平州 晉置。 治肥如城。 領郡二 縣五 戶九百七十三 口三千七百四十一

遼西郡 秦置。 領縣三 戶五百三十七 口一千九百五

肥如 二漢、晉屬。 有孤竹山祠、禡石、武王祠、令支城、黃山、濡河。 陽樂 二漢、晉屬，真君七年併令支、合資屬焉。

有武歷山、覆舟山、林榆山、太真山。 海陽 二漢、晉屬。 有橫山、新婦山、清水。

北平郡 秦置。 領縣二 戶四百三十 口一千八百三十六

朝鮮 二漢、晉屬樂浪，後罷。 延和元年，徙朝鮮民於肥如，復置屬焉。 新昌 前漢屬涿，後漢、晉屬遼東，後屬。 有盧

龍山。

【魏書卷一〇八之一，禮志一，八頁上】 魏先之居幽都也，鑿石為祖宗之廟於烏洛侯國西

北。 自後南遷，其地隔遠。 眞君中，烏洛侯國遣使朝獻，云：「石廟如故，民常祈請，有神驗焉。」其歲，遣中書侍郎李敞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敞等既祭，斬樺木立之，以置牲體，而還。 後所立樺木生長成林，其民益神奉之，咸謂魏國感靈祇之應也。 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餘里。

【魏書卷一〇八之三，禮志三，一九頁上】 「太和」十五年（四九二）……是年，高麗王死。 十

二月，詔曰：「高麗王璉，守蕃東隅，累朝貢職，年逾期頤，勤德彌著。今既不幸，其赴使垂至，將爲之舉哀。而古者同姓哭廟，異姓隨其方，皆有制服。今既久廢，不可卒爲之衰，且欲素委貌、白布深衣，於城東爲盡一哀，以見其使也。朕雖不嘗識此人，甚悼惜之。有司可申敕備辦，事如別儀。」

【魏書卷一〇，食貨志，一二頁下】自魏德既廣，西域、東夷貢其珍物，充於王府。又於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貨，羽、毛、齒、革之屬，無遠不至。

北齊書

（隋）李百藥撰。

（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宋蜀大字本）

【北齊書卷二，神武帝紀下】武定三年（五四五）……十月丁卯，神武上言，幽、安、定三州，北接奚、蠕蠕，請於險要修立城戍以防之。躬自臨履，莫不嚴固。

【北齊書卷四，文宣帝紀】武定八年（五五〇），春正月……甲戌，地豆于國遣使朝貢。

天保元年（五五〇），六月己卯，高麗遣使朝貢。……九月癸丑，以散騎常侍、車騎將軍、領東夷校尉、遼東郡開國公、高麗王成爲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王、公如故。……十二月丁丑，茹茹、庫莫奚國並遣使朝貢。

二年（五五一）……閏〔四〕月乙丑，室韋國遣使朝貢。五月……丁亥，高麗國遣使朝貢。

三年（五五二），春正月丙申，帝親討庫莫奚於代郡，大破之，獲雜畜十餘萬，分賚將士各有差，以奚口付山東爲民。二月……辛丑，契丹遣使朝貢。……夏四月……丙申，室韋國遣使朝貢。

四年（五五三），春正月……戊寅，庫莫奚遣使朝貢。……二月，送茹茹主鐵伐、登注及子庫提還北。鐵伐尋爲契丹所殺，國人復立登注爲主，仍爲其大人阿富提等所殺，國人復立庫提爲主。……九月，契丹犯塞。壬午，帝北巡冀、定、幽、安，仍北討契丹。冬十月丁酉，帝至平州，遂從西道趣長蘆。詔司徒潘相樂率精騎五千自東道趣青山。辛丑，至白狼城。壬寅，經昌黎城，復詔安德王韓軌率精騎四千東趣，斷契丹走路。癸卯，至陽師水，倍道兼行，掩襲契丹。甲辰，帝親躡山嶺爲士卒先，指麾奮擊，大破之，虜獲十萬餘口，雜畜數十萬頭。樂又於青山大破契丹別部。所虜生口皆分置諸州。……丁未，至營州。丁巳，登碣石山，臨滄海。十一月己未，帝自平州遂如晉陽。

五年（五五四）……五月丁亥，地豆于、契丹等國並遣使朝貢。……秋七月戊子，肅慎遣使朝貢。

六年（五五五）……十一月丙戌，高麗遣使朝貢。……十二月戊申，庫莫奚遣使朝貢。

七年（五五六）……九月甲辰，庫莫奚遣使朝貢。冬十月丙戌，契丹遣使朝貢。

八年(五五七)……秋八月己巳,庫莫奚遣使朝貢。

【北齊書 卷五,廢帝紀】 乾明元年(五六〇)……春正月,……又以高麗王世子湯爲使持節、領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

【北齊書 卷六,孝昭帝紀】 皇建元年(五六〇)……冬十一月,……帝親戎,北討庫莫奚,出長城,虜奔遼,分兵致討,大獲牛馬,括總入晉陽宮。

【北齊書 卷七,武成帝紀】 河清二年(五六三)……三月……壬申,室韋國遣使朝貢。……是歲,室韋、庫莫奚、靺鞨、契丹並遣使朝貢。

三年(五六四)……是歲,高麗、靺鞨、新羅並遣使朝貢。

四年(五六五)……二月甲寅,詔以新羅國王金眞興爲使持節、東夷校尉、樂浪郡公、新羅王。

【北齊書 卷八,後主紀】 天統元年(五六五)……是歲,高麗、契丹、靺鞨並遣使朝貢。

二年(五六六)……是歲……突厥、靺鞨國並遣使朝貢。

三年(五六七)……冬十月,突厥、大莫婁、室韋、百濟、靺鞨等國,各遣使朝貢。

四年(五六八)……是歲,契丹、靺鞨國並遣使朝貢。

五年(五六九)……二月……癸酉,大莫婁國遣使朝貢。

武平元年（五七〇）……二月癸亥，以百濟王餘昌爲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帶方郡公，王如故。……七月……癸亥，靺鞨國遣使朝貢。

二年（五七一），春正月……戊寅，以百濟王餘昌爲使持節、都督、東青州刺史。

三年（五七二）……是歲，新羅、百濟、勿吉、突厥並遣使朝貢。

四年（五七三）……是歲，高麗、靺鞨並遣使朝貢。

六年（五七五）……夏四月……癸卯，靺鞨遣使朝貢。

【北齊書卷二五，王峻傳，六頁下】王峻字巒嵩，靈丘人也。明悟有幹略，高祖以爲相府墨曹參軍。坐事去官。久之，顯祖爲儀同開府，引爲城局參軍。累遷恆州大中正、世宗相府外兵參軍，隨諸軍平淮陰，賜爵北平縣男。除營州刺史。營州地接邊城，賊數爲民患。峻至州，遠設斥候，廣置疑兵，每有賊發，常出其不意要擊之，賊不敢發，合境獲安。先是刺史陸士茂詐殺失韋八百餘人，因此朝貢遂絕。至是，峻分命將士要其行路，失韋果至，大破之，虜其首帥而還，因厚加恩禮放遣之，失韋遂獻誠款，朝貢不絕，峻有力焉。

【北齊書卷二八，元斌傳，二頁下】〔天保〕二年（五五一），從文宣討契丹，還至白浪河，以罪賜死。

【北齊書卷三二，王昕傳附弟晞傳，九頁上】〔昭〕帝將北征，勅問外間比何所聞，晞曰：

「道路傳言車駕將行。」帝曰：「庫莫奚南侵，我未經親戎，因此聊欲習武。」晞曰：「變駕巡狩爲復何爾？若輕有驅使，恐天下失望。」帝曰：「此懦夫常慮，吾自當臨時斟酌。」

【北齊書 卷四一，皮景和傳，三頁下】天保初，授假節、通州刺史，封永寧縣開國子。後從襲庫莫奚，加左右大都督；又從度黃龍征契丹，定稽胡。尋從討茹茹主菴羅辰於陁北；又從平茹茹餘燼。景和趨捷有武用，每有戰功。

【北齊書 卷四一，綦連猛傳，八頁下】天保元年（五五〇），除都督、東秦州刺史，別封雍州京兆郡覆城縣開國男。從顯祖討契丹，大獲戶口。……〔皇建〕二年（五六一），除領左右大將軍。從肅宗討奚賊，大捷，獲馬二千疋、牛羊三萬頭。

【北齊書 卷四一，元景安傳，二頁上】天保初，加征西將軍，別封興勢縣開國伯，帶定襄縣令，賜姓高氏。三年（五五二），從破庫莫奚於代川，轉領左右大都督，餘官並如故。四年（五五三），從討契丹於黃龍，領北平太守。

【北齊書 卷四一，高保寧傳，一七頁下】高保寧，代人也，不知其所從來。武平末，爲營州刺史，鎮黃龍，夷夏重其威信。周師將至鄴，幽州行臺潘子晃徵黃龍兵，保寧率驍銳並契丹、（祿）〔靺〕羯萬餘騎將赴救。至北平，知子晃（以）〔已〕發薊，又聞鄴都不守，便歸營。周帝遣使招慰，不受勅書。范陽王紹信在突厥中，上表勸進，范陽署保寧爲丞相。及盧昌期

據范陽城起兵，保寧引紹信集夷夏兵數萬騎來救之，至潞河，知周將宇文神舉已屠范陽，還據黃龍，竟不臣周。

周書

(唐)令狐德棻撰。(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宋蜀大字本)

【周書卷六，武帝紀下】建德六年(五七七)……十一月庚午，百濟遣使獻方物。

【周書卷七，宣帝紀】宣政元年(五七八)，冬十月……戊子，百濟遣使獻方物。

【周書卷二〇，王盟傳，一頁上】王盟字子件，明德皇后之兄也。其先樂浪人。六世祖波，前燕太宰。祖珍，魏黃門侍郎，贈并州刺史、樂浪公。父熙，伏波將軍，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

【周書卷二九，耿豪傳，七頁下】耿豪，鉅鹿人也，本名令貴。其先避劉石之亂，居遼東，因仕於燕。曾祖超，率衆歸魏，遂家於神武川。

【周書卷二九，高琳傳，九頁上】高琳字季珉，其先高句麗人也。六世祖欽，爲質於慕容廆，遂仕於燕。五世祖宗，率衆歸魏，拜第一領民酋長，賜姓羽真氏。祖明，父遷，仕魏，咸亦顯達。

【周書卷四九，高麗傳，二頁下】高麗者，其先出於夫餘，自言始祖曰朱蒙，河伯女感日

影所孕也。朱蒙長而有材略，夫餘人惡而逐之，土于紇斗骨城，自號曰高句麗，仍以高爲氏。其孫莫來漸盛，擊夫餘而臣之。莫來裔孫璉，始通使於後魏。

其地東至新羅，西渡遼水，二千里；南接百濟，北隣靺鞨，千餘里。治平壤城。其城東西六里，南臨浪水。城內唯積倉儲器備寇，賊至日方入固守。王則別爲宅於其側，不常居之。其外有國內城及漢城，亦別都也。復有遼東、玄菟等數十城，皆置官司以相統攝。大官有大對盧，次有太大兄、大兄、小兄、意俟奢、烏拙、太大使者、大使者、小使者，褥奢，屬，仙人並褥薩，凡十三等，分掌內外事焉。其大對盧，則以疆弱相陵奪而自爲之，不由王之署置也。其刑法：謀反及叛者，先以火焚爇，然後斬首，籍沒其家；盜者，十餘倍徵贓；若貧不能備，及負公私債者，皆聽評其子女爲奴婢以償之。丈夫衣同袖衫，大口袴，白章帶，黃革履。其冠曰骨蘇，多以紫羅爲之，雜以金銀爲飾；其有官品者，又插二鳥羽於其上，以顯異之。婦人服裙襦，裾袖皆爲襖。書籍有《五經》、《三史》、《三國志》、《晉陽秋》。兵器有甲、弩、弓、箭、戟、矛、鋌。賦稅則絹、布及粟，隨其所有，量貧富差等輸之。土田墾薄，居處節儉。然尙容止，多詐僞，言辭鄙穢；不簡親疎，乃至同川而浴，共室而寢。風俗好淫，不以爲愧。有遊女者，夫無常人。婚娶之禮，略無財幣，若受財者，謂之賣婢，俗甚恥之。父母及夫喪，其服制同於華夏，兄弟則限以三月。敬信佛法，尤好淫祀。又有神廟二

所：一曰夫餘神，刻木作婦人之象；一曰登高神，云是其始祖夫餘神之子；並置官司，遣人守護，蓋河伯女與朱蒙云。

璉五世孫成，大統十二年（五四六）遣使獻其方物。成死，子湯立。建德六年（五七七），湯又遣使來貢，高祖拜湯爲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遼東郡開國公、遼東王。

【周書卷四九，百濟傳，四頁下】百濟者，其先蓋馬韓之屬國，夫餘之別種。有仇台者，始國於帶方，故其地界東極新羅，北接高句麗，西南俱限大海，東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餘里。治固麻城。其外更有五方：中方曰古沙城，東方曰得安城，南方曰久知下城，西方曰刀先城，北方曰熊津城。王姓夫餘氏，號於羅瑕，民呼爲韃吉支，夏言並王也。妻號於陸，夏言妃也。官有十六品。左平五人一品，達率三十人二品，恩率三品，德率四品，扞率五品，柰率六品，六品已上冠飾銀華；將德七品，紫帶；施德八品，皂帶；固德九品，赤帶；季德十品，青帶；對德十一品，文督十二品，皆黃帶；武督十三品，佐軍十四品，振武十五品，克虞十六品，皆白帶。自恩率以下，官無常員，各有部司，分掌衆務。內官有前內部，穀部，肉部，內掠部，外掠部，馬部，刀部，功德部，藥部，木部，法部，後官部。外官有司軍部，司徒部，司空部，司寇部，點口部，客部，外舍部，綱部，日官部，都市部。都下有萬家，分爲五部，曰上部，前部，中部，下部，後部，統兵五百人。五方各有方領一人，以達率爲之；郡將三人，

以德率爲之，方統兵一千二百人以下，七百人以上，城之內外民庶及餘小城咸分肄焉。其衣服，男子略同於高麗。若朝拜祭祀，其冠兩廂加翅，戎事則不。拜謁之禮，以兩手據地爲敬。婦人衣以袍而袖微大。在室者編髮盤於首，後垂一道爲飾；出嫁者，乃分爲兩道焉。兵有弓箭、刀稍。俗重騎射；兼愛墳史，其秀異者頗解屬文；又解陰陽五行。用宋《元嘉曆》，以建寅月爲歲首。亦解醫藥、卜筮、占相之術。有投壺、樗蒲等雜戲，然尤尙弈棊。僧尼、寺塔甚多，而無道士。賦稅，以布、絹、絲、麻及米等，量歲豐儉，差等輸之。其刑罰：反叛、退軍及殺人者斬；盜者流，其贓兩倍徵之；婦人犯姦者，沒入夫家爲婢。婚娶之禮，略同華俗。父母及夫死者三年治服，餘親則葬訖除之。土田下濕，氣候溫暖，五穀、雜果、菜蔬及酒醴、餽饌、藥品之屬，多同於內地，唯無駝、驢、騾、羊、鵝、鴨等。其王以四仲之月祭天及五帝之神，又每歲四祠其始祖仇台之廟。

自晉、宋、齊、梁據江左，後魏宅中原，並遣使稱藩，兼受封拜。齊氏擅東夏，其王隆亦通使焉。隆死，子昌立。建德六年（五七七），齊滅，昌始遣使獻方物。宣政元年（五七八），又遣使來獻。

【周書 卷四九，庫莫奚傳，二一頁上】 庫莫奚，鮮卑之別種也。其先爲慕容晃所破，竄於松、漠之間。後種類漸多，分爲五部：一曰辱紇主，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

室得。每部置俟斤一人。有阿會氏者，最爲豪帥，五部皆受其節度。役屬於突厥，而數與契丹相攻，虜獲財畜因而行賞。死者則以葦薄裹尸，懸之樹上。大統五年（五三九），遣使獻其方物。

隋書（唐）魏徵等撰。

（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元大德本）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開皇元年（五八一）……秋七月……庚午，靺鞨酋長貢方物。……冬十月乙酉，百濟王扶餘昌遣使來賀，授昌上開府儀同三司、帶方郡公。……十二月……壬寅，高麗王高陽遣使朝貢，授陽大將軍、遼東郡公。

二年（五八二），春正月……辛未，高麗、百濟并遣使貢方物。……十一月……景午，高麗遣使獻方物。

三年（五八三），春正月……癸亥，高麗遣使來朝。……夏四月……辛未，高麗遣使來朝。五月……甲辰，高麗遣使來朝。……丁未，靺鞨貢方物。……八月丁丑，靺鞨貢方物。

四年（五八四）……二月……丁未，靺鞨貢方物。……四月……丁未，宴突厥、高麗、吐谷渾使者於大興殿。丁巳，以上大將軍賀婁子幹爲榆關總管。五月癸酉，契丹主莫賀弗遣使請降，拜大將軍。……九月……庚午，契丹內附。

五年(五八五)……夏四月甲午，契丹主多彌遣使貢方物。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開皇十年(五九〇)……秋七月……辛亥，高麗遼東郡公高陽

卒。……十一月……景午，契丹遣使朝貢。

十一年(五九二)，春正月……辛丑，高麗遣使朝貢。……五月甲子，高麗遣使貢方

物。……十二月景辰，靺鞨遣使貢方物。

十二年(五九三)……十二月……己酉，吐谷渾、靺鞨並遣使貢方物。

十三年(五九三)，春正月……景午，契丹、奚、霫、室韋並遣使貢方物。……秋七月戊申，

靺鞨遣使貢方物。

十七年(五九七)……五月……己巳，……高麗遣使貢方物。

十八年(五九八)……二月……乙巳，以漢王諒爲行軍元帥，水陸三十萬伐高麗。……六

月景寅，下詔黜高麗王高元官爵。

二十年(六〇〇)，春正月辛酉朔，……突厥、高麗、契丹並遣使貢方物。

【隋書卷三，煬帝紀上】大業三年(六〇七)……八月壬午，車駕發榆林。乙酉，啓民飾廬

清道以候乘輿。帝幸其帳，啓民奉觴上壽，宴賜極厚。上謂高麗使者曰：「歸語爾王，當

早來朝見，不然者，吾與啓民巡彼土矣。」

四年(六〇八)……三月……壬戌，百濟、倭、赤土、迦羅舍國並遣使貢方物。

六年(六一〇)……六月辛卯，室韋、赤土並遣使貢方物。

七年(六一一)……二月庚申，百濟遣使朝貢。乙亥，上自江都御龍舟入通濟渠，遂幸於涿郡。壬午，詔曰：「武有七德，先之以安民，政有六本，興之以教義。高麗高元虧失藩禮，將欲問罪遼左，恢宣勝略，雖懷伐國，仍事省方。今往涿郡巡撫民俗，其河北諸郡及山西、山東年九十已上者版授太守，八十者授縣令。」……十二月……于時遼東戰士及餽運者填咽於道，晝夜不絕。苦役者始爲羣盜。甲子，勅都尉鷹揚與郡縣相知追捕，隨獲斬決之。

【隋書卷四，煬帝紀下】大業八年(六一二)，春正月辛巳，大軍集于涿郡，以兵部尙書段文振爲左候衛大將軍。壬午，下詔曰：「天地大德，降繁霜於秋令，聖哲至仁，著甲兵於刑典，故知造化之有肅殺，義在無私，帝王之用干戈，蓋非獲已。……粵我有隋，誕膺靈命，……遠至邇安，罔不和會，功成治定，於是乎在。而高麗小醜，迷昏不恭，崇聚勃碣之間，荐食遼穢之境，雖復漢、魏誅戮，巢窟暫傾，亂離多阻，種落還集，萃川藪於往代，播實繁以迄今，睠彼華壤，翦爲夷類。歷年永久，惡稔既盈，天道禍淫，亡徵已兆，亂常敗德，非可勝圖，掩慝懷姦，唯日不足。移告之嚴未嘗面受，朝覲之禮莫肯躬親。誘納亡叛，不知紀極，充斥邊垂，亟勞烽候，關柝以之不靜，生人爲之廢業。在昔薄伐，已漏天網，既緩前禽之戮，未卽

後服之誅，曾不懷恩，醜爲長惡，乃兼契丹之黨，虔劉海戍，習韎鞞之服，侵軼遼西。又青丘之表，咸修職貢，碧海之濱，同稟正朔，遂復攷攘琛寶，遏絕往來，虐及弗辜，誠而遇禍。輜軒奉使，爰暨海東，旌節所次，途經藩境，而擁塞道路，拒絕王人，無事君之心，豈爲臣之禮？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且法令苛酷，賦歛煩重，強臣豪族，咸執國鈞，朋黨比周，以之成俗，賄貨如市，冤枉莫申。重以仍歲災凶，比屋饑饉，兵戈不息，徭役無期，力竭轉輸，身填溝壑，百姓愁苦，爰誰適從，境內哀惶，不勝其弊，迴首面內，各懷性命之圖，黃髮稚齒，咸興酷毒之歎。省俗觀風，爰屆幽朔，弔人間罪，無俟再駕。於是親總六師，用申九伐，拯厥阽危，協從天意，殄茲逋穢，克嗣先謨。今宜授律啓行，分麾屆路，掩勃澥而雷震，歷夫餘以電掃，比戈按甲，誓旅而後行，先令五申，必勝而後戰。左第一軍可鑲方道，第二軍可長岑道，第三軍可海冥道，第四軍可蓋馬道，第五軍可建安道，第六軍可南蘇道，第七軍可遼東道，第八軍可玄菟道，第九軍可扶餘道，第十軍可朝鮮道，第十一軍可沃沮道，第十二軍可樂浪道；右第一軍可黏蟬道，第二軍可含資道，第三軍可渾彌道，第四軍可臨屯道，第五軍可候城道，第六軍可提奚道，第七軍可踏頓道，第八軍可肅慎道，第九軍可碣石道，第十軍可東曉道，第十一軍可帶方道，第十二軍可襄平道。凡此衆軍，先奉廟略，駱驛引途，總集平壤。莫非如豺如貔之勇，百戰百勝之雄；顧眄則山岳傾頽，叱咤則風雲騰鬱。心德攸同，爪牙斯在。朕

躬馭元戎，爲其節度，涉遼而東，循海之右，解倒懸於遼裔，問疾苦於遺黎。其外輕齋遊闕，隨機赴響，卷甲銜枚，出其不意。又滄海道軍舟艦千里，高驅電逝，巨艦雲飛，橫斷沮江，逕造平壤，島嶼之望斯絕，坎井之路已窮。其餘被髮左衽之人，控弦待發；微盧彭濮之旅，不謀同辭。杖順臨逆，人百其勇，以此衆戰，勢等摧枯。然則王者之師，義存止殺，聖人之教，必也勝殘。天罰有罪，本在元惡，人之多僻，脅從罔治。若高元泥首轅門，自歸司寇，卽宜解縛焚檄，弘之以恩。其餘臣人歸朝奉順，咸加慰撫，各安生業，隨才任用，無隔夷夏。營壘所次，務在整肅，芻蕘有禁，秋毫無犯，布以恩宥，喻以禍福。若其同惡相濟，抗拒官軍，國有常刑，俾無遺類。明加曉示，稱朕意焉。」總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癸未，第一軍發，終四十日引師乃盡，旌旗亘千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二月甲寅，詔曰：「朕觀風燕裔，問罪遼濱，文武叶力，爪牙思奮，莫不執銳勤王，捨家從役，罕蓄倉廩之資，兼損播殖之務。朕所以夕惕愀然，慮其匱乏，雖復素飽之衆，情在忘私，悅使之入，宜從其厚。諸行從一品以下，飲飛、募人以上家口，郡縣宜數存問，若有糧食乏少，皆宜賑給。或雖有田疇，貧弱不能自耕種，可於多丁富室勸課相助，使夫居者有歛積之豐，行役無顧後之慮。」……三月……癸巳，上御師，甲午，臨戎于遼水橋。戊戌，大軍爲賊所拒，不果濟，右屯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麥鐵杖、武賁郎將錢士雄、孟金义等皆死之。甲午，車駕渡

遼，大戰于東岸，擊賊破之，進圍遼東。……五月壬午，……于時諸將各奉旨不敢越機。既而高麗各城守，攻之不下。六月己未，幸遼東，責怒諸將，止城西數里，御六合城。七月壬寅，宇文述等敗績于薩水，右屯衛將軍薛世雄死之。九軍並陷，將帥奔還，亡者二千餘騎。癸卯，班師。……十一月……甲申，敗將宇文述、于仲文等並除名爲民。

九年（六一三）……二月……壬午，復宇文述等官爵。又徵兵討高麗。三月……戊寅，幸遼東。……夏四月庚午，車駕度遼。壬申，遣宇文述、楊義臣趣平壤。……六月乙巳，禮部尚書楊玄感反於黎陽。景辰，玄感逼東都。……戊辰，兵部侍郎斛斯政奔于高麗。庚午，上班師。高麗犯後軍，勅右武衛大將軍李景爲後拒。遣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左候衛將軍屈突通等馳傳發兵，以討玄感。

十年（六一四）……二月辛未，詔百寮講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戊子，詔曰：「竭力王役，致身戎事，咸由徇義，莫匪勤誠，委命草澤，棄骸原野，興言念之，每懷感惻。往年出車問罪，將屆遼濱，廟筭勝略，具有進止。而諒愾凶，罔識成敗，高頴愎恨，本無智謀。臨三軍猶兒戲，視人命如草芥，不遵成規，坐貽撓退，遂令死亡者衆，不及埋藏。今宜遣使人分道收葬，設祭於遼西郡，立道場一所。恩加泉壤，庶弭窮魂之冤，澤及枯骨，用弘仁者之惠。」辛卯，詔曰：「黃帝五十二戰，成湯二十七征，方乃德施諸侯，令行天下；盧芳小盜，漢祖尙且親戎，

隗囂餘燼，光武猶自登隴；豈不欲除暴止戈，勞而後逸者哉！朕纂成寶業，君臨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沾，孰非我臣，獨隔聲教。蕞爾高麗，僻居荒表，鷓張狼噬，侮慢不恭，抄竊我邊陲，侵軼我城鎮。是以去歲出軍，問罪遼碣，殪長蛇於玄菟，戮封豕于襄平，扶餘衆軍，風馳電逝，追奔逐北，徑踰沮水。滄海舟楫，衝賊腹心，焚其城郭，汙其宮室。高元伏鑕泥首，送款軍門，尋請入朝，歸罪司寇。朕以許其改過，乃詔班師。而長惡靡悛，宴安鳩毒，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便可分命六師，百道俱進，朕當親執武節，臨御諸軍，秣馬丸都，觀兵遼水，順天誅於海外，救窮民於倒懸。征伐以正之，明德以誅之，止除元惡，餘無所問。若有識存亡之分，悟安危之機，翻然北首，自求多福。必其同惡相濟，抗拒王師，若火燎原，刑茲無赦。有司便宜宣布，咸使知聞。」……三月壬子，行幸涿郡，癸亥，次臨渝宮。親御戎服，禱祭黃帝，斬叛軍者以鼙鼓。……秋七月癸丑，車駕次懷遠鎮。……甲子，高麗遣使請降，囚送斛斯政。上大悅。八月己巳，班師。……冬十月丁卯，上至東都，己丑，還京師。十一月景申，支解斛斯政於金光門外。

十一年（六一五），春正月甲午朔，大宴百寮。突厥、新羅、靺鞨、畢大、辭訶咄、傳越、烏那曷、波臘、吐火羅、俱慮、建忽論、靺鞨、訶多沛汗、龜茲、疎勒、于闐、安國、曹國、何國、穆國、畢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國並遣使朝貢。……乙卯，大會蠻夷，設魚龍曼延之樂，頒

賜各有差。

【隋書卷八，禮儀志，九頁下】大業七年（六一一）征遼東，煬帝遣諸將於薊城南桑乾河上築社稷二壇。……衆軍將發，帝御臨朔宮親授節度。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置一纛；十隊爲團，團有偏將一人。……又步卒八十隊，分爲四團，團有偏將一人。……受降使者一人……承詔慰撫，不受大將制，戰陣則爲監軍。……大將、亞將等各就牙帳。其馬步隊與軍中散兵交爲兩番，五日而代。於是每日遣一軍發，相去四十里，連營漸進。二十四日續發而盡，首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亘九百六十里。天子六軍次發，兩部前後先置又亘八十里。通諸道合三十軍，亘一千四百里。……是歲也，行幸望海鎮，於禿黎山爲壇，祀黃帝，行禱祭。

【隋書卷一五，音樂志，二八頁上】始開皇初定令，置七部樂：一曰國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麗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國伎，六曰龜茲伎，七曰文康伎。又雜有疎勒、扶南、康國、百濟、突厥、新羅、倭國等伎。……

【隋書卷一五，音樂志，二九頁上】大業中，煬帝乃定清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疎勒、安國、高麗、禮畢，以爲九部樂，器工依創造既成，大備於茲矣。……

【隋書卷一五，音樂志，三一頁下】疎勒、安國、高麗，並起自後魏平馮氏及通西域，因得

其伎，後漸繁會其聲，以別於太樂。……高麗歌曲有芝栖，舞曲有歌芝栖，樂器有彈箏、臥箏、篋、豎箏、篋、琵琶、五弦、笛、笙、簫、小篋、篋、桃皮篋、腰鼓、齊鼓、擔鼓、貝等十四種，爲一部，工十八人。

【隋書卷三二，五行志，一九頁下】〔大業〕八年（六一二），天下旱，百姓流亡。時發四海兵，帝親征高麗，六軍凍餓死者十八九。

【隋書卷二四，食貨志，二頁下】煬皇嗣守鴻基，……天下死于役而家傷於財。既而一討渾庭，二駕遼澤，天子親伐，師兵大舉。……雖復太半不歸，而每年興發，比屋良家之子多赴於邊陲，分離哭泣之聲連響於州縣。……

【隋書卷二四，食貨志，一六頁下】時〔煬〕帝將事遼碣，增置軍府，掃地爲兵，自是租賦之入益減矣。

【隋書卷二四，食貨志，一八頁上】〔大業〕六年（六一〇），將征高麗，有司奏兵馬已多損耗，詔又課天下富人，量其貨產出錢市武馬，填元數，限令取足。復點兵具器仗，皆令精新，濫惡則使人便斬。於是馬匹至十萬。

七年（六一一）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兵配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別以舟師濟滄海，舳艫數百里，並載軍糧，期與大兵會平壤。是歲，山東、河南大水，漂沒四十餘郡。重以遼東覆

敗，死者數十萬。……

九年（六一三），……又發諸州丁，分爲四番，於遼西柳城營屯，往來艱苦，生業盡罄，盜賊四起，道路南絕。隴右牧馬盡爲奴賊所掠。楊玄感乘虛爲亂。時帝在遼東，聞之，遽歸於高陽郡。

帝又命郡縣置督捕以討賊。益遣募人。征遼馬少，不充八駄，而許爲六駄，又不足，聽半以驢充。在路逃者相繼，執獲皆斬之而莫能止。帝不憚。遇高麗執送叛臣斛斯政，遣使求降，發詔赦之。囚政至于京師，於開遠門外磔而射殺之。

【隋書卷三〇，地理志，一九頁下】 遼西郡 舊置營州。開皇初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統縣一，戶

七百五十一。 柳城 後魏置營州於和龍城，領建德、冀陽、昌黎、遼東、樂浪、營丘等郡，龍城、大興、永樂、帶方、定荒、石城、廣都、陽武、襄平、新昌、平剛、柳城、富平等縣。後齊唯留建德、冀陽二郡，永樂、帶方、龍城、大興等縣，其餘並廢。開皇元年，唯留建德一郡，龍城一縣，其餘並廢。尋又廢郡，改縣爲龍山；十八年，改爲柳城。大業初，置遼西郡。有帶方山、禿黎山、雞鳴山、松山。有淪水、白狼水。

【隋書卷三七，李穆傳附侄崇傳，九頁上】 開皇三年（五八三）除幽州總管，突厥犯塞，崇輒破之。奚、霫、契丹等懼其威略，爭來內附。

【隋書卷三九，陰壽傳，三頁下】 尉〔遲〕迴作亂，高祖以韋孝寬爲元帥擊之，令壽監

軍。……以功進位上柱國，……拜幽州總管，封趙國公。時有高寶寧者，齊氏之疎屬也。……及齊滅，周武帝拜爲營州刺史，甚得華夷之心。高祖爲丞相，遂連結契丹、靺鞨舉兵反。……開皇初，又引突厥攻圍北平，至是令壽率步騎數萬出盧龍塞以討之。……寶寧棄城奔於磧北。黃龍諸縣悉平。壽班師，留開府成道昂鎮之。寶寧……尋引契丹、靺鞨之衆來攻，道昂苦戰連日乃退。

【隋書卷三九，陰壽傳附子世師傳，四頁下】 入爲武賁郎將。遼東之役，出襄平道。明年（六一三），帝復擊高麗，以本官爲涿郡留守。

【隋書卷四一，高穎傳，四頁下】 「開皇中」會議伐遼東，穎固諫不可。上不從。以穎爲元帥長史，從漢王征遼東，遇霖潦疾疫，不利而還。

【隋書卷四一，蘇威傳，一〇頁上】 遼東之役，以本官領左武衛大將軍，進位光祿大夫。……明年（六一三），從征遼東，領右禦衛大將軍。楊玄感之反也，……從還至涿郡，詔威安撫關中。……時天下大亂。……後復間伐遼東事，威對「願赦羣盜，遣討高麗」，帝益怒。

【隋書卷四三，觀德王雄傳，六頁下】 遼東之役，檢校左翊衛大將軍，出遼東道，次瀘河鎮，邁疾而薨。

【隋書卷四五，庶人「楊」諒傳，一六頁下】 「開皇」十八年（五九八），起遼東之役，以諒爲行

軍元帥，率衆至遼水，遇疾疫，不利而還。

【隋書卷四七，韋世康傳附弟冲傳，六頁上】〔開皇中〕拜營州總管。冲容貌都雅，寬厚得衆心，懷撫靺鞨、契丹，皆能致其死力。奚、霫畏懼，朝貢相續。高麗嘗入寇，冲率兵擊走之。

【隋書卷五〇，元孝矩傳附弟褒傳，六頁下】〔開皇〕十四年（五九四），以行軍總管屯兵備邊。遼東之役，復以行軍總管從漢王至柳城而還。

【隋書卷五〇，郭榮傳，八頁上】遼東之役，以功進位左光祿大夫。明年（六一二），帝復事遼東。榮以爲中國疲敝，萬乘不宜屢動，乃言於帝曰：「戎狄失禮，臣下之事。臣聞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豈有親辱大駕以臨小寇？」帝不納。復從軍攻遼東城，親蒙矢石，晝夜不釋甲胄百餘日。……九年（六一三），……拜爲右候衛大將軍。……楊玄感之亂，帝令馳守太原。明年，復從帝至柳城。遇疾，……卒於懷遠鎮。

【隋書卷五一，長孫覽傳附從子晟傳，四頁上】開皇元年（五八一），攝圖……因與高寶寧攻陷臨渝鎮，約諸面部落謀共南侵。……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侄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曰：「……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譽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反閒既行，果

相猜貳。授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等，遣爲嚮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內附。

【隋書卷五二，韓擒傳附弟僧壽傳，三頁下】〔開皇〕十七年（五九七），屯蘭州以備胡。明年，遼東之役，領行軍總管。還，檢校靈州總管事。

【隋書卷五三，賀婁子幹傳，四頁下】高祖以子幹曉習邊事，授榆關總管，十鎮諸軍事。歲餘，拜雲州刺史。……母憂去職。朝廷以榆關重鎮，非子幹不可，尋起視事。〔開皇〕十四年（五九四），以病卒官。

【隋書卷五五，杜彥傳，二頁上】〔開皇〕十八年（五九八），遼東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漢王至營州。上以彥曉習軍旅，令總統五十營事。及還，拜朔州總管。

【隋書卷六〇，于仲文傳，八頁下】遼東之役，仲文率軍指樂浪道，軍次烏骨城。仲文簡羸、馬、驢數千，置於軍後。既而率衆東過，高麗出兵掩襲輜重，仲文迴擊，大破之。至鴨綠水，高麗將乙支文德詐降，來入其營。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者，必禽之。至是文德來，仲文將執之。時尙書右丞劉士龍爲慰撫使，固止之。仲文遂捨文德。尋悔，遣人紿文德曰：「更有言議，可復來也。」文德不從，遂濟。仲文選騎渡水追之，每戰破賊。文德遣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窮地理，戰勝功既高，知足願云止。」仲文答書諭之。文德

燒柵而逐。時宇文述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銳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將軍仗十萬之衆，不能破小賊，何顏以見帝！且仲文此行也，固無功矣。」述因厲聲曰：「何以知無功？」仲文曰：「昔周亞夫之爲將也，見天子軍容不變，此決在一人，所以功成名遂。今者人各其心，何以赴敵？」初，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諮稟節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遂行，東至薩水，宇文述以兵餒退歸，師遂敗績。

【隋書卷六〇，段文振傳，二三頁下】遼東之役，授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在道疾篤，上表曰：「……竊見遼東小醜，未服嚴刑，遠降六師，親勞萬乘，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心懷背叛，詭伏多端，勿得便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剋。如不時定，脫遇秋霖，深爲艱阻，兵糧又竭，強敵在前，韎鞞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後數日，卒於師。帝省表，悲歎久之。

【隋書卷六一，宇文述傳，四頁上】及征高麗，述爲扶餘道軍將。……述與九軍至鴨綠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述又不測帝意。會乙支文德來詣其營，述先與于仲文俱奉密旨，令誘執文德，既而緩縱文德逃歸，語在《仲文傳》。述內不自安，遂與諸將度水追之。時文德見述軍中多飢色，欲疲述衆，每鬪便北。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恃驟勝，又

內逼羣議，於是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文德復遣使僞降，請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衆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淥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帝大怒，以述等屬吏，至東都，除名爲民。明年（六一三），帝有事遼東，復述官爵，待之如初。從至遼東，與將軍楊義臣率兵復臨鴨淥水，會楊玄感作亂，帝召述班師。

【隋書卷六三，樊子蓋傳，三頁上】 遼東之役，徵攝左武衛將軍，出長岑道，後以宿衛不行。……其年，……以子蓋爲涿郡留守。九年（六一三），車駕復幸遼東，命子蓋爲東都留守。

【隋書卷六三，史祥傳，八頁上】 遼東之役，出蹋頓道，不利而還，由是除名爲民。俄拜燕郡太守。

【隋書卷六三，元壽傳，九頁下】 「大業」七年（六一一），兼左翊衛將軍，從征遼東，行至涿郡，遇疾卒。

【隋書卷六三，楊義臣傳，一二頁上】 其後，復征遼東，以軍將指肅慎道，至鴨淥水，與乙支文德戰，每爲先鋒，一日七捷。後與諸軍俱敗，竟坐免。俄而復位。明年（六一三），以爲軍副，與大將軍宇文述趣平壤，至鴨淥水。會楊玄感作亂，班師。……尋從帝復征遼東。……時

勃海高士達、清河張金稱並相聚爲盜，衆已數萬。……詔義臣率遼東還兵數萬擊之，大破士達，斬金稱。

【隋書卷六三，衛玄傳，一三頁下】大業八年（六一二），轉刑部尙書。遼東之役，檢校右禦衛大將軍，率師出增地道，時諸軍多不利，玄獨全衆而還。……九年（六一三），車駕幸遼東，使玄與代王侑留守京師。

【隋書卷六四，麥鐵杖傳，五頁下】尋除右屯衛大將軍。……及遼東之役，請爲前鋒。……將度遼，謂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旣被殺，爾當富貴。唯誠與孝，爾其勉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尙數丈，賊大至，鐵杖跳上岸，與賊戰死。武賁郎將錢士雄、孟金义亦死之，左右更無及者，帝爲之流涕，購得其屍。

【隋書卷六四，沈光傳，七頁上】大業中，煬帝徵天下驍果之士以伐遼左，光預焉。同類數萬人皆出其下。……及從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殺十數人。賊競擊之而墜，未及於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異之，馳召與語，大悅。卽日拜朝請大夫，賜寶刀、良馬。

【隋書卷六四，來護兒傳，九頁上】遼東之役，護兒率樓船指滄海。入自淇水，去平壤六十里，與高麗相遇，進擊，大破之。乘勝直造城下，破其郭郭，於是縱軍大掠，稍失部伍。

高元弟建武募敢死士五百人邀擊之，護兒因却，屯營海浦，以待期會。後知宇文述等敗，遂班師。明年（六一三），又出滄海道，師次東萊，會楊玄感作逆黎陽，進逼鞏、雒，護兒勒兵與宇文述等擊破之。……十年（六一四），又帥師度海至卑奢城。高麗舉國來戰，護兒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將趣平壤，高元震懼，遣使執叛臣斛斯政詣遼東城下，上表請降。帝許之，遣人持節詔護兒旋師。護兒集衆曰：「三度出兵，未能平賊。此還也，不可重來。今高麗困弊，野無青草，以我衆戰，不日剋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其僞主，獻捷而歸。」答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史崔君肅固爭不許。護兒曰：「賊勢破矣！專以相任，自足辦之。吾在闔外，事合專決。豈容千里稟聽成規，俄頃之間，動失機會？勞而無功，故其宜也。吾寧征得高元還而獲譴，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衆曰：「若從元帥違拒詔書，必當聞奏，皆獲罪也。」諸將懼，盡勸還，方始奉詔。

【隋書 卷六四，魚俱羅傳，一一頁下】 大業九年（六一三），重征高麗，以俱羅爲碣石道軍將。

【隋書 卷六四，陳稜傳，一三頁上】 遼東之役，以宿衛遷左光祿大夫。明年（六一三），帝復征遼東，稜爲東萊留守。

【隋書 卷六五，周羅喉傳，二頁下】 〔開皇〕十八年（五九八），起遼東之役，徵爲水軍總管，自東萊汎海趣平壤城，遭風，船多飄沒，無功而還。

【隋書卷六五，周法尚傳，七頁上】遼東之役，以舟師指朝鮮道。會楊玄感反，與將軍宇文述、來護兒等破之。……明年（六一四），復臨滄海，在軍疾甚，謂長史崔君肅曰：「吾再臨滄海，未能利涉，時不我與，將辭人世，立志不果，命也如何！」言畢而終。

【隋書卷六五，李景傳，九頁上】明年，攻高麗武厲城，破之。賜爵苑丘侯。……八年（六一二），出渾彌道。九年（六一三），復出遼東，及旋師，以景爲殿，高麗追兵大至，景擊走之。……進爵滑國公。……十二年（六一六），帝令景營遼東戰具於北平。……于時，盜賊蜂起，道路隔絕，……後爲高開國所圍，獨守孤城。……遼東軍資，多在其所，粟帛山積，旣逢離亂，景無所私焉。及帝崩於江都，遼西太守鄧暠率兵救之，遂歸柳城。後將還幽州，在道遇賊見害。契丹、靺鞨素感其恩，聞之莫不流涕。幽燕人士于今傷惜之。

【隋書卷六五，薛世雄傳，一二頁上】遼東之役，以世雄爲沃沮道軍將。與宇文述同敗績於平壤，還次白石山，爲賊所圍百餘重，四面矢下如雨。世雄以羸師爲方陣，選勁騎二百先犯之，賊稍却，因而縱擊，遂破之而還。所亡失多，竟坐免。明年（六一三），帝復征遼東，拜右候衛將軍，兵指蹋頓道。軍至烏骨城，會楊玄感作亂，班師。帝至柳城，以世雄爲東北大道使行燕郡太守，鎮懷遠。于時，突厥頗爲寇盜，緣邊諸郡多苦之，詔世雄發十二郡士馬，巡塞而還。十年（六一四），復從帝至遼東，遷左禦衛大將軍，仍領涿郡留守。

【隋書卷六五，王仁恭傳，一三頁下】遼東之役，以仁恭爲軍將。及帝班師，仁恭爲殿，遇賊，擊走之。……明年（六一三），復以軍將指扶餘道，帝謂之曰：「往者諸軍多不利，公獨以一軍破賊，……今委公爲前軍，當副所望也。」……仁恭遂進軍至新城，賊數萬，背城結陣，仁恭率勁騎一千擊破之。賊嬰城拒守，仁恭四面攻圍。帝聞而大悅，遣舍人詣軍勞問。

【隋書卷六五，吐萬緒傳，一六頁下】遼東之役，請爲先鋒。帝嘉之，拜左屯衛大將軍，率馬步數萬指蓋馬道。及班師，留鎮懷遠，進位左光祿大夫。

【隋書卷六五，趙才傳，一九頁上】遼東之役，再出碣石道，還，授左候衛將軍。

【隋書卷六六，陸知命傳，一七頁下】時見天下一統，知命勸高祖都洛陽。……數年不得調，詣朝堂上表，請使高麗曰：「……昔軒轅馭曆，既緩夙沙之誅；虞舜握圖，猶稽有苗之伐。陛下當百代之末，膺千載之期，四海廓清，三邊底定，唯高麗小豎，狼顧燕垂。王度含弘，每懷遵養者，良由惡殺好生，欲諭之以德也。臣請以一節宣示皇風，使彼君臣面縛闕下。」書奏，天子異之。……遼東之役，爲東曉道受降使者。卒於師。

【隋書卷六六，房彥謙傳，二三頁上】大業九年（六一三），從駕度遼，監扶餘道軍。

【隋書卷六七，虞世基傳，四頁下】遼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後從幸雁門，帝爲突厥所圍，戰士多敗。世基勸帝重爲賞格，親自撫循，又下詔停遼東之事。帝從之，師乃復

振。及圍解，勳格不行，又下伐遼之詔，由是言其詐衆，朝野離心。

【隋書卷六七，裴蘊傳，七頁下】帝問蘇威以討遼之策，威不願帝復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賊，乃詭答曰：「今者之役，不願發兵，但詔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關內奴賊及山東歷山飛、張金稱等頭別爲一軍，出遼西道，諸河南賊王薄、孟讓等十餘頭並給舟楫，浮滄海道，必喜於免罪，競務立功，一歲之間，可滅高麗矣。」帝不懌曰：「我去尙猶未克，鼠竊安能濟乎？」

【隋書卷六七，裴矩傳，一三頁上】「矩」從帝巡於塞北，幸啓民帳。時高麗遣使先通於突厥，啓民不敢隱，引之見帝。矩因奏狀曰：「高麗之地，本孤竹國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漢世分爲二郡，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別爲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但以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得不事，使此冠帶之境，仍爲蠻貊之鄉乎？今其使者朝於突厥，親見啓民，合國從化，必懼皇靈之遠暢，慮後伏之先亡，脅令人朝，當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請面詔其使，放還本國，遣語其王，令速朝覲，不然者，當率突厥即日誅之。」帝納焉。高元不用命，始建征遼之策。王師臨遼，以本官領武賁郎將。明年，復從至遼東，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帝令矩兼掌兵事。以前後度遼之役，進位右光祿大夫。

【隋書卷六八，閻毗傳，九頁上】 將興遼東之役，自洛口開渠達於涿郡以通運漕，毗督其役。明年，兼領右翊衛長史，營建臨朔宮。及征遼東，以本官領武賁郎將，典宿衛。時衆軍圍遼東城，帝令毗詣城下宣諭。賊弓弩亂發，所乘馬中流矢，毗顏色不變，辭氣抑揚，卒事而去。……後復從帝征遼東，會楊玄感作逆，帝班師。兵部侍郎斛斯政奔遼東，帝令毗率騎二千追之，不及。政據高麗柏崖城，毗攻之二日，有詔徵還。從至高陽，暴卒。

【隋書卷六八，何稠傳，一一頁下】 遼東之役，攝右屯衛將軍，領御營弩手三萬人。時工部尙書宇文愷造遼水橋不成，師不得濟。右屯衛大將軍麥鐵杖因而遇害。帝遣稠造橋，二日而就。初，稠制行殿及六合城。至是，帝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施之。其城周迴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闕，面別一觀，觀下三門，遲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是歲，加金紫光祿大夫。明年（六一三），攝左屯衛將軍，從至遼左。

【隋書卷七〇，楊玄感傳，二頁上】 帝征遼東，命玄感於黎陽督運。于時，百姓苦役，天下思亂。玄感遂與武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等謀議，欲令帝所軍衆飢餒，每爲逗遛，不時進發。帝遲之，遣使者逼促，玄感揚言曰：「水路多盜賊，不可前後而發。」其弟武賁郎將玄縱、鷹揚郎將萬碩並從幸遼東，玄感潛遣人召之。時將軍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平壤城，軍未發。玄感無以動衆，乃遣家奴僞爲使者，從東方來，謬稱護兒失軍期

而反。玄感遂入黎陽縣。……移書旁郡，以討護兒爲名，各令發兵會於倉所。

【隋書卷七〇，李子雄傳，六頁上】尋徵拜民部尙書。……新羅嘗遣使朝貢，子雄至朝堂與語，因問其冠制所由。其使者曰：「皮弁遺象，安有大國君子而不識皮弁也？」子雄因曰：「中國無禮，求諸四夷。」使者曰：「自至已來，此言之外，未見無禮。」憲司以子雄失詞，奏劾其事，竟坐免。俄而復職。……遼東之役，帝令從軍自效，因從來護兒自東平將指滄海。會楊玄感反於黎陽，帝疑之，詔鎖子雄送行在所。子雄殺使者，亡歸玄感。……及玄感敗，伏誅。

【隋書卷七〇，趙元淑傳，七頁下】遼東之役，領將軍，典宿衛。……明年（六一三），帝復征高麗，以元淑鎮臨渝。及玄感作亂，其弟玄縱自帝所逃歸，路經臨渝，元淑出其小妻魏氏見玄縱，對宴極歡，因與通謀，並授玄縱路遺。及玄感敗，……元淑及魏氏俱斬於涿郡。

【隋書卷七〇，斛斯政傳，八頁上】遼東之役，兵部尙書段文振卒，……帝彌屬意，尋遷兵部侍郎。……玄感之反也，政與通謀，及玄縱等亡歸，亦政之計也。帝在遼東，將班師，窮治玄縱黨與，內不自安，遂亡奔高麗。明年（六一四），帝復東征，高麗請降，求執送政，帝許之，遂鎖政而還。

【隋書卷七〇，裴仁基傳，一九頁下】〔大業中〕擊吐谷渾於張掖，破之。加授金紫光祿大

夫。斬獲寇掠鞋鞞，拜左光祿大夫。從征高麗，進位光祿大夫。

【隋書卷七一，游元傳，五頁上】遼東之役，領左驍衛長史，爲蓋牟道監軍，拜朝請大夫兼治書侍御史。宇文述等九軍敗績，帝令元按其獄。……九年（六一三），奉使於黎陽督運。楊玄感作逆，……屢脅以兵，竟不屈節。

【隋書卷七四，崔弘度傳附弟弘昇傳，一〇頁上】煬帝卽位，歷冀州刺史，信都太守，……轉涿郡太守。遼東之役，檢校左武衛大將軍事，指平壤。與宇文述等同敗績，奔還，發病而卒。

【隋書卷七六，虞綽傳，一〇頁上】從征遼東，帝舍臨海頓，見大鳥異之。詔綽爲銘，其辭曰：「維大業八年（六一三），歲在壬申，夏四月景子，皇帝底定遼碣，班師振旅，……行宮次於柳城縣之臨海頓焉，山川明秀，寔仙都也。……臣拜稽首，敢勒銘云：來蘇興怨，帝自東征，言復禹績，乃御軒營，六師薄伐，三韓肅清。……」帝覽而善之，命有司勒於海上。以度遼功，授建節尉。

【隋書卷七六，杜正玄傳附弟正藏傳，一八頁下】大業中，學業該通，應詔舉秀才，兄弟三人俱以文章一時詣闕，論者榮之。著碑、誄、銘、頌、詩、賦百餘篇，又著《文章體式》，大爲後進所寶，時人號爲「文軌」。乃至海外高麗、百濟，亦共傳習，稱爲《杜家新書》。

【隋書卷七七，崔廓傳附子蹟傳，七頁上】遼東之役，授鷹揚長史。置遼東郡縣名，皆蹟之議也。奉詔作《東征記》。九年（六一三），除越王長史。

【隋書卷七八，庾季才傳附子質傳，五頁下】〔大業〕八年（六一二），帝親伐遼東，徵詣行在所，至臨渝謁見。帝謂質曰：「朕承先旨，親事高麗，度其土地、人民，纔當我一郡，卿以爲剋不？」質對曰：「以臣管窺，伐之可剋，切有愚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總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自退也？」質又曰：「陛下若行，慮損軍威。臣猶願安駕住此，命驍將勇士，指授規模，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事宜在速，緩必無功。」帝不悅，曰：「汝旣難行，可住此也！」及師還，授太史令。九年（六一三），復征高麗，又問質曰：「今段復何如？」對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陛下若親動萬乘，糜費實多。」帝怒曰：「我自行尙不能剋，直遣人去，豈有成功也！」帝遂行。旣而禮部尙書楊玄感據黎陽反，兵部侍郎斛斯政奔高麗。帝大懼，遽而西還。

【隋書卷八一，高麗傳，一頁上】高麗之先，出自夫餘。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內，爲日光隨而照之，感而遂孕，生一大卵，有一男子破殼而出，名曰朱蒙。夫餘之臣以朱蒙非人所生，咸請殺之，王不聽。及壯，因從獵，所獲居多，又請殺之。其母以告朱蒙，朱蒙棄夫餘，東南走。遇一大水，深不可越。朱蒙曰：「我是河伯外孫，日之子也。今有難，而追

兵且及，如何得度？」於是魚鼈積而成橋，朱蒙遂度，追騎不得濟而還。朱蒙建國，自號高句麗，以高爲氏。朱蒙死，子閻達嗣。至其孫莫來興兵，遂并夫餘。至裔孫位宮，以魏正始中入寇西安平，毋丘儉拒破之。位宮玄孫之子曰昭列帝，爲慕容氏所破，遂入丸都，焚其宮室，大掠而還。昭列帝後爲百濟所殺。其曾孫璉遣使後魏。璉六世孫湯在周遣使朝貢，武帝拜湯上開府、遼東郡公、遼東王。高祖受禪，湯復遣使詣闕，進授大將軍，改封高麗王，歲遣使朝貢不絕。

其國東西二千里，南北千餘里。都於平壤城，亦曰長安城，東西六里，隨山屈曲，南臨湞水；復有國內城、漢城，並其都會之所，其國中呼爲三京。與新羅每相侵奪，戰爭不息。官有太大兄，次大兄，次小兄，次對盧，次意侯奢，次烏拙，次大大使者，次大使者，次小使者，次褥奢，次翳屬，次仙人，凡十二等；復有內評，外評，五部褥薩。人皆皮冠，使人加插鳥羽，貴者冠用紫羅，飾以金銀。服大袖衫，大口袴，素皮帶，黃革履。婦人裙襦加襖。兵器與中國略同。每春秋校獵，王親臨之。人稅布五匹、穀五石；遊人則三年一稅，十人共細布一匹。租，戶一石，次七斗，下五斗。反逆者，縛之於柱，蒸而斬之，籍沒其家；盜則償十倍。用刑既峻，罕有犯者。樂有五絃琴、箏、篳篥、橫吹、簫、鼓之屬，吹蘆以和曲。每年初，聚戲於湞水之上，王乘腰輦，列羽儀以觀之。事畢，王以衣服入水，分左右爲二部，以水石

相蹴擲，誼呼馳逐再三而止。俗好蹲踞，潔淨自喜，以趨走爲敬，拜則曳一脚，立各反拱，行必搖手。性多詭伏。父子同川而浴，共室而寢。婦人淫奔，俗多遊女。有婚嫁者，取男女相悅，然卽爲之，男家送猪酒而已，無財聘之禮，或有受財者，人共恥之。死者殯於屋內，經三年，擇吉日而葬。居父母及夫之喪，服皆三年；兄弟三月。初終，哭泣，葬則鼓舞作樂以送之。埋訖，悉取死者生時服甌、車馬置于墓側，會葬者爭取而去。敬鬼神，多淫祠。

開皇初，頗有使入朝。及平陳之後，湯大懼，治兵積穀，爲守拒之策。十七年（五九七），上賜湯璽書曰：「朕受天命，愛育率土，委王海隅，宣揚朝化，欲使圓首方足各遂其心。王每遣使人歲常朝貢，雖稱藩附，誠節未盡。王旣人臣，須同朕德，而乃驅逼韎鞮，固禁契丹，諸藩頓顙，爲我臣妾，忿善人之慕義，何毒害之情深乎！太府工人其數不少，王必須之，自可聞奏。昔年潛行財貨，利動小人，私將弩手逃竄下國，豈非脩理兵器，意欲不臧，恐有外聞，故爲盜竊？時命使者撫慰王藩，本欲問彼人情，教彼政術。王乃坐之空館，嚴加防守，使其閉目塞耳，永無聞見。有何陰惡，弗欲人知，禁制官司，畏其訪察？又數遣馬騎，殺害邊人，屢騁姦謀，動作邪說，心在不賓。朕於蒼生，悉如赤子，賜王土宇，授王官爵，深恩殊澤，彰著遐邇。王專懷不信，恆自猜疑，常遣使人密覘消息，純臣之義豈若是也！蓋當由朕訓導不明，王之愆違，一己寬恕，今日以後，必須改革。守藩臣之節，奉朝正之典，自化爾

藩，勿忤他國，則長享富貴，實稱朕心。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然普天之下，皆爲朕臣。今若黜王，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屬，就彼安撫。王若洒心易行，率由憲章，卽是朕之良臣，何勞別遣才彥也！昔帝王作法，仁信爲先，有善必賞，有惡必罰，四海之內，具聞朕旨。王若無罪，朕忽加兵，自餘藩國，謂朕何也！王必虛心納朕此意，慎勿疑惑，更懷異圖。往者，陳叔寶代在江陰，殘害人庶，驚動我烽候，抄掠我邊境。朕前後誠勅，經歷十年。彼則恃長江之外，聚一隅之衆，悖狂驕傲，不從朕言。故命將出師，除彼凶逆，來往不盈旬月，兵騎不過數千。歷代逋寇，一朝清蕩，遐邇乂安，人神胥悅，聞王歎恨，獨致悲傷。黜陟幽明，有司是職。罪王不爲陳滅，賞王不爲陳存，樂禍好亂，何爲爾也！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朕若不存含育，責王前愆，命一將軍，何待多力。愍勸曉示，許王自新耳！宜得朕懷，自求多福。」湯得書惶恐，將奉表陳謝，會病卒。

子元嗣立。高祖使使拜元爲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遼東郡公，賜衣一襲。元奉表謝恩，並賀祥瑞，因請封王。高祖優冊元爲王。明年（五九八），元率靺鞨之衆萬餘騎寇遼西，營州總管韋冲擊走之。高祖聞而大怒，命漢王諒爲元帥，總水陸討之，下詔黜其爵位。時餽運不繼，六軍乏食，師出臨渝關，復遇疾疫，王師不振。及次遼水，元亦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糞土臣元」云云。上於是罷兵，待之如初；元亦歲遣朝貢。

煬帝嗣位，天下全盛，高昌王、突厥啓人可汗並親詣闕貢獻，於是徵元入朝。元懼，藩禮頗闕。大業七年（六一二），帝將討元之罪，車駕度遼水，上營於遼東城，分道出師，各頓兵於其城下。高麗率兵出拒戰，多不利，於是皆嬰城固守。帝令諸軍攻之，又勅諸將，「高麗若降者，卽宜撫納，不得縱兵」。城將陷，賊輒言請降，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令馳奏，比報至，賊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者再三，帝不悟。由是食盡師老，轉輸不繼，諸軍多敗績，於是班師。是行也，唯於遼水西拔賊武厲邏，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還。九年（六一三），帝復親征之，乃勅諸軍以便宜從事。諸將分道攻城，賊勢日蹙。會楊玄感作亂，反書至，帝大懼，卽日六軍並還。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高麗具知事實，悉銳來追，殿軍多敗。十年（六一四），又發天下兵，會盜賊蜂起，人多流亡，所在阻絕，軍多失期。至遼水，高麗亦困弊，遣使乞降，囚送斛斯政以贖罪。帝許之，頓於懷遠鎮，受其降款。仍以俘囚軍實歸至京師，以高麗使者親告於太廟，因拘留之。仍徵元入朝，元竟不至。帝勅諸軍嚴裝，更圖後舉，會天下大亂，遂不克復行。

【隋書 卷八一，百濟傳，五頁下】百濟之先，出自高麗國。其國王有一侍婢，忽懷孕，王欲殺之，婢云：「有物狀如雞子，來感於我，故有娠也。」王捨之。後遂生一男，棄之廁溷，久而不死，以爲神，命養之，名曰東明。及長，高麗王忌之，東明懼，逃至淹水，夫餘人共奉之。

東明之後有仇台者，篤於仁信，始立其國於帶方故地。漢遼東太守公孫度以女妻之，漸以昌盛，爲東夷強國。初以百家濟海，因號百濟。歷十餘代，代臣中國，前史載之詳矣。開皇初，其王餘昌遣使貢方物，拜昌爲上開府、帶方郡公、百濟王。其國東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餘里，南接新羅，北拒高麗。其都曰居拔城。官有十六品。長曰左平，次大率，次恩率，次德率，次杆率，次奈率，次將德，服紫帶；次施德，皂帶；次固德，赤帶；次李德，青帶；次對德，以下皆黃帶；次文督，次武督，次佐軍，次振武，次剋虞，皆用白帶。其冠制並同，唯奈率以上飾以銀花。長史三年一交代。畿內爲五部，部有五巷，士人居焉。五方各有方領一人，方佐貳之。方有十郡，郡有將。其人雜有新羅、高麗、倭等，亦有中國人。其衣服與高麗略同。婦人不加粉黛，女辮髮垂後，已出嫁則分爲兩道盤於頭上。俗尙騎射，讀書史，能吏事。亦知醫藥，著龜、占相之術。以兩手據地爲敬。有僧尼，多寺塔。有鼓、角、箜篌、箏、竿、篴、笛之樂，投壺、圍棊、樗蒲、握槊、弄珠之戲。行宋（元嘉曆），以建寅月爲歲首。國中大姓有八族，沙氏、燕氏、弔氏、解氏、貞氏、國氏、木氏、苗氏。婚娶之禮略同於華，喪制如高麗。有五穀、牛、猪、雞。多不火食。厥田下濕，人皆山居。有巨（粟）、（粟）。每以四仲之月，王祭天及五帝之神。立其始祖仇台廟于國城，歲四祠之。國西南人島居者十五所，皆有城邑。

平陳之歲，有一戰舡漂至海東，舡卒羅國，其舡得還，經于百濟，昌資送之甚厚，並遣使奉表，賀平陳。高祖善之，下詔曰：「百濟王既聞平陳，遠令奉表，往復至難，若逢風浪，便致傷損。百濟王心迹淳至，朕已委知，相去雖遠，事同言面，何必數遣使來相體悉。自今以後，不須年別入貢，朕亦不遣使往，王宜知之。」使者舞蹈而去。開皇十八年（五九八），昌使其長史王辯那來獻方物。屬興遼東之役，遣使奉表，請爲軍導。帝下詔曰：「往歲爲高麗不供職貢，無人臣禮，故命將討之。高元君臣恐懼，畏服歸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厚其使而遣之。高麗頗知其事，以兵侵掠其境。昌死，子餘宣立。死，子餘璋立。大業三年（六〇七），璋遣使者燕文進朝貢。其年，又遣使者王孝鄰入獻，請討高麗，煬帝許之，令覘高麗動靜。然璋內與高麗通和，挾詐以窺中國。七年（六一一），帝親征高麗，璋使其臣國智牟來請軍期。帝大悅，厚加賞錫，遣尙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與相知。明年（六一二），六軍度遼，璋亦嚴兵於境，聲言助軍，實持兩端。尋與新羅有隙，每相戰爭。十年（六一四），復遣使朝貢。後天下亂，使命遂絕。

其南，海行三月，有舡卒羅國，南北千餘里，東西數百里，土多麋鹿，附庸於百濟。百濟自西行二日至貊國云。

【隋書卷八一，新羅傳，七頁下】 新羅國，在高麗東南，居漢時樂浪之地，或稱斯羅。魏

將毋丘儉討高麗，破之，奔沃沮，其後復歸故國，留者遂爲新羅焉。故其人雜有華夏、高麗、百濟之屬，兼有沃沮、不耐、韓、穢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傳祚至金眞平，開皇十四年（五九四）遣使貢方物，高祖拜眞平爲上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其先附庸於百濟，後因百濟征高麗，高麗人不堪戎役，相率歸之，遂致強盛，因襲百濟，附庸於迦羅國。其官有十七等：其一曰伊罰干，貴如相國；次伊尺干，次迎干，次破彌干，次大阿尺干，次阿尺干，次乙吉干，次沙咄干，次及伏干，次大奈摩干，次奈摩，次大舍，次小舍，次吉土，次大烏，次小烏，次造位。外有郡縣。其文字、甲兵同於中國。選人壯健者悉入軍，烽戍、邏俱有屯管部伍。風俗、刑政、衣服略與高麗、百濟同。每正月且相賀，王設宴會，班賚羣官。其日，拜日月神。至八月十五日，設樂，令官人射，賞以馬、布。其有大事，則聚羣官詳議而定之。服色尙素。婦人辮髮繞頭，以雜綵及珠爲飾。婚嫁之禮唯酒食而已，輕重隨貧富。新婚之夕，女先拜舅姑，次卽拜夫。死有棺斂，葬起墳陵。王及父母妻子喪，持服一年。田甚良沃，水陸兼種。其五穀、果菜、鳥獸、物產略與華同。大業以來，歲遣朝貢。新羅地多山險，雖與百濟構隙，百濟亦不能圖之。

【隋書卷八一，靺鞨傳，八頁下】靺鞨，在高麗之北。邑落俱有酋長，不相總一。凡有七種：其一號粟未部，與高麗相接，勝兵數千，多驍武，每寇高麗中；其二曰伯咄部，在粟未

之北，勝兵七千；其三曰安車骨部，在伯咄東北；其四曰拂涅部，在伯咄東；其五曰號室部，在拂涅東；其六曰黑水部，在安車骨西北；其七曰白山部，在粟末東南；勝兵並不過三千，而黑水部尤爲勁健。自拂涅以東，矢皆石鏃，卽古之肅慎氏也。所居多依山水。渠帥曰大莫弗瞞咄。東夷中爲強國。有徒太山者，俗甚敬畏，上有熊、羆、豹、狼，皆不害人，人亦不敢殺。地卑濕，築土如堤，鑿穴以居，開口向上，以梯出入。相與偶耕，土多粟、麥、稌。水氣鹹，生鹽於木皮之上。其畜多豬。嚼米爲酒，飲之亦醉。婦人服布，男子衣豬狗皮。俗以溺洗手、面，於諸夷最爲不潔。其俗淫而妬。其妻外淫，人有告其夫者，夫輒殺妻，殺而後悔，必殺告者，由是姦淫之事終不發揚。人皆射獵爲業。角弓長三尺，箭長尺有二寸。常以七八月造毒藥傳矢，以射禽獸，中者立死。

開皇初，相率遣使貢獻。高祖詔其使曰：「朕聞彼土人庶，多能勇捷，今來相見，實副朕懷。朕視爾等如子，爾等宜敬朕如父。」對曰：「臣等僻處一方，道路悠遠，聞內國有聖人，故來朝拜。既蒙勞賜，親奉聖顏，下情不勝歡喜，願得長爲奴僕也。」其國西北與契丹相接，每相劫掠。後因其使來，高祖誡之曰：「我憐念契丹與爾無異，宜各守土境，豈不安樂？何爲輒相攻擊，甚乖我意！」使者謝罪。高祖因厚勞之，令宴飲於前。使者與其徒皆起舞，其曲折多戰鬪之容。上顧謂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何其甚也！」

然其國與隋懸隔，唯栗末、白山爲近。煬帝初，與高麗戰，頻敗其衆。渠帥度地稽率其部來降，拜爲右光祿大夫，居之柳城。與邊人來往，悅中國風俗，請被冠帶，帝嘉之，賜以錦綺而褒寵之。及遼東之役，度地稽率其徒以從，每有戰功，賞賜優厚。十三年（六一七），從帝幸江都，尋放歸柳城，在途遇李密之亂，密遣兵邀之，前後十餘戰，僅而得免。至高陽，復沒於王須拔。未幾，遁歸羅藝。

【隋書卷八一，倭國傳，一五頁上】新羅、百濟皆以倭爲大國，多珍物，並敬仰之，恆通使往來。……〔大業四年（六〇八）〕上遣文林郎裴清使於倭國，度百濟，行至竹島，南望舩羅國，經都斯麻國，迴在大海中。

【隋書卷八四，突厥傳，四頁下】沙鉢略……悉衆爲寇。……〔文帝〕下詔曰：「……東夷諸國，盡挾私讎，西戎羣長，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丹之徒，切齒磨牙，常伺其便。……往年利察，大爲高麗、靺鞨所破，娑毗設又爲紇支可汗所殺。……」

【隋書卷八四，突厥傳，一四頁上】大業三年（六〇七），……〔煬帝〕幸啓民所居。……先是，高麗私通使啓民所，啓民推誠奉國，不敢隱境外之交。是日將高麗使人見，勅令牛弘宣旨，謂之曰：「朕以啓民誠心奉國，故親至其所。明年當往涿郡，爾還日，語高麗王知，宜早來朝，勿自疑懼。存育之禮當同於啓民。如或不朝，必將啓民巡行彼土。」使人甚懼。

【隋書卷八四，西突厥傳，一七頁下】 處羅從征高麗，賜號爲曷薩那可汗，賞賜甚厚。十年（六一四）正月，以信義公主嫁焉。……帝將復其故地，以遼東之役，故未遑也。

【隋書卷八四，奚傳，一九頁上】 奚，本曰庫莫奚，東部胡之種也，爲慕容氏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間。其俗甚爲不潔，而善射獵，好爲寇鈔。初臣於突厥，後稍強盛。分爲五部，一曰辱紇王，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每部俟斤一人爲其帥。隨逐水草，頗同突厥。有阿會氏，五部中爲盛，諸部皆歸之。每與契丹相攻擊，虜獲財畜，因而得賞。死者以葦薄裹屍，懸之樹上。自突厥稱藩之後，亦遣使入朝，或通或絕，最爲無信。大業時，歲遣使貢方物。

【隋書卷八四，契丹傳，一九頁下】 契丹之先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並爲慕容氏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間。其後稍大，居黃龍之北數百里。其俗頗與靺鞨同。好爲寇盜。父母死而悲哭者，以爲不壯，但以其屍置于山樹之上，經三年之後，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酹而祝曰：「冬月時，向陽食。若我射獵時，使我多得豬鹿。」其無禮頑犷，於諸夷最甚。當後魏時，爲高麗所侵，部落萬餘口入附，止于白貌河。其後爲突厥所逼，又以萬家寄於高麗。開皇四年（五八四），率諸莫賀弗來謁。五年（五八五），悉其衆歛塞，高祖納之，聽居其故地。六年（五八六），其諸部相攻擊，久不止，又與突厥相侵，高祖使使責讓之，其國遣使詣闕頓顙謝罪。

其後，契丹別部出伏等背高麗，率衆內附，高祖納之，安置於渴奚那頡之北。開皇末，其別部四千餘家背突厥來降。上方與突厥和好，重失遠人之心，悉令給糧還本，勅突厥撫納之，固辭不去。部落漸衆，遂北徙逐水草，當遼西正北二百里，依託紇斤水而居，東西亘五百里，南北三百里。分爲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餘。逐寒暑，隨水草畜牧。有征伐，則酋帥相與議之，興兵動衆，合符契。突厥沙鉢略可汗遣吐屯潘垓統之。（編者按：以下係《室韋傳》。）

契丹之類也，其南者爲契丹，在北者號室韋。分爲五部，不相總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並無君長。人民貧弱，突厥常以三吐屯總領之。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土地卑濕，至夏則移向西北。貨勃、欠對二山多草木，饒禽獸，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漸分爲二十五部，每部有餘莫弗瞞咄，猶酋長也。死則子弟代立；嗣絕，則擇賢豪而立之。其俗，丈夫皆被髮，婦人髻髮，衣服與契丹同。乘牛車，籬條爲屋，如突厥氈車之狀。度水則束薪爲棧，或以皮爲舟者。馬則織草爲鞵，結繩爲轡。寢則屈爲屋，以籬條覆上，移則載行。以豬皮爲席，編木爲藉，婦女皆抱膝而坐。氣候多寒，田收甚薄。無羊，少馬，多豬、牛。造酒、食噉與靺鞨同俗。婚嫁之法，二家相許，婿輒盜婦將去，然後送牛馬爲媵，更將歸家，待有娠，乃相隨還舍。婦人不再嫁，以爲死人之妻難以共居。部落共爲大棚，人死則置屍其上。居喪三年，年唯四哭。其國無鐵，取給於高麗。多貂。南

室韋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韋，分爲九部落，繞吐紇山而居。其部落渠帥號乞引莫賀咄，每部有莫何弗三人以貳之。氣候最寒，雪深沒馬。冬則入山，居土穴中，牛畜多凍死。饒麀鹿，射獵爲務，食肉衣皮。鑿冰沒水中，而網射魚鼈。地多積雪，懼陷坑窞，騎木而行。俗皆捕貂爲業，冠以狐貉，衣以魚皮。又北行千里至鉢室韋，依胡布山而住，人衆多〔于〕北室韋，不知爲幾部落，用樺皮蓋屋，其餘同北室韋。從鉢室韋西南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韋，因水爲號也。冬月穴居，以避太陰之氣。又西北數千里至大室韋，徑路險阻，語言不通。尤多貂及青鼠。北室韋時遣使貢獻，餘無至者。

北 史

（唐）李延壽撰。

（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元大德刊本）

【北史卷九四，高句麗傳，二頁下】高句麗，其先出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內，爲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旣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與犬，犬不食；與豕，豕不食；棄於路，牛馬避之；棄於野，衆鳥以毛茹之。王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母以物裹置暖處，有一男破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馬。朱蒙私試，知有善惡，駿者減食令瘦，駑者善養令肥，夫餘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給朱蒙。後狩于田，以朱蒙善射，給之一矢。朱蒙雖一矢，

殫獸甚多。夫餘之臣又謀殺之，其母以告朱蒙，朱蒙乃與焉違等二人東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今追兵垂及，如何得濟？」於是魚鼈爲之成橋，朱蒙得度，魚鼈乃解，追騎不度。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見三人，一著麻衣，一著衲衣，一著水藻衣，與朱蒙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高爲氏。其在夫餘，妻懷孕，朱蒙逃後生子始閭諧。及長，知朱蒙爲國王，卽與母亡歸之，名曰閭達，委之國事。朱蒙死，子如栗立。如栗死，子莫來立，乃并夫餘。

漢武帝元封四年（前一〇七），滅朝鮮，置玄菟郡，以高句麗爲縣以屬之。漢昭賜衣幘、朝服、鼓吹，常從玄菟郡受之。後稍驕，不復詣郡，但於東界築小城受之，遂名此城爲幘溝瀆。溝瀆者，句麗城名也。王莽初，發高句麗兵以伐胡而不欲行，莽強迫遣之，皆出塞，爲寇盜，州郡歸咎於句麗侯驕，嚴尤誘而斬之。莽大悅，更名高句麗高句麗侯。光武建武八年（三二），高句麗遣使朝貢。（朝貢）至殤、安之間，莫來裔孫宮數寇遼東，玄菟太守蔡風討之，不能禁。宮死，子伯固立。順、和之間，復數犯遼東寇抄。靈帝建寧二年（一六九），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虜數百級，伯固乃降，屬遼東。

公孫度之雄海東也，伯固與之通好。伯固死，子伊夷摸立。伊夷摸自伯固時已數寇遼東，又受亡胡五百餘戶。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焚燒邑落，降胡亦叛，伊夷摸

更作新國。其後伊夷摸復擊玄菟，玄菟與遼東合擊，大破之。伊夷摸死，子位宮立。始位宮曾祖宮，生而目開能視，國人惡之，及長凶虐，國以殘破。及位宮亦生而視人，高麗呼相似爲位，以爲似其曾祖宮，故名位宮。位宮亦有勇力，便鞍馬，善射獵。魏景初二年（三三八），遣太傅司馬宣王率衆討公孫文懿，位宮遣主簿、大加將數千人助軍。正始三年（三四二），位宮寇遼西安平。五年（三四四），幽州刺史毋丘儉將萬人出玄菟討位宮，大戰于沸流，敗走。儉追至靉峴，懸車束馬，登丸都山，屠其所都，位宮單將妻息遠竄。六年（三四五），儉復討之，位宮輕將諸加奔沃沮。儉使將軍王頎追之，絕沃沮千餘里，到肅慎南，刻石紀功，又刊丸都山，銘不耐城而還。其後復通中夏。

晉永嘉之亂，鮮卑慕容廆據昌黎大棘城，元年（三〇七）授北平州刺史。位宮玄孫乙弗利頻寇遼東，廆不能制。弗利死，子劍代立。魏建國四年（三四一），慕容廆子晃伐之，入自南陝，戰于木底，大破劍軍，追至丸都。劍單馬奔竄，晃掘劍父墓，掠其母妻珍寶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室，毀丸都城而還。劍後爲百濟所殺。及晉孝武太元十年（三八五），句麗攻遼東，玄菟郡，後燕慕容垂遣其弟農伐句麗，復二郡。垂子寶以句麗王安爲平州牧，封遼東、帶方二國王。始置長史、司馬、參軍官，後略有遼東郡。

太武時，劍曾孫璉始遣使者詣安東，奉表貢方物，並請國諱。太武嘉其誠款，詔下帝系

名諱於其國，使員外散騎侍郎李敖拜璉爲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東夷中郎將、遼東郡公、高句麗王。敖至其所居平壤城，訪其方事，云：「去遼東南一千餘里至柵城，南至小海，北至舊夫餘。人戶參倍於前魏時」。後貢使相尋，歲致黃金二百斤、白銀四百斤。時馮弘率衆奔之，太武遣散騎常侍封撥詔璉令送弘。璉上書稱「當與弘俱奉王化」，竟不遣。太武怒，將往討之，樂平王丕等議待後舉，太武乃止；而弘亦尋爲璉所殺。後文明太后以獻文六宮未備，敕璉令薦其女。璉奉表云女已出，求以弟女應旨。朝廷許焉，乃遣安樂王眞、尙書李敷等至境送幣。璉惑其左右之說，云：「朝廷昔與馮氏婚姻，未幾而滅其國，殷鑒不遠，宜以方便辭之」。璉遂上書，妄稱女死。朝廷疑其矯拒，又遣假散騎常侍程駿切責之，若女審死，聽更選宗淑。璉云：「若天子恕其前愆，謹當奉詔。」會獻文崩，乃止。至孝文時，璉貢獻倍前，其報賜亦稍加焉。時光州於海中得璉遣詣齊使餘奴等，送闕，孝文詔責曰：「道成親殺其君，竊號江左，朕方欲興滅國於舊邦，繼絕世於劉氏。而卿越境外鄉，交通篡賊，豈是藩臣守節之義！今不以一過掩舊款，卽送還藩。其感恕思愆，祇承明憲，輯寧所部，動靜以聞。」太和十五年（四九二），璉死，年百餘歲。孝文舉哀於東郊，遣謁者僕射李安上策贈車騎大將軍、太傅、遼東郡公、高句麗王，諡曰康。又遣大鴻臚拜璉孫雲使持節、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護東夷中郎將、遼東郡公、高句麗王，賜衣冠、服物、車旗之飾。

又詔雲遣世子入朝，令及郊丘之禮。雲上書辭疾，遣其從叔升于隨使詣闕；嚴責之。自此，歲常貢獻。

正始中，宣武於東堂引見其使芮悉弗，進曰：「高麗係誠天極，累葉純誠，地產土毛，無愆王貢。但黃金出夫餘，珂則涉羅所產，今夫餘爲勿吉所逐，涉羅爲百濟所并，國王臣雲惟繼絕之義，悉遷于境內；二品所以不登王府，實兩賊之爲。」宣武曰：「高麗世荷上將，專制海外，九夷黠虜，實得征之。昔方貢之愆，責在連率，宜宣朕旨於卿主，務盡威懷之略，使二邑還復舊墟，土毛無失常貢也。」神龜中，雲死，靈太后爲舉哀於東堂，遣使策贈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又拜其世子安爲鎮東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正光初，光州又於海中執得梁所授安寧東將軍衣冠劍珮及使人江法盛等，送京師。安死，子延立。孝武帝初，詔加延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句麗王。天平中，詔加延侍中、車騎大將軍，餘悉如故。延死，子成立。訖於武定已來，其貢使無歲不至。

大統十二年（五四六），遣使至西魏朝貢。及齊受東魏禪之歲，遣使朝貢於齊，齊文宣加成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領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如故。天保三年（五五二），文宣至營州，使博陵崔柳使于高麗，求魏末流人。敕柳曰：「若不從者，以便宜從事。」及至，不

見許，柳張目叱之，拳擊成墜於牀下，成左右雀息不敢動，乃謝服，柳以五千戶反命。成死，子湯立。乾明元年（五六〇），齊廢帝以湯爲使持節、領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周建德六年（五七七），湯遣使至，周武帝以湯爲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遼東郡公、遼東王。隋文帝受禪，湯遣使詣闕，進授大將軍，改封高麗王。自是歲遣使朝貢不絕。

其國東至新羅，西度遼，二千里，南接百濟，北隣靺鞨，一千餘里。人皆土著，隨山谷而居，衣布帛及皮。土田薄瘠，蠶農不足以自供，故其人節飲食。其王好修宮室。都平壤城，亦曰長安城，東六里，隨山屈曲，南臨湏水。城內唯積倉儲器備寇，賊至日方入固守。王別爲宅於其側，不常居之。其外復有國內城及漢城，亦別都也。其國中呼爲三京。復有遼東、玄菟等數十城，皆置官司以統攝。與新羅每相侵奪，戰爭不息。官有大對盧、太大兄、大兄、小兄、竟侯奢、烏拙、太大使者、大使者、小使者、褥奢、翳屬、仙人，凡十二等，分掌內外事。其大對盧，則以強弱相陵奪而自爲之，不由王署置。復有內評，五部褥薩。人皆頭著折風，形如弁。士人加插二鳥羽，貴者其冠曰蘇骨，多用紫羅爲之，飾以金銀。服大袖衫，大口袴，素皮帶，黃革履。婦人裙襦加襪。書有《五經》、《三史》、《三國志》、《晉陽秋》。兵器與中國略同。及春秋校獵，王親臨之。稅，布五疋，穀五石；游人則三年一稅，十人共細布一疋。租，戶一石，次七斗，下五斗。其刑法：叛及謀逆者，縛之柱，爇而斬之，籍沒其

家；盜則償十倍，若貧不能償者樂及公私債負，皆聽許其子女爲奴婢以償之。用刑既峻，罕有犯者。樂有五絃琴、箏、篳篥、橫吹、簫、鼓之屬，吹簫以和曲。每年初，聚戲泃水上，王乘腰輦列羽儀觀之。事畢，王以衣入水，分爲左右二部，以水石相蹴擲，誼呼馳逐，再三而止。俗潔淨自喜，尙容止，以趨走爲敬，拜則曳一脚，立多反拱，行必插手。性多詭伏，言辭鄙穢；不簡親疏，父子同川而浴，共室而寢。好歌舞，常以十月祭天，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爲飾。好蹲踞，食用俎机。出三尺馬，云本朱蒙所乘馬種，卽果下也。風俗尙淫，不以爲愧，俗多游女，夫無常人，夜則男女羣聚而戲，無有貴賤之節。有婚嫁，取男女相悅卽爲之，男家送猪酒而已，無財聘之禮。或有受財者，人共恥之，以爲賣婢。死者殯在屋內，經三年，擇吉日而葬。居父母及夫喪，服皆三年，兄弟三月。初終哭泣，葬則鼓舞作樂以送之。埋訖，取死者生時服玩、車馬置墓側，會葬者爭取而去。信佛法，敬鬼神，多淫祠。有神廟二所：一曰夫餘神，刻木作婦人像；一曰高登神，云是其始祖夫餘神之子，並置官司，遣人守護，蓋河伯女、朱蒙云。

及隋平陳後，湯大懼，陳兵積穀，爲守拒之策。開皇十七年（五九七），上賜璽書，責以「每遣使人，歲常朝貢，雖稱藩附，誠節未盡，驅逼韎鞮，禁固契丹。昔年潛行貨利，招動羣小，私將弩手巡竄下國，豈非意欲不滅，故爲竊盜？坐使空館嚴加防守，又數遣馬騎殺害邊人。」

恆自猜疑，密覘消息」。愍勸曉示，許其自新。湯得書惶恐，將表陳謝。會病卒，子元嗣。文帝使拜元爲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遼東公，賜服一襲。元奉表謝恩，並賀祥瑞，因請封王。文帝優冊爲王。明年（五九八），率靺鞨萬餘騎寇遼西，營州總管韋世沖擊走之。帝大怒，命漢王諒爲元帥，總水陸討之，下詔黜其爵位。時餽運不繼，六軍乏食，師出臨渝關，復遇疾疫，王師不振。及次遼水，元亦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糞土臣元」云云。上於是罷兵，待之如初；元亦歲遣朝貢。煬帝嗣位，天下全盛，高昌王、突厥啓人可汗並親詣闕貢獻，於是徵元入朝。元懼，蕃禮頗闕。大業七年（六一二），帝將討元罪，車駕度遼水，止營於遼東地，分道出師，各頓兵於其城下。高麗出戰多不利，皆嬰城固守。帝令諸軍攻之，又敕諸將，「高麗若降，即宜撫納，不得縱兵入」。城陷，賊輒言，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馳奏，比報，賊守禦亦備，復出拒戰。如此者三，帝不悟。由是食盡師老，轉輸不繼，諸軍多敗績，於是班師。是行也，唯於遼水西拔賊武厲邈，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還。九年（六一三），帝復親征，敕諸軍以便宜從事。諸將分道攻城，賊勢日蹙。會楊玄感作亂，帝大懼，即日六軍並還。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高麗具知事實，盡銳來追，殿軍多敗。十年（六一四），又發天下兵，會盜賊蜂起，所在阻絕，軍多失期。至遼水，高麗亦困弊，遣使乞降，因送斛斯政贖罪。帝許之，頓懷遠鎮，受其降。仍以俘囚軍實歸至京師，以高麗使親告太廟，因拘留之。

仍徵元入朝，元竟不至。帝更圖後舉，會天下喪亂，遂不復行。

【北史卷九四，百濟傳，一〇頁下】百濟之國，蓋馬韓之屬也，出自索離國。其王出行，其侍兒於後妊娠，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如大雞子來降，感，故有娠。」王捨之。後生男，王置之豕牢，豕以口氣噓之，不死；後徙於馬闌，亦如之。王以爲神，命養之，名曰東明。及長，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乃奔走，南至淹滯水，以弓擊水，魚鼈皆爲橋，東明乘之得度，至夫餘而王焉。東明之後有仇台，篤於仁信，始立國於帶方故地。漢遼東太守公孫度以女妻之，遂爲東夷強國。初以百家濟，因號百濟。其國東極新羅、句麗，西南俱限大海，處小海南，東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餘里。其都曰居拔城，亦曰固麻城。其外更有五方：中方曰古沙城，東方曰得安城，南方曰久知下城，西方曰刀先城，北方曰熊津城。王姓餘氏，號於羅瑕，百姓呼爲韃吉支，夏言並王也。王妻號於陸，夏言妃也。官有十六品。左平五人一品，達率三十人二品，恩率三品，德率四品，杆率五品，奈率六品，已上冠飾銀華；將德七品，紫帶；施德八品，皂帶；固德九品，赤帶；季德十品，青帶；對德十一品，文督十二品，皆黃帶；武督十三品，佐軍十四品，振武十五品，剋虞十六品，皆白帶。自恩率以下，官無常員，各有部司，分掌衆務。內官有前內部，穀內部，內掠部，外掠部，馬部，刀部，功德部，藥部，木部，法部，後宮部。外官有司軍部，司徒部，司空部，司寇部，黠口

部，客部，外舍部，綱部，日官部，市部。長吏三年一交代。都下有方，分爲五部，曰上部、前部、中部、下部、後部。部有五巷，士庶居焉。部統兵五百人。五方各有方領一人，以達率爲之，方佐貳之。方有十郡，郡有將三人，以德率爲之，統兵一千二百人以下，七百人以上，城之內外庶及餘小城咸分隸焉。其人雜有新羅、高麗、倭等，亦有中國人。其飲食、衣服與高麗略同。若朝拜祭祀，其冠兩廂加翅，戎事則不。拜謁之禮，以兩手據地爲禮。婦人不加粉黛，女辮髮垂後，已出嫁則分爲兩道盤於頭上。衣似袍而袖微大。兵有弓箭、刀稍。俗重騎射，兼愛墳史，而秀異者頗解屬文，能吏事；又知醫藥，著龜與相術、陰陽五行法。有僧尼，多寺塔，而無道士。有鼓、角、箜篌、箏、篪、笛之樂，投壺、樽蒲、弄珠、握槊等雜戲，尤尙弈碁。行宋《元嘉曆》，以建寅月爲歲首。賦稅，以布、絹、絲、麻及米等，量歲豐儉，差等輸之。其刑罰：反叛、退軍及殺人者斬；盜者流，其贓兩倍徵之；婦犯姦，沒入夫家爲婢。婚娶之禮，略同華俗。父母及夫死者，三年居服，餘親則葬訖除之。土田濕，氣候溫暖，人皆山居。有巨粟。其五穀、雜果、菜蔬及酒醴、肴饌之屬，多同於內地。唯無駝、騾、驢、羊、鵝、鴨等。國中大姓有〔八〕族，沙氏、燕氏、芴氏、解氏、眞氏、國氏、木氏、苗氏。其王每以四仲月祭天及五帝之神，立其始祖仇台之廟於國城，歲四祠之。國西南人島居者十五所，皆有城邑。

魏延興二年（四七二），其王餘慶始遣其冠軍將軍、駙馬都尉、弗斯侯、長史餘禮、龍驤將軍、帶方太守、司馬張茂等上表自通，云：「臣與高麗源出夫餘，先世之時，篤崇舊款。其祖劍輕廢隣好，陵踐臣境。臣祖須整旅電邁，梟斬劍首。自爾以來，莫敢南顧。自馮氏數終，餘盡奔竄，醜類漸盛，遂見陵逼，構怨連禍，三十餘載。若天慈曲矜，遠及無外，速遣一將，來救臣國，當奉送鄙女執掃後宮，並遣子弟牧園外廄。尺壤疋夫，不敢自有。去庚辰年後，臣西界海中見尸十餘，並得衣物鞍勒，看之，非高麗之物。後聞乃是王人來降臣國，長蛇隔路，以阻于海。今上所得鞍一，以爲實矯。」獻文以其僻遠，冒險入獻，禮遇優厚，遣使者邵安與其使俱還。詔曰：「得表，聞之無恙。卿與高麗不睦，致被陵犯，苟能順義，守之以仁，亦何憂於寇讎也！前所遣使浮海以撫荒外之國，從來積年往而不反，存亡達否，未能審悉。卿所送鞍，比較舊乘，非中國之物；不可以疑似之事，以生必然之過。經略權要，已具別旨。」又詔曰：「高麗稱藩先朝，供職日久，於彼雖有自昔之覺，於國未有犯令之愆。卿使命始通，便求致伐，尋討事會，理亦未周。所獻錦、布、海物，雖不悉達，明卿至心。今賜雜物如別。」又詔璉護送安等。至高麗，璉稱昔與餘慶有讎，不令東過。安等於是皆還，乃下詔切責之。五年（四七五），使安等從東萊浮海，賜餘慶璽書，褒其誠節。安等至海濱，遇風飄蕩，竟不達而還。

自晉、宋、齊、梁據江左（右），亦遣使稱藩，兼受拜封，亦與魏不絕。及齊受東魏禪，其王隆亦通使焉。淹死，子餘昌亦通使命於齊。武平元年（五七〇），齊後主以餘昌爲使持節、侍中、車騎大將軍、帶方郡公，百濟王如故。二年（五七二），又以餘昌爲持節、都督東青州諸軍事、東青州刺史。周建德六年（五七七），齊滅，餘昌始遣使通周。宣政元年（五七八），又遣使來獻。隋開皇初，餘昌又遣使貢方物，拜上開府、帶方郡公、百濟王。平陳之歲，戰船漂至海東耽牟羅國，其船得還，經于百濟，昌資送之甚厚，並遣使奉表，賀平陳。文帝善之，下詔曰：「彼國懸隔，來往至難，自今以後，不須年別入貢。」使者舞蹈而去。〔十〕八年，餘昌使其長史王辯那來獻方物。屬興遼東之役，遣奉表，請爲軍導，帝下詔，厚其使而遣之。高麗頗知其事，兵侵其境。餘昌死，子餘璋立。大業三年（六〇七），餘璋遣使燕文進朝貢。其年又遣使王孝隣入獻，請討高麗。煬帝許之，命覘高麗動靜。然餘璋內與高麗通和，挾詐以窺中國。七年（六一二），帝親征高麗，餘璋使其臣國智牟來請軍期。帝大悅，厚加賞賜，遣尙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與相知。明年（六一三），六軍度遼，餘璋亦嚴兵於境，聲言助軍，實持兩端。尋與新羅有隙，每相戰爭。十年（六一四），復遣使朝貢。後天下亂，使命遂絕。

其南，海行三月，有耽牟羅國，南北千餘里，東西數百里，土多麋鹿，附庸於百濟。西行三日，至貊國，千餘里云。

【北史卷九四，新羅傳，一四頁下】新羅者，其先本辰韓種也，地在高麗東南，居漢時樂浪地。辰韓亦曰秦韓，相傳言秦世亡人避役來適，馬韓割其東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韓。其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皆爲徒，不與馬韓同。又辰韓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傳，辰韓不得自立王，明其流移之人故也，恆爲馬韓所制。辰韓之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新羅則其一也。或稱魏將毋丘儉討高麗，破之，奔沃沮，其後復歸故國，有留者遂爲新羅，亦曰斯盧。其人辯有華夏、高麗、百濟之屬，兼有沃麗，不堪戎役，後相率歸之，遂致強盛，因襲百濟，附庸於迦羅國焉。傳世三十，至眞平，以隋開皇十四年（五九四）遣使貢方物，文帝拜眞平上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其官有十七等：一曰伊罰干，貴如相國；次伊尺干，次迎干，次破彌干，次大阿尺干，次阿尺干，次乙吉干，次沙咄干，次及伏干，次大奈摩干，次奈摩，次大舍，次小舍，次吉士，次大烏，次小烏，次造位。外有郡縣。其文字、甲兵同於中國。選人壯健者悉入軍，烽、戍、邏俱有屯管部伍。風俗、刑政、衣服略與高麗、百濟同。每月旦相賀，王設宴會，班賚羣官。其日，拜日月神主。八月十五日，設樂，令官人射，賞以馬、布。其有大事，則聚官詳議定之。服色尙畫素。婦人辮髮繞頸，以雜綵及珠爲飾。婚嫁禮唯酒食而已，輕重隨貧富。新婦之夕，女先拜舅

姑，次卽拜大兄、夫。死有棺斂，葬送起墳陵。王及父母妻子喪，居服一年。田甚良沃，水陸兼種，其五穀、果菜、鳥獸、物產略與華同。大業以來，歲遣朝貢。新羅地多山險，雖與百濟構隙，百濟亦不能圖之也。

【北史 卷九四，勿吉傳，一五頁下】 勿吉國，在高句麗北，一曰靺鞨。邑落各自有長，不相總一。其人勁悍，於東夷最強，言語獨異。常輕豆莫婁等國，諸國亦患之。去洛陽五千里。自和龍北二百餘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洛瓊水，水廣里餘；又北行十五日至太岳魯水；又東北行十八日到其國。國有大水，闊三里餘，名速末水。其部類凡有七種：其一號粟末部，與高麗接，勝兵數千，多驍武，每寇高麗；其二伯咄部，在粟末北，勝兵七千；其三安車骨部，在伯咄東北；其四拂涅部，在伯咄東；其五號室部，在拂涅東；其六黑水部，在安車西北；其七白山部，在粟末東南；勝兵並不過三千，而黑水部尤爲勁。自拂涅以東，矢皆石鏃，卽古肅慎氏也，東夷中爲強國。所居多依山水。渠帥曰大莫弗瞞咄。國南有從太山者，華言太皇，俗甚敬畏之。人不得山上溲汗，行經山者以物盛去。上有熊、羆、豹、狼，皆不害人，人亦不敢殺。地卑濕，築土如堤，鑿穴以居，開口向上，以梯出入。其國無牛，有馬，車則步推，相與偶耕。土多粟、麥、稌，菜則有葵。水氣鹹，生鹽於木皮之上，亦有鹽池。其畜多豬，無羊。嚼米爲酒，飲之亦醉。婚嫁，婦人服布裙，

男子衣猪皮裘，頭插武豹尾。俗以溺洗手、面，於諸夷最爲不潔。初婚之夕，男就女家，執女乳而（妬）罷。其妻外淫，人有告其夫，夫輒殺妻，而後悔，必殺告者，由是姦淫事終不發。人皆善射，以射獵爲業。角弓長〔三〕尺，箭長尺二寸。常以七八月造毒藥傳矢，以射禽獸，中者立死；煮毒藥氣亦能殺人。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冢上作屋，令不雨濕；若秋冬死，以其尸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

延興（四七一—四七六）中，遣乙力支朝獻。太和初，又貢馬五百匹。乙力支稱，初發其國，乘船溯難河西上，至太涂河，沈船於水，南出陸行，度洛孤水，從契丹西界達和龍。自云其國先破高句麗十落，密共百濟謀，從水道並力取高麗，遣乙力支奉使大國，謀其可否。詔敕：「三國同是藩附，宜共和順，勿相侵擾。」乙力支乃還。從其來道取得本船，汎達其國。九年（四八五），復遣使侯尼支朝。明年（四八六），復入貢。其傍有大莫盧國、覆鍾國、莫多回國、庫婁國、素和國、具弗伏國、匹黎余國、拔大何國、郁羽陵國、庫伏眞國、魯婁國、羽眞侯國，前後各遣使朝獻。太和十三年（四八九），勿吉復遣使貢楛矢、方物於京師。〔十〕七年（四九三），又遣使人婆非等五百餘人朝貢。景明四年（五〇三），復遣使侯力歸朝貢。自此迄于正光，貢使相尋。爾後中國紛擾，頗或不至。（延）興〔和〕二年（五四〇）六月，遣石文云等貢方物，以至於齊，朝貢不絕。

隋開皇初，相率遣使貢獻，文帝詔其使曰：「朕聞彼土人勇，今來實副朕懷。視爾等如子，爾宜敬朕如父。」對曰：「臣等僻處一方，聞內國有聖人，故來朝拜。既親奉聖顏，願長爲奴僕。」其國西北與契丹接，每相劫掠。後因其使來，文帝誠之，使勿相攻擊。使者謝罪，文帝因厚勞之，令宴飲於前。使者與其徒皆起舞，曲折多戰鬪容。上顧謂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然其國與隋懸隔，唯粟末、白山爲近。煬帝初，與高麗戰，頻敗其衆，渠帥突地稽率其部降，拜右光祿大夫，居之柳城。與邊人來往，悅中國風俗，請被冠帶，帝嘉之，賜以錦綺而褒寵之。及遼東之役，突地稽率其徒以從，每有戰功，賞賜甚厚。十三年（六一七），從幸江都，尋放還柳城，李密遣兵邀之，僅而得免。至高陽，沒於王須拔，未幾，遁歸羅藝。

【北史卷九四，奚傳，一八頁上】奚，本曰庫莫奚，其先東部胡宇文之別種也。初爲慕容晁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間。俗甚不潔淨，而善射獵，好爲寇抄。登國三年（三八八），道武親自出討，至弱水南，大破之，獲其馬、牛、羊、豕十餘萬。帝曰：「此羣狄諸種不識德義，鼠竊狗盜，何足爲患！今中州大亂，吾先平之，然後張其威懷，則無所不服矣。」既而車駕南遷，十數年間，諸種與庫莫奚亦皆滋盛。及開遼海，置戍和龍，諸夷震懼，各獻方物。文成、獻文之世，庫莫奚歲致名馬、文皮。孝文初，遣使朝貢。太和四年（四八〇），輒入塞內，辭以

畏地豆干抄掠，詔書切責之。二十年（四九六），入寇安州，時營、燕、幽三州兵數千人擊走之。後復款附，每求入塞交易。宣武詔曰：「庫莫奚，去太和二十一年以前，與安、營二州邊人參居，交易往來，並無欺貳；至二十二年叛逆以來，遂爾遠竄。今雖款附，猶在塞表，每請入塞與百姓交易。若抑而不許，乖其歸向之心；信而不慮，或有萬一之驚。交市之日，州遣士監之。」自此已後，歲常朝獻，至武定已來不絕。齊受魏禪，歲時來朝。其後，種類漸多，分爲五部：一曰辱紇主，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每部一千人爲其帥。隨逐水草，頗同突厥。有阿會氏，五部中最盛，諸部皆歸之。每與契丹相攻擊，虜獲財畜，因遣使貢方物。

【北史 卷九四，契丹傳，一九頁上】契丹國，在庫莫奚東，與庫莫奚異種同類，並爲慕容晃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間。登國中，魏大破之，遂逃迸，與庫莫奚分住。經數十年，稍滋蔓，有部落於和龍之北數百里，爲寇盜。眞君以來，歲貢名馬。獻文時，使莫弗紇何辰來獻，得班饗於諸國之末，歸而相謂言國家之美，心皆忻慕。於是東北羣狄聞之，莫不思服。悉萬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連部、匹潔部、黎部、吐六干部等，各以其名馬、文皮獻天府，遂求爲常，皆得交市於和龍、密雲之間，貢獻不絕。太和三年（四七九），高句麗竊與蠕蠕謀，欲取地豆干以分之。契丹舊怨其侵軼，其莫賀弗勿干率其部落車三千乘、衆萬餘

口，驅徙雜畜求內附，止於白狼水東，自此歲常朝貢。後告饑，孝文聽其入關市糴。及宣武、孝明時，恆遣使貢方物。熙平中，契丹使人初真等三十人還，靈太后以其俗嫁娶之際以青氍爲上服，人給青氍兩匹，賞其誠款之心，餘依舊式。朝貢及齊受東魏禪，嘗不斷絕。

天保四年（五五三）九月，契丹犯塞，文帝親戎北討，至平州，遂西趣長蘆，詔司徒潘相樂帥精騎五千自東道趣青山，復詔安德王韓軌帥精騎四千東趣斷契丹走路。帝親躡山嶺奮擊，大破之，虜十餘萬口、雜畜數十萬頭。相樂又於青山大破契丹別部，所虜生口皆分置諸州。其後復爲突厥所逼，又以萬家寄於高麗。其俗與靺鞨同，好爲寇盜。父母死而悲哭者，以爲不壯，但以其屍置於山樹之上，經三年後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酌酒而祝曰：「冬月時，向陽食。若我射獵時，使我多得猪鹿。」其無禮頑鄙於諸夷最甚。

隋開皇四年（五八五），率莫賀弗來謁。五年（五八六），悉其衆款塞，文帝納之，聽居其故地。責讓之，其國遣使詣闕頓頰謝罪。其後，契丹別部出伏等背高麗，率衆內附，文帝見來憐之。上方與突厥和好，重失遠人之心，悉令給糧還本部，敕突厥撫納之，固辭不去。部落漸衆，遂北徙逐水草，當遼西正北二百里，依託紇斤水而居，東西亘百里。分爲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餘。逐寒暑，隨水草畜牧。有征伐，則酋帥相與議之。與兵動衆，合如符契。突厥沙鉢略可汗遣吐屯潘垓統之，契丹殺吐屯而遁。大業七年（六一一），遣使朝貢方

物。

【北史卷九四，室韋傳，二頁上】室韋國，在勿吉北千里，去洛陽六千里。「室」或爲「失」。蓋契丹之類，其南者爲契丹，在北者號爲失韋。路出和龍北千餘里，入契丹國；又北行十日至噉水；又北行三日有善水；又北行三日有犢了山，其山高大，周回三百里；又北行三百餘里有大水，名屈利；又北行三日至刃水；又北行五日到其國。有大水從北而來，廣四里餘，名榛水。國土下濕。語與庫莫奚、契丹、豆婁國同。頗有粟、麥及穠。夏則城居，冬逐水草，多略貂皮。丈夫索髮。用角弓，其箭尤長。女婦束髮，作叉手髻。其國少竊盜，盜一徵三，殺人者責三百匹。男女悉衣白鹿皮襦袴。有麴釀酒。俗愛赤珠，爲婦人飾，穿掛於頸，以多爲貴；女不得此，乃至不嫁。父母死，男女衆哭三年，尸則置於林樹之上。

武定二年（五四四）四月，始遣使張烏豆伐等獻其方物。迄武定末，貢使相尋。及齊受東魏禪，亦歲時朝聘。其後，分爲五部，不相總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並無君長。人貧弱，突厥以三吐屯總領之。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土地卑濕，至夏則移向北。貨勃、欠對二山多草木，饒禽獸，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漸分爲二十五部，每部有餘莫弗喃咄，猶酋長也。死則子弟代之，嗣絕，則擇賢豪而立之。其俗，丈夫

皆被髮，婦女盤髮，衣服與契丹同。乘牛車，以蘧蔭爲屋，如突厥氍毹車之狀。度水則束薪爲棧，或有以皮爲舟者。馬則織草爲鞵，結繩爲轡。匡寢則木屈爲室，以蘧蔭覆上，移則載行。以豬皮爲席，編木爲藉，婦女皆抱膝坐。氣候多寒，田收甚薄。無羊，少馬，多豬、牛。與靺鞨同俗。婚嫁之法，二家相許，竟輒盜婦將去，然後送牛馬爲聘，更將婦歸家，待有孕，乃相許隨還舍。婦人不再嫁，以爲死人之妻難以共居。部落共爲大棚，人死則置其上。居喪三年，年唯四哭。其國無鐵，取給於高麗。多貂。南室韋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韋，分爲九部落，繞吐紇山而居。其部落渠帥號乞引莫賀咄，每部有莫何弗三人以貳之。氣候最寒，雪深沒馬。冬則入山，居土穴，牛畜多凍死。饒麀鹿，射獵爲務，食肉衣皮。鑿冰沒水中，而網取魚鼈。地多積雪，懼陷阨窞，騎木而行，偕卽止。皆捕貂爲業，冠以狐貂，衣以魚皮。又北行千里至鉢室韋，依胡布山而住，人衆多〔于〕北室韋，不知爲幾部落，用樺皮蓋屋，其餘同北室韋。從鉢室韋西南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韋，因水爲號也。冬月穴居，以避太陰之氣。又西北數千里至大室韋，徑路險阻，言語不通。尤多貂及青鼠。北室韋時遣使貢獻，餘無至者。

【北史 卷九四，豆莫婁傳，二二頁下】 豆莫婁國，在勿吉北千里，舊北夫餘也。室婁之東，東至於海，方二千餘里。其人土著，有居室、倉庫。多山陵、廣澤，於東夷之城最爲平敞。

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長大，性強勇，謹厚，不寇抄。其君長皆六畜名官，邑落有豪帥。飲食亦用豆。有麻布，衣製類高麗而帽大，其國大人以金銀飾之。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爲奴婢。俗淫，尤惡妬者，殺之，尸於國南山上，至腐，女家始得輸牛馬，乃與之。或言穢貊之地也。

【北史，卷九四，地豆干傳，三三頁上】地豆干國，在室韋西千餘里。多牛羊，出名馬，皮爲衣服。無五穀，唯食肉、酪。延興二年（四七二）八月，遣使朝貢。至於太和六年（四八二），貢使不絕。十四年（四九〇），頻來犯塞，孝文詔征西大將軍陽平王頤擊走之。自後，時朝京師，迄武定末，貢使不絕。及齊受禪，亦來朝貢。

【北史，卷九四，烏洛侯傳，三三頁下】烏洛侯國，在地豆干北，去代都四千五百餘里。其地下濕，多霧氣而寒，人冬則穿地爲室，夏則隨原阜畜牧。多豕，有穀麥。無大君長，部落莫弗皆世爲之。其俗繩髮皮服，以珠爲飾。人尙勇，不爲姦竊，故慢藏野積而無寇盜。好射獵。樂有箏篥，木槽革面而施九弦。其國西北有完水，東北流合於難水；其小水皆注於難，東入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己尼大水，所謂北海也。太武眞君四年（四四三）朝，稱其國西北有魏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人多祈請。太武遣中書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於石室之壁而還。

東北古史資料彙編第八編

舊唐書

(後晉)劉昫等撰。

(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宋刊配明刊本)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武德七年(六二四)，春正月己酉，封高麗王高武爲遼東郡王，百濟王扶餘璋爲帶方郡王，新羅王金眞平爲樂浪郡王。

【舊唐書卷二，太宗紀上】 武德九年(六二六)，……新羅、龜茲、突厥、高麗、百濟、党項並遣使朝貢。

貞觀二年(六二八)……二月丙戌，靺鞨內屬。……四月……丙申，契丹內屬。
三年(六二九)，春正月辛亥，契丹渠帥來朝。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貞觀十一年(六三七)……十二月辛酉，百濟王遣其太子隆來朝。

十二年(六三八)……冬十月……己亥，百濟遣使貢金甲、雕斧。

十三年(六三九)，……高麗、新羅、西突厥……及荒服蠻貊，相次遣使朝貢。

十五年(六四一)……十一月……癸酉，薛延陁以同羅、僕骨、迴紇、靺鞨、靺之衆度漠，屯

于白道川。命營州都督張儉統所部兵厭其東境。……

十八年(六四四)……十一月……庚子，命太子詹事、英國公李勣爲遼東道行軍總管，出柳城，禮部尙書、江夏郡王道宗副之；刑部尙書、鄖國公張亮爲平壤道行軍總管，以舟師出萊州，左領軍常何、瀘州都督左難當副之。發天下甲士、召募十萬，並趣平壤，以伐高麗。

十九年(六四五)，春二月庚戌，上親統六軍發洛陽。乙卯，詔皇太子留定州監國。……三月壬辰，上發定州。……夏四月癸卯，誓師於幽州城南，因大饗六軍以遣之。……癸亥，遼東道行軍大總管、英國公李世勣攻蓋牟城，破之。五月丁丑，車駕渡遼。甲申，上親率鐵騎與李世勣會，圍遼東城。因烈風發火弩，斯須城上屋及樓皆盡，應戰士令登，乃拔之。六月丙辰，師至安市城。丁巳，高麗別將高延壽、高惠眞帥兵十五萬來援安市，以拒王師。李世勣率兵奮擊，上自高峯引軍臨之，高麗大潰，殺獲不可勝紀。延壽等以其衆降，因名所幸山爲駐蹕山，刻石紀功焉。……秋七月，李世勣進軍攻安市城，至九月不尅，乃班師。冬十月丙辰，入臨渝關，皇太子自定州迎謁。戊午，次漢武臺，刻石以紀功德。十一月辛未，幸幽州。癸酉，大饗，還師。

二十二年(六四八)……〔閏十二月〕癸未，新羅王遣其相伊贊千金春秋及其子文王來朝。是歲，新羅女王金善德死，遣册立其妹眞德爲新羅王。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永徽六年（六五五），三月，營州都督程元振破高麗於貴端水。

顯慶四年（六五九）……三月，以左驍衛大將軍、郿國公契苾何力往遼東經略。……十

一月……癸亥，以邢國公蘇定方爲神丘道總管，劉伯英爲崑夷道總管。

五年（六六〇）……三月……辛亥，發神丘道軍伐百濟。……八月庚辰，蘇定方等討平百

濟，面縛其王扶餘義慈，國分爲五部，郡三十七，城二百，戶七十六萬。以其地分置熊津等

五都督府，曲赦神丘、崑夷道總管已下。……十一月戊戌朔，邢國公蘇定方獻百濟王扶餘義

慈、太子隆等五十八人俘於則天門，責而有之。

六年（六六一），春正月乙卯，於河南、河北、淮南六十七州募得四萬四千六百四十六人，

往平壤、帶方道行營。……夏五月丙申，命左驍衛大將軍、涼國公契苾何力爲遼東道大總

管，左武衛大將軍、邢國公蘇定方爲平壤道大總管，兵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樂安縣公

任雅相爲涇江道大總管，以伐高麗。……是歲，新羅王金春秋卒，其子法敏嗣立。（編者按：本

年二月改元爲龍朔元年。）

龍朔二年（六六二）……二月……甲戌，司戎太常伯、涇江道總管、樂安縣公任雅相卒於

軍。三月……蘇定方破高麗（千）〔于〕葦島，又進攻平壤城，不克而還。

麟德二年（六六五）……十月……癸亥，高麗王高藏遣其子福男來朝。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乾封元年（六六六）……六月壬寅，高麗莫離支蓋蘇文死，其子男生繼其父位，爲其弟男建所逐，使其子獻誠詣闕請降，詔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率兵以應接之……冬十月己酉，命司空、英國公〔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以伐高麗。

三年（六六八）……正月……壬子，以右相劉仁軌爲遼東道副大總管。二月戊午，遼東道破薛賀水五萬人陣，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三萬餘人，器械牛馬不可勝計。

總章元年（六六八）……夏四月丙辰，有彗星見於畢、昴之間……詔內外羣官各上封事……羣臣復進曰：「星孛于東北，此高麗將滅之徵。」帝曰：「高麗百姓卽朕之百姓也。旣爲萬國之主，豈可推過於小蕃！」竟不從所請。乙亥，彗星滅……九月癸巳，司空、英國公勣破高麗，拔平壤城，擒其王高藏及其大臣男建等以歸。境內盡降，其城一百七十，戶六十九萬七千。以其地爲安東都護府，分置四十二州。

二年（六六九）……五月庚子，移高麗戶二萬八千二百、車一千八十乘、牛三千三百頭、馬二千九百疋、駝六十頭，將入內地，萊、營二州般次發遣，量配於江、淮以南及山南、并、涼以西諸州空閑處安置……七月……遣右衛大將軍、涼國公契苾何力爲駕海道行軍大總管。

三年（六七〇），春正月……辛卯，列遼東地爲州縣……（編者按：本年三月改元爲咸亨元年。）
咸亨三年（六七二）……冬，左監門大將軍高侃大敗新羅之衆於橫水。

四年(六七三)……閏五月丁卯，燕山道總管李謹行破高麗叛黨於瓠盧河之西，高麗平壤餘衆遁入新羅。

五年(六七四)，春二月壬午，遣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劉仁軌爲雞林道大總管，以討新羅。仍令衛尉卿李弼、右領大將軍李謹行副之。

上元二年(六七五)……二月，雞林道行軍大總管大破新羅之衆於七重城，斬獲甚衆。新羅遣使入朝，獻方物，伏罪，赦之，復其王金法敏官爵。

上元三年(六七六)……二月甲戌，移安東都護府於遼東。

儀鳳二年(六七七)……二月丁巳，工部尚書高藏授遼東都督，封朝鮮郡王，遣歸安東府，安輯高麗餘衆；司農卿扶餘隆熊津州都督，封帶方郡王，令往安輯百濟餘衆。仍移安東都護府於新城以統之。

開耀元年(六八一)……十月……丁亥，新羅王金法敏薨，仍以其子政襲位。

【舊唐書卷六，則天皇后紀】萬歲通天元年(六九六)……五月，營州城傍契丹首領松漠都督李盡忠與其妻兄嬀誠州刺史孫萬榮，殺都督趙文翽，舉兵反，攻陷營州，盡忠自號可汗。乙丑，命鷹揚將軍曹仁師、右金吾大將張玄遇、右武威大將軍李多祚、司農少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討之。秋七月，命春官尚書、梁王(武)三思爲安撫大使，納言姚璿爲之副。制

改李盡忠爲盡滅，孫萬榮爲萬斬。秋八月，張玄遇、曹仁師、麻仁節與李盡滅戰于西破石黃驪谷，官軍敗績；玄遇、仁節並爲賊所虜。九月，命右武衛大將軍、建安王〔武〕攸宜爲大總管，以討契丹。……李盡滅死，其黨孫萬斬代領其衆。冬十月，孫萬斬攻陷冀州，刺史陸寶積死之。十一月，又陷瀛州屬縣。

二年〔六九七〕……春二月，王孝傑、蘇宏暉等率兵十八萬，與孫萬斬戰於破石谷，王師敗績，孝傑沒於陣，宏暉棄甲而遁。……五月，命右金吾大將軍、河內王〔武〕懿宗爲大總管，右肅政、御史大夫婁師德爲副大總管，右武威衛大將軍沙吒忠義爲前軍總管，率兵二十萬以討孫萬斬。六月，……孫萬斬爲其家奴所殺，餘黨大潰。……九月，以契丹李盡滅等平，大赦天下，改元神功，大酺七日。

【舊唐書卷七，睿宗紀】延和元年〔七二二〕……六月……庚申，幽州都督孫儉率左驍衛將軍李楷洛、左威衛將軍周以悌等，將兵三萬，與奚首領李大輔戰於礪山，爲賊所敗，儉沒於陣。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開元二年〔七二四〕，春正月……甲申，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兼檢校左衛大將軍薛訥同紫微黃門三品，仍總兵以討奚、契丹。……七月，薛訥與副將杜賓客、崔宣道等總兵六萬，自檀州道遇賊於灤河，爲賊所敗。訥等屏甲遁歸，滅死，除名爲庶

人。

五年(七二七)……三月庚戌，於柳城依舊置營州都督府。

七年(七二九)……三月，……渤海靺鞨郡王大祚榮死，其子武藝嗣位。

十年(七三二)……四月丁酉，封契丹首領松漠都督李鬱(子)〔于〕爲松漠郡王，奚首領饒

樂都督李魯蘇爲饒樂郡王。……閏五月……戊寅，勅諸番充質宿衛子弟並放還國。……六

月……癸卯，以餘姚縣主女慕容氏爲燕郡公主，出降奚首領饒樂郡王李魯蘇。

十四年(七二六)，春正月癸亥，改封契丹松漠郡王李召固爲廣化王，奚饒樂郡王李魯蘇爲奉誠王。封宗室外甥女二人爲公主，各以妻之。……十一月……辛丑，渤海靺鞨遣其子

義信來朝，並獻方物。

十八年(七三〇)……五月，契丹衙官(突可汗)〔可突于〕殺其主李召固，率部落降于突

厥。奚部落亦隨西叛，奚王李魯蘇來奔，召固妻東華公主陳氏及魯蘇妻東光公主韋氏並奔投平盧軍。制幽州長史趙含章率兵討之。六月……丙子，命單于大都護忠王浚爲河北道行軍元帥，御史大夫李朝隱、京兆尹裴旻先爲副，率十八總管以討契丹及奚等。事竟不行。

二十年(七三二)，春正月乙卯，以禮部尚書、信安王禕率兵討契丹。……三月，信安王禕與幽州長史趙含章大破奚、契丹於幽州之北山。……五月……戊辰，信安王獻奚、契丹之

俘，上御應天門受之。……九月乙巳，……渤海靺鞨寇登州，殺刺史韋俊，命左領軍將軍蓋福順發兵討之。

二十一年(七三三)……閏三月，幽州道副總管郭英傑等討契丹，爲所敗於都山之下，英傑死之。

二十二年(七三四)……九月壬申，改饒樂都督府爲奉誠都督府。……十二月……乙巳，幽州長史張守珪發兵討契丹，斬其王屈烈及其大臣可突(干)〔于〕於陣，傳首東都。餘叛奚皆散走山谷，立其酋長(季過折)〔李過折〕爲契丹王。

二十三年(七三五)……十二月，新羅遣使朝獻。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開元二十五年(七三七)……二月，新羅王金興光卒，其子承慶嗣位。遣贊善大夫邢疇攝鴻臚少卿往吊祭，冊立之。……癸酉，張守珪破契丹餘衆於榛祿山，殺獲甚衆。

二十六年(七三八)，……渤海靺鞨王大武藝死，其子欽茂嗣立，遣使吊祭，冊立之。

二十九年(七四二)……七月，……北州刺史王斛斯爲幽州節度使，幽州節度副使安祿山爲營州刺史，充平盧軍節度副使、押兩番渤海黑水四府經略使。

天寶四載(七四五)，春三月……壬申，封外孫獨孤氏女爲靜樂公主，出降契丹松漠都督

李懷節。封外孫楊氏女爲宜芳公主，出降奚饒樂都督李延寵。……九月，契丹及奚酋長，各殺公主，舉部落叛。

十一載（七五二）……三月，朔方節度副使、奉信王阿布思與安祿山同討契丹，布思與祿山不協，乃率其部下叛歸漠地。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永泰元年（七六五）……六月，……代州置代北軍，平州置柳城。

大曆二年（七六七）……八月……丙戌，渤海朝貢。……九月……辛未，靺鞨使來朝。

七年（七七二），……迴紇、吐蕃、大食、渤海、室韋、靺鞨、契丹、奚、牂牁、康國、石國，並遣使朝貢。

十年（七七五）……二月……甲申，以平盧淄青節度觀察海運押新羅渤海兩蕃使、檢校工部尙書、青州刺史李正己檢校尙書左僕射。

十二年（七七七），春正月……辛酉，……渤海使獻日本國舞女十一人。……夏四月，……渤海、奚、契丹、室韋、靺鞨並遣使朝貢。

【舊唐書卷二二，德宗紀上】大曆十四年（七七九）……閏五月……丙子，詔諸州府、新羅、渤海歲貢鷹鷄皆停。

貞元元年（七八五）……二月……丙戌，以檢校祕書監金良相爲檢校太尉、使持節、大都

督、雞林州刺史、寧海軍使、襲封新羅王。

【舊唐書卷二三，德宗紀下】貞元八年（七九二）……八月……辛卯，以青州刺史李師古爲鄆州大都督府長史、平盧淄青等州節度觀察海運陸運押新羅渤海兩蕃等使。……十二月……甲戌，牂柯、室韋、靺鞨皆遣使朝貢。

十一年（七九五）……二月……乙巳，冊渤海大欽茂之子嵩爲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

十六年（八〇〇）……四月……己丑，……以權知新羅國事金俊篋襲祖開府、檢校太尉、雞林州都督、新羅國王。

十七年（八〇一）……十月……辛未，宰相賈耽上《海內華夷圖》及《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

【舊唐書卷一四，順宗紀】貞元二十一年（八〇五）……二月……戊辰，以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使持節、大都督雞林州諸軍事、雞林州刺史、上柱國、新羅王金重熙兼海寧軍使，以重熙母和氏爲太妃，妻朴氏爲妃。……五月……甲辰，以檢校司空、忽汗州都督、渤海國王王大嵩璘檢校司徒。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元和元年（八〇六）……十二月……丙戌，新羅、渤海、牂柯、邇紇各遣使朝貢。

二年(八〇七)，……吐蕃、迴紇、奚、契丹、渤海、牂柯、南詔並朝貢。

【舊唐書卷二五，憲宗紀下】元和十年(八二五)，……渤海、新羅、奚、契丹、黑水、南詔、牂柯並遣使朝貢。

十一年(八一六)，……迴鶻、靺鞨、奚、契丹、牂柯、渤海等朝貢。

十三年(八一八)，……五月……辛丑，知渤海國務大仁秀檢校秘書監、忽汗州都督，冊爲渤海國王。……是歲，迴紇、南詔蠻、渤海、高麗、吐蕃、奚、契丹、訶陵國并朝貢。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元和十五年(八二〇)，……七月，……平盧軍新加押新羅渤海兩蕃使，賜印一面。

長慶元年(八二二)，……三月，……平盧薛平奏：「海賊掠買新羅人口於緣海郡縣，請嚴加禁絕，俾異俗懷恩。」從之。

三年(八二三)，正月丁巳，……勅：「不得買新羅人爲奴婢，已在中國者，卽放歸其國。」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長慶四年(八二四)，……二月……壬午，渤海送備宿衛大聰

叡五十人入朝。……十二月……癸未，迴紇、吐蕃、奚、契丹遣使朝貢。

寶曆二年(八二七)，……五月……庚辰，中使自新羅取鷹鷄迴。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太和四年(八三〇)，……九月壬午，……以投來奚王茹羯

爲右驍衛將軍、同正。

五年（八三二）……正月……己丑，以權知渤海國務大彝震檢校秘書監、忽汗州都督、渤海國王。

六年（八三三）……十二月……戊辰，內養王宗禹渤海使迴，言渤海置左右神策軍、左右三軍、一百二十司，畫圖以進。

七年（八三三）……二月……己卯，麟德殿對吐蕃、渤海、牂牁、昆明等使。

開成二年（八三七）……十一月……己丑，契丹朝貢。

【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紀】會昌二年（八四二）……八月……上御麟德殿，見室韋首領督熱論等十五人。

六年（八四六），春正月……己未，南詔、契丹、室韋、渤海、牂牁、昆明等國遣使入朝，對于麟德殿。……己丑，渤海王子大之尊入朝。……二月……丁酉，新羅使金國連入朝。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大中十二年（八五八）……二月……以渤海國王弟權知國務大虔晃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秘書監、忽汗州都督，冊爲渤海國王。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上】咸通元年（八六〇），春正月，上御紫宸殿受朝，對室韋使。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龍紀元年（八八九）……十月己未……制以特進、太子少

師、博陵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崔安潛檢校太傅，兼侍中、青州刺史、平盧軍節度觀察押新羅渤海兩蕃等使。

大順二年（八九一）……三月……辛亥朔，以青州權知兵馬留後王師範檢校兵部尚書，兼青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平盧軍節度觀察押新羅渤海兩蕃等使。

【舊唐書卷三三，禮儀志，一〇頁下】〔開元〕十二年（七二四），十一月丙戌，至泰山。……

〔封禪畢〕壬辰，玄宗御朝覲之帳殿，大備陳布。文武百寮，二王後，孔子後，諸方朝集使，岳牧，舉賢良及儒生文士上賦頌者，戎狄、夷蠻、羌、胡朝獻之國，突厥頡利發，契丹、奚等王，大食、謝颺，五天十姓，崑崙、日本、新羅、靺鞨之侍子及使，內臣之番高麗朝鮮王、伯濟帶方王，十姓摩阿史那興昔可汗、三十姓左右賢王，日南西二鑿齒、雕題、牂柯、烏澹之酋長咸在位。

【舊唐書卷二四，禮儀志，二頁上】武德、貞觀之制……五嶽、四鎮、四海、四瀆，年別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東嶽岱山祭於兗州，東鎮沂山祭於沂州，東海於萊州，東瀆大淮於唐州。……北岳恆山於定州，北鎮醫無閭山於營州，北海、北瀆大濟於洛州。其牲皆用太牢。……

【舊唐書卷二四，禮儀志，二六頁上】〔天寶〕十載（七五一），正月，四海并封爲王，遣國子祭酒嗣吳王祗祭東嶽天齊王，……范陽司馬畢炕祭醫無閭山廣寧公，太子中允李隨祭東海廣

德王。

【舊唐書卷二八，音樂志，六頁上】〔顯慶〕六年（六六一），三月，上欲伐遼，於屯營教舞。召李義府、任雅相、許敬宗、許圜師、張延師、蘇定方、阿史那忠、于闐王休闐、上官儀等赴洛城門觀樂。樂名「一戎大定樂」。賜觀樂者雜綵有差。

【舊唐書卷二八，音樂志，九頁下】太和三年（八二九），八月，太常禮院奏：「謹案：凱樂，鼓吹之歌曲也。……魏、晉已來，鼓吹曲章多述當時戰功，是則歷代獻捷必有凱歌。太宗平東都，破宋金剛，其後蘇定方執賀魯，李勣平高麗，皆備軍容凱歌入京師。……」

【舊唐書卷二九，音樂志，一頁下】大定樂，出自破陣樂。舞者百四十人，被五彩文甲，持槊，歌和。云「八絃同軌樂」，以象平遼東而邊隅大定也。

【舊唐書卷二九，音樂志，六頁上】宋世有高麗、百濟伎樂，魏平（拓）〔馮〕跋亦得之而未具。周師滅齊，二國獻其樂。隋文帝平陳，得清樂及文康禮畢曲，列九部伎，百濟伎不預焉。

【舊唐書卷二九，音樂志，六頁下】高麗樂：工人紫羅帽，飾以鳥羽，黃大袖，紫羅帶，大口袴，赤皮靴，五色縵繩。舞者：四人椎髻於後，以絳抹額，飾以金璫；二人黃裙襦，赤黃袴，極長其袖，烏皮靴；雙雙並立而舞。樂用彈箏一、搗箏一、臥箏篥一、豎箏篥一、琵琶一、義背笛一、笙一、簫一、小篳篥一、大篳篥一、桃皮篳篥一、腰鼓一、齊鼓一、檐鼓一、貝

一。武太后時尙二十五曲，今惟習一曲，衣服亦寢衰敗，失其本風。百濟樂：中宗之代，工人死散，歧王範爲太常卿，復奏置之，是以音伎多闕。舞二人，紫大袖，裙襦，章甫冠，皮履。樂之存者，箏、笛、桃皮篳篥、箜篌；歌。

【舊唐書卷二九，音樂志，八頁下】 歌舞戲有大面、撥頭、踏搖娘、窟礪子等戲。……窟礪子亦云魁礪子，作偶人以戲，善歌舞。本喪家樂也，漢末始用之於喜會，齊後主高緯尤所好，高麗國亦有之。

【舊唐書卷三六，天文志，三頁下】 尾，箕，析木之次也，寅初起尾七度，中箕星五度，終斗八度。其分野自渤海、河之北，盡河間、涿郡、廣陽國及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樂浪、玄菟，古之北燕、孤竹、無終及東方九夷之國，皆析木之分也。尾得雲漢之末流，北紀之所窮也。箕與南斗相近，故其分野在吳、越之東。

【舊唐書卷三六，天文志，六頁上】 總章元年（六六八），四月，彗星見五車。上避正殿，減膳，令內外五品以上上封事，極言得失。……〔許〕敬宗又進曰：「星宇于東北，王師問罪，高麗將滅之徵。」帝曰：「我爲萬國主，豈移過於小蕃哉！」二十二日星滅。

【舊唐書卷三七，五行志，八頁上】 〔開元〕八年（七二〇），夏，契丹寇營州，發關中卒援之。軍次澠池縣之闕門，野營穀水上，夜半山水暴至，二萬餘人皆溺死，唯行網役夫樽蒲覺

水至，獲免。

【舊唐書卷三七，五行志，一八頁上】如意初（六九二），里歌云：「黃麀黃麀草裏藏，彎弓射爾傷。」後契丹李萬榮叛，陷營州，則天令總管曹仁師、王孝傑等將兵百萬討之，大敗於黃驪，契丹乘勝至趙郡。

【舊唐書卷三八，地理志，二頁上】高宗時平高麗、百濟，遼海已東皆爲州，俄而復叛，不入提封。

【舊唐書卷三八，地理志，三頁上】范陽節度使，臨制奚、契丹，統經略、威武、清夷、靜塞、恆陽、北平、高陽、唐興、橫海等九軍。平盧節度使，鎮撫室韋、靺鞨，統平盧、盧龍二軍，榆關守捉，安東都護府。平盧節度使治在營州，管兵萬七千五百人，馬五千五百匹。平盧軍在營州城內，管兵萬六千人，馬四千二百疋。盧龍軍在平州城內，管兵萬人，馬三百疋。榆關守捉，在營州城西四百八十里，管兵三百人，馬百疋。安東都護府在營州東二百七十里，管兵八千五百人，馬七百疋。

【舊唐書卷三八，地理志，四頁下】幽州節度使。治幽州，管幽、涿、瀛、莫、檀、薊、平、營、媯、順等十州。

【舊唐書卷三八，地理志，五頁上】今舉天寶十一載（七五二）地理，唐土東至安東府，西至安西府，南至日南郡，北至單于府。南北如前漢之盛，東則不及，西則過之。漢地東至樂浪，玄

菟，今高麗、渤海是也；今在遼東，非唐土也。……

【舊唐書卷三九，地理志，二七頁上】 歸順州，開元四年（七一六）置，爲契丹松漠府彈汗州部落。天寶元年（七四二）改爲歸化郡。乾元元年（七五八）復爲歸順州。天寶領縣一，戶一千三十七，口四千四百六十九。在京師〔東北〕二千六百里，至東都一千七百一十里。懷柔，州所理也。

【舊唐書卷三九，地理志，二七頁下】 營州上都督府，隋柳城郡。武德元年（六一八）改爲營州總管府，領遼、燕二州，領柳城一縣。七年（六二四），改爲都督，督營、遼二州。貞觀二年（六二八），又督昌州。三年（六二九），又督師、崇二州。六年（六三三），又督順州。十年（六三六），又督慎州。今督七州。萬歲通天二年（六九七），爲契丹李萬榮所陷。神龍元年（七〇五）移府於幽州界置，仍領漁陽、玉田二縣。開元四年（七一六）復移還柳城。八年（七二〇），又往就漁陽。十一年（七三三），又還柳城舊治。天寶元年（七四二）改爲柳城郡。乾元元年（七五八）復爲營州。舊領縣一，戶一千三十一，口四千七百三十二。天寶戶九百九十七，口三千七百八十九。在京師東北三千五百八十九里，至東都二千九百一十里。

柳城，漢縣，屬遼西郡。室韋、靺鞨諸部並在東北，遠者六千里，近者二千里。西北與奚接界，北與契丹接界。

燕州，隋遼西郡，寄治於營州。武德元年（六一八）改爲燕州總管府，領遼西、瀘河、懷遠三縣。其年廢瀘河縣。六年（六三三），自營州南遷，寄治於幽州城內。貞觀元年（六二七）廢都督，仍省懷遠縣。開元二十五年（七三七）移治所於幽州北桃谷山。天寶元年（七四二）改爲歸德郡。乾元元年（七五八）復爲燕州。舊領縣一，無實土戶。所領戶出粟，皆靺鞨別種。戶五百。天寶戶二千四十五，口一萬一千六百三。兩京道里與幽州同。遼西，州所治縣也。

威州，武德二年（六一九）置遼州總管，自燕支城徙，寄治營州城內。七年（六三四）廢總管府。貞觀元年（六二七）改爲威州，隸幽州大都督。所領戶契丹內稽部落。舊領縣一，戶七百二十九，口四千二百二十二。天寶戶六百一十一，口一千八百六十九。兩京道里與涿州同。威化，後契丹陷營州，乃南遷，寄治於良鄉縣石窟堡爲威化縣，幽州治也。

慎州，武德初置，隸營州，領涑沫靺鞨烏素固部落。萬歲通天二年（六九七）移於淄、青州安置。神龍初，復舊，隸幽州。天寶領縣一，戶二百五十，口九百八十四。逢龍，契丹陷營州後南遷，寄治良鄉縣之故都鄉城爲逢龍縣，州所治也。

玄州，隋開皇初置，處契丹李去閭部落。萬歲通天二年（六九七）移於徐、宋州安置。神龍元年（七〇五）復舊。今隸幽州。天寶領縣一，戶六百一十八，口一千三百三十三。靜蕃，州治所，范陽縣之魯泊村。

崇州，武德五年（六三三）分饒樂郡都督府置崇州、鮮州，處奚可汗部落，隸營州都督。舊領縣一，戶一百四十，口五百五十四。天寶戶二百，口七百一十六。昌黎，貞觀二年（六二八）置北黎州，寄治營州東北廢陽師鎮。八年（六三四）改爲崇州，置昌黎縣。契丹陷營州，徙治於潞縣之古潞城爲縣。

夷賓州，乾封中於營州界內置，處靺鞨愁思嶺部落，隸營州都督。萬歲通天二年（六九七）遷於徐州。神龍初，還隸幽州都督。領縣一，戶一百三十，口六百四十八。來蘇，自徐州還，寄於良鄉縣之古廣陽城爲縣。

師州，貞觀三年（六二九）置，領契丹、室韋部落，隸營州都督。萬歲通天元年（六九六）遷於青州安置。神龍初，改隸幽州都督。舊領縣一，戶一百三十八，口五百六十八。天寶戶三百一十四，口三千二百一十五。陽師，初，貞觀置州於營州東北廢陽師鎮，故號師州。神龍中，自青州還，寄治於良鄉之故東閭城爲州治，縣在焉。

鮮州，武德五年（六三三）分饒樂郡都督府奚部落置，隸營州都督。萬歲通天元年（六九六）遷於青州安置。神龍初，改隸幽州。天寶領縣一，戶一百七，口三百六十七。寶從，初置營州界，自青州還，寄治潞縣之古潞城。

帶州，貞觀十九年（六四五）於營州界內置，處契丹乙失革部落，隸營州都督。萬歲通天

元年（六九六）遷於青州安置。神龍初，放還，隸幽州都督。天寶領縣一，戶五百六十九，口一千九百九十。孤竹，舊治營州界。州陷契丹後，寄治於昌平縣之清水店爲州治。

黎州，載初二年（六九〇）析慎州置，處浮渝靺鞨烏素固部落，隸營州都督。萬歲通天元年（六九六）遷於宋州管治。神龍初，還，改隸幽州都督。天寶領縣一，戶五百六十九，口一千九百九十一。新黎，自宋州遷，寄治於良鄉縣之故都鄉城。

沃州，載初中析昌州置，處契丹松漠部落，隸營州。州陷契丹，乃遷於幽州，隸幽州都督。天寶領縣一，戶一百五十九，口六百一十九。濱海，沃州本寄治營州城內，州陷契丹，乃遷於薊縣東南迴城爲治所。

昌州，貞觀二年（六二八）置，領契丹松漠部落，隸營州都督。萬歲通天二年（六九七）遷於青州安置。神龍初，還隸幽州。舊領縣一，戶一百三十二，口四百八十七。天寶戶二百八十一，口一千八十八。龍山，貞觀二年（六二八）置州於營州東北廢靜蕃戍。七年（六三三）移治於三合鎮。營州陷契丹，乃遷於安次縣古常道城爲州治。

歸義州，總章中置，處海外新羅，隸幽州都督。舊領縣一，戶一百九十五，口六百二十四。歸義，在良鄉縣之古廣陽城，州所治也。

瑞州，貞觀十年（六三六）置於營州界，隸營州都督，處突厥烏突汗達于部落。咸亨中，改

爲瑞州。萬歲通天二年（六九七）遷於宋州安置。神龍初，還隸幽州都督。舊領縣一，戶六十，口三百六十五。天寶戶一百九十五，口六百二十四。來遠，舊縣在營州界。州陷契丹，移治於良鄉縣之故廣陽城。

信州，萬歲通天元年（六九六）置，處契丹失活部落，隸營州都督。二年（六九七）遷於青州安置。神龍初，還隸幽州都督。天寶領縣一，戶四百一十四，口一千六百。黃龍，州所治，寄治范陽縣。

靑山州，景雲元年（七一〇）析玄州置，隸幽州都督。領縣一，戶六百三十二，口三千二百一十五。靑山，寄治於范陽縣界水門村。

瀛州，天寶初置於范陽縣界，處降胡。領縣一，戶六百四十八，口二千一百八十七。

安東都護府。總章元年（六六八）九月，司空李勣平高麗。高麗本五部，一百七十六城，戶六十九萬七千。其年十二月，分高麗地爲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縣，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城以統之，用其酋渠爲都督、刺史、縣令，令將軍薛仁貴以兵二萬鎮安東府。上元三年（六七六）二月，移安東府於遼東郡故城置。儀鳳二年（六七七），又移置於新城。聖曆元年（六九八）六月，改爲安東都督府。神龍元年（七〇五），復爲安東都護府。開元二年（七二四），移安東都護府於平州置。天寶二年（七四三），移於遼西故郡城置。至德後廢。初置，領羈縻

州十四，戶一千五百八十二。去京師四千六百二十五里，至東都三千八百二十里。新城州都督府，遼城州都督府，哥勿州都督府，建安州都督府，南蘇州，木底州，蓋牟州，代那州，倉巖州，磨米州，積利州，黎山州，延津州，安市州——凡此十四州並無城池，是高麗降戶散此諸軍鎮，以其酋渠爲都督、刺史羈縻之。天寶領戶五千七百一十八，口一萬八千二百五十六。自燕以下十七州，皆東北蕃降胡，散諸處幽州、營州界內，以州名羈縻之，無所役屬。安祿山之亂，一切驅之爲寇，遂擾中原。至德之後，入據河朔，其部落之名無存者。今記天寶承平之地理焉。

【舊唐書卷四五，輿服志，一六頁上】奚〔車〕，契丹塞外用之。開元、天寶中漸至京城。

【舊唐書卷五〇，刑法志，八頁上】陳子昂上書曰：「……煬帝不恭，窮毒威武，跣居皇極，自總元戎，以百萬之師，觀兵遼海，天下始騷然矣。……」

【舊唐書卷五一，太宗賢妃徐氏傳，四頁下】時軍旅亟動，宮室互興，百姓頗倦勞役。上疏諫曰：「自貞觀已來二十有二載。……竊見頃年已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崑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于轉輸。且召募役戍，去留懷死生之痛，因風阻浪，人米有漂溺之危。……是猶運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

【舊唐書卷五三，李密傳，一頁上】李密字玄邃，本遼東襄平人，魏司徒弼曾孫。……徙

爲京兆長安人。……大業九年（六一三），煬帝伐高麗，使〔楊〕玄感於黎陽監運。……玄感將謀舉兵，潛遣人入關迎密以爲謀主。密至，謂玄感曰：「今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地去幽州懸隔千里，南有巨海之限，北有胡戎之患，中間一道，理極艱危。今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直扼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不過旬朔，資糧必盡，舉麾一召，其衆自降，不戰而擒，此計之上也。……」

【舊唐書 卷五三，李密傳，五頁下】 仍作書以移郡縣曰：「……遼水之東，朝鮮之地，禹貢以爲荒服，周王棄而不臣，示以羈縻，達其聲教。苟欲愛人，非求拓土。……而恃衆怙力，強兵黷武，惟在并吞，不思長策。……遂令億兆夷人，隻輪莫返。……義夫切齒，壯士扼腕，其罪七也。……」

【舊唐書 卷五四，竇建德傳，五頁下】 大業七年（六一二），募人討高麗，本郡選勇敢尤異者以充小帥，遂補建德爲二百人長。……是歲，山東大飢，建德謂〔孫〕安祖曰：「文皇帝時，天下殷盛，發百萬之衆以伐遼東，尙爲高麗所敗。今水潦爲災，黎庶窮困，而主上不恤，親駕臨遼。加以往歲西征，瘡痍未復，百姓疲弊。累年之役，行者不歸，今重發兵，易可搖動。……」安祖然其計。

【舊唐書 卷五六，羅藝傳，一〇頁上】 〔藝〕殺渤海太守唐禕等不同己者數人，威振邊朔，

柳城、懷遠並歸附之。藝黜柳城太守楊林甫，改郡爲營州，以襄平太守鄧暉爲總管，藝自稱幽州總管。

【舊唐書 卷五六，梁師都傳，二頁下】〔武德間，處羅可汗〕謀令莫賀咄設入自原州，泥步設與師都入自延州，處羅入自并州，突利可汗與奚、靺鞨入自幽州，合於寶建德，經滏口道來會於晉、絳。兵臨發，遇處羅死，乃止。

【舊唐書 卷五九，許紹曾孫欽寂傳，六頁下】萬歲登封年（六九六），爲夔州都督府長史。時契丹入寇，以欽寂兼隴山軍討擊副使，軍次崇州，戰敗被擒。其後賊將圍安東，令欽寂說屬城之未下者。安東都督裴玄珪時在城下，欽寂謂之曰：「狂賊天殃，滅在朝夕，公但謹守勵兵，以全忠節。」賊大怒，遂害之。則天下制褒美。

【舊唐書 卷五九，姜暮子行本傳，九頁下】〔貞觀〕十七年（六四三），太宗將征高麗，行本諫，以爲師未可動，太宗不從。行本從至蓋牟城，中流矢，卒。

【舊唐書 卷六〇，河間王孝恭子晦傳，七頁上】乾封中，累除營州都督，以善政聞。

【舊唐書 卷六〇，江夏王道宗傳，二頁上】大軍討高麗，令道宗與李靖爲前鋒，濟遼水，剋蓋牟城。逢賊兵大至，……乃與壯士數十騎直衝賊陣，左右出入，靖因合擊，大破之。太宗至，深加賞勞，賜奴婢四十人。又築土山攻安市城，土山崩，道宗失於部署，爲賊所

據……道宗跣行詣旗下請罪，太宗……捨而不問。

【舊唐書卷六三，裴矩傳，八頁上】從〔隋煬〕帝巡於塞北，幸啓民可汗帳。時高麗遣使先通於突厥，啓民不敢隱，引之見帝。矩因奏曰：「高麗之地，本孤竹國也，周代以之封箕子，漢時分爲三郡，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列爲外域，故先帝欲征之久矣，但以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時，安得不有事於此，使冠帶之境仍爲蠻貊之鄉乎？今其使者朝於突厥，親見啓民從化，必懼皇靈之遠暢，慮後服之先亡，脅令入朝，當可致也。請面詔其使還本國，遣語其王，令速朝覲，不然者，當率突厥即日誅之。」帝納焉。高麗不用命，始建征遼之策。王師臨遼，以本官領虎賁郎將。明年，復從至遼東。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帝令矩兼掌兵部事。以前後渡遼功，進位右光祿大夫。

【舊唐書卷六六，房玄齡傳，四頁上】〔貞觀二十三年（六四九）〕玄齡……抗表諫曰：「……高麗歷代逋誅，莫能討擊，陛下責其逆亂，弑主虐人，親總六軍，問罪遼碣，未經旬月，卽拔遼東，前後虜獲，數十萬計，分配諸州，無處不滿。……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彼高麗者，邊夷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禮。……向使高麗違失臣節，陛下誅之可也；侵擾百姓，而陛下滅之可也；久長能爲中國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於此，雖日殺萬夫，不足爲愧。今無此三條，坐煩中國，內爲舊王雪恥，外爲新羅報讎，豈

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願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之誠，以保萬代巍巍之名。……許高麗以自新，焚凌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

【舊唐書卷六七，李勣傳，八頁上】「貞觀」十八年（六四四），太宗將親征高麗，授勣遼東道行軍總管，攻破蓋牟、遼東、白崖等數城。又從太宗摧殄駐蹕陣，以功封一子爲郡公。……乾封元年（六六六），高麗莫離支男產爲其弟男建所逐，保於國內城，遣子獻誠詣闕乞師。總章元年（六六八），命勣爲遼東道行軍總管，率兵二萬，略地至鴨綠水。賊遣其弟來拒戰，勣縱兵擊敗之，追奔二百里，至于平壤城。男建閉門不敢出，賊中諸城駭懼，多拔人衆遁走，降歿者相繼。勣又引兵圍平壤，遼東道副大總管劉仁軌、郝處俊、將軍薛仁貴並會於平壤，犄角圍之，經月餘，剋其城，虜其王高藏及男建、男產，裂其諸城，並爲州縣，振旅而旋。令勣便道以高藏及男建獻於昭陵，禮畢，備軍容入京城，獻太廟。

【舊唐書卷六八，尉遲敬德傳，四頁上】太宗將征高麗，敬德奏言：「車駕若自往遼左，皇太子又在定州，東西二京府庫所在，雖有鎮守，終是空虛，遼東路遙，恐有〔楊〕玄感之變。且邊隅小國，不足親勞萬乘，伏請委之良將，自可應時摧滅。」太宗不納。令以本官行太常卿，爲左一馬軍總管，從破高麗於駐蹕山。軍還，依舊致仕。

【舊唐書卷六九，張亮傳，五頁上】遷刑部尚書，參預朝政。太宗將伐高麗，……以亮爲

滄海道行軍大總管，管率舟師，自東萊渡海，襲卑涉城，破之，俘男女數千口。進兵頓於建安城下。營壘未固，士卒多樵牧，賊衆奄至，軍中惶駭。……其副總管張金樹等乃鳴鼓令士衆擊賊，破之。

【舊唐書卷六九，薛萬徹傳，七頁上】〔貞觀〕二十二年（六四八），萬徹又爲青丘道行軍大總管，率甲士三萬，自萊州泛海伐高麗。入鴨綠水百餘里，至泊灼城，高麗震懼，多棄城而遁。泊灼城主所夫孫率步騎萬餘人拒戰，萬徹遣右衛將軍裴行方領步卒爲支軍繼進，萬徹及諸軍乘之，賊大潰，追奔百餘里，於陣斬所夫孫，進兵圍泊灼城。其城因山設險，阻鴨綠水以爲固，攻之未拔。高麗遣將高文率烏骨、安地諸城兵三萬餘人來援，分置兩陣，萬徹分軍以當之，鋒刃纔接而賊大潰。

【舊唐書卷六九，薛萬徹傳，七頁下】長兄萬淑，亦有戰功。貞觀初，至營州都督、檢校東夷校尉。

【舊唐書卷七四，崔仁師傳，一〇頁上】征遼之役，詔太常卿韋挺知海運，仁師爲副。仁師又別知河南水運。仁師以水路險遠，恐遠州所輸不時至海，遂便宜從事，遞發近海租賦以充轉輸。及韋挺以擁滯失期，除名爲民；仁師以運夫逃走，不奏，坐免官。

【舊唐書卷七五，韋雲起傳，三頁下】大業初，改爲通事謁者。……會契丹入抄營州，詔

雲起護突厥兵往討契丹部落。啓人可汗發騎二萬受其處分。雲起分爲二十營，四道俱引，營相去各一里，不得交雜，聞鼓聲而行，聞角聲而止。……契丹本事突厥，情無猜忌，雲起既入其界，使突厥詐云「向柳城郡欲共高麗交易」，勿言營中有隋使，敢漏泄者斬之。契丹不備。去賊營百里，詐引南度，夜復退還，去營五十里，結陣而宿，契丹弗之知也。既明俱發，馳騎襲之，盡獲其男女四萬口。女子及畜產以半賜突厥，餘將入朝，男子皆殺之。煬帝大喜，集百官曰：「雲起用突厥而平契丹，行師奇譎，才兼文武。……朕今親自舉之。」擢爲治書御史。

【舊唐書卷七六，吳王恪孫禕傳，四頁上】「開元」十九年（七三二），契丹衙官可突于殺其王邵固，率部落降于突厥。玄宗遣忠王爲河北道行軍元帥，以討奚及契丹兩蕃，以禕爲副。……統兵出于范陽之北，大破兩蕃之衆，擒其酋長，餘黨竄入山谷。

【舊唐書卷七七，韋挺傳，一頁下】「貞觀」十九年（六四五），將有事于遼東，擇人運糧。【馬】周又奏挺才堪羸使，太宗從之。挺以父在隋爲營州總管，有經略高麗遺文，因此奏之。太宗甚悅，謂挺曰：「幽州已北遼水二千餘里無州縣，軍行資糧無所取給，卿宜爲此使，但得軍用不之，功不細矣。」以人部侍郎崔仁師爲副使，任自擇文武官四品十人爲子使，以幽、易、平三州驍勇二百人、官馬二百匹爲從。詔河北諸州皆取挺節度，許以便宜行事。……挺

至幽州，令燕州司馬王安德巡渠通塞，先出幽州庫物，市木造船，運米而進。自桑乾河下至盧思臺，去幽州八百里，逢安德還曰：「自此之外，漕渠擁塞。」挺以北方寒雪，不可更進，遂下米於臺側權貯之，待開歲發春，方事轉運，度大軍至，軍糧必足，仍馳以聞。太宗不悅，詔挺曰：「兵尚拙速，不貴工遲，朕欲十九年（六四五）春大舉，今言二十年運漕，甚無謂也。」乃遣繁時令韋懷質往挺所支度軍糧，檢覆渠水。懷質還奏曰：「挺不先視漕渠，輒集工匠造船，運米卽下，至盧思臺，方知渠閉，欲進不得，還復水澗，乃便貯之，無達平夷之日。又挺在幽州，日致飲會，實乖至公。陛下明年出師，以臣度之，恐未符聖策。」太宗大怒，令將作少監李道裕代之，仍令治書侍御史唐臨馳傳械挺赴洛陽，依議除名，仍令白衣散從。及前軍破蓋牟城，詔挺統兵士鎮蓋牟，示漸用之也。挺城守去大軍懸遠，與高麗新城鄰接，日夜戰鬪，鼓譟之聲不絕。挺不堪其憂，且不平於失職……太宗以挺怨望，謫爲象州刺史。

【舊唐書 卷七七，韋挺傳，二頁下】子待價，初爲左千牛備身。永徽中，江夏王道宗得罪，待價卽道宗之壻也，緣坐左遷盧龍府果毅。時將軍辛文陵率兵招慰高麗，行至吐護真水，高麗掩其不備，襲擊敗之。待價與中郎將薛仁貴受詔經略東蕃，因率所部救之，文陵苦戰，賊漸退，軍始獲全。

【舊唐書 卷七七，楊纂 族子 弘禮傳，四頁上】太宗有事遼東，以弘禮有文武材，擢拜兵部

侍郎，專典兵機之務。弘禮每入參謀議，出則統衆攻戰。駐蹕之陣，領馬步二十四軍，出其不意以擊之，所向摧破。太宗自山下見弘禮所統之衆，人皆盡力，殺獲居多，甚壯之。

【舊唐書卷七七，柳亨兒子奭傳，八頁上】奭父則，隋左衛騎曹，因使卒於高麗。奭入蕃迎喪柩，哀號逾禮，深爲夷人所慕。

【舊唐書卷八〇，褚遂良傳，三頁下】時太宗欲親征高麗，顧謂侍臣曰：「高麗莫離支賊殺其王，虐用其人。夫出師弔伐，當乘機便，今因其弑虐，誅之甚易。」……繇是從〔李〕勣之言，經畫渡遼之師。遂良以太宗銳意三韓，懼其遺悔，翌日上疏諫曰：「臣聞有國家者譬諸身，兩京等於心腹，四境方乎手足，他方絕域，若在身外。臣近於坐下，伏奉口勅，布語臣下，云自欲伐遼，臣數夜思量，不達其理。高麗王爲陛下之所立，莫離支輒殺其主，陛下討逆收地，斯實乘機。……臣旁求史籍，訖乎近代，爲人主，無自伐遼，人臣往征，則有之矣。漢朝則荀彘、楊僕，魏代則毋丘儉、王頎，司馬懿猶爲人臣，慕容眞僭號之子，皆爲其主長驅高麗，虜其人民，削平城壘。……今一旦棄金湯之全，渡遼海之外，臣忽三思，煩愁並集。……且以長遼之左，或遇霖淫，水潦騰波，平地數尺。夫帶方、玄菟，海途深渺，非萬乘所宜行踐。……」太宗不納。

【舊唐書卷八〇，褚遂良傳，四頁下】

〔貞觀〕十八年（六四四），拜黃門侍郎，參綜朝政。高

麗莫離支遣使貢白金，遂良言於太宗曰：「莫離支虐弑其主，九夷所不容，陛下以之興兵，將事弔伐，爲遼山之人報主辱之恥。……若受不臣之筐篚，納弑逆之朝貢，不以爲愆，何所致伐？臣謂莫離支所獻，自不得受。」太宗納焉，以其使屬吏。

【舊唐書卷八二，許敬宗傳，一頁上】〔貞觀〕十九年（六四五），太宗親伐高麗，皇太子定州監國，敬宗與高士廉等共知機要。……太宗大破遼賊於駐蹕山，敬宗立於馬前，受旨草詔書，詞彩甚麗，深見嗟賞。

【舊唐書卷八二，許敬宗傳，二頁下】白州人龐孝泰，蠻酋凡品，率兵從征高麗，賊知其懦，襲破之。敬宗又納其寶貨，稱「孝泰頻破賊徒，斬獲數萬，漢將驍健者，唯蘇定方與龐孝泰耳，曹繼叔、劉伯英皆出其下」。虛美隱惡如此。

【舊唐書卷八三，蘇定方傳，四頁下】顯慶五年（六六〇），……制授熊津道大總管，率師討百濟。定方自城山濟海，至熊津江口。賊屯兵據江，定方升東岸，乘山而陣，與之大戰，揚帆蓋海，相續而至。賊師敗績，死者數千人，自餘奔散。遇潮且上，連舳入江，定方於岸上擁陣，水陸齊進，飛檝鼓譟，直趣眞都。去城二十許里，賊傾國來拒，大戰破之，殺虜萬餘人。追奔入郭，其王義慈及太子隆奔於北境，定方進圍其城。義慈次子泰自立爲王。嫡孫文思曰：「王與太子雖並出城，而身見在，叔總兵馬，卽擅爲王，假令漢兵退，我父子當不全

矣。」遂率其左右投城而下，百姓從之，秦不能止。定方命卒登城建幟，于是秦開門頓顙。其大將禰植又將義慈來降，太子隆并與諸城主皆同送款，百濟悉平。分其地爲六州，俘義慈及隆、秦等獻於東都。

【舊唐書卷八三，薛仁貴傳，五頁上】薛仁貴，絳州龍門人。貞觀末，太宗親征遼東，仁貴謁將軍張士貴應募，請從行。至安地，有郎將劉君昂爲賊所圍甚急，仁貴往救之，躍馬徑前，手斬賊將。……及大軍攻安地城，高麗莫離支遣將高延壽、高惠真率兵二十五萬來拒戰，依山結營。太宗分命諸將四面擊之，仁貴自恃驍勇，……大呼先入，所向無前，賊盡披靡却走，大軍乘之，賊乃大潰。……擢授游擊將軍、雲泉府果毅，仍令北門長上。……及軍還，太宗謂曰：「……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

【舊唐書卷八三，薛仁貴傳，五頁下】顯慶二年（六五七），詔仁貴副程名振於遼東經略，破高麗於貴端城，斬首三千級。明年，又與梁建方、契苾何力於遼東共高麗大將溫沙門戰於橫山，仁貴匹馬先入，莫不應弦而倒。高麗有善射者，於石城下射殺十餘人，仁貴單騎直往衝之，其賊弓矢俱失，手不能舉，便生擒之。俄又與辛文陵破契丹於黑山，擒契丹王阿卜固及諸首領赴東都，以功封河東縣男。

【舊唐書卷八三，薛仁貴傳，六頁上】

乾封初（六六六），高麗大將泉男生率衆內附。高宗

遣將軍龐同善、高〔偁〕等迎接之。男生弟男建率國人逆擊同善等，詔仁貴統兵爲後援。同善等至新城，夜爲賊所襲，仁貴領驍勇赴救，斬首數百級。同善等又進至金山，爲賊所敗，高麗乘勝而進，仁貴橫擊之，賊衆大敗，斬首五萬餘級，遂拔其南蘇、木底、蒼巖等三城，始與男生相會。……仁貴乘勝領二千人進攻扶餘城。……賊衆來拒，逆擊，大破之，殺獲萬餘人，遂拔扶餘城。扶餘川四十餘城乘風震懼，一時送款。仁貴便並海略地，與李勣大軍會于平壤城。高麗既降，詔仁貴率兵二萬人與劉仁軌於平壤留守，仍授右威衛大將軍，封平陽郡公，兼檢校安東都護，移理新城，撫恤孤老，有幹能者隨才任使，忠孝節義咸加旌表。高麗士衆莫不欣然慕化。

【舊唐書 卷八三，薛仁貴傳，七頁上】 高麗衆相率復叛，詔起仁貴爲雞林道總管以經略之。上元中，坐事徙象州，會赦歸。高宗思其功，……開耀元年（六八二），復召見，謂曰：「……卿又北伐九姓，東擊高麗，漠北、遼東咸遵聲教者，並卿之力也。卿雖有過，豈可相忘。……」

【舊唐書 卷八三，程務挺傳，七頁下】 父名振，……累轉洛州刺史。太宗將征遼東，召名振問以經略之事。……即日拜右驍衛將軍，授平壤道行軍總管，前後攻沙卑城，破獨山陣，皆以少擊衆，稱爲名將。永徽六年（六五五），累除營州都督兼東夷都護，又率兵破高麗於貴端水，焚其新城，殺獲甚衆。

【舊唐書 卷八四，劉仁軌傳，一頁下】〔顯慶〕五年（六六〇），太宗征遼，令仁軌監統水軍，以後期坐免，特令以白衣隨軍自効。時蘇定方既平百濟，留郎將劉仁願於百濟府城鎮守，又以左衛中郎將王文度爲熊津都督，安撫其餘衆。文度濟海病卒。百濟爲僧道琛、舊將福信率衆復叛，立故王子扶餘豐爲王，引兵圍仁願於府城。詔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代文度統衆，便道發新羅兵，合勢以救仁願。轉鬪而前，仁軌軍容整肅，所向皆下，道琛等乃釋仁願之圍，退保任存城。尋而福信殺道琛，併其兵馬，招誘亡叛，其勢益張，仁軌乃與仁願合軍休息。時蘇定方奉詔伐高麗，進圍平壤，不克而還。高宗勅書與仁軌曰：「平壤軍迴，一城不可獨固，宜拔就新羅，共其屯守。若金法敏藉卿等留鎮，宜且停彼，若其不須，卽宜泛海還也。」將士咸欲西歸。仁軌曰：「……主上欲吞滅高麗，先誅百濟，留兵鎮守，制其心腹。雖妖孽充斥，而備預甚嚴，宜礪戈秣馬，擊其不意，彼旣無備，何攻不剋。戰而有勝，士卒自安，然後分兵據險，開張形勢，飛表聞上，更請兵船，朝廷知其有成，必當出師命將，聲援纔接，凶逆自殲，非直不棄成功，實亦永清海外。今平壤之軍旣迴，熊津又拔，則百濟餘燼不日更興，高麗逋藪何時可滅？且今以一城之地，居賊中心，如其失脚，卽爲亡虜，拔入新羅，又是坐客，脫不如意，悔不可追。況福信兇暴，殘虐過甚，餘豐猜惑，外合內離，鴟張共處，勢必相害，唯宜堅守觀變，乘便取之，不可動也。」衆從之。時扶餘豐及福信等以真峴城臨

江高險，又當衝要，加兵守之。仁軌引新羅之兵乘夜薄城，四面攀草而上，比明而入，據其城，遂通新羅運糧之路。俄而餘豐襲殺福信，又遣使往高麗及倭國請兵，以拒官軍。詔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率兵浮海以爲之援。仁師既與仁軌等相合，兵士大振。於是諸將會議。或曰：「加林城水陸之衝，請先擊之。」仁軌曰：「加林險固，急攻則傷損戰士，固守則用日持久，不如先攻周留城。周留，賊之巢穴，羣兇所聚。除惡務本，須拔其源，若剋周留，則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及新羅王金法敏帥陸軍以進，仁軌乃別率杜爽，扶餘隆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江往白江，會陸軍同趣周留城。仁軌遇倭兵於白江之口，四戰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焰漲天，海水皆赤，賊衆大潰。餘豐脫身而走，獲其寶劍。僞王子扶餘忠勝、忠志等率士女及倭衆並耽羅國使，一時並降。百濟諸城，皆復歸順。賊帥遲受信據任存城不降。先是，百濟首領沙吒相如、黑齒常之，自蘇定方軍迴後，鳩集亡散，各據險以應福信，至是率其衆降。仁軌諭以恩信，令自領子弟以取任存城，又欲分兵助之。孫仁師曰：「相如等獸心難信，若授以甲仗，是資寇兵也。」仁軌曰：「吾觀相如、常之，皆忠勇有謀，感恩之士，從我則成，背我必滅，因機立効，在於茲日，不須疑也。」於是給其糧仗，分兵隨之，遂拔任存城。遲受信棄其妻子走投高麗，於是百濟之餘燼悉平。孫仁師與劉仁願振旅而還。詔留仁軌勒兵鎮守。初，百濟經福信之亂，合境凋殘，殭屍相屬。仁軌始令收斂骸骨，瘞埋弔祭之。

修錄戶口，署置官長，開通塗路，整理村落，建立橋梁，補葺堤堰，修復陂塘，勸課耕種，賑貸貧乏，存問孤老，頒宗廟忌諱，立皇家社稷。百濟餘衆各安其業。於是漸營屯田，積糧撫士，以經略高麗。……超加仁軌六階，正授帶方州刺史。……仁軌又上表曰：「……臣又聞見在兵募：『舊留鎮五年，尙得支濟，爾等始經一年，何因如此單露？』並報臣道：『發家來日，唯遣作一年裝束，自從離家，已經二年。在朝陽、甕津，又遣來去運糧，涉海遭風，多有漂失。』臣勘責見在兵募，衣裳單露，不堪度冬者，給大軍還日所留衣裳，且得一冬充事，來年秋後，更無準擬。陛下若欲殄滅高麗，不可棄百濟土地。餘豐在北，餘勇在南，百濟、高麗舊相黨援，倭人雖遠，亦相影響，若無兵馬，還成一國。既須鎮壓，又置屯田，事藉兵士同心同德。兵士既有此議，不可膠柱因循，須還其渡海官勳及平百濟向平壤功効。除此之外，更相褒賞，明勅慰勞，以起兵募之心。若依今日以前布置，臣恐師老且疲，無所成就。……伏惟陛下既得百濟，欲取高麗，須外內同心，上下齊奮，舉無遺策，始可成功。……」上深納其言。又遣劉仁願率兵渡海，與舊鎮兵交代。仍授扶餘隆熊津都督，遣以招輯其餘衆。扶餘勇者，扶餘隆之弟也，是時走在倭國，以爲扶餘豐之應，故仁軌表言之。於是仁軌浮海西還。初，仁軌將發帶方州，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耳。」於州司請曆日一卷並七廟諱。人怪其故，答曰：「擬削平遼海，頒示國家正朔，使夷俗遵奉焉。」至是皆如其言。麟德二

年(六六五)封泰山，仁軌領新羅及百濟、耽羅、倭四國會長赴會，高宗甚悅。……〔乾封〕三年(六六八)，爲熊津道安撫大使兼涇江道總管，副司空李勣討平高麗。總章二年(六六九)軍迴，以疾辭職。……〔咸亨〕五年(六七四)，爲雞林道大總管，東伐新羅。仁軌率兵徑度瓠盧河，破其北方大鎮七重城，以功進爵爲公。

【舊唐書卷八四，郝處俊傳，六頁上】 乾封二年(六六七)，改爲司列少常伯。屬高麗反叛，詔司空李勣爲涇江道大總管，以處俊爲副。嘗次賊城，未遑置陣，賊徒奄至，軍中大駭，處俊……乃潛簡精銳擊敗之。將士多服其膽略。……咸亨初(六七〇)，高宗幸東都，……獨以處俊從。時東州道總管高侃破高麗餘衆於安市城，奏稱有高麗僧言中國災異，請誅之。上謂處俊曰：「……此不足以加罪。」特令赦之。

【舊唐書卷八五，張文瓘傳，三頁下】 其後新羅外叛，高宗將發兵討除，時文瓘疾病在家，乃輿疾請見，奏曰：「比爲吐蕃犯邊，兵屯寇境，新羅雖未卽順，師不內侵，若東西俱事征討，臣恐百姓不堪其弊，請息兵修德，以安百姓。」高宗從之。

【舊唐書卷八六，孝敬皇帝傳，四頁上】 時有敕，征邊遼軍人逃亡，限內不首，及更有逃亡者，身並處斬，家口沒官。太子上表諫曰：「……伏願逃亡之家，免其配沒。」制從之。

【舊唐書卷八九，狄仁傑傳，三頁下】 神功元年(六九七)，……仁傑以百姓西戍疏勒等四

鎮，極爲凋弊，乃上疏曰：「……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如臣所見，請捐四鎮以肥中國，罷安東以實遼西，省軍費于遠方，並甲兵于塞上，則恆、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實矣。……」仁傑又請廢安東，復高氏爲君長，停江南之轉輸，慰河北之勞弊，數年之後，可以安人富國。事雖不行，識者是之。

【舊唐書卷八九，狄仁傑傳，六頁上】 聖曆三年（七〇〇）……六月，左玉鈐衛大將軍李楷固，右武威衛將軍駱務整討契丹餘衆，擒之，獻俘於含樞殿。則天大悅。……楷固、務整并契丹李盡忠之別帥也。初，盡忠之作亂，楷固等屢率兵以陷官軍。後兵敗來降，有司斷以極法。仁傑議以爲楷固等並有驍將之才，若恕其死，必能感恩效節，又奏請授其官爵，委以專征，制并從之。

【舊唐書卷九〇，王及善傳，一頁上】 父君愕，……從太宗征遼東，兼領左屯營兵馬。與高麗戰於駐蹕山，君愕先鋒陷陣，力戰而死。

【舊唐書卷九〇，楊再思傳，六頁下】 長安末（七〇四），……再思爲御史大夫。時張易之兄司禮少卿同休嘗奏請公卿大臣宴於司禮寺，預其會者皆盡醉極歡，同休戲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請剪紙自帖於巾，却披紫袍爲高麗舞，縈頭舒手，舉動合節，滿座嗤笑。

【舊唐書卷九三，王孝傑傳，二頁上】 萬歲通天年（六九六），契丹李盡忠、孫萬榮反叛，復詔孝傑白衣起爲清邊道總管，統兵十八萬以討之。孝傑軍至東硤石谷遇賊，道隘，虜甚衆，孝傑率精銳之士爲先鋒，且戰且前。及出谷，布方陣以捍賊。後軍總管蘇宏暉畏賊衆，棄甲而遁。孝傑既無後繼，爲賊所乘，營中潰亂，孝傑墮谷而死。兵士爲賊所殺及奔踐而死殆盡。

【舊唐書卷九三，唐休璟傳，二頁下】 永徽中，解褐吳王府典籤，無異材，調授營州戶曹。調露中，單于突厥背叛，誘扇奚、契丹侵掠州（其）〔縣〕。後奚、羯胡又與桑乾突厥同反，都督周道務遣休璟將兵擊破之於獨護山，斬獲甚衆。超拜豐州司馬。

【舊唐書卷九三，薛訥傳，六頁上】 突厥入寇河北，則天以訥將門，使攝左武威衛將軍、安東道經略。……尋拜幽州都督兼安東都護。

【舊唐書卷九三，薛訥傳，六頁上】 時契丹及奚與突厥連和，屢爲邊患，訥建議請出師討之。開元二年（七一四）夏，詔與左監門將軍杜寶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率衆二萬出檀州道以討契丹等。……六月，師至灤河，遇賊，時既蒸暑，諸將失計會，盡爲契丹等所覆。

【舊唐書卷九三，王峻傳，八頁上】 〔開元三年（七一五）突厥默啜部降而復叛〕峻上疏曰：「……若以北狄降者不可南中安置，則高麗俘虜置之沙漠之曲，西域編氓散在青、徐之

右，唯利是視，務安疆場，何獨降胡不可移徙？……」

【舊唐書 卷九八，裴耀卿傳，十二頁上】〔開元〕二十年（七三二），禮部尚書信安王禕受詔討契丹，詔以耀卿爲副。俄又令耀卿〔賚〕〔賚〕絹二十萬匹分賜立功奚官，就部落以給之。耀卿謂人曰：「夷虜貪殘，見利忘義，今〔賚〕〔賚〕持財帛，深入寇境，不可不爲備也。」乃令先期而往，分道互進，一朝而給付並畢。時突厥及室韋果勒兵邀險，謀劫襲之，比至，而耀卿已還。

【舊唐書 卷一〇三，郭知運傳，三頁上】子……英傑，官至左衛將軍。開元二十一年（七三三），幽州長史薛楚玉遣英傑及裨將吳克勤、烏知義、羅守忠等率精騎萬人及降奚之衆以討契丹，屯兵於榆關之外。契丹首領可突于引突厥之衆拒戰於都山之下，官軍不利。知義、守忠率麾下便道遁歸，英傑與克勤逢賊力戰，皆沒于陣。其下精銳六千餘人，仍與賊苦戰，賊以英傑之首示之，竟不降，盡爲賊所殺。

【舊唐書 卷一〇三，張守珪傳，五頁下】〔開元〕二十一年（七三三），轉幽州長史，兼御史中丞、營州都督、河北節度副大使，俄又加河北採訪處置使。先是契丹及奚連年爲邊患，契丹衙官可突于驍勇有謀略，頗爲夷人所伏，趙含章、薛楚玉等前後爲幽州長史，竟不能拒。及守珪到官，頻出擊之，每戰皆捷。契丹首領屈刺與可突于恐懼，遣使詐降。守珪察知其僞，遣管記右衛騎曹王悔詣其部落就謀之。悔至屈刺帳，賊徒初無降意，乃移其營帳漸向西

北，密遣使引突厥，將殺悔以叛。會契丹別帥李過折與可突于爭權不叶，悔潛誘之，夜斬屈刺及可突于，盡誅其黨，率餘燼以降。守珪因出師，次于紫蒙川，大閱軍實，謙賞將士，傳屈刺、可突于等首于東都，梟于天津橋之南。詔封李過折爲北平王，使統其衆，尋爲可突于餘黨所殺。……二十六年（七三八），守珪裨將趙堪、白真陁羅等假以守珪之命，逼平盧軍使烏知義，令率騎邀叛奚餘燼於潢水之北，將踐其禾稼。知義初猶固辭，真陁羅又詐稱詔命以迫之，知義不得已而行。及逢賊，初勝後敗。守珪隱其敗狀，而妄奏克獲之功。事頗泄，……但歸罪于白真陁羅，逼令自縊而死。

【舊唐書卷一〇四，高仙芝傳，一頁上】高仙芝，本高麗人也。父舍雞，初從河西軍，累勞至四鎮，十將，諸衛將軍。仙芝美姿容，善騎射，勇決驍果。少隨父至安西，以父有功，授游擊將軍。年二十餘，卽拜將軍，與父同班秩。事節度使田仁琬，蓋嘉運，未甚任用。後夫蒙靈督累拔擢之。開元末，爲安西副都護，四鎮都知兵馬使。

【舊唐書卷一〇六，王毛仲傳，一一頁下】王毛仲，本高麗人也。父游擊將軍職事求婁，犯事沒官。生毛仲，因隸于玄宗。性識明悟。玄宗爲臨淄王，常伏事左右。

【舊唐書卷一〇九，阿史那社爾傳，二頁下】〔貞觀〕十九年（六四五），從太宗征遼，至駐蹕陣，頻遭流矢，拔而又進。其所部兵士，人百其勇，盡獲殊勳。

【舊唐書卷一〇九，契苾何力傳，四頁下】太宗征遼東，以何力爲前軍總管。軍次白崖城，爲賊所圍，被稍中腰，瘡重疾甚，太宗自爲傅藥。……龍朔元年（六六一），又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九月，次於鴨綠水，其地卽高麗之險阻，莫支男生以精兵數萬守之，衆莫能濟。何力始至，會層冰大合，趣卽渡兵，鼓譟而進，賊遂大潰，追奔數十里，斬首三萬級，餘衆盡降，男生僅以身免。會有詔班師，乃還。……乾封元年（六六六），又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兼安撫大使。高麗有衆十五萬，屯於遼水，又引靺鞨數萬據南蘇城。何力奮擊，皆大破之，斬首萬餘級，乘勝而進，凡拔七城。乃迴軍會英國公李勣於鴨綠水，共攻辱夷、大行二城，破之。勣頓軍於鴨綠柵，何力引蕃漢兵五十萬先臨平壤，勣仍繼至，共拔平壤城，執男建，虜其王還。授鎮軍大將軍行左衛大將軍。

【舊唐書卷一〇九，黑齒常之傳，五頁上】黑齒常之，百濟西部人。長七尺餘，驍勇有謀略，初在本蕃，仕爲達率兼郡將，猶中國之刺史也。顯慶五年（六六〇），蘇定方討平百濟，常之率所部隨例送降款。時定方繫左王及太子隆等，仍縱兵劫掠，丁壯者多被戮。常之恐懼，遂與左右十餘人遁歸本部，鳩集亡逸，共保任存山，築柵以自固，旬日而歸附者三萬餘人。定方遣兵攻之，常之領敢死之士拒戰，官軍敗績，遂復本國二百餘城。定方不能討而還。龍朔三年（六六三），高宗遣使招諭之，常之盡率其衆降，累轉左領軍員外將軍。

【舊唐書卷一〇九，李多祚傳，六頁上】李多祚，代爲靺鞨酋長。多祚驍勇善射，意氣感激，少以軍功歷位右羽林大將軍，前後掌禁兵，北門宿衛二十餘年。神龍初，張柬之將誅張易之兄弟，引多祚將籌其事，……遂與柬之等定謀，誅易之兄弟。以功進封遼陽郡王，食實封八百戶，仍拜其子承訓爲衛尉少卿。其年，將有事於太廟，特令多祚與安國相王登輦夾侍。監察御史王覲上疏諫曰：「竊惟祔廟之禮，在於尊祖奉先，肅事之儀，豈猷惟親與德。伏見恩勅，令安國相王與李多祚參乘。且多祚夷人，有功於國，適可加之寵爵，豈宜逼奉至尊，侍帝弟而連衡，與吾君而共輦？誠恐萬方之人不允所望，……惟陛下詳擇焉。」上謂覲曰：「多祚雖是夷人，緣其有功，委以心腹，特令侍輦，卿勿復言也。」節愍太子之殺武三思也，多祚與羽林大將軍李千里等率兵以從。太子令多祚先至玄武樓下，冀上間以殺三思之意，遂按兵不戰。時有宮闈令楊思勗於樓上侍帝，請拒其先鋒。多祚子壻羽林中郎將野呼利爲先軍總管，思勗挺刃斬之，兵衆大沮。多祚俄爲左右所殺，並殺其二子，籍沒其家。睿宗即位（七一〇），下制曰：「以忠報國，典冊所稱，感義捐軀，名節斯在。故右羽林大將軍、上柱國、遼陽郡王李多祚，三韓貴種，百戰餘雄，席寵禁營，迺心王室，仗茲誠信，翻陷誅夷，賴彼神明，重清姦慝。永言徽烈，深合褒崇，宜追歿後之榮，以復生前之命。可還舊官，仍宥其妻子。」

【舊唐書卷一〇，王思禮傳，六頁下】王思禮，營州城傍高麗人也。父虔威，爲朔方軍將，以習戰聞。思禮少習戎旅。……乾元二年（七五九），與〔郭〕子儀等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大軍潰，唯思禮與李光弼兩軍獨全。及光弼鎮河陽，制以思禮爲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兼御史大夫。貯軍糧百萬，器械精銳。尋加守司空。自武德已來，三公不居宰輔，唯思禮而已。上元二年（七六二）四月，以疾薨。

【舊唐書卷二二，李懷光傳，九頁下】李懷光，渤海靺鞨人也。本姓茹。其先徙於幽州，常爲朔方列將，以戰功賜姓氏，更名嘉慶。懷光少從軍，以武藝壯勇稱。朔方節度使郭子儀禮之益厚。……德宗卽位，罷子儀節度副元帥，以其所部分隸諸將，遂以懷光起復檢校刑部尚書兼河中尹、邢州刺史、邢寧慶晉絳慈隰節度支度營田觀察押諸蕃部落等使。

【舊唐書卷二四，李正己傳，六頁下】李正己，高麗人也，本名懷玉。生於平盧。乾元元年（七五八），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會有敕，遣使來存問，懷玉恐玄志子爲節度，遂殺之，與軍人共推立侯希逸爲軍帥。……節度使侯希逸卽其外兄也，用爲兵馬使。……會軍人逐希逸，希逸奔走，遂立正己爲帥。朝廷因授平盧淄青節度觀察使、海運押新羅渤海兩蕃使、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青州刺史，賜今名。尋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封饒陽郡王。……

大曆中，薛嵩死，及李靈曜之亂，諸道共攻其地，得者爲己邑。正己復得曹、濮、徐、兗、鄆共十有五州，內視同列，貨市渤海名馬，歲歲不絕。法令齊一，賦稅均輕，最爲強大。……建中初，正己、田悅、梁崇義、張惟岳皆反。二年（七八一），正己卒，〔子〕納秘喪統父衆，仍復爲亂。……及興元之降罪己詔，納乃效順。……貞元八年（七九二），納死軍中，以〔子〕師古代其位而上請，朝廷因而授之，起復右金吾大將軍、同正、平盧及青淄齊節度營田觀察海運陸運押新羅渤海兩蕃使。……師古死，其奴不發喪，潛使迎師道於密而奉之。

【舊唐書卷一三八，賈耽傳，六頁下】〔貞元〕十七年（八〇一），又譔成《海內華夷圖》及《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表獻之曰：「臣聞地以博厚載物，萬國綦布，海以委輸環外，百蠻繡錯。中夏則五服九州，殊俗則七戎六狄，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昔毋丘出師，東銘不耐，甘英奉使，西抵條支，……或道理回遠，或名號改移，古來通儒，罕遍詳究。臣弱冠之歲，好聞方言，筮仕之辰，注意地理，究觀研考垂三十年。絕域之比鄰，異蕃之習俗，梯山獻琛之路，乘舶來朝之人，咸究竟其源流，訪求其居處。闡闡之行賈，戎貊之遺老，莫不聽其言而掇其要。……殷周以降，……聲教所及，惟唐爲大。秦皇罷侯置守，長城起於臨洮；孝武却地開邊，障塞限於雞鹿。東漢則哀牢請吏，西晉則裨離結轍。隋室列四郡於卑和海西，創三州於扶南江北，遼陽失律，因而棄之。高祖神堯皇帝誕膺天命，奄有四方。太宗繼明

重熙，柔遠能邇，踰太磧通道，北至仙娥，於骨利幹置玄闕州。高宗嗣守丕績，克廣前烈，遣單車〔賚〕〔賚〕詔，西越葱山，於波刺斯立疾陵府。……去興元元年（七八四），伏奉進止，令臣修撰國圖，旋即充使魏州、汴州，出鎮東洛、東都，……近乃力竭衰病，思殫所聞見，藁於丹青，謹令工人畫《海內華夷圖》一軸，廣三丈，從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並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中國以《禹貢》爲首，外夷以班史發源，郡縣紀其增減，蕃落敘其盛衰。……隴西十地，播棄於永初之中，遼東、樂浪，陷屈於建安之際。曹公棄陞北，晉氏遷江南，緣邊屢經侵盜，故墟日致堙毀。舊史撰錄，十得二三，今書搜補，所獲太半。……其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以朱，今古殊文，執習簡易。……〔優詔答之。〕

【舊唐書卷一四一，張孝忠傳，一一頁下】張孝忠，本奚之種類。曾祖靖，祖遜，代乙失活部落酋帥。父謚，開元中以衆歸國，授鴻臚卿、同正。……孝忠以勇聞於燕、趙。

【舊唐書卷一四二，李寶臣傳，一頁上】李寶臣，范陽城傍奚族也。……幼善騎射，節度使安祿山選爲射生官。

【舊唐書卷一四二，王武俊傳，四頁下】王武俊，契丹怒皆部落也。祖可訥于，父路俱。開元中，饒樂府都督李詩率其部落五千帳，與路俱南河襲冠帶，有詔褒美。從居薊。武俊初號沒諾干，年十五，能騎射。上元中，爲史思明恒州刺史李寶臣裨將。

【舊唐書卷一四四，尚可孤傳，一頁上】尚可孤，東部鮮卑宇文之別種也。代居松、漠之間。天寶末歸國，隸范陽節度安祿山，後事史思明。上元中歸順，累授左右威衛二大將軍、同正，充神策大將。

【舊唐書卷一四五，劉全諒傳，五頁上】父客奴，由征行家於幽州之昌平，少有武藝，從平盧軍。開元中，有室韋首領段普恪恃驍勇，數苦邊。節度使薛楚玉以客奴有膽氣，令抗普恪。客奴單騎襲之，斬首以獻。……自是數有戰功。……天寶末，安祿山反，詔以安西節度封常清爲范陽節度，以平盧節度副使呂知晦爲平盧節度，以太原尹王承業爲河東節度。祿山既僭位於東都，遣腹心韓朝陽等招誘知晦。知晦遂受逆命，誘殺安東副都護保定軍使馬靈督，祿山遂署知晦爲平盧節度使。客奴與平盧諸將同議取知晦殺之，仍遣與安東將王玄志遙相應援，馳以奏聞。〔天寶〕十五載（七五六）四月，授客奴柳城郡太守，攝御史大夫、平盧節度支度營田陸運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略及平盧軍使，仍賜名正臣。又以王玄志爲安東副大都護，攝御史中丞、保定軍及營田使。正臣仍領兵平盧，來襲范陽，未至，爲逆賊將史思明等大敗之。正臣奔歸，爲王玄志所酖而卒。逆賊署徐歸道平盧節度，王玄志與平盧將侯希逸等又襲殺歸道。

【舊唐書卷一四五，李忠臣傳，六頁上】李忠臣，本姓董名秦，平盧人也。世家于幽州薊

縣。……祖玄獎，安東都護府錄事參軍。……忠臣少從軍，在卒伍之中，材力冠異，事幽州節度薛楚玉、張守珪、安祿山等，頻委征討，積勞至折衝郎將、將軍、同正、平盧軍先鋒使。及祿山反，與其倫輩密議，殺偽節度呂知晦，立劉正臣爲節度，以忠臣爲兵馬使。攻長楊，戰獨山，襲榆關、北平，殺賊將申子貢、榮先欽，擒周釗送京師，忠臣功多。……奚王阿篤孤，初以衆與正臣合，後詐言請以萬餘騎同收范陽，至後城南，中夜反攻。忠臣與戰，遂至溫泉山，破之，擒大首領阿布離，斬以祭纛。正臣卒，又與衆議以安東都護王玄志爲節度使。

【舊唐書 卷一四五，李希烈傳，八頁上】 李希烈，遼西人。……〔建中二年（七八一）〕，淄青節度李正己又謀不軌。三年（七八三）秋，加希烈檢校司空，兼淄青兗鄆登萊齊等州節度支度營田新羅渤海兩蕃使，令討襲正己。

【舊唐書 卷一四九，歸崇敬傳，六頁上】 大曆初，以新羅王卒，授崇敬倉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充弔祭冊立新羅使。至海中流，波濤迅急，舟船壞漏，衆咸驚駭。舟人請以小艇載崇敬避禍，崇敬曰：「舟中凡數十百人，我何獨濟！」遂巡，波濤稍息，竟免爲害。故事，使新羅者，至海東多有所求，或攜資帛而往，貿易貨物，規以爲利。崇敬一皆絕之，東夷稱重其德。使還，授國子司業，兼集賢學士。

【舊唐書卷一四九，張薦傳，一〇頁上】 祖薦，字文成。……開元中，入爲司門員外郎，卒。薦下筆敏速，著述尤多，言頗談諧，是時天下知名，無賢不肖，皆記誦其文。……新羅、日本、東夷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貝以購其文，其才名遠播如此。

【舊唐書卷一五二，高固傳，七頁下】 高祖偏，永徽中，爲北庭安撫使，有生擒車鼻可汗之功，官至安東都護。

【舊唐書卷一五八，韋貫之傳，九頁下】 「元和初」轉禮部員外郎。新羅人金忠義以機巧進至少府監，蔭其子爲兩館生，貫之持其籍不與，曰：「工商之子不當仕。」忠義以藝通權倖，爲請者非一，貫之持之愈堅。旣而疏陳忠義不宜污朝籍，詞理懇切，竟罷去之。

【舊唐書卷一六六，白居易傳，一九頁上】 長慶末，浙東觀察使元稹爲《居易集序》曰：「……又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一金換一篇；甚僞者，宰相輒能辯別之。自篇章已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

【舊唐書卷一六八，馮宿弟定傳，九頁下】 長慶中，源寂使新羅國，見其國人傳寫諷念定所爲《黑水碑》、《畫鶴記》。韋休符之使西番也，見其國人寫定《商山記》於屏障。其文名馳於戎夷如此。

【舊唐書卷一八五上，李君球傳，五頁下】 龍朔三年（六六三），高宗將伐高麗，君球上疏諫

曰：「……彼高麗者，僻側小醜，潛藏山海之間，得其人不足以彰聖化，棄其地不足以損天威，何至乎疲中國之人，傾府庫之實，使男子不得耕耘，女子不得蠶織？陛下爲人父母，不垂憫隱之心，傾其有限之貲，食於無用之地。設令高麗既滅，即不得不發兵鎮守，少發則兵威不足，多發則人心不安，是乃疲於轉戍，萬姓無聊生也。萬姓無聊，即天下敗矣。天下既敗，陛下何以自安？故臣以爲征之不如不征，滅之不如不滅。」書奏不納。

【舊唐書卷一八五上，蔣儼傳，一一頁下】貞觀中，爲右屯衛兵曹參軍。太宗將征遼東，募使高麗者，衆皆畏憚，儼謂人曰：「主上雄略，華夷畏威，高麗小蕃，豈敢圖其使者。縱其凌虐，亦是吾死所也。」遂出請行。及至高麗，莫離支置於窟室中，脅以兵刃，終不屈撓。會高麗敗，得歸。太宗奇之，拜朝散大夫，再遷幽州司馬。

【舊唐書卷一八五下，宋慶禮傳，五頁上】開元中，累遷貝州刺史，仍爲河北支度營田使。初，營州都督府置在柳城，控帶奚、契丹。則天時，都督趙文翽政理乖方，兩蕃反叛，攻陷州城。其後移於幽州東二百里漁陽城安置。開元五年（七一七），奚、契丹各款塞歸附。玄宗欲復營州於舊城，待中宋璟固爭以爲不可，獨慶禮盛陳其利。乃詔慶禮及太子詹事姜師度、左驍衛將軍邵宏等充使，更於柳城築營州城，興役三旬而畢。俄拜慶禮御史中丞，兼檢校營州都督，開屯田八十餘所，追拔幽州及漁陽、淄、青等戶，並招輯商胡，爲立店肆。數年間，

營州倉廩頗實，居人漸殷。……七年（七一九），卒。……太常博士張星議曰：「……案諡法好巧自是曰專，請諡曰專。」禮部員外郎張九齡駁曰：「慶禮在人苦節，爲國勞臣，一行邊陲，三十年所，……量畚築，執鑿鼓，親總其役，不愆所慮，俾柳城爲金湯之險，林胡生腹心之疾，蓋爲此也。尋而罷海運，收歲儲，邊亭晏然，河朔無擾。與夫興師之費，轉輸之勞，較其優劣，孰爲利害？……及契丹背誕之日，懼我犄角之勢，雖鼠穴自固，而駒牧無侵，蓋張星彼都繁賴之力也。安有踐其迹以制其實，貶其諡以徇其虛，……孰謂其可？……」乃諡曰敬。

【舊唐書卷一八九上，儒學傳序，二頁下】「貞觀時」，四方儒士多抱負典籍，雲會京師。俄而高麗及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等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之內。鼓篋而升講筵者八千餘人，濟濟洋洋焉。儒學之盛，古昔未之有也。

【舊唐書卷一八九上，歐陽詢傳，五頁下】詢初學王羲之書，後更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爲一時之絕。人得其尺牘文字，咸以爲楷範焉。高麗甚重其書，嘗遣使求之。高祖嘆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彼觀其跡，固謂其形魁梧耶？」

【舊唐書卷一八九上，朱子奢傳，六頁下】貞觀初，高麗、百濟同伐新羅，連兵數年不解。新羅遣使告急，乃假子奢員外散騎侍郎，充使，喻可以釋三國之憾，雅有儀觀，東夷大欽敬之，三國王皆上表謝罪，賜遺甚厚。初，子奢之出使也，太宗謂曰：「海夷頗重學問，卿爲大

國使，必勿籍其束修，爲之講說。使還稱旨，當以中書舍人待卿。」子奢至其國，欲悅夷虜之情，遂爲發《春秋》、《左傳》題，又納其美女之贈。使還，太宗責其違旨，猶惜其才，不至深譴，令散官直國子學。

【舊唐書卷一八九上，敬播傳，九頁下】太宗之破高麗，名所戰六山爲駐蹕。播謂人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德。山名駐蹕，此蓋以變輿不復更東矣。」卒如所言。

【舊唐書卷一九〇中，元萬頃傳，二頁上】乾封中，從英國公李勣征高麗，爲遼東道總管記室。別帥馮本以大軍援裨將郭待封，船破失期，待封欲作書與勣，恐高麗知其救兵不至，乘危迫之，乃作離合詩贈勣。勣不達其意，大怒曰：「軍機急切，何用詩爲！必斬之！」萬頃爲解釋之，乃止。勣嘗令萬頃作文檄高麗，其語有譏高麗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離支報云：「謹聞命矣。」遂移兵固守鴨綠，官軍不得入。萬頃坐是流於嶺外。

【舊唐書卷一九〇下，蕭穎士傳，一頁下】開元中，天下承平，人物駢集，如賈會、席豫、張垞、韋述輩，皆有盛名，而穎士皆與之遊，由是搢紳多譽之。……是時，外夷亦知穎士之名。新羅使入朝，言國人願得蕭夫子爲師。其名動華夷若此。

【舊唐書卷一九四上，突厥傳，一頁上】始畢可汗咄吉者，啓民可汗子也，隋大業中嗣位。值天下大亂，中國人奔之者衆，其族強盛，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屬

焉，控弦百餘萬，北狄之盛，未之有也。高視陰山，有輕中夏之志。

【舊唐書卷一九四上，突厥傳，五頁下】突利可汗，……頡利之姪也。……牙直幽州之北。

突利在東偏，管奚、霫等數十部，徵稅無度，諸部多怨之。貞觀初，奚、霫等並來歸附。

【舊唐書卷一九四上，突厥傳，七頁下】思摩者，頡利族人。……從征遼東，爲流矢所

中，太宗親爲吮血，其見顧遇如此。

【舊唐書卷一九四上，突厥傳，一〇頁下】萬歲通天元年（六九六），契丹首領李盡忠、孫萬榮

反叛，攻陷營府。默啜遣使上言，請還河西降戶，即率部落兵馬爲國家討擊契丹，制許之。

默啜遂攻討契丹，部衆大潰，盡獲其家口，默啜自此兵衆漸盛。

【舊唐書卷一九四上，突厥傳，一三頁下】初，默啜景雲中率兵西擊娑葛，破滅之。契丹及

奚，自神功之後，常受其徵役。其地東西萬餘里，控弦四十萬，自頡利之後，最爲強盛。

【舊唐書卷一九四下，突厥傳，五頁下】阿史那彌射者，室點密可汗五代孫也。……從太

宗征高麗，有功，封平襄縣伯。

【舊唐書卷一九五，迴紇傳，一三頁下】〔烏介可汗殺宰相赤心〕，那頡戰勝，全占赤心下

七千帳，東瞰振武、大同，據室韋、黑沙、榆林，東南入幽州，雄武軍西北界。幽州節度使張仲

武……大破那頡之衆。……〔會昌〕二年（八四二）冬、三年春，……七部，共三萬家，相次降於

幽州。……有特勒可質力二部，東北奔大室韋。……烏介部衆，至大中元年（八四七），詣幽州降。留者漂流餓凍，數十萬所存止三千已下。烏介嫁妹與室韋託附之，爲迴鶻相美權者逸隱噉逼，諸迴鶻殺烏介於金山，以其弟特勒遏念爲可汗，復有衆五千以上。其食用糧羊，皆取給於奚王石舍郎。大中元年（八四七）春，張仲武大破奚衆，其迴鶻無所取給，日有耗散。至二年春，唯存名主貴臣五百人已下，依室韋。張仲武因賀正室韋經過幽州，仲武却令還蕃，遣送遏捻等來向幽州。遏捻等懼，是夜，與妻葛祿、子特勒毒斯等九騎西走。餘衆奔之不及，迴鶻諸相達官老幼大哭。室韋分迴鶻餘衆爲七分，七姓室韋各占一分。經三宿，黠戛斯相阿播領諸蕃兵稱七萬，從西南天德北界來取遏捻及諸迴鶻，大敗室韋。迴鶻在室韋者，阿播皆收歸磧北。

【舊唐書卷一九六上，吐蕃傳，二頁下】太宗伐遼東還，遣祿東贊來賀，奉表曰：「聖天子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之國並爲臣妾。而高麗恃遠，闕於臣禮，天子自領百萬度遼致討，隳城陷陣，指日凱旋。夷狄纔聞陛下發駕，少進之間，已聞歸國，雁飛迅越，不及陛下速疾。奴忝預子壻，喜百常夷。夫鵝猶雁也，故作金鵝奉獻。」

【舊唐書卷一九九上，高麗傳，一頁上】高麗者，出自扶餘之別種也。其國都於平壤城，即漢樂浪郡之故地，在京師東五千一百里。東渡海，至于新羅；西北渡遼水，至于營州；

南渡海，至于百濟；北至靺鞨。東西三千一百里，南北二千里。其官大者號大對盧，比一品，總知國事，三年一代。若稱職者，不拘年限。交替之日，或不相祇服，皆勒兵相攻，勝者爲之。其王但閉宮自守，不能制禦。次曰太大兄，比正二品。對盧已下官，總十二級。外置州縣六十餘城，大城置偃薩一，比都督；諸城置道使，比刺史；其下各有僚佐，分掌曹事。衣裳服飾，唯王五彩，以白羅爲冠，白皮小帶，其冠及帶，咸以金飾。官之貴者，則青羅爲冠，次以緋羅，插二鳥羽及金銀爲飾。衫筒袖，袴大口，白韋帶，黃韋履。國人衣褐戴弁，婦人首加巾幘。好圍棊、投壺之戲，人能蹴鞠。食用籩豆、簠簋、罍俎、鬯洗，頗有箕子之遺風。其所居，必依山谷，皆以茅草葺舍；唯佛寺、神廟及王宮、官府乃用瓦。其俗貧窶者多，冬月皆作長坑，下燃燼火以取暖。種田養蠶，略同中國。其法：有謀反叛者，則集衆持火炬競燒灼之，焦爛備體然後斬首，家悉籍沒；守城降敵，臨陣敗北，殺人行劫者斬；盜物者，十二倍酬贓；殺牛馬者，沒身爲奴婢。大體用法嚴峻，少有犯者，乃至路不拾遺。其俗多淫祀，事靈星神、五神、可汗神、箕子神。國城東有大穴，名隧神，皆以十月王自祭之。俗愛書籍，至於衡門厮養之家，各於街衢造大屋，謂之局堂，子弟未婚之前，晝夜於此讀書、習射。其書有《五經》及《史記》、《漢書》、《范曄》、《後漢書》、《三國志》、《孫盛》、《晉春秋》、《玉篇》、《字統》、《字林》，又有《文選》，尤愛重之。

其王高建武，卽前王高元異母弟也。武德二年（六一九）遣使來朝；四年（六二一），又遣使朝貢。高祖感隋末戰士多陷其地，五年（六二二），賜建武書曰：「朕恭膺寶命，君臨率土，祇順三靈，綏柔萬國。普天之下，情均撫字，日月所照，咸使乂安。王旣統攝遼左，世居藩服，思稟正朔，遠循職貢，故遣使者，跋涉山川，申布誠懇，朕甚嘉焉。方今六合寧晏，四海清平，玉帛旣通，道路無壅，方申輯睦，永敦聘好，各保疆場，豈非盛美？但隋氏季年，連兵構難，攻戰之所，各失其民，遂使骨肉乖離，室家分析，多歷年歲，怨曠不申。今二國通和，義無阻異，在此所有高麗人等，已令追括，尋卽遣送。彼處有此國人者，王可放還。務盡撫育之方，共弘仁恕之道。」於是建武悉搜括華人，以禮賓送，前後至者萬數。高祖大喜，七年（六三四），遣前刑部尚書沈叔安往册建武爲上柱國、遼東郡王、高麗王。仍將天尊像及道士往彼，爲之講《老子》，其王及道俗等觀聽者數千人。高祖嘗謂侍臣曰：「名實之間，理須相副。高麗稱臣於隋，終拒煬帝，此亦何臣之有？朕敬於萬物，不欲驕貴，但據有土宇，務共安人，何必令其稱臣，以自尊大？卽爲詔述朕此懷也。」侍中裴矩、中書侍郎溫彥博曰：「遼東之地，周爲箕子之國，漢家玄菟郡耳。魏、晉已前，近在提封之內，不可許以不臣。且中國之於夷狄，猶太陽之對列星，理無降尊，俯同藩服。」高祖乃止。九年（六二六），新羅、百濟遣使訟建武，云「閉其道路，不得入朝，又相與有隙，屢相侵掠」。詔員外散騎侍郎朱子奢往

和解之。建武奉表謝罪，請與新羅對使會盟。

貞觀二年（六二八），破突厥頡利可汗，建武遣使奉賀，並上封城圖。五年（六三二），詔遣廣州都督府司馬長孫師往收墜隋時戰亡骸骨，毀高麗所立京觀。建武懼，發其國，舉築長城，東北自扶餘城，西南至海，千有餘里。十四年（六四〇），遣其太子桓權來朝，並貢方物。太宗優勞甚至。

十六年（六四二），西部大人蓋蘇文攝職有犯，諸大臣與建武議欲誅之。事洩，蘇文乃悉召部兵，云將校閱，並盛陳酒饌於城南。諸大臣皆來臨視，蘇文勒兵盡殺之，死者百餘人。焚倉庫，因馳入王宮，殺建武。立建武弟大陽子臧爲王，自立爲莫離支，猶中國兵部尙書兼中書令職也。自是專國政。蘇文姓錢氏，鬚貌甚偉，形體魁傑，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恆令其屬官俯伏於地，踐之上馬，及下馬，亦如之。出必先布隊仗，導者長呼，以辟行人；百姓畏避，皆自投坑谷。太宗聞建武死，爲之舉哀，使持節弔祭。十七年（六四三），封其嗣王臧爲遼東郡王、高麗王；又遣司農丞相里玄獎資璽書往說諭高麗，令勿攻新羅。蓋蘇文謂玄獎曰：「高麗、新羅怨隙已久。往者，隋室相侵，新羅乘釁奪高麗五百里之地，城邑新羅皆據有之。自非反地還城，此兵恐未能已。」玄獎曰：「既往之事，焉可追論。」蘇文竟不從。太宗顧謂侍臣曰：「莫離支賊弑其主，盡殺大臣；用刑有同坑穽，百姓轉動輒死，怨痛在心，

道路以目。夫出師弔伐，須有其名；因其弑君虐下，敗之甚易也。」

十九年（六四五），命刑部尚書張亮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領將常何等，率江、淮、嶺、碭勁卒四萬，戰船五百艘，自萊州汎海趨平壤。又以特進、英國公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爲副，領將軍張士貴等，率步騎六萬趨〔遼〕東。兩軍合勢，太宗親御六軍以會之。夏四月，李勣軍渡遼，進攻蓋牟城，拔之，獲生口二萬，以其城置蓋州。五月，張亮副將程名振攻沙卑城，拔之，虜其男女八千口。是日李勣進軍於遼東城。帝次遼澤。詔曰：「頃者，隋師渡遼，時非天贊，從軍士卒，骸骨相望，偏於原野，良可哀歎。掩骼之義，誠爲先典，其令並收瘞之。」國內及新城步騎四萬來援遼東，江夏王道宗率騎四千逆擊，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帝渡遼水，詔撤橋梁，以堅士卒志。帝至遼東城下，見士卒負擔以填塹者，帝分其尤重者，親於馬上持之，從官悚動，爭齎以送城下。時李勣已率兵攻遼東城，高麗聞我有拋車，飛三百觔石於一里之外者，甚懼之，乃於城上積木爲戰樓，以拒飛石。勣列車發石以擊其城，所遇盡潰。又推撞車撞其樓閣，無不傾倒。帝親率甲騎萬餘，與李勣會，圍其城。俄而南風甚勁，命縱火焚其西南樓，延燒城中，屋宇皆盡。戰士登城，賊乃大潰，燒死者萬餘人，俘其勝兵萬餘口，以其城爲遼州。

初，帝自定州命每數十里置一烽，屬於遼城，與太子約，克遼東當舉烽。是日帝命舉烽

傳入塞。師次白崖城，命攻之。右衛大將軍李思摩中弩矢，帝親爲吮血，將士聞之，莫不感勵。其城因山臨水，四面險絕，李勣以撞車撞之，飛石流矢雨集城中。六月，帝臨其西北，城主孫伐音潛遣使請降曰：「臣已願降，其中有貳者。」詔賜以旗幟，曰：「必降，建之城上。」伐音舉幟於城上，高麗以爲唐兵登也，乃悉降。初，遼東之陷也，伐音乞降，既而中悔。帝怒其反覆，許以城中人物分賜戰士。及是，李勣言於帝曰：「戰士奮厲爭先，不顧矢石者，貪虜獲耳。今城垂拔，奈何更許其降，無乃辜將士之心乎？」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戮，虜其妻孥，朕所不忍也。將軍麾下有功者，朕以庫物賞之，庶因將軍贖此一城。」遂受降，獲士女一萬，勝兵二千四百，以其城置巖州，授孫伐音爲巖州刺史。

我軍之渡遼也，莫離支遣加尸城七百人戍蓋牟城，李勣盡虜之，其人並請隨軍自効。太宗謂曰：「誰不欲爾之力，爾家悉在加尸，爾爲吾戰，彼將爲戮矣，破一家之妻子，求一人之力用，吾不忍也。」悉令放還。車駕進次安市城北，列營進兵以攻之。高麗北部偃薩高延壽、南部耨薩高惠貞，率高麗、靺鞨之衆十五萬來援安市城。賊中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曰：「吾聞中國大亂，英雄並起，秦王神武，所向無敵，遂平天下，南面爲帝，北夷請服，西戎獻款。今者傾國而至，猛將銳卒悉萃於此，其鋒不可當也。今爲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驍雄，斷其饋運，不過旬日，軍糧必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此不戰而取勝

也。」延壽不從，引軍直進。太宗夜召諸將躬自指麾，遣李勣率步騎一萬五千，於賊西嶺爲陣。長孫無忌率牛進達等精兵一萬一千，以爲奇兵，自山北於狹谷出，以衝其後。太宗自將步騎四千，潛鼓角，偃旌幟，趨賊營北高峯之上。令諸軍聞鼓角聲而齊縱。因令所司張受降幕於朝堂之側，曰：「明日午時納降虜於此矣。」遂率軍而進。明日，延壽獨見李勣兵，欲與戰。太宗遙望無忌軍塵起，令鼓角並作，旗幟齊舉，賊衆大懼，將分兵禦之，而其陣已亂。李勣以步卒長槍一萬擊之，延壽衆敗。無忌縱兵乘其後，太宗又自山而下，引軍臨之，賊因大潰，斬首萬餘級。延壽等率其餘寇依山自保。於是命無忌、勣等引兵圍之，徹東川梁以斷歸路。太宗按轡徐行，觀賊營壘，謂侍臣曰：「高麗傾國而來，存亡所繫，一麾而敗，天佑我也。」因下馬再拜以謝天。延壽、惠貞率十五萬六千八百人請降，太宗引入轅門，延壽等膝行而前，拜手請命。太宗簡僇薩以下酋長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遷之內地；收靺鞨三千三百，盡坑之；餘衆放還平壤；獲馬三萬疋，牛五萬頭，明光甲五千領，他器械稱是。高麗國振駭，后黃城及銀城並自拔，數百里無復人烟。因名所幸山爲駐蹕山，領將作造破陣圖，命中書侍郎許敬宗爲文，勒石以紀其功。授高延壽鴻臚卿，高惠貞司農卿。張亮又與高麗再戰於建安城下，皆破之，於是列長圍以攻焉。八月，移營安市城東，李勣遂攻安市，擁延壽等降衆營其城下以招之。城中人堅守不動，每見太宗旄麾，必乘城鼓譟以拒焉。帝甚怒。

李勣曰：「請破之日，男子盡誅。」城中聞之，人皆死戰。乃令江夏王道宗築土山，攻其城東南隅，高麗亦埤城增雉以相抗。李勣攻其西面，令拋石撞車壞其樓雉，城中隨其崩壞，卽立木爲柵。道宗以樹條苞壤爲土屯，積以爲山，其中間五道，加木被土於其上。不捨晝夜，漸以逼城。道宗遣果毅都尉傅伏愛，領隊兵於山頂以防敵。土山自高而陟，排其城，城崩。會伏愛私離所部，高麗百人自頽城而戰，遂據有土山而斷之，積火縶盾以自固。太宗大怒，斬伏愛以徇。命諸將擊之，三日不能尅。太宗以遼東倉儲無幾，士卒寒凍，乃詔班師。歷其城，中皆屏聲偃幟，城主登城拜手奉辭。太宗（時）嘉其堅守，賜絹百疋，以勵事君之節。初，攻陷遼東城，其中抗拒王師，應沒爲奴婢者，一萬四千人，並遣先集幽州，將分賞將士。太宗愍其父母妻子一朝分散，令有司準其直，以布帛贖之，赦爲百姓。其衆歡呼之聲，三日不息。高延壽自降後，常積歎，尋以憂死；惠貞竟至長安。二十年（六四六），高麗遣使來謝罪，並獻二美女。太宗謂其使曰：「歸謂爾主，美色者人之所重，爾之所獻信爲美麗，憫其離父母兄弟於本國，留其身而忘其親，愛其色而傷其心，我不取也。」並還之。

二十二年（六四八），又遣右武衛將軍薛萬徹等往青丘道伐之。萬徹渡海入鴨綠水，進破其泊灼，俘獲甚衆。太宗又命江南造大船，遣陝州刺史孫伏伽召募勇敢之士，萊州刺史李道裕運糧及器械，貯於烏倂島，將欲大舉以伐高麗。未行而帝崩。高宗嗣位，又命兵部尚

書任雅相、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等前後討之，皆無大功而還。

乾封元年（六六六），高藏遣其子入朝，陪位於太山之下。其年蓋蘇文死，其子男生代爲莫離支，與其弟男建、男產不睦，各樹朋黨，以相攻擊。男生爲二弟所逐，走據國內城死守，其子獻誠詣闕求哀。詔令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率兵應接之。男生脫身來奔，詔授特進、遼東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撫大使，封玄菟郡公。十一月，命司空、英國公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裨將郭待封等以征高麗。二年（六六七）二月，勣度遼至新城，謂諸將曰：「新城是高麗西境鎮城，最爲要害，若不先圖，餘城未易可下。」遂引兵於新城西南據山築柵，且攻且守。城中窘迫，數有降者，自此所向尅捷。高藏及男建遣太兄男產將首領九十八人持帛幡出降。諸使入朝，勣以禮延接，男建猶閉門固守。總章元年（六六八）九月，勣又移營於平壤城南。男建頻遣兵出戰，皆大敗。男建下捉兵總管僧信誠，密遣人詣軍中，許開門爲內應。經五日，信誠果開門，勣從兵入，登城鼓譟，燒城門樓，四面火起，男建窘急，自刺，不死。十一月，拔平壤城，虜高藏、男建等。十二月，至京師，獻俘於含元宮。詔以高藏政不由已，授司平太常伯；男產先降，授司宰少卿。男建配流黔州。男生以鄉導有功，授右衛大將軍，封汴國公，特進如故。

高麗國舊分爲五部，有城百七十六，戶六十九萬七千。乃分其地，置都督府九，州四十

二，縣一百；又置安東都護府以統之。擢其酋渠有功者，授都督、刺史及縣令，與華人參理百姓，乃遣左武衛將軍薛仁貴總兵鎮之。其後頗有逃散。

儀鳳中，高宗授高藏開府儀同三司、遼東都督，封朝鮮王，居安東，鎮本蕃爲主。高藏至安東，潛與靺鞨相通，謀叛，事覺，召還，配流邕州。並分徙其人，散向河南、隴右諸州；其貧弱者，留在安東城傍。高藏以永淳初（六八三）卒，贈衛尉卿，詔送至京師，於頡利墓左賜以葬地，兼爲樹碑。垂拱二年（六八六），又封高藏孫寶元爲朝鮮郡王。聖曆元年（六九八），進授左鷹揚衛大將軍，封爲忠誠國王，委其統攝安東舊戶，事竟不行。二年（六九九），又授高藏男德武爲安東都督，以領本蕃。自是高麗舊戶在安東者漸寡少，分投突厥及靺鞨等，高氏君長遂絕矣。男生以儀鳳初卒於長安，贈并州大都督。子獻誠，授右衛大將軍，兼令羽林衛上下。

天授中，則天營內出金銀寶物，令宰相及南北衛文武官內，擇善射者五人共賭之。內史張光輔先讓獻誠爲第一，獻誠復讓右玉鈐衛大將軍薛吐摩支，摩支又讓獻誠。既而獻誠奏曰：「陛下令簡能射者五人，所得者多非漢官，臣恐自此已後，無漢官工射之名，伏望停寢此射。」則天嘉而從之。時酷吏來俊臣嘗求貨於獻誠，獻誠拒而不答，遂爲俊臣所構，誣其謀反，縊殺之。則天後知其冤，贈右羽林衛大將軍，以禮改葬。

【舊唐書卷一九九上，百濟傳，七頁上】百濟國，本亦扶餘之別種。嘗爲馬韓故地，在京師東六千貳百里，處大海之北，小海之南。東北至新羅，西渡海至越州，南渡海至倭國，北渡海至高麗。其王所居有東西兩城。所置內官曰內臣佐平，掌宣納事；內頭佐平，掌庫藏事；內法佐平，掌禮儀事；衛士佐平，掌宿衛兵事；朝廷佐平，掌刑獄事；兵官佐平，掌在外兵馬事。又外置六帶方，管十郡。其用法：叛逆者死，籍沒其家；殺人者，以奴婢三贖罪；官人受財及盜者，三倍追贓，仍終身禁錮。凡諸賦稅及風土所產，多與高麗同。其王服大袖紫袍，青錦袴，烏羅冠金花爲飾，素皮帶，烏革履。官人盡緋爲衣，銀花飾冠。庶人不得衣緋紫。歲時伏臘，同於中國。其書籍有《五經》、子、史，又表疏並依中華之法。

武德四年（六二二），其王扶餘璋遣使來獻果（及）〔下〕馬。七年（六二四），又遣大臣奉表朝貢。高祖嘉其誠款，遣使就冊爲帶方郡王、百濟王。自是歲遣朝貢，高祖撫勞甚厚。因訟高麗閉其道路，不許來通中國，詔遣朱子奢往和之。又相與新羅世爲讐敵，數相侵伐。貞觀元年（六二七），太宗賜其王璽書曰：「王世爲君長，撫有東蕃，海隅遐曠，風濤艱阻，忠款之至，職貢相尋，尙想徽猷，甚以嘉慰。朕自祗承寵命，君臨區宇，思弘王道，愛育黎元。舟車所通，風雨所及，期之遂性，咸使乂安。新羅王金眞平，朕之藩臣，王之鄰國。每聞遣師征討不息，阻兵安忍，殊乖所望。朕已對王姪信福及高麗、新羅使人具勅通和，咸許輯睦。王必須

忘彼前怨，識朕本懷，共篤鄰情，即停兵革。」璋因遣使奉表陳謝，雖外稱順命，內實相仇如故。十一年（六三七），遣使來朝，獻鐵甲、雕斧，太宗優勞之，賜綵帛三千段，並錦袍等。十五年（六四二），璋卒，其子義慈遣使奉表告哀，太宗素服哭之，贈光祿大夫，賻物二百段，遣使冊命義慈爲柱國，封帶方郡王、百濟王。

十六年（六四二），義慈興兵伐新羅四十餘城，又發兵以守之，與高麗和親通好，謀欲取党項城，以絕新羅入朝之路。新羅遣使告急請救，太宗遣司農丞相里玄獎齎書告諭兩蕃，示以禍福。及太宗親征高麗，百濟懷二，乘虛襲破新羅十城。二十二年（六四八），又破其十餘城。數年之中，朝貢遂絕。高宗嗣位，永徽二年（六五二），始又遣使朝貢。使還，降璽書與義慈曰：「至如海東三國，開基自久，並列疆界，地實犬牙。近代已來，遂構嫌隙，戰爭交起，略無寧歲，遂令三韓之氓，命懸刀俎，尋戈肆憤，朝夕相仍。朕代天理物，載深矜愍。去歲王攻高麗，新羅等使並來入朝，朕命釋茲讎怨，更敦欵穆。新羅使金法敏奏書『高麗、百濟唇齒相依，競舉兵戈，侵逼交至。大城重鎮，並爲百濟所併，疆宇日蹙，威力並謝。乞詔百濟，令歸所侵之城，若不奉詔，即自興兵打取，但得故地，即請交和』。朕以其言既順，不可不許。昔齊桓列土諸侯，尙存亡國，況朕萬國之主，豈可不卹危藩？王所兼新羅之城，並宜還其本國，新羅所獲百濟俘虜，亦遣還王，然後解患釋紛，輜戈偃革，百姓獲息肩之願，三蕃無

戰爭之勞。比夫流血邊亭，積屍疆場，耕織並廢，士女無聊，豈可同年而語矣？王若不從進止，朕已依法敏所請，任其與王決戰，亦令約束高麗，不許遠相救恤。高麗若不承命，即令契丹諸蕃渡遼澤、入抄掠。王可深思朕言，自求多福，審圖良策，無貽後悔。」

六年（六五五），新羅王金春秋又表稱百濟與高麗、靺鞨侵其北界，已沒三十餘城。顯慶五年（六六〇），命左衛大將軍蘇定方統兵討之，大破其國，虜義慈及太子隆、小王孝演、僞將五十八人等，送於京師，上責而有之。其國舊分爲五部，統郡三十七，城二百，戶七十六萬。至是乃以其地分置熊津、馬韓、東明等五都督府，各統州縣，立其酋渠爲都督、刺史及縣令。命右衛郎將王文度爲熊津都督，總兵以鎮之。義慈事親以孝行聞，友于兄弟，時人號「海東曾、閔」。及至京，數日而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衛尉卿，特許其舊臣赴哭，送就孫皓、陳叔寶墓側葬之，並爲豎碑。

文度濟海而卒。百濟僧道琛、舊將福信率衆據周留城以叛，遣使往倭國迎故王子扶餘豐，立爲王；其西部、北部並翻城應之。時郎將劉仁願留鎮於百濟府城，道琛等引兵圍之。帶方州刺史劉仁軌代文度統衆，便道發新羅兵，合契以救仁願，轉鬪而前，所向皆下。道琛等於熊津江口立兩柵以拒官軍，仁軌與新羅兵四面夾擊之，賊衆退走入柵，阻水，橋狹，墮水及戰死萬餘人。道琛等乃釋仁願之圍，退保任存城。新羅兵士以糧盡，引還。時龍朔元

年（六六一）三月也。於是道琛自稱領軍將軍，福信自稱霜岑將軍，招誘叛亡，其勢益張，使告仁軌曰：「聞大唐與新羅約誓，百濟無間老少，一切殺之，然後以國付新羅。與其受死，豈若戰亡，所以聚結自固守耳。」仁軌作書，具陳禍福，遣使諭之。道琛等恃衆驕倨，置仁軌之使於外館，傳語謂曰：「使人官職小，我是一國大將，不合自參。」不答書，遣之。尋而福信殺道琛，併其兵衆，扶餘豐但主祭而已。二年（六六二）七月，仁願、仁軌等率留鎮之兵，大破福信餘衆於熊津之東，拔其支羅城及尹城、大山、沙井等柵，殺獲甚衆，仍令分兵以鎮守之。福信等以真峴城臨江高險，又當衝要，加兵守之。仁軌引新羅之兵，乘夜薄城，四面攀堞而上，比明而入，據其城，斬首八百級，遂通新羅運糧之路。仁願乃奏請益兵，詔發淄、青、萊、海之兵七千人，遣左威衛將軍孫仁師統衆浮海，赴熊津以益仁願之衆。時福信既專其兵權，與扶餘豐漸相猜貳。福信稱疾，臥於窟室，將候扶餘豐問疾，謀襲殺之。扶餘豐覺，而率其親信掩殺福信，又遣使往高麗及倭國請兵，以拒官軍。孫仁師中路迎擊，破之，遂與仁願之衆相合，兵士大振。於是仁師、仁願及新羅王金法敏帥陸軍進，劉仁軌及別帥社爽、扶餘隆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江往白江以會陸軍，同趨周留城。仁軌遇扶餘豐之衆於白江之口，四戰皆捷，焚其舟四百艘，賊衆大潰。扶餘豐脫身而走，僞王子扶餘忠勝、忠志等率士女及倭衆並降，百濟諸城皆復歸順，孫仁師與劉仁願等振旅而還。詔劉仁軌代仁

願率兵鎮守，乃授扶餘隆熊津都督，遣還本國，共新羅和親，以招輯其餘衆。

麟德二年（六六五）八月，隆到熊津城，與新羅王法敏刑白馬而盟，先祀神祇及（州）（川）谷之神，而後敵血。其盟文曰：「往者百濟先王迷於逆順，不敦鄰好，不睦親姻，結託高麗，交通倭國，共爲殘暴，侵削新羅，破邑屠城，略無寧歲。天子憫一物之失所，憐百姓之無辜，頻命行人，遣其和好。負險恃遠，侮慢天經，皇赫斯怒，恭行弔伐，旌旗所指，一戎大定，固可潛宮污宅，作誠來裔，塞源拔本，垂訓後昆。然懷柔伐叛，前王之令典，興亡繼絕，往哲之通規。事必師古，傳諸曩冊，故立前百濟太子司稼正卿扶餘隆爲熊津都督，守其祭祀，保其桑梓，依倚新羅，長爲與國，各除宿憾，結好和親，恭承詔命，永爲藩服。仍遣使人右威衛將軍魯城縣公劉仁願親臨勸諭，具宣成旨，約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刑牲敵血，共敦終始，分災恤患，恩若弟兄，祇奉綸言，不敢失墜，旣盟之後，共保歲寒。若有棄信不恆，二三其德，與兵動衆，侵犯邊陲，明神鑒之，百殃是降，子孫不昌，社稷無守，禋祀磨滅，罔有遺餘。故作金書鐵契，藏之宗廟，子孫萬代，無或敢犯。神之聽之，是饗是福。」劉仁軌之辭也。敵訖，埋幣帛於壇下之吉地，藏其盟書於新羅之廟。

仁願、仁軌等旣還，隆懼新羅，尋歸京師。儀鳳二年（六七七），拜光祿大夫、太常員外卿，兼熊津都督、帶方郡王，令歸本蕃，安輯餘衆。時百濟本地荒毀，漸爲新羅所據，隆竟不敢

還舊國而卒。其孫敬，則天朝襲封帶方郡王，授衛尉卿。其地自此爲新羅及渤海靺鞨所分，百濟之種遂絕。

【舊唐書卷一九九上，新羅傳，一〇頁上】 新羅國，本弁韓之苗裔也，其國在漢時樂浪之地。東及南方俱限大海，西接百濟，北鄰高麗，東西千里，南北二千里，有城邑村落。王之所居曰金城，周七八里。衛兵三千人，設獅子隊。文武官凡有十七等。其王金眞平，隋文帝時授上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武德四年（六二二）遣使朝貢，高祖親勞問之。遣通直散騎侍郎庾文素往使焉，賜以璽書及畫屏風、錦綵三百段。自此朝貢不絕。其風俗、刑法、衣服與高麗、百濟略同，而朝服尙白，好祭山神。其食器用柳栝，亦以銅及瓦。國人多金、朴兩姓，異姓不爲婚。重元日，相慶賀燕饗，每以其日拜日月神；又重八月十五日，設樂飲宴，賚羣臣，射其庭。婦人髮繞頭，以綵及珠爲飾；髮甚長美。

高祖既聞海東三國舊結怨隙，遞相攻伐，以其俱爲藩附，務在和睦，乃問其使爲怨所由。對曰：「先是百濟往伐高麗，詣新羅請救，新羅發兵大破百濟國，因此爲怨，每相攻伐；新羅得百濟王殺之，怨由此始。」七年（六二四），遣使册拜金眞平爲柱國，封樂浪郡王、新羅王。貞觀五年（六三一），遣使獻女樂二人，皆鬢髮美色。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聲色之娛，不如好德。且山川阻遠，懷土可知。近日林邑獻白鸚鵡，尙解思鄉，訴請還國，鳥猶如此，

況人情乎！但愍其遠來，必思親戚，宜付使者，聽遣還家。」是歲眞平卒，無子，立其女善德爲王，宗室大臣乙祭總知國政。詔贈眞平左光祿大夫，賻物二百段。九年（六三五），遣使持節冊命善德柱國，封樂浪郡王、新羅王。

十七年（六四三），遣使上言：「高麗、百濟累相攻襲，亡失數十城。兩國連兵，意在滅臣社稷。謹遣陪臣歸命大國，乞偏師救助。」太宗遣相里玄奘齎書賜高麗曰：「新羅委命國家，不闕朝獻，爾與百濟宜卽戢兵。若更攻之，明年當出師擊爾國矣。」太宗將親伐高麗，詔新羅纂集士馬，應接大軍。新羅遣大臣領兵五萬人，入高麗南界，攻水口城，降之。二十一年（六四七），善德卒，贈光祿大夫，餘官封並如故。因立其妹眞德爲王，加授柱國，封樂浪郡王。二十二年（六四八），眞德遣其弟國相伊贊于金春秋及其子文正來朝，詔授春秋爲特進，文正爲左武衛將軍。春秋請詣國學觀釋奠及講論，太宗因賜以所制《溫湯》及《晉祠》碑，並新撰《晉書》。將歸國，令三品已上宴餞之，優禮甚稱。

永徽元年（六五〇），眞德大破百濟之衆，遣其弟法敏以聞。眞德乃織錦作五言《太平頌》以獻之。其詞曰：「大唐開洪業，巍巍皇猷昌，止戈戎衣定，修文繼百王。統天崇雨施，理物體含章，深仁偕日月，撫運邁陶唐。幡旗旣赫赫，鉦鼓何鏗鏘，外夷遠命者，翦覆被天殃。淳風凝幽顯，遐邇競呈祥，四時和玉燭，十曜巡萬方。維岳降宰輔，維帝任忠良，五三

成一德，昭我唐家光。」帝嘉之，拜法敏爲太府卿。五年（六五四），眞德卒，爲舉哀。詔以春秋嗣，立爲新羅王，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封樂浪郡王。六年（六五五），百濟與高麗、靺鞨率兵侵其北界，攻陷三十餘城。春秋遣使上表求救。顯慶五年（六六〇），命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爲熊津道大總管，統水陸十萬，仍令春秋爲岨夷道行軍總管，與定方討平百濟，俘其王扶餘義慈，獻于闕下。自是新羅漸有高麗、百濟之地，其界益大，西至于海。龍朔元年（六六一），春秋卒，詔其子太府卿法敏嗣位，爲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樂浪郡王、新羅王。三年（六六三），詔以其國爲鷄林州都督府，授法敏爲鷄林州都督。法敏以開耀元年（六八二）卒，其子政明嗣位。垂拱二年（六八六），政明遣使來朝，因上表請《唐禮》一部並雜文章。則天令所司寫吉凶要禮，並於《文館詞林》採其詞涉規誡者，勒成五十卷以賜之。天授三年（六九二），政明卒，則天爲之舉哀，遣使弔祭。冊立其子理洪爲新羅王，仍令襲父輔國大將軍、行豹韜衛大將軍、雞林州都督。理洪以長安二年（七〇二）卒，則天爲之舉哀，輟朝二日。遣立其弟興光爲新羅王，仍襲兄將軍、都督之號。興光本名與太宗同，先天中，則天改焉。

開元十六年（七二八），遣使來獻方物。又上表請令人就中國學問經教，上許之。二十一年（七三三），渤海靺鞨越海入寇登州，時興光族人金思蘭先因入朝留京師，拜爲太僕員外卿，至是遣歸國發兵以討靺鞨，仍加授興光爲開府儀同三司、寧海軍使。二十五年（七三七），興

光卒，詔贈太子太保，仍遣左贊善大夫邢璿攝鴻臚少卿，往新羅弔祭，並冊立其子承慶襲父開府儀同三司、新羅王。璿將進發，上製詩序，太子以下及百寮咸賦詩以送之。上謂璿曰：「新羅號爲君子之國，頗知書記，有類中華，以卿學術，善與講論，故選使充此。到彼宜闡揚經典，使知大國儒教之盛。」又聞其人多善奕碁，因令善碁人率府兵曹揚季鷹爲璿之副。璿等至彼，大爲蕃人所敬。其國碁者，皆在季鷹之下，於是厚賂璿等金寶及藥物等。天寶二年（七四三），承慶卒，詔遣贊善大夫魏曜往弔祭之，冊立其弟憲英爲新羅王，並襲其兄官爵。大曆二年（七六七），憲英卒，國人立其子乾運爲王。仍遣其大臣金隱居奉表入朝，貢方物，請加冊命。三年（七六八），上遣倉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歸崇敬，持節齎冊書往弔冊之，以乾運爲開府儀同三司、新羅王，仍冊乾運母爲太妃。七年（七七二），遣使金標石來賀正，授衛尉員外少卿，放還。八年（七七三），遣使來朝，並獻金銀、牛黃、魚牙納、朝霞紬等。九年（七七四）至十二年（七七七），比歲遣使來朝，或一歲再至。

建中四年（七八三），乾運卒，無子，國人立其上相金良相爲王。貞元元年（七八五），授良相檢校太尉、都督、鷄林州刺史、寧海軍使、新羅王，仍令戶部郎中蓋塤持節冊命。其年良相卒，立上相敬信爲王，令襲其官爵。敬信即從兄弟也。十四年（七九八），敬信卒。其子先敬信亡，國人立敬信嫡孫俊邕爲王。十六年（八〇〇），授俊邕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新羅

王，令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韋丹持節冊命。丹至鄆州，聞俊邕卒，其子重興無詔，丹還。永貞元年（八〇五），詔遣兵部郎中元季方持節冊重興爲王。元和元年（八〇六）十一月，放宿衛王子金獻忠歸本國，仍加試秘書監。三年（八〇八），遣使金力奇來朝。其年七月，力奇上言：「貞元十六年（八〇〇）奉詔冊臣故主金俊邕爲新羅王，母申氏爲太妃，妻叔氏爲王妃。冊使韋丹至中路，知俊邕薨，其冊却迴在中書省。今臣還國，伏請授臣以歸。」勅金俊邕等冊，宜令鴻臚寺於中書省受領，至寺宣授與金力奇，令奉歸國；仍賜其叔彥昇門戟，令本國準例給。四年（八〇九），遣使金陸珍等來朝貢。五年（八一〇），王子金憲章來朝貢。七年（八一二），重興卒，立其相金彥昇爲王，遣使金昌南等來告哀。其年七月，授彥昇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持節、大都督、鷄林州諸軍事、兼持節充寧海軍使、上柱國、新羅國王，彥昇妻貞氏冊爲妃；仍賜其宰相金崇斌等三人戟，亦令本國準例給；兼命職方員外郎攝御史中丞崔廷持節弔祭冊立，以其質子金士信副之。十一年（八一六）十一月，其入朝王子金士信等遇惡風，飄至楚州鹽城縣界，淮南節度使李勗以聞。是歲新羅飢，其衆一百七十人求食於浙東。十五年（八二〇）十一月，遣使朝貢。長慶二年（八三二）十二月，遣使金柱弼朝貢。寶曆元年（八三五），其王子金昕來朝。太和元年（八二七）四月，皆遣使朝貢。五年（八三一），金彥昇卒，以嗣子金景徽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使持節、大都督、鷄林州諸軍事、兼持節充寧海軍使、

新羅王，景德母朴氏爲太妃，妻朴氏爲妃；命太子左諭德兼御史中丞源寂持節弔祭冊立。開成元年（八三六），王子金義琮來謝恩，兼宿衛，二年（八三七）四月，放還藩，賜物遣之。五年（八四〇）四月，鴻臚寺新羅國告哀，質子及年滿合歸國學生等共一百五人並放還。會昌元年（八四二）七月，勅歸國新羅官前入新羅宣慰副使、前充兗州都督府司馬、賜緋魚袋金雲卿，可淄州長史。

【舊唐書卷一九九下，鐵勒傳，一頁下】貞觀二年（六二八），葉護可汗死，……〔太宗〕拜夷男爲眞珠毗伽可汗。……〔夷男〕復建牙於大漠之北鬱督軍山下，在京師西北六千里。東至靺鞨，西至葉護，南接沙磧，北至俱倫山。迴紇、拔也古、阿跌、同羅、僕骨、靺鞨諸大部落皆屬焉。……四年（六三〇），平突厥頡利之後，朔塞空虛。夷男率其部東返故國，建庭於都尉捷山北，獨邏河之南，在京師北三千三百里。東至室韋，西至金山，南至突厥，北臨瀚海，即古匈奴之故地。……十七年（六四三），〔太宗〕謂其使人曰：「語爾可汗，我父子並東征高麗，汝若能寇邊者，但當來也。」夷男遣使致謝，復請發兵助軍，太宗答以優詔而止。其冬，太宗拔遼東諸城，破駐蹕陣，而高麗莫離支潛令靺鞨誑惑夷男，陷以厚利，夷男氣懾不敢動。

【舊唐書卷一九九下，契丹傳，五頁上】契丹，居黃水之南，黃龍之北，鮮卑之故地，在京城東北五千三百里。東與高麗鄰，西與奚國接，南至營州，北至室韋。冷陁山在其國南，與

奚西山相崎。地方二千里。逐獵往來，居無常處。其君長姓大賀氏。勝兵四萬三千人，分爲八部。若有徵發，諸部皆須議合，不得獨舉。獵則別部，戰則同行。本臣突厥。好與奚鬪，不利則保入青山及鮮卑山。其俗死者不得作塚墓，以馬駕車，送入大山，置之樹上，亦無服紀。子孫死，父母晨夕哭之；父母死，子孫不哭。其餘風俗與突厥同。

武德初，數抄邊境。二年（六一九），入寇平州。六年（六二三），其君長咄羅遣使貢名馬、豐貂。貞觀二年（六二八），其君摩會率其部落來降。突厥頡利遣使請以梁師都易契丹，太宗謂曰：「契丹、突厥本是別類，今來降我，何故索之？師都本中國人，據我州城，以爲盜竊。突厥無故容納之，我師往討，便來救援。計不久自當擒滅；縱其不得，終不以契丹易之。」

太宗伐高麗，至營州，會其君長及老人等，賜物各有差，授其蕃長窟哥爲左武衛將軍。二十二年（六四八），窟哥等部咸請內屬，乃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爲左領軍將軍兼松漠都督府、無極縣男，賜姓李氏。顯慶初，又拜窟哥爲左監門大將軍。其曾孫祐莫離，則天時歷左衛將軍兼檢校彈汗州刺史、歸順郡王。

又契丹有別部酋帥孫敖曹，初仕隋爲金紫光祿大夫。武德四年（六二二），與靺鞨酋長突地稽俱遣使內附，詔令於營州城傍安置，授雲麾將軍、行遼州總管。至會孫萬榮，垂拱初，累授右玉鈴衛將軍、歸誠州刺史，封永樂縣公。萬歲通天中，萬榮與王妹婿松漠都督李盡

忠俱爲營州都督趙翽所侵侮，二人遂舉兵殺翽，據營州作亂。盡忠卽窟哥之胤，歷位右武衛大將軍、兼松漠都督。則天怒其叛亂，下詔改萬榮名爲萬斬，盡忠爲盡滅。盡滅尋自稱無上可汗，以萬斬爲大將，前鋒略地，所向皆下。旬日，兵至數萬，進逼檀州。詔令右金吾大將軍張玄遇、左鷹揚衛將軍曹仁師、司農少卿麻仁節率兵討之，與萬斬戰于西硤石谷，官軍敗績，玄遇、仁節並爲賊所虜。又令夏官尙書王孝傑、左羽林將軍蘇宏暉領兵七萬以繼之，與萬斬戰于東硤石谷。孝傑左陣陷沒，宏暉棄甲而遁。萬斬乘勝，率其衆入幽州，殺略人吏，清邊道大總管、建安郡王武攸宜遣裨將討之，不能尅。又詔左金吾大將軍、河內王武懿宗爲大總管、御史大夫婁師德爲副大總管、右武衛將軍沙吒忠義爲前軍總管，率兵三十萬以討之。俄而李盡滅死，萬斬代領其衆。萬斬又遣別帥駱務整、何阿小爲遊軍前鋒，攻陷冀州，殺刺史陸寶積，屠官吏子女數千人。俄而奚及突厥之衆掩擊其後，掠其幼弱，萬斬棄其衆，以輕騎數千人東走。前軍副總管張九節率數百騎設伏以邀之。萬斬窮蹙，乃將其家奴輕騎宵遁。至潞河東，解鞍，憩於林下，其奴斬之。張九節傳其首于東都，自是其餘衆遂降突厥。

開元三年（七一五），其首領李失活以默啜政衰，率種落內附。失活卽盡忠之從父弟也。於是復置松漠都督府，封失活爲松漠郡王，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兼松漠都督。其所統八部

落，各因舊帥拜爲刺史。又以將軍薛泰督軍以鎮撫之。明年，失活入朝，封宗室外甥女楊氏爲永樂公主以妻之。六年（七一八），失活死，上爲之舉哀，贈特進。失活從父弟娑固代統其衆，遣使冊立，仍令襲其兄官爵。娑固大臣可突于驍勇，頗得衆心，娑固謀欲除之。可突于反攻娑固，娑固奔營州，都督許欽澹令薛泰帥驍勇五百人，又徵奚王李大輔者及娑固合衆以討可突于。官軍不利，娑固、大輔臨陣皆爲可突于所殺，生拘薛泰，營府震恐。許欽澹移軍西入渝關，可突于立娑固從父弟鬱于爲主，俄又遣使請罪。上乃令冊立鬱于，令襲娑固官爵，仍赦可突于之罪。十年（七三二），鬱于入朝請婚，上又封從妹夫率更令慕容嘉賓女爲燕郡公主以妻之。仍封鬱于爲松漠郡王，授左金吾衛員外大將軍、兼靜（析）軍經略大使，賜物千段。鬱于還蕃，可突于來朝，拜左羽林將軍，從幸并州。明年，鬱于病死，弟吐于代統其衆，襲兄官爵，復以燕郡公主爲妻。吐于與可突于復相猜阻。十三年（七三五），攜公主來奔，便不敢還，改封遼陽郡王，因留宿衛。

可突于立李盡忠弟邵固爲主。其冬車駕東巡，邵固詣行在所，因從至岳下，拜左羽林軍員外大將軍，靜（析）軍經略大使，改封廣化郡王。又封皇從外甥女陳氏爲東華公主以妻之。邵固還蕃，又遣可突于入朝貢方物。中書侍郎李元紘不禮焉，可突于怏怏而去。左丞相張說謂人曰：「兩蕃必叛。可突于人面獸心，唯利是視，執其國政，人心附之；若不優禮糜

之，必不來矣。」十八年（七三〇），可突于殺邵固，率部落并脅奚衆降于突厥，東華公主走投平盧軍。於是詔中書舍人裴寬、給事中薛偏等於京城及關內、河東、河南、河北分道募壯勇之士，以忠王浚爲河北道行軍元帥以討之，師竟不行。二十年（七三三），詔禮部尙書信安王禕爲行軍副大總管，領衆與幽州長史趙含章出塞擊破之，俘獲甚衆。可突于率其麾下遠遁，奚衆盡降，禕乃班師。明年（七三三），可突于又來抄掠，幽州長史薛楚玉遣副將郭英傑、吳克勤、鄔知義、羅守忠率精騎萬人，并領降奚之衆追擊之。軍至渝關都山之下，可突于領突厥兵以拒官軍，奚衆遂持兩端，散走保險，官軍大敗。知義、守忠率麾下遁歸，英傑、克勤沒于陣，其下六千餘人盡爲賊所殺。詔以張守珪爲幽州長史兼御史中丞以經略之。可突于漸爲守珪所逼，遣使僞降，俄又迴惑不定，引衆漸向西北，將就突厥。守珪遣管紀、王梅等就部落招諭之。時契丹衙官李過折與可突于分掌兵馬，情不叶，梅潛誘之。過折夜勒兵，斬可突于及其支黨數十人。二十三年（七三五）正月，傳首東都，詔封過折爲北平郡王，授特進、檢校松漠州都督，賜錦衣一副、銀器十事、絹綵三千疋。其年過折爲可突于餘黨泥禮所殺，并其諸子，唯一子刺乾走投安東得免，拜左驍衛將軍。

天寶十年（七五一），安祿山誣其會長欲叛，請舉兵討之。八月，以幽州、雲中、平盧之衆數萬人，就黃水南契丹衙與之戰，祿山大敗而還，死者數千人。至十二年（七五三），又降附，

迄于貞元，常間歲來修藩禮。貞元四年（七八八），與奚衆同寇我振武，大掠人畜而去。九年（七九三）、十年（七九四），復遣使來朝，大首領梅落拽何已下，各授官，放還。十一年（七九五），大首領熱蘇等二十五人來朝。自後至元和、長慶、寶歷、太和、開成，時遣使來朝貢。

會昌二年（八四二）九月，制契丹新立五屈戌，可雲麾將軍、守右武衛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幽州節度使張仲武上言：「屈戌等云，契丹舊用迴紇印，今懇請聞奏，乞國家賜印。」（充）〔許〕之，以「奉國契丹之印」爲文。

【舊唐書卷一九九下，奚傳，八頁上】奚國，蓋匈奴之別種也，所居亦鮮卑故地，卽東胡之界也，在京師東北四千餘里。東接契丹，西至突厥，南拒白狼河，北至靺鞨。自營州西北饒樂水以至其國。勝兵三萬餘人，分爲五部，每部置俟斤一人。風俗並於突厥，每隨逐水草，以畜牧爲業，遷徙無常。居有氊帳，兼用車爲營，牙中常五百人持兵自衛。此外部落皆散居山谷，無賦稅。其人善射獵，好與契丹戰爭。

武德中，遣使朝貢。貞觀二十二年（六四八），酋長可度者率其所部內屬，乃置饒樂都督府，以可度者爲右領軍、兼饒樂都督，封樓煩縣公，賜姓李氏。顯慶初，又授右監門大將軍。萬歲通天年，契丹叛後，奚衆（官）〔管〕屬突厥。兩國常遞爲表裏，號曰兩蕃。景雲元年（七一〇），其首領李大輔遣使貢方物，睿宗嘉之，宴賜甚厚。

延和元年（七二二），左羽林將軍、檢校幽州大都督孫儉率兵十二萬以襲其部落。師次冷碓，前軍左驍衛將軍李措洛等與大輔會戰，我師敗績，儉懼，不敢進救。遣使矯報大輔云：「我奉勅來此招諭，其蕃將李措洛等不受節度，而輒用兵，請斬以謝。」大輔曰：「若奉勅招諭，有何國信物？」儉率軍中縉帛萬餘段，并袍帶以與之。大輔曰：「將軍可南還，無相驚擾。」儉軍漸失部伍，大輔乃率衆逼之，由是大敗，兵士死傷者數萬。儉及副將周以悌爲大輔所擒，送于突厥默啜，並遇害。開元三年（七二五），大輔遣其大臣粵蘇梅落來請降。詔復立其地爲饒樂州，封大輔爲饒樂郡王，仍拜左金吾員外大將軍、饒樂州都督。五年（七二七），大輔與契丹首領松漠郡王李失活咸請於柳城依舊置營州都督府，上從之，勅太子詹事羊師度充使督作，役功八千餘人。其年大輔入朝，詔封從外甥女辛氏爲固安公主以妻之，賜物一千五百疋，遣右領軍將軍李濟持節送還蕃。八年（七二〇），大輔率兵救契丹，戰死，其弟魯蘇嗣立。十年（七二三），入朝，詔令襲其兄饒樂郡王、右金吾員外大將軍、兼保塞軍經略大使，賜物一千段，仍以固安公主爲妻。而公主與嫡母未和，遞相論告，詔令離婚，復以成安公主之女韋氏爲東光公主以妻之。十四年（七二六），又改封魯蘇爲奉誠王，授右羽林軍員外將軍。十八年（七三〇），奚衆爲契丹衙官可突于所脅，復叛降突厥，魯蘇不能制，走投渝關，東光公主奔歸平盧軍。其秋，幽州長史趙含章發清夷軍兵擊奚，破之，斬首二百級。自是，

奚衆稍稍歸降。二十年（七三三），信安王禕奉詔討叛奚，奚酋長李詩、瑣高等以其部落五千帳來降，詔封李詩爲歸義王，兼特進、左羽林軍大將軍、同正，仍充歸義州都督，賜物十萬段，移其部落於幽州界安置。天寶五載（七四六），又封其王娑固爲昭信王，仍授饒樂都督。自大曆後，朝貢時至。貞元四年（七八八）七月，奚及室韋寇振武。十一年（七九五）四月，幽州奏卻奚六萬餘衆。元和元年（八〇六），其王饒樂府都督、襲歸誠王梅落來朝，加檢校司空，放還蕃。三年（八〇八），以奚首領素低爲右武威衛將軍、同正，充檀薊兩州遊奕兵馬使，仍賜姓李氏。八年（八一三），遣使來朝。十一年（八一六），遣使獻名馬。爾後每歲朝貢不絕，或歲中二三至。故事常以范陽節度使爲押奚、契丹兩蕃使，自至德之後，蕃臣多擅封壤，朝廷優容之。彼務自完，不生邊事，故二蕃亦少爲寇。其每歲朝賀，常各遣數百人至幽州，則選其酋渠三五十人赴闕，引見於麟德殿，錫以金帛遣還，餘皆駐而館之，率爲常也。

【舊唐書卷一九九下，室韋傳，九頁下】室韋者，契丹之別類也，居獠越河北，其國在京師東北七千里。東至黑水靺鞨，西至突厥，南接契丹，北至于海。其國無君長，有大首領十七人，並號莫賀弗，世管攝之，而附于突厥。兵器有角弓、楛矢。尤善射，時聚弋獵，事畢而散。其人士著，無賦斂。或爲小室，以皮覆上，相聚而居，至數十百家。刻木爲犁，不加金刃，人牽以種，不解用牛。夏多霧雨，冬多霜霰。畜宜犬、豕，豢養而噉之；其皮用以爲韋，

男子女人通以爲服。被髮左衽。其家富者，項著五色雜珠。婚嫁之法，男先就女舍，三年役力，因得親迎其婦；役日已滿，女家分其財物，夫婦同車而載，鼓舞共歸。

武德中，獻方物。貞觀三年（六二九），遣使貢豐貂，自此朝貢不絕。又云室韋我唐有九部焉，所謂嶺西室韋、山北室韋、黃頭室韋、大如者室韋、小如者室韋、婆蒿鳥戈反室韋、訥北室韋、駱駝室韋，並在柳城郡之東北，近者三千五百里，遠者六千二百里。今室韋最西與迴紇接界者，烏素固部落，當俱輪泊之西南。次東有移塞沒部落。次東又有塞曷支部落，此部落有良馬，人戶亦多居啜河之南。其河，彼俗謂之燕支河。次又有和解部落，次東又有烏羅護部落，又有那禮部落。又東北有山北室韋，又北有小如者室韋，又北有婆蒿室韋，東又有嶺西室韋。又東南至黃頭室韋，此部落兵強，人戶亦多，東北與達姪接。嶺西室韋北，又有訥北之室韋，此部落校小。烏羅護之東北二百餘里，那河之北，有古烏丸之遺人，今亦自稱烏丸國；武德、貞觀中，亦遣使來朝貢。其北大山之北，有大室韋部落，其部落傍望建河居。其河源出突厥東北界俱輪泊，屈曲東流，經西室韋界，又東經大室韋界，又東經蒙兀室韋之北，落俎室韋之南，又東流與那河、忽汗河合；又東經南黑水靺鞨之北，北黑水靺鞨之南，東流注于海。烏丸東南三百里又有東室韋部落，在獺越河之北。其河東南流，與那河合。

開元、天寶間，比年或間歲入貢。大曆中，亦頻遣使來貢。貞元八年（七九二）閏十二月，室韋都督和解熱素等十人來朝。太和五年（八三一）至八年（八三四），凡三遣使來。九年（八三五）十二月，室韋大勝督阿成等三十人來朝。開成、會昌中，亦遣使來朝貢不絕。

【舊唐書卷一九九下，靺鞨傳，一〇頁下】靺鞨，蓋肅慎之地，後魏謂之勿吉，在京師東北六千餘里。東至於海，西接突厥，南界高麗，北鄰室韋。其國凡爲數十部，各有酋帥，或附於高麗，或臣於突厥。而黑水靺鞨最處北方，尤稱勁健，每恃其勇，恆爲鄰境之患。俗皆編髮。性凶悍，無憂戚，貴壯而賤老。無屋宇，並依山水掘地爲穴，架木於上，以土覆之，狀如中國之塚墓，相聚而居。夏則出隨水草，冬則入處穴中。父子相承，世爲君長。俗無文字。兵器有角弓及楛矢。其畜宜豬，富人至數百口，食其肉而衣其皮。死者穿地埋之，以身襯土，無棺斂之具，殺所乘馬於屍前設祭。

有酋帥突地稽者，隋末率其部千餘家內屬，處之於營州。煬帝授突地稽金紫光祿大夫、遼西太守。武德初，遣使朝貢，以其部落置燕州，仍以突地稽爲總管。劉黑闥之叛也，突地稽率所部赴定州，遣使詣太宗，請受節度，以戰功封著國公，又徙其部落於幽州之昌平城。會高開道引突厥來攻幽州，突地稽率兵邀擊，大破之。貞觀初，拜右衛將軍，賜姓李氏。尋卒。子謹行，偉貌，武力絕人。麟德中，歷遷營州都督。其部落家僅數千人，以財

力雄邊，爲夷人所憚。累拜右領軍大將軍，爲積石道經略大使。吐蕃論欽陵等率衆十萬人入寇湟中，謹行兵士樵採，素不設備，忽聞賊至，遂建旗伐鼓，開門以待之；吐蕃疑有伏兵，竟不敢進。上元三年（六七六），又破吐蕃數萬衆於青海，降璽書勞勉之。累授鎮軍大將軍、行右衛大將軍，封燕國公。永淳元年（六八二）卒，贈幽州都督，陪葬乾陵。自後或有酋長自來，或遣使來朝貢，每歲不絕。其白山部素附於高麗，因收平壤之後，部衆多入中國。洎咄、安居骨、〔號〕室等部亦因高麗破後奔散，微弱，後無聞焉；縱有遺人，並爲渤海編戶。唯黑水部全盛，分爲十六部，部又以南北爲柵。開元十三年（七二五），安東都護薛泰請於黑水靺鞨內置黑水軍，續更以最大部落爲黑水府，仍以其首領爲都督，諸部刺史隸屬焉。中國置長史，就其部落監領之。十六年（七二八），其都督賜姓李氏，名獻誠，授雲麾將軍、兼黑水經略使，仍以幽州都督爲其押使。自此朝貢不絕。

【舊唐書 卷一九九下，渤海靺鞨傳，二一頁下】 渤海靺鞨大祚榮者，本高麗別種也。高麗既滅，祚榮率家屬徙居營州。萬歲通天年（六九六），契丹李盡榮反叛，祚榮與靺鞨乞四比羽各領亡命東奔，保阻以自固。盡榮既死，則天命右玉鈐衛大將軍李楷固率兵討其餘黨，先破斬乞四比羽，又度天門嶺以迫祚榮。祚榮合高麗、靺鞨之衆以拒楷固，王師大敗，楷固脫身而還。屬契丹及奚盡降突厥，道路阻絕，則天不能討。祚榮遂率其衆東保桂婁之故地，

據東牟山，築城以居之。祚榮驍勇善用兵，靺鞨之衆及高麗餘燼稍稍歸之。聖曆中，自立爲振國王，遣使通于突厥。其地在營州之東二千里，南與新羅相接，〔西接〕越喜靺鞨，東北至黑水靺鞨。地方二千里，編戶十餘萬，勝兵數萬人。風俗與高麗及契丹同，頗有文字及書記。

中宗卽位，遣侍御史張行岌往招慰之。祚榮遣子入侍，將加冊立。會契丹與突厥連歲寇邊，使命不達。睿宗先天二年（七二三），遣郎將崔訢往冊拜祚榮爲左驍衛員外大將軍、渤海郡王，仍以其所統爲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自是每歲遣使朝貢。

開元七年（七一九），祚榮死，玄宗遣使弔祭，乃冊立其嫡子桂婁郡王大武藝襲父爲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十四年（七二六），黑水靺鞨遣使來朝，詔以其地爲黑水州，仍置長史，遣使鎮押。武藝謂其屬曰：「黑水途經我境，始今與唐家相通。舊請突厥吐屯，皆卽知同去，今不計會卽請漢官，必是與唐家通謀，腹背攻我也。」遣母弟大門藝及其舅任雅發兵以擊黑水。門藝曾充質子至京師，開元初還國，至是謂武藝曰：「黑水請唐家官吏，卽欲擊之，是背唐也。唐人衆兵強，萬倍於我，一朝結怨，但自取滅亡。昔高麗全盛之時，強兵三十餘萬，抗敵唐家，不事賓伏，唐兵一臨，掃地俱盡。今日渤海之衆，數倍少於高麗，乃欲違背唐家，事必不可。」武藝不從。門藝兵至境，又上書固諫，武藝怒，遣從兄大

壹夏代門藝統兵，徵門藝欲殺之。門藝遂棄其衆間道來奔，詔授左驍衛將軍。武藝尋遣使朝貢，仍上表極言門藝罪狀，請殺之。上密遣門藝往安西，仍報武藝云：「門藝遠來歸投，義不可殺，今流向嶺南，已遣去訖。」乃留其使馬文軌、葱勿雅，別遣使報之。俄有洩其事者，武藝又上書云：「大國示人以信，豈有欺誑之理。今聞門藝不向嶺南，伏請依前殺却。」由是鴻臚少卿李道邃、源復以不能督察官屬，致有漏洩，左遷道邃爲曹州刺史，復爲澤州刺史，遣門藝覲向嶺南以報之。二十年（七七三），武藝遣其將張文休率海賊攻登州刺史章俊，詔遣門藝往幽州徵兵以討之。仍令太僕員外卿金思蘭往新羅發兵以攻其南境，屬山阻寒凍，雪深丈餘，兵士死者過半，竟無功而還。武藝懷怨不已，密遣使至東都，假刺客刺門藝於天津橋南，門藝格之，不死。詔河南府捕獲其賊，盡殺之。二十五年（七三七），武藝病卒，其子欽茂嗣立，詔遣內侍段守簡往冊欽茂爲渤海郡王，仍嗣其父爲左驍衛大將軍、忽汗州都督。欽茂承詔赦其境內，遣使隨守簡入朝貢獻。大曆二年（七六七）至十年（七七五），或頻遣使來朝，或間歲而至，或歲內二三至者。十二年（七七七）正月，遣使獻日本國舞女一十一人及方物。四月、十二月，使復來。建中三年（七八三）五月、貞元七年（七九二）正月，皆遣使來朝，授其使大常靖爲衛尉卿、同正，令還蕃。八月，其王子大貞翰來朝，請備宿衛。十年（七九四）正月，以來朝王子大清允爲右衛將軍、同正，其下三十餘人，拜官有差。十一年（七九五）二月，遣內

常侍殷志瞻冊大嵩璘爲渤海郡王。十四年（七九八），加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進封渤海郡王。嵩璘父欽茂，開元中襲父位爲郡王、左金吾大將軍。天寶中，累加特進、太子詹事賓客。寶應元年（七六二），進封國王。大曆中，累加拜司空、太尉。及嵩璘襲位，但授其郡王將軍而已。嵩璘遣使敘理，故再加冊命。十一月，以王侄大能信爲左驍衛中郎將、虞候婁蕃長，都督茹富仇爲右衛將軍，放還。二十一年（八〇五），遣使來朝，順宗加嵩璘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

元和元年（八〇六）十月，加檢校太尉。十二月，遣使朝貢。四年（八〇九），以嵩璘男元瑜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祕書監、忽汗州都督，依前渤海國王。五年（八一〇），遣使朝貢者二。七年（八一三），亦遣使來朝。八年（八一三）正月，授元瑜弟權知國務言義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祕書監、都督、渤海國王，遣內侍李重旻使焉。十三年（八一八），遣使來朝且告哀。五月，以知國務大仁秀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祕書監、都督、渤海國王。十五年（八二〇）閏正月，遣使來朝，加大仁秀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十二月，復遣使來朝貢。長慶二年（八三二）正月，又遣使來。四年（八三四）二月，大靉等五人來朝，請備宿衛。寶曆中，比歲修貢。太和元年（八二七）四月，皆遣使來朝。五年（八三二）大仁秀卒，以權知國務大彝震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祕書監、都督、渤海國王。六年（八三三），遣王子大明俊等來朝。七年（八三三）正月，遣同中

書右平章事高寶英來謝册命，仍遣學生三人隨寶英請赴上都學問，先遣學生三人事業稍成，請歸本國，許之。二月，王子大先晟等六人來朝。開成後，亦修職貢不絕。

【舊唐書卷一九九下，霽傳，二三頁下】霽，匈奴之別種也，居于潢水北，亦鮮卑之故地，其國在京師東北五千里。東接靺鞨，西至突厥，南至契丹，北與烏羅渾接。地周二千里，四面有山，環繞其境。人多善射獵。好以赤皮爲衣緣。婦人貴銅釧，衣襟上下懸小銅鈴。風俗略與契丹同。有都倫紇斤部落四萬戶，勝兵萬餘人。貞觀三年（六二九），其君長遣使貢方物。

【舊唐書卷一九九下，烏羅渾傳，二三頁下】烏羅渾國，蓋後魏之烏洛侯也，今謂之烏羅護，其國在京師東北六千三百里。東與靺鞨，西與突厥，南與契丹，北與烏丸接。風俗與靺鞨同。貞觀六年（六三二），其君長遣使獻貂皮焉。

新唐書

（宋）歐陽修等撰。

（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宋刊本）

【新唐書卷二，高祖紀】武德四年（六二二）……六月……庚子，營州人石世則執其總管晉文衍叛，附于靺鞨。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貞觀十九年（六四五），二月庚戌，如洛陽宮，以伐高麗。……四月

癸卯，誓師于幽州，大饗軍。……癸亥，李世勣克蓋牟城。五月己巳，平壤道行軍總管程名振克沙卑城。庚午，次遼澤，瘞隋人戰亡者。乙亥，遼東道行軍總管張君乂有罪伏誅。丁丑，軍于馬首山。甲申，克遼東城。六月丁酉，克白巖城。己未，大敗高麗于安市城東南山，左武衛將軍王君愕死之。……九月癸未，班師。十月丙午，次營州，以太牢祭死事者。丙辰，皇太子迎謁于臨渝關。戊午，次漢武臺，刻石紀功。十一月癸酉，大饗軍于幽州。庚辰，次易州。癸未，平壤道行軍總管張文幹有罪伏誅。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永徽六年（六五五）……二月……乙丑，營州都督程名振、左衛中郎將蘇定方伐高麗。五月壬午，及高麗戰于貴端水，敗之。

顯慶三年（六五八）……六月壬子，程名振及高麗戰于赤烽鎮，敗之。

五年（六六〇）……三月……辛亥，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爲神兵道行軍大總管，新羅王金春秋爲岨夷道行軍總管，率三將軍及新羅兵以伐百濟。……五月……戊辰，定襄都督阿史德樞賓爲沙磧道行軍總管，以伐契丹。……八月庚辰，蘇定方及百濟戰，敗之。……十一月戊戌，蘇定方俘百濟王以獻。……十二月……壬午，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湏江道行軍大總管，蘇定方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以伐高麗。阿史德樞賓及奚、契丹戰，敗之。

龍朔元年(六六一)，正月戊午，鴻臚卿蕭嗣業爲扶餘道行軍總管，以伐高麗。……四月庚辰，任雅相爲浪江道行軍總管，契苾何力爲遼東道行軍總管，蘇定方爲平壤道行軍總管，蕭嗣業爲扶餘道行軍總管，右驍衛將軍程名振爲鏐方道行軍總管，左驍衛將軍龐孝泰爲沃沮道行軍總管，率三十五軍以伐高麗。……八月甲戌，蘇定方及高麗戰于浪江，敗之。二年(六六二)，二月……戊寅，龐孝泰及高麗戰于蛇水，死之。……七月戊子，……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爲熊津道行軍總管，以伐百濟。

麟德二年(六六五)……十月壬戌，帶方州刺史劉仁軌爲大司憲兼知政事。

乾封元年(六六六)……六月壬寅，高麗泉男生請內附，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遼東安撫大使，率兵援之。左金吾衛將軍龐同善、營州都督高侃爲遼東道行軍總管，左武衛將軍薛仁貴、左監門衛將軍李謹行爲後援。……九月，龐同善及高麗戰，敗之。十二月己酉，李勣爲遼東道行臺大總管，率六總管兵以伐高麗。

總章元年(六六八)，正月壬子，劉仁軌爲遼東道副大總管，兼安撫大使、浪江道行軍總管。二月……壬午，李勣敗高麗，克扶餘、南蘇、木底、蒼巖城。……九月癸巳，李勣敗高麗王高藏，執之。十二月丁巳，俘高藏以獻。

咸亨元年(六七〇)……四月……庚午，……高麗酋長鉗牟岑叛，寇邊，左監門衛大將軍

高侃爲東州道行軍總管，右領軍衛大將軍李謹行爲燕山道行軍總管，以伐之。

【新唐書卷四，則天紀】神功元年（六九七）……三月庚子，王孝傑及孫萬斬戰于東硤石谷，敗績，孝傑死之。

長安二年（七〇二）……十二月甲午，魏元忠爲安東道安撫使。

四年（七〇四）……八月庚申，唐休璟兼幽營二州都督、安東都護。

【新唐書卷五，睿宗紀】先天元年（七一二）……六月……甲子，幽州都督孫佺、左驍衛將軍李楷洛、左威衛將軍周以悌及奚戰于冷陁山，敗績。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開元二十年（七三二）……九月乙巳，渤海靺鞨寇登州，刺史韋俊死之。左領軍衛將軍蓋福慎伐之。

天寶十載（七五二）八月，……范陽節度副大使安祿山及契丹戰于吐護真河，敗績。
十四載（七五五），三月壬午，安祿山及契丹戰于潢水，敗之。

【新唐書卷二，禮樂志十一，七頁下】高麗伎有彈箏、搗箏、鳳首箏篥、臥箏篥、豎箏篥。琵琶以蛇皮爲槽，厚寸餘，有鱗甲，楸木爲面，象牙爲捍撥，畫國王形。又有五絃、義鶯笛、笙、葫蘆笙、簫、小箏篥、桃皮箏篥、腰鼓、齊鼓、檐鼓、龜頭鼓、鐵版、貝、大箏篥。胡旋舞，舞者立毬上，旋轉如風。

【新唐書卷二二，禮樂志十一，八頁下】 帝將伐高麗，燕洛陽城門，觀屯營教舞，按新征用武之勢，名曰「一戎大定樂」。舞者百四十人，被五采甲，持槊而舞，歌者和之，曰「八紘同軌樂」，象高麗平而天下大定也。及遼東平，行軍大總管李勣作夷美賓之曲以獻。

【新唐書卷二二，禮樂志十二，四頁上】 周、隋與北齊、陳接壤，故歌舞雜有四方之樂。至唐，東夷樂有高麗、百濟，北狄有鮮卑、吐谷渾、部落稽，南蠻有扶南、天竺、南詔、驃國，西戎有高昌、龜茲、疏勒、康國、安國，凡十四國之樂。而八國之伎，列于十部。

【新唐書卷三二，天文志一，八頁下】 初，貞觀中，「李」淳風撰《法象志》，因《漢書》十二次度數，始以唐之州縣配焉。而一行以爲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尾、箕、析木津也。初尾七度餘二千七百五十秒二十一分，中箕五度，終南斗八度。自渤海、九河之北，得漢河間、涿郡、廣陽及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樂浪、玄菟，古北燕、孤竹、無終、九夷之國。尾得雲漢之末派，龜魚麗焉，當九河之下流，濱于渤、碣，皆北紀之所窮也。箕與南斗相近，爲遼水之陽，盡朝鮮三韓之地，在吳、越東。

【新唐書卷三九，地理志三，一〇頁下】

幽州范陽郡。……縣九。……幽都。望。本薊縣地。隋

於營州之境汝羅故城置遼西郡，以處粟末靺鞨降人。武德元年（六一八）曰燕州，領縣三：遼西、瀘河、懷遠。土貢豹尾。是年省瀘河。六年（六二三）自營州遷于幽州城中。以首領世襲刺史。貞觀元年（六二七）省懷遠。開元二十五年（七三七）徙治幽州北桃谷山。天寶元年（七四二）曰歸德郡。戶二千四十五，口萬一千六百三。建中二年（七八一）爲朱滔所滅，因廢爲縣。……

【新唐書卷三九，地理志三，二頁上】 薊州漁陽郡，下。開元十八年（七三〇）析幽州置。土貢白膠。戶五千三百一十七，口萬八千五百二十一。縣三：有府二，曰瀘陽、臨粟。南二百里有靜塞軍，本障塞軍，開元十九年（七三一）更名。又有雄武軍，故廣漢川也。東北九十里有洪水守捉。又東北三十里有鹽城守捉。又東北渡灤河有古盧龍鎮。又有斗陘鎮。自古盧龍北經九荆嶺，受米城、張洪隘、度石嶺，至奚王帳六百里。又東北行，傍吐護真河五百里至奚、契丹衙帳。又北百里至室韋帳。漁陽，中。神龍元年（七〇五）隸營州。開元四年（七一六）還隸幽州。有平虜渠，傍海穿漕，以避海難。又其北漲水爲溝，以拒契丹。皆神龍中滄州刺史姜師度開。三河，玉田。

營州柳城郡，上都督府。本遼西郡。萬歲通天元年（六九六）爲契丹所陷。聖曆二年（六九九）僑治漁陽，開元五年（七一七）又還治柳城。天寶元年（七四二）更名。土貢人蔘、麝香、豹尾、皮骨髓。戶九百九十七，口三千七百八十九。縣一：有平盧軍，開元初置。東有鎮安軍，本燕郡守捉城。貞元二年（七八六）爲軍。城西四百八十里，有渝關守捉城。又有汝羅、懷遠、巫間、襄平四守捉城。柳

城。中。西北接奚，北接契丹。有東北鎮醫巫閭山祠。又東有碣石山。

安東，上都護府。總章元年（六六八），李勣平高麗國，得城百七十六，分其地爲都督府九，州四十二，縣一百，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城以統之。用其酋渠爲都督、刺史、縣令。上元三年（六七〇）徙遼東郡故城。儀鳳二年（六七七）又徙新城。聖曆元年（六九八）更名安東都督府。神龍元年（七〇五）復故名。開元二年（七二四）徙于平州。天寶二年（七四三）又徙于遼西故郡城。至德後廢。土貢人蔭。有安東守捉。有懷遠軍，天寶二載置。又有保定軍。

【新唐書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一頁上，羈縻州】唐興，初未暇於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諸蕃及蠻、夷稍稍內屬，卽其部落列置州縣，其大者爲都督府，以其首領爲都督、刺史，皆得世襲。雖貢賦，版籍多不上戶部。然聲教所暨，皆邊州都督、都護所領，著于令式。今錄招降開置之目，以見其盛。……突厥之別部及奚、契丹、靺鞨、降胡、高麗隸河北者，爲府十四，州四十六。……號爲羈縻云。

奚，州九，府一。

鮮州。武德五年（六二二）析饒樂都督府置，僑治路之古縣城。縣一，資從。崇州。武德五年（六二二）析饒樂都督府之可汗部落置。貞觀三年（六二九）更名北黎州，治營州之廢陽師鎮，八年（六三二）復故名。後與鮮州同僑治路之古縣城。縣一，昌黎。順化州。縣一，懷遠。歸義州歸德郡。總章中以新羅戶置，僑治良鄉之廣陽

城。縣一，歸義。後廢。開元中，信安王禕降契丹李詩部落五千帳，以其衆復置。

奉誠都督府。本饒樂都督府，唐初置，後廢。貞觀二十二年（六四八），以內屬奚可度者部落更置，並以別帥

五部置弱水等五州。開元二十三年（七三五）更名。領州五：弱水州，以阿會部置。祁黎州，以處和部置。洛

瓌州，以奧失部置。太魯州，以度稽部置。渴野州。以元俟折部置。

契丹，州十七，府一。

玄州。貞觀二十年（六四六），以〔辱〕紇主曲據部落置，僑治范陽之魯泊村。縣一，靜蕃。威州。本遼州，武德二

年（六一九），以內稽部落置，初治燕支城，後僑治營州城中，貞觀元年（六二七）更名。後治良鄉之石窟堡。縣一，威化。

昌州。貞觀二年（六二八），以松漠部落置，僑治營州之靜蕃戍。七年（六三三）徙于三合鎮，後治安次之故常道城。

縣一，龍山。師州。貞觀三年（六二九），以契丹、室韋部落置，僑置營州之廢陽師鎮，後僑治良鄉之東閭城。縣一，陽

師。帶州。貞觀十年（六三六），以乙失革部落置，僑治昌平之清水店。縣一，孤竹。歸順州歸化郡。本彈汗州，

貞觀二十二年（六四八），以內屬契丹別帥析紇便部置。開元四年（七一六）更名。縣一，懷柔。沃州。載初中，析昌

州置。萬歲通天元年（六九六），沒于李盡忠。開元二年（七一四）復置。後僑治劍之南回城。縣一，濱海。信州。萬

歲通天元年，以乙失活部落置，僑治范陽境。縣一，黃龍。青山州。景雲元年（七一〇）析玄州置，僑治范陽之水門

村。縣一，青山。

松漠都督府。貞觀二十二年（六四八），以內屬契丹窟哥部置，其別帥七部，分置峭落等八州。李盡忠叛後廢，

開元二年（七一四）復置。領州八：峭落州，以達稽部置。無逢州，以獨活部置。羽陵州，以芬間部置。
〔白〕〔日〕連州，以突便部置。徒〔何〕〔河〕州，以芮奚部置。萬丹州，以墜斤部置。疋黎州，以伏部置。
赤山州。以伏部分置。

歸誠州。

靺鞨州三，府三。

慎州。武德初，以凍沫烏素固部落置，僑治良鄉之故都鄉城。縣一，逢龍。夷賓州。乾符中，以愁思嶺部落
置，僑治良鄉之古廣陽城。縣一，來蘇。黎州。載初二年（六九〇）析慎州置，僑治良鄉之故都鄉城。縣一，新黎。

黑水州都督府。開元十四年（七二六）置。

渤海都督府。

安靜都督府。

右初皆隸營州都督。李盡忠陷營州，乃遷玄州于徐、宋之境，威州于幽州之境，昌、師、
帶、鮮、信五州于青州之境，崇、慎二州于淄、青之境，夷賓州于徐州之境，黎州于宋州之境，
在河南者十州。神龍初（七〇五），乃使北還。二年（七〇六），皆隸幽州都督府。

降胡，州一。

凜州。天寶初置，僑置范陽境。

右隸幽州都督府。

高麗降戶，州十四，府九。

太宗親征，得蓋牟城，置蓋州；得遼東城，置遼州；得白崖城，置巖州。及師

還，拔蓋、遼二州之人以歸。高宗滅高麗，置都督府九，州四十二，後所存州止十四。初，顯慶五年（六六〇）平百濟，以其地置熊津、馬韓、東明、金連、德安五都督府，並置帶方州。麟德後廢。

南蘇州。蓋牟州。代那州。倉巖州。磨米州。積利州。黎山州。延津州。木底州。

安市州。諸北州。識利州。拂涅州。拜漢州。

新城市都督府。

遼城市都督府。

哥勿州都督府。

衛樂州都督府。

舍利州都督府。

居素州都督府。

越喜州都督府。

去旦州都督府。

建安州都督府。

右隸安東都護府。

【新唐書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一四頁上，羈縻州】一 唐置縻羈諸州，皆傍塞外，或寓名於夷落，而四夷之與中國通者甚衆，若將臣之所征討，勅使之所慰賜，宜有以記其所從出。天寶中，玄宗問諸蕃遠近，鴻臚卿王忠嗣以西域圖對，纔十數國。其後，貞元宰相賈耽，考方域道里之數最詳，從邊州入四夷通譯于鴻臚者，莫不畢紀。其入四夷之路與關戍走集最要者七：一曰營州入安東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雲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鶻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廣州通海夷道。其山川、聚落、封略、遠近，皆槩舉其目，州縣有名而前所不錄者，或夷狄所自名云。

營州西北百里曰松陁嶺，其西奚，其東契丹。距營州北四百里至遼水，營州東百八十里至燕郡城。又經汝羅守捉，渡遼水，至安東都護府五百里，府故漢襄平城也。東南至平壤城八百里；西南至都里海口六百里；西至建安城三百里，故中郭縣也；南至鴨綠江北泊灼城七百里，故安平縣也。自都護府東北經古蓋牟、新城，又經渤海長嶺府千五百里至渤海王城，城臨忽汗海。其西南三十里，有古肅慎城。其北經德理鎮至南黑水靺鞨千里。

登州東北海行，過大謝島、龜欽島、末島、烏湖島三百里，北渡烏湖海，至馬石山東之都里鎮二百里，東傍海壩，過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汪、囊駝灣、烏骨江八百里，乃南傍

海墻，過鳥牧島、貝江口、椒島，得新羅西北之長口鎮。又過秦王石橋、麻田島、古寺島、得物島千里，至鴨淥江唐恩浦口，乃東南陸行七百里至新羅王城。自鴨淥江口舟行百餘里，乃小舫泝流，東北三十里至泊汊口，得渤海之境；又泝流五百里至〔九〕〔丸〕都縣城，故高麗王都；又東北泝流二百里至神州；又陸行四百里至顯州，天寶中王所都；又正北如東六百里至渤海王城。（編者按：夏州道，從略。）

中受降城正北如東八十里有呼延谷，谷南口有呼延柵，谷北口有歸唐柵，車道也，入回鶻使所經。又五百里至鵬鵠泉。又十里入磧，經慶鹿山、鹿耳山、錯甲山，八百里至山鷲子井。又西北經密粟山、達旦泊、野馬泊、可汗泉、橫嶺、綿泉、鏡泊，七百里至回鶻衙帳。又別道自鵬鵠泉北經公主城、眉間城、怛羅思山、赤崖、鹽泊、渾義河、爐門山、木燭嶺，千五里亦至回鶻衙帳。東有平野，西據烏德韃山，南依噶昆水。北六七百里至仙娥河，河北岸有富貴城。又正北如東，過雪山、松樺林及諸泉泊，千五百里至骨利幹。又西十三日行至都播部落。又北六七日，至堅昆部落，有牢山、劍水。又自衙帳東北渡仙娥河，二千里至室韋。骨利幹之東、室韋之西，有鞠部落，亦曰械部落；其東十五日行，有俞折國，亦室韋部落。又正北十日行，有大漢國。又北有骨師國。骨利幹、都播二部落北有小海，水堅時馬行八日可度。海北多大山，其民狀貌甚偉，風俗類骨利幹，晝長而夕短。回鶻有延姪伽水，一曰

延特勒，泊曰延特勒那海。烏德韃山左右噶昆河、獨邏河，皆屈曲東北流，至衙帳東北五百里合流。泊東北千餘里有俱倫泊，泊之四面皆室韋。（編者按：安西、安南、廣州三道，從略。）

【新唐書卷五八，藝文志二，一九頁上】 《奉使高麗記》一卷。……裴矩《高麗風俗》一卷。……顧愔《新羅國記》一卷。大曆中，歸崇敬使新羅，愔爲從事。張建章《渤海國記》三卷。

【新唐書卷六十，藝文志四，二二頁上】 崔致遠《四六》一卷，又《桂苑筆耕》二十卷。高麗人，賓貢及第，高駢淮南從事。

【新唐書卷七八，江夏王道宗傳，二頁上】 帝將討高麗，先遣營州都督張儉輕騎度遼規形勢，儉畏，不敢深入。道宗請以百騎往，帝許之，約其還，曰：「臣請二十日行，留十日覽觀山川，得還見天子。」因秣馬束兵，旁南山入賊地，相易險，度營陣便處。將還，會高麗兵斷其路，更走間道，謁帝如期。帝曰：「賁、育之勇何以過！」賜金五十斤，絹千匹。乃詔與李勣爲前鋒。濟遼，拔蓋牟城。會賊救至，道宗與總管張君乂領騎裁四千，虜十倍，皆欲浚溝保險須帝至。道宗曰：「賊遽來，其兵必疲，我一鼓摧之，固矣。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吾爲前軍，當清道迎乘輿，尙何待！」勣善之。選壯騎數十，突進賊營，左右出入，勣合擊，大破之。帝至，咨美，賜奴婢四十口。乃築拒闔，攻安市城，闔毀，傅城，道宗失部分，反爲賊據。帝斬其果毅傅伏愛，道宗跣行請罪。帝曰：「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

遂置不問。

【新唐書卷九四，薛萬均弟萬徹傳，五頁上】貞觀二十二年（六四八），以青丘道行軍總管帥師三萬伐高麗。次鴨綠水，以奇兵襲大行城。與高麗步騎萬餘戰，斬虜將所夫孫，虜皆震恐，遂傳泊泅城。虜衆三萬來援，擊走之，拔其城。

【新唐書卷九四，薛萬均弟萬備傳，五頁上】以尙輦奉御從伐高麗。李勣圍白巖，虜遣兵萬餘來援，將軍契苾何力以八百騎苦戰，中槊，創甚，爲賊所窘，萬備單騎進救，何力獲免。

【新唐書卷一〇五，李義琰從祖弟義琛傳，一一頁上】初，義琰使高麗，其王據榻召見，義琰不拜，曰：「吾天子使，可當小國之君，柰何倨見我！」王詞屈，爲加禮。及義琛再使，亦坐召之，義琛匍匐拜伏。

【新唐書卷一一〇，契苾何力傳，五頁上】帝征高麗，詔何力爲前軍總管，次白崖城，中賊稍，創甚，帝自爲傅藥。城拔，得刺何力者，高突勃驪，使自殺之，辭曰：「彼爲其主，冒白刃以刺臣，此義士也。犬馬猶報其養，況於人乎！」卒捨之。……顯慶中，爲涇江道行軍大總管，與蘇定方及右驍衛大將軍劉伯英伐高麗，不克。龍朔初，復拜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諸蕃三十五軍進討，帝欲自率師繼之。次鴨綠水，蓋蘇文遣男生以精兵數萬拒險，衆莫敢濟。會冰合，何力引兵譟而濟，賊驚，遂潰，追奔斬首三萬級，餘衆降，男生脫身走，有詔班師。……

未幾，蓋蘇文死，男生爲弟所逐，使子詣闕請降。乃拜何力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安撫大使，經略之，副李勣同趨高麗。勣已拔新城，留何力守。時高麗兵十五萬屯遼水，引靺鞨數萬衆據南蘇城，何力奮擊，破之，斬首萬級，進拔八城。引兵還，與勣會合，攻辱夷、大行二城，克之。進拔扶餘。勣勒兵未進，何力率兵五十萬，先趨平壤，勣繼進。攻凡七月，拔之，虜其王以獻。

【新唐書卷一一〇，黑齒常之傳，六頁下】黑齒常之，百濟西部人。長七尺餘，驍毅有謀略，爲百濟達率兼風達郡將，猶唐刺史云。蘇定方平百濟，常之以所部降。而定方囚老王，縱兵大掠。常之懼，與左右酋長十餘人遁去，嘯合逋亡，依任存山自固，不旬日歸者三萬。定方勒兵攻之，不克，常之遂復二百餘城。龍朔中，高宗遣使招諭，乃詣劉仁軌降。累遷左領軍員外將軍、洋州刺史。

【新唐書卷一一〇，李謹行傳，七頁下】李謹行，靺鞨人。父突地稽，部酋長也，隋末率其屬千餘內附，居營州，授金紫光祿大夫、遼西太守。武德初，奉朝貢，以其部爲燕州，授總管。劉黑闥叛，突地稽身到定州，上書秦王請節度。以戰功，封耆國公，徙部居昌平。高開道以突厥兵攻幽州，突地稽邀擊敗之。貞觀初，進右衛將軍，賜氏李，卒。謹行偉容貌，勇蓋軍中，累遷營州都督。家童至數千，以財自雄，夷人畏之。爲積石道經略大使。論欽陵衆十

萬寇湟中，候邏不知，士樵采半散。謹行聞虜至，即植旗伐鼓，開門以伺，欽陵疑有伏，不敢進。上元三年（六七六），破吐蕃于青海，璽書勞勉，封燕國公。卒，贈幽州都督，陪葬乾陵。

【新唐書卷一一〇，泉男生傳，七頁下】

泉男生字元德，高麗蓋蘇文子也。九歲，以父任

爲先人，遷中裏小兄，猶唐謁者也；又爲中裏大兄，知國政，凡辭令皆男生主之。進中裏位鎮大兄。久之，爲莫離支，兼三軍大將軍，加大莫離支。出按諸部，而弟男建、男產知國事。或曰：「男生惡君等逼己，將除之。」建、產未之信。又有謂男生將不納君。男生遣諜往，男建捕得，即矯高藏命召男生，懼不敢入。男建殺其子獻忠，男生走保國內城，率其衆與契丹、靺鞨兵內附，遣子獻誠訴諸朝。高宗拜獻誠右武衛將軍，賜乘輿馬、瑞錦、寶刀，使還報。詔契苾何力率兵援之，男生乃免，授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兼持節、安撫大使，舉哥勿、南蘇、倉巖等城以降。帝又命西臺舍人李虔繹就軍慰勞，賜袍帶金釵七事。明年，召入朝，詔所過州縣傳舍作鼓吹，右羽林將軍李同以飛騎仗，廷寵遷遼東大都督、玄菟郡公，賜第京師。因詔還軍，與李勣攻平壤，使浮屠信誠內間，引高麗銳兵潛入，禽高藏。詔遣子齋手制金皿，即遼水勞賜。還，進右衛大將軍、卞國公，賜寶器、宮侍女二、馬八十。儀鳳二年（六七七），詔安撫遼東，並置州縣。招流冗，平斂賦，罷力役，民悅其寬。卒年四十六。帝爲舉哀，贈并州大都督。喪至都，詔五品以上官哭之，謚曰襄，勒碑著功。男生純厚有禮，奏對敏辯，

善射藝。其初至，伏斧鑕待罪，帝宥之，世以此稱焉。

【新唐書卷一一〇，泉男生子獻誠傳，八頁下】獻誠，天授中，以右衛大將軍兼羽林衛。武后嘗出金幣，命宰相南北牙羣臣舉善射五輩，中者以賜。內史張光輔舉獻誠，獻誠讓右玉鈐衛大將軍薛吐摩支，摩支固辭。獻誠曰：「陛下擇善射者，然皆非華人，臣恐唐官以射爲恥，不如罷之。」后嘉納。來俊臣嘗求貨獻誠，不答，乃誣其謀反，縊殺之。后後知其寃，贈右羽林衛大將軍，以禮改葬。

【新唐書卷一一一，張儉傳，二頁上】遷營州都督兼護東夷校尉，坐事免，詔白衣領職營州。部與契丹、奚、靺鞨諸蕃切眚。高麗引衆入寇，儉率兵破之，俘斬略盡，復拜營州都督。太宗將征遼東，遣儉率蕃兵先進，略地至遼西，川漲，久未度，帝以畏懦，召還。見洛陽宮，陳水草美惡，山川險易，並久不進狀。帝悅，拜行軍總管，使領諸蕃騎爲六軍前鋒。時高麗侯者言莫離支且至，帝詔儉自新城路邀擊，虜不敢出。儉進，度遼，趨建安城，破賊，斬數千級。累封皖城郡公。後改東夷校尉官爲都護府，即以儉爲都護。

【新唐書卷一一一，蘇定方傳，四頁上】再遷左衛中郎將，與程名振討高麗，破之。……出爲神丘道大總管，率師討百濟。自城山濟海，至熊津口，賊瀕江屯兵，定方出左涯，乘山而陣，與之戰，賊敗，死者數千。王師乘潮而上，舳艫銜尾進，鼓而譟，定方將步騎夾引直趨真

都城。賊傾國來酣戰，破之，殺虜萬人，乘勝入其郭，王義慈及太子隆北走。定方進圍其城，義慈子泰自立爲王，率衆固守。義慈之孫文思曰：「王與太子出，而叔豈得擅爲王？若王師還，我父子安得全！」遂率左右縋城下，人多從之，泰不能止。定方使士登城，建唐旗幟，於是泰開門請命，其將彌植與義慈降，隆及諸城送款，百濟平。俘義慈、隆、泰等獻東都。……未幾，定方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俄徙平壤道，破高麗之衆於湏江，奪馬邑山爲營，遂圍平壤。會大雪，解圍還。

【新唐書 卷一三六，烏承玼傳，七頁上】 渤海大武藝與弟門藝戰國中，門藝來。詔與太僕卿金思蘭發范陽、新羅兵十萬討之，無功。武藝遣客刺門藝於東都。引兵至馬都山，屠城邑。承玼窺要路，暫以大石，亘四百里，虜不得入。於是流民得還，士少休，脫鎧而耕。

【新唐書 卷一四七，王思禮傳，一頁上】 王思禮，高麗人，入居營州。父爲朔方軍將。思禮習戰鬪。……〔至德中〕遷兵部尚書，封霍國公。……上元元年（七六〇）加司空。自武德以來，三公不居宰輔，唯思禮而已。二年（七六一），薨，贈太尉，諡曰武烈。思禮善守計，短攻戰，然持法嚴整，士不敢犯。在太原，器甲完精，儲粟至百萬斛云。

【新唐書 卷一九二，賈循傳，三頁上】 遷靜塞軍營田使。張守珪北伐，次灤河，屬凍泮，欲濟無梁，循揣廣狹爲橋以濟，破虜而還。以功擢游擊將軍、榆關守捉使。地南負海，北屬長

城，林垠岑翳，寇所蔽伏。循調士斬木開道，賊遁去。范陽節度使李適之薦爲安東副大都護。安祿山兼平盧節度，表爲副，遷博陵太守。祿山欲擊奚、契丹，復奏循光祿卿兼副使，知留後。

【新唐書卷一九七，韋丹傳，六頁下】順宗爲太子，以殿中侍御史召爲舍人。新羅國君死，詔拜司封郎中往弔。故事，使外國，賜州縣十官，賣以取貲，號私覲官。丹曰：「使外國不足於資，宜上請，安有買官受錢！」卽具疏所宜費。帝命有司與之，因著令。未行，而新羅立君死。還爲容州刺史。

【新唐書卷二二二，劉忸子濟傳，五頁上】奚數侵邊，濟擊走之，窮追千餘里，至青都山，斬首二萬級。其後又掠檀、薊北鄙，濟率軍會室韋破之。

【新唐書卷二二三，李正己傳，二頁上】李正己，高麗人，爲營州副將。從侯希逸入青州。希逸母卽其姑，故薦爲折衝都尉。

【新唐書卷二二五上，突厥傳，八頁上】頡利之立，用次弟爲延陀設，主延陀部；步利設主靺鞨部；統特勒主胡部；斛特勒主斛薛部。以突利可汗主契丹、靺鞨部，樹牙南直幽州，東方之衆皆屬焉。突利斂取無法，下不附，故薛延陀、奚、靺鞨等皆內屬。

【新唐書卷二二五上，突厥傳，二頁下】左羽林大將軍孫佺等與奚戰冷陁，爲奚所執，獻

諸默啜，默啜殺之。……初，景雲中，默啜西滅娑葛，遂役屬契丹、奚，因虐用其下。……默啜屢擊高麗祿等，詔在所都護、總管，犄角應援，虜勢寢削。其婿高麗莫離支高文簡與……高麗大會高拱毅，合萬餘帳，相踵款邊，詔內之河南。引拜文簡左衛大將軍、遼西郡王，……拱毅左領軍衛將軍兼刺史、平城郡公，將軍皆員外置，賜各有差。

【新唐書 卷二六上，吐蕃傳，四頁下】「上元中，吐蕃攻洮河」帝曰：「朕未始擐甲履軍，往者滅高麗、百濟，比歲用師，中國騷然，朕至今悔之。今吐蕃內侵，盍爲我謀？」

【新唐書 卷二七上，回鶻傳上，二頁下】「貞觀中，可汗吐迷度子婆閏」從討高麗有功。……骨力裴羅立，……「天寶中」斥地愈廣，東極室韋，西金山，南控大漠，盡得古匈奴地。

【新唐書 卷二七上，回鶻傳上，八頁上】「貞元三年（七、八七）」合骨咄祿毗伽可汗……使者獻方物，請和親。……明年，遣宰相跌跌都督等衆千餘，並遣其妹骨咄祿毗伽公主率大會之妻五十人逆主，並納聘。跌跌至振武，爲室韋所鈔，戰死。

【新唐書 卷二七下，回鶻傳下，四頁上】薛延陀……擊思摩，思摩走朔州言狀，且請師。於是詔營州都督張儉統所部，與奚、靺、契丹乘其東。……

【新唐書 卷二七下，回鶻傳下，一〇頁上】白靺，居鮮卑故地，直京師東北五千里，與同羅、僕骨接。避薛延陀，保奧支水、冷陁山。南契丹，北烏羅渾，東靺鞨，西拔野古，地圓表

二千里，山繚其外，勝兵萬人。業射獵，以赤皮緣衣，婦貫銅釧，以子鈴綴襟。其部有三，曰居延，曰無若沒，曰潢水。其君長臣突厥頡利可汗爲俟斤。貞觀中，再來朝。後列其地爲寶顏州，以別部爲居延州，卽用俟斤爲刺史。顯慶五年（六六〇），授會長李含珠爲居延都督。含珠死，弟厥都繼之。後無聞焉。

……太宗時，北狄能自通者，又有烏羅渾，或曰烏洛侯，曰烏羅護，直京師東北六千里而贏，東靺鞨，西突厥，南契丹，北烏丸，大抵風俗皆靺鞨也。烏丸或曰古丸。又有鞠，或曰臧，居拔野古東北。有木無草，地多苔。無羊、馬，人豢鹿若牛馬，惟食苔，俗以駕車。又以鹿皮爲衣，聚木作屋，尊卑共居。又有俞折者，地差大，俗與拔野古相埒，少羊、馬，多貂鼠。又有馱馬者，或曰弊刺，曰遏羅支，直突厥之北，距京師萬四千里。隨水草，然喜居山，勝兵三萬。地常積雪，木不彫。以馬耕田，馬色皆駁，因以名國云。北極於海。雖畜馬而不乘，資湏酪以食。好與結骨戰。人貌多似結骨而語不相通。皆劊髮，樺皮帽，構木類井幹，覆樺爲室。各有小君長，不能相臣也。大漢者，處鞠之北，饒羊、馬，人物頗大，故以自名。與鞠俱鄰於黠戛斯、劍海之瀕。此皆古所未賓者，當貞觀遠永徽，奉貂馬入朝，或一再至。

【新唐書卷二一九，契丹傳，一頁上】

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爲匈奴所破，保鮮卑山。魏

青龍中，部酋比能稍桀驁，爲幽州刺史王雄所殺，衆遂微，逃潢水之南，黃龍之北。至元魏，

自號曰契丹。地直京師東北五千里而贏。東距高麗，西奚，南營州，北靺鞨、室韋，阻冷陁山以自固。射獵，居處無常。其君大賀氏。有勝兵四萬，析八部。臣于突厥，以爲俟斤。凡調發攻戰，則諸部畢會，獵則部得自行。與奚不平，每鬪不利，輒遁保鮮卑山。風俗與突厥大抵略侔。死不墓，以馬車載尸入山，置於樹顛。子孫死，父母旦夕哭，父母死則否，亦無喪期。

武德中，其大酋孫敖曹與靺鞨長突地稽俱遣人來朝，而君長或小入寇邊。後二年，君長乃遣使者上名馬、豐貂。貞觀二年（六二八），摩會來降，突厥頡利可汗不欲外夷與唐合，乃請以梁師都易契丹。太宗曰：「契丹、突厥不同類，今已降我，尙可索邪！師都唐編戶，盜我州部，突厥輒爲助，我將禽之，誼不可易降者。」明年（六二九），摩會復入朝，賜鼓纛，由是有常貢。帝伐高麗，悉發酋長與奚首領從軍。帝還，過營州，盡召其長窟哥及老人，差賜繒采，以窟哥爲左武衛將軍。大會辱紇主曲據又率衆歸，卽其部爲玄州，拜曲據刺史，隸營州都督府。未幾，窟哥舉部內屬，乃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爲使持節、十州諸軍事、松漠都督，封無極男，賜氏李。以達稽部爲峭落州，紇便部爲彈汗州，獨活部爲無逢州，芬間部爲羽陵州，突便部爲日連州，芮奚部爲徒河州，墜斤部爲萬丹州，伏部爲匹黎、赤山二州，俱隸松漠府，卽以辱紇主爲之刺史。窟哥死，與奚連叛。行軍總管阿史德樞寶等執松漠都督阿卜固獻東都。窟哥有二孫：曰枯莫離，爲左衛將軍、彈汗州刺史，封歸順郡王；曰盡忠，爲武衛

大將軍、松漠都督，而敕曹有孫曰萬榮，爲歸誠州刺史。於是營州都督趙文翹驕奢，數侵侮其下，盡忠等皆怨望。萬榮本以待子入朝，知中國險易，挾亂不疑，卽共舉兵殺文翹，盜營州反。盡忠自號無上可汗，以萬榮爲將，縱兵四略，所向輒下。不重浹，衆數萬，妄言十萬。攻崇州，執討擊副使許欽寂。武后怒，詔鷹揚將軍曹仁師、金吾大將軍張玄遇、右武威大將軍李多祚、司農少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擊之。以梁王武三思爲榆關道安撫大使，納言姚璿爲之副。更號萬榮曰萬斬，盡忠曰盡滅。諸將戰西硤石黃麕谷，王師敗績，玄遇、仁節皆爲虜禽。進攻平州，不克。敗書聞，后乃以右武衛大將軍、建安王武攸宜爲清邊道大總管，擊契丹。募天下人奴有勇者，官畀主直，悉發以擊虜。萬榮銜枚夜襲檀州，清邊道副總管張九節募死士數百薄戰，萬榮敗而走山。俄而盡忠死，突厥默啜襲破其部。萬榮收散兵，復振，使別將駱務整、何阿小入冀州，殺刺史陸寶積，掠數千人。武后聞盡忠死，更詔夏官尚書王孝傑、羽林衛將軍蘇宏暉率兵十七萬討契丹，戰東硤石，師敗，孝傑死之。萬榮席已勝，遂屠幽州，攸宜遣將討捕，不能克。乃命右金吾大將軍、河內郡王武懿宗爲神兵道大總管，右肅政臺御史大夫婁師德爲清邊道大總管，右武威衛大將軍沙吒忠義爲清邊中道前軍總管，兵凡二十萬，擊賊。萬榮銳甚，鼓而南，殘瀛州屬縣，恣肆無所憚。於是神兵道總管楊玄基率奚軍掩其尾，契丹大敗，獲何阿小，降別將李楷固、駱務整，收仗械如積。萬榮委軍

走，殘隊復合與奚搏，奚四面攻，乃大潰。萬榮左馳，張九節爲三伏伺之。萬榮窮，與家奴輕騎走路河東，億甚，臥林下，奴斬其首，九節傳之東都，餘衆潰。攸宜凱而還，后喜，爲赦天下，改元爲神功。契丹不能立，遂附突厥。

久視元年（七〇〇），詔左玉鈐衛大將軍李楷固、右武威衛將軍駱務整討契丹，破之。此兩人皆虜善將，嘗犯邊數窘官軍者也，及是有功。開元二年（七一四），盡忠從父弟都督失活以默啜政衰，率部落與頡利發伊健啜來歸，玄宗賜丹書鐵券。後二年，與奚長李大酺皆來，詔復置松漠府，以失活爲都督，封松漠郡王，授左金吾衛大將軍，仍其府置靜析軍，以失活爲經略大使；所統八部，皆擢其酋爲刺史。詔將軍薛泰爲押蕃落使，督軍鎮撫。帝以東平王外孫楊元嗣女爲永樂公主，妻失活。明年（七一八），失活死，贈特進，帝遣使弔祠，以其弟中郎將娑固襲封及所領。明年（七一九），娑固與公主來朝，宴賚有加。有可突于者，爲靜析軍副使，悍勇得衆，娑固欲去之，未決，可突于反，攻娑固。娑固奔營州，都督許欽澹以州甲五百合奚君長李大酺兵共攻可突于，不勝，娑固、大酺皆死。欽澹懼，徙軍入榆關。可突于奉娑固從父弟鬱于爲君，遣使者謝罪，有詔卽拜鬱于松漠郡王，而赦可突于。鬱于來朝，授率更令，以宗室所出女慕容爲燕郡公主妻之。可突于亦來朝，擢左羽林衛將軍。鬱于死，弟吐于嗣，與可突于有隙，不能定其下，攜公主來奔，封遼陽郡王，留宿衛。

可突于奉盡忠弟邵固統衆，詔許襲王。天子封禪，邵固與諸蕃長皆從行在。明年（七二六），拜左羽林衛大將軍，徙王廣化郡，以宗室出女陳爲東華公主，妻邵固。詔官其部酋長百餘人，邵固以子入侍。可突于復來，不爲宰相李元紘所禮，軼去。張說曰：「彼獸心者，唯利是向，且方持國，下所附也，不假以禮，不來矣。」後三年（七三〇），可突于殺邵固，立屈烈爲王，脅奚衆共降突厥，公主走平盧軍，詔幽州長史、知范陽節度事趙含章擊之。遣中書舍人裴寬、給事中薛偁大募壯士，拜忠王浚河北道行軍元帥，以御史大夫李朝隱、京兆尹裴仙先副之，帥程伯獻、張文儼、宋之悌、李東蒙、趙萬功、郭英傑等八總管兵擊契丹。既又以忠王兼河東道諸軍元帥，王不行。以禮部尙書、信安郡王禕持節河北道行軍副元帥，與含章出塞捕虜，大破之。可突于走，奚衆降，王以二蕃俘級告諸廟。明年，可突于盜邊，幽州長史薛楚玉，副總管郭英傑、吳克勤、烏知義、羅守忠率萬騎及奚擊之。戰都山下，可突于以突厥兵來，奚懼，持兩端，衆走險，知義、守忠敗，英傑、克勤死之，殺唐兵萬人。帝擢張守珪爲幽州長史經略之。守珪旣善將，可突于恐，陽請臣而稍趨西北倚突厥。其衙官李過折與可突于內不平，守珪使客王梅陰邀之，以兵圍可突于，過折即夜斬可突于、屈烈及支黨數十人自歸。守珪使過折統其部，函可突于等首傳東都。拜過折北平郡王，爲松漠都督。可突于殘黨擊殺過折，屠其家，一子刺乾走安東，拜左驍衛將軍。二十五年（七三七），守珪討契

丹，再破之。有詔：自今戰有功，必告廟。天寶四載（七四五），契丹大會李懷秀降，拜松漠都督，封崇順王，以宗室出女獨孤爲靜樂公主妻之。是歲，殺公主叛去，范陽節度使安祿山討破之。更封其酋楷落爲恭仁王，代松漠都督。祿山方幸，表討契丹以向帝意。發幽州、雲中、平盧、河東兵十餘萬，以奚爲鄉導，大戰潢水南，祿山敗，死者數千。自是祿山與相侵掠，未嘗解，至其反乃已。

契丹在開元、天寶間，使朝獻者無慮二十。故事以范陽節度爲押奚、契丹使。自至德後，藩鎮擅地，務自安鄴戍，斥候益謹，不生事于邊；奚、契丹亦鮮入寇，歲選酋豪數十入長安朝會，每引見，賜與有秩，其下率數百，皆駐館幽州。至德、寶應時，再朝獻。大曆中十三，貞元間三，元和中七，太和、開成間凡四。然天子惡其外附回鶻，不復官爵渠長。會昌二年（八四二）回鶻破，契丹酋屈戍始復內附，拜雲鷹將軍、守右武衛將軍。於是幽州節度使張仲武爲易回鶻所與舊印，賜唐新印，曰「奉國契丹之印」。

咸通中，其王習爾之再遣使者入朝，部落浸彊。習爾之死，族人欽德嗣。光啓時，方天下盜興，北疆多故，乃鈔奚、室韋，小小部種，皆役服之。因入寇幽、薊，劉仁恭窮師踰摘星山討之。歲燎塞下草，使不得留牧，馬多死。契丹乃乞盟，獻良馬，求牧地，仁恭許之。復敗約入寇。劉守光戍平州，契丹以萬騎入，守光僞與和，帳飲具于野，伏發，禽其大將。羣

胡慟，願納馬五千以贖，不許，欽德輸重賂求之，乃與盟，十年不敢近邊。欽德晚節政不競。其八部大人，法常三歲代，時耶律阿保機建鼓旗爲一部，不肯代，自號爲王而有國，大賀氏遂亡。

【新唐書卷二二九，奚傳，四頁下】奚，亦東胡種，爲匈奴所破，保烏丸山。漢曹操斬其帥蹋頓，蓋其後也。元魏時，自號庫（眞）〔莫〕奚，居鮮卑故地，直京師東北四千里。其地東北接契丹，西突厥，南白狼河，北靺鞨。與突厥同俗，逐水草畜牧，居氍廬，環車爲營。其君長常以五百人持兵衛牙中，餘部散山谷間。無賦入，以射獵爲貲。稼多稌，已穫窖山下。斷木爲臼，瓦鼎爲飢，雜寒水而食。喜戰鬪。兵有五部，部一俟斤主之。其國西抵大洛泊，距回紇牙三千里，多依土護眞水。其馬善登。其羊黑。盛夏必徙保冷陁山，山直媯州西北。至隋始去「庫（眞）〔莫〕」，但曰「奚」。

武德中，高開道借其兵再寇幽州，長史王詵擊破之。太宗貞觀三年（六二九），始來朝。閱十七歲，凡四朝貢。帝伐高麗，大會蘇支從戰有功。不數年，其長可度者內附，帝爲置饒樂都督府，拜可度者使持節、六州諸軍事、饒樂都督，封樓煩縣公，賜李氏。以阿會部爲弱水州，處和部爲祁黎州，奧失部爲洛瓊州，度稽部爲太魯州，元俟折部爲渴野州，各以酋領辱紇主爲刺史，隸饒樂府。復置東夷都護府於營州，兼統松漠、饒樂地，置東夷校尉。顯慶

間，可度者死，奚遂叛。五年（六六〇），以定襄都督阿史德樞賓、左武侯將軍延陀梯真、居延州都督李含珠爲冷陁道行軍總管；明年（六六一），詔尙書右丞崔餘慶持節總護定襄等三都督討之。奚懼，乞降，斬其王匹帝。萬歲通天中（六九六），契丹反，奚亦叛，與突厥相表裏，號兩蕃。

延和元年（七二二），以左羽林衛大將軍幽州都督孫佺、左驍衛將軍李楷洛、左威衛將軍周以悌帥兵十二萬爲三軍，襲擊其部。次冷陁，前軍楷洛與奚酋李大酺戰不利，佺懼，斂軍，詐大酺曰：「我奉詔來慰撫若等，而楷洛違節度輒戰，非天子意，方戮以徇。」大酺曰：「誠慰撫我，有所賜乎？」佺出軍中繒帛、袍帶與之。大酺謝，請佺還師。舉軍得脫，爭先無部伍，大酺兵躡之，遂大敗，殺傷數萬，佺、以悌皆爲虜禽送默啜，害之。朝廷方多故，不暇討。（編者按：「孫佺」，《舊唐書》作「孫儉」。）

玄宗開元二年（七二四），使奧蘇梅落丐降，封饒樂郡王、左金吾衛大將軍、饒樂都督，詔宗室出女辛爲固安公主，妻大酺。明年（七二五），身入朝成昏，始復營州都督府，遣右領軍將軍李濟持節護送。大酺後與契丹可突于鬪死，弟魯蘇領其部，襲王，詔兼保塞軍經略大使。牙官塞默羯謀叛，公主置酒誘殺之，帝嘉其功，賜主累萬。會與其母相告許得罪，更以盛安公主女韋爲東光公主妻之。後三年（七二六），封魯蘇奉誠郡王、右羽林衛將軍。擢其首領無

慮二百人，皆位郎將。久之，契丹可突于反，脅奚衆並附突厥。魯蘇不能制，奔榆關，公主奔平盧。幽州長史趙含章發清夷軍討破之，衆稍自歸。明年（七三二），信安王禕降，其酋李詩、鎖高等部落五千帳，以其地爲歸義州，因以王詩，拜左羽林軍大將軍、本州都督，賜帛十萬，置其部幽州之偏。李詩死，子延寵嗣，與契丹又叛。爲幽州張守珪所困，延寵降，復拜饒樂都督、懷信王，以宗室出女楊爲宜芳公主妻之。延寵殺公主復叛，詔立它酋婆固爲昭信王、饒樂都督，以定其部。安祿山節度范陽，詭邊功，數與慶亂，盛飾俘以獻，誅其君李日越，料所俘驍壯戍雲南。終帝世，凡八朝獻。至德、大曆間十二。貞元四年（七八八），與室韋攻振武。後七年，幽州殘其衆六萬。德宗時兩朝獻。元和元年（八〇六），君梅落身入朝，拜檢校司空、歸誠郡王，以部酋索氏爲左威衛將軍、檀薊州游弈兵馬使，沒辱孤平州游弈兵馬使，皆賜李氏。然陰結回鶻、室韋兵犯西城、振武。大抵憲宗世四朝獻。太和四年（八三〇），復盜邊，盧龍李載義破之，執大將二百餘人，縛其帥茹羯來獻。文宗賜冠帶，授右驍衛將軍。後五年，大首領匿舍朗來朝。大中元年（八四七），北部諸山奚悉叛，盧龍張仲武禽酋渠，燒帳落二十萬，取其刺史以下面耳三百，羊牛七萬，輜貯五百乘獻京師。咸通九年（八六八），其王突董蘇使大都督薩葛入朝。是後契丹方疆，奚不敢亢，而舉部役屬。虜政苛，奚怨之，其酋去諸引別部內附，保媯州北山，遂爲東西奚。

【新唐書卷二一九，室韋傳，六頁下】室韋，契丹別種，東胡之北邊，蓋丁零苗裔也。地據黃龍北，傍獠越河，直京師東北七千里。東黑水靺鞨，西突厥，南契丹，北瀕海。其國無君長，惟大會，皆號莫賀咄，攝斃其部，而附于突厥，小或千戶，大數千戶。濱散川谷，逐水草而處。不稅斂。每弋獵，卽相嘯聚，事畢去，不相臣制，故雖猛悍喜戰，而卒不能爲疆國。剡木爲犁，人挽以耕，田穫甚穡。其氣候多寒，夏霧雨，冬霜霰。其俗，富人以五色珠垂領。婚嫁則男先備女家三歲，而後分以產，與婦共載，鼓舞而還。夫死不再嫁。每部共構大柵，死者實尸其上，喪期三年。土少金鐵，率資於高麗。器有角弓、楛矢，人尤善射。每溽夏，西保賁勃，次對二山。山多草木鳥獸，然苦飛蚤，則巢居以避。酋帥死，以子弟繼，無則推豪桀立之。率乘牛車，遽蔭爲室。度水則束薪爲桴，或以皮爲舟。馬皆草羈繩羈勒。所居或皮蒙室，或屈木以遽蔭覆，徙則載而行。其畜無羊，少馬，有牛不用。有巨豕，食之，韋其皮爲服若席。其語言靺鞨也。分部凡二十餘。曰嶺西部，山北部，黃頭部，疆部也；大如者部，小如者部，婆葛部，訥北部，駱丹部，悉處柳城東北，近者三千、遠六千里而贏。最西有烏素固部，與回紇接，當俱倫泊之西南。自泊而東，有移塞沒部。稍東有塞曷支部，最疆部也，居噶河之陰，亦曰燕支河。益東有和解部，烏羅護部，那禮部，嶺西部。直北曰訥（比）〔北〕支部。北有大山，山外曰大室韋，瀕於室建河。河出俱倫，池而東。河南有蒙兀部，其

北落坦部。水東合那河、忽汗河，又東貫黑水靺鞨，故靺鞨跨水有南北部，而東注於海。獺越河東南亦與那河合，其北有東室韋，蓋烏丸東南鄙餘人也。

貞觀五年（六三二），始來貢豐貂，後再入朝。長壽二年（六九三）叛，將軍李多祚擊定之。景龍初（七〇七），復朝獻，請助討突厥。開元、天寶間，凡十朝獻。大曆中十一。貞元四年（七八八），與奚共寇振武，節度使唐朝臣方郊勞天子使者，驚而走軍，室韋執詔使，大殺掠而去。明年，使者來謝。太和中三朝獻。大中中一來。咸通時，大酋怛烈與奚皆遣使者至京師，然非顯夷。後史官失傳。

【新唐書卷二九，黑水靺鞨傳，七頁下】黑水靺鞨，居肅慎地，亦曰挹婁，元魏時曰勿吉，直京師東北六千里。東瀕海，西屬突厥，南高麗，北室韋。離爲數十部，酋各自治。其著者曰粟末部，居最南，抵太白山，亦曰徒太山，與高麗接，依粟末水以居。水源於山西，北注它漏河。稍東北曰汨咄部。又次曰安居骨部。益東曰拂涅部。居骨之西北曰黑水部。粟末之東曰白山部。部間遠者三四百里，近二百里。白山本臣高麗；王師取平壤，其衆多入唐。汨咄、安居骨等皆奔散，寢微無聞焉，遣人進入渤海。唯黑水完疆，分十六落，以南北稱，蓋其居最北方者也。人勁健，善步戰，常能患它部。俗編髮，綴野豕牙，插雉尾爲冠飾，自別於諸部。性忍悍，善射獵，無憂戚，貴壯賤老。居無室廬，負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

土，如丘冢然。夏出隨水草，冬入處。以溺盪面，於夷狄最濁穢。死者埋之，無棺槨，殺所乘馬以祭。其酋曰大莫拂瞞咄，世相承爲長。無書契。其矢石鏃，長二寸，蓋楷祭遺法。畜多豕，無牛、羊，有車馬。田耨以耕，車則步推。有粟、麥。土多貂鼠、白兔、白鷹。有鹽泉，氣蒸薄，鹽凝樹顛。

武德五年（六二二），渠長阿固郎始來。太宗貞觀二年（六二八）乃臣附，所獻有常，以其地爲燕州。帝伐高麗，其北部反與高麗合。高惠眞等率衆援安市，每戰，靺鞨常居前。帝破安市，執惠眞，收靺鞨兵三千餘，悉坑之。開元十年（七三二），其酋倪屬利稽來朝，玄宗卽拜勃利州刺史。於是安東都護薛泰請置黑水府，以部長爲都督、刺史，朝廷爲置長史監之。賜府都督姓李氏，名曰獻誠，以雲麾將軍領黑水經略使，隸幽州都督。訖帝世，朝獻者十五。大曆世凡七。貞元一來，元和中再。

初黑水西北又有思慕部。益北行十日得郡利部。東北行十日得窟說部，亦號屈設。稍東南行十日得莫曳皆部。又有拂涅、虞婁、越喜、鐵利等部。其地南距渤海，北、東際於海，西抵室韋，南北袤二千里，東西千里。拂涅、鐵利、虞婁、越喜時時通中國，而郡利、屈設、莫曳皆不能自通，今存其朝京師者附左方。拂涅，亦稱大拂涅，開元、天寶間八來，獻鯨睛、貂鼠、白兔皮。鐵利，開元中六來。越喜，七來，貞元中一來。虞婁，貞觀間再來，貞元一來。

後渤海盛，靺鞨皆役屬之，不復與王會矣。

【新唐書卷二一九，渤海傳，八頁下】 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麗者，姓大氏。高麗滅，率衆保挹婁之東牟山。地直營州東二千里，南比新羅以泥河爲境，東窮海，西契丹。築城郭以居。高麗逋殘稍歸之。萬歲通天中，契丹盡忠殺營州都督趙鬮反，有舍利乞乞仲象者，與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麗餘衆東走，度遼水，保太白山之東北，阻奧婁河，樹壁自固。武后封乞四比羽爲許國公，乞乞仲象爲震國公，赦其罪。比羽不受命，后詔玉鈐衛大將軍李楷固、中郎將索仇擊斬之。是時，仲象已死，其子祚榮引殘殘遁去。楷固窮躡，度天門嶺，祚榮因高麗、靺鞨兵拒楷固，楷固敗還。於是，契丹附突厥，王師道絕，不克討。祚榮卽并比羽之衆，恃荒遠，乃建國，自號震國王。遣使交突厥。地方五千里，戶十餘萬，勝兵數萬。頗知書契。盡得扶餘、沃沮、弁韓、朝鮮、海北諸國。中宗時，使侍御史張行岌招慰，祚榮遣子入侍。睿宗先天中，遣使拜祚榮爲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王，以所統爲忽汗州，領忽汗州都督。自是始去「靺鞨」號，專稱「渤海」。

玄宗開元七年（七一九），祚榮死，其國私諡爲高王。子武藝立，斥大土宇，東北諸夷畏臣之，私改年曰仁安。帝賜典冊襲王并所領。未幾，黑水靺鞨使者入朝，帝以其地建黑水州，置長史臨總。武藝召其下謀曰：「黑水始假道於我與唐通。異時請吐屯於突厥，皆先告

我。今請唐官不吾告，是必與唐腹背攻我也。」乃遣弟門藝及舅任雅相發兵擊黑水。門藝嘗質京師，知利害，謂武藝曰：「黑水請吏而我擊之，是背唐也。唐大國，兵萬倍我，與之產怨，我且亡！昔高麗盛時，士三十萬，抗唐爲敵，可謂雄彊，唐兵一臨，埽地盡矣。今我衆比高麗三之一，王將違之，不可。」武藝不從。兵至境，又以書固諫，武藝怒，遣從兄壹夏代將，召門藝將殺之。門藝懼，僂路自歸，詔拜左驍衛將軍。武藝使使暴門藝罪惡，請誅之。有詔處之安西，好報曰：「門藝窮來歸我，誼不可殺，已投之惡地。」并留使者不遣。別詔鴻臚少卿李道邃、源復諭旨。武藝知之，上書斥言「陛下不當以妄示天下」，意必殺門藝。帝怒道邃、復漏言國事，皆左除，而陽斥門藝以報。後十年，武藝遣大將張文休率海賊攻登州，帝馳遣門藝發幽州兵擊之，使太僕卿金思蘭使新羅督兵攻其南。會大寒，雪袤丈，士凍死過半，無功而還。武藝望其弟不已，募客入東都，狙刺於道，門藝格之，得不死。河南捕刺客悉殺之。

武藝死，其國私諡武王，子欽茂立，改年大興。有詔嗣王及所領，欽茂因是赦境內。天寶末，欽茂徙上京，直舊國三百里，忽汗河之東。訖帝世朝獻者二十九。寶應元年（七六二），詔以渤海爲國，欽茂王之，進檢校太尉。大曆中，二十五來，以日本舞女十一獻諸朝。貞元時，東南徙東京。欽茂死，私諡文王。子宏臨早死，族弟元義立，一歲，猜虐，國人殺之，推

宏臨子華興爲王。復還上京，改年中興，死，諡曰成王。欽茂少子嵩鄰立，改年正歷，有詔授右驍衛大將軍，嗣王。建中、貞元間，凡四來。死，諡康王。子元瑜立，改年永德，死，諡定王。弟言義立，改年朱雀，並襲王如故事，死，諡僖王。弟明忠立，改年太始，立一歲死，諡簡王。從父仁秀立，改年建興，其四世祖野勃，祚榮弟也。仁秀頗能討伐海北諸部，開大境界，有功，詔檢校司空，襲王。元和中，凡十六朝獻，長慶四，寶曆凡再。太和四年（八三〇），仁秀死，諡宣王。子新德蚤死，孫彝震立，改年咸和，明年，詔襲爵。終文宗世，來朝十二，會昌凡四。彝震死，弟虔晃立，死，玄錫立。咸通時，三朝獻。

初，其王數遣諸生詣京師太學，習識古今制度。至是，遂爲海東盛國。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以肅慎故地爲上京，曰龍泉府，領龍、湖、渤三州。其南爲中京，曰顯德府，領盧、顯、鐵、湯、榮、興六州。獺、貂故地爲東京，曰龍原府，亦曰柵城府，領慶、鹽、穆、賀四州。沃沮故地爲南京，曰南海府，領沃、晴、椒三州。高麗故地爲西京，曰鴨綠府，領神、桓、豐、正四州；曰長嶺府，領瑕、河二州。扶餘故地爲扶餘府，常屯勁兵扞契丹，領扶、仙二州；鄭頡府，領鄭、高二州。挹婁故地爲定理府，領定、潘二州；安邊府，領安、瓊二州。率賓故地爲率賓府，領華、益、建三州。拂涅故地爲東平府，領伊、蒙、沓、黑、比五州。鐵利故地爲鐵利府，領廣、汾、蒲、海、義、歸六州。越喜故地爲懷遠府，領達、越、懷、紀、富、美、福、

邪、芝九州；安遠府領寧、郿、常四州。又郢、銅、涑三州爲獨秦州。涑州，以其近涑沫江，蓋所謂粟末水也。龍原東南瀕海，日本道也。南海，新羅道也。鴨渌，朝貢道也。長嶺，營州道也。扶餘，契丹道也。

俗謂王曰可毒，夫曰聖，(王)曰基，下其命爲教。王之父曰老王，母太妃，妻貴妃。長子曰副王，諸子曰王子。官有宣詔省：左相、左平章事、侍中、左常侍、諫議居之。中臺省：右相、右平章事、內史、詔誥舍人居之。政堂省：大內相一人，居左右相上；左右司政各一，居左右平章事之下，以比僕射；左右允，比二丞。左六司，忠、仁、義部，各一卿，居司政下；支司，爵、倉、膳部，部有郎中、員外。右六司，智、禮、信部，支司，戎、計、水部；卿郎準左，以比六官。中正臺，大中正一，比御史大夫，居司政下；少正一。又有殿中寺、宗屬寺，有大令。文籍院，有監。令、監皆有少。太常、司賓、大農寺，寺有卿。司藏、司膳寺，寺有令、丞。曹子監，有監長。巷伯局，有常侍等官。其武員有左右猛賁、熊衛、羆衛、南左右衛、北左右衛，各大將軍一，將軍一。大抵憲象中國，制度如此。以品爲秩。三秩以上服紫，牙笏金魚；五品以上服緋，牙笏銀魚；六秩、七秩淺緋衣，八秩綠衣，皆木笏。

俗所貴者曰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柵城之豉，扶餘之鹿，鄭頡之豕，率賓之馬，顯州之布，沃州之繇，龍州之紬，位城之鐵，盧城之稻，湄沱湖之鯽。果有九都之李，樂游之梨。

餘俗與高麗、契丹略等。幽州節度府與相聘問。自營、平距京師蓋八千里而遠，後朝貢至否，史家失傳，故叛附無考焉。

【新唐書卷三二〇，高麗傳，一頁上】高麗，本扶餘別種也，地東跨海距新羅，南亦跨海距百濟，西北度遼水與營州接，北靺鞨。其君居平壤城，亦謂長安城，漢樂浪郡也，去京師五千里而贏，隨山屈繚爲郭，南涯湏水，王築宮其左。又有國內城、漢城，號別都。水有大遼、少遼。大遼出靺鞨西南山，南歷安市城。少遼出遼山西，亦南流。有梁水，出塞外，西行與之合。有馬訾水，出靺鞨之白山，色若鴨頭，號鴨淥水，歷國內城西，與鹽難水合；又西南至安市，入于海。而平壤在鴨淥東南，以巨艦濟人，因恃以爲漸。

官凡十二級。曰大對盧，或曰吐粹；曰鬱折，主圖簿者；曰太大使者；曰帛衣頭大兄。所謂帛衣者，先人也。秉國政，三歲一易，善職則否。凡代日，有不服則相攻，王爲閉宮守，勝者聽爲之。曰大使者，曰大兄，曰上位使者，曰諸兄，曰小使者，曰過節，曰先人，曰古鄒大加。其州縣六十。大城置僣薩一，比都督；餘城置處閭近支，亦號道使，比刺史。有參佐分幹。有大模達，比衛將軍；未客，比中郎將。分五部：曰內部，即漢桂婁部也，亦號黃部；曰北部，即絕奴部也，或號後部；曰東部，即順奴部也，或號左部；曰南部，即灌奴部也，亦號前部；曰西部，即消奴部也。

王服五采，以白羅製冠，革帶皆金釧。大臣青羅冠，次絳羅，珥兩鳥羽、金銀雜釧；衫笏，袴大口，白韋帶，黃革履。庶人衣褐戴弁，女子首巾幘。俗喜奕、投壺、蹴鞠。食用籩豆、簠簋、鬯洗。居依山谷，以草茨屋，惟王宮、官府、佛廬以瓦。襄民盛冬作長坑，熅火以取煖。其治峭法以繩下，故少犯。叛者，叢炬灼體乃斬之，籍入其家；降、敗、殺人及剽劫者，斬；盜者，十倍取償；殺牛馬者，沒爲奴婢。故道不掇遺。婚娶不用幣，有受者，恥之。服父母喪三年，兄弟踰月除。俗多淫祠，祀靈星及日、箕子、可汗等神。國左有大穴曰神隧，每十月，王皆自祭。人喜學，至窮里廝家，亦相矜勉，衢側悉構嚴屋，號局堂，子弟未婚者，曹處誦經、習射。

隋末，其王高元死，異母弟建武嗣。武德初，再遣使入朝。高祖下書脩好，約高麗人在中國者，護送；中國人在高麗者，敕遣還。於是建武悉搜亡命歸有司，且萬人。後三年，遣使者拜爲上柱國、遼東郡王、高麗王，命道士以像法往，爲講《老子》。建武大悅，率國人共聽之，日數千人。帝謂左右曰：「名實須相副。高麗雖臣於隋，而終拒煬帝，何臣之爲？朕務安人，何必受其臣。」裴矩、溫彥博諫曰：「遼東本箕子國，魏、晉時故封內，不可不臣。中國與夷狄，猶太陽於列星，不可以降。」乃止。明年（六二六），新羅、百濟上書言建武閉道，使不得朝，且數侵入。有詔，散騎侍郎朱子奢持節諭和。建武謝罪，乃請與二國平。

太宗已禽突厥頡利，建武遣使者賀，并上封城圖。帝詔廣州司馬長孫師臨蹇隋戰士，毀高麗所立京觀。建武懼，乃築長城千里，東北首扶餘，西南屬之海。久之，遣太子桓權入朝，獻方物。帝厚賜賚，詔使者陳大德持節答勞，且觀釁。大德入其國，厚餉官守，悉得其纖曲。見華人流客者，爲道親戚存亡，人人垂涕，故所至士女夾道觀。建武盛陳兵見使者。大德還奏，帝悅。大德又言，「聞高昌滅，其大對盧三至館，有加禮焉。」帝曰：「高麗地止四郡。我發卒數萬攻遼東，諸城必救，我以舟師自東萊颺海趨平壤，固易。然天下甫平，不欲勞人耳。」

有蓋蘇文者，或號蓋金，姓泉氏，自云生水中，以惑衆。性忍暴。父爲東部大人。大對盧死，蓋蘇文當嗣，國人惡之，不得立。頓首謝衆，請攝職，有不可，雖廢無悔，衆哀之，遂嗣位。殘凶不道，諸大臣與建武議誅之。蓋蘇文覺，悉召諸部，給云大閱兵，列饌具，請大臣臨視。賓至，盡殺之，凡百餘人。馳入宮，殺建武，殘其尸，投諸溝。更立建武弟之子藏爲王，自爲莫離支，專國，猶唐兵部尚書中書令職云。貌魁秀，美須髯，冠服皆飾以金，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使貴人伏諸地，踐以升馬。出入陳兵，長呼禁切，行人畏竄，至投坑谷。帝聞建武爲下所殺，惻然，遣使者持節弔祭。或勸帝可遂討之，帝不欲因喪伐罪，乃拜藏爲遼東郡王、高麗王。帝曰：「蓋蘇文殺君攘國，朕取之易耳，不願勞人，若何？」司空房玄齡曰：

「陛下士勇而力有餘，戰不用，所謂止戈爲武者。」司徒長孫無忌曰：「高麗無一介告難，宜賜書安尉之，隱其患，撫其存，彼當聽命。」帝曰：「善。」會新羅遣使者上書，言高麗、百濟聯和，將見討，謹歸命天子。帝問：「若何而免？」使者曰：「計窮矣，惟陛下哀憐。」帝曰：「我以偏兵率契丹、靺鞨入遼東，而國可紓一歲，一策也。我以絳袍丹幟數千賜而國，至建以陣，二國見，謂我師至，必走，二策也。百濟恃海不脩戎械，我以舟師數萬襲之，而國（汝）（女）君，故爲鄰侮，我以宗室主而國，待安則自守之，三策也。使者計孰取？」使者不能對。於是，遣司農丞相里玄獎以璽書讓高麗，且使止勿攻。使未至，而蓋蘇文已取新羅二城。玄獎論帝旨，答曰：「往隋見侵，新羅乘釁奪我地五百里，今非盡反地，兵不止。」玄獎曰：「往事烏足論邪！遼東故中國郡縣，天子且不取，高麗焉得違詔！」不從。玄獎還奏，帝曰：「莫離支殺君，虐用其下如獲弈，怨痛溢道，我出師無名哉！」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之兵度遼而克，固善；萬分一不得逞，且再用師，再用師，安危不可億。」兵部尙書李勣曰：「不然。曩薛延陀盜邊，陛下欲追擊，魏徵苦諫而止。向若擊之，一馬不生返。後復畔擾，至今爲恨。」帝曰：「誠然，但一慮之失而尤之，後誰爲我計者。」新羅數請援，乃下吳船四百柁輸糧，詔營州都督張儉等發幽、營兵及契丹、奚、靺鞨等出討。會遼溢，師還。莫離支懼，遣使者內金，帝不納。使者又言莫離支遣官五十入宿衛，帝怒責使者曰：「而等委質扼

武，而不伏節死義，又爲逆子謀，不可赦！」悉下之獄。於是，帝欲自將討之，召長安耆老勞曰：「遼東故中國地，而莫離支賊殺其主，朕將自行經略之，故與父老約，子若孫從我行，我能拊循之，毋庸卹也。」卽厚賜布、粟。羣臣皆勸帝毋行，帝曰：「吾知之矣，去本而就末，捨高以取下，釋近而之遠，三者爲不祥，伐高麗是也。然蓋蘇文弑君，又戮大臣以逞，一國之人延頸待救，議者顧未亮耳。」於是北輸粟營州，東儲粟古大人城。帝幸洛陽，乃以張亮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常何、左難當副之，冉仁德、劉英行、張文幹、龐孝泰、程名振爲總管，帥江、吳、京、洛募兵凡四萬，吳艘五百，泛海趨平壤。以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江夏王道宗副之，張士貴、張儉、執失思力、契苾何力、阿史那彌射、姜德本、麴智盛、吳黑闥爲行軍總管，隸之，帥騎士六萬，趨遼東。詔曰：「朕所過營頓毋飭，食毋豐怪，水可涉者勿作橋梁，行在非近州縣，不得令學生耆老迎謁。朕昔提戈撥亂，無盈月儲，猶所嚮風靡，今幸家給人足，祗恐勞於轉餉，故驅牛羊以餉軍。且朕必勝有五：以我大擊彼小，以我順討彼逆，以我安乘彼亂，以我逸敵彼勞，以我悅當彼怨，渠憂不克邪！」又發契丹、奚、新羅、百濟諸君長兵悉入會。

十九年（六四五）二月，帝自洛陽次定州，謂左右曰：「今天下大定，唯遼東未賓，後嗣因士馬盛彊，謀臣導以征討，喪亂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遺後世憂也。」帝坐城門，過兵人人撫

慰；疾病者親視之，敕州縣治療，士大悅。長孫無忌白奏：「天下符魚悉從，而宮官止十人，天下以爲輕神器。」帝曰：「士度遼十萬，皆去家室，朕以十人從，尚惡其多，公止勿言。」帝身屬囊房，結兩籠於鞍。四月，勦濟遼水，高麗皆嬰城守。帝大饗士，帳幽州之南，詔長孫無忌誓師，乃引而東。勦攻蓋牟城，拔之，得戶二萬，糧十萬石，以其地爲蓋州。程名振攻沙卑城，夜入其西，城潰，虜其口八千，游兵鴨綠上。勦遂圍遼東城。帝次遼澤，詔蹙隋戰士露髓。高麗發新城，國內城騎四萬救遼東，道宗率張君乂逆戰。君乂却，道宗以騎馳之，虜兵辟易，奪其梁。收散卒，乘高以望，見高麗陣蹙，急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誅君乂以徇。帝度遼水，徹杠徇，堅志。營馬首山。身到城下，見士填塹，分負之，重者馬上持之。羣臣震惧，爭挾塊以進。城有朱蒙祠，祠有鎖甲、鈇矛，妄言前燕世天所降。方圍急，飾美女以婦神，誣言「朱蒙悅，城必完」。勦列拋車，飛大石過三百步，所當輒潰。虜積木爲樓，結絙罔，不能拒。以衝車撞陣屋，碎之。時百濟上金髮鎧，又以玄金爲山五文鎧，士被以從。帝，與勦會，甲光炫日。會南風急，士縱火焚西南，燔延城中，屋幾盡，人死于燎者萬餘。衆登陣，虜蒙盾以拒，士舉長矛舂之，藺石如雨，城遂潰。獲勝兵萬，戶四萬，糧五十萬石，以其地爲遼州。

初，帝自太子所屬行在舍置一烽，約下遼東舉烽，是日傳燎入塞。進攻白崖城，城負崖

水，險甚，帝壁西北。虜酋孫伐音陰丐降，然城中不能一，帝賜幟，曰：「若降，建于堞以信。」俄而舉幟，城人皆以唐兵登矣，乃降。初，伐音中悔，帝怒，約以虜口畀諸將。及是，李勣曰：「士奮而先，食虜獲也。今城危拔，不可許降，以孤士心。」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戮，略人妻孥，朕不忍。將軍麾下有功者，朕能以庫物賞之，庶因將軍贖一城乎！」獲男女凡萬，兵二千，以其地爲巖州，拜伐音爲刺史。

莫離支以加尸人七百戍蓋牟，勣俘之，請自効。帝曰：「而家加尸，乃爲我戰，將盡戮矣。夷一姓求一人力，不可。」稟而縱之。次安市，於是高麗北部偃薩高延壽、南部偃薩高惠真引兵及靺鞨衆十五萬來援。帝曰：「彼若勒兵連安市，而壁據高山，取城中粟食之，縱靺鞨略吾牛馬，攻之不可下，此上策也。拔城夜去，中策也。與吾爭鋒，則禽矣！」有大對盧爲延壽計曰：「吾聞中國亂，英雄並奮，秦王神武，敵無堅，戰無前，遂定天下，南面而帝，北狄、西戎罔不臣。今掃地而來，謀臣重將皆在，其鋒不可校。今莫若頓兵曠日，陰遣奇兵絕其饗道，不旬月糧盡，欲戰不得，歸則無路，乃可取也。」延壽不從，引軍距安市四十里而屯。帝曰：「虜墮吾策中矣。」命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以突厥千騎營之。虜常以靺鞨銳兵居前，社爾兵接而北。延壽曰：「唐易與耳。」進一舍，倚麓而陣。帝詔延壽曰：「我以爾有疆臣賊殺其主，來問罪；卽交戰，非我意。」延壽謂然，按甲俟。帝夜召諸將，使李勣

率步騎萬五千陣西嶺當賊，長孫無忌、牛進達精兵萬人出虜背狹谷。帝以騎四千偃幟趨虜北山上。令諸軍曰：「聞鼓聲而縱！」張幄朝堂曰：「明日日中，納降虜於此。」是夜，流星墮延壽營。旦日，虜視勦軍少，即戰。帝望無忌軍塵上，命鼓角作，兵幟四合。虜惶惑，將分兵禦之，衆已蹶。勦以步槩擊敗之。無忌乘其後，帝自山馳下。虜大亂，斬首二萬級。延壽收餘衆，負山自固。無忌、勦合圍之，徹川梁，斷歸路。帝按轡觀虜營壘曰：「高麗傾國來，一麾而破，天贊我也。」下馬再拜，謝況于天。延壽等度勢窮，即舉衆降。入轅門，膝而前，拜手請命。帝曰：「後敢與天子戰乎？」惶汗不得對。帝料酋長三千五百人，悉官之，許內徙；餘衆三萬，縱還之；誅靺鞨三千餘人；獲馬、牛十萬，明光鎧萬領。高麗震駭，后黃、銀二城自拔去，數百里無舍煙。乃驛報太子，并賜諸臣書曰：「朕自將若此，云何？」因號所幸山爲駐蹕山，圖破陣狀，勒石紀功。拜延壽鴻臚卿，惠眞司農卿。候騎獲覘人，帝解其縛，自言不食且三日，命飼之，賜以屨，遣曰：「歸語莫離支，若須軍中進退，可遣人至吾所。」帝每營不作塹壘，謹斥候而已；而士運糧雖單騎，虜不敢鈔。帝與勦議所攻，帝曰：「吾聞安市地險而衆悍，莫離支擊不能下，因與之。建安恃險絕，粟多而士少，若出其不意攻之，不相救矣。建安得，則安市在吾腹中。」勦曰：「不然，積糧遼東而西擊建安，賊將梗我歸路，不如先攻安市。」帝曰：「善。」遂攻之，未能下。延壽、惠眞謀曰：「烏骨城偃薩

已耄，朝攻而夕可下。烏骨拔，則平壤舉矣。」羣臣亦以張亮軍在沙城，召之一昔至，若取烏骨，度鴨綠，迫其腹心，計之善者。無忌曰：「天子行師不倣幸，安市衆十萬，在吾後，不如先破之，乃驅而南，萬全勢也。」乃止。城中見帝旌麾，輒乘陣譟，帝怒，勸請破日男子盡誅，虜聞，故死戰。江夏王道宗築距圍攻東南，虜增陣以守。勸攻其西，撞車所壞，隨輒串柵爲樓。帝聞城中鷄彘聲，曰：「圍久，突無黔煙。今鷄彘鳴，必殺以饗士，虜且夜出。」詔嚴兵。丙夜，虜數百人縋而下，悉禽之。道宗以樹枚裹土積之，距圍成，迫城不數丈，果毅都尉傅伏愛守之，自高而排其城。城且頽，伏愛私去所部，虜兵得自頽城出，據而塹斷之，積火繁盾固守。帝怒，斬伏愛。敕諸將擊之，三日不克。有詔，班師，拔遼、蓋二州之人以歸。兵過城下，城中屏息偃旗，會長登城再拜。帝嘉其守，賜絹百匹。

遼州粟尙十萬斛，士取不能盡。帝至渤錯水，阻淖八十里，車騎不通。長孫無忌、楊師道等率萬人，斬樵築道，聯車爲梁，帝負薪馬上助役。十月，兵畢度，雪甚，詔屬燎以待濟。始行，士十萬，馬萬匹，速還，物故裁千餘，馬死十八；船師七萬，物故亦數百。詔集戰骸葬柳城，祭以太牢，帝臨哭，從臣皆流涕。帝總飛騎入臨渝關，皇太子迎道左。初，帝與太子別，御褐袍，曰：「俟見爾乃更袍。」歷二時弗易，至穿穴，羣臣請更服，帝曰：「士皆敝衣，吾可新服邪！」及是太子進絜衣，乃御。遼降口萬四千，當沒爲奴婢，前集幽州，將分賞

士。帝以父子夫婦離析，詔有司以布帛贖之，原爲民，列拜謹舞，三日不息。延壽既降，以憂死，獨惠眞至長安。明年春，藏遣使者上方物，且謝罪，獻二姝口。帝敕還之，謂使者曰：「色者人所重，然愍其去親戚以傷乃心，我不取也。」

初，師還，帝以弓服賜蓋蘇文，受之，不遣使者謝，於是下詔削棄朝貢。又明年（六四七），三月，詔左武衛大將軍牛進達爲青丘道行軍大總管，右武衛將軍李海岸副之，自萊州度海，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右武衛將軍孫貳朗、右屯衛大將軍鄭仁泰副之，率營州都督兵繇新城道以進。次南蘇、木底，虜兵戰不勝，焚其郛。七月，進達等取石城，進攻積利城，斬級數千，乃皆還。藏遣子莫離支高任武來朝，因謝罪。二十二年（六四八），詔右武衛大將軍薛萬徹爲青丘道行軍大總管，右衛將軍裴行方副之，自海道入。部將古神感與虜戰曷山，虜潰。虜乘暝襲我舟，伏兵破之。萬徹度鴨綠，次泊灼城，拒四十里而舍。虜懼，皆棄邑居去。大會所夫孫拒戰，萬徹擊斬之，遂圍城，破其援兵三萬，乃還。帝與長孫無忌計曰：「高麗因吾師之入，戶亡耗，田歲不收，蓋蘇文築城增障，下飢臥死溝壑，不勝敵矣！明年以三十萬衆，公爲大總管，一舉可滅也。」乃詔劔南大冶船，蜀人願輸財江南，計直作舟，舟取縑千二百。巴蜀大騷，邛、眉、雅三州獠皆反，發隴西、峽內兵二萬擊定之。始，帝決取虜，故詔陝州刺史孫伏伽、萊州刺史李道裕儲糧械於三山浦、烏胡島，越州都督治大鱸偶舫

以待。會帝崩，乃皆罷。藏遣使者奉慰。

永徽五年（六五四），藏以靺鞨兵攻契丹，戰新城，大風，矢皆還激，爲契丹所乘，大敗。契丹火野復戰，人死相藉，積尸而冢之。遣使者告捷，高宗爲露布于朝。六年（六五五），新羅訴高麗，靺鞨奪三十六城，惟天子哀救。有詔營州都督程名振、左衛中郎將蘇定方率師討之。至新城，敗高麗兵，火外郭及墟落，引還。顯慶二年（六五八），復遣名振率薛仁貴攻之，未能克。後二年（六六〇），天子已平百濟，乃以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右武衛大將軍蘇定方、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率諸將出沮江、遼東、平壤道討之。龍朔元年（六六一），大募兵，拜置諸將，天子欲自行。蔚州刺史李君球建言：「高麗小醜，何至傾中國事之。有如高麗既滅，必發兵以守，少發則威不振，多發人不安，是天下疲於轉戍。臣謂征之未如勿征，滅之未如勿滅。」亦會武后苦邀，帝乃止。八月，定方破虜兵於沮江，奪馬邑山，遂圍平壤。明年（六六二），龐孝泰以嶺南兵壁蛇水，蓋蘇文攻之，舉軍沒。定方解而歸。

乾封元年（六六六），藏遣子男福從天子封泰山，還而蓋蘇文死，子男生代爲莫離支，與弟男建、男產相怨。男生據國內城，遣子獻誠入朝求救，蓋蘇文弟淨土亦請割地降。乃詔契苾何力爲遼東道安撫大使，左金吾衛將軍龐同善、營州都督高侃爲行軍總管，左武衛將軍薛仁貴、左監門將軍李謹行殿而行。九月，同善破高麗兵，男生率師來會，詔拜同善特

進、遼東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撫大使，封玄菟郡公。又以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兼安撫大使，與契苾何力、龐同善并力。詔獨孤卿雲由鴨綠道，郭待封積利道，劉仁願畢列道，金待問海谷道，並爲行軍總管，受勣節度。轉燕、趙食廩遼東。明年（六六七）正月，勣引道次新城，合諸將謀曰：「新城，賊西鄙，不先圖，餘城未易下。」遂壁西南山臨城，城人縛戍酋出降。勣進，拔城十有六。郭待封以舟師濟海，趨平壤。三年（六六八）二月，勣率仁貴拔扶餘城，它城三十皆納款。同善、偏守新城，男建遣兵襲之。仁貴救偏，戰金山，不勝。高麗鼓而進，銳甚，仁貴橫擊，大破之，斬首五萬級，拔南蘇、木底、蒼岩三城，引兵略地，與勣會。侍御史賈言忠計事還，帝問軍中云何，對曰：「必克。昔先帝問罪，所以不得志者，虜未有豐也。諺曰：『軍無媒，中道回。』今男生兄弟閱狼，爲我鄉導，虜之情僞，我盡知之，將忠士力，臣故曰必克。且《高麗秘記》曰：『不及九百年，當有八十大將滅之。』高氏自漢有國，今九百年；勣年八十矣。虜仍荐飢，人相掠賣，地震裂，狼狐入城，蚘穴於門，人心危駭，是行不再舉矣！」男建以兵五萬襲扶餘，勣破之薩賀水上，斬首五千級，俘口三萬，器械、牛馬稱之。進拔大行城。劉仁願與勣會後期，召還當誅，赦流姚州。契苾何力會勣軍于鴨綠，拔辱夷城，悉師圍平壤。九月，藏遣男產率首領百人樹素幡降，且請入朝，勣以禮見。而男建猶固守，出戰數北。大將浮屠信誠遣諜約內應。五日闔啓，兵諫而入，火其門，鬱焰四興。

男建窘急，自刺，不殊。執藏、男建等，收凡五部，百七十六城，戶六十九萬。詔勳便道獻俘昭陵，凱而還。十二月，帝坐含元殿，引見勳等，數俘于廷。以藏素脅，制赦爲司平太常伯，男產司宰少卿，投男建黔州，百濟王扶餘隆嶺外。以獻誠爲司衛卿，信誠爲銀青光祿大夫，男生右衛大將軍，何力行左衛大將軍，勳兼太子太師，仁貴威衛大將軍。剖其地爲都督府者九，州四十二，縣百，復置安東都護府，擢曾豪有功者授都督、刺史，令與華官參治，仁貴爲都護，總兵鎮之。是歲郊祭，以高麗平，謝成于天。

總章二年（六六九），徙高麗民三萬於江、淮、山南。大長鉗牟岑率衆反，立藏外孫安舜爲王，詔高麗東州道，李謹行燕山道，並爲行軍總管，討之；遣司平太常伯楊昉綏納亡餘。舜殺鉗牟岑走新羅，僞徙都護府治遼東州，破叛兵於安市，又敗之泉山，俘新羅援兵二千。李謹行破之于發盧河，再戰，俘賊萬計。於是平壤殘不能軍，相率奔新羅。凡四年，乃平。始，謹行留妻劉守伐奴城，虜攻之，劉擐甲勒兵守，賊引去，帝嘉之，封燕郡夫人。儀鳳二年（六七七），授藏遼東都督，封朝鮮郡王，還遼東以安餘民，先編僑內州者皆原遣。徙安東都護府於新城。藏與靺鞨謀反，未及發，召還，放邛州，廝其人于河南、隴右，弱寡者留安東。藏以永淳初（六八二）死，贈衛尉卿，葬頴利墓左，樹碑其阡。舊城往往入新羅，遣人散犇突厥、靺鞨，由是高氏君長皆絕。垂拱中（六八六），以藏孫寶元爲朝鮮郡王。聖曆初，進左鷹揚衛

大將軍，更封忠誠國王，使統安東舊部，不行。明年（六九九），以臧子德武爲安東都督。後稍自國。至元和末，遣使者獻樂工云。

【新唐書卷三〇，百濟傳，七頁下】百濟，扶餘別種也，直京師東六千里而瀕，濱海之陽，西界越州，南倭，北高麗，皆踰海乃至，其東新羅也。王居東西二城。官有內臣佐平者，宣納號令；內頭佐平，主帑聚；內法佐平，主禮；衛士佐平，典衛兵；朝廷佐平，主獄；兵官佐平，掌外兵。有六方，方統十郡。大姓有八：沙氏、燕氏、劼氏、解氏、貞氏、國氏、木氏、苜氏。其法：反逆者誅，籍其家；殺人者，輸奴婢三贖罪；吏受賕及盜，三倍償，錮終身。俗與高麗同。有三島生黃漆，六月刺取，瀝色若金。王服大瓊紫袍，青錦袴，素皮帶，烏革履，烏羅冠，飾以金蘂。羣臣絳衣，飾冠以銀蘂。禁民衣絳紫。有文籍，紀時月如華人。

武德四年（六二二），王扶餘璋始遣獻果下馬，自是數朝貢，高祖冊爲帶方郡王、百濟王。後五年，獻明光鎧，且訟高麗梗貢道。太宗貞觀初，詔使者平其怨。又與新羅世仇，數相侵。帝賜璽書曰：「新羅朕蕃臣，王之鄰國。聞數相侵暴，朕已詔高麗、新羅申和。王宜忘前怨，識朕本懷。」璋奉表謝，然兵亦不止。再遣使朝，上鐵甲、雕斧，帝優勞之，賜帛段三千。十五年（六四二），璋死，使者素服奉表曰：「君外臣百濟王扶餘璋卒」。帝爲舉哀玄武門，贈光

祿大夫，賻賜甚厚，命祠部郎中鄭文表冊其子義慈爲柱國，紹王。義慈事親孝，與兄弟友，時號「海東曾子」。

明年（六四二），與高麗連和，伐新羅，取四十餘城，發兵守之。又謀取棠項城，絕貢道。新羅告急，帝遣司農丞相里玄獎齎詔書諭解。聞帝新討高麗，乃間取新羅七城；久之，又奪十餘城，因不朝貢。高宗立，乃遣使者來。帝詔義慈曰：「海東三國，開基舊矣，地固犬牙，比者隙爭侵校無寧歲，新羅高城重鎮皆爲王并，歸窮于朕，丐王歸地。昔齊桓一諸侯，尙存亡國，況朕萬方主，可不卹其危邪！王所兼城宜還之，新羅所俘亦畀還。王不如詔者，任王決戰，朕將發契丹諸國度遼深入。王可思之，無後悔。」

永徽六年（六五五），新羅訴百濟、高麗、靺鞨取北境三十城。顯慶五年（六六〇），乃詔左衛大將軍蘇定方爲神兵道行軍大總管，率左衛將軍劉伯英、右武衛將軍馮士貴、左驍衛將軍龐孝泰，發新羅兵討之。自城山濟海，百濟守熊津口，定方縱擊，虜大敗。王師乘潮帆以進，趨眞都城一舍止，虜悉衆拒，復破之，斬首萬餘級，拔其城。義慈挾太子隆走北鄙，定方圍之。次子泰自立爲王，率衆固守。義慈孫文思曰：「王、太子固在，叔乃自王，若唐兵解去，如我父子何！」與左右縋而出，民皆從之，泰不能止。定方令士超堞立幟，泰開門降。定方執義慈、隆及小王孝演、酋長五十八人，送京師。平其國五部，三十七郡，二百城，戶七

十六萬。乃析置熊津、馬韓、東明、金漣、德安五都督府，擢會渠長治之。命郎將劉仁願守百濟城，左衛郎將王文度爲熊津都督。九月，定方以所俘見，詔釋不誅。義慈病死，贈衛尉卿，許舊臣赴臨，詔葬孫皓、陳叔寶墓左。授隆司稼卿。文度濟海卒，以劉仁軌代之。

璋從子福信嘗將兵，乃與浮屠道琛據周留城反，迎故王子扶餘豐於倭，立爲王；西部皆應，引兵圍仁願。龍朔元年（六六一），仁軌發新羅兵往救。道琛立二壁熊津江，仁軌與新羅兵夾擊之，奔入壁，爭梁墮溺者萬人。新羅兵還，道琛保任孝城，自稱領軍將軍，福信稱霜岑將軍，告仁軌曰：「聞唐與新羅約，破百濟，無老孺皆殺之，畀以國。我與受死，不若戰。」仁軌遣使齎書答說。道琛倨甚，館使者于外，嫚報曰：「使人官小，我國大將，禮不當見。」徒遣之。仁軌以衆少，乃休軍養威，請合新羅圖之。福信俄殺道琛，并其兵，豐不能制。二年（六六二）七月，仁願等破之熊津，拔支羅城，夜薄眞峴。比明，入之，斬首八百級，新羅餉道乃開。仁願請濟師，詔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爲熊津道行軍總管，發齊兵七千往。福信顯國，謀殺豐，豐率親信斬福信，與高麗、倭連和。仁願已得齊兵，士氣振，乃與新羅王金法敏率步騎，而遣劉仁軌率舟師，自熊津江偕進，趨周留城。豐衆屯白江口，四遇皆克，火四百艘。豐走，不知所在。僞王子扶餘忠勝、忠志率殘衆及倭人請命，諸城皆復。仁願勒軍還，留仁軌代守。帝以扶餘隆爲熊津都督，俾歸國平新羅故憾，招還遺人。

麟德二年（六六五），與新羅王會熊津城，刑白馬以盟。仁軌爲盟辭曰：「往百濟先王罔顧逆順，不敦鄰，不睦親，與高麗、倭共侵削新羅，破邑屠城。天子憐百姓無辜，命行人脩好。先王負險恃遐，侮慢弗恭，皇赫斯怒，是伐是夷。但興亡繼絕，王者通制，故立前太子隆爲熊津都督，守其祭祀，附杖新羅，長爲與國，結好除怨，恭天子命，永爲藩服。右威衛將軍、魯城縣公仁願親臨厥盟。有貳其德，興兵動衆，明神監之，百殃是降，子孫不育，社稷無守。世世毋敢犯。」乃作金書鐵契藏新羅廟中。仁願等還，隆畏衆攜散，亦歸京師。儀鳳時，進帶方郡王，遣歸藩。是時新羅疆，隆不敢入舊國，寄治高麗。死，武后又以其孫敬襲王，而其地已爲新羅、渤海靺鞨所分，百濟遂絕。

【新唐書卷二二〇，新羅傳，九頁上】新羅，弁韓苗裔也，居漢樂浪地，橫千里，縱三千里，東拒長人，東南日本，西百濟，南瀕海，北高麗。而王居金城，環八里所，衛兵三千人。謂城爲侵牟羅。邑在內曰喙評，外曰邑勒；有喙評六，邑勒五十二。朝服尙白。好祠山神。八月望日，大宴，賚官吏射。其建官以親屬爲上。其族名第一骨、第二骨以自別。兄弟女、姑、姨、從姊妹皆聘爲妻。王族爲第一骨，妻亦其族，生子皆爲第一骨，不娶第二骨女，雖娶常爲妾媵。官有宰相、侍中、司農卿、太府令，凡十有七等，第二骨得爲之。事必與衆議，號和自，一人異則罷。宰相家不絕祿，奴僮三千人，甲兵、牛、馬、豬稱之，畜牧海中，須食

乃射。息穀米於人，償不滿，庸爲奴婢。王姓金，貴人姓朴，民無氏有名。食用柳栝若銅、瓦。元日相慶，是日拜日月神。男子褐袴。婦長襦，見人必跪，則以手據地爲恭，不粉黛，率美髮以縑首，以珠綵飾之。男子翦髮鬻，冒以黑巾。市皆婦女貿販。冬則作竈堂中，夏以食置冰上。畜無羊，少驢、羸，多馬。馬雖高大，不善行。長人者，人類長三丈，鋸牙鉤爪，黑毛覆身。不火食，噬禽獸，或搏人以食。得婦人以治衣服。其國連山數十里，有峽，固以鐵闔，號關門。新羅常屯弩士數千守之。

初，百濟伐高麗，來請救，悉兵往破之，自是相攻不置。後獲百濟王，殺之，滋結怨。武德四年（六二二），王眞平遣使者入朝，高祖詔通直散騎侍郎庾文素持節答賚。後三年，拜柱國，封樂浪郡王、新羅王。貞觀五年（六三一），獻女樂二。太宗曰：「比林邑獻鸚鵡，言思鄉巧還，況於人乎！」付使者歸之。是歲，眞平死，無子，立女善德爲王，大臣乙祭柄國。詔贈眞平左光祿大夫，賻物段二百。九年（六三五），遣使者冊善德襲父封，國人號聖祖皇姑。

十七年（六四三），爲高麗、百濟所攻，使者來乞師。亦會帝親伐高麗，詔率兵以披虜勢。善德使兵五萬入高麗南鄙，拔水口城，以聞。二十一年（六四七），善德死，贈光祿大夫，而妹眞德襲王。明年（六四八），遣子文王及弟伊贊子春秋來朝，拜文王左武衛將軍，春秋特進。因請改章服，從中國制，內出珍服賜之。又詣國學，觀釋奠、講論，帝賜所製《晉書》。辭歸，

敕三品以上郊餞。

高宗永徽元年(六五〇)，攻百濟，破之。遣春秋子法敏入朝，眞德織錦爲頌以獻，曰：「唐開洪業，巍巍皇猷，止戈成大定，興文繼百王。統天崇雨施，治物體含章，深仁諧日月，撫運邁時康。幡旗旣赫赫，鉦鼓何鏗鏘，外夷違命者，翦覆被天殃。淳風疑幽顯，遐邇競呈祥，四時和玉燭，七耀巡萬方。維岳降宰輔，維帝任忠良，三五成一德，昭我唐家光。」帝美其意，擢法敏太府卿。五年(六五四)眞德死，帝爲舉哀，贈開府儀同三司，賜綵段三百，命太常丞張文收持節弔祭，以春秋襲王。明年(六五五)，百濟、高麗、靺鞨共伐，取其二十城。使者來請救，帝命蘇定方討之，以春秋爲靺夷道行軍總管，遂平百濟。龍朔元年(六六一)，死，法敏襲王，以其國爲雞林州大都督府，授法敏都督。咸亨五年(六七四)，納高麗叛衆，略百濟地，守之。帝怒，詔削官爵，以其弟右驍衛員外大將軍、臨海郡公仁問爲新羅王，自京師歸國。詔劉仁軌爲雞林道大總管，衛尉卿李弼、右領軍大將軍謹行副之，發兵窮討。上元二年(六七五)二月，仁軌破其衆於七重城，以靺鞨兵浮海略南境，斬獲其衆。詔李謹行爲安東鎮撫大使，屯買肖城。三戰，虜皆北。法敏遣使入朝謝罪，貢篚相望。仁問乃還，辭王，詔復法敏官爵。然多取百濟地，遂抵高麗南境矣，置尙、良、康、熊、全、武、漢、朔、溟九州，州有都督，統郡十或二十，郡有太守，縣有小守。開耀元年(六八一)死，子政明襲王，遣使者朝，

巧《唐禮》及它文辭。武后賜吉凶禮並文詞五十篇。死，子理洪襲王。死，弟興光襲王。玄宗開元中，數入朝，獻果下馬，朝霞袖、魚牙袖、海豹皮，又獻二女。帝曰：「女皆王姑姊妹，違本俗，別所親，朕不忍留。」厚賜還之。又遣子弟入太學學經術。帝間賜興光瑞文錦、五色羅、紫繡紋袍、金銀精器；興光亦上異狗馬、黃金、美鬚諸物。

初，渤海靺鞨掠登州，興光擊走之。帝進興光寧海軍大使，使攻靺鞨。二十五年（七三七）死，帝尤悼之，贈太子太保，命邢璣以鴻臚少卿弔祭。子承慶襲王。詔璣曰：「新羅號君子國，知詩書，以卿惇儒，故持節往，宜演經誼，使知大國之盛。」又以國人善棋，詔率府兵曹參軍楊季鷹爲副。國高弈皆出其下，於是厚遣使者金寶。俄冊其妻朴爲妃。承慶死，詔使者臨弔，以其弟憲英嗣王。帝在蜀，遣使泝江至成都朝正月。大曆初，憲英死，子乾運立，甫卅，遣金隱居入朝待命。詔倉部郎中歸崇敬往弔，監察御史陸珽、顧愔爲副，冊受之，並母金爲太妃。會其宰相爭權相攻，國大亂，三歲乃定。於是歲朝獻。建中四年（七八三）死，無子，國人共立宰相金良相嗣。貞元元年（七八五），遣戶部郎中蓋瑱持節命之。是年死，立良相從父弟敬信襲王。十四年（七九八）死，無子，立嫡孫俊邕。明年（七九九），遣司封郎中韋丹持冊；未至，俊邕死，丹還。子重興立。永貞元年（八〇五），詔兵部郎中元季方冊命。後三年，使者金力奇來謝，且言：「往歲冊故主俊邕爲王，母申太妃，妻淑妃。而俊

邕不幸，冊今留省中，臣請授以歸。」又爲其宰相金彥昇、金仲恭、王之弟蘇金、添明丐門戟，詔皆可。凡再朝貢。七年（八一三）死，彥昇立，來告喪，命職方員外郎崔廷弔，且命新王，以妻貞爲妃。長慶、寶曆間，再遣使者來朝，留宿衛。彥昇死，子景徽立。太和五年（八三一），以太子左諭德源寂冊弔如儀。開成初（八三六），遣子義琮謝，願留衛，見聽。明年（八三七），遣之。五年（八四〇），鴻臚寺籍質子及學生歲滿者一百五人，皆還之。

有張保臯、鄭年者，皆善鬪戰，工用槍。年復能沒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角其勇健，保臯不及也。年以兄呼保臯。保臯以齒，年以藝，常不相下。自其國皆來，爲武寧軍小將。後保臯歸新羅，謁其王曰：「遍中國以新羅人爲奴婢，願得鎮清海，使賊不得掠人西去。」清海，海路之要也。王與保臯萬人，守之。自太和後，海上無鬻新羅人者。保臯既貴於其國，年飢寒，客漣水。一日，謂戍主馮元規曰：「我欲東歸，乞食於張保臯。」元規曰：「若與保臯所負何如，奈何取死其手？」年曰：「飢寒死不如兵死快，況死故鄉邪！」年遂去。至，謁保臯，飲之極歡。飲未卒，聞大臣殺其王，國亂無主，保臯分兵五千人與年，持年泣曰：「非子不能平禍難。」年至其國，誅反者，立王以報。王遂召保臯爲相，以年代守清海。會昌後，朝貢不復至。

【新唐書卷二二〇，流鬼傳，二二頁下】

流鬼，去京師萬五千里，直黑水靺鞨東北少海之

北，三面皆阻海，其北莫知所窮。人依嶼散居，多沮澤，有魚鹽之利。地蚤寒，多霜雪，以木廣六寸長七尺，系其上以踐冰，逐走獸。土多狗，以皮爲裘。俗被髮。粟似莠而小，無蔬、蕪、它穀。勝兵萬人。南與莫曳鞮鞞鄰，東南航海十五日行乃至。貞觀十四年（六四〇），其王遣子可也余莫貂皮更三譯來朝，授騎都尉，遣之。

龍朔初，有儋羅者，其王儒李都羅遣使入朝。國居新羅武州南島上，俗朴陋，衣大豕皮，夏居革屋，冬窟室。地生五穀，耕不知用牛，以鐵齒杷土。初附百濟。麟德中，酋長來朝，從帝至太山。後附新羅。

開元十一年（七三三），又有達末婁、達妬二部首領朝貢。達末婁自言北扶餘之裔，高麗滅其國，遣人度那河，因居之，或曰他漏河，東北流入黑水。達妬，室韋種也，在那河陰，（凍）〔凍〕末河之東，西接黃頭室韋，東北距達末婁云。

【新唐書卷二二四上，李懷光傳，七頁下】李懷光，渤海靺鞨人。本姓茹，父常，徙幽州，爲朔方部將，以戰多，賜姓，更名嘉慶。懷光在軍，積勞至開府儀同三司，爲都虞候，勇鷙敢誅殺，雖親屬犯法，無所回貸。節度使郭子儀仁厚不親事，以紀綱委懷光，軍中畏之。

【新唐書卷二二五上，安祿山傳，一頁上】天寶元年（七四二），以平盧爲節度，祿山爲之使，兼柳城太守，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略使。

大唐六典（唐）玄宗撰。

（影印日本近衛刊本）

【大唐六典 卷三，尚書戶部，五頁下】郎中、員外郎，掌領天下州縣戶口之事。凡天下十道，任土所出而爲貢獻之差。……分十道以總之。一曰關內道。……二曰河南道。……遠莫則控海東新羅、日本之貢獻焉。三曰河東道。……四曰河北道。……今懷、衛、相、洛、邢、趙、恆、定、易、幽、莫、瀛、深、冀、貝、魏、博、德、滄、棣、媯、檀、營、平、安東凡二十有五焉。其幽、營、安東各管羈縻州。東並于海，南迫于河，西距太行，恆山，北通渝關、薊門。海在棣、滄、幽、平、營五州之東。……渝關在平州東。薊門在幽州北。其名山有林慮、白鹿、封龍、井陘、碣石之山，恆嶽在焉。林慮在相州西。……碣石在營州東。恆山北岳在定州恆陽縣。其大川有漳、淇、呼池之水。……厥賦絹、綿及絲。厥貢羅、綾、平紬、絲、布、絲紬、鳳翮、葦蓆、墨。恆州貢春羅、孔雀等羅。……滄州章席、柳箱。媯、營、歸順等州麝香。檀州、安東府人參。平州蔓荊子。……安東、單于野馬皮。遠夷則控契丹、奚、靺鞨、室韋之貢獻焉。

【大唐六典 卷三，尚書戶部，二六頁下】凡天下之州府三百一十有五，而羈縻之州蓋八百焉。京兆、河南、太原爲三都。……軍于、軍當作單。安西、安北爲大都護府。安南、安東、北庭爲上都護府。……夏、原、慶、豐、勝、營、松、洮……爲下都督府。……安東、平、營、檀、媯、

蔚、朔、忻、安北、單于、代、嵐、雲、勝、豐、鹽、靈、會、涼、肅、甘、瓜、沙、伊、西、北庭、安西、河、蘭、鄯、廓、疊、洮、岷、扶、柘、維、靜、悉、翼、松、當、戎、茂、嶺、姚、播、黔、驩、容爲邊州。

州。
【大唐六典卷四，尙書禮部，三八頁下】立冬之日，祭北岳恆山於定州，北鎮醫無閭於營

者，蓋三百餘國。今所在者有七十餘蕃。凡四蕃之國，經朝貢已後，自相誅絕及有罪見滅

烏羅護、烏素固、……日本、新羅、大食、吐蕃、波斯、拔汗那、康國、安國……等七十國，各有土境，分爲四蕃焉。

【大唐六典卷五，尙書兵部，一九頁上】秦、成、岷、渭、河、蘭六州有高麗、羗兵。皆令當州

上佐一人專知統押，每年兩度教練，使知部伍，如有緊急，卽令赴援。諸州城傍子弟亦常令教習，每年秋集本軍，春則放散。

【大唐六典卷五，尙書兵部，二〇頁下】凡天下之節度使有八。其一曰關內朔方節度使。……其二曰河東節度使。……其三曰河北幽州節度使，其統有經略、平盧、靜塞、威武、清夷、橫海、高陽、唐興、恆陽、北平十軍，安東鎮守、渝關守捉、北平守捉三使屬焉。其四曰河西節度使。……其五曰隴右節度使。……其六曰劍南節度使。……其七曰磧西節度使。……其八曰嶺南節度使。

【大唐六典 卷一四，太常寺，三五頁上】 凡大燕會、則設十部之伎於庭，以備華夷。一曰燕樂伎。……五曰高麗伎。彈箏、臥箜篌、豎箜篌、琵琶、五絃、笙、橫吹、小箏、篳篥、桃皮箏、腰鼓、齊鼓、擔鼓，員各一，舞四人。

【大唐六典 卷三二，少府，軍器監，三〇頁上】 諸互市監，各掌諸蕃交易之事。……其營州管內蕃馬出貨，選其少壯者，官爲市之。

通 典 (唐)杜佑撰。(十通本)

【通典 卷三二，職官十四，都護，一八六頁】 大唐永徽中，始於邊方置安東、安西、安南、安北四大都護府。……府置都護一人，掌所統諸蕃慰撫、征討、斥埃、安輯蕃人及諸賞罰、叙錄勳功、總判府事。副都護二人，掌貳都護事。……長史、司馬各一人。錄事、功曹、倉曹、戶曹、兵曹、法曹參軍各一人，參軍事三人。

【通典 卷二四六，樂六，四方樂，七六二頁】 高麗樂：工人紫羅帽，飾以鳥羽，黃大袖，紫羅帶，大口袴，赤皮鞋，五色綃繩。舞者：四人椎髻於後，以絳抹額，飾以金璫；二人黃裙襦，赤黃袴，二人赤黃裙襦袴，極長其袖，烏皮鞋；雙雙併立而舞。樂用彈箏一、搗箏一、臥箜篌一、豎箜篌一、琵琶一、五絃琵琶一、義背笛一、笙一、橫笛一、簫一、小篳篥一、大篳篥一、

桃皮箏篋一、腰鼓一、齊鼓一、擔鼓一、貝一。

【通典卷一四六，樂六，四方樂，七六三頁】

宋代得高麗、百濟伎，魏平馮跋亦得之而未

具。周師滅齊，二國獻其樂，合西涼樂，凡七部，通謂之國伎。隋文帝平陳，得清樂及文康禮畢曲，而黜百濟。至煬帝，乃立清樂、龜茲、西涼、天竺、康國、疏勒、安國、高麗、禮畢爲九部。……唐平高昌，盡收其樂，又進譙樂而去禮畢曲。今著令者唯十部。龜茲、疏勒、安國、康國、高麗、西涼、高昌、譙樂、清樂伎、天竺，凡十部。

【通典卷一七八，州郡八，古冀州上，九四九頁】

柳城郡 東至遼河四百八十里，南至海二百六十里，西至北平郡二百里，北至契丹界五十里，東南到安東府二百

七十里，西南到北平郡三百七十里，西北到契丹界七十里，東北到契丹界九十里，契丹衙帳四百里。去西京三千

千里，去東京四千一百一十里。戶八百七十四，口三千。

營州，今理柳城縣。殷時爲孤竹國地。漢徒河縣之青山，在郡城東百九十里。棘城，卽顯瑣之墟，在郡城東南百七十里。春秋時，地屬山戎。戰國時，屬燕。秦并天下，屬遼西郡。二漢及晉皆因之。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所謂福德之地也，乃營制宮廟，改柳城爲龍城，遂遷都龍城，號新宮曰和龍宮。就時，有黑龍、白龍各一，鬪於龍山。就率屬僚觀之，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戲，解角而去。就大悅，號和龍宮。後燕慕容寶、北燕馮跋，相繼都之。至慕容雲，爲馮跋所滅。至馮弘，爲後魏所滅也。後

魏置營州。後周武帝平齊，其地猶爲高寶甯所據。隋文帝時討平寶甯，復以其地爲營州。

煬帝初，州廢，置遼西郡。大唐復爲營州，或爲柳城郡。領縣一：柳城。有龍山。鮮卑山，

在縣東南二百里。棘城之東塞外亦有鮮卑山，在遼西之北一百里。未詳孰是。青山，石門山，白狼山，白狼水。又有

漢扶黎縣故城，在東南。其龍山卽慕容皝祭龍所也。有饒樂水，漢故徒河縣城，和龍城。室韋、靺鞨諸部並在東北，遠

者六千里，近者二千餘里。西北與奚接，北與契丹相接。

【通典卷一八〇，州郡十，古青州，九五八頁】

安東府 東至越喜部落二千五百里，南至柳城郡界九十里，西至契丹界八十里，北至渤海一千九百五十里，東南

到 里，西南到 里，西北到契丹衙帳一千里，東北到契丹界八十里。去西京五千三百

二十里，去東京四千四百四十里。戶 口 。（編者按：原書空白仍舊。）

安東大都護府 舜分青州爲營州，置牧，宜遼水之東是也。春秋及戰國並屬燕。秦、

二漢曰遼東郡，東通樂浪。樂浪，本朝鮮國。漢武帝元封三年，朝鮮人斬其王而降，以其地爲樂浪、元菟等郡。

後又置帶方郡。並在遼水之東。晉囚之，兼置平州。領郡國五，理於此。自後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及其子

康，康子文懿，並擅據遼東，東夷九種皆服事之。魏置東夷校尉，居襄平，而分遼東、昌黎、元菟、帶方、樂浪五郡爲平

州，後遷合幽州。及文懿滅後，有護東（夷）校尉，居襄平。晉咸寧二年，分昌黎、遼東、元菟、帶方、樂浪等郡國五置平

州，以慕容廆爲刺史，遂屬。永嘉之亂，爲衆所推；及其孫備，移都於薊。其後，慕容垂子寶又遷於和龍。後魏時，

高麗國都其地。大唐總章元年（六六八），李勣平高麗，得城百七十六，分其地爲都督府九、州四十二、縣一百，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城以統之，用其酋渠爲都督、刺史、縣令。上元二年（六七五）徙遼東故城。儀鳳二年（六七七）又徙新城。聖歷元年（六九八）更名安東都（護）（督）府。神龍元年（七〇五）復故名。開元二年（七一四）徙於平州。天寶二年（七四三）又徙於遼西故郡城。至德後廢。領羈縻州十四。

【通典卷一八五，邊防一，東夷序略，九八六頁】

東夷《白虎通》云：「夷者，踣也。言無禮儀。」或云：

「夷者，抵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抵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禦。」有九種，曰：吠夷、方夷、千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率皆土著，遲略反。喜飲酒，喜，許利反。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凡蠻、夷、戎、狄總名四夷者，猶公、侯、伯、子、男皆號諸侯也。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叛。其後，至后發即位，賓於王門，獻其樂舞。桀爲暴虐，諸夷內侵。商湯革命，伐而定之。至於仲丁，藍夷作寇。自是或服或叛，三百餘年。武乙衰弊，東夷寢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周初，封商太師國於朝鮮。太師爲周陳《洪範》。其地今安東府之東，悉爲東夷所據。時管、蔡畔周，乃招誘淮夷作亂，周公征定之。其後徐夷僭號，穆王命楚滅之。徐偃王也。至楚靈王會申，亦來同盟。後越遷瑯琊，遂陵暴諸夏，侵滅小國。秦并天下，其淮、泗夷皆散爲人戶。其朝鮮歷千餘年，至漢高

帝時滅。武帝元狩中，開其地置樂浪等郡。至後漢末，爲公孫康所有。魏、晉又得其地。其三韓之地，在海島之上，朝鮮之東南也。百濟、新羅、魏、晉以後分三韓地。新羅又在百濟之東南。倭又在東南，倭、烏和反。隔越大海。夫餘在高麗之北，挹婁之南。其倭及夫餘自後漢、百濟、新羅自魏，歷代並朝貢不絕。而百濟，大唐顯慶中蘇定方滅之。高麗本朝鮮地，漢武置縣，屬樂浪郡，時甚微弱。後漢以後，累代皆受中國封爵。所都平壤城，則故朝鮮國王險城也。後魏、周、齊漸強盛。隋文帝時，寇盜遼西，漢王諒帥兵討之，至遼水，遭癘疫而返。煬帝三度親征：初渡遼水，敗績，再行，次遼水，會楊元感反，奔退，又往，將達涿郡，屬天下賊起及饑饉，旋師。貞觀中，太宗又親征，渡遼，破之。高宗總章初，英國公李勣遂滅其國。古之肅慎，宜卽魏時挹婁。自周初貢楛矢、石磐，楛，音戶。至魏常道鄉公末，東晉元帝初，及石季龍時，始皆獻之。後魏以後曰勿吉國，今則曰靺鞨焉。大抵東夷書文並同華夏。

【通典卷一八五，邊防一，東夷，朝鮮，九八六頁】朝鮮，周封殷之太師之國。太師教以禮義，田蠶，作八條之教，無門戶之閉，而人不爲盜。其後四十餘代，至戰國時，朝鮮侯準亦僭稱王。……（編者按：下文與《漢書·朝鮮傳》略同，從略。）

（編者按：以下濊、馬韓、辰韓、弁辰諸傳，與《後漢書》、《三國志·魏志》、《晉書》略同，從略。）

【通典卷一八五，邊防一，東夷，百濟九八七頁】……（編者按：上文與《北史》及《隋書·百濟傳》略同，從略。）……大唐武德、貞觀中，頻遣使朝貢。顯慶五年（六六〇），遣蘇定方討平之。舊有五部，分統三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萬戶，至是以其地分置熊津、馬韓、東明等五都督府，仍以其酋渠爲都督（府）、刺史，其舊地沒於新羅。城傍餘衆後漸寡弱，散投突厥及靺鞨。其王夫餘崇竟不敢還舊國，土地盡沒於新羅、靺鞨，夫餘氏君長遂絕。

【通典卷一八五，邊防一，東夷，新羅九八八頁】……（編者按：上文與《北史》、《隋書·新羅傳》略同，從略。）……大唐貞觀二十二年（六四八），其王金春秋來朝，拜爲特進。請改章服，以從華制。

（編者按：以下夫餘傳，與《後漢書》、《三國志·魏志》、《晉書》略同，從略。）

【通典卷一八六，邊防二，東夷，高句麗九九二頁】……（編者按：上文與《三國志》、《晉書》、《魏書》、

《北史》、《隋書》略同，從略。）……大唐武德四年（六二二），遣使朝貢。其國建官有九等：其一曰吐粹，昨沒反。舊名大對盧，總知國事；次曰太大兄；次鬱折，之悅反。華言主簿；次太大夫使者；次阜衣頭大兄，東夷相傳所謂阜衣先人者也。以前五官，掌機密，謀政事，徵發兵馬，選授官爵。次大使者；次大兄；次收位使者；次上位使者；次小兄；次諸兄；次過節；次不過節；次先人。又有狀古鄒加，掌賓客，比鴻臚卿，以大夫使者爲之。又有國子博士，太學博士，舍人，通事，典書客，皆以小兄以上爲之。又其諸大城置俾內屋反。薩，比都督；諸城

置處閭近支，比刺史，亦謂之道使。其武官曰大模達，比衛將軍，以卓衣頭大兄以上爲之。次末客，比中郎將，以大兄以上爲之。其次領千人以下，各有差等。又其國有五部，皆貴人之族也。一曰內部，卽後漢時桂婁部也；二曰北部，卽絕奴部也；三曰東部，卽順奴部也；四曰南部，卽灌奴部也；五曰西部，卽消奴部也。碣石山，在漢樂浪郡遂城縣，長城起於此山。今驗長城，東截遼水而入高麗，遺址猶存。按《尚書》云：「夾右碣石入於海。」右碣石卽河赴海處，在今北平郡南二十餘里，則高麗中爲左碣石。又平壤城東北有魯陽山，魯城在其上，西南二十里有葦山，南臨溟水。其大遼水，源出靺鞨國西南山，南流至安市。小遼水，源出遼山，西南流，與大梁水會。大梁水，在國西，出塞外，西南流，注小遼水。馬訾水，則移反。一名鴨綠水，水源出東北靺鞨白山，水色似鴨頭，故俗名之。去遼東五百里，經國內城南，又西與一水合，卽鹽難水也。二水合流，西南至安平城入海。高麗之中，此水最大，波瀾清澈，所經津濟皆貯大船，其國恃此爲天塹。水闊三百步，在平壤城西北四百五十里，遼水東南四百八十里。漢樂浪、元菟郡之地。自後漢及魏，爲公孫氏所據。淵滅，西晉永嘉以後，復陷入高麗。其不耐、屯有、帶方、安市、平郭、安平、居龍、文城，皆漢二郡諸縣，則朝鮮、濊貊、沃沮之地。又遣使請道教，詔沈叔安將天尊像并道士至其國，講五千文，開釋元宗，自是始崇重之，化行於國，有踰釋典。其後東部大人蓋蘇文弑其王高武，其王元在位十八年，高武卽元異母弟。立其姪藏爲主，自爲莫離支。此官總選、兵、

猶吏部、兵部尙書也。於是，號令遠近，遂專國命。蘇文鬚面甚偉，形體魁傑，衣服冠履皆飾以金綵，身佩五刀，常挑臂高步，意氣豪逸，左右莫敢仰視；常令武官、貴人俯伏於地，登背上下馬。七年（六二四）二月，遣使內附，受正朔，請頒麻，許之。八年（六二五）三月，高祖謂羣臣曰：「名實之閒，理須相副。高麗稱臣於隋，終拒煬帝，此亦何臣之有？朕敬於萬物，不欲驕貴。但據有土宇，務共安人，何必令其稱臣，以自尊大？可卽詔述朕此懷也！」裴矩、溫彥博進曰：「遼東之地，周爲太師之國，漢家之元菟郡耳。魏、晉以前，近在提封之內，不可許以不臣。若以高麗抗禮，四夷必當輕漢。且中國之於夷狄，猶太陽之於列星，理無降尊，俯同蕃服。」乃止。貞觀十八年（六四四）二月，太宗謂侍臣曰：「高麗莫離支賊殺其主，盡誅大臣。夫出師弔伐，須有其名。因其殺君虐下，取之爲易。」諫議大夫褚遂良進曰：「兵若度遼，事須剋捷，萬一不獲，無以威柔遠方，必更發怒，再動兵衆。若至於此，安危難測。」太宗然之。兵部尙書李勣曰：「近者薛延陀犯邊，必欲追擊，但爲魏徵苦諫，遂止。向若討伐，無一人生還，可五十年間邊境無事。」至十一月，以刑部尙書張亮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自萊州泛海趨平壤，又以特進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趣遼東，兩軍合勢。三十日，征遼東之兵集於幽州。十九年（六四五），太宗親征，渡遼。四月，李勣攻拔蓋牟城，獲口二萬，以其城置蓋州。勣又攻遼東城，拔之，以其城爲遼州。六月，攻拔白巖城，以

其城爲巖州。遂引軍次安市城，進兵以攻之。會高麗北部僣薩高延壽、南部高慧眞率靺鞨之衆十五萬來援，於安市城東南八里，依山爲陣。上令所司張受降幕於朝堂之側，夜召文武，躬自指揮。是夜，有流星墜賊營中。明日，及戰，大破之。延壽、惠眞率三萬六千八百人來降。上以酋首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遷之內地，餘三萬人，悉放還平壤城；靺鞨三千人并坑之；獲馬五萬匹，牛五萬頭，甲一萬領。因名所幸山爲駐驛山，命許敬宗爲文，勒石以紀其迹。遂移軍於安市城南。久不剋。九月，遂班師。先遣遼、蓋二州戶口渡遼，乃召兵馬，歷於城下而旋。城主升城拜辭，太宗嘉其堅守，賜練百匹，以勵事君者。二十一年（六四七），李勤復大破高麗於南蘇。班師，至頗利城，渡白狼、黃崑二水，皆由膝以下。勦怪二水狹淺，問契丹遼源所在，云：「此二水更行數里，合而南流，卽稱遼水，更無遼源可得也。」旋師之後，更議再行。二十二年（六四八），司空房元齡病亟，乃謂諸子曰：「當今天下清謐，咸得其宜，唯東討不庭，方爲國害。主上含怒意決，臣下莫敢犯顏，吾若不言，可謂銜恨入地。」遂封表切諫曰：「臣聞：『兵惡不戢，武貴止戈。』當今聖化所覃，無遠不服，自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皆能制之。詳觀古今，爲中國患害，無過突厥，遂能坐運神冊，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衛，執戟行閑。其後，延陀鷓張，尋就夷滅，鐵勒慕義，請置州縣，沙漠之北，萬里無塵。至如高昌叛渙於流沙，吐渾首

竄於積石，偏師薄伐，俱從平蕩。高麗逋誅，莫能討擊。陛下責其逆亂，殺主虐人，親總六軍，問罪遼、碣，未經旬日即拔遼東，此聖主之所自知，微臣安敢備說。且陛下仁風被於率土，孝德彰於配天，兼衆美而有之，靡不畢具，微臣深爲陛下惜之、重之、愛之、寶之。《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由是言之，進有退之義，存是亡之機，得有喪之理，老臣所以爲陛下惜之，蓋謂此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臣謂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彼高麗者，邊夷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禮，古來以魚鼈畜之，宜從闕略，若必欲絕其種類，深恐獸窮則搏。且陛下每決死囚，必命三覆，進素食，停音樂，蓋以人命所重，感動聖慈。況今兵士之徒，無一罪戾，無故驅之於遼城之間，委之於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婦、慈母，覩轉車而掩泣，抱枯骨而摧心，足以變動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之冤痛也。伏願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之戒，以保萬代巍巍之名，許高麗自新，罷應募之限，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老病三公，朝夕入地，謹罄殘魂餘息結草之誠。儻蒙錄此哀鳴，卽臣死且不朽。」蓋蘇文死，其子男生嗣立，爲其弟男建所逐，使其子獻誠詣闕。高宗總章元年（六六八），遣司空李勣伐高麗，破其都平壤城，擒其王高藏并男建等，平其國，下城百七十，戶六十九萬七千。二年（六六九），移高麗戶二萬八千三百，配江淮、嶺南、山

南、京西。咸亨元年（六七〇）四月，其餘類有會長鉗牟岑者，率衆叛，立高藏外孫安舜爲王，令左衛大將軍高侃討平之。其後，餘衆不能自保，散投新羅、靺鞨，舊國土盡入於靺鞨，高氏君長遂絕。武太后聖歷（六九九）二年，鸞臺侍郎、平章事狄仁傑上表，請捐安東，復其君長，曰：「臣聞先王疆理天下，皆是封域之內，制井田，出兵賦。其有逆命者，因而誅焉，罪其君，弔其人，存其社稷，不奪其財，非欲土地之廣，非貪玉帛之貨。至漢孝武，籍四帝之資儲，於是定朝鮮，討西域，平南越，擊匈奴，府庫皆空，賊盜蜂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於道路萬計。於是權酷市利，算及舟車，籠天下貨財，而財用益屈。末年覺悟，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民侯，然而漢室中分，蓋由此起，豈不戒哉！人有四支者，所以捍頭目也；君有四方者，所以衛中國也。然以蝮蛇在手，旣以斷節全身，狼戾一隅，亦宜棄之存國。漢元帝罷珠崖之郡，宣帝棄車師之田，非惡多而好少也，知難卽止，是爲愛人。今以海中分爲兩運，風波漂蕩，沒溺至多，準兵計糧，猶苦不足。且中國之與蕃夷，天文自隔。遼東所守，已是石田，靺鞨遐方，更爲雞肋。今欲肥四夷而瘠中國，恐非通典。且得其地不足以耕織，得其人不足以賦稅。臣請罷薛訥，廢安東鎮，三韓君長，高氏爲其主。願陛下興存亡繼絕之義，復其故地，此之美名，高於堯舜遠矣。」

（編者按：以下沃沮、挹婁、勿吉諸傳，與《後漢書》、《三國志》、《晉書》、《魏書》、《北史》略同，從略。）

【通典 卷二〇〇，邊防十六，北狄，庫莫奚一〇八三頁】……（編者按：上文與《魏書》、《隋書》、

《北史》畧同，從畧。）……大唐開元五年（七二七）二月，奚首領李大酺入朝，封從外甥女辛氏爲

固安公主以妻之。八年（七二〇），大酺斃死，共立其弟魯蘇爲主，詔仍以固安公主爲妻。時

魯蘇牙官塞默羯謀害魯蘇，翻歸突厥，公主密知之，遂設宴誘執而殺之。上嘉其功，賞賜累

萬。公主嫡母妬主榮寵，乃上書〔云〕主是庶女，此實欺罔稱嫡，請更以所生女嫁與魯蘇。

上怒，令與魯蘇離婚，又封成安公主女嬌氏爲東光公主，以妻魯蘇。

【通典 卷二〇〇，邊防十六，北狄，契丹 一〇八三頁】……（編者按：上文與《魏書》、《隋書》、

《北史》畧同，從畧。）……大唐貞觀二十二年（六四八）十一月，契丹帥窟哥率其部內屬，以契丹部

爲松漠都督府，拜窟哥爲持節、十州諸軍事、松漠都督，於營州兼置東夷都護，以統松漠、饒

樂之地，罷護東夷校尉官。武太后萬歲通天元年（六九〇），五月，窟哥曾孫松漠都督 纒摩松漠都

護府，屬今柳城郡。李盡忠與其妻兄歸誠州刺史孫萬榮殺都督趙文翻，舉兵反，陷營州，今柳城。

自號可汗。命左鷹揚將軍曹仁師、右金吾將軍張元遇、右武威大將軍李多祚、司農少卿麻

仁節等二十八將討之，遇賊於西硤石黃疊谷，官軍敗績，元遇、仁節沒於賊。李盡忠死，孫

萬榮代領其衆，攻陷冀州，今信都郡。刺史陸寶積死之，又陷瀛州屬縣。今河間郡。又遣夏官尚

書、同鳳閣鸞臺三品王孝傑與蘇宏暉率兵十八萬，與孫萬榮戰於東硤石，官軍又大敗，孝傑

沒於陣，宏暉棄甲而遁。又命河內王武懿宗爲大總管，右肅政御史大夫婁師德爲副，沙叱忠義爲前軍，率兵二十萬以討之。萬榮爲其家奴所殺，其黨遂潰。開元五年（七二七），十一月，封宗室女爲永樂公主，出降契丹松漠王李失活。十年（七三二）閏五月，敕餘姚公主女慕容氏封爲燕郡公主，出降松漠郡王李（漢）鬱于。

【通典卷二〇〇，邊防十六，北狄，室韋，一〇八三頁】……（編者按：上文與《魏書》、《隋書》、《北史》畧同，從畧。）……大唐所聞，有九部焉，屢有朝貢。所謂嶺西室韋、北室韋、黃頭室韋、大如者室韋、小如者室韋、納婆高室韋、達木室韋、駱駝室韋，並在柳城郡之東北，近者三千五百里，遠者六千八百里。

（編者按：以下地豆于傳，與《北史》畧同，從畧。）

【通典卷二〇〇，邊防十六，北狄，烏落侯，一〇八四頁】烏落侯，亦曰烏羅渾國，後魏通焉，在地豆于之北。其土下濕，多霧氣而寒，冬則穿地爲室，夏則隨原阜。多豕，有穀、麥。無大君長，部落莫弗皆代爲之。其俗細髮、皮服，以珠爲飾。人尙勇，不爲姦竊，故慢藏野積而無寇盜。好獵射。樂有胡空侯，木槽革面而九弦。其國西北有貌水，東流合於難水，東入於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己尼大水，所謂北海也。太武帝眞君四年（（）來朝，稱其國西北有魏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十四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人多祈

請。太武帝遣中書侍郎李敞告祭焉，刻祝文於石室之北而還。大
唐貞觀六年（六三二），遣使朝貢，云烏羅渾國亦謂之烏護，乃言訛也。東與靺鞨，南與契丹，北與烏丸爲鄰。風俗與靺鞨同。

【通典卷二〇〇，邊防十六，北狄，驅度寐，一〇八四】驅度寐，隋時聞焉，在室韋之北。其人甚長，而衣短，不索髮，皆裹頭，居土窟中。唯有豬，更無諸畜。人輕捷，一跳三丈餘。又能立浮，臥浮，履冰沒腰，與陸走不別。數乘大船至北室韋抄掠。無甲冑，以石爲矢鏃。

【通典卷二〇〇，邊防十六，北狄，靺鞨，一〇八四頁】靺鞨，匈奴之別種，隋時通焉。與靺鞨爲鄰，理黃水北，亦鮮卑故地。勝兵萬餘人。習俗與突厥略同。亦臣於頡利。其渠帥號爲俟斤。大唐貞觀中，遣渠帥內附。

【通典卷二〇〇，邊防十六，北狄，流鬼，一〇八四頁】流鬼，在北海之北。北至夜叉國，餘三面皆抵大海。南去莫設靺鞨船行十五日。無城郭，依海島散居。掘地深數尺，兩邊斜豎木構爲屋。人皆皮服，又狗毛雜麻爲布而衣之。婦人冬衣豕鹿皮，夏衣魚皮，制與獠同。多沮澤，有鹽魚之利。地氣迥寒，早霜雪。每堅冰之後，以木廣六寸、長七尺，施繫其上，以踐層冰，逐及奔獸。俗多狗。勝兵萬餘人，無相敬之禮，官僚之法。不識四時節序。有他盜入境，乃相呼召。弓長四尺餘，箭與中國同，以骨石爲鏃。樂有歌舞。死解封樹，哭之三

年，無餘服制。靺鞨有乘海至其國貿易，陳國家之盛業，於是其君長孟犇遣其子可也余志，以唐貞觀十四年（六四〇）三譯而來朝貢。初至靺鞨，不解乘馬，上卽顛墜。其長老人傳言，其國北一月行，有夜叉，人皆豕牙翹出，噉人。莫有涉其界，未嘗通聘。

唐會要

（宋）王溥撰。

（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

【唐會要卷三六，附學讀書，四頁上】開成元年（八三六）六月，勅新羅宿衛生王子金義宗等所請留住學生員，仰准舊例留二人，衣糧准例支給。

二年（八三七）三月，渤海國隨賀正王子大俊明並入朝學生共一十六人，勅渤海所請生徒習學，宜令青州觀察使放六人到上都，餘十人勒回。又新羅差入朝宿衛王子，並准舊例，割留習業學生並及先住學生等共二百十六人，請時服糧料，又請舊住學習者放還本國。勅新羅國學生內，許七人，准去年八月勅處分，餘時服、馬畜、糧料等，既非舊例，並勒還蕃。

【唐會要卷五七，翰林院，一〇頁下】乾寧二年（八九五）十月，賜渤海王大瑋階勅書，翰林稱加官合是中書撰書意，諮報中書。

【唐會要卷七三，安東都護府，二三頁下】總章元年（六六八）九月十四日，遼東道行軍總管、司空李勣平遼東。其高麗舊有五部，一百七十六城，六十九萬七千戶，至十二月七日，

分高麗地爲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縣，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城以統之，擢其會渠爲都督及刺史，縣令，與華人參理，以右武衛將軍薛仁貴檢校安東都護，總兵二萬以鎮之。至咸亨元年（六七〇）四月，高麗餘衆有會長劍牟岑者，率衆叛，立高藏外孫安舜爲主，詔左衛大將軍高侃討平之。至上元三年（六七六）二月二十八日，移安東都護府於遼東故城，先有華人任官者，悉罷之。至儀鳳二年（六七七）二月二日，移安東都護府於新城安置，仍令特進充使鎮府。至聖歷元年（六九八）六月三十日，改安東都護府爲安東都督府，以右武衛大將軍高德武爲都督，自是高麗舊戶分散，多投突厥及靺鞨，高氏君長遂絕，其地並沒於諸蕃。二年（六九九），鸞臺侍郎狄仁傑上表，請收安東，復其君長，曰：「臣聞先王疆理天下，以爲民極，皆是封域之內，樹之風聲，於是制井田，出兵賦。其逆命者，因而誅焉，罪其君，弔其民，存其社稷，不奪其財，非欲土地之廣也，非貪玉帛之貨也。至漢孝武皇帝，逞高祖之宿憤，藉四帝之資儲，於是定朝鮮，討西域，平南越，擊匈奴，府庫皆空，盜賊蜂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於道路者萬計。於是權酤市利，算及舟車，籠天下貨財，而財用益屈。末年覺悟，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民侯，然而漢室中衰，釁由此起。不可與覆車同軌，豈不戒哉！人有四肢者，所以捍頭目也，君有四方者，所以衛中國也，然以蝮蛇在手，既以斷節全身，狼戾一隅，亦且棄之存國。漢元帝罷珠崖之郡，宣帝棄車師之田，非惡多而好省也，知難則止，是爲愛人。今海中分爲

兩運，風波飄蕩，沒溺至多，准兵計糧，猶且不足。中國之與蕃夷，天文自隔，遼東所守，已是石田，韎鞞遐方，更爲雞肋，弱枝強幹，有國通規，今欲肥四夷而瘠中國，恐非通典。且得其地不足以耕織，得其人不足以賦稅，此乃前王之所棄，陛下勞師而取之，恐非天意。臣請罷薛仁貴，廢安東鎮。陛下允臣所請，卽天啓其謀，非人力也。三韓君長，高氏誠爲其主，願陛下以存亡繼絕之義，復其故地，此之美名，高於堯、舜遠矣。」

【唐會要卷七三，安東都護府，一五頁下】神龍元年（七〇五）二月四日，改安東都督爲安東都護府。

【唐會要卷七三，安東都護府，一五頁下】開元二年（七二四）十月二十四日，改平州爲安東都護府，以許欽湊爲之。

【唐會要卷七三，營州都督府，一六頁上】貞觀二十二年（六四八）十一月二十三日，契丹酋長窟哥、奚帥可度者，並率其部內屬。以契丹部爲松漠都督府，拜窟哥爲持節、十州諸軍事、松漠都督（府），又以其別帥達稽部置峭落州，紇便部置彈汗州，獨活部置無逢州，芬間部置羽陵州，突便部置日蓮州，芮奚部置徒河州，隆斤部置萬丹州，出伏部置匹黎、赤山二州，各以其酋長辱紇主爲刺史，俱隸松漠焉。以奚部置饒樂都督府，拜可度者爲持節、六州諸軍事、饒樂都督（府），又以別帥阿會部置弱水州，處和部置祁黎州，奧失部置洛瓌州，度

稽部置太魯州，元俟析部置渴野州，亦各以其酋長辱紇主爲刺史，俱隸於饒樂焉。二十三年（六四九），於營州兼置東夷都護，以統松漠、饒樂之地，罷置護東夷校尉官。

【唐會要卷七三，營州都督府，一六頁下】萬歲通天（五）〔元〕年五月，窟哥孫松漠都督李盡忠與其妻兄歸誠州刺史孫萬榮，殺營州都督趙文翽，舉兵反，攻陷營州。其後營州都督寄置於幽州漁陽城。至開元五年（七一七）三月，奚、契丹等款附，上欲復營州於舊城，宋璟固爭以爲不可，獨宋慶禮盛陳其利，乃詔慶禮充使，于柳城築營州，三旬而畢，遂兼營州都督，開屯田八十餘所。

【唐會要卷七三，營州都督府，一七頁上】開元十一年（七三三）三月六日，營州玉田、漁陽兩縣卻隸幽州，安東都護府卻歸燕郡，平州依舊置。

【唐會要卷八六，奴婢，三頁下】長慶元年（八二二）三月，平盧軍節度薛萃奏：「應有海賊該掠新羅良口，將到當管登萊州界及緣海諸道賣爲奴婢者。伏以新羅國雖是外夷，常稟正朔，朝貢不絕，與內地無殊。其百姓良口等，常被海賊掠賣，於理實難。先有制勅禁斷。緣當管久陷賊中，承前不守法度。自收復已來，道路無阻，遞相販鬻，其弊尤深。伏乞特降明勅，起今已後，緣海諸道應有上件賊該賣新羅國良人等，一切禁斷。請所在觀察使嚴加捉搦，如有違犯，便準法斷。」勅旨：「宜依」。

【唐會要卷八六，奴婢，四頁上】「長慶」三年（八二三）正月，新羅國使金柱弼進狀：「先蒙恩勅，禁賣良口，使任從所適。有老弱者栖栖無家，多寄傍海村鄉，願歸無路。伏乞牒諸道傍海州縣，每有船次，便賜任歸，不令州縣制約。」勅旨：「禁賣新羅，尋有正勅。所言如有漂寄，固合任歸，宜委所在州縣切加勘會，責審是本國百姓，情願歸者，方得放回。」

【唐會要卷八六，奴婢，四頁下】太和二年（八二八）十月，勅：「嶺南、福建、桂管、邕管、安南等道百姓，禁斷掠買餉遺良口，前後制勅，處分重疊，非不明白。衛中行、李元志等雖云買致，數實過多，宜各令本道施行，准元和四年（八〇九）閏三月五日及八年（八一三）九月十八日勅文，切加約勒。」仍逐管各差判官奏當司應管諸司所有官戶奴婢等，「據要典及令文，有免賤從良條。近年雖赦勅，諸司皆不爲論，致有終身不霑恩澤。今請諸司諸使各勘官戶奴婢，有廢疾及年近七十者，請准各令處分。其新羅奴婢，伏准長慶元年（八二二）三月十一日勅，應有海賊該掠新羅良口，將到緣海諸道賣爲奴婢，並禁斷者；雖有明勅，尙未止絕。伏請申明前勅，更下諸道切加禁止。」勅旨：「宜依。」

【唐會要卷九五，高句麗，六頁上】高句麗者，出自扶餘氏。其後有朱蒙孫莫來，因滅扶餘，都平壤，卽元菟之故地。俗頗知書記，恆西與中國通。

武德七年（六二四）二月七日，遣使內附，受正朔，請頒曆，許之。

八年（六二五）三月十一日，高祖謂羣臣曰：「名實之間，理須相副。高麗稱臣於隋，終拒煬帝。何必令其稱臣，以自尊大？可卽詔述朕此懷也。」裴矩、溫彥博進曰：「遼東之地，周爲箕子之國，漢家元菟郡耳。魏、晉以前，近在提封之內，不可許以不臣。若與高麗抗禮，四夷必當輕漢。且中國之於夷狄，猶太陽之於列星，理無降尊，俯同藩服。」乃止。

貞觀十八年（六四四）二月，太宗謂侍臣曰：「高麗莫離支賊殺其主，盡誅大臣，用刑有同坑穽。夫出師弔伐，須有其名，因其殺虐下人，取之爲易。」諫議大夫褚遂良進曰：「兵若渡遼，事須剋捷，萬一不獲，無以威示遠方，必更發怒，再動兵衆。若至於此，安危難測。」太宗然之。兵部尙書李勣曰：「近者，延陀犯邊，陛下必欲追擊，但爲魏徵之諫，所以遂用其言，此之失機，亦由徵之誤計。倘若仰申聖策，延陀無一人生還，可五十年間邊境無事。」至十一月十六日，以刑部尙書張亮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自萊州泛海趨平壤，又以特進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趨遼東，兩軍合勢。以其月之三十日，征遼之兵集於幽州。安州人彭惠通請出布帛五千段以資征人，上嘉之，比漢之下式，拜宣義郎。

十九年（六四五）四月，李勣攻拔蓋牟城，獲口二萬，以其城置蓋州。五月，上渡遼水，詔撤橋梁以堅士卒之心。上親率甲騎，與李勣攻遼東城，拔之，以其城爲〔遼〕州。六月，攻拔白巖城，以其城爲巖州。遂引軍次安市城，進兵以攻之。會高麗北部耨薩高延壽、南部高惠

眞率鞅鞞之衆十五萬來援，於安市城東南八里依山爲陣，上令所司張授降幕於朝堂之側，曰：「明日午時納降虜於此。」上夜召文武，躬自指麾。是夜，有流星墜賊營中。明日，及戰，大破之。延壽、惠眞率三萬六千八百人來降。上以酋首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遷之內地，餘三萬人悉放還平壤城；收鞅鞞三千三百人並坑之；獲馬五萬匹，牛五萬頭，甲一萬領。因名所幸山爲駐蹕山，命許敬宗爲文，勒石以紀其迹。遂移軍于安市城南。久不尅。九月，遂班師，先遣遼、蓋二州戶口渡遼，乃召兵馬歷于城下而旋。城主昇城拜辭，太宗嘉其堅守，賜縑百疋，以勵事君者。十一月，至幽州。初入遼也，將十萬人，各有八駄，兩軍戰馬四萬匹，及還，死者一千二百人，八駄及戰死十七八。張亮水軍七萬人，沉海溺死數百人。凡徙遼、蓋（巖）二州戶口入內地，前後七萬餘人。二十一年（六四七），李勣復大破高麗於南蘇，班師。至頗利城，渡白狼、黃巖二水，皆由膝已下。勣怪二水淺狹，問契丹遼源所在，云：「此二水更行數里卽合南流，卽稱遼水，更無遼源可得也。」二十二年（六四八）七月，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房元齡謂諸子曰：「吾自度危篤，以東討不停，豈可使吾脚恨入地。」遂封表上諫曰：「臣詳觀方今爲中國患者，無過突厥，遂能坐運神策，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衛，執戟行間。其後，延陀鴟張，尋就夷滅，鐵勒慕義，請置州縣，沙漠已北，萬里無塵。如高昌叛渙於流沙，吐渾首竄於積石，偏師薄伐，俱從平蕩。高麗歷代逋誅，莫能討擊，陛下

責其逆亂，弑主虐人，親總六軍，問罪遼、碣，未經旬日即滅遼東，前後虜獲數十萬計，分配諸州，無處不滿，雪往代之宿恥，掩崑陵之枯骨，比功較德，萬倍前王，此聖主之所自知，微臣安敢備說。今臣深爲陛下惜之，重之，愛之，寶之。《周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由此言之，進有退之義，存是亡之幾，得有喪之理，老臣所以爲陛下惜之，蓋謂此也。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彼高麗者，邊夷之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理，古來以魚鼈畜之，宜從闕略，若必欲絕其種類，恐獸窮則搏。陛下每決死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食，停音樂，蓋以人命所重，感動聖慈也。況今兵士之徒，無一罪戾，無故驅之於戰陣之間，委之於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妻慈母，望轉車而掩泣，抱枯骨而椎心，足以變動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之冤痛也。且兵凶器也，戰危事也，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而陛下誅之可也；使失百姓，而陛下滅之可也；久長能爲中國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於此，雖日殺萬夫，不足爲媿。今無此三條，坐煩中國，內爲舊主雪怨，外爲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願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之誠，保後代巍巍之名，發沛然之恩，隆寬大之詔，順陽春以布澤，許高麗以自新。臣老病三公，朝夕入地，所恨竟無塵露，微增海嶽，謹罄殘魂餘息，先代結草之誠。倘蒙錄此哀鳴，則臣死且不朽。」八月，徐充容上表曰：「竊見頃年已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

之軍，西有岷邱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且召募投戎，去留懷生死之痛，因風阻浪，存沒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無數十之穫，一船致損，則傾數萬之糧，是猶運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兇伐暴，國有常規，然黷武玩兵，先哲所戒。昔秦王併吞六國，反速危亡之期；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是知地廣非久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原。願陛下布澤流仁，矜弊恤乏，減行役之煩，增澍露之惠。」

龍朔元年（六六一）四月十六日，兵部尚書任雅相爲涇江道行軍大總管，三十五軍水陸分途，先觀高麗之釁。上將親率六軍以繼之，蔚州刺史李君球上疏曰：「臣聞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戰者危事，兵者凶器，故聖主明王重行之也。憂人力之盡，恐府庫之殫，懼社稷之危，生中國之患，故古人云：『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昔秦始皇好戰不已，至於失國，是不愛其內而務其遠故也。漢武遠討朔方，迨乎萬里，廣拓南海，分爲八郡，終于戶口減半，國用空虛，至于末年，方垂哀痛之詔，自悔其失。彼高麗者，僻側小醜，潛藏山海之間，得其人不足以彰聖化，棄其地不足以損天威，何至於疲中國之人，傾府庫之實，使男子不得耕耘，女子不得蠶織！陛下爲人父母，不垂惻恤之心，傾其有限之貲，貪彼無用之地。設令高麗旣滅，卽不得不發兵鎮守，少發則兵威不足，多發卽人心不安，是乃中國疲於轉戍，萬姓無以聊生，則天下敗矣。天下旣敗，卽陛下何以自安？故臣

以爲，征之不如不征，滅之不如不滅，惟陛下裁斷焉。」

乾封三年（六六八），李勣攻拔扶餘城，遂與諸軍相會。時侍御史賈言忠充支度遼東軍糧使，還，上問以軍事，言忠畫其山川地勢，且言遼東可平之狀。上問曰：「卿何以知其可平也？」對曰：「昔隋主親率六軍，覆於遼東者，人事然也。煬帝無道，軍政嚴酷，舉國皆役，天下離心，元感一倡，狼狽而返，身死國亡，自取之也。及先帝親征問罪，所以不得志者，高麗未有覺也。今高麗已失其政，人心不附，男生兄弟相爲攻擊，脫身來奔，爲我鄉導，彼之情僞盡知之矣。以國家富強，陛下明聖，將士盡心，滅之必矣。且臣聞《高麗秘記》云：『不及千年，當有八十老將來滅之。』自前漢之高麗氏卽有國土，及今九百年矣。李勣年登八十，亦與其記符同。又高麗頻歲飢荒，賣鬻男女，無故地裂，狼狐入城，蚘鼠穴于國門之下，夷俗信妖，迭相驚駭。天意如此，人事如彼，臣竊以爲是行不再舉矣。」上曰：「卿觀遼東諸將孰賢？」對曰：「李勣先朝舊臣，聖鑒所悉。龐同善雖非鬪將，而持軍嚴整。薛仁貴勇冠三軍，威名遠震。高侃勤儉自處，忠果有餘。契苾何力沉毅持重，統御之才，雖頗有忌前之癖，而臨事能斷。然諸將夙夜小心，忘身憂國者，莫逮於李勣。」上深然其言。

總章元年（六六八）夏四月，彗星見於五車。許敬宗以爲星孛於東北，王師問罪，此高麗將滅之徵。九月，李勣拔平壤城，虜高藏、男建等。十二月，至新豐，詔取便道俘於昭陵，乃

備軍容，奏凱樂，獻於太廟。詔以高藏政不由己，赦其罪，授司平太常伯，男產授司宰少卿，男建配流黔州。分其地置都督府九，州四十二，縣一百；又置安東都護府以統之。移其戶二萬八千於內地。

儀鳳中，高宗授高藏遼東都督府，封朝鮮王，居安東，領本蕃爲主。高藏至安東，潛與靺鞨相通謀叛，事覺，召還，配流邛州；以永淳初（六八二）卒，贈衛尉卿。聖歷二年（六九九），又授高藏男德武爲安東都督，以領本蕃。自是高句麗舊戶在安東者漸寡少，分投突厥及靺鞨等，其舊地盡入於新羅，高氏君長遂絕。

元和十二年（八一八）四月，其國進樂物兩部。

【唐會要卷九五，百濟，三頁下】百濟者，本扶餘之別種，當馬韓之故地。其後有仇台者，爲高麗所破，以百家濟海，因號百濟焉。大海之北，小海之南，東北至新羅，西至越州，南渡海至倭國，北渡至高麗。其王所居有東西兩城。新置內官佐平，掌宣納事；內頭佐平，掌庫藏事；內法佐平，掌禮儀事；衛士佐平，掌宿衛兵事；朝廷佐平，掌刑獄事；兵官佐平，掌在外兵馬事。又外置六帶方，管十郡。其用法：叛逆者死，殺人者以奴婢二人贖罪，官人受財及盜者三倍追贓，餘與高麗同。武德四年（六二二），其王扶餘璋遣使獻果下馬。與新羅世爲仇讎。

貞觀十六年（六四二），與高麗通和，以絕新羅入朝之道。太宗親征高麗，百濟懷二，數年之間，朝貢遂絕。至顯慶五年（六六〇）八月十三日，左衛大將軍蘇定方討平之，虜其王義慈及太子崇，將校五十八人，送于京師。其國分爲五部，統郡三十七，城二百，戶七十六萬。至是，以其地置熊津、馬韓、東明、金漣、德安等五都督，各統州縣，立其酋長爲都督、刺史、縣令；命左衛郎將王文度爲都統，總兵以鎮之。義慈事親以孝行聞，友于兄弟，時人號爲「海東曾、閔」。及至京，數日，病卒，葬于孫皓、陳叔寶墓側。至麟德三年（六六六）已後，其地爲新羅、靺鞨所分，百濟之種遂絕。

【唐會要卷九五，新羅，一四頁下】新羅者，本弁韓之地。其風俗、衣服與高麗、百濟略同，而朝服尙白，好祭山神。國人多金、朴兩姓，異姓不爲婚姻。重元日，每其日拜日月鬼神。人髮長美。其先出高麗，魏將毋邱儉之破高麗也，其衆遁保沃沮，後歸故國，其留者號新羅。永徽元年（六五〇），新羅王金眞德大破百濟，遣使金法敏來朝，仍織錦作五言《太平詩》以獻。帝嘉之，拜法敏爲太府卿。五年（六五四），眞德卒，高宗爲舉哀於永光門，使太常卿張文收持節弔祭之，贈開府儀同三司，仍賜綾綵二百段，詔其子春秋嗣位。

顯慶元年（六五六）三月，又破百濟兵，遣使來告。

龍朔元年（六六一）春秋卒，詔以其子法敏嗣位。三年（六六三）四月，詔以新羅國置雞林

州大都督府，仍授法敏雞林大都督（府）。麟德二年（六六五）八月，法敏與熊津都督扶餘隆盟于百濟之熊津城，其盟書藏于新羅之廟。于是，帶方州刺史劉仁軌領新羅、百濟、耽羅、倭人四國使，浮海西還，以赴太山之下。

上元元年（六七四）二月，新羅王金法敏既納高句麗叛亡之衆，又封百濟故地，遣兵守之。帝大怒，詔削法敏官爵，遣宰相劉仁軌討之，仍以法敏弟右驍衛員外大將軍、臨海郡公金仁問爲新羅王。時仁問在京師，詔令歸國，以代其兄。仁問行至中路，聞新羅降，仁問乃還。二年（六七五）二月，雞林道行軍大總管劉仁軌大破新羅之衆于七重城而還。新羅于是遣使入朝伏罪，並獻方物，前後相屬。帝復金法敏官爵。既盡有百濟之地及高句麗南境，東西約九百里，南北約一千八百里，於界內置上、良、康、熊、金、武、漢、朔、溟等州。所輸物產，爲諸蕃之最。

開耀元年（六八二）法敏卒，遣使冊立其子政明爲王，仍襲父官爵。

長壽二年（六九三）政明卒，冊立其子理洪爲王。三年（六九四）遣使來朝。其年，理洪卒，冊立其弟崇基爲王，仍令襲兄輔國大將軍、左豹韜大將軍、雞林州都督。神龍三年（七〇七），授驃騎大將軍。先天元年（七一二）改名興光。

開元十年（七三二），頻遣使獻方物。十二年（七三四），興光遣使獻果下馬二匹、牛黃、人參、

頭髮、朝霞袖、魚牙納(袖)、鏤鷹鈴、海豹皮、金、銀等，仍上表陳謝。至十二年(七二四)，遣其臣金武勳來賀正。及武勳還，降書賜之。又使其弟金嗣宗來朝，並貢方物。至二十一年(七三三)，加興光寧海軍使。其年，命太僕卿、員外置同正員金思蘭使於新羅。思蘭本新羅之行人，恭而有禮，因留宿衛，及是委以出疆之任，且便之也。前年，帝賜興光白鸚鵡雌雄各一，及紫羅繡袍、金銀鈿器物、瑞文繡、緋羅、五色羅、綵綾共三百餘段，至是，興光遣使從姪志廉奉表陳謝，仍奏國內有芝草生，畫圖而獻。二十二年(七三四)，又遣其大臣金端竭丹來賀正，又遣姪志廉來獻方物，授志廉鴻臚少卿、員外置同正員，賜絹百疋，留宿衛。二十三年(七三五)十一月，遣從弟大阿殄金忠相來朝，死于路，贈衛尉卿。二十五年(七三七)興光卒，其子承慶嗣位，遣使來告，帝悼惜之，又贈太子太保，命贊善大夫邢璠攝鴻臚少卿，往其國行弔祭冊立之禮。至二十八年(七四〇)，冊承慶妻朴氏爲新羅王妃。

天寶三載(七四四)承慶卒，命弟憲英嗣位，仍襲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雞林州刺史，兼持節寧海軍事。是載四月，遣使謝恩，並獻方物。十月，遣使來賀正，授左清道率府員外長史，賜綠袍、銀帶，放還蕃。自後頻來朝。七載(七四八)，遣使獻金、銀及六十總布、魚牙納、朝霞袖、牛黃、頭髮、人參。

寶應二年(七六三)，憲英遣使朝貢，授其使檢校禮部尚書，放還。大歷二年(七六七)憲英

卒，冊立其子乾運爲王。三年（七六八）二月，命倉部郎中歸崇敬兼御史中丞，持節冊命，又冊乾運母爲太妃。七年（七七三），遣使金標石來賀正，授衛尉員外少卿，放還。八年（七七三），遣使來朝，並獻金、銀、牛黃、魚牙納、朝霞綉等方物。

建中四年（七八三）乾運卒，無子，國人立其上相金良相爲王。貞元元年（七八五），授良相檢校太尉、都督、雞林州刺史、寧海軍使、新羅國王，仍令戶部郎中蓋垣持節冊命。其年，良相卒，立上相金敬信爲王，令襲其官爵，良相之從兄弟也。十四年（七八八）敬信卒，其子先敬信亡，國人立敬信嫡孫權知國事俊邕爲王。十六年（九〇〇），授俊邕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新羅王，令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韋丹持節冊命。明年（九〇一），至鄆州，聞俊邕卒，其子重興立，詔丹還。

永貞元年（八〇五），詔遣兵部郎中元季方持節冊重興爲王。

元和元年（八〇六）十一月，放宿衛新羅王子金忠獻歸本國，仍加試秘書監。三年（八〇八），遣使金力奇來朝。其年七月，力奇上言：「貞元十六年（八〇〇）奉詔，冊臣故主金俊邕爲新羅王，母申氏爲太妃，妻叔氏爲王妃。冊使韋丹至中路，知俊邕薨，其冊却迴在中書省。今臣還國，伏請授臣以歸。」敕金俊邕等冊宜令鴻臚寺于中書省受領，至寺宣授與金力奇，令齎歸國，仍賜其叔彥昇門戟，令本國准例給。四年（八〇九），遣使金陸珍等來朝貢。五

年（八一〇），其王子金憲章來朝貢。七年（八一三）重興卒，立其相金彥昇爲王，遣使金昌南等告哀。七月，授彥昇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持節、大都督雞林州諸軍事，兼持節寧海軍使、上柱國、新羅王，妻正氏冊爲妃，仍賜太宰相金崇斌等三人戟，亦令本國準給，兼命職方員外郎攝御史中丞崔廷持節弔祭冊立，以其質子金士信副之。十一年（八一六）十一月，其入朝王子金士信等遇惡風，飄至楚州鹽城縣界，淮南節度使李鄴以聞。是歲新羅飢，其衆一百七十人求食於浙東。十五年（八二〇），遣使朝貢。

長慶二年（八三二）十二月，遣使金柱弼朝貢。

寶歷元年（八三五），其王子金昕來朝，兼充宿衛。

太和四年（八三〇）彥昇卒。五年（八三一）四月，詔以新羅王金景徽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使持節、大都督雞林州諸軍事，兼充寧海軍使，景徽母朴氏宜冊爲太妃，妻朴氏冊爲妃，太子左諭德兼御史中丞源寂持節弔祭冊立焉。

開成元年（八三六），其王子金義琮來謝恩，兼宿衛。二年（八三七）四月十一日放還蕃，賜物有差。五年（八四〇）四月，鴻臚寺奏新羅國告哀，其質子及年滿合歸國學生等共一百五人並放還。會昌元年（八四二）七月，勅歸國新羅官前入新羅宣慰副使、前充兗州都督府司馬、賜緋魚袋金雲卿可淄州長史。

【唐會要卷九六，契丹，一頁上】契丹居潢水之南，黃龍之北，鮮卑之故地。君長姓大賀氏。勝兵四萬三千人，分爲八部。好與奚鬪。死無服紀。子孫死，父母晨夕哭；父母死，子孫不哭。餘風俗與突厥同。武德二年（六一九）二月，遣使貢名馬、豐貂。

貞觀二十二年（六四九），酋長窟哥等部落咸請內附。又契丹有別部酋長孫敖曹者，武德四年（六二二）與靺鞨酋長突地稽俱請內附，詔令當州城傍安置。至曾孫萬榮，通天元年（六九六）中，與妹婿李盡忠殺營州都督趙文翽，據營州作亂。盡忠則窟哥之婿也。則天大怒，更號萬榮爲萬斬，更號盡忠爲盡滅。尋自稱無上可汗，以萬榮爲大將。及盡忠死，萬榮領其衆。上初令曹仁師討之，全軍敗績。又令王孝傑繼之，孝傑沒于陣，攻陷冀州。俄爲奚及突厥掩擊其後，張九節設伏以擊之，遂單馬潛遁，爲其奴斬之。開元二年（七二四），李盡忠從父失活請歸款，復封失活爲松漠都督，授左金吾衛大將軍，仍於其府置靜析軍。五年（七二七）十二月，以東平王外孫楊元嗣女爲永樂公主出降，失活親迎之，夜遣諸親高品及兩蕃大首領觀花燭。六年（七二八）失活卒，元宗爲之舉哀，贈特進，冊立其從父弟娑固爲松漠郡王。七年（七一九）十一月，娑固與公主來朝，宴於內殿。及歸，娑固衙官可突于勇悍得衆，娑固欲除之，而事泄，可突于攻之，娑固奔營州。可突于立娑固從父弟鬱於爲主。鬱於遣使謝罪，元宗復冊立鬱於，令襲娑固之位，仍赦可突于之罪。至十年（七三二），鬱於朝請

婚，又封餘姚縣主長女慕容氏爲燕郡公主以妻之。封鬱於爲松漠郡王，授左金吾員外大將軍，兼靜析軍經畧大使。鬱於死，立其弟咄於，襲其官爵，復以燕郡公主爲妻。十三年（七二五），咄於復與可突于相猜阻，攜公主來奔，改封遼陽郡王。國人立其弟邵固。其冬，邵固詣行在，從至東嶽，詔授左羽林員外大將軍，改封廣化郡王，仍封宗室外甥陳氏女爲東光公主以妻之。十八年（七三〇），邵固爲可突于所殺，以其衆降突厥，東光公主走投平盧。詔遣使信安王禕、幽州長史薛楚玉等討之，皆不克。二十二年（七三四）六月，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大破之，遣使獻捷。勅曰：「邊境爲患，莫甚于林胡；朝廷是虞，幾煩於將帥。積年逋誅，一朝翦滅，則東方之螽賊寢以廓清，河朔之民人差寬征戍。此皆上憑九廟之靈，下仗羣帥之功。今具凱旋，敢不以獻。宜擇日告九廟，所司准式。」其年十一月，幽州節度使張守珪發兵討契丹，斬其王屈列及其大臣可突于等，傳首東都，餘衆及叛奚皆散走山谷。立其酋長李過折爲契丹王，仍授特進，封北平郡王。其年，過折又爲可突于黨泥禮所殺，惟一子刺乾走投安東獲免，拜左驍衛將軍。自後與奚王朝貢歲至，蕃禮甚備。至貞元四年（七八八），復犯我北鄙，幽州以聞。九年（七九三）十二月，遣使朝貢。十年（七九四）正月，遣使朝貢。其年二月，勅幽州道，入朝契丹大首領梅落拽何等五人並可果毅都尉，次首領王下詔活薛于君等一十六人並可別將，放還國。十一年（七九五）十月，契丹大首領熱蘇等二十五人來朝。

元和元年（八〇六），遣使朝貢。八年（八二三）十一月，契丹大首領梅落鶻劣來朝。十年（八一五）十一月，契丹遣使梅落饒等二十九人來朝貢。十二年（八一七）十一月，契丹首領介落等朝貢，以告身十九通賜其貴人。

太和九年（八三五）十一月，契丹大首領二十九人來朝，賜物各有差。開成元年（八三五）十一月，契丹大首領涅列壞等三十一人來朝。四年（八三九）十二月，契丹大首領薛葛等三十人來朝。

會昌二年（八四二）九月，制契丹新立王屈戌可雲鷹將軍、守右武衛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幽州節度使張仲武奏：「契丹新立王屈戌等云：『契丹舊用迴鶻印，今懇請當道聞奏，乞國家賜印。』伏望聖慈允許。」勅旨宜依，仍以「奉國契丹之印」爲文。

【唐會要 卷九六，奚，四頁下】奚蓋匈奴之別種，所居亦鮮卑之故地，卽東胡之界也。勝兵三萬，分爲五部，每部置俟斤。風俗與突厥同。通天年中（六九六），契丹叛，奚亦臣屬突厥，兩國常爲表裏，號爲兩蕃。景雲元年（七一〇），其王李大酺遣使貢方物。

開元五年（七一七），大酺入朝，爲饒樂郡王，仍授左金吾衛員外大將軍。詔封外生女爲固安公主以妻之。其年，大酺與契丹首領李失活來朝，請於柳城復置營州，許之。大酺卒，弟魯蘇立。十年（七二二），詔魯蘇襲其兄官爵，又封咸安公主女韋氏爲東光公主以妻之。十

四年（七二六），改封魯蘇爲奉誠王。後爲契丹衙官可突于脅附突厥，魯蘇走投榆關，移其部落于幽州界安置。明年（七二七），信安王禕降其酋李詩，以其地置歸義州，因以王詩。詩死，其子延寵又叛，爲幽州張守珪所困，復降，封懷信王，以宗室出女楊爲宜芳公主妻之。延寵殺公主，復叛，詔立它酋婆固爲昭信王，仍授饒落都督。自大歷後，朝使繼至。

元和四年（八〇九）七月，奚及室韋寇振武。五年（八一〇）四月，幽州奏破奚六萬餘衆。

太和元年（八二七），其王饒樂府都督、襲歸誠王梅落來朝，加檢校司空，放還蕃。五年（八三二），以奚首領索低爲左衛將軍、同正，充檀、薊兩州遊奕兵馬使，仍賜姓李氏。八年（八三四），遣使朝貢。十一年，遣使獻名馬。是後每歲至，至今朝貢不絕，或歲中三至。故事，嘗以范陽節度使爲押奚、契丹兩蕃使，自至德後，蕃臣多擅封壤，朝廷優容之，俱務自完，不生邊事，故二蕃亦少爲寇。其每歲朝賀，常各遣數百人至幽州，則選其酋長三五十人赴闕，引見于麟德殿，賜以金帛，遣還，餘皆駐而館之，率以爲常。

【唐會要卷九六，室韋，六頁上】室韋者，契丹之別種，附于突厥。用角弓、楛矢，尤善射，時聚弋獵，事畢而散。其人土著，無賦稅，人牽犁以種。又按《隋書·室韋記》云：「室韋有五部落：一，南室韋；二，北室韋；三，鉢室韋，在北室韋之北；四，深末怛室韋，在北室韋之西北；五，大室韋，在室建河之南，深末怛室韋之西北。」《隋書》曰：「大室韋之外，名

字改易，不可詳悉。」突厥沙鉢羅可汗常以吐屯潘恠統領之。蓋並契丹之別種也，其南者爲契丹，在北者號室韋。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後魏書》云：「自契丹路經噶水，蓋檀子山，其山周圍三百里，又經屈利水，始到其國。」土地卑濕，至夏則移向。西貸穀、久對二山，多草木，饒禽獸。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後漸分爲二十五部，其酋帥號餘莫不滿咄，死則子弟代之，無嗣則擇賢豪而立之。盤髮，衣服與契丹同。乘牛車，蘆蔭爲室，如突厥氈車之狀。渡水則束薪爲棧，或有以皮爲舟者。馬則織草爲韉，結繩爲轡。寢則屈木爲室，以蘆蔭覆之，移則載以行。以豬皮爲席，編木藉之。氣候多寒，田收甚薄，無羊，少馬，多豬、牛。言語與鞞靺相通。婚嫁之法，二家相許，婿輒盜婦持去，然後送牛、馬爲聘。婦人不再嫁，以爲死人之妻難以共居。部落共爲大棚，人死，置屍其上，居喪三年。其國無鐵，取給於高麗。南室韋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韋，分爲九部落，其渠帥號乞引莫賀咄。氣候最寒，冬則入山居穴中，牛畜多凍死。饒麋鹿，射獵爲務，鑿冰沒水中而網射魚鼈。地多積雪，懼陷坑奔，騎木而行。俗皆捕貂爲業，冠以狐貉，衣以魚皮。又北行千里至鉢室韋，依胡布山而住，人衆多於北室韋，不知爲幾部落。用樺皮蓋屋，其餘同北室韋。從鉢室韋西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韋，因水爲號也。冬月穴居，以避太陰之氣也。又西北數千里至大室韋，徑路險阻，言語不同，尤多貂及青鼠。北室韋，後魏武定，隋開皇、大業中，並遣使貢獻。大唐有九部焉，所謂嶺西室韋、山

北室韋、黃頭室韋、大如者室韋、小如者室韋、娑萇室韋、訥北室韋、駱駝室韋，並在柳城郡之東北，近者三千五百里，遠者六千二百里。今室韋最西與迴鶻接界者，有烏素固部落，當居俱輪泊之西南。次東有移塞沒部落。次東又有塞曷支部落，此部落有良馬，人戶亦多，居斝河之南，其河彼俗謂之燕支河。又有和解部落。次東又有烏羅護部落，一名烏羅渾，元魏謂之烏落〔侯〕，居磨蓋獨山北，斝河之側。此部落自魏太武眞君四年（四四三），歷北齊、周、隋，及武德已後，朝貢不絕。又有那禮部落，與烏羅護犬牙而居。又東北有山北室韋。又有小如者室韋。又北有娑萇室韋。東又有嶺西室韋。又東南至黃頭室韋，此部落兵強，人戶亦多，東北與達妬接。嶺西室韋北又有訥北支室韋，此部落校小。烏羅護之東北百餘里，那河之北，有古烏丸之遺人，今亦自稱烏丸國，武德、貞觀中，亦遣使朝貢。其國北大山之北，亦有大室韋部落。其部落傍望建河居。其河源出突厥東北界俱輪泊地，屈曲東流，經西室韋界，又東經大室韋界，又東經蒙兀室韋之北，路丹室韋之南，又東流與那河、忽汗河合，又東經南黑水靺鞨之北，北黑水靺鞨之南，東流注于海。烏丸東南三百里又有東室韋部落，在獐越河北，其河東南流與那河合。

武德八年（六二五），遣使朝貢。

開元、天寶中，每數十歲一遣使來朝，及貢貂皮等物。

貞元八年（七九二）閏十二月，室韋都督和解熱素等二十人來朝貢。

太和五年（八三一）至八年（八三四），凡三遣使來朝貢。九年（八三五）十二月，室韋大都督阿朱等三十人來朝貢。

開成元年（八三六）十二月，室韋大都督阿朱等來朝，進馬五十匹。四年（八三九）正月，上御麟德殿，對入朝賀正室韋阿朱等十五人。其年十二月，室韋大都督祿蟲等三十人來朝貢。會昌二年（八四二）十二月，上御麟德殿，引見室韋大首領都督熱論等十五人，宴賜有差。咸通元年（八六〇）正月，上御紫宸殿受朝，對室韋使。

【唐會要卷九六，鞞鞞，九頁上】鞞鞞者，蓋肅慎之地也。後魏謂之勿吉。凡有數十部落，各有酋長。而黑水鞞鞞最處北方，尤稱勁捷。性兇悍，無憂戚。無文字。其畜宜豬，食其肉而衣其皮。

武德二年（六一九），其部酋長突地稽遣使朝貢，以其部置燕州。初，突地稽朝煬帝於江都，屬化及之亂，間行歸柳城，至是通使，拜突地稽爲總管。貞觀初，高開道引突厥來攻幽州，突地稽力戰有功，拜左衛將軍，賜姓李氏，封耆國公。尋卒。子謹行，武力絕人，麟德中累遷營州都督、右領軍大將軍，爲積石道經畧大使。上元三年（六七六），大破吐蕃衆數萬於青海之上，降璽書勞，仍賜燕國公。永淳元年（六八二）卒，贈幽州都督，陪葬乾陵。

貞觀十四年（六四〇），黑水靺鞨遣使朝貢，以其地爲黑水州。自後或酋長自來，或遣使朝貢，每歲不絕。其白山部素附於高麗，因收平壤，後部衆多入於中國。泊咄、安居骨、〔號〕室等部亦因高麗破後，奔散微弱，今無聞焉；縱有遺人，並爲渤海編戶。唯黑水部全盛，分十六部落，以南北爲稱。開元十年（七三二），安東都護薛泰請于黑水靺鞨內置黑水軍。續更以最大部落爲黑水府，仍以其首領爲都督，諸部刺史隸屬焉。中國置長史就其部落監領之。十六年（七二八），其都督賜姓李氏，賜名獻誠，授獻誠雲鷹將軍兼黑水經略使，仍以幽州都督爲其押使，自此朝貢不絕。舊說黑水西北有思慕靺鞨，正北微東十日程有郡利靺鞨；東北十日程有窟說靺鞨，亦謂之屈說；東南十日程有莫曳皆靺鞨。今黑水靺鞨界，南（與）〔至〕渤海國顯德府，北至小海，東至大海，西至室韋，南北約二千里，東西約一千里。其國少馬，國人能步戰。土多貂鼠皮尾、骨咄角、白兔、白鷹等。初，上謂侍臣曰：「靺鞨遠來，蓋突厥服之所致也。昔周宣之時，獫狁孔熾，出兵驅逐，比之蚊蚋，議者以爲中策。漢武帝北事匈奴，中國虛竭，議者以爲下策。秦始皇北築長城，人神怨憤，議者以爲無策。然則自古以來其無上策乎？朕承隋之弊，而四夷歸伏，無爲而治，得非上策乎？」禮部侍郎李百樂進曰：「陛下以武功定四海，以文德綏萬物，至道所感，格於天地，斯蓋二儀降福以祚聖人，豈與周、漢失策較其長短哉！」太宗大悅。其拂涅、鐵利等諸部落自國初至天寶末亦嘗朝

貢，或隨渤海使而來，唯郡利、莫曳皆三兩部未至。及渤海浸強，黑水亦爲其所屬。

【唐會要卷九六，渤海，一一頁下】渤海靺鞨，本高麗別種，後徙居營州。其王姓大氏，名祚榮。先天中，封渤海郡王。子武藝。

貞元八年（七九二）閏十二月，渤海押靺鞨使楊吉福等三十五人來朝貢。十年（七九四）二月，以來朝渤海王子大清允爲右衛將軍、同正，其下拜官三十餘人。十一年（七九五）十二月，以靺鞨都督密阿古等二十二二人並拜中郎將，放還蕃。至十四年（七九八）三月，加渤海郡王兼驍衛大將軍、忽汗州都督大嵩璘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冊爲渤海郡王，依前忽汗州都督。初嵩璘父欽茂，以開元二十六年（七三八）襲其父武藝忽汗州都督、渤海郡王、左金吾大將軍、天寶中，累加特進、太子詹事。寶應元年（七六二），進封欽茂爲渤海郡王。大歷中，又累拜司空、太尉。及嵩璘嗣位，但受其郡王、將軍。嵩璘遣使敘理，故加冊命焉。至元和元年（八〇六），以渤海郡王大嵩璘男元瑜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秘書監、忽汗州都督，依前渤海國王。七年（八二二）十二月，遣使朝貢。八年（八二三），又遣使朝貢。十年（八二五）二月，黑水酋長十一人朝貢。十一年（八二六）三月，渤海靺鞨遣使朝貢，賜其使二十人官告。

【唐會要卷九八，靺鞨國，二七頁上】靺鞨，匈奴之別種，居鮮卑故地，亦與靺鞨爲鄰。勝兵萬人，並臣於頡利。習俗與突厥略同。其渠帥號爲俟斤。

貞觀三年（六二九）朝貢。至二十一年（六四七），列其地爲賓顏州，卽以其會長爲刺史。先是，太宗蕩平突厥，其番望多授以侍衛之官。沙漠之人素愛錦罽，太宗旣招來遐域，特賜其好者，用文錦析用舊縷，而錯綜其色，花葉翔走，事多殊形。每頒賜，其會長大爲榮寵。

顯慶五年（六六〇），以其首領李含珠爲居延都督。含珠死，以其弟厥都爲居延都督。自後無聞焉。

【唐會要卷九九，烏羅渾，一四頁上】烏羅渾，蓋後魏烏洛侯也，今亦謂之烏羅護。東與靺鞨，南與契丹，北與烏丸爲鄰。風土與靺鞨同。

貞觀六年（六三二），朝貢使至。

【唐會要卷九九，流鬼國，二二頁上】流鬼去京師一萬五千里，直黑水靺鞨東北，少海之北，三面阻海，多沮澤，有魚鹽之利。地氣早寒，每堅冰之後，以木廣六寸、長七尺，施系于其上，以踐層冰，逐其奔獸。俗多狗，以其皮毛爲裘褐。勝兵萬人。南與莫曳靺鞨鄰接。未嘗通聘中國。

貞觀十四年（六四〇），其王更三譯而來朝貢，授騎都尉。

【唐會要卷一〇〇，耽羅國，一七頁上】耽羅在新羅武州海上，居山島上，周迴並接於海，北去百濟可五日行。其王姓儒李，名都羅。無城隍，分作五部落。其屋宇爲圓牆，以草蓋

之。戶口有八千。有弓刀楯稍。無文記。唯事鬼神。常役屬百濟。

龍朔元年(六六二)八月,朝貢使至。

【唐會要卷一〇〇,雜錄,二三頁下】聖曆三年(七〇〇),三月六日,勅東至高麗國,南至眞臘國,西至波斯、吐蕃及堅昆都督府,北至契丹、突厥、靺鞨,并爲入番,以外爲絕域,其使應給料各依式。

開元四年(七二六),正月九日,勅靺鞨、新羅、吐蕃,先無里數,每遣使給賜,宜準七千里以上給付也。

東北古史資料彙編第九編

舊五代史(宋)薛居正撰。

(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吳興劉氏嘉業堂刻原輯永樂大典有注本)

【舊五代史卷九，梁書九，末帝紀中】貞明四年(九一八)……十二月……癸丑，詔曰：「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匡國軍節度觀察留後朱珪，……特加異殊之命，用旌忠孝之謀，便委雄藩，俾荷隆渥，可檢校太傅，充平盧軍節度、淄青登萊等州觀察處置、押新羅渤海兩番等使，兼行營諸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仍進封沛國郡開國侯。」

【舊五代史卷二八，唐書四，莊宗紀二】天祐十五年(九一八)……秋八月辛丑朔，大閱于魏郊。河東、魏博、幽、滄、鎮定、邢、洛、麟、勝、雲、朔十鎮之師及奚、契丹、室韋、吐渾之衆十餘萬，部陣嚴肅，旌甲照耀，師旅之盛，近代爲最。

【舊五代史卷三〇，唐書六，莊宗紀四】同光元年(九三三)……十一月……戊午，……新羅王金朴英遣使貢方物。

【舊五代史卷三一，唐書七，莊宗紀五】同光二年(九二四)，春正月……乙卯，渤海國遣使貢方物。

【舊五代史 卷三二，唐書八，莊宗紀六】 同光二年（九二四），夏五月……丙辰，渤海國王
大誣譟遣使貢方物。……七月……壬戌，……幽州奏：「契丹案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東攻渤

海。」案遼史·太祖紀：天贊三年（九二四）五月，「渤海殺其刺史張秀實而掠其民。」于東攻渤海之事，闕而不載。考

《五代會要》：同光二年（九二四）七月，契丹「東攻渤海國」，與薛史同。……九月癸卯，……幽州上言：「契

丹案巴堅自渤海國廻軍。」……丙辰，黑水國遣使朝貢。

三年（九二五）……二月……辛巳，……突厥、渤海國皆遣使貢方物。……五月……己酉，
黑水、女真皆遣使朝貢。

【舊五代史 卷三三，唐書九，莊宗紀七】 同光三年（九二五）……十一月……丁未，高麗國
遣使貢方物。

【舊五代史 卷三四，唐書一〇，莊宗紀八】 同光四年（九二六），正月戊午朔，……契丹寇渤
海。……丙寅，……契丹寇女真、渤海。

【舊五代史 卷三六，唐書一二，明宗紀二】 天成元年（九二六），夏四月……乙卯，渤海國
王大誣譟遣使朝貢。……七月……庚申，契丹、渤海國俱遣使朝貢。

【舊五代史 卷三七，唐書一三，明宗紀三】 天成元年（九二六）……十一月戊午，……青州
奏：「得登州狀申：契丹先攻逼渤海國。自案巴堅身死，雖已抽退，尙留兵馬在渤海扶餘

城。今渤海王弟領兵馬，攻圍扶餘城內契丹次。」

【舊五代史卷三八，唐書一四，明宗紀四】 天成二年（九二七）……二月壬午朔，新羅遣使朝貢。……四月辛巳朔，……新羅國遣使貢方物。

【舊五代史卷四〇，唐書一六，明宗紀六】 天成四年（九二九）……八月……乙巳，黑水朝貢使骨至來朝。……己未，高麗王王建遣使貢方物。

【舊五代史卷四一，唐書一七，明宗紀七】 長興元年（九三〇）……二月……己亥，黑水國主兀兒遣使貢方物。……十一月……丙戌，……青州奏：「得登州狀：契丹案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正。男東丹王托允舊作「突欲」，今改正。越海來歸國。」《契丹國志》：「時，東丹王失職怨望，因率其部四十餘人，越海歸唐。」

【舊五代史卷四二，唐書一八，明宗紀八】 長興二年（九三二），春正月……壬申，契丹東丹托允舊作「突欲」，今改正。自渤海國率衆到闕。帝慰勞久之，賜賚加等，百寮稱賀。……丁丑，東丹托允進本國印三紐。……三月辛酉，詔：「渤海國人皇王托允，宜賜姓東丹，名慕華，仍授檢校太保、安東都護，充懷化軍節度、瑞鎮等州觀察等使。其從幕華歸國部校，各授懷化、歸德將軍、中郎將。先於定州擒獲蕃將，特哩袞宜賜姓狄，名懷惠，哲爾格宜賜姓列，名知恩，並授檢校右散騎常侍；錫里扎拉宜賜姓原，名知感，英格宜賜姓服，名懷造，奚王副使

竭先訖宜賜姓乙、名懷宥，三人並授檢校太子賓客。……九月……己亥，懷化軍節度使東丹慕華，賜姓名李贊華，改封隴西縣開國公，應有先配諸軍契丹，並賜姓名。

【舊五代史卷四三，唐書一九，明宗紀九】長興三年（九三二），春正月……戊申，……渤海、廻鶻，吐蕃遣使朝貢。……二月……己卯，……懷化軍節度使李贊華進契丹地圖。……

三月……庚戌，……高麗國遣使朝貢。……四月甲寅，……新羅王金溥遣使貢方物。……

癸亥，以懷化軍節度使李贊華爲滑州節度使。初，帝欲以贊華爲藩鎮，范延光等奏以爲不可。帝曰：「吾與其先人約爲兄弟，故贊華來附。吾老矣！倘後世有守文之主，則此輩招之亦不來矣。」由是，近臣不能抗議。……六月……甲寅，以權知高麗國事王建爲檢校太保，封高麗國王。……七月……戊子，正衙命使冊高麗國王王建。

【舊五代史卷四七，唐書二三，末帝紀中】清泰二年（九三五）……十一月……乙卯，……渤海國遣使朝貢。

【舊五代史卷四八，唐書二四，末帝紀下】清泰三年（九三六），春正月……乙未，百濟遣使獻方物。……九月……辛亥，幸懷州，召吏部侍郎龍敏，訪以機事。敏勸帝立東丹王贊華爲契丹主，以兵援送入蕃，則契丹主有後顧之患，不能久駐漢地矣。深以爲然，竟不行其謀。

《遼史·義宗傳》云：「倍雖在異國，常思其親，問安之使不絕。後，明宗養子從珂弑其君自立。倍密報太宗曰：『從珂

弑君，盍討之？」是東丹王實啓兵端，唐君臣或知其陰謀，故龍敏之說不行。

【舊五代史卷七六，晉書二，高祖紀二】 天福元年（九三六）……十二月……丙申，……詔封故東丹王李贊華爲燕王，遣前單州刺史李肅部署，歸葬本國。

【舊五代史卷七七，晉書三，高祖紀三】 天福三年（九三八）……八月……戊戌，……青州王建立奏：「高麗國宿衛質子王仁翟，乞放歸鄉里。」從之。

【舊五代史卷七八，晉書四，高祖紀四】 天福四年（九三九）……九月……丙戌，高麗王王建遣使貢方物。

【舊五代史卷七九，晉書五，高祖紀五】 天福六年（九四一）……六月……丙午，高麗國王王建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食邑一萬戶。

【舊五代史卷八〇，晉書六，高祖紀六】 天福六年（九四一）……八月……甲寅，遣光祿卿張澄、國子博士謝攀使高麗，行冊禮。

【舊五代史卷八四，晉書一〇，少帝紀四】 開運二年（九四五）……十月……丁丑，高麗遣使貢方物。……十一月戊戌，……以權知高麗國事王武爲檢校太保、使持節、元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封高麗國王。……十二月……庚辰，命使冊高麗國王王武。

【舊五代史卷八五，晉書一一，少帝紀五】 開運三年（九四六）……十二月……辛卯，契丹

制降帝爲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封負義侯，黃龍府安置。其地在渤海國界。

【舊五代史卷一二二，周書三，太祖紀三】 廣順二年（九五二），春正月……庚午，高麗權知國事王昭遣使貢方物。……二月……癸巳，以權知高麗國〔事〕王昭爲高麗國王。……四月……甲午，高麗國冊使衛尉卿劉緯卒。

【舊五代史卷二一五，周書六，世宗紀二】 顯德二年（九五五）……十月……戊寅，高麗國遣使朝貢。……十一月……己亥，……高麗國王王昭，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依前使持節、玄菟州都督、大義軍使、王如故。

【舊五代史卷二一九，周書一〇，世宗紀六】 顯德六年（九五九），春正月……壬子，高麗國王王昭遣使貢方物。

【舊五代史卷二二〇，周書一一，恭帝紀】 顯德六年（九五九）……七月……丁巳，……尙輦奉御金彥英，本東夷人也，奉使高麗，稱臣于夷王，故及于罪。……八月……壬寅，高麗國遣使朝貢，兼進《別序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一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雌圖》三卷。《文昌雜錄》云：「《別序》者，記孔子所生及弟子從學之事。《新義》者，以越王爲問目，釋疏文之義。《皇靈》者，止說延年避災之事及符文，乃道書也。《雌圖》者，止說日之環暈、星之彗孛，亦非奇書。」……九月……乙卯，高麗王王昭，加檢校太師，食邑三千戶。

【舊五代史卷一三三，世襲列傳，錢鏐，一六頁上】同光中，……封吳越國王，賜玉冊、金印。……鏐乃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名目授其子元瓘，自稱吳越國王。……僞行制冊，加封爵于新羅、渤海，海中夷落，亦皆遣使行封冊焉。

【舊五代史卷一三七，外國列傳·契丹，一頁上】契丹者，古匈奴之種也。代居遼澤之中，潢水南岸，南距榆關一千一百里，榆關南距幽州七百里，本鮮卑之舊地也。其風土、人物、世代、君長，前史載之詳矣。唐咸通末，其王曰錫里濟，舊作「習爾之」，今改正。疆土稍大，累來朝貢。光啟中，其王沁丹，舊作「欽德」，今改正。者，乘中原多故，北邊無備，遂蠶食諸郡。達靺、奚、室韋之屬，咸被驅役。族帳浸盛，有時入寇。……天祐末，案巴堅乃自稱皇帝。……其國人號案巴堅爲天皇王。同光中，案巴堅深著闢地之志，欲收兵大舉。慮渤海踵其後，三年（九二五），舉其衆，討渤海之遼東；令塔納、盧文進據營、平等州，擾我燕、薊。明宗初纂嗣，遣供奉官姚坤奉書告哀，至西樓邑。屬案巴堅在渤海，又徑至慎州，崎嶇萬里。既至，謁見，案巴堅延入穹廬。……坤至止三日，案巴堅病傷寒；一夕，大星殞于其帳前，俄而卒于扶餘城，時天成元年（九二六）七月二十七日也。其妻舒嚕，舊作「述律」，今改正。氏自率衆護其喪歸西樓。坤亦從行，得報而還。既而舒嚕氏立其次子德光爲渠帥，以總國事。尋遣使告哀，明宗爲之輟朝。明年（九二七）正月，葬案巴堅于木葉山，僞諡曰大聖皇帝。案巴堅凡三

子，皆雄偉。長曰人皇王托允，卽東丹王也；次曰元帥太子，卽德光也；幼曰安端少君。德光本名耀衝芝，舊作「耀州之」，今改正。後慕中華文字，遂改焉。唐天成初，案巴堅死，其母令德光權主牙帳，令小子安端少君往渤海國代托允。托允將立，而德光素爲部族所服，又其母亦常鍾愛，故因而立之。……長興二年（九三二），東丹王托允在闕下，其母繼發使申報，朝廷亦優容之。……

【舊五代史卷一三八，外國列傳·高麗，六頁上】高麗，本扶餘之別種。其故都平壤城，卽漢樂浪郡之故地，在京師東四千餘里。東渡海至于新羅，西北渡遼水至于營州，南渡海至于百濟，北至靺鞨，東西三千一百里，南北二千里。其官，大者號大對盧，比一品，總知國事，三年一代。若稱職者，不拘年限。對盧以下官，總十二級。外置州縣六〔十〕餘。大城置僞薩一人，比都督；小城置道使一人，比刺史。其下各有僚佐，分曹掌事。其王以白羅爲冠，白皮小帶，咸以金飾。唐貞觀末，太宗伐之，不能下。至總章初，高宗命李勣率軍征之，遂拔其城，分其地爲郡縣。及唐之末年，中國多事，其國遂自立君長。前王姓高氏，唐同光、天成中，累遣使朝貢。周顯德六年（九五九），高麗遣使貢紫白水晶二千顆。

【舊五代史卷一三八，外國列傳·渤海靺鞨，六頁下】渤海靺鞨，其俗呼王爲可毒夫，對面呼聖賤，奏呼基下；父曰老王，母曰太妃，妻曰貴妃，長子曰副王，諸子曰王子。世以大

氏爲酋長。

【舊五代史卷一三八，外國列傳·黑水靺鞨，六頁下】黑水靺鞨，其俗皆編髮。性凶悍，無憂戚，貴壯而賤老。俗無文字。兵器有角弓、楛矢。

【舊五代史卷一三八，外國列傳·新羅，六頁下】新羅，其國俗重九日相慶賀，每以是月拜日月之神。婦人以髮繞頭，用綵及珠爲飾，髮甚鬢美。

五代史記

（宋）歐陽修撰。

（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宋慶元本）

【五代史記卷二，梁本紀二，太祖下】開平元年（九〇七）……五月……戊寅，渤海、契丹遣使者來。

二年（九〇八），春正月丁酉，渤海遣使者來。

三年（九〇九）……三月辛未，渤海國王大諲譔遣使者來。

乾化元年（九一一）……八月戊辰，……渤海遣使者來。

二年（九一二）……五月丁亥，……渤海遣使者來。

【五代史記卷五，唐本紀五，莊宗下】同光二年（九二四），春正月庚戌，新羅國王金朴英及其泉州節度使王逢規皆遣使者來。乙卯，渤海國王大諲譔使大禹謨來。

【五代史記卷六，唐本紀六，明宗】 天成元年（九二六）……四月……甲寅，……渤海國王大誣譟使大陳林來。……七月庚申，……契丹使梅老述骨來，渤海使大昭佐來。

二年（九二七）……二月壬午朔，新羅使張芬來。……三月壬子朔，新羅使林彥來。

四年（九二九）……八月……己未，高麗王建使張彬來。

長興二年（九三一）……十二月……辛未，渤海使文成角來。

三年（九三二）……夏四月庚申，新羅遣使者來。……六月甲寅，封王建爲高麗國王、大

義軍使。

【五代史記卷七，唐本紀七，廢帝】 清泰二年（九三五）……九月……乙卯，渤海遣使者來。

【五代史記卷八，晉本紀八，高祖】 天福四年（九三九）……九月……丙戌，高麗王建使其廣評侍郎邢順來。

【五代史記卷九，晉本紀九，出帝】 天福八年（九四三）……十一月……辛丑，高麗使其廣評侍郎金仁逢來。……十二月……甲寅，高麗使太相來。

開運二年（九四五）……十月丁丑，高麗使其廣評侍郎韓玄珪、禮賓卿金廉等來。……戊子，高麗使其兵部侍郎劉崇珪、內軍卿朴藝來。

【五代史記卷二，周本紀一一，太祖】廣順二年（九五二），春正月……庚午，高麗王昭使其廣評侍郎徐逢來。……秋九月乙丑，太僕少卿王演使于高麗。

【五代史記卷二，周本紀一二，世宗】顯德二年（九五五）……十月……戊寅，高麗使王子太相融來。

五年（九五八）……秋七月乙酉，水部員外郎韓彥卿市銅于高麗。

六年（九五九），春正月……辛酉，女真使阿辨來。……九月丙寅，左驍衛大將軍戴交使于高麗。……十一月壬寅，……高麗遣使者來。

【五代史記卷六八，閩世家，王審知子延義，八頁下】延義，審知少子也。既立，更名曦。遣使者朝貢于晉，改元永隆。……曦自昶世，倔強難制。昶相王倓，每抑折之，曦亦憚倓，不敢有所發。新羅遣使聘閩以寶劍，昶舉以示倓曰：「此將何爲？」倓曰：「不忠不孝者，斬之！」曦居旁色變。曦既立，而新羅復獻劍，曦思倓前言，而倓已死，命發冢戮其尸。

【五代史記卷七二，四夷附錄·契丹，一頁下】夷狄種號多矣，其大者自以名通中國，其次小遠者附見，又其次微不足錄者不可勝數。其地環列九州之外，而西北常疆，爲中國患。三代獫狁，見於《詩》、《書》，秦、漢以來，匈奴著矣；隋、唐之間，突厥爲大；其後有吐蕃、回鶻之疆。五代之際，以名見中國者十七八，而契丹最盛。契丹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或

曰與庫莫奚同類而異種。其居曰梟羅箇沒里。沒里者，河也。是謂黃水之南，黃龍之北，得鮮卑之故地，故又以爲鮮卑之遺種。當唐之世，其地北接室韋，東隣高麗，西界奚國，而南至營州。其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爲八部：其一曰但皆利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頻沒部，六曰內會雞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嗚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至其歲久，或其國有災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爲約本如此，不敢爭……

契丹〔攻中山〕雖無所得而歸，然自此頗有窺中國之志。患女真、渤海等在其後，欲擊渤海，懼中國乘其虛，乃遣使聘唐以通好。同光之間，使者再至。莊宗崩，明宗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坤至西樓，而阿保機方東攻渤海，坤追至慎州，見之……

阿保機攻渤海，取其扶餘一城，以爲東丹國，以其長子人皇王突欲爲東丹王。……

初，阿保機死，長子東丹王突欲當立，其母述律遣其幼子安端少君之扶餘代之，將立以爲嗣。然述律尤愛德光。德光有智勇，素已服其諸部。安端已去，而諸部希述律意，共立德光。突欲不得立，長興元年（九三〇），自扶餘泛海奔于唐，明宗因賜其姓爲東丹，而更其名曰慕華。以其來自遼東，乃以瑞州爲懷化軍，拜慕華懷化軍節度、瑞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其部曲五人皆賜姓名：罕只曰罕友通，穆葛曰穆順義，撒羅曰羅賓德，易密曰易師仁，蓋禮曰

蓋來賓，以爲歸化、歸德將軍、郎將。又賜前所獲赫邏姓名曰狄懷惠，捫列曰列知恩，前刺曰原知感，福郎曰服懷造，竭失記曰乙懷宥；其餘爲契丹直者，皆賜姓名。二年（九三一），更賜突欲姓李，更其名曰贊華。三年（九三二），以贊華爲義成軍節度使。……而述律尤思念突欲，由是卑辭厚幣，數遣使聘中國，因求歸赫邏、前刺等，唐輒斬其使而不報。……

【五代史記卷七三，四夷附錄·契丹。六頁上】……初，蕭翰聞德光死，北歸。有同州郃陽縣令胡嶠，爲翰掌書記，隨入契丹。而翰妻爭妬，告翰謀反。翰見殺，嶠無所依，居虜中七年。當周廣順三年（九五三），亡歸中國，略能道其所見。云：「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門關。關路崖狹，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之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臺山，其一峯最高者，東臺也。又三日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有雞鳴山，云唐太宗北伐，聞雞鳴於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永定關，此唐故關也。又四日至歸化州。又三日登天嶺。嶺東西連亘，有路北下，四顧冥然，黃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辭鄉嶺也。可一南望而爲永訣。』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復蘇。又行三四日，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谷長五十里，高崖峻谷，仰不見日，而寒尤甚。已出谷，得平地，氣稍溫。又行二日，渡湟水。又明日，渡黑水。又二日至湯城淀。地氣最溫。契丹若大寒，則就溫于此。其水泉清冷，草軟如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日旱金，

大如掌，金色燦人；一曰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類藍，可愛。又二日至儀坤州，渡磨香河。自幽州至此無里候，其所向不知爲南北。又二日至赤崖。翰與兀欲相及，遂及述律戰于沙河，述律兵敗而北；兀欲追至獨樹渡，遂囚述律于撲馬山。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宦者、翰林、伎術、教坊、角觥、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自上京東去四十里至眞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東行至裏潭，始有柳而水草豐美。有息雞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自裏潭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長二三里，皆蕪蕪，枝葉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無草。兀欲時卓帳于此，會諸部人葬德光。自此西南行，日六十里，行七日至大山門。兩高山相去一里，而長松豐草，珍禽野卉。有屋室碑石，曰陵所也。兀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祭器者得入。入而門闔。明日開門，曰『拋蓋』。禮畢，問其禮，皆祕不肯言。『嶠所目見囚述律、葬德光等事，與中國所記差異。已而翰得罪被鑕，嶠與部曲東之福州。福州，翰所治也。嶠等東行，過一山，名十三山。云：「此西南去幽州二千里。又東行數日，過衛州。有居人三十餘家，蓋契丹所虜中國衛州人，築城而居之。』嶠至福州，而契丹多憐嶠，教其逃歸。嶠因得其諸國種類遠近。云：「距

契丹國東，至于海，有鐵甸。其族野居皮帳，而人剛勇。其地少草木，水鹹濁，色如血，澄之久而後可飲。又東，女真。善射，多牛、鹿、野狗。其人無定居。行以牛負物，遇雨則張革爲屋。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能釀麩爲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又東南，渤海。又東，遼國。皆與契丹略同。其南海曲有魚鹽之利。又南，奚。與契丹略同，而人好殺戮。又南，至于榆關矣。西南至儒州，皆故漢地。西則突厥、回紇。西北至嫺厥律。其人長大，鬢頭。酋長全其髮，盛以紫囊。地苦寒。水出大魚，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足。其人最勇，隣國不敢侵。又其西，轄戛，又其北，單于突厥，皆與嫺厥律略同。又北，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無所產。云契丹之先，常役回紇；後背之，走黑車子，始學作車帳。又北，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瓠瓠河。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徹底，常燒器銷冰乃得飲。東北至韃劫子。其人鬢首，披布爲衣，不鞍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輒殺而生食其肉。契丹等國皆畏之。契丹五騎遇一韃劫子，則皆散走。其國三面皆室韋：一曰室韋，二曰黃頭室韋，三曰獸室韋。其地多銅、鐵、金、銀。其人工巧，銅鐵諸器皆精好，善織毛錦。地尤寒，馬溺至地成冰堆。又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爲犬嗥。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爲狗，女爲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

與其筋十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筋。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銜而歸，則不能追矣。」其說如此。又曰：「契丹嘗選百里馬二十匹，遣十人齎乾餼北行，窮其所見。其人自黑車子歷牛蹄國以北，行一年，經四十三城。居人多以木皮爲屋。其語言無譯者，不知其國地、山川、部族名號。其地氣遇平地則溫和，山林則寒冽。至三十三城，得一人能鐵甸語，其言頗可解。云地名頡利烏于邪堰。云自此以北，龍、蛇、猛獸、魑魅羣行，不可往矣。其人乃還。此北荒之極也。」契丹謂嶠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使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爲夷狄所虜。吾國非人境也。」嶠歸，錄以爲《陷虜記》云。

【五代史記卷七四，四夷附錄·奚，一頁上】奚，本匈奴之別種。當唐之末，居陰涼川，在營府之西，幽州之西南，皆數百里。有人馬二萬騎。分爲五部：一曰阿薈部，二曰啜米部，三曰粵質部，四曰奴皆部，五曰黑訖支部。後徙居琵琶川，在幽州東北數百里。地多黑羊，馬趨前，蹄堅善走。其登山逐獸，下上如飛。契丹阿保機疆盛，室韋、奚、靺皆服屬之。奚人常爲契丹守界上，而苦其苛虐。奚王去諸怨叛，以別部西徙媯州，依北山射獵。常採北山麝香、仁參，賂劉守光以自託。其族至數千帳，始分爲東西奚。去諸之族頗知耕種，歲借邊民荒地種稌，秋熟則來穫，窖之山下，人莫知其處。饑以平底瓦鼎，煮稌爲粥，以寒水

解之而飲。去諸卒，子掃刺立。莊宗破劉守光，賜掃刺姓李，更其名紹威。紹威卒，子拽刺立。同光以後，紹威父子數遣使朝貢。初，紹威娶契丹女舍利逐不魯之姊爲妻。後逐不魯叛，亡入西奚，紹威納之。晉高祖入立，割幽州、鴈門以北入于契丹。是時，紹威與逐不魯皆已死。耶律德光已立晉北歸，拽刺迎謁馬前。德光曰：「非爾罪也。負我者掃刺與逐不魯爾。」乃發其墓，粉其骨而颺之。後德光滅晉，拽刺常以兵從。其後不復見於中國。自去諸徙媯州，自別爲西奚，而東奚在琵琶川者，亦爲契丹所并，不復能自見云。

【五代史記卷七四，四夷附錄·達靺，三頁下】達靺，靺鞨之遺種，本在奚、契丹之東北。後爲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或屬契丹，或屬渤海。別部散居陰山者，自號達靺。當唐末，以名見中國。有每相溫、于越相溫、咸通中，從朱耶赤心討龐勛。其後李國昌、克用父子爲赫連鐸等所敗，嘗亡入達靺。後從克用入關，破黃巢，由是居雲、代之間。其俗善騎射，畜多駝、馬。其君長、部族名字不可究，惟其嘗通於中國者可見云。同光中，都督折文通數自河西來貢駝、馬。明宗討王都於定州，都誘契丹入寇，明宗詔達靺入契丹界，以張軍勢，遣宿州刺史薛敬忠以所獲契丹團牌二百五十及弓箭數百，賜雲州生界達靺，蓋唐常役屬之。長興三年（九三三），首領頡哥率其族四百餘人來附。訖于顯德，常來不絕。

【五代史記卷七四，四夷附錄·高麗，二三頁下】高麗，本扶餘人之別種也。其國地、君

世，見於唐。比佗夷狄有姓氏，而其官號略可曉其義。當唐之末，其王姓高氏。同光元年（九三三），遣使廣評侍郎韓申一、副使春部少卿朴巖來，而其國王姓名，史失不紀。至長興二年（九三二），權知國事王建遣使者來，明宗乃拜建玄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封高麗國王。建，高麗大族也。開運二年（九四五），建卒，子武立。乾祐四（編者按：「四」當作「二」）年（九四九），武卒，子昭立。王氏三世，終五代常來朝貢；其立也，必請命中國，中國常優答之。其地產銅、銀。周世宗時，遣尙書水部員外郎韓彥卿，以帛數千匹，市銅於高麗，以鑄錢。〔顯德〕六年（九五九），昭遣使者貢黃銅五萬斤。高麗俗知文字，喜讀書。昭進《別敍孝經》一卷，《越王新義》八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雌圖》一卷。《別敍》敍孔子所生及弟子事迹。《越王新義》以爲問目，若今《正義》。《皇靈》述延年辟穀。《雌圖》載日食星變。皆不經之說。

【五代史記卷七四，四夷附錄，渤海，一四頁上】渤海，本號靺鞨，高麗之別種也。唐高宗滅高麗，徙其人散處中國，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治之。武后時，契丹攻北邊，高麗別種大乞乞仲象，與靺鞨酋長乞四比羽，走遼東，分王高麗故地。武后遣將擊殺乞四比羽，而乞乞仲象亦病死。仲象子祚榮立，因并有比羽之衆，其衆四十萬人，據挹婁，臣于唐。至中宗時，置忽汗州，以祚榮爲都督，封渤海郡王，其後世遂號渤海。其貴族姓大氏。開平元年（九〇七），國王大諲譔遣使者來，訖顯德，常來朝貢。其國土、物產，與高麗同。諲譔世次，

立、卒，史失其紀。

【五代史記卷七四，四夷附錄·新羅，一四頁下】新羅，弁韓之遺種也。其國地、君世、物俗，見於唐。其大族曰金氏、朴氏。自唐高祖時，封金眞〔平〕爲樂浪郡王，其後世常爲君長。同光元年（九三三），新羅國王金朴英遣使者來朝貢。長興四年（九三三），權知國事金溥遣使來。朴英、溥世次、卒、立，史皆失其紀。自晉已後，不復至。

【五代史記卷七四，四夷附錄·黑水靺鞨，一五頁上】黑水靺鞨，本號勿吉。當後魏時，見中國。其國東至海，南界高麗，西接突厥，北鄰室韋，蓋肅慎氏之地也。其衆分爲數十部，而黑水靺鞨最處其北，尤勁悍。無文字之記。其兵，角弓、楛矢。同光二年（九二四），黑水兀兒遣使者來。其後常來朝貢，自登州泛海，出青州。明年（九二五），黑水胡獨鹿亦遣使來。兀兒、胡獨鹿，若其兩部酋長，各以使來；而其部族世次、立、卒，史皆失其紀。至長興三年（九三三），胡獨鹿卒，子桃李花立，嘗請命中國。後遂不復見云。

五代會要

（宋）王溥撰。

（清光緒丙戌年江蘇書局刻本）

【五代會要卷一三，翰林院，一二頁下】天成三年（九二八）……十二月二日，學士院記事。樞密院近送到權知高麗國諸軍事王建表。今賜詔書者。其高麗國未曾有人使到闕，院中

並無彼國詔書式樣，未審呼卿、呼汝，兼使何色紙書寫及封裏事例。伏請特賜參酌，詳定報院者。中書帖太常禮院林，祈申堂。據狀申：謹案，本朝太宗皇帝親平其國，後不立後嗣，是以祇書新羅國。請約賜新羅國王書詔體樣修寫。奉勅：賜高麗國書詔，宜依賜新羅、渤海兩蕃書詔體樣修寫。

【五代會要卷二八，奚，二頁下】奚，本匈奴別種。……（編者按：下文與《舊五代史》、《五代史記》略同，從略。）

後唐同光元年（九三三）十二月，遣使朝貢。三年（九三五）九月，以莊宗誕節至，遣使表貢方物。天成四年（九二九），掃刺因翦（瓜）（瓜）傷，乃卒，其子素姑代立，亦時遣使入朝。

清泰三年（九三六）七月，其首領達刺干遣通事介老奏其王素姑謀叛，欲附契丹，已處置訖，權知部落。廢帝降詔以慰撫之。

晉天福元年（九三六），高祖以契丹有助立之功，割鴈門已北及幽州之地以賂之。由是奚之部族復隸於契丹，自後常爲契丹之所役屬。開運三年（九四六）十二月，契丹犯闕，其王拽刺以所部兵屯於洛陽，及虜主死，隨衆北遁。

【五代會要卷二九，契丹，一頁上】契丹，本鮮卑之種也。……（編者按：下文與《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五代史記》略同，從略。）

梁開平元年（九〇七）四月，遣其首領袍笏梅老等來貢方物。至二年（九〇八）二月，其王阿保機又遣使來貢良馬。五月，又遣使解里貢細馬十疋，金花鞍轡，貂鼠皮裘并冠，男口一，年十歲，名曰蘇；女口一，年十一歲，名曰譬。其妻述律氏貢朝霞錦。前國王欽德并其大臣皆有貢獻。太祖命司農卿渾特、右千牛衛將軍郎公遠充使，就本國宣諭。

三年（九〇九）閏八月，又遣首領葛祿來貢方物。太祖御文明殿，召葛祿等五十人張謙，賜金帛等有差。至五年（九一一）四月，又遣使實柳梅老來朝貢。

後唐同光二年（九二四）三月，阿保機率所部入寇新城。其年七月，又率兵東攻渤海國。至九月，爲鄰部室韋、女真、迴鶻所侵。十二月，又入寇嵐州。三年（九二五）二月，復入寇幽州，爲王師所敗，俘其首領衢多等。其年五月，又遣使拽鹿孟等來貢方物。

四年（九二六）正月，阿保機將復寇渤海國，又遣梅老鞋里已下三十七人貢馬三十匹，詐修和好。

天成元年（九二六）七月，攻渤海國扶餘城，下之，命其長子突欲爲國主，號東丹王。其月二十七日，阿保機得疾而死，第二子元帥太子德光嗣立。德光本名曠屈之，慕中國之名，故改爲德光。初阿保機有三子：長號人皇王，次號元帥太子，次曰安端少君。及阿保機死，其妻述律氏令第二子元帥太子德光勾當兵馬，令少子安端少君往渤海國代突欲，將立

爲嗣，而元帥太子素爲部族所敬，又其母述律氏亦常鍾愛，故因而立之。……

長興元年（九三〇）十一月，契丹渤海國東丹王突欲率番官四十餘人，馬百匹，自登州泛海內附。明宗御文明殿召對，及其部曲，慰勞久之，賜以衣冠、金玉帶、鞍馬、錦綵、器物等。突欲進本國印三面，命宣示宰臣。其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契丹國東丹王突欲遠泛滄溟，來歸皇化，請賜姓名，仍准番官入朝例安排。謹按四夷入朝番官，有懷德、懷化、歸德、歸化等將軍、中郎將名號。又本朝賜新羅、渤海兩番國王官，初自檢校司空至太保。今突欲是阿保機之子，請比新羅、渤海王例施行。」勅：「渤海國王人皇王突欲，契丹先收渤海國，改爲東丹，其突欲宜賜姓東丹，名慕華，授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安東都護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渤海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充懷化軍節度、瑞慎等州觀察處置、押番落等使。二年（九三一）九月，復賜姓李，名贊華。三年（九三二）五月，授滑州節度使。爲廢帝所殺。至二年（九三一），其契丹王母述律氏以其子突欲歸國，遣使朝貢，明宗深慰納之。……

【五代會要卷三〇，高麗，三頁下】高麗，本扶餘之別種。……（編者按：下文與《舊五代史·

高麗傳略同，從略。）……其俗多淫祀，事靈星、可汗、箕子等神。國城東有大隧，名曰隧神，常以十月王自祭之。俗好經書，至于庶賤之家，各于衢路造大屋，謂之局堂，子孫晝夜讀書、習射。前王姓高氏，世通中國，常遣使朝貢。

後唐同光三年（九三五）十一月，遣使廣評侍郎、上柱國韓申一、副使春部少卿朴巖來貢方物。至四年（九二六）正月，授韓申一朝散大夫、試殿中監，朴巖朝散郎、試秘書郎。

天成四年（九二九）八月，復遣廣評侍郎張翬等五十二人來朝，貢銀香獅子銀鑪、金裝鍔鏤雲星刀劍、馬匹、金銀鷹繡鞵、白紵、白氈、頭髮、人參、香油、銀鏤剪刀鉗鉞、松子等。

長興三年（九三二）二月，復遣使大相王儒來朝。其年六月，以權知國事王建爲特進、檢校太保、使持節、元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高麗王。七月，又以其妻柳氏爲河東郡夫人。

清泰二年（九三五）十二月，遣使禮賓卿邢順等來朝貢。

三年（九三六）正月，以入朝使禮賓卿邢順試將作少監，副使崔遠試少府監主簿。其年，又遣使王子太相王規等來貢方物。以太相王規爲檢校尚書右僕射，副使廣評侍郎崔禹試將作監，其隨行節級等三十餘人並授司戈、司陞等職。

晉天福三年（九三八）八月，青州奏：「高麗國宿衛質子王仁翟乞放歸鄉里。」從之。

四年（九三九）九月，復遣廣評侍郎邢順等七十二人來貢方物。

六年（九四一）八月，其國王王建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使持節、元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高麗國王。命國子博士謝攀持節就冊之。

八年(九四三)十二月，復遣王子大相王申一等來。

開運元年(九四四)正月，以入朝使王子大相、守倉部令、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王申一爲檢校尚書右僕射，正朝守廣評侍郎、柱國、丹金魚袋柳迴訓檢校禮部尚書，守廣評郎中韓李康試衛尉卿，守廣評郎中朴元信試太府少卿，守兵部主事韋安試將作監主簿。以進奉賀登極使正朝前守廣平侍郎、柱國、丹金魚袋金仁逢可檢校工部尚書，副使禮賓卿、柱國、丹金魚袋金裕可試大府卿判官，兵部郎中張規可試衛尉少卿。

二年(九四五)，其國王王建卒，其子武嗣位。十月，遣使廣評侍郎韓元珪，副使前禮賓卿金廉等一十八人來朝。十一月，以權知高麗國事王武爲特進、檢校太保、使持節、元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兼御史大夫，高麗國王。仍命光祿卿范光政、太子洗馬張李凝就行冊命。王武者，王建之子，本國中大族，國中推而爲主，有智勇，兵力日盛，以兵并三韓、百濟之地，東夷君長最爲雄盛。漢乾祐末，王武死，其子王昭代立。

周廣順元年(九五二)正月，遣廣評侍郎徐逢等九十七人來朝貢。二月，以權知高麗國事王昭爲特進、檢校太保、使持節、元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兼御史大夫，高麗國王。仍命衛尉卿劉暉、通事舍人顧彥浦持節冊之。劉暉尋卒於路，顧彥浦溺海而死。

二年(九五二)九月，復以太僕少卿王演借衛尉卿，充高麗國冊禮使，右衛率府呂繼贊借

將作少監，充副使。

顯德二年（九五五）十月，復遣使王子大相王融來貢方物，又遣廣評侍郎荀質來賀登極。其年十二月，授其國王王昭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高麗國王。

五年（九五八）七月，命尙書水部員外郎韓彥卿、尙輦奉御金彥英使於高麗，因命齎帛數千匹，就彼市銅，以備鑄錢之用。

六年（九五九）正月，又遣其臣王子佐丞王兢、佐伊皇甫魏光等，貢名馬、織成衣襖、弓、劍等。其年八月，遣使進《別序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八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雌圖》三卷，《別序》者，記孔子所生及弟子從學之事。《越王新義》者，以越王爲問目，以疏注文之是非。《皇靈》者，止說延年辟災之事及志符文，乃道書也。《雌圖》者，止說月之環暈、星之彗孛、災異之應，乃讖緯之書也。其年十一月，遣使貢銅五萬斤，紫、白水精各二千顆。

【五代會要卷三〇，渤海，七頁下】渤海靺鞨，本高麗種。……（編者按：下文與《新唐書》、《舊五代史》、《五代史記》略同，從略。）

梁開平元年（九〇七）五月，其王大諲譔遣王子大昭順來貢方物。至二年（九〇八）正月，又遣殿中少令崔禮光來朝。

三年（九〇九）三月，遣其相大誠譔來朝，兼貢女口。

乾化二年(九二二)五月，又遣王子大光贊來朝，貢方物。太祖厚有錫賜。

後唐同光二年(九二四)正月，遣王子大禹謨來朝。五月，又遣王子大元讓來朝，莊宗賜金綵以遣之。八月，又遣姪學堂親衛大元謙試國子監丞。

三年(九二五)二月，又遣使裴璆貢方物，進細女口。五月，以入朝使政堂省守和部少卿、賜紫金魚袋裴璆爲右贊善大夫。

天成元年(九二六)四月，遣使大陳林等一百十六人來朝貢，進男口、女口各三人，并人參、昆布、白附子等。其年七月，遣使大照佐等六人朝貢。先是契丹大首領耶律阿保機兵力雄盛，東北諸蕃多臣屬之，以渤海國土地相接，常有吞併之志。是歲，率諸蕃部落攻渤海國扶餘城，下之，改扶餘城爲東丹府，命其子突欲留兵鎮之。未幾，阿保機死，渤海王命其弟率兵攻扶餘城，不能克，保衆而退。

四年(九二九)五月，又遣高正詞入朝，貢方物。七月，以正詞爲太子洗馬。

長興二年(九三二)十二月，遣使成文角來朝。

三年(九三三)正月，又遣使來朝貢。

四年(九三三)七月，以先入朝使成文角爲朝散大夫、右神武軍長史、奏事右錄事、試大理評事，高保乂爲朝散郎、右驍衛長史，並賜金紫。

清泰二年（九三五）十二月，遣使列周道等入朝，貢方物。

三年（九三六）二月，以入朝使南海府都督列周道爲檢校工部尙書，政堂省工部卿烏濟顯試光祿卿。

周顯德元年（九五四）七月，渤海國崔烏斯多等三十人歸化。

【五代會要卷三〇，新羅，一〇頁上】新羅，弁韓之苗裔。……（編者按：下文與《新唐書》、《五代史記》略同，從略。）

後唐同光元年（九二三）十一月，其王金朴英遣倉部侍郎金樂、錄事參軍金幼卿來朝貢。

二年（九二四）六月，又遣使朝散大夫、倉部侍郎、賜紫金岳來朝貢，授金岳朝議大夫、試衛尉卿。

天成二年（九二七）二月，遣使張芬等來朝。其年三月，以新羅國權知康州事王逢規爲懷化大將軍，新羅國前登州都督府長史張希巖，新羅金州知後官、本國金州司馬李彥謨並檢校右散騎常侍。其月，又以入朝使中散大夫、兵部侍郎兼賜紫金魚袋張芬爲檢校工部尙書，副使兵部郎中朴述洪兼御史中丞，判官倉部員外郎李忠式兼御史。其年四月，新羅國康州遣使林彥來朝貢，召對於中興殿，賜物有差。

四年（九二九）二月，青州奏：於登州岸獲新羅船一隻，進其寶貨。

長興四年(九三三)四月，權知國事金溥遣使金朮來貢方物。

清泰二年(九三五)二月，以入朝使執事侍郎金朮爲檢校工部尙書，副使司賓大卿李儒試將作少監。

【五代會要卷三〇，黑水靺鞨，一一頁下】靺鞨，蓋肅慎之地，後魏爲勿吉。……(編者按：下文與《新唐書》、《舊五代史》略同，從略。)

後唐同光二年(九二四)九月，遣使兀兒來朝。以兀兒爲懷化中郎將，遣還番。

三年(九二五)五月，黑水胡獨鹿遣使朝貢。

天成四年(九二九)八月，遣使骨至來朝，兼貢方物。以骨至爲歸德司戈，遣還番。

長興元年(九三〇)二月，其首領兀兒復遣使朝貢。

二年(九三一)五月，青州奏：黑水兀兒部至登州賣馬。

三年(九三二)二月，青州奏：黑水桃李花狀申，父胡獨鹿卒，所有勅賜朱記未敢行使。

遼 史

(元)脫脫等撰。

(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元刊本)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唐天復元年(九〇二)，歲辛酉，痕德堇可汗立，以太祖爲本部夷離堇，專征討，連破室韋于厥及奚帥轄刺哥，俘獲甚衆。……明年(九〇三)春，伐女直，下之，

獲其戶三百。……冬，略至薊北，俘獲以還。先是，德祖俘奚七千戶，徙饒樂之清河，至是創爲奚迭刺部，分十三縣。遂拜太祖于越，總知軍國事。明年（九〇四），歲甲子，……九月，討黑車子室韋。唐盧龍軍節度使劉仁恭發兵數萬，遣養子趙霸來拒。霸至武州，太祖諜知之，伏勁兵桃山下，遣室韋人牟里，詐稱其酋長所遣，約霸兵會平原。既至，四面伏發，擒霸，殲其衆，乘勝大破室韋。明年（九〇五）七月，復討黑車子室韋。……明年（九〇六）二月，復擊劉仁恭，還，襲山北奚破之。……十一月，遣偏師討奚、靺諸部及東北女直之未附者，悉破降之。

太祖元年（九〇七）……二月，……征黑車子室韋，降其八部。……冬十月乙巳，討黑車子室韋，破之。

二年（九〇八）……夏五月癸酉，詔撤刺討烏丸、黑車子室韋。……冬十月己亥朔，建明王樓築長城於鎮東海口，遣輕兵取吐渾叛入室韋者。

三年（九〇九）……冬十月己巳，遣鷹軍討黑車子室韋，破之。

五年（九一一），春正月……丙申，上親征西部奚。奚阻險，叛服不常，數招諭，弗聽。是役，所向輒下；遂分兵討東部奚，亦平之。於是盡有奚、靺之地。東際海，南暨白檀，西踰松漠，北抵潢水，凡五部，咸入版籍。

九年(九一五),春正月,烏古部叛,討平之。……冬十月戊申,鈎魚于鴨淥江,新羅遣使貢方物,高麗遣使進寶劍。

神冊三年(九一八)……二月,……晉、吳越、渤海、高麗、回鶻、阻卜、党項,及幽、鎮、定、魏、潞等州,各遣使來貢。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神冊四年(九一九)……九月,征烏古部,道聞皇太后不豫,一日馳六百里,還侍,太后病間,復還軍中。冬十月丙午,次烏古部,天大風雪,兵不能進,上禱於天,俄頃而霽,命皇太子將先鋒軍進擊,破之。俘獲生口萬四千二百,牛馬、車乘、廬帳、器物二十餘萬。自是舉部來附。

天贊二年(九三三)……三月戊寅,軍于箭筈山,討叛奚胡損,獲之,射以鬼箭,誅其黨三百人,沉之狗河。置奚墮瑰部,以勃魯恩權總其事。

三年(九三四)……夏五月,……徙薊州民實遼州地。渤海殺其刺史張秀實而掠其民。

四年(九三五)……十一月……己酉,新羅國來貢。十二月乙亥,詔曰:「所謂兩事,一事已畢,惟渤海世讎未雪,豈宜安駐!」乃舉兵親征渤海大譚諤,皇后、皇太子、大元帥堯骨皆從。閏月……己酉,次撒葛山,射鬼箭。丁巳,次商嶺,夜圍扶餘府。

天顯元年(九二六),春正月己未,白氣貫日。庚申,拔扶餘城,誅其守將。丙寅,命惕隱

安端、前北府宰相蕭阿古只等，將萬騎爲先鋒，遇譚譔老相兵，破之。皇太子大元帥堯骨、南府宰相蘇、北院夷离董斜涅赤、南院夷离董迭里，是夜圍忽汗城。己巳，譚譔請降。庚午，駐軍於忽汗城南。辛未，譚譔素服、裹索，牽羊，率僚屬三百餘人出降，上優禮而釋之。甲戌，詔諭渤海郡縣。丙子，遣近侍康末怛等十三人入城索兵器，爲邏卒所害。丁丑，譚譔復叛，攻其城，破之。駕幸城中，譚譔請罪馬前，詔以兵衛譚譔及族屬以出。祭告天地，復還軍中。二月……壬辰……改元天顯。以平渤海，遣使報唐。甲午，復幸忽汗城，閱府庫物，賜從臣有差，以奚部長勃魯恩、王郁自，回鶻、新羅、吐蕃、党項、室韋、沙陀、烏古等，從征有功，優加賞賚。丙午，改渤海國爲東丹，忽汗城爲天福，册皇太子倍爲人皇王以主之。以皇弟迭刺爲左大相，渤海老相爲右大相，渤海司徒大素賢爲左次相，耶律羽之爲右次相。赦其國內殊死以下。丁未，高麗、濊貊、鐵驪、靺鞨來貢。三月……癸未，宴東丹國僚佐，頒賜有差。甲申，幸天福城。乙酉，班師，以大譚譔舉族行。夏四月……辛卯，人皇王率東丹國僚屬辭……七月……辛未，衛送大譚譔于皇都西，築城以居之，賜譚譔名曰烏魯古，妻曰阿里只。

【遼史卷三，營衛志上，宮衛，一頁下】遼國之法：天子踐位，置宮衛，分州縣，析部族，設官府，籍戶口，備兵馬；崩，則扈從后妃宮帳，以奉陵寢；有調發，則丁壯從戎事，老

弱居守。……

算幹魯朶。太祖置，國語心腹曰算，宮曰幹魯朶，是爲弘義宮。以心腹之衛置，益以渤海俘、錦州戶。其幹魯朶在臨潢府，陵寢在祖州東南二十里。……

國阿輦幹魯朶。太宗置。故國曰國阿輦，是爲永興宮。初名孤穩幹魯朶，以太祖平渤海俘戶、東京懷州提轄司及雲州懷仁縣、澤州灤河縣等戶置。其幹魯朶在游古河側，陵寢在懷州南三十里。……

【遼史卷三三，營衛志中·部族上，四頁上】部落曰部，氏族曰族。契丹故俗，分地而居，合族而處。有族而部者，五院、六院之類是也；有部而族者，奚王、室韋之類是也；有部而不族者，特里特勉、稍瓦、曷朮之類是也；有族而不部者，遙輦九帳、皇族三父房是也。奇首八部爲高麗、蠕蠕所侵，僅以萬口附於元魏。生聚未幾，北齊見侵，掠男女十萬餘口。繼爲突厥所逼，寄處高麗，不過萬家，部落離散，非復古八部矣。別部有臣附突厥者，內附於隋者，依紇臣水而居，部落漸衆，分爲十部，有地遼西五百餘里。……舊志曰：契丹之初，草居野次，靡有定所，至涅里始制部族，各有分地。太祖之興，以迭刺部強熾，析爲五院、六院。奚六部以下，多因俘降而置。勝兵甲者，卽著軍籍，分隸諸路詳穩、統軍、招討司。……古八部：

悉萬丹部 何大何部 伏弗郁部 羽陵部 日連部 匹黎部 黎部 吐六于部。

契丹之先，曰奇首可汗。生八子，其後族屬漸盛，分爲八部，居松漠之間。……潢河之西，土河之北，奇首可汗故壤也。

隋契丹十部：

元魏（疑「末」），莫弗賀勿于畏高麗、蠕蠕侵逼，率車三千乘、衆萬口內附，乃去奇首可汗故壤，居白狼水東。北齊文宣帝自平州三道來侵，虜男女十餘萬口，分置諸州。又爲突厥所逼，以萬家寄處高麗境內。隋開皇四年（五八四），諸莫弗賀悉衆歛塞，聽居白狼故地。又別部寄處高麗者，曰出伏等率衆內附，詔置獨奚那頡之北。又別部臣附突厥者四千餘戶來降，詔給糧遣還，固辭不去。部落漸衆，徙逐水草，依紇臣水而居，在遼西正北二百里。其地東西五百里，南北三百里。分爲十部，逸其名。

【遼史三三，營衛志下·部族下，一頁下】太祖二十部，二國舅升帳分，止十八部：

五院部。……甌昆石烈，太宗會同二年（九三九），以烏古之地水草豐美，命居之；三年（九四〇），益以海勒水之地爲農田。乙習本石烈，會同二年，命以烏古之地。

六院部。……幹納阿刺石烈，會同二年（九三九），命居烏古。三年，益以海勒水地。

奚王府六部，五帳分。其先曰時瑟，事東遙里十帳部主哲里。後逐哲里，自立爲奚王。

卒，弟吐勒斯立。遙輦鮮質可汗討之，俘其拒敵者七百戶，撫其降者。以時瑟鄰睦之故，止俘部曲之半，餘悉留焉。奚勢由是衰矣。初爲五部：曰遙里，曰伯德，曰奧里，曰梅只，曰楚里。太祖盡降之，號五部奚。天贊八年（編者按：據《紀》、《表》，八年應作二年），有東扒里廝胡損者，恃險堅壁於箭筈山以拒命，擲揄曰：「大軍何能爲？我當飲墮瑰門下矣。」太祖滅之，以奚府給役戶，併括諸部穩丁，收合流散，置墮瑰部，因墮瑰門之語爲名，遂號六部奚。命勃魯恩主之，仍號奚王。……聖宗合奧里、梅只、墮瑰三部爲一，特置二剋部，以足六部之數。奚王和朔奴討兀惹，敗績，籍六部隸北府。

突呂不室韋部。本名大小二黃室韋。太祖爲達馬狝沙里，以計降之，乃置爲二部，隸北府節度使，屬東北路統軍司，戍泰州東北。

涅刺拏古部。與突呂不室韋部同節度使，戍泰州東。

迭刺迭達部。本鮮質可汗所俘奚七百戶。太祖卽位，以爲十四石烈，置爲部，隸南府節度使，屬西南路招討司，戍黑山北，部民居慶州南。

乙室奧隗部。神冊六年（九二二），太祖以所俘奚戶置，隸南府節度使，屬東北路兵馬司。褚特奧隗部。太祖以奚戶置，隸南府節度使，屬東京都部署司。

聖宗三十四部：

撒里葛部。奚有三營：曰撒里葛，曰窈介，曰禡盃爪。太祖伐奚，乞降，願爲著帳子弟，籍於宮分，皆設夷离董。聖宗各置爲部……

特里特勉部。初於八部各析二十戶以戍奚，偵候落馬河及速魯河側，置二十詳穩。聖宗以戶口蕃息，置爲部，設節度使，隸南府。成倒場嶺，居橐駝岡。

【遼史卷三四，兵衛志上·兵衛，一頁下】遙輦耶瀾可汗十年（九〇二），歲在辛酉，太祖授鉞專征，破室韋、于厥、奚三國，俘獲廬帳不可勝紀……十二年（九〇三），德祖討奚，俘七千戶……太祖卽位五年（九一一），討西奚、東奚，悉平之，盡有奚、靺之衆。

〔天贊〕四年（九二五），（疑）〔又〕親征渤海。天顯元年（九二六），滅渤海國。地方五千里，兵數十萬，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盡有其衆。

【遼史三七，地理志一，二頁下】……遼國，其先曰契丹，本鮮卑之地。居遼澤中，去榆關一千一百三十里，去幽州又七百一十四里。南控黃龍，北帶潢水，冷陁屏右，遼河暫左。高原多榆柳，下隰饒蒲葦。當元魏時，有地數百里，至唐，大賀氏蠶食扶餘、室韋、奚、靺鞨之區，地方二千餘里。貞觀三年（六二九），以其地置玄州，尋置松漠都督府，建八部爲州，各置刺史。達稽部曰峭落州。紇便部曰彈汗州。獨活部曰無逢州。芬阿部曰羽陵州。突便部曰日連州。芮奚部曰徒河州。墜斤部曰萬丹州。伏部曰匹黎，赤山二州。以大賀氏窟

哥爲使持節十州軍事。分州建官，蓋助於此。迨于五代，關地東西三千里。遙輦氏更八部曰：旦利皆部、乙室活部、實活部、納尾部、頻沒部、內會雞部、集解部、奚嘔部，屬縣四十有一。每部設刺史，縣置令。太宗以皇都爲上京，升幽州爲南京，改南京爲東京。聖宗城中京。興宗升雲州爲西京。於是五京備焉。又以征伐俘戶建州。襟要之地，多因舊居名之。加以私奴置投下州。總京五，府六，州、軍、城百五十有六，縣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屬國六十。東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臚胸河，南至白溝，幅員萬里。

上京道

上京臨潢府……戶三萬六千五百。……臨潢縣……長泰縣，本渤海國長平縣民，太祖伐大諲譖，先得是邑，遷其人於京西北，與漢民雜居。……定霸縣，本扶餘府強師縣民，太祖下扶餘，遷其人於京西，與漢人雜處，分地耕種。……保和縣，本渤海國富利縣民，太祖破龍州，盡徙富利縣人散居京南。……潞縣，本幽州潞縣民。天贊元年，太祖破薊州，掠潞縣民，布於京東，與渤海人雜處。……易俗縣，本遼東渤海之民，太平九年（二〇二九）大延琳結構遼東夷叛，圍守經年，乃降。盡遷於京北，置縣居之。是年，又徙渤海叛人家屬置焉。……遷遼縣，本遼東諸縣渤海人，大延琳叛，擇其謀勇者置之左右，後以城降，戮之。徙其家屬於京東北，故名。……渤海縣……興仁縣……宣化縣，本遼東神

化縣民。太祖破鴨綠府，盡徙其民居京之南。……

……宋大中祥符九年（一〇一六），薛映記曰：「上京者，中京正北。八十里至松山館。七十里至崇信館。九十里至廣寧館。五十里至姚家寨館。五十里至咸寧館。三十里度潢水石橋。旁有饒州，唐於契丹營置饒樂，今渤海人居之。五十里保和館，度黑水河。七十里宣化館。五十里長泰館。館西二十里，有佛舍，民居，卽祖州。又四十里，至臨潢府。自過崇信館，乃契丹舊境，其南奚地也。……」

祖州天成軍上節度…… 長霸縣…… 咸寧縣…… 越王城……

懷州奉陵軍上節度，本唐歸誠州，太宗行帳放牧於此。天贊中，從太祖破扶餘城，下龍泉府，俘其人，築寨居之。…… 扶餘縣，本龍泉府。太祖遷渤海扶餘縣降戶於此。……

顯理縣，本顯理府人，太祖伐渤海，俘其王大諲譔，遷民於此。……

慶州玄寧軍上節度…… 玄德縣…… 孝安縣…… 富義縣，本義州，太宗遷渤海義州民。……

泰州德昌軍節度…… 樂康縣…… 興國縣……

長春州韶陽軍下節度…… 長春縣……

烏州靜安軍刺史…… 愛民縣……

永州永昌軍觀察……長寧縣，本顯德府縣名。太祖平渤海，遷其民於此。……義豐縣，本鐵利府義州，遼兵破之，遷其民於南樓之西北，仍名義州。……改今縣。……慈仁縣……

儀坤州啟聖軍節度，本契丹右大部地，應天皇后建州。回鶻糯思居之，至四世孫容我梅里，生應天皇后述律氏，適太祖。太祖開拓四方，平渤海，后有力焉。俘掠有伎藝者多歸帳下，謂之屬珊，以所生之地置州。……廣義縣本回鶻部牧地，應天皇后以四征所俘居之，因建州縣。……

龍化州興國軍下節度，本漢北安平縣地。契丹始祖奇首可汗居此，稱龍庭。……唐天復二年（九〇二），太祖……破代北，遷其民建城居之。明年（九〇三），伐女直，俘數百戶實焉。……龍化縣，太祖東伐女直，南掠燕薊，所俘建城置邑。……

降聖州開國軍下刺史……永安縣，本龍原府慶州縣名。太祖平渤海，破懷州之永安縣，遷其人置寨於此，建縣。……

饒州匡義軍中節度，本唐饒樂府地。貞觀中，置松漠府。……長樂縣，本遼城縣名。太祖伐渤海，遷其民，建縣居之。戶四千，內一千戶納鐵。臨河縣，本豐永縣人，太宗分兵伐渤海，遷於潢水之曲。……安民縣，太宗以渤海諸邑所俘雜置。……

頭下軍州，皆諸王、外戚、大臣及諸部從征俘掠或置生口，各團集建州縣以居之。……
 徽州宣德軍節度…… 成州長慶軍節度…… 懿州廣順軍節度…… 涇州高陽軍節
 度…… 壕州…… 原州，本遼東北安平縣地。…… 福州…… 橫州…… 鳳州，靈離
 國故地，渤海之安寧郡境。…… 遂州…… 豐州…… 順州…… 閬州…… 松山
 州…… 豫州…… 寧州……

邊防城……

【遼史三八，地理志二，一頁上】

東京道

東京遼陽府，本朝鮮之地。周武王釋箕子囚，去之朝鮮，因以封之。作八條之教，尙禮
 義，富農桑，外戶不閉，人不爲盜。傳四十餘世。燕屬眞番，朝鮮始置吏築障。秦屬遼東外
 徼。漢初，燕人滿，王故空地。武帝元封三年（前一〇八），定朝鮮爲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
 郡。後漢出入青、幽二州。遼東、玄菟二郡，沿革不常。漢末，爲公孫度所據，傳子康、孫
 淵，自稱燕王，建元紹漢。魏滅之。晉陷高麗，後歸慕容垂，子寶以勾麗王安爲平州牧，居
 之。元魏太武遣使至其所居平壤城。遼東京本此。唐高宗平高麗，於此置安東都護府，後
 爲渤海大氏所有。大氏始保挹婁之東牟山，武后萬歲通天中，爲契丹盡忠所逼，有乞乞仲

象者，度遼水自固，武后封爲震國公。傅子祚榮，建都邑，自稱震王，併吞海北，地方五千里，兵數十萬，中宗賜所都曰忽汗州，封渤海郡王。十有二世至彝震，僭號改元，擬建宮闕，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爲遼東盛國。忽汗州卽故平壤城也，號中京顯德府。太祖建國，攻渤海，拔忽汗城，俘其王大誣譟，以爲東丹王國。立太子圖欲爲人皇王，以主之。神冊四年（九一九），葺遼陽故城，以渤海漢戶建東平郡，爲防禦州。天顯三年（九二八），遷東丹國民居之，升爲南京，城名天福。……東至北烏魯虎克四百里，南至海邊鐵山八百六十里，西至望平縣海口三百六十里，北至挹婁縣范河二百七十里。東、西、南三面抱海。遼河出東北山口爲范河，西南流，爲大口，入于海。東梁河自東山西流，與渾河合，爲小口，會遼河入于海，又名太子河，亦曰大梁水。渾河在東梁、范河之間。沙河出東南山，西北流，徑蓋州，入于海。有蒲河、清河、浪水，亦曰泥河，又曰蘄芋濼，水多蘄芋之草。駐蹕山，唐太宗征高麗，駐蹕其巔數日，勒石紀功焉，俗稱手山，山巔平石之上，有掌指之狀，泉出其中，取之不竭。又有明王山、白石山，亦曰橫山。天顯十三年（九三八），改南京爲東京，府曰遼陽，戶四萬六千四。……遼陽縣，本渤海國金德縣地，漢浪水縣，高麗改爲勾麗縣，渤海爲常樂縣。……仙鄉縣，本漢遼隊縣，渤海爲永豐縣。……鶴野縣，本漢居就縣地，渤海爲雞山縣。……析木縣，本漢望平縣地，渤海爲花山縣。……紫蒙縣，本漢鏤芳縣地。後拂涅國置東平府，

領蒙州紫蒙縣，後徙遼城，並入黃嶺縣。渤海復爲紫蒙縣。……興遼縣，本漢平郭縣地，渤海改爲長寧縣。唐元和中，渤海王大仁秀南定新羅，北略諸部，開置郡邑，遂定（令民）〔今名〕。……肅慎縣，以渤海戶置。歸仁縣 順化縣

開州鎮國軍節度，本濊貊地。高麗爲慶州。渤海爲東京龍原府。有宮殿，都督慶、鹽、穆、賀四州事。故縣六：曰龍原、永安、烏山、壁谷、熊山、白楊，皆廢。疊石爲城，周圍二十里。唐薛仁貴征高麗，與其大將溫沙門戰熊山，擒善射者於石城，卽此。太祖平渤海，徙其民于大部落，城遂廢。……開遠縣，本柵城地，高麗爲龍原縣，渤海因之。……鹽州，本渤海龍河郡。故縣四：海陽、接海、格川、龍河，皆廢。……穆州保和軍刺史，本渤海會農郡。故縣四：會農、永歧、順化、美縣，皆廢。……統縣一，會農縣。賀州刺史，本渤海吉理郡。故縣四：洪賀、送誠、吉理、石山，皆廢。……

定州保寧軍，高麗置州。……定東縣，高麗所置，遼徙遼西民居之。……保州宣義軍節度，高麗置州。……來遠縣，初徙遼西諸縣民實之，又徙奚、漢兵七百防戍焉。……宣州定遠軍刺史。……懷化軍下刺史。……

辰州奉國軍節度，本高麗蓋牟城，唐太宗會李世勣攻破蓋牟城，卽此。渤海改爲蓋州，又改辰州，以辰韓得名。……建安縣

盧州玄德軍刺史，本渤海杉盧郡。故縣五：山陽、杉盧、漢陽、白巖、霜巖，皆廢。……
在京東一百二十里。…… 熊岳縣，西至海一十五里，傍海有熊岳山。

來遠城，本熟女直地。……

鐵州建武軍刺史，本漢安市縣。高麗爲安市城，唐太宗攻之不下，薛仁貴白衣登城，卽此。渤海置州。故縣四：位城、河端、蒼山、龍珍，皆廢。……在京西南六十里。 湯池縣

興州中興軍節度，本漢海冥縣地。渤海置州。故縣三：盛吉、蒜山、鐵山，皆廢。……
在京西南三百里。

揚州本漢襄平縣地，故縣五：靈峯、常豐、白石、均谷、嘉利，皆廢。……在京西北一百里。

崇州隆安軍刺史，本漢長岑縣地。渤海置州。故縣三：崇山、瀉水、綠城，皆廢。……
在京東北一百五十里。…… 崇信縣

海州南海軍節度，本沃沮國地。高麗爲沙卑城，唐李世勣嘗攻焉。渤海號南京南海府。疊石爲城，幅員九里。都督沃、晴、椒三州。故縣六：沃沮、鷲巖、龍山、濱海、昇平、靈泉，皆廢。太平中，大延琳叛，南海城經歲不下，別部酋長皆被擒，乃降。因盡徙其人於上京，置遷遼縣，移澤州民，來實之。…… 臨溟縣 耀州刺史，本渤海椒州。故縣五：椒山、貂

嶺、澗泉、尖山、巖淵，皆廢。……統縣一，巖淵縣。東界新羅，故平壤城在縣西南，東北至海州一百二十里。嬪州柔遠軍刺史，本渤海晴州。故縣五：天晴、神陽、蓮池、狼山、仙巖，皆廢。……

涿州鴨涿軍節度，本高麗故國。渤海號西京鴨涿府。城高三丈，廣輪二十里，都督神、桓、豐、正四州事。故縣三：神鹿、神化、劔門，皆廢。大延琳叛，遷餘黨於上京，置易俗縣居之；在者戶二千。……弘聞縣 神鄉縣 桓州，高麗中都城，故縣三：桓都、神鄉、洪水，皆廢。（於）高麗王於此叛立宮闕，國人謂之新國。五世孫釗，晉康帝建元初，爲慕容皝所敗，宮室焚蕩。……豐州，渤海置盤安郡。故縣四：安豐、渤恪、隈壤、破石，皆廢。……正州，本沸流王故地，國爲公孫康所併。渤海置沸流郡。有沸流水。……統縣一，東那縣，本漢東耐縣地。……慕州，本渤海遠府地。故縣二：慕化、崇平，久廢。……

顯州奉先軍上節度，本渤海顯德府地，世宗置，以奉顯陵。顯陵者，東丹人皇王墓也。人皇王性好讀書，不喜射獵，購書數萬卷，置豎巫閭山絕頂，築堂曰望海山，南去海一百三十里。大同元年（九四七），世宗親護人皇王靈駕歸自汴京，以人皇王愛豎巫閭山水奇秀，因葬焉。山形掩抱六重，於其中作影殿，制度宏麗。州在山東南，遷東京三百餘戶以實之。應曆元年（九五），穆宗葬世宗於顯陵西山，仍禁樵採。有十三山，有沙河。……奉先縣，本

漢無慮縣，即暨巫閭幽州鎮山。世宗析遼東長樂縣民以爲陵戶。……山東縣，本漢望平縣。穆宗割渤海永豐縣民爲陵戶。……歸義縣，初置顯州，渤海民自來助役，世宗嘉悞，因籍其人戶置縣。……嘉州嘉平軍下刺史。……遼西州阜成軍中刺史，本漢遼西郡地。……統縣一，長慶縣。……康州下刺史，世宗遷渤海率賓府人戶置。……統縣一，率賓縣，本渤海率賓府地。

宗州下刺史，在遼東石熊山。……熊山縣，本渤海縣地。

乾州廣德軍上節度，本漢無慮縣地。……奉陵縣，本漢無慮縣地。……延昌縣。……靈山縣，本渤海靈峰縣地。司農縣，本渤海麓郡縣，併麓波、雲川二縣入焉。海北州廣化軍中刺史，世宗以所俘漢戶置，地在閭山之西，南海之北。……統縣一，開義縣。

貴德州寧遠軍下節度，本漢襄平縣地，漢公孫度所據。……貴德縣，本漢襄平縣，渤海爲崇山縣。奉德縣，本渤海緣城縣地，常置奉德州。

瀋州昭德軍中節度，本挹婁國地。渤海建瀋州。故縣九，皆廢。太宗置興遼軍，後更名。……樂郊縣，太祖俘蘇州三河民，建三河縣，後更名。靈源縣，太祖俘蘇州吏民，建漁陽縣，後更名。巖州白巖軍下刺史，本渤海白巖城，太宗撥屬瀋州。……統縣一，白巖縣，渤海置。

集州懷衆軍下刺史，古陴離郡地，漢屬險瀆縣，高麗爲霜巖縣，渤海置州。……奉集縣，渤海置。

廣州防禦，漢屬襄平縣，高麗爲當山縣，渤海爲鐵利郡，太祖遷渤海人居之，建鐵利州。……昌義縣

遼州始平軍下節度，本拂涅國城，渤海爲東平府。唐太宗親征高麗，李世勣拔遼城，高宗詔程振、蘇定方討高麗，至新城，大破之，皆此地也。太祖伐渤海，先破東平府，遷民實之。故東平府都督伊、蒙、陀、黑、北五州，共領縣十八，皆廢。太祖改爲州，軍曰東平，太宗更爲始平軍。有遼河、羊腸河、錐子河、蛇山、狼山、黑山、巾子山。……遼濱縣 安定縣 棋州祐聖軍下刺史，本渤海蒙州地。太祖以檀州俘，於此建檀州，後更名。……統縣一，慶雲縣。太祖俘密雲民，於此建密雲縣，後更名。

遂州刺史，本渤海美州地，採訪使耶律頗德以部下漢民置。穆宗時，頗得嗣絕沒入焉。……山河縣，本渤海縣，併黑川、麓川二縣置。

通州安遠軍節度，本扶餘國王城，渤海號扶餘城，太祖改龍州，聖宗更今名。……通遠縣，本渤海扶餘縣，併布多縣置。安遠縣，本渤海顯義縣，併鵠川縣置。歸仁縣，本渤海強（帥）〔師〕縣，併新安縣置。漁谷縣，本渤海縣。

韓州東平軍下刺史，本藁離國，舊治柳河縣。高麗置鄭頡府，都督鄭、頡二州，渤海因之，今廢。……柳河縣，本渤海粵喜縣地，併萬安縣置。

雙州保安軍下節度，本挹婁故地，渤海置安定郡，久廢。……雙城縣，本渤海安夷縣地。

銀州富國軍下刺史，本渤海富州，太祖以銀冶更名。……延津縣，本渤海富壽縣，境有延津故城，更名。新興縣，本故越喜國地，渤海置銀冶，常置銀州。永平縣，本渤海優富縣地，太祖以俘戶置，舊有永平寨。

同州鎮安軍下節度，本漢襄平縣地，渤海爲東平寨，太祖置州軍曰鎮東，後更名。……東平縣，本漢襄平縣地。產鐵，撥戶三百採鍊，隨征賦輸。永昌縣，本高麗永寧縣地。

咸州安東軍下節度，本高麗銅山縣地。渤海置銅山郡。地在漢候城縣北，渤海龍泉府南。地多山險，寇盜以爲淵藪。乃招平、營等州客戶數百，建城居之，初號郝里太保城。……咸平縣，唐安東都護，天寶中，治營，平二州間，卽此。太祖滅渤海，復置安東軍。……

信州彰聖軍下節度，本越喜故城，渤海置懷遠府，今廢。……武昌縣，本渤海懷福縣

地。……定武縣，本渤海豹山縣地。……

賓州懷化軍節度，本渤海城。……

龍州黃龍府，本渤海扶餘府，太祖平渤海還，至此崩，有黃龍見，更名。……黃龍縣，

本渤海長平縣，併富利、佐慕、肅慎置。遷民縣，本渤海永寧縣，併豐水、扶羅置。永平

縣，渤海置。益州觀察，屬黃龍府，統縣一，靜遠縣。安遠州懷義軍刺史。……威州武

寧軍刺史。……清州建寧軍刺史。……雍州刺史。……

湖州興利軍刺史，渤海置。……長慶縣

渤海清化軍刺史，渤海置。……貢珍縣，渤海置。

郢州彰聖軍刺史，渤海置。……延慶縣

銅州廣利軍刺史，渤海置。……析木縣，本漢望平縣地，渤海爲花山縣。……

涑州刺史，渤海置。……

率賓府刺史，故率賓國地。

定理府刺史，故挹婁國地。

鐵利府刺史，故鐵利國地。

安定府

長嶺府

鎮海府防禦…… 平南縣

冀州防禦……

東州，以渤海戶置。

尙州，以渤海戶置。

吉州福昌軍刺史

麓州下刺史，渤海置。

荊州刺史

懿州寧昌軍節度…… 寧昌縣……

順安縣

睪州昌永軍刺史

順化城嚮義軍下刺史……

寧州觀察，統和二十九年（一〇二二），伐高麗，以渤海降戶置。……

新安縣……

衍州安廣軍防禦…… 宜豐縣

連州德昌軍刺史…… 安民縣

歸州觀察，太祖平渤海，以降戶置。…… 歸勝縣

蘇州安遠軍節度，本高麗南蘇。……來蘇縣 懷化縣

復州懷德軍節度……永寧縣 德勝縣

肅州信陵軍刺史……清安縣

安州刺史……

榮州

率州

荷州

源州

渤海州

寧江州混同軍觀察……混同縣

河州德化軍……

祥州瑞聖軍節度，興宗以鐵驪戶置。……懷德縣

【遼史卷三九，地理志三一頁上】

中京道

中京大定府，虞爲營州。夏屬（異）冀州。周在幽州之分。秦郡天下，是爲遼西。漢爲新

安平縣。漢末，步奚居之。幅員千里，多大山深谷，阻險足以自固。魏武北征，縱兵大戰，降者二十餘萬，去之松漠。其後，拓拔氏乘遼建牙於此。當饒樂河水之南，溫渝河水之北。唐太宗伐高麗，駐蹕於此，部帥蘇支從征有功。奚長可度率衆內附，爲置饒樂都督府。咸通以後，契丹始大，奚族不敢復抗。太祖建國，舉族臣屬。……大定縣，白靄故地，以諸國俘戶居之。長安縣，本漢賓從縣，以諸部人居之。富庶縣，本漢新安平地。……勸農縣。……文定縣。……升平縣。……歸化縣，本漢柳城縣地。神水縣，本漢徒河縣地。……金源縣，本唐青山縣境。……恩州懷德軍下刺史，本漢新安平縣地。……統縣一，恩化縣。惠州惠和軍中刺史，本唐歸義州地。……統縣一，惠和縣。……高州觀察，唐信州之地，萬歲通天元年（六九六），以契丹室活部置。……統縣一，三韓縣。辰韓爲扶餘，弁韓爲新羅，馬韓爲高麗。開泰中，聖宗伐高麗，俘三國之遺人，置縣。……武安州觀察，唐沃州地。太祖俘漢民，居木葉山下，因建城以遷之。……統縣一，沃野縣。利州中觀察。……統縣一，阜俗縣。唐末，契丹漸織，役使奚人，遷居琵琶川。……榆州高平軍下刺史，本漢臨渝縣地，後隸右北平驪城縣。唐載初二年（六九〇），析鎮州置黎州，處靺鞨部落。後爲奚人所據。太宗南征，橫帳解里以所俘鎮州民置。……統縣二，和衆縣。……永和縣，本漢昌城縣地。……澤州廣濟軍下刺史，本漢土垠縣地。太祖俘蔚州民，立寨居之，採煉陷河銀

冶。……統縣二，神山縣，神山在西南，灤河縣，本漢徐無縣地。……北安州興化軍上
刺史，本漢女祁縣地，屬上谷郡。晉爲馮跋所據。唐爲奚王府西省地。……統縣一，利民
縣。……潭州廣潤軍下刺史。……統縣一，龍山縣，本漢交黎縣地。……松江州勝安軍下
刺史。……統縣一，松江縣，本漢文成縣。地邊松漠，商賈會衝。……

宋王曾上契丹事……

成州興府軍節度…… 同昌縣

興中府，本霸州彰武軍節度，古孤竹國，漢柳城縣地。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
福德之地，乃築龍城，構宮廟，改柳城爲龍城縣，遂遷都，號曰和龍宮。慕容垂復居焉，後爲
馮跋所滅。元魏取爲遼西郡。隋平高保寧，置營州，煬帝廢州，置柳城郡。唐武德初，改
營州總管府，尋爲都督府。萬歲通天中，陷李萬榮。神龍初，移府幽州。開元四年（七二六），
復治柳城。八年（七二〇），西徙漁陽。十年（七二二），還柳城，後爲奚所據。太祖平奚，及俘燕
民，將建城，命韓知方擇其處，乃完葺柳城，號霸州彰武軍節度。……興中縣，本漢柳城縣
地。……營丘縣。……象雷縣。……閭山縣，本漢且慮縣。……安德州化平軍下刺史，以
霸州安德縣置。……統縣一，安德縣。……黔州阜昌軍下刺史，本漢遼西郡地。太祖平渤海，
以所俘戶居之。……統縣一，盛吉縣。太祖平渤海，俘興州盛吉縣民來居，因置縣。

宜州崇義軍上節度，本遼西叅縣地，東丹王每秋畋于此。……弘政縣……聞義縣……

錦州臨海軍中節度，本漢遼東無慮縣，慕容皝置西樂縣，太祖以漢俘建州。……永

樂縣 安昌縣 嚴州保肅軍下刺史，本漢海陽縣地。太祖平渤海，遷漢戶雜居興州境。……

統縣一，興城縣。

川州長寧軍中節度，本唐青山州地。……弘理縣……咸康縣 宜民縣……

建州保靜軍上節度，唐武德中置昌樂縣。太祖完葺故壘置州。……永霸縣 永康

縣，本唐昌黎縣地。

來州歸德軍下節度。……來賓縣，本唐來遠縣地。隰州平海軍下刺史……統縣一，

海陽縣，本漢縣。瀕海，地多鹹鹵，置鹽場於此。遷州與善軍下刺史，本漢陽樂縣地。……

統縣一，遷民縣。潤州海陽軍下刺史……統縣一，海濱縣，本漢陽樂縣地，遷潤州。本東

京城內渤海民戶，因叛移於此。

【遼史 卷七二，義宗傳，一頁上】 義宗名倍，小字圖欲，太祖長子。……嘗從征烏古、党

項，為先鋒都統。……太子西征，留倍守京師，因陳取渤海計。天顯元年（九二六），從征渤

海，拔扶餘城。上欲括戶口，倍諫曰：「今始得地而料民，民必不安，若乘破竹之勢，徑造

忽汗城，克之必矣。」太祖從之。倍與大元帥德光爲前鋒，夜圍忽汗城，大誣讓窮蹙請降，尋復叛，太祖破之。改其國曰東丹，名其城曰天福，以倍爲人皇王主之。

【遼史卷七三，耶律曷魯傳，一頁上】耶律曷魯字控溫，一字洪隱，迭刺部人。……髻髻與太祖遊。……太祖既長，相與易裘馬爲好。……太祖爲撻馬狝沙里，參預部族事。曷魯領數騎，召小黃室韋來附。……會討越兀與烏古部，曷魯爲前鋒，戰有功。及太祖爲迭刺部夷离堇，討奚部。其長朮里偪險而壘，攻莫能下。命曷魯持一笥往諭之，既入，爲所執。廼說奚曰：「契丹與奚，言語相通，實一國也，我夷离堇於奚，豈有轆轤之心哉？漢人殺我祖奚首，夷离堇怨次骨，日夜思報漢人，願力單弱，使我求援於奚，傳矢以示信耳。……」朮里感其言，乃降。……太祖討黑車子室韋，幽州劉仁恭遣養子趙霸率衆來救，曷魯伏兵桃山，俟霸衆過半而要之，與太祖合擊，斬獲甚衆，遂降室韋。……太祖……卽皇帝位，命曷魯總軍國事。……乃討烏古部，破之，自是震懾不敢復叛。

【遼史卷七三，蕭敵魯傳附阿古只傳，四頁下】阿古只字撒本，……驍勇善射，臨敵敢前，每射甲楯輒洞貫。太祖爲于越時，以材勇充任使，既卽位，與敵魯總腹心部。……太祖西征，悉誘以南面邊事。攻渤海，破扶餘城，獨將騎兵五百，敗老相軍三萬。渤海既平，改東丹國。頃之，已降郡縣復叛，盜賊蜂起，阿古只與康默記討之，所向披靡。會賊游騎七千

自鴨綠府來援，勢張甚，阿古只帥麾下精銳，直犯其鋒，一戰克之，斬馘三千餘，遂進軍，破回跋城。

【遼史卷七三，耶律斜涅赤傳，五頁下】耶律斜涅赤字撒刺……天贊初，分迭刺部爲北南院，斜涅赤爲北院夷离堇。……及討渤海，破扶餘城，斜涅赤從太子大元帥率衆夜圍忽汗城，大誣譟降，已而復叛，命諸將分地攻之。詰旦，斜涅赤感勵士伍，鼓譟登陴，敵震懾莫敢禦，遂破之。

【遼史卷七四，康默記傳，一頁下】康默記本名照，少爲薊州衙校，太祖侵薊州，得之，愛其材。……天贊四年（九二五），親征渤海，默記與韓知古從。後大誣譟叛，命諸將攻之。默記分薄東門，率驍勇先登，既拔，與韓延徽下長嶺府。軍還，已下城邑多叛，默記與阿古只平之。

【遼史卷七四，韓延徽傳，二頁上】韓延徽字藏明，幽州安次人。……延徽少英，燕帥劉仁恭奇之，召爲幽都府文學、平州錄事參軍。……後守光爲帥，延徽來聘。……太祖召與語，合上意，立命參軍事。攻党項、室韋，服諸部落，延徽之籌居多。……天贊四年（九二五），從征渤海，大誣譟乞降，既而復叛，與諸將破其城，以功拜左僕射。又與康默記攻長嶺府，拔之，

【遼史卷七六，高模翰傳，四頁上】高模翰一名松，渤海人。有膂力，善騎射，好談兵。初

太祖平渤海，模翰避地高麗，王妻以女，因罪亡歸。坐使酒殺人，下獄，太祖知其才，貫之。

【遼史卷七六，趙思溫傳，五頁下】趙思溫字文美，盧龍人。少果銳，膂力兼人，隸燕帥劉

仁恭幕。……神冊二年（九一七），太祖遣大將經略燕地，思溫來降。及伐渤海，以思溫爲漢軍都團練使，力戰，拔扶餘城，身被數創，太祖親爲調藥。

【遼史卷七七，耶律安搏傳，五頁上】耶律安搏……神冊六年（九二二）爲惕隱，從太祖將

龍軍，討阻卜，黨項有功。天贊三年（九二四），爲南院夷离堇，征渤海，攻忽汗城，俘斬甚衆。

【遼史卷一一五，高麗傳，一頁上】高麗自有國以來，傳次久近，人民土田，歷代各有其

志。然高麗與遼相爲終始二百餘年。自太祖皇帝神冊（九一六—九二二）間，高麗遣使進寶

劍。天贊三年（九二四）來貢。太宗天顯二年（九二七）來貢。會同二年（九三九），受晉上尊號

冊，遣使往報。聖宗統和三年（九八五）秋七月，詔諸道各完戎器，以備東征高麗。八月，以

遼澤沮洳罷師。十年（九九二），以東京留守蕭恆德伐高麗。十一年（九九三），王治遣朴良柔奉

表請罪，詔取女直國鴨綠江東數百里地賜之。十二年（九九四），入貢。三月，王治遣使請所

俘生口，詔續還之，仍遣使撫諭。十二月，王治進妓樂，詔却之。十三年（九九五），治遣李周

楨來貢，又進鷹。十月，遣李知白奉貢。十一月，遣使冊治爲王。遣童子十人來學本國語。

十四年（九九六），王治表乞爲昏姻，以東京留守駙馬蕭恆德女，下嫁之。六月，遣使來問起

居，自是至者無時。十五年（九九七），韓彥敬來納聘幣，弔駙馬蕭恆德妻越國公主薨。十一月，治薨，其姪誦遣王同穎來告。十二月，遣使致祭，詔其姪記權知國事。十六年（九九八），遣使冊誦爲王。二十年（一〇〇二），誦遣使賀伐宋之捷。七月，來貢本國地里圖。二十二年（一〇〇四），以南伐事詔諭之。二十三年，高麗聞與宋和，遣使來賀。二十六年（一〇〇八），進龍鬚草席及賀中京城。二十七年（一〇〇九），承天皇太后崩，遣使報以國哀。二十八年（一一〇一〇），誦遣魏守愚等來祭。三月，使來會葬。五月，高麗西京留守康肇弑其主誦，擅立誦從兄詢。八月，聖宗自將伐高麗，報宋，遣引進使韓杞宣問詢，詢奉表乞罷師，不許。十一月，大軍渡鴨綠江，康肇拒戰于銅州，敗之。肇復出，右皮室詳穩耶律敵魯擒肇等，追奔數十里，獲所棄糧餉鎧仗。銅、霍、貴寧等州皆降，詢上表請朝，許之。禁軍士俘掠，以政事舍人馬保祐爲開京留守，安州團練使王八爲副留守。太子太師乙凜將騎兵一千送保祐等赴京。守將卓思正殺我使者韓喜孫等十人，領兵出拒，保祐等復還，乙凜領兵擊之，思正遂奔西京，圍之五日不克，駐蹕于城西佛寺。高麗禮部郎中渤海陁失來降，遣排押、盆奴攻開京，遇敵於京西，敗之，詢棄城遁走，遂焚開京，至清江而還。二十九年（一一〇一）正月，班師。所降諸城復叛。至貴德州南嶺谷，大雨連日，霧乃得渡，馬馳皆疲乏，甲仗多遺棄。次鴨綠江，以所俘人分置諸陵廟，餘賜內戚大臣。開泰元年（一一〇二），詢遣蔡忠順來，乞稱臣如舊。詔詢親

朝。八月，遣田拱之奉表，稱病不能朝。詔復取六州之地。二年（一〇三三），耶律資忠使高麗，取地，未幾還。三年（一〇三四），資忠復使，如前索地。五月，詔國舅詳穩蕭敵烈、東京留守耶律團石等造浮梁于鴨綠江，城保、宣義、定遠等州。四年（一〇一五），命北府宰相劉慎行爲都統樞密使，耶律世良爲副殿前都點檢，蕭虛烈爲都監。慎行挈家邊上，致緩師期，追還之，以世良、虛烈總兵伐高麗。五年（一〇一六），世良等與高麗戰于郭州西，破之。六年（一〇一七），樞密使蕭合卓爲都統漢人行宮都部署，王繼忠爲副殿前都點檢，蕭虛烈爲都監，進討。蕭合卓攻興化軍，不克，師還。七年（一〇一八），詔東平郡王蕭排押爲都統，蕭虛烈爲副統，東京留守耶律八哥爲都監，復伐高麗。十二月，蕭排押與戰于茶陶二河之間，我軍不利，天雲、右皮室二軍沒溺者衆，天雲軍詳穩海里、遙輦帳詳穩阿果達、客省使酌古、渤海詳穩高清明等皆沒于陣。八年（一〇一九），詔數排押討高麗罪，釋之，加有功將校，益封戰沒將校之妻，錄其子弟，以南皮室有功，賜衣物銀絹有差，出金帛賜看里湟哥二奚軍。八月，遣郎君曷不呂等率諸部兵，會大軍同討高麗。詢遣使來乞貢方物。九年（一〇二〇），資忠還，以詢降表進，釋詢罪。太平元年（一〇二二），詢薨，遣使來報嗣位，卽遣使冊王欽爲王。九年（一〇二九），賜欽物。十一年（一〇三一），聖宗崩，遣使告哀。七月，使來慰奠。興宗重熙七年（一〇三八），來貢。十二年（一〇四三）三月，以加上尊號來賀。十三年（一〇四四），遣使來

貢。三(編者按:三字衍)十四年(一〇四五)三月,又來貢。十五年(一〇四六),入貢。八月,王欽
 薨,遣使來告。十六年(一〇四七),來貢。明年,又來貢。十九年(一〇五〇),復貢。六月,遣使
 來賀伐夏之捷。二十二年(一〇五三),入貢。二十三年(一〇五四)四月,王徽請官其子,詔加
 檢校太尉。興宗崩,道宗即位。清寧元年(一〇五五)八月,遣使報國哀,以先帝遺留物賜
 之。十一月,使來會葬。二年(一〇五六)、三年(一〇五七),皆來貢。四年(一〇五八)春,遣使報
 太皇太后哀。五月,使來會葬。七年(一〇六一)、八年(一〇六二),來貢。十二月,以佛經一藏
 賜徽。九年(一〇六三)、十年(一〇六四),來貢。太康元年(一〇七五)三月,皇太后崩,遣使報
 哀。六月,使來弔祭。四年(一〇七八),王徽乞賜鴨綠江以東地,不許。九年(一〇八三)八月,
 王徽薨,以徽子三韓國公勳權知國事。十二月,勳薨。大安元年(一〇八五),冊勳子運爲國
 王。二年(一〇八六),遣使來謝封冊。三年(一〇八七),來貢。四年(一〇八八)三月,免歲貢。
 五年(一〇八九)、六年(一〇九〇),連貢。九年(一〇九三),賜王運羊。十年(一〇九四),運薨,子昱
 遣使來告,即賻贈。壽隆元年(一〇九五),來貢。十一月,王昱病,命其子顯權知國事。二
 年(一〇九六),來貢。三年(一〇九七)三月,王昱薨。五年(一〇九九),王顯乞封冊。六年(一一
 〇〇),封顯爲三韓國公。七年(一一〇一),道宗崩,天祚即位,改爲乾統元年。報道宗哀,使來
 慰奠。十二月,遣使來賀。五年(一一〇五),三韓國公顯薨,子侯遣使來告。八月,封侯爲三

韓國公，贈其父顯爲國王。十二月，遣使來謝。九年（一一〇九），來貢。天慶二年（一一二二），王侯母薨，來告。遣使致祭，起復。三年（一一二三），遣使來謝致祭，又來謝起復。十年（一一二〇），乞兵于高麗以禦金，而金人責之，至是遼國亡矣。

東北古史資料彙編第十編

資治通鑑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音註。

(中華書局標點本)

【資治通鑑】(以下簡稱《通鑑》)卷一八〇，五六二頁】

〔隋煬帝大業元年(六〇五)〕契丹寇營州，

遼西郡，置營州。

詔通事謁者韋雲起護突厥兵討之。……雲起既入其境，使突厥詐云向柳城此

古柳城也。《隋志》：遼西郡，營州，並治柳城縣，乃龍城縣。龍城本和龍城，自後魏以來，營州治焉。開皇元年，改爲龍

山縣，十八年，改爲柳城。與高麗交易，敢漏泄事實者斬。

【通鑑 卷一八一，五六五頁】

〔大業七年(六一二)〕帝自去歲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

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積於瀘河、懷遠二鎮，《新唐志》曰：隋於營州之境，汝羅故城置遼西郡，領

遼西、瀘河、懷遠三縣。

【通鑑卷一八一，五六五頁】

〔大業八年(六一二)正月〕壬午，詔左十二軍出鏤方、長岑、溟

海、蓋馬、建安、南蘇、遼東、玄菟、扶餘、朝鮮、樂浪等道，帝指授諸軍所出之道，多用漢縣舊

名。《漢志》：鏤方、長岑、朝鮮，屬樂浪郡。蓋馬，屬玄菟郡，有蓋馬大山。遼東，漢郡名。溟海，蓋即漢樂浪郡之海冥縣。

建安、南蘇、扶餘，皆高麗國城守之處。沃沮，亦古地名，是時其地已入新羅界。鏤，郎豆翻。菟，音塗。朝，音潮。鮮，

音仙。沮，子餘翻。樂，音洛。浪，音郎。右十二軍出黏蟬、含資、渾彌、臨屯、候城、提奚、蹋頓、肅慎、碣石、東曠、帶方、襄平等道，《漢志》：黏蟬、含資、渾彌、提奚、東曠、帶方等縣，屬樂浪郡。候城、襄平，屬遼東郡。臨屯，亦漢武帝所置郡名。蹋頓，即漢末遼西烏丸蹋頓所居。肅慎，古肅慎氏之國，其地時爲靺鞨所居。碣石，《禹貢》之碣石也。杜佑以爲此碣石在高麗中。佑曰：碣石山，在漢樂浪郡遂城縣，秦長城起於此山。今驗長城東截遼水而入高麗，遺址猶存。黏，女廉翻。蟬，服虔音提。蹋，徒盍翻。碣，其列翻。曠，應劭曰，音移。駱驛引途，總集平壤。

【通鑑卷一八一，五六六二頁】〔大業八年（六一二）三月〕諸軍相次繼進，大戰于〔遼水〕東岸，高麗兵大敗，死者萬計。諸軍乘勝進圍遼東城，卽漢之襄平城也。車駕渡遼，引曷薩那可汗及高昌王伯雅觀戰處以攝憚之，因下詔赦天下。命刑部尙書衛文昇、尙書右丞劉士龍撫遼左之民，給復十年，建置郡縣，以相統攝。

【通鑑卷一八一，五六六三頁】〔大業八年（六一二）六月〕右翊衛大將軍來護兒帥江、淮水軍，舳艫數百里，浮海先進，入自涓水，班《志》：涓水西至增地縣入海，皆在樂浪界。涓，音大翻。去平壤六十里，與高麗相遇，進擊，大破之。護兒欲乘勝趣其城，副總管周法尙止之，請俟諸軍至俱進。護兒不聽，簡精甲四萬，直造城下。高麗伏兵於羅郭內空寺中，出兵與護兒戰而僞敗，護兒逐之入城，縱兵俘掠，無復部伍。伏兵發，護兒大敗，僅而獲免，士卒還者不過數千人。高麗追至船所，周法尙整陳待之，高麗乃退。護兒引兵還屯海浦，不敢復留應接。

諸軍。《考異》曰：《北史》云：「護破高麗，斬高元弟建武，因破其郭，營於城外，以待諸軍。」今從《隋書》及《革命記》。

【通鑑卷一八二，頁五六六八】大業九年（六一三）春，正月，丁丑，詔徵天下兵集涿郡。始募民爲驍果，脩遼東古城以貯軍糧。漢、晉以來，遼東郡皆治襄平。慕容氏始鎮平郭。前伐高麗，圍遼東，言卽漢襄平城，今言復脩古城，蓋城郭有遷徙也。

【通鑑卷一八二，五六七頁】〔大業九年（六一三）六月〕遼東城久不拔，帝遣造布囊百餘萬口，滿貯土，欲積爲魚梁大道，闊三十步，高與城齊，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高出於城，夾魚梁道，欲俯射城內，指期將攻，城內危蹙。會楊玄感反書至，帝大懼。……庚午，夜二更，帝密召諸將，使引軍還，軍資、器械、攻具，積如丘山，營壘、帳幕，按堵不動，皆棄之而去。衆心恟懼，無復部分，諸道分散。高麗卽時覺之，然不敢出，但於城內鼓譟。至來日午時，方漸出外，四遠覘偵，猶疑隋軍詐之。經二日，乃出數千兵追躡，畏隋兵之衆，不敢逼，常相去八九十里，將至遼水，知御營畢渡，乃敢逼後軍。時後軍猶數萬人，高麗隨而抄擊，最後羸弱數千人爲所殺略。

【通鑑卷一八二，五六九頁】〔大業十年（六一四）〕秋，七月，癸丑，車駕次懷遠鎮。時天下已亂，所徵兵多失期不至，高麗亦困弊。來護兒至畢奢城，卽卑沙城。自登萊海道趨平壤，先至卑沙城。唐貞觀末，程名振亦由此道。麗，方知翻。高麗舉兵逆戰，護兒擊破之，將趣平壤，高麗王元懼，

甲子，遣使乞降。

【通鑑卷一八九，五九〇六頁】〔唐高祖〕武德四年（六二二）三月，庚申，以靺鞨渠帥突地稽爲燕州總管。靺鞨有七種，粟末靺鞨居最南，本附高麗。隋煬帝初，其渠帥突地稽率其部來降，居之柳城。……「突地稽」，《隋書》作「度地稽」。

【通鑑卷一九三，六〇六七頁】〔太宗貞觀三年（六二九）十二月〕壬午，靺鞨遣使入貢，靺，音末。鞨，音曷。上曰：「靺鞨遠來，蓋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

【通鑑卷一九三，六〇八二頁】〔貞觀四年（六三〇）八月〕突厥既亡，營州都督薛萬淑遣契丹酋長貪沒折說諭東北諸夷，奚、靺、室韋等十餘部皆內附。

【通鑑卷一九六，六二九頁】〔貞觀十五年（六四一）〕上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八月，己亥，自高麗還。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山川風俗，所至城邑，以綾綺遺其守者，曰：「吾雅好山水，此有勝處，吾欲觀之。」守者喜，導之遊歷，無所不至，往往見中國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從軍，沒於高麗，高麗妻以遊女，與高麗錯居，殆將半矣。」因問親戚存沒，大德給之曰：「皆無恙。」咸涕泣相告。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徧於郊野。大德言於上曰：「其國聞高昌亡，大懼，館候之勤，加於常數。」上曰：「高麗本四郡地耳，吾發卒數萬攻遼東，彼必

傾國救之，別遣舟師出東萊，自海道趨平壤，水陸合勢，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彫瘵未復，吾不欲勞之耳！」

【通鑑卷一九六，六一七〇頁】〔貞觀十五年（六四一）十一月〕薛延陀眞珠可汗聞上將東

封，謂其下曰：「天子封泰山，士馬皆從，邊境必虛，我以此時取思摩，如拉朽耳。」乃命其子大度設發同羅、僕骨、迴紇、靺鞨、靺鞨等兵合二十萬，度漠南，屯白道川，據善陽嶺以擊突厥。善陽嶺，在朔州善陽縣北。俟利苾可汗不能禦，帥部落入長城，保朔州，遣使告急。

【通鑑卷一九六，六一八一頁】〔貞觀十六年（六四二）十一月〕亳州刺史裴行莊奏請伐高麗，上曰：「高麗王武職貢不絕，爲賊臣所弑，朕哀之甚深，固不忘也。但因喪乘亂而取之，雖得之不貴。且山東彫弊，吾未忍言用兵也。」

【通鑑卷一九七，六一九八頁】〔貞觀十七年（六四三）六月〕丁亥，太常丞鄧素使高麗還，請於懷遠鎮增戍兵以逼高麗，上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兵能威絕域者也！」

【通鑑卷一九七，六二〇二頁】〔貞觀十七年（六四三）六月〕上曰：「蓋蘇文弑其君而專國政，誠不可忍，以今日兵力，取之不難，但不欲勞百姓，吾欲且使契丹、靺鞨擾之，何如？」契丹，欺訖翻，又音喫。靺鞨，音未曷。長孫無忌曰：「蓋蘇文自知罪大，畏大國之討，必嚴設守備，陛

下少爲之隱忍，彼得以自安，必更驕惰，愈肆其惡，然後討之，未晚也。」上曰：「善！」

【通鑑卷一九七，六二二七頁】

〔貞觀十九年（六四五）〕三月，丁丑，車駕至定州。丁亥，上

謂侍臣曰：「遼東本中國之地，隋氏四出師而不能得；朕今東征，欲爲中國報子弟之讎，高麗雪君父之恥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餘力以取之。朕自發洛陽，唯啜肉飯，雖春蔬亦不之進，懼其煩擾故也。」上見病卒，召至御榻前存慰，付州縣療之，士卒莫不感悅。有不預征名，自願以私裝從軍，動以千計，皆曰：「不求縣官勳賞，惟願效死遼東。」上不許。……李世勣軍發柳城，柳城縣，營州治所。多張形勢，若出懷遠鎮者，營州有懷遠守捉城。而潛師北趣甬道，出高麗不意。夏，四月，戊戌朔，世勣自通定濟遼水，通定鎮在遼水西，隋大業八年伐遼所置。甬道，隋起浮橋渡遼水所築。至玄菟。高麗大駭，城邑皆閉門自守。壬寅，遼東道副大總管江夏王道宗將兵數千至新城，〔考異〕曰：《唐曆》：「張儉懼敵，不敢深入。江夏王道宗固請將百騎覬賊，帝許之。因間往返幾日，對曰：『往十日，周覽十日，返十日，總經一月，望謁陛下。』遂秣馬束兵，經歷險阻，直登遼東城南，觀其地形險易，安營置陳之所。及還，賊已引兵斷其歸路，道宗擊之盡殲，斬關而出，如期謁見。帝歎曰：『賞、育之勇，何以過此！』賜金五十斤，絹千匹。」今從《實錄》。折衝都尉曹三良引十餘騎直壓城門，城中驚擾，無敢出者。營州都督張儉將胡兵爲前鋒，進渡遼水，趨建安城，自遼東城西行三百里至建安城，漢平郭縣地。破高麗兵，斬首數千級。

【通鑑卷一九七，六二九頁】〔貞觀十九年（六四五）四月〕壬子，李世勣、江夏王道宗攻高麗蓋牟城。

蓋牟城在遼東城東北，唐取之，以其地爲蓋州。大元遼陽府路有蓋州、遼海軍節度，領建安、湯地、熊岳、秀岩四縣。

丁巳，車駕至北平。此古北平也。《舊志》：平州，隋爲北平郡。癸亥，李世勣等拔蓋牟城，獲

二萬餘口，糧十餘萬石。張亮帥舟師自東萊渡海，襲卑沙城，其城四面懸絕，惟西門可上。

程名振引兵夜至，副總管王大度先登，五月，己巳，拔之，獲男女八千口。分遣總管丘孝忠

等曜兵於鴨綠水。杜佑曰：鴨綠水，在平壤城西北四百五十里，源出靺鞨長白山，《漢書》謂之馬訾水，今謂之混

同江。李心傳曰：鴨綠水發源契丹東北長白山。鴨綠水之源，蓋古肅慎氏之地，今女真居之。

【通鑑卷一九八，六三〇頁】〔貞觀十九年（六四五）十月〕凡征高麗，拔玄菟、橫山、蓋牟、

磨米、遼東、白巖、卑沙、麥谷、銀山、後黃十城，菟、同都翻。磨，莫臥翻。徙遼、蓋、巖三州戶口入

中國者七萬人。《考異》曰：《實錄》上云：「徙三州戶口入內地者，前後七萬人」；下癸丑詔書云：「獲戶十萬，口十

有八萬」。蓋並不徙者言之耳。新城、建安、駐驛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戰士死者幾二千人，戰馬

死者什七、八。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通鑑卷一九八，六三六頁】〔貞觀二十年（六四六）三月〕戊戌，罷遼州都督府及巖州。伐高

麗所得二州。

【通鑑卷一九八，六三七頁】〔貞觀二十年（六四六）六月〕上遣校尉宇文法詣烏羅護、靺

鞞，烏羅護直京師東北六千里，一日烏羅渾，即後魏之烏洛侯也。東鄰靺鞨，大抵風俗皆靺鞨也。遇薛延陀阿波設之兵於東境，法帥靺鞨擊破之。

【通鑑卷一九八，六二四頁】〔貞觀二十年（六四六）九月〕上自高麗還，蓋蘇文益驕恣，雖遣使奉表，其言率皆詭誕；又待唐使者倨慢，常窺伺邊隙。屢敕令勿攻新羅，而侵陵不止。壬申，詔勿受其朝貢，更議討之。

【通鑑卷一九八，六二四頁】〔貞觀二十一年（六四七）六月〕丁丑，詔以「隋末喪亂，邊民多爲戎、狄所掠，今鐵勒歸化，宜遣使詣燕然等州，與都督相知，訪求沒落之人，贖以貨財，給糧遞還本貫；其室韋、烏羅護、靺鞨三部人爲薛延陀所掠者，亦令贖還。」

【通鑑卷一九八，六二四九頁】〔貞觀二十一年（六四七）八月〕戊戌，敕宋州刺史王波利等發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數百艘，欲以征高麗。

【通鑑卷一九九，六二五六頁】〔貞觀二十二年（六四八）四月〕甲子，烏胡鎮將古神感烏胡鎮當置於海中烏胡島。自登州東北海行，過大謝島、龜歆島、淤島而後至烏湖島；又三百里北渡烏湖海。將兵浮海擊高麗，遇高麗步騎五千，戰於易山，破之。易山，《新書》作「曷山」。其夜，高麗萬餘人襲神感船，神感設伏，又破之而還。

【通鑑卷一九九，六二六一頁】〔貞觀二十二年（六四八）九月〕癸未，薛萬徹等伐高麗

還。……己丑，新羅奏爲百濟所攻，破其十三城。

【通鑑卷一九九，六二七頁】

〔高宗永徽〕三年（六五二）春正月，己未朔，吐谷渾、新羅、高麗、百濟並遣使入貢。

麗、百濟並遣使入貢。

【通鑑卷一九九，六二八頁】

〔永徽五年（六五四）十月〕高麗遣其將安固將高麗、靺鞨兵擊

契丹；松漠都督李窟哥禦之，大敗高麗於新城。窟，苦骨翻。

【通鑑卷一九九，六二八頁】

〔永徽六年（六五五）正月〕高麗與百濟、靺鞨連兵，侵新羅北

境，取三十三城；新羅王春秋遣使求援。二月，乙丑，遣營州都督程名振、左衛中郎將蘇定

方發兵擊高麗。夏，五月，壬午，名振等渡遼水，高麗見其兵少，開門渡貴端水逆戰，按《舊書

程名振傳》，貴端水當在新城西南。名振等奮擊，大破之，殺獲千餘人，焚其外郭及村落而還。

【通鑑卷二〇〇，六三〇九頁】

〔高宗顯慶三年（六五八）六月，營州都督兼東夷都護程名

振、右領軍中郎將薛仁貴將兵攻高麗之赤烽鎮，拔之，斬首四百餘級，捕虜百餘人。高麗遣

其大將豆方婁帥衆三萬拒之，名振以契丹逆擊，大破之，斬首二千五百級。

【通鑑卷二〇〇，六三〇頁】

〔顯慶五年（六六〇）三月〕百濟恃高麗之援，數侵新羅；新

羅王春秋上表求救。辛亥，以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爲神丘道行軍大總管，《新書》作「神兵道」。

帥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等水陸十萬以伐百濟。《考異》曰：《舊書定方傳》、《新羅傳》皆云定方爲熊津道大

總管。《實錄定方傳》亦同。今從此年《實錄》、《新唐書本紀》。又《舊本紀》、《唐曆》皆云，「四年十二月癸亥，以定方爲神丘道大總管，劉伯英爲岷夷道行軍總管。」按定方時討都曼，未爲神丘道總管，《舊書》、《唐曆》皆誤。今從《實錄》。以春秋爲岷夷道行軍總管，將新羅之衆，與之合勢。

【通鑑卷二〇〇，六三三頁】「顯慶五年（六六〇）十二月」壬午，以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涇江道行軍大總管，涇水，在高麗國中。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蒲州刺史程名振爲鏤方道總管，將兵分道擊高麗。青州刺史劉仁軌坐督海運，覆船，以白衣從軍自效。《考異》曰：《舊傳》云：「監統水軍征遼，以後期坐免官。」按仁軌從軍乃在百濟，非征遼也。今從張鷟《朝野僉載》。

【通鑑卷二〇〇，六三三頁】「高宗龍朔元年（六六一）正月」戊午，以鴻臚卿蕭嗣業爲扶餘道行軍總管，帥回紇等諸部兵詣平壤。

【通鑑卷二〇〇，六三三頁】「龍朔元年（六六一）三月」初，蘇定方既平百濟，留郎將劉仁願鎮守百濟府城，……百濟僧道琛、故將福信聚衆據周留城，……引兵圍仁願於府城。詔起劉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帶方州置於百濟界，因古地名以名州。《考異》曰：《僉載》云：「劉仁願以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今從本傳。……仁軌御軍嚴整，轉鬪而前，所向皆下。百濟立兩柵於熊津江口，仁軌與新羅兵合擊，破之，殺溺死者萬餘人。道琛乃釋府城之圍，退保任存城；任存城在百濟西

部任存山。《考異》曰：《實錄》或作「任孝城」，未知孰是。今從其多者。新羅糧盡，引還。

【通鑑卷二〇一，六三四〇頁】〔高宗麟德元年（六六四）〕冬十月庚辰，檢校熊津都督劉仁軌……上表陳便宜，自請留鎮海東，上從之。仍以扶餘隆爲熊津都尉，《考異》曰：《實錄》作「熊津都督」。按時劉仁軌檢校熊津都督，豈可復以隆爲之！明年，《實錄》稱熊津都尉扶餘隆與金法敏盟。今從之。使招輯其餘衆。

【通鑑卷二〇一，六三四四頁】〔麟德二年（六六五）八月〕劉仁軌以新羅、百濟、耽羅、倭國使者浮海西還，耽羅國，一曰儋羅，居新羅武州南島上，初附百濟，後附新羅。會祠泰山，高麗亦遣太子福男來侍祠。

【通鑑卷二〇一，六三四五頁】〔麟德二年（六六五）十月〕丙寅，上發東都，從駕文武儀仗，數百里不絕。列營置幕，彌亘原野。東自高麗，西至波斯、烏長諸國，朝會者，各帥其屬扈從，穹廬毳幕，牛羊駝馬，填咽道路。

【通鑑卷二〇一，六三五二頁】〔高宗乾封二年（六六七）九月〕辛未，李勣拔高麗之新城，使契苾何力守之。勣初度遼，謂諸將曰：「新城，高麗西邊要害，不先得之，餘城未易取也。」遂攻之，城人師夫仇等縛城主開門降。勣引兵進擊，一十六城皆下之。

【通鑑卷二〇一，六三五四頁】〔高宗總章元年（六六八）〕二月，壬午，李勣等拔高麗扶餘

城。扶餘國之故墟，故城存其名。……泉男建復遣兵五萬人救扶餘城，與李勣等遇於薛賀水《新書》作「薩賀水」。合戰，大破之，斬獲三萬餘人，進攻大行城，拔之。

【通鑑卷二〇一，六三五頁】〔總章元年（六六八）〕八月，辛酉，卑列道行軍總管、右威衛將軍劉仁願坐征高麗逗留，流姚州。……九月，癸巳，李勣拔平壤。勣既克大行城，諸軍出他道者皆與勣會，進至鴨綠柵，高麗發兵拒戰，勣等奮擊，大破之，追奔二百餘里，拔辱夷城，諸城遁逃及降者相繼。契苾何力先引兵至平壤城下，勣軍繼之，圍平壤月餘，高麗王臧遣泉男產帥首領九十八人，持白幡詣勣降，勣以禮接之。泉男建猶閉門拒守，頻遣兵出戰，皆敗。男建以軍事委僧信誠，信誠密遣人詣勣，請爲內應。後五日，信誠開門，勣縱兵登城鼓譟，焚城四月，「月」當作「角」，否則作「周」。男建自刺，不死，遂擒之。高麗悉平。

【通鑑卷二〇二，六三七頁】〔高宗咸亨四年（六七三）〕閏五月，燕山道總管、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大破高麗叛者於瓠蘆河之西，胡嶠曰：黑車子之北，有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瓠蘆河，夏秋水厚二尺，秋冬冰徹底，常燒器銷冰，乃得飲。余按《唐書劉仁軌傳》，此瓠蘆河當在高麗南界，新羅七重城之北。俘獲數千人，餘衆皆奔新羅。時謹行妻劉氏留伐奴城，高麗引靺鞨攻之，劉氏擐甲帥衆守城，久之，虜退。

【通鑑卷二〇二，六三七八頁】〔高宗儀鳳元年（六七六）〕二月，甲戌，徙安東都護府於遼東

故城；《考異》曰：《實錄》，咸亨元年，楊昉、高侃討安舜，始拔安東都護府，自平壤城移於遼東州。儀鳳元年二月甲戌，以高麗餘衆反叛，移安東都護府於遼東城。蓋咸亨元年言移府者，終言之也；儀鳳元年言高麗反者，本其所以移也。《會要》無咸亨元年移府事。此年云移於遼東故城，今從之。先是有華人任〔安〕東官者，悉罷之。徙熊津都督府於建安故城，其百濟戶口先徙於徐、兗等州者皆置於建安。

〔通鑑卷二〇二，六三八二頁〕〔儀鳳二年（六七七）〕初，劉仁軌引兵自熊津還，扶餘隆畏新羅之逼，不敢留，尋亦還朝。二月，丁巳，以工部尚書高藏爲遼東州都督，封朝鮮王，朝，音潮。鮮，音仙。遣歸遼東，安輯高麗餘衆；高麗先在諸州者，皆遣與藏俱歸。又以司農卿扶餘隆爲熊津都督，封帶方王，亦遣歸安輯百濟餘衆，仍移安東都護府於新城以統之。去年春，移安東都護府於遼東故城，今又移於新城。時百濟荒殘，命隆寓居高麗之境。藏至遼東，謀叛，潛與靺鞨通；召還，徙邛州而死，散徙其人於河南、隴右諸州，貧者留安東城傍。高麗舊城沒於新羅，餘衆散入靺鞨及突厥，隆亦竟不敢還故地，高氏、扶餘氏遂亡。

〔通鑑卷二〇五，六五〇五頁〕〔則天后萬歲通天元年（六九六）〕夏，五月，壬子，營州契丹松漠都督李盡忠、歸誠州刺史孫萬榮舉兵反，攻陷營州，《開元十道志》曰：「舜築柳城，卽虞舜已前已有柳城之地，因有營州之稱。《郡國志》云：當營室分，故曰營州。後漢末，遼西烏丸蹋頓所居。後魏於平州界置遼西郡，周平齊，猶爲高寶寧所據，隋討平寶寧，始置營州。松漠都督府及歸誠州，太宗以內屬契丹部落置。殺都督

趙文翻。……秋，七月，辛亥，以春官尙書梁王武三思爲榆關道安撫大使，榆關在勝州界，與突厥接，非所以備契丹也。營州城西四百八十里，有榆關守捉城，所謂臨渝之險也。「榆」當作「渝」，史於此以後多以「渝」作「榆」，讀者宜詳考。姚疇副之，以備契丹。……

【通鑑卷二〇六，六五二頁】「則天后神功元年（六九七）六月」萬榮之破王孝傑也，於柳城西北四百里依險築城，留其老弱婦女，所獲器仗資財，使妹夫乙窵羽守之，引精兵寇幽州。恐突厥默啜襲其後，遣五人至黑沙，語默啜曰：「黑沙，突厥庭。」我已破王孝傑百萬之衆，唐人破膽，請與可汗乘勝共取幽州。」三人先至，默啜喜，賜以緋袍。二人後至，默啜怒其稽緩，將殺之，二人曰：「請一言死。」默啜問其故，二人以契丹之情告。默啜乃殺前三人而賜二人緋，使爲鄉導，發兵取契丹新城，殺所獲涼州都督許欽明以祭天；圍新城三日，克之，新城，卽前契丹所築，在柳城西北者。盡俘以歸。使乙窵羽馳報萬榮。

【通鑑卷二二一，六六九五頁】「玄宗開元二年（七二四）正月」初，營州都督治柳城以鎮撫奚、契丹，則天之世，都督趙文翻失政，奚、契丹攻陷之，是後寄治幽州東漁陽城。據《舊書》，漁陽城在幽州東二百里。或言：「棘鞬、奚、靺鞨大欲降唐，正以唐不建營州，無所依投，爲默啜所侵擾，故且附之；若唐復建營州，則相帥歸化矣。」并州長史、和戎大武等軍州節度大使薛訥信之，奏請擊契丹，復置營州；上亦以冷陁之役，欲討契丹。羣臣姚崇等多諫。甲申，以

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羣臣乃不敢言。

【通鑑卷二二三，六八〇〇頁】

〔開元二十一年（七三三）正月〕

上遣大門藝詣幽州發兵，以

討渤海王武藝。

《考異》曰：《新書烏承玘傳》云：「可突干殺其王郡固，降突厥，而奚亦亂。是歲，奚、契丹入寇，詔

承玘擊之，破於捺祿山。」又云：「渤海大武藝引兵至馬都山，屠城邑。承玘窒要路，壘以大石，亘四百里，於是流人得還

土少休，脫鎧而耕，歲省度支運錢。」按韓愈爲烏重胤作廟碑，敘重胤父承洽云：「屢破契丹，從戰捺祿，走可突干勃海

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尙書領所部兵塞其道，塹原累石，綿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錢

三千萬。」疑《新書》約此碑作《承玘傳》。按《新、舊帝紀》及《渤海傳》皆無武藝入寇至馬都山事，或者韓碑云「走可突干

勃海上，至馬都山」，謂破走可突干勃海上，追之至馬都山耳。二十一年（七三三），郭英傑與可突干戰都山。然則都山

蓋契丹之地也。吏民逃徙失業，蓋因可突干入寇而然，與上止是一事，《新書》承之致誤。然未知《新書承玘傳》中餘事，

別據何書。

【通鑑卷二二五，六八四七頁】

〔玄宗天寶元年（七四二）〕是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

一，羈縻之州八百，置十節度、經畧使以備邊。……平盧節度鎮撫室韋、靺鞨，統平盧、盧龍

二軍，榆關守捉，安東都護府，屯營、平二州之境，治營州，兵三萬七千五百人。平盧軍在營州

城內，兵萬六千人。盧龍軍在平州城內，兵萬人。榆關守捉在營州城西四百八十里，兵三千人。安東都護府在營州東

二百里，兵八千五百人。「榆」當作「渝」。

【通鑑卷二二七，六九三四頁】〔天寶十四載（七五五）〕十一月，甲子，祿山發所部兵及同羅、奚、契丹、室韋凡十五萬衆，號二十萬，反於范陽。

【通鑑卷二二〇，七〇五二頁】〔肅宗乾元元年（七五八）二月〕庚午，以安東副大都護王玄志爲營州刺史，充平盧節度使。

【通鑑卷三三二，七一〇五頁】〔肅宗上元二年（七六一）二月〕戊辰，新羅王金寔入朝，因請宿衛。

【通鑑卷三三五，七五八七頁】〔德宗貞元十六年（八〇〇）四月〕新羅王敬則卒，庚寅，册命其嫡孫俊邕爲新羅王。……〔六月〕新羅王俊邕卒，國人立其子重熙。

【通鑑卷二四〇，七七四八頁】〔憲宗元和十三年（八一八）二月初〕渤海僖王言義卒，弟簡王明忠立，改元太始，一歲卒，從父仁秀立，改元建興。乙巳，遣使來告喪。

【通鑑卷二四六，七九六六頁】〔武宗會昌二年（八四二）九月〕以劉沔兼招撫回鶻使，如須驅逐，其諸道行營兵權令指揮；以張仲武爲東面招撫回鶻使，其當道行營兵及奚、契丹、室韋等並自指揮。……初，奚、契丹羈屬回鶻，各有監使，歲督其貢賦，且調唐事。張仲武遣牙將石公緒統二部，盡殺回鶻監使等八百餘人。仲武破那頡啜，得室韋酋長妻子。室韋以金帛羊馬贖之，仲武不受，曰：「但殺監使則歸之！」

【通鑑卷二四七，七九七四頁】〔會昌三年（八四三）二月〕黠戛斯求冊命，李德裕奏，宜與之結歡，令自將兵求殺使者罪人及討黑車子。

【通鑑卷二四七，七九八五頁】〔會昌三年（八四三）六月〕黠戛斯可汗遣將軍溫忸合入貢，上賜之書，諭以速平回鶻、黑車子，乃遣使行冊命。

【通鑑卷二四七，七九九九頁】〔會昌四年（八四四）三月〕黠戛斯遣將軍諦德伊斯難珠等入貢，言欲徙居回鶻牙帳，請發兵之期，集會之地。上賜詔，諭以「今秋可汗擊回鶻、黑車子之時，當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四鎮出兵要路，邀其亡逸，便申冊命，並依回鶻故事。」

【通鑑卷二四八，八〇一二頁】〔會昌四年（八四四）九月〕李德裕奏：「據幽州奏事官言：謂知回鶻上下離心，可汗欲之安西，其部落言親戚皆在唐，不如歸唐；又與室韋已相失，計其不日來降，或自相殘滅。望遣識事中使賜仲武詔，諭以鎮、魏已平昭義，惟回鶻未滅。仲武猶帶北面招討使，宜早思立功。」

【通鑑卷二四九，八〇六六頁】〔宣宗大中十一年（八五七）十月〕王端章冊立回鶻可汗，道爲黑車子所塞，不至而還。

【通鑑卷二四九，八〇六九頁】〔大中十二年（八五八）二月〕勃海王彝震卒。癸未，立其弟虔晃爲勃海王。

【通鑑 卷二五三，八二三—二頁】「僖宗廣明元年（八八〇）七月」李國昌戰敗，部衆皆潰，獨

與克用及宗族北入達靺。宋白曰：達靺者，本東北方之夷，蓋靺鞨之部也。貞元、元和之後，奚、契丹漸盛，多

爲攻劫，部衆分散，或投屬契丹，或依于渤海，漸流徙于陰山，其俗語訛，因謂之達靺。……達靺本靺鞨之別部

也，居于陰山。歐陽修曰：靺鞨本在奚、契丹東北，後爲契丹所攻，部族分散，居陰山者自號達靺。洪景廬曰：蕃

語以華言譯之，皆得其近似耳。天竺，語轉而爲捐篤、身毒；禿髮，語轉而爲吐蕃；達靺，乃靺鞨也。契丹之讀如喫，惟

《新唐書》有音。

【通鑑 卷二六六，八六七—六頁】「後梁太祖開平元年（九〇七）初，契丹有八部，歐陽修曰：契丹

君長曰大賀氏，後分爲八部：一曰但利皆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頻沒部，六曰內會雞部，七

曰集解部，八曰奚嗶部。部之長號大人。路振《九國志》：契丹，古匈奴之種也。代居遼澤之中，潢水南岸，南距榆關一千一

百里，榆關南距幽州七百里。《考異》曰：蘇逢吉《漢高祖實錄》曰：「契丹本姓大賀氏，後分八族：一曰利皆部，二曰乙

失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頻沒部，六曰內會雞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嗶部。管縣四十一，縣有令。八族之

長，皆號大人，稱刺史，常推一人爲王，建旗鼓以尊之。每三年，第其名以相代。」《莊宗列傳》曰：「戚通末，其王曰習爾，

疆土稍大，累來朝貢。光啓中，其王曰欽德，乘中原多故，北邊無備，遂蠶食諸部，達靺、奚、室韋之屬，咸被驅役。」部各

有大人，相與約，推一人爲王，建旗鼓以號令諸部，每三年則以次相代。戚通末，有習爾者爲

王，土宇始大。其後欽德爲王，乘中原多故，時入盜邊。及阿保機爲王，尤雄勇，五姓奚、五姓奚、

一阿會部，二處和部，三奧失部，四度稽部，五元俟折部，各有辱紇主爲之酋領。歐陽修曰：奚當唐末居陰涼川，在營府之西，幽州之西北，皆數百里，分爲五部：一曰阿耆部，二曰發米部，三曰粵質部，四曰怒皆部，五曰黑訖支部。後徙居幽州之東北數百里。宋白曰：奚居陰涼川，東去營府五百里，西南去幽州九百里，東南接海，山川三千里。後徙居琵琶川。及七姓室韋，室韋本有二十餘部，其近契丹者七姓。達靺咸役屬之。阿保機姓邪律氏，恃其強，不肯受代。久之，阿保機擊黃頭室韋還，七部却之於境上，求如約。阿保機不得已，傳旗鼓，且曰：「我爲王九年，得漢人多，請帥種落居古漢城，與漢人守之，別自爲一部。」七部許之。漢城，故後魏滑鹽縣也。《漢志》：滑鹽縣屬漁陽郡。後漢明帝改曰鹽田。《水經註》：大榆河自密雲城南東南流，逕後魏安州舊漁陽郡之滑鹽縣南。滑鹽，世謂之斛鹽城，西北去禦夷鎮二百里。歐陽修曰：漢城在炭山東南變河上。宋白曰：契丹居遼澤之中，潢水南岸。遼澤去渝關一千一百三十里，渝關去幽州一百七十四里，其地東南接海，東際遼河，西包冷陁，北界松陁山。東西三千里，地多松柳，澤多蒲葦。阿保機居漢城，在檀州西北五百五十里。城北有龍門山，山北有炭山，炭山西是契丹、室韋二界相連之地。其地灤河上源，西有鹽泊之利，則後魏滑鹽縣也。地宜五穀，有鹽池之利。其後阿保機稍以兵擊滅七部，復併爲一國。又北侵室韋、女真，女真，肅慎氏之遺種，黑水靺鞨即其地也。入遼東著籍者號熟女真，野外野處者號生女真，極邊遠者號黃頭女真。西取突厥故地，擊奚、滅之，復立奚王而使契丹監其兵，東北諸夷皆畏服之。

【通鑑卷二六九，八八〇九頁】

〔後梁均王貞明二年（九二六）〕述律后勇決多權變，阿保機行

兵御衆，述律后常預其謀。阿保機嘗度磧擊党項，留述律后守其帳，黃頭、臭泊二室韋乘虛合兵掠之；黃頭室韋，強部也；臭泊室韋，以所居地名其部。述律后知之，勒兵以待，其至，奮擊，大破之，由是名震諸夷。

【通鑑卷二七〇，八八三頁】〔貞明四年（九一八）七月〕晉王謀大舉入寇，周德威將幽州步騎三萬，李存審將滄景步騎萬人，李嗣源將邢洺步騎萬人，王處直遣將將易定步騎萬人，及麟、勝、雲、蔚、新、武等州諸部落奚、契丹、室韋、吐谷渾，皆以兵會之。

【通鑑卷二七〇，八八四八頁】〔貞明五年（九一九七月）初，唐滅高麗，唐高宗時滅高麗。麗，力知翻，又力兮翻。天祐初（九〇四），高麗石窟寺眇僧躬乂，聚衆據開州稱王，眇僧，僧之眇目者。此開州，高麗所置，在平壤之東，今高麗以爲國都，謂之開城府，亦曰蜀莫郡；其地左溪右山。《考異》曰：薛《史》、《唐餘錄》、歐陽《史》皆云唐末其國自立王，前王姓高氏，後王王建。此據《十國紀年》。號大封國。至是，遣佐良尉金立奇入貢于吳。

【通鑑卷二七二，八八七八頁】〔後梁均王龍德二年（九三二）〕大封王躬乂，性殘忍，海軍統帥王建殺之，自立，復稱高麗王，以開州爲東京，平壤爲西京。建儉約寬厚，國人安之。徐兢《高麗圖經》曰：高麗王建之先，高麗大族也。高氏政衰，國人以建賢，立爲君長。後唐長興二年，自稱權知國事，請命于明宗，乃拜建大義軍使，封高麗王。按徐兢宣和之間使高麗，進《圖經》，記載疏略，因其國人傳聞，遂謂建得國於高氏。

之後，不知建實殺躬父而得國也。詳見貞明五年《考異》。

【資治通鑑卷二七三，八九二—三頁】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九二四）七月〕時東北諸夷皆役屬契丹，惟勃海未服；契丹主謀入寇，恐勃海倚其後，勃海時爲海東盛國，置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盡有高麗、肅慎之地。乃先舉兵擊勃海之遼東，遣其將禿餒及盧文進據營、平等州以擾燕地。

【通鑑卷二七三，八九二—五頁】

〔同光二年（九二四）九月〕契丹攻渤海，無功而還。

【通鑑卷二七四，八九五—六頁】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九二六）正月〕契丹主擊女真及勃海，女真始見於此。其國本肅慎氏，東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謂之靺鞨，五代時始號女真。女真有數種，居混同江之南者爲熟女真，江之北者爲生女真，混同江卽鴨綠水。恐唐乘虛襲之，戍寅，遣梅老鞋里來修好。

【通鑑卷二七五，八九八—八頁】

〔天成元年（九二六）七月〕契丹主攻勃海，拔其夫餘城，卽唐高麗之夫餘城也。時高麗王建有國，限混同江而守之，混同江之西不能有也，故夫餘城屬勃海國。混同江卽鴨綠水。夫音扶。更命曰東丹國。命其長子突欲鎮東丹，號人皇王，以次子德光守西樓，號元帥太子。爲突欲來奔張本。宋白曰：耶律德光本名耀屈之，慕中國文字，改焉。

【通鑑卷二七五，八九九—三頁】

〔天成元年（九二六）九月〕契丹述律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樓，西樓，契丹上都也。先是，契丹主使德光留守。命與突欲俱乘馬立帳前，謂諸酋長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酋長知其意，爭執德光轡，躍曰：「願事元帥。」

太子。」后曰：「衆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之爲天皇王。突欲愠，帥數百騎欲奔唐，爲邏者所遏；述律后不罪，遣歸東丹。

【通鑑卷二七七，九〇五二頁】〔後唐明宗長興元年（九三〇）十一月〕契丹東丹王突欲自以

失職，帥部曲四十人越海自登州來奔。《九域志》：登州東北至海五里。《新唐志》：登州東北海行，過大謝

島、龜歌島、滌島、烏湖島三百里，北渡烏湖海，至馬石山東之都里鎮二百里，東傍海墻，過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人

汪、婁駝灣、烏骨江八百里，乃南傍海墻，過烏牧島、貝江口、椒島，得新羅西北之長口鎮。又過秦王石橋、麻田島、古寺

島，得物島千里，至鴨渌江唐恩浦口，乃東南陸行七百里至新羅王城。自鴨渌江口舟行百餘里，乃小舫泝流，東北三十里

至泊灼口，得勃海之境；又泝流五百里至丸都縣城，故高麗王都；又東北泝流五百里至神州；又陸行四百里至顯州，

天寶中王所都；又正北如東六百里至勃海王城。按契丹東丹王居扶餘城，在唐高麗扶餘川中。《考異》曰：《實錄》：

「阿保機妻令元帥太子往勃海代慕華歸西樓，欲立爲契丹王；而元帥太子既典兵柄，不欲之勃海，遂自立爲契丹王，謀

害慕華，其母不能止。慕華懼，遂航海內附。」按天皇王入汴，猶求害東丹者誅之，豈有在國欲殺之理！今不取。

【通鑑卷二七七，九〇六七頁】〔長興三年（九三三）〕夏，四月癸亥，以〔李〕贊華爲義成節度

使，爲選朝士爲僚屬輔之。贊華但優遊自奉，不豫政事；上嘉之，雖時有不法亦不問，以莊

宗後宮夏氏妻之。

【通鑑卷二八〇，九一六六頁】〔後晉高祖天福元年（九三六）十二月〕高麗王建用兵擊破新

羅、百濟，於是東夷諸國皆附之，有二京，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

【資治通鑑卷二八五，九二九八頁】

〔後晉齊王開運二年（九四五）十月初，高麗王建用兵吞

滅鄰國，頗強大，因胡僧襍囉言於高祖曰：「勃海，我婚姻也，其王爲契丹所虜，請與朝廷共擊取之。」高祖不報。及帝與契丹爲仇，襍囉復言之。襍，望發翻。囉，魯何翻。帝欲使高麗擾契丹東邊以分其兵勢；會建卒，子武自稱權知國事，上表告喪，十一月，戊戌，以武爲大義軍使、高麗王，遣通事舍人郭仁遇使其國，諭指使擊契丹。仁遇至其國，見其兵極弱，羸者襍囉之言，特建爲誇誕耳，實不敢與契丹爲敵。宋白曰：晉天福中，有西域僧襍囉來朝，善火卜。俄辭高祖，請遊高麗，王建甚禮之。時契丹併勃海之地有年矣，建因從容謂襍囉曰：「勃海本吾親戚之國，其王爲契丹所虜，吾欲爲朝廷攻而取之，且欲平其舊怨。師迴，爲言於天子，當定期兩襲之。」襍囉還，具奏，高祖不報。出帝與契丹交兵，襍囉復奏之。帝遣郭仁遇飛詔諭建，深攻其地以牽脅之。會建已卒，武知國事，與其父之大臣不叶，自相魚肉，內難稍平，兵威未振，且夷人怯懦，襍囉之言，皆建虛誕耳。仁遇還，武更以他故爲解。

東北古史資料彙編第十一編

冊府元龜

(宋)王欽若等編。

(中華書局影印明崇禎黃國琦重刻初印本)

【冊府元龜卷八，帝王部，八頁上】 天祐十四年(九一七)十二月，〔後唐莊宗〕閱兵於魏州。時幽州盧龍軍節度使、蕃漢馬步總管周德威帥幽、薊步騎之師三萬，橫海軍節度使、蕃漢馬步副總管李存審帥滄、景步騎之師萬人，成德軍節度使王鎔遣其將王德明帥鎮、冀步騎之師三萬，昭義軍節度使李嗣昭帥澤、路步騎萬人，安國軍節度使李嗣源帥邢、洛步騎之師萬人，義武軍節度使王處直使其將帥易、定之步騎萬人，麟、勝、雲、蔚、新、武等州諸部落奚、契丹、室韋、吐谷渾等馬萬匹，總河東、魏博十鎮之師閱於魏州，部陣嚴肅，精甲曜日，師旅之盛，近代未之有也。

【冊府元龜卷四二，帝王部，二三頁下】 唐太宗貞觀十九年(六四五)十月，班師。詔初攻遼東城其中抗拒王師應沒爲奴婢一萬四千口，並遣先集幽州，將分賞戰士，帝念其父母妻子一朝分散，情甚哀之，因命有司平准其直，以布及錢贖爲編戶焉。其衆歡叫之聲，三日不息。及至幽州，夷俘並列於城東，拜道稱謝，舞躍擗地，宛轉塵埃。從行者感之，爲灑淚。

初，帝之渡遼也，莫離支遣加尸城七百人戍葢牟城，李勣盡虜之。其人並隨軍請自効，帝謂之曰：「非不欲爾之力，爾家在加尸，爾爲吾戰，彼將爲戮矣。破一家之妻子，求一人之力用，吾不忍也。」戊戌，帝悉令稟食而放還，咸曰：「高麗小人，不知所以報天子德也。」

【冊府元龜卷四二，帝王部，一四頁上】貞觀二十一年（六四七）六月，詔曰：「隋末喪亂，邊疆多被抄掠。今鐵勒並歸朝化。如聞中國之人先陷在蕃內者，流涕南望，企踵思歸。朕聞之惕然，深用惻隱。宜遣使往燕然等州，知見在沒落人數，與都督相計，將物往贖，遠給程糧，送還桑梓。其室韋、烏羅護、靺鞨三部被延陁抄失家口者，亦令爲其贖取。」

【冊府元龜卷四二，帝王部，二〇頁下】唐憲宗元和十一年（八一六），禁以新羅爲生口，令近界州府長吏切加提舉。以其國宿衛王子金長廉狀陳，故有是命。

【冊府元龜卷四二，帝王部，二四頁上】唐文宗開成三年（八三八）七月，新羅王金祐徵遣其所遺淄青節度使奴婢。帝矜以遠人，詔令却歸本國。

【冊府元龜卷六〇，帝王部，三三頁下】唐穆宗長慶元年（八二二）七月，平盧節度使奏「准勅加押新羅、渤海兩蕃，請印一面」，從之。

【冊府元龜卷六三，帝王部，二二頁下】唐太宗貞觀十九年（六四五）九月，以舊制勳官十二等，有戰功者，隨高下以授之。帝欲隆渡遼之賞，因下詔曰：「授以勳級，本據有功，若不

優異，無繇勸獎。今討高麗，其從駕爰及水陸諸軍戰陣有功者，並聽從高品上累加。」六軍大悅。

【冊府元龜卷六五，帝王部，一〇頁下】唐哀帝天祐三年（九〇六），六月壬辰，詔曰：「朝廷命官，量能授職，……況遷都之後，制度聿興。……矧爾代受國恩，身榮朝請，養高保性，既不能解印掛冠，論級嗜名，又不能擊肌分理。況新羅、渤海，外國遠戎，奔程以至新都，入貢不虧于舊典，復于朝士，有愧夷人。既除官者，尚不歸班，則前任者良難戀主。宜令諸道節度、觀察、防禦、刺史等，如部內有新除朝官、前資朝官，勅到後三日內發遣赴闕，仍差人監送，所在州縣不得停住，苟或稽違，必議貶黜付所司。」

【冊府元龜卷八〇，帝王部，五頁下】唐太宗貞觀十九年（六四五）十月，征遼班師，次營州。戊申，詔營州刺史、父老及契丹等蕃長已下，各頒賜繒綿綾錦數千萬段。癸酉，至幽州。甲戌，宴從官三品已上，賜物有差。

【冊府元龜卷九七，帝王部，七頁上】貞觀十九年（六四五），太宗征遼。紀王府參軍喬寶明以乘輿暴露堅城之下，賊久未平，不勝其憤，因至長安，爲司空房玄齡陳取高麗之算。玄齡表送詣行所，謁太宗。太宗與語，甚奇之，謂曰：「安市不降，平壤尙遠，我慮三軍寒凍，已命班師。卿既遠來，今者欲陳何策？」寶明曰：「昔魯連飛箭而燕將死，陸賈使越而趙佗

順。臣願將命平壤，申喻高麗。高麗承駐蹕之後，心膽破裂，臣得進說，其必面縛而自致耳。若懷不遜，臣請爲傅介子，斷蘇文之首，以降其國。」太宗壯其言，曰：「我之求人，甚於人之求祿，如卿之輩，終不投之死地也。」於是引寶明參侍從之列，尋守通事舍人。

【冊府元龜卷一〇九，帝王部，二頁下】貞觀十八年（六四四）……十月癸卯，宴雍州父老千一百人于上林苑。帝謂之曰：「朕剪除喪亂，海內乂安，百姓復業，各循其理。而遼東數城，中國舊地。莫離支狼子野心，虐殺其主。朕欲存其國而弔其人，所以將幸雒陽，有事經略，安復三韓之地，一二年方還，故詔父老別耳。子孫從行者，朕躬自巡撫，勿以爲慮。」

【冊府元龜卷一一〇，帝王部，三頁上】唐高宗總章元年（六六八），十月癸丑，文武官獻食，賀破高麗。帝御玄武門之觀德殿，宴百官，設九部樂，極歡而罷，賜帛各有差。

【冊府元龜卷一一七，帝王部，二頁上】唐太宗貞觀十八年（六四四）十月，帝欲親總六軍以度遼海，進封事者皆勸遣將，不宜親行。帝謂侍臣曰：「夫去本而就末，舍高而取下，失近而之遠，此三者謂之不祥。今國家經略高麗，亦猶是矣。然則察諸天時而觀乎人事。夫嚴冬之月，欲務稼穡，使八堯運耜，九舜布種，則不能使之生；青陽之月，土膏脉起，庸夫童子，堪成良稼。所謂天有其時而人有其功也。高麗逆弑其主，誅戮大臣，而虐用其人，下無措手。而一方之人，延頸思救，弔人伐罪，今也其時。議者云云，但不知耳。」……十一月

壬申，至雒陽。甲午，以光祿大夫、刑部尙書、鄖國公張亮爲使持節、平壤道行軍大總管；以左領軍將軍、武水縣伯常何、瀘州都督、戴國公左難當爲副總管；汾州刺史、黃國公冉仁德、眉州刺史、下傳縣男劉英、銀青光祿大夫行撫州刺史張文翰、雲鷹將軍行中郎將龐孝恭、右驍衛將軍、東平郡公程名振，竝爲行軍總管以隸之。率江、淮、嶺、碣勁卒四萬，長安、雒陽召募三千，戰艦五百艘，自萊州泛海趣平壤。又以特進、太子詹事、左衛率、英國公李勣爲使持節、遼東道行軍大總管；以禮部尙書、江夏郡王道宗爲總管；又以前幽州都督、虢國公張士貴，右領軍大將軍、安國公執失思力，右驍衛大將軍、張掖郡開國公契苾何力，右監門大將軍阿史那彌射，右屯衛將軍、金城縣公姜德本，左武衛將軍、金城郡公麴智盛，雲鷹將軍、新鄉縣公吳黑闥，營州都督、博臨縣男張儉，左驍衛中郎將安縣和，竝爲行軍總管以隸之。步騎六萬，并蘭、河二州降胡，趣遼東。兩軍合勢。庚子，遣行軍總管姜行本、少府少監丘行淹，先督工匠造梯衝於安羅山。百姓見往歲擊突厥、吐谷渾、高昌，竝指期摧殄，無不勇於赴敵，爭從招募，矜其膂力者不可勝數，或引佩刀刺股，以示勇決。進攻城器械者，相次于朝堂，太宗皆親加損益，窮其便易。乃手詔示天下：「行師用兵，古之常道。取亂侮亡，先哲所貴。高麗莫離支蓋蘇文弑逆其主，酷害其臣，竊據邊隅，肆其蜂蠆。朕以君臣之義，情何可忍，若不誅翦遐穢，無以徵肅中華。今欲巡幸幽、薊，問罪遼、碣，行止之宜，

務存節儉。所過營頓，無勞精飾；食唯充饑，不須珍膳。水可涉度者，無暇造橋；路可通行者，不勞修理。御營非近縣，學生、老人等無煩迎謁。隋室淪亡，其源可觀，良繇智略乖於遠圖，兵士疲於屢戰，政令失度，上下離心，德澤不加於匹夫，刻薄彌窮於萬姓。當此時也，高麗之主仁愛其人，故百姓仰之如父母，煬帝殘暴其下，故衆庶視之如仇讐。以思亂之軍，擊安樂之卒，務其功也，不亦難乎！何異入水而惡其濡，踐雪而求無迹。朕緬懷前載，撫躬內省，昔受鉞專征，提戈撥亂，師有經年之舉，食無盈月之儲，至於賞罰之信，尙非自決，然猶所向風靡，前無橫陣，蕩氛霧於五嶽，翦虎狼於九野，定海內，拯蒼生，然則行軍用兵，皆億兆所見，豈煩言哉。及端拱嚴廊，定策帷扃，身處九重之內，謀決萬里之外，北殄匈奴種落，有若摧枯，西滅吐谷渾、高昌，易於拾芥，苞絕漠而爲苑，跨流沙而爲池。黃帝不服之人，唐堯不臣之域，竝皆委質奉貢，歸風順軌，崇威啟化之道，此亦天下所共聞也。況今豐稔之年，家給人足，餘糧栖畝，積粟紅倉，雖足以爲兵儲，猶恐勞於轉運，故多驅牛羊以充軍食，人無裹糧之費，衆有隨身之廩，如斯之事，豈不優於曩日？加以躬先士卒，親決六奇，使攻無所守，戰無所懼。略言必勝之道，蓋有五焉：一曰以我大而擊其小，二曰以我順而討其逆，三曰以我安而乘其亂，四曰以我逸而敵其勞，五曰以我悅而當其怨；何憂不尅，何慮不摧！可布告元元，勿爲疑懼耳。」太宗憂百姓勞役，凡有頓舍供費之具，減者大半焉。

十二月甲寅，詔曰：「觀乎天道，鼓雷霆以肅萬物；求諸人事，陳金革以威四方。雖步驟殊時，質文異制，其放殘殺，禁暴虐，戮干紀，討未賓，莫不扶義而申九伐，文德昭於率土，因時而董三令，武功成於止戈。朕祇膺寶曆，君臨寓縣，憑宗社之靈，藉卿士之力，神祇儲祉，夷夏宅心。故上柱國、遼東郡王、高麗〔王〕武，夙披丹款，早奉朝化，忠義之節克著於岷夷，職貢之典不愆於王會。而其臣莫離支蓋蘇文包藏凶慝，招集不逞，潛懷異計，奄行弑逆，冤酷纏於濊貊，痛悼徹於諸華。篡彼藩緒，權其國政，法令無章，賞罰失所，下陵上替，遠怨邇嗟。加以好亂滋甚，窮兵不息，率其羣凶之徒，屢侵新羅之地。新羅喪土，憂危日深，遠請救援，行李相屬。朕愍其倒懸之急，爰命輕軒之使，備陳至理，喻以休兵。曾不知改，莫遵朝命，窺竅亭障，首竄窟穴，完聚更切，賦斂尤繁，丁壯盡於鋒刃，羸老弊於板築，久廢耕桑，咸罹饑饉。生肉表異，顯其亡徵，兩血爲妖，彰其數盡。比室愁苦，闔境哀惶，華髮青襟，不勝苛政，延頸企踵，思沾王澤。昔有苗弗率，勞大禹之駕，葛伯仇餉，動成湯之師。沉亂常巨寇，紊三綱而肆逆，滔天元惡，窮五刑而莫大者哉！朕以宵衣興慮，日旰忘食，討罪之意既深於投袂，救人之義彌軫於納隍，類上帝而戒途，詔夏官而鞠旅。可先遣使持節遼東道行軍大總管英國公勣、副總管江夏郡王道宗，士馬如雲，長驅遼左，奮夷嶽之威，屠豕蛇於險〔瀆〕〔瀆〕，乘建瓴之勢，斬鯨鯢於鏤方。行軍總管執失思力、行軍總管契苾何力率其

種落，隨機進討。契丹蕃長於句折、奚蕃長蘇支、燕州刺史李玄正等，各率衆絕其走伏。使持節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張亮、副總管常何、總管左難當等，舟楫相繼，直指平壤。新羅王金善德傾其城邑，竭其府藏，荷不貲之澤，復累葉之讐，出樂浪而衝腹心，臨沃沮而蕩巢穴。百濟王扶餘義慈早著丹款，深識時機，棄歷稔之私交，贊順動之公戰，贏糧蓄銳，唯命是從。凡此諸軍，萬里齊舉，頓天羅於海浦，橫地網於遼陽。朕然後經塗白狼之右，親巡玄菟之城，執鼓而戒六軍，載太常而麾八陣，使流湯者魚爛，握炭者冰消，誅渠魁於惡稔，弔黎庶於隕角。其或擁衆力攻，或間行自拔，宜弘寬大，各復農土，有勞者當加其賞，懷能者不滯其才。如其長惡莫悟，迷途遂往，斧鉞既下，必嬰喪元之悲，玉石一焚，徒軫噬臍之嘆。具宣朕旨，咸使知聞。」

十九年（六四五）二月，輿駕發雒陽。三月丁丑，幸定州。太宗謂侍臣曰：「遼東舊中國之有，自魏涉周，置之度外。隋氏出師者四，喪師而還，殺中國良善，不可勝數。今彼弑其主，恃險驕盈，朕長夜思之而輟寢，將爲中國復子弟之讐，爲高麗討弑君之賊。今九瀛大定，唯此一隅，用將士之餘力，平蕩妖寇耳。然恐於後子孫，或因士馬強盛，必有奇決之士勸其伐遼，興師遐征，或起喪亂，及朕未老，欲自取之，亦不遺後人也。所以發自雒陽，唯噉肉飯，春蔬不進，慮有勞煩，庶同艱苦，一勞永逸。」是後將士每到者，遣於定州北門過，太宗

御城門樓撫慰之，皆踴躍歌呼。其人心齊一，自古出師命將，未之有也。壬辰，車駕發定州，親佩弓矢，手結雨衣於御鞍。後詔司徒長孫無忌攝侍中，吏部尙書楊師道攝中書令。太宗夙綜師旅，躬善兵筭，此行也，攻擊之勢，軍將咸稟成規，至於應變乘機，長孫無忌頗預謀略。時李勣發陽城，多張形勢，若從懷遠之路，潛引師北趣燕之甬道而進，以高麗不意焉。

四月戊戌朔，李勣師自通定濟遼水，至玄菟，所經烽戍皆下之。高麗大駭，城邑各閉門不敢出。壬寅，江夏王道宗率衆數千至新城，折衝都尉曹三良率十餘騎直壓其門下，城中驚擾，無敢出者。癸卯，於幽州城南大饗六軍，太宗御次，詔長孫無忌宣旨以誓衆曰：「古先帝王，爰有征伐。堯戰丹浦，舜伐有苗，文王戡黎，成湯征葛，此四君者，豈樂櫛風沐雨，勞師疲衆？以爲不誅兇殘化不洽，不翦暴亂人不安。高麗莫離支虐殺其主，盡戮大臣，自餘黎庶，怨入骨髓，此等皆力不能制，擁在寇城，想望朕師，若思膏雨。高麗滅亡徵兆，人誰不見？時不可失，天不可違。朕豈厭重帷而安暴露，薄華殿而樂風塵？且以弱年行師，頗識權變。今者士卒咸集，戈甲如山，衝韜雲梯，指影可捷。夫農夫勤春，乃始有秋；士卒先力，然後受賞。若能齊力一心，屠城陷敵，高官厚秩，朕不食言。若敢逋逃，違棄營伍，厥身從戮，罪及妻孥。此皆邦國之典刑，古今之常事。記朕誓言，誠宜自勉。」丁未，輿駕發幽

州。壬子，李勣攻高麗之蓋牟城。丁巳，太宗次北平澄臨海。戊午，烽望大墅。癸亥，李勣拔蓋牟城，獲戶口二萬餘人，倉糧十餘萬石。

五月乙巳，張亮亞將程名振拔卑沙城。其城四面懸絕，唯西門有攻之勢，名振督軍夜襲之，副總管王文度先登，士卒繼進，城中潰散，虜其男女八千口。分遣總管丘孝忠、古神感耀兵於鴨渌水。是日，李勣進軍於遼東城下。庚辰，車駕次遼澤。丙子，師次臨遼頓。其夕遼水減三尺，三軍慶悅，以爲得天之助。丁丑，車駕渡遼，撤橋梁以堅士卒之心，甲士六萬營於馬首山。初，太宗遣使於百濟國中採取金漆，用塗鉄甲，皆黃紫引曜，色邁兼金。又以五綵染玄金，製爲山文甲，竝從將軍。甲申，太宗親率甲騎萬餘，金光曜日，與李勣會於城下。金鼓齊震，旌旗圍其城者數百里，士衆之聲駭天聒地。太宗見南風甚急，遣銳卒登衝竿之末，蒸其西南樓，騰煙扇烈，焚其城中屋宇樓閣，須臾而盡。太宗之發定州也，遣自州東每數十里而置一烽，以至遼東城下，烽端多積末葦，須克遼東城訖，蒸以報太子。至是，太宗知城必下，麾無忌師首戰，馳至烽所蒸之，乃麾戰士登城。高麗蒙楯拒戰，天子命拋車飛石，繼中其楯，壯士數百人攢長稍而攻之，高麗兵大潰，其留戰者盡燼，燒死者萬餘人，牛馬犬彘不可勝數。俘其勝兵萬餘，人口四萬，收倉粟五十萬石，以其城爲遼州。丙戌，詔曰：「五兵爰始，軒皇戰於阪泉，七德攸基，唐帝尅於丹浦，莫不除翦暴逆，克濟生靈，

斥土開疆，威加四海。朕欽承寶曆，削平天下，六合之內，咸以爲家，三光所臨，義無偏炤。繇是環埤之表，咸森森以航深，垓寓之中，盡顯顯而面內。而烏夷陪隸，虐殺其君，毒被朝鮮，災流穢貊，幼孤者不勝苛暴，忠槩者仰我來蘇。朕言念匪人，深懷夕惕，親御戎軒，躬執雲鼓，意在以殺止殺，仁育被於羣生，用刑清刑，義征戡於不惠，廓滔天而調雨露，擒猾夏以正封疆。用此佳兵，事非獲已，仰申天罰，遂乃襲行。先命行營大總管英國公勣、行軍總管張儉等，率領驍銳，元戎啟行，北狄、西戎之酋咸爲將帥，奚、霫、契丹之旅皆充甲卒，如貔萬計，躍馬千羣，總萃遼東之城，攻其南面。副大總管江夏郡王道宗、第一軍總管虢國公張士貴等，率五陵之勁騎，董六郡之良家，分麾引道，攻其西南。申命前軍夔國公弘基等，分統猛士，填其濠塹。賊城地險，激梁水以環流，聳堞凌雲，壓頽山而靡懼。於是雲羅四合，地道九攻，危城倏已復隍，湯池俄而失險。猶且析骸窮壘，壁巢幕以偷安，轉骨深溝，坐積薪而待燎。愍其塗炭，申其再造，頻加誨誘，固執迷塗。繇是猛士衝冠，壯夫挺劍，咸頓首於馬前，請因機而電掃。難違衆議，爰詔許之，乃分命諸軍，四面雲合，朕登高迥矚，授其節度。又命簡較太常卿鄒國公敬德，領黃門之軍樂，奏玄雲之雅歌，將帥聞而增憤，士卒繇其作氣。于時凍雨初晴，驚風漸急，聊命縱火，數處燿然，焚其樓雉，竝爲煨燼。合城男子，面縛軍門，取彼渠魁，屬之司敗。千載逋寇，一朝清蕩，斯竝宗廟威靈，上玄幽贊，忠臣猛將

盡節陳謀，勁卒勇夫輕身效命，叶同心力，成此大功，豈朕一人獨能致此？今茲尅捷，普天之慶，宜令頒下，咸使聞知。」乙未，師次白巖城。

六月丁酉，李勣攻白巖城西南，太宗臨其西北。城主孫伐音請降，以城爲巖州。是日於蓋牟城置蓋州。庚子，詔曰：「上天之道，先德而後刑；王者之師，有征而無戰。是以炎農翦暴，夙沙自縛其君，玄德一興，有苗不固其險。朕勞神濟物，用百姓而爲心，則天弘化，環四海而開宇。義非獲已，繇是舉兵，每蕃哀矜，深存宥罪。自濟遼水，先令告諭，而蓋牟不革其面，遼東猶抗其斧。旣觸天網，遂縱兵鋒，未展鷹揚，已皆魚爛。朕乃鼓行乘勝，師次白巖。兇徒相率登陴拒守，因山構壘，仰切浮雲，縈澗疏隍，下臨無景。妖氛蝟聚，如憑劔閣之深，同惡鴟張，若負洞庭之險。乃命行營大總管英國公勣等，統咀彘冠雞之將，率挈龍斬蛟之士，石發甚於星實，樓毀同於山壤。朕憫彼同焚，情深惻隱，乃親御八駿，幸勅三軍。賊旣倒懸，方思轉禍，積甲齊於熊耳，獲虜方於海陵。建十州之旗，各復於桑梓，反三韓之士，不易於農肆。焚襯錫爵，驅馳遼、涓之間，鑿井耕田，編列卞、辰之野。古人有言曰：『全國爲上』，蓋斯之謂焉。又燕、碣土風素多霖霖，軒皇遭召雨之寇，晉后苦涌水之災。自朕出師，上靈幽贊，旭日澄靄，膚雲輟陰，所指未有堅城，所向乃無完陣。天道人事，義等合符，窮穴傾巢，庶將非遠。宜以大慶頒示普天。」丁未，車駕發自遼東。丙辰，次於安市城北，列營進

兵以攻之。丁巳，高麗北部耨薩高惠真率高麗、靺鞨之衆十五萬以援安市城。帝謂侍臣曰：「延壽之來也，其策有三。若引兵直前，連安市城以爲壘，據高山之險，食城中之粟，兼縱靺鞨寇吾牛馬，攻之則不可卒下，欲歸則泥濘爲滯，此其上策。若抽城中之人與之宵遁，此其中策。若不量其能，近城列陣，將與吾交鋒，此其下策。卿其觀之，是必用下策，若得縱兵決戰，所謂成擒者也。」賊中有一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曰：「吾聞中國大亂，英雄竝起，秦王聖武，所向無敵，遂平天下，南面爲帝，北夷請服，西戎獻款。今者傾國而至，唐兵之壯健者悉來，其鋒不可當也。今爲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驍雄斷其餽運，不過旬月軍糧必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此不戰而必取勝也。」延壽不從，引軍直進。遣騎候之，云去安市城四十里。太宗以爲兵家之勢，以逸待勞，猶慮其低徊不至，詔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總突厥千騎以誘之，誡曰：「鋒交而佯北，其必乘爾而來也。」高麗常令靺鞨居前，社爾與之纜交而退，高麗相謂曰：「此易與」，竟馳進軍，於安市城東南八里依山麓而陣。帝召無忌及侍臣、將軍等謂曰：「夷兵既至，塵埃亘數百十里，彼衆我寡，卿等所知。國家猛將謀臣竝從朕在，破賊萬全之策云何？」無忌奏稱：「古來帝王亦有以干戈靜亂，而臨天下者多委將帥，身非英略。陛下往時平定海內，年踰成童，莫不披堅執銳，躬先士伍，翦除干紀，救蒼生之命，鴻名遠震，海外咸服。今所從將士多是幕府舊人，雖復遠涉夷鄉，而善陪神武，

橫戈思敵，人百其戰。古人云：『將戰必觀士卒之情。』臣適行經諸營，衛士等聞高麗已至，無不抽刀結旆，喜見於色。往平王充及寶建德等，臣蒙從征，至於奇謀異算，多出睿旨，用陛下妙筭，無不就擒，偶違成規，必致負敗。今陛下親臨遼隊，擐甲振擣，滅高麗之機，在此一舉。臣等愚短，破陣萬全之策不敢克當，乞陛下指縱，臣等奉以行事。」太宗笑謂曰：「卿等既推筭於朕，當爲君料量。」因與無忌等翼數百騎，乘高以觀之，覽其山川可以用奇兵處，遣給延壽曰：「我以爾強臣篡弒，故來問罪，卽欲交戰，非吾本意。天子入境，芻粟不給，不能於中國轉運，破爾數城以取廩食。禮苟修，則所失必復矣。」延壽信之，竟夕而俟。太宗夜召文武，躬自指麾。遣李勣步騎一萬五千於賊西嶺爲陣。長孫無忌率將軍牛進達等精兵一萬一千以爲奇兵，自山北於狹谷出，以衝其後。太宗自率步騎四千，潛鼓角，偃旌幟，趣賊營北高峯之上。勅諸軍聞鼓角聲而齊進。因令所司張受降幟於朝堂之側，曰：「明日午時納降虜於此矣。」遂率軍而進。是夜流星墜賊營中。戊午，延壽獨見李勣兵，欲與戰，太宗遙望長孫無忌軍塵起，命鼓角竝作，旗幟齊舉，大懼，將分兵承之，而其陣已亂。時有電雷助我軍威。李勣率步卒一萬擊之，延壽衆退，長孫無忌縱兵乘其後，太宗又引軍臨之，賊因潰，斬首二萬餘級。延壽等率其餘寇依山自保，迴望我軍擊其黨類，悲號相召，其聲甚哀。於是詔無忌、勣等引兵圍之，無忌撤川梁以斷其歸路矣。太宗按轡行觀營壘，謂侍臣

曰：「高麗舉國而來，存亡所繫，一麾而敗，天祐我也。」因下馬再拜以謝天。己未，高延壽、高惠真率三萬六千八百人請降，太宗引入轅門，延壽膝行而前，拜手請命。太宗謂延壽等曰：「東夷英少，講張海曲，至於摧堅破敵，故當不及老人，而今後更敢與天子戰否？」延壽等咸伏地而不對辭。簡耨薩已下及酋首二千五百人，授以戎秩，遷之內地。餘衆三萬餘人竝釋俘，放還平壤，其謝恩於天子，竝雙舉手，以顙頓地，權叫之聲聞數十里外。靺鞨三千三百人盡坑殺之。獲馬五萬匹，牛五萬頭，光明甲一萬領，他器械稱是。遼東道行軍大總管李勣奏曰：「向若陛下不自親行，臣與道宗將數萬人攻安市城未克，延壽等十餘萬抽戈齊至，城內兵士復應，開門而出，以救首尾，旋踵即敗，必爲延壽等縛送向平壤，爲莫離支等所笑。今日臣敢謝陛下性命恩澤。」太宗素狎勣，笑而領之。延壽、惠真等敗也，高麗傾國震駭，後黃城及銀城竝自拔，數百里無復人烟。遞驛以報皇太子，仍書與申國公高士廉等曰：「朕爲將如此，何如？」皇太子表請曰：「伏承聖躬去賊城不踰百步，臣魂飛胆戰，莫知自處。伏願思宗社之重，以億兆爲心，收雷霆之威，駐矢石之外，臣之愚誠，敢以死論。」及聞此語，報曰：「吾初向賊陣，心竝在戰攻，爲憶汝之言，所以不執斧鉞，如其不爾，將大決戰。此後必不親行陣，勿爲憂也。」因名所幸山爲駐蹕山，令將作造破陣圖，竝命中書侍郎許敬宗爲文，勒石記其迹。

七月辛未，移營安市城東嶺。八月丙午，移營於安市城南。自帝渡遼，凡十徙營，但明斥埃，未嘗爲塹壘。軍士從蓋牟、遼東等城運糧，單人匹馬，所至野宿，如中國焉，雖賊城高麗，終不敢竊抄。令李勣、江夏王道宗攻安市城，六旬不能克。

九月癸未，太宗以季秋草枯，遼塞寒烈，勅諸軍收攻安市城器械，卽命班師。先遣拔遼、蓋三州戶口渡遼，乃召馬軍萬騎、步卒數萬，披甲持戟，張旗幟，度其城下而旋。城中皆屏聲偃幟。城主升城拜手奉辭，太宗嘉其堅守，賜縑百匹，以勵事君者。詔李勣、道宗統馬、步數萬人爲後殿。乙酉，次於遼東城下。城中尙有粟十萬石，軍士取之不能盡。丙戌，渡遼水，至渤錯水十里間，遼澤餘潦，車馬不通。詔長孫無忌、楊師道率文武官僚及征兵萬人翦草填道而進，水深之處以車爲梁道。太宗憂梁道不成，自積柴馬上，詣無忌等以助役。

十月丙申朔，次蒲溝。填路未畢，太宗駐馬以督之。及兵渡渤錯水，暴風降雪，時甚冰寒，士卒沾凍，馬牛溺於泥水，死者甚多。詔遣積火以待之，渡兵賴以獲濟。初，太宗軍及李勣軍之入遼也，將十萬人，各有八馱，兩軍戰馬萬匹。及還，戰士死者一千二百人，其八馱及戰馬死十七八。張亮水軍七萬人，泛海遭風，溺死者數百人。凡徙遼、蓋、巖三州戶口入內地，前後七萬人。丙午，次營州。癸丑，詔曰：「朕聞之，聖人慎罰，觀兵於再駕，明王舉事，制勝於三年。合諸侯以討逆，旣擒而且縱；總海內以除殘，臨行而止殺。其故何哉？」

信繇上天之德曰生，王者之師曰義，是以網開三面，干舞七旬，豈有恣欲稜威，取鯨鯢而竭澤，覆巢探穴，罄靡卵以塗原者乎！憬彼島夷之州，僻居鯁壑，晉皇淹駕，纒克一城，隋帝頻卽，淪兵百萬。朕光承寶曆，思救普天，陶化紫宸，法兩儀而導俗，推心黔首，狗萬寓以勞神。纖介不安，終宵輟寢，蠻陬未艾，日旰忘飧。是以遠涉天涯，比焦原而未險，長驅若木，譬平圃以非遙，憤角遼陽，躬親節度，捫金海表，震曜威靈。尅其玄菟，橫山、蓋牟、磨米、遼東、白巖、卑沙、麥谷、銀山、後黃等，合一十餘城，凡獲戶六萬，口十有八萬。覆其親城，駐蹕、建安，合三大陣，前後斬首四萬餘級，降其大將二人，裨將及官人酋帥子弟三千五百，兵士十萬人，竝給程糧，放還本土。又獲馬牛各五萬餘。鎗穀十旬，不假贏糧之費，徒兵累萬，咸發兼乘之歌。自夏涉秋，係虜相次，繇燕及雍，襁負不絕。緬惟湯、文取亂，常懷偃伯之心，虞、夏勝殘，寔弘光被之美。有懷戢武，造次何忘，但以賊帥莫離支猶不授首，舉圖未果，志無旋旆。忽屬徼外霜嚴，海濱寒總，念茲兆衆，便命班師。朕所向必摧，上靈之祐也，所攻無敵，勇夫之力也。方且聊酬玄澤，展大禮於郊禋，賽此勤勞，錄摧鋒於將士，有勳者別頒榮命，無勳者竝加優卹。諸渡遼海人應加賞命及優復者，所司宜明爲條例，具狀奏聞，朕將親覽詳，以申後命。」丙辰，太子奉迎。太宗自發定州，御一褐袍，將與太子別，謂曰：「俟見汝日，方更之耳。」繇是春夏常御，雖盛暑流汗，弗之改也。及秋中，褐竝穿敗，羣

臣咸請改易，太宗曰：「軍中士卒多衣弊衣，吾自服新衣，非將領之情。」至有數十處穿穴。太子引之盡數。是日，次圍山，太子以新衣進御，太宗始服之。

二十年（六四六）三月，車駕至自遼東，獻俘授馘，備法駕，具凱旋禮。蠻夷君長及京邑士女夾道陳觀者填塞，咸稱萬歲。

【冊府元龜 卷一二五，帝王部，一八頁上】 貞觀十九年（六四五），帝征遼，次安市城。六月，……帝營於安市城南，令李勣攻安市城，甚急。城中每見帝旛旗，必乘城鼓噪。帝怒甚，李勣曰：「請破城之日，男子盡坑。」城內聞之，人皆死戰。詔令江夏王道宗督兵築土山，攻其城東南隅。高麗亦裨城增雉以相抗。詔遣衛兵分番攻之，日六七合，砲石撞車壞其樓雉，城中隨有隳壞，卽立木柵。忽聞城中雞斃驚鳴，帝謂李勣曰：「圍城多日，城中煙火日微，今雞猶甚喧，此其饗士也，卿宜嚴兵，虜今夜當出矣。」及夜，高麗數百人縋城而下。帝聞之，從四五騎至城下，召兵急擊，斬首數十級，高麗奔退。

【冊府元龜 卷一二六，帝王部，一七頁下】 貞觀十九年（六四五）六月，征遼。是月丁酉，攻白巖城，李勣攻其西南，帝臨其西北。城主孫伐音潛令腹心人請降，乃臨城堞投刃，戲以爲信，曰：「奴願降。」其中有主者言曰：「以我旗幟示必降逮之。」城主伐音所遣人得而樹之於城，高麗以爲唐兵登也，衆悉從之。初，遼東之陷也，城中懼而請降，既而中悔，帝怒其反

覆，許以城中人物分賜將士。至是，李勣見且受降，率甲卒數十人請於帝曰：「戰士奮厲爭先，不顧矢石者，貪獲虜耳。今城垂拔，奈何更許其降？無乃孤將士之心，成黠虜之計！」帝下馬而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戮，虜其妻孥，朕所不忍。將軍麾下有功者，朕以庫物賞之，庶因將軍贖此一城。」勣乃止。遂受降，獲士女一萬，勝兵一千四百，倉廩二萬八千石。帝御旌宮於水渚，高麗降衆重列而拜者二千餘人，優勞之，高麗舞躍叫呼，聲震山谷。命太官賜飧，解牲體而羅之，不置刃，高麗手擘口齧，骨肉俱盡。城中人年八十以上，賜帛各有差。及諸城堡人，帝悉加慰諭，給以糧仗，任其所往。城中父老、僧、尼、賁夷酪、昆布、米餅、蕪夷鼓等，帝悉爲少受，而賜之以帛。高麗喜甚，皆仰天下拜曰：「聖天子元恩非所望也。」

【冊府元龜卷二二八，帝王部，三頁上】唐高宗總章元年（六六八）十二月，破高麗。以僧信誠爲銀青光祿大夫，賞先降也。特進、東代都督、玄菟郡公泉南生爲右衛大將軍，進卞國公，賞其鄉導有功也。左驍衛大將軍、簡較右羽林軍兼簡較司文正卿、鄴國公契苾何力爲鎮軍行左衛大將軍，徙封涼國公；司空、英國公勣加授兼太子太師，仍加實封，通舊一千一百戶，其嫡孫敬業授朝散大夫；右武衛將軍薛仁貴爲威衛大將軍，封平陽郡公；右監門將軍、五原郡公李謹行爲右武衛大將軍，賞平高麗之功也。

【冊府元龜卷一三五，帝王部，九頁上】唐太宗貞觀十年（六三六）十月，征遼迴，次營州，詔遼東道戰亡人骸骨竝集柳城東南，有司設太牢以祭之，太宗臨哭盡哀，從臣無不流淚。御製祭文曰：「夫忠烈盡世，往賢明軌，忘身殉國，先哲良規。惟爾等心苞鐵石，志烈風霜，勇氣雄圖，衝冠裂眦。懷忠立節，重義輕生，奮劍提戈，摧城陷陣，冒鋒刃而不顧，赴湯火而如歸。殞命戰場，殘形寇壘，膏潤原鉞，身喪名存。搖落塞關，遂非生入，蒼茫雷野，無復餘蹤。涉出塞之前途，掩靈輓而反骨，歌陽春之往路，黯長夜之歸魂，山川宛其不殊，存亡颯焉昔非。然則身者今之所重，名者後之所貴。身乃常有，而愚夫怯焉，功則難立，惟烈士成焉。若以一生之短期，收千載之令譽，此聖賢之操也，豈直忠勇者乎！所以按轡停輿，撫膺一慟，嘉乃誠節，痛爾遺靈，酒俎既陳，魂其斯享。」

【冊府元龜卷一三五，帝王部，九頁下】貞觀十九年（六四五）三月，征遼。輿駕在定州，將士每到者，遣於定州北門過，太宗御城樓撫慰之，明告賞罰，優勞甚至，悉踴躍歌呼，足蹈手舞。有從卒一人病不能進，太宗召至御床，親加撫慰，付州縣廩療之。是以將士莫不欣然願從其役。有不預征名而請以私裝從軍者，動以千計，皆云不願受國家官賞，乞於高麗城下效一旦之命，詔皆不許。其人心齊一，自古出師命將，未之有也。七月，詔以征遼從行及遼東、平壤二道軍人戰死者，各加四級，聽一子承襲，分遣使人就家吊祭。又詔從軍死亡之

徒，恐致湮沒，埋人之處，宜立標榜，軍迴之日，各令將還，並給棺以葬焉。

【册府元龜卷一三六，帝王部，八頁下】 貞觀十九年（六四五），帝征遼。二月，李勣所領之

衆頓於幽州，詔遣通事舍人盧師讓齎書詣軍中勞勉之，將士咸悅。

【册府元龜卷一三六，帝王部，一〇頁上】 唐高宗龍朔元年（六六一），遼東道行軍總管蘇定

方拔百濟之貞都城，其王義慈來降。遣左衛郎將王文庶齎書慰勞定方已下將士及百濟百姓，各令安堵如舊，有才者節級錄用；若能便經畧高麗者，委定方揀擇將士可否聞奏。

【册府元龜卷一三八，帝王部，一六頁下】 唐太宗貞觀十九年（六四五）……帝征遼，攻安市

城，不剋。……遼東城長史爲部下所殺，而省事省事，郡吏也。携其妻子奔白巖城降，帝義之，賜省事帛五匹，仍爲造靈輿歸平壤。

【册府元龜卷一四一，帝王部，一二頁下】 姜確爲左屯衛將軍。遼東之役，以行軍總管督

兵攻蓋牟城，中流矢而卒，時年五十一。太宗甚哀悼之，爲五言詩曰：「擊門初奉衛，伏節始臨戎。振鱗方躍浪，騁翼正凌風。未展六騎術，先虧一簣功。防身不足智，狗命有餘忠。悲驟嘶向路，哀笳咽遠空。悽涼大樹下，流悼滿深衷。」時人榮之。

【册府元龜卷一四二，帝王部，七頁下】 貞觀十五年（六四一）八月，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

麗迴，言於帝曰：「其國聞高昌之滅，大懷震懼，大德封盧，三至館候，五接之禮加於常數。」

太宗曰：「高麗所居本四郡，發卒數萬攻遼東諸城，其國精兵必來救援，又遣舟師自東萊橫海以趣平壤，水陸合勢，此固取之不難。但關東諸州戶口未復，朕意在含育，不欲勞之耳。」……十六年（六四二）十一月，亳州刺史裴思莊奏請伐高麗，帝曰：「高麗附庸之主，朝貢不絕，聞有篡弑，哀之甚深。因喪致討，乘危取亂，雖必得之，君子不貴。且復山東諸州凋弊未復，吾不忍發言舉兵耳。」

【冊府元龜卷一四二，帝王部，八頁上】 唐高宗龍朔三年（六六三）八月，御內殿，謂侍臣曰：「比爲海東負釁，須申弔伐，是數年已來頗有勞役，所在百姓誠大辛苦。況緣軍機調發，科喚百端，貪殘之徒，恣意侵暴，兼復造船諸州，辛苦更甚。前令借問，冀欲知其實，然四方使至，略不盡言，表疏所陳，皆涉順旨。我密加廉察，在下非無怨咨，如聞隋朝破亡緣爲征役不息，隋亡何必不繇此，相傳其有此議。且越海行兵，備經難阻，或斃鋒刃，或遭沉溺，追想非命，有悼於懷。昔漢武帝征伐四夷，戶口衰減，晚年感悟，封丞相爲富民侯，此卽故事分明，足爲龜鏡。前令三十六州造船舫者，今欲總停，使遠近百姓無役，豈不善邪！」卽日下詔曰：「朕以寡昧，纂承鴻烈，肅展巖廊之上，凝襟華裔之表，馭奔深於日慎，儲社存於勿休，勉已勵精，詳求大化。往爲奉成先志，雪恥黎元，是以數年之間，稱兵遼海。雖除凶戢暴，義匪諸身，疲人竭財，役興於下。泛滄流而遐濟，踐危途而遠襲，風之競海，或

取淪亡，鋒鏑交揮，非有捐仆。顧惟匪德，事有乖於七旬，在躬延責，情致慙於四海。湯年罪已，鑿寐斯在，漢載富人，周旋切念。日者翹車聯映，賁帛相輝。庖鼎之前，猶潛秀異，關柝之下，未盡英奇。傳逸翰於西雍，物殊寶於東序。此王師薦發，戎務實繁，州縣官僚，緣茲生過。力役無度，賄賂公行，蠹政傷風，莫斯爲甚。前令三十六州造船已備東行者，卽宜並停。凡百在位，宜極言得失，悉無隱，以救不逮。」

【冊府元龜卷一六四，帝王部，一八頁下】唐太宗貞觀十九年（六四五）六月，伐遼東，命諸將攻白巖城，臨其西北。城主孫伐音請降，遂受降。帝以白巖城爲巖州，以孫伐音爲中大夫，守巖州刺史，上輕車都尉，賜帛一百疋、馬一匹、衣襲金帶一。同謀而降者，並賜戎秩及諸衣物焉。

【冊府元龜卷一六八，帝王部，一八頁上】後周世宗顯德元年（九五四）正月，通事舍人王演高麗復命，進黑水馬、新羅刀劍，不納。

【冊府元龜卷一七〇，帝王部，九頁下】唐高祖武德二年（六一九）閏二月，詔曰：「畫野分疆，山川限其內外，遐荒絕域，刑政殊於函夏。是以昔王御世，懷柔遠人，義在羈縻，無取臣屬。渠搜卽斂，表夏后之成功，越裳重譯，美周邦之長筭。有隋季世，黷武耀兵，萬乘疲於河源，三年伐於遼外，構怨連禍，力屈貨殫。朕祇膺寶圖，撫臨四極，悅近來遠，追革前

弊，要荒藩服，宜與和親。其吐谷渾已修職貢，高句麗遠送誠款，契丹、靺鞨咸求內附，因而鎮撫，允合機宜。分命行人，就申好睦，靜亂息民，於是乎在。布告天下，明知朕意。」

【冊府元龜卷一七〇，帝王部，二頁下】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六四〇）三月，流鬼國遣使朝貢。其國去京師萬五千里，南與莫設靺鞨隣接，未嘗通聘中國，至是三重譯而來。帝嘉其遠慕朝化，以其使餘志爲騎尉。

【冊府元龜卷一七〇，帝王部，一八頁上】唐玄宗開元十二年（七二四）十二月，新羅王金興光遣使獻女二。帝以遠離所親，特加封賞，悉放還國，降書謂曰：「卿所進女，皆卿之姊妹，容儀淑麗，德行柔婉，自非盡節向風，何能割忍愛。然以僻遠本俗，離別所親，念彼遠貢之勞，矜其懷戀之思，雖阻來意，竝不忍留。今各加其邑號，賜之衣服，以達朝恩，宜知朕意。」

【冊府元龜卷一七〇，帝王部，二四頁下】後唐明宗長興二年（九三二）正月，東丹王突欲率衆自渤海國內附。……二月，幸東丹王突欲之第，賜突欲絹三百疋，至晚還宮。三月辛酉，中書門下奏：「東丹王突欲遠泛滄波，來歸皇化，既服冠帶，難無姓名，兼惕隱等頃以力助王都，罪同禿餒，爰徙必死，竝獲再生，每預入朝，各宜授氏，庶使族編姓譜，世荷聖恩，況符前代之規，永慰遠人之款，自突欲已下，請別賜姓名，仍准本朝蕃官入朝例安排。」勅旨付中書門下商量開奏。宰臣按：「四夷入朝蕃官，例有懷德、懷化、歸德、歸化等將軍、中郎將名

號，又本朝賜新羅、渤海兩蕃國王官，初自檢校司空至太保。今突欲是阿保機之子，且類渤海國之王，念自遠夷，宜加異渥，冀顯寶王之道，以旌航海之思。其惕隱赫遼已下，始自朋兇，不可同等。古者保姓授氏，有以因官，有以所居，所掌，有因歸化，特賜姓名。」勅旨：「突欲宜賜姓東丹、名慕華，乃授光祿大夫、簡較太保、安東都護，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渤海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充懷化軍節度、瑞慎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其從慕華歸國部曲罕只宜賜姓罕、名支通，穆葛宜賜姓穆、名順義，撒羅宜賜姓羅、名實德，易密宜賜姓易、名師德，蓋禮宜賜姓蓋、名來賓；仍授罕只等五人歸化、歸德小將軍、中郎將。先助秃餒擒獲蕃官惕隱官蕃名赫遼，宜賜姓狄、名懷惠，相公官蕃名擔列，宜賜姓列、名知恩；仍並授銀青階簡較散騎常侍。舍利官蕃名煎刺，宜賜姓原、名知感，福郎宜賜姓服、名懷造，奚三副使竭失訖宜賜姓乞、名懷有；三人並授銀青階簡較太子賓客。」

【冊府元龜卷二五九，儲官部，四頁下】唐太宗貞觀十九年（六四五）二月，太宗親征高麗。詔曰：「省方之物，既勞於躬親；監國之重，允屬於儲貳。皇太子治，溫文表德，睿哲日躋，仁孝之誠彰於溫清，弦誦之美著於膠庠。禮義既茂，徽猷彌遠，委以賞罰之權，任以軍國之政，詳諸前載，寔惟令典。發定州巡遼左之後，宜令治監國，其宗廟、社稷、百神咸令主祭，軍國事務並取斷決。」

【冊府元龜卷二五九，儲宮部，五頁上】貞觀二十年（六四六），三月庚午，詔曰：「……又屬高麗逆亂，毒被韓夷，微物不安，無忌隱惻。遂復躬行吊伐，遠涉遐荒，時歷暄寒，體親風雨，雖復澄氛海外，有慰深衷，久倦征途，乃多虛弊。方今兆庶殷阜，六合廓清，垂拱無爲，允在茲日。而皇太子治令德遠彰，所有機務可令斷決，百辟卿士咸宜受其節度。」

【冊府元龜卷三七三，將帥部，二〇頁下】龐孝泰爲左驍衛將軍。高宗遣將征高麗，孝泰爲沃沮道總管。時孝泰率嶺南水戰之士，軍於蛇水之上，高麗蓋蘇文益兵擊之，孝泰大敗。或勸突圍就劉伯英、曹繼叔之營，孝泰曰：「我伏事國家兩代，過蒙恩遇，高麗不滅，吾必不還，伯英等何必救我。又我將鄉里子弟五千餘人，今並死盡，豈一身自求生邪！」賊內薄攻之，死者累萬，箭如蝟毛，遂與其子一十三人皆死之。

【冊府元龜卷三九五下，將帥部，二八頁下】楊屯，大業中應募擊高麗，力戰於遼東，見稱勇敢。宇文述之敗也，煬帝夜焚攻具，詰朝遁還，恐爲高麗所躡，選壯士殿後以捍禦之。及將度遼，而高麗追至，屯先登力戰，其功居最。

【冊府元龜卷三九六，將帥部，六頁上】馬文舉爲果毅都尉。太宗征遼，新城、國內二城步騎四萬來援遼東，江夏王道宗率行軍總管張君仁騎四千逆擊之。及與賊遇，衆寡勢懸，士皆色動。文舉自指其身言于道宗曰：「此壯士也，不逢勦寇，安能識健兒哉！」道宗目而

壯之。文舉遂策馬突進，所當皆斃，衆心始安。

【冊府元龜卷四二六，將帥部，二五頁上】薛萬淑爲右領軍，鎮黃龍。時，突厥之亂也，萬淑遣契丹渠帥貪沒折諷論北狄東國威靈，奚、靺、室韋等十餘部皆來降附，太宗下書褒美。

【冊府元龜卷四二九，將帥部，二四頁下】楊防爲司平太常伯，往安東安撫高麗餘衆。時有高麗酋長鈕牟岑率衆反叛，立高藏外孫安舜爲主。詔左監門大將軍高侃爲東州道行軍總管，發兵以討之。安舜遽殺鈕牟岑，走投新羅。防、侃始拔安東都護府，自平壤城移於遼東州。

【冊府元龜卷四三八，將帥部，一一頁下】蘇定方爲左驍衛大將軍。高宗龍朔三年（六六三）二月，定方頓兵于平壤城下，高麗久不送款，屬大雪泥濘，遂解圍，勒兵而退。

【冊府元龜卷四四五，將帥部，一五頁上】張文幹行撫州刺史、平壤道行軍總管。貞觀十九年（六四五），征遼迴，次易州，文幹以渡海多覆舟舡，詔迫，逗遛不赴，斬之。

【冊府元龜卷四四七，將帥部，四頁下】劉仁願，貞觀中爲右威衛將軍、卑列道行軍總管，與司空李勣期會，逗遛不赴，驛召至京。帝謂曰：「自古軍法，後期皆死。」仁願奏曰：「臣前後使四十餘人往李勣處，塗路荒梗，悉皆不達，最後一使始得至大軍。臣又打得延津等七城，欲擊平壤，李勣兵馬遽以旋歸。事有因緣，非臣之咎。」帝曰：「汝領兵萬餘，威勁

卒，亡城下邑，未有千人，以此分疎，更爲矯詐。」遂令拽出，欲於廟堂斬之。仁願號訴不輟聲，帝以其有鎮守東海之勤，特免死，配流姚州。

【冊府元龜卷四九八，邦計部，一四頁下】 隋煬帝大業七年（六一一）冬，大會涿郡。分江、淮

南兵配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別以舟師濟滄海，舳艫數百里，並載軍糧，期興大兵，會於平壤。高麗所都。

【冊府元龜卷四九八，邦計部，一五頁下】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六四三），時征遼東，先遣太常卿韋挺於河北諸州徵軍糧，貯於營州，又令太僕少卿蕭銳於河南道諸州轉糧入海。至十八年八月，銳奏稱：「海中古大人城，西去黃縣二十三里，北至高麗四百七十里，地多甜水，山鳥接連，貯納軍糧，此爲尤便。」詔從之。於是自河南道運轉米糧，水陸相繼，渡海軍糧皆貯此。

【冊府元龜卷六五五，奉使部，二三頁上】 賈言忠爲侍御史。高宗乾封中，裨將薛仁貴既降扶餘川，遂治海路地，與行軍總管李勣大軍相會。時言忠受詔往遼東支度軍糧，使迴，帝問以軍事。言忠畫其山川地勢，且言遼東可平之狀。帝問曰：「卿何以知其可平也？」對曰：「昔隋主親率六軍覆於遼東者，人事然也。煬帝無道，軍政嚴酷，舉國受殃，天下離心。玄感一唱，狼狽而返，身死國滅，自取之也。先帝親往問罪，其所以不得〔志〕者，高麗未

有彙也。諺曰：『賊無曆隄，中道廻。』今高藏久失其政，人心不附。男生兄弟內離，遞相攻擊，脫〔身〕來奔，願爲鄉導，彼之情僞，盡知之矣。以國家富疆，陛下明聖，將士齊力，滅之必矣。且臣聞《高麗秘記》云：『不及九百年，當有八十〔老〕將來滅之。』自前漢之末，高氏卽有國事，及今九百年矣。李勣年登八十，亦與其記符同。又高麗頻歲飢荒，賣鬻男女，無故地裂，狼狐入城，蚘鼠穴於國門之下。夷俗信妖，遞相驚駭。天意如此，人事如彼，臣竊以爲是行不再舉矣。』帝曰：『卿觀遼東諸將孰賢？』對曰：『李勣先朝舊臣，聖鑒所悉。龐同善雖非鬥將，而持軍嚴整。薛仁貴勇冠三軍，威名遠振。高侃勤儉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沉毅持重，有統御之才，雖頗有忌前之癖，而臨事能斷。然諸將夙夜小心，忘身憂國者，莫及於李勣。』帝深然其言，遽遣使齎重書以慰勣等。

【冊府元龜卷六五七，奉使部，一七頁上】 陳大德爲職方郎中。貞觀十五年（六四二），大德使于高麗。初入其境，欲窺其國俗，每至城邑，輒以綾綺遺其官守，莫不懽悅。大德因謂之曰：『吾性好山水，所不能忘，在此何處有林泉勝地，吾欲時往遊踐。』其國人信之，遇有好山水之處，輒引大德觀之。遂得在道屈曲而行，往往見中國人，自云家在某郡，隋大業末，因平壤敗，遂沒於此，高麗妻以遊女，子孫盈室，與高麗錯居，殆將半矣。因謂親戚存不，大德給之曰，「汝之親屬悉無恙」，莫不垂涕而去，更相告示。數日之後，大德在塗，隋人望之

而哭者，徧於田野。大德未至平壤五十里，士女夾道而觀者如堵，以屬於其都。及與其王相見，乃盛陳兵甲，蓋懼中國而自強也。

【冊府元龜卷六六〇，奉使部，一三頁上】相里玄獎，貞觀中爲司農丞，使高麗。初至平壤，蓋蘇文已率兵破新羅兩城。其王遣使召之。及將兵還國，玄獎謂蘇文曰：「主上令高麗罷兵，勿擊新羅，玄獎御命而來，正爲此耳。」蘇文曰：「高麗、新羅怨隙已久。往者隋室相侵，新羅乘釁奪地。高麗五百里城邑，新羅皆據有之，自非反地還城，此兵恐未能已。」玄獎曰：「既往之事，焉可追論。至如遼東諸城，舊並中國郡縣。高麗今必求本地，中國亦須復疆宇。國家尙且不言，高麗豈得違命！」蘇文竟不從。

【冊府元龜卷九六二，外臣部，二頁下】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九二七），「新羅」遣使中散大夫兵部侍郎張芬、副使兵部郎中朴術法、判官倉部員外郎李忠武來朝。長興三年（九三三），遣使執事侍郎金咄、副使司賓大卿李儒來朝。

【冊府元龜卷九六四，外臣部，六頁上】唐太宗貞觀十五年（六四一）五月，詔曰：「懷遠之道莫先於寵命，飾中之義無隔於遐方。故柱國、帶方郡王、百濟王扶餘璋，棧山航海，遠稟正朔，獻琛奉賚，克固始終，奄致薨殞，追遠愍悼，宜加常數，式表哀榮，可贈光祿大夫。」令其嫡子義慈嗣位，授柱國，封帶方郡王、百濟王。使祠部郎中鄭文表持節備禮冊命。……十

七年(六四三)閏六月，詔曰：「懷遠之規，前王令典，繼世之義，列代舊章。高麗王嗣子藏，姓高名藏。器懷韶敏，識字詳正，早習禮教，德義有聞，肇承藩業，誠欵先著，宜加爵命，允茲故實，可上柱國，封遼東郡王、高麗王。」遣使持節冊命。

【冊府元龜卷九六四，外臣部，八頁下】唐高宗顯慶三年(六五八)……十二月，以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都督迴紇婆潤爲左衛大將軍，右驍衛大將軍、燕然都督多覽葛塞旬爲右衛大將軍。

【冊府元龜卷九六四，外臣部一〇頁上】唐武后長壽二年(六九三)，新羅王金政明卒，爲之舉哀，遣使弔祭，冊其子理洪爲新羅王，仍令襲父輔國大將軍，行左豹韜衛大將軍、雞林州都督。

【冊府元龜卷九六四，外臣部，一一頁下】唐玄宗先天二年(七二三)二月，拜高麗大首領高定傳爲特進。

【冊府元龜卷九六四，外臣部，一一頁下】唐玄宗開元三年(七一五)八月，高麗、吐渾等諸蕃降附，制曰：「天亡驕子，胡運其終，國有忠臣，漢封斯在。高麗王莫離支高文簡、都督跌跌思太、吐渾大首領刺史慕容道奴郁射施、大首領鶻屈利斤、大首領刺史苾悉頡力麗、大首領拱毅等，或遼海貴族，或陰山寵裔，知則能勇，權而善謀，從事本蕃，頡頏高位，料逆順之

道，知變通之節，或誓以沉族，或翻然庇身，共驗郵支之亡，遂觀繇余之入。將軍遇敵，永罷射鵬，使者迎降，果聞乘傳。棄寒苦之地，就陽和之澤，爾其誠矣，朕實休之，宜開土宇之封，式盛壇場之制。文簡可封遼西郡王，食邑三千戶，行左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賜宅一區、馬四匹、物六百段。蹶跌思太可特進、行右衛大將軍員外置兼蹶跌都督，封樓煩國公，食邑三千戶，賜宅一區、馬三匹、物五百段。道奴可左威衛將軍員外置兼刺史，封雲中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賜宅一區、物四百段、馬兩匹。鶻屈頡斤可左驍衛將軍員外置兼刺史，封陰山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賜馬兩匹、物二百段。苾悉頡力可左武衛將軍員外置兼刺史，封雁門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賜馬兩匹、物四百段、宅一區。拱毅可左領軍衛將軍員外置兼刺史，封平城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賜馬兩匹、物四百段。鶻頡川妻契苾賜物一百五十段。手力二人，各賜物五十段。」

【冊府元龜卷九六四，外臣部，一五頁上】 開元八年（七二〇）八月，……冊渤海郡王、左驍衛大將軍大武藝嫡男大都利行爲桂婁郡王。

【冊府元龜卷九六四，外臣部，一七頁下】 開元二十（六）年（七三八），渤海桂婁郡王大武藝病死，其子大欽茂嗣立。帝降書冊且弔之，曰：「念卿亡父，素勵誠節，與善無徵，奄至殂謝，興言求往，軫念良深。卿是長嫡，當襲父位，宜全忠孝，以繼前蹤。今故遣使持節冊命，

兼申弔祭。」冊曰：「皇帝若曰，於戲！王者宅中，守在海外，必立藩長，以寧遐荒。咨爾故渤海郡王嫡子大欽茂，代承緒業，早聞才幹。昔在爾考，忠於國家，爰逮爾躬，當茲負荷。豈惟立嫡，亦乃擇賢，休問可嘉，寵章宜及，是用命爾爲渤海郡王。爾往欽哉！永爲藩屏，長保忠信，效節本朝，作範殊俗，可不美歟！」

【冊府元龜卷九六五，外臣部，一頁下】唐玄宗天寶二年（七四三）五月，新羅王金承慶卒，弟憲英襲位，制曰：「故開府儀同三司、使持節、大都督鷄林州諸軍事、兼持節、寧海軍使、新羅王金承慶弟憲英，奕葉懷仁，率心常禮，大賢風教，條理尤明，中夏軌儀，衣冠素襲，馳海琛而遣使，準雲呂而通朝，代爲純臣，累效忠節。頃者，兄承土宇，沒而絕嗣，弟膺繼及，抑惟常經。是用賓懷，優以冊命，宜因舊業，俾承蕃長之名，仍加殊禮，載錫漢官之號。可襲兄新羅國王、開府儀同三司、使持節、大都督鷄林州諸軍事、兼充持節、寧海軍使。」

【冊府元龜卷九六五，外臣部，九頁下】唐德宗貞元十四年（七九八）三月，加渤海郡王兼左驍衛大將軍、忽汗州都督大嵩璘銀青光祿大夫、簡較司空，冊爲渤海國王，依前忽汗州都督。大嵩璘父欽茂以開元二十六年（七三八）襲其父武藝忽汗州都督、渤海郡王、左金吾大將軍，天寶中累加特進、太子詹事、賓客，寶應元年（七六二）進封渤海國王，大曆中，又累拜司空、太尉。及嵩璘襲位，但授其郡王、將軍。嵩璘遣使敘禮，故更加冊命焉。

【冊府元龜卷九六五，外臣部，一〇頁下】貞元二十一年（八〇五）……三月，立新羅嗣王金重熙爲開府儀同三司、簡較太尉、使持節、大都督、鷄林州諸軍事、鷄林州刺史，兼持節，充寧海軍使、上柱國。其母和氏爲太妃，其妻朴氏爲妃。遣兵部郎中兼御史大夫季方充使。

【冊府元龜卷九六五，外臣部，一一頁下】唐憲宗元和四年（八〇九）正月，以故渤海國王大嵩璘男元瑜爲銀青光祿大夫、簡較秘書監，充忽汗州都督，冊爲渤海國王。

【冊府元龜卷九六五，外臣部，一二頁上】元和七年（八一三）七月，以新羅王金重熙卒，立其相金彥昇，遣使來告。詔以彥昇爲開府儀同三司、簡較太尉、使持節、大都督、鷄林州諸軍事，兼持節，充寧海軍使、上柱國，封新羅國王，妻眞氏冊爲妃。仍令有司准式，兼命職方員外郎攝御史中丞崔延充使。

【冊府元龜卷九六五，外臣部，一六頁上】後唐明宗長興三年（九三三）五月，制權知高麗國事王建可特進、簡較太保、使持節、玄菟州都督、上柱國，封高麗國王，充大義軍使。

【冊府元龜卷九六五，外臣部，一六頁下】後晉高祖天福六年（九四二）五月，制曰：「王者法二象以覆載，齊七麗以炤臨，旣符有道之文，是布無私之化。其有誠懸象闕，路越鯨津，首傾拱極之心，久勵事君之節，得不示四時之信，同萬國之風，用顯英賢，俾行典禮。大義軍使、特進、簡較太保、使持節、玄菟州都督、上柱國、高麗王王建，天資間傑，神授機謀，宇量

矜嚴，靈襟洞達，志堅金石，操凜雪霜，每切朝宗，常勤事大，守三韓之重地，仁義兼修，定百濟之疆隣，恩威並振。暨朕握圖御宇，膺籙開基，遣猶子以朝天，備彰忠節，改名臣而稱賀，益認深誠。而又敍立國之繇，述連姻之舊，慕子正朔，顯爾籌謀，是用時舉徽章，聿覃豐澤。階升一品，位統三師，加以戶封，兼其眞食，勉膺寵命，以保令猷。可開府儀同三司、簡較太師，依前使持節、玄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食邑一萬戶，食實封一千戶，高麗國王。」八月，遣光祿卿張澄、國子博士謝攀往冊命焉。

【冊府元龜卷九六五，外臣部，一七頁下】後晉少帝開運二年（九四五）十二月，以權知高麗國事王武爲特進、簡較太保、使持節、玄菟州都督、上柱國，充大義軍使兼御史大夫，高麗國王。仍命光祿卿范政、太子洗馬張季凝就行冊命。

【冊府元龜卷九六五，外臣部，一七頁下】後周太祖廣順二年（九五二）二月，制權監高麗國事王昭可特進、簡較太保、使持節、玄菟州都督、上柱國，充大義軍使，封高麗王。仍令所司請禮冊命，以衛尉卿劉暉充冊使，通事舍人顧彥浦副之。暉卒於路，彥浦溷海而死。以太僕少卿王演借衛尉卿充高麗國冊禮使，右衛率府呂繼贊借將作少監充使副。

【冊府元龜卷九六五，外臣部，一八頁上】後周世宗顯德二年（九五五）十一月，以高麗國遣廣評侍郎荀質來賀登極，授其國王王昭開府儀同三司、簡較太尉。制曰：「姬旦分疆，肅慎

列明堂之位，武王尊德，朝鮮受箕子之封。矧乃代守東籬，材稱間世，襲衣冠而奉正朔，瞻象魏以走梯航，推誠遠慕於華風，重譯來朝於輿運，嘉乃丕績，宜覃懋恩。特進、簡較太尉、使持節、玄菟州都督、大義軍節度使、上柱國、高麗王王昭，地控辰韓，風行日域，命氏本神僊之族，炳靈分象緯之精，爲仁自契於太平，旣觀繇已，述職罔殊於諸夏，來奉克庭。朕嗣守鴻圖，方崇王道，禮樂征伐之柄，盡出眇躬，山河帶礪之盟，思傳不朽，但遵聲教，豈限遐遙，俾光燾土之封，更假自天之寵。於戲！儀同三事，無先開府之尊，冠聳四梁，愈見上公之貴。琢蒼玉爲爾珮，飾豐貂爲爾冠，用報好音，且彰柔遠。爾其仰宣朝命，下慰州民，泛濟水爲恩波，還同在藻，指家山於緱嶺，免詠式微，永爲屬國之寶，無闕外臣之禮。可授開府儀同三司、簡較太尉，依前使持節、玄菟州諸軍事，行玄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高麗國王，勳如故。」

【冊府元龜卷九六七，外臣部，一六頁下】渤海靺鞨，唐聖曆中，高麗別種大祚榮自立爲振國王。先天二年（七二三）冊拜渤海郡王，仍以其所統爲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開元七年（七一九）祚榮卒，玄宗遣使冊立其嫡子桂婁郡王大武藝，襲父爲左驍衛大將軍、渤海王、忽汗州都督、九姓燕然都督。二十五年（七三七）武藝病死，其子欽茂嗣立，詔襲其父官爵。寶應元年（七六二）進封國王。欽茂卒，其子嵩璘嗣。貞元十一年（七九五）二月，令內常侍殷志

瞻將冊書，冊爲渤海王、忽汗州都督。元和四年（八〇九）嵩璘卒，子元瑜嗣。元瑜卒，弟言義權知國務。八年（八一三）正月，封言義爲國王。十三年（八一八），遣使告哀，詔以知國務大仁秀爲國王。太和五年（八三二）仁秀卒，以權知國務大彝震爲國王。梁開平元年（九〇七），其王曰大諲譖。

【冊府元龜卷九七〇，外臣部】隋文帝開皇十二年（五九二）春正月，帝在仁壽宮，突厥、高麗、契丹並遣使獻方物。

唐高祖武德二年（六一九）十月，靺鞨首帥突地稽遣使朝貢。突〔地〕稽者，靺鞨之渠長也。隋大業中，與兄瞞咄率其部內屬於營州。瞞咄死，代總其衆，拜遼西太守，封扶餘侯。朝煬帝於江都，屬化及之亂，以其徒數百間行歸柳城。至是通使焉。……是年高麗王高建武遣使來朝。

武德四年（六二二）十月，百濟遣使獻果下馬。是月，新羅國、句麗及西域二十二國並遣使朝貢。

武德五年（六三二）十一月，靺鞨渠帥阿固郎來朝。是年突厥頡利可汗及高麗並遣使朝貢。

武德六年（六三三）六月，契丹酋帥孫敖曹，十月，新羅，十二月，白簡、白狗羗、高麗、突

厥、吐谷渾，並遣使朝貢。

武德七年（六二四）五月，百濟，……七月，百濟、康國、曹國並遣使朝貢。靺鞨渠帥阿固郎來朝。……九月，百濟遣使獻光明甲。……十二月，高麗國並遣使來貢方物。

武德八年（六二五）十一月，新羅、百濟並遣使朝貢。

武德九年（六二六）四月，靺鞨，……七月，新羅並遣使朝貢。……十二月，高麗、百濟、黨項並遣使朝貢。

唐太宗貞觀元年（六二七）六月，新羅，……十一月，新羅並遣使朝貢。

貞觀二年（六二八）九月，高麗王建武遣使奉賀破突厥頡利可汗，並上封城圖。

貞觀三年（六二九）九月，高麗、百濟、新羅並遣使朝貢。……十二月，……靺鞨別部並遣使朝貢。是年靄國居長遣使貢方物，室韋遣使貢豐豹、貂，自此朝貢不絕。

貞觀四年（六三〇）七月，室韋……遣使貢方物。

貞觀五年（六三一）九月，百濟，……十一月，室韋、倭、黑水靺鞨，並遣使朝貢。

貞觀六年（六三三）十一月，薛延陁、室韋、靺鞨，十一月，雪山、黨項、百濟、新羅並遣使朝貢。是年，……烏羅渾國君長遣使獻貂皮。

貞觀八年（六三四）四月，室韋、靺鞨渠帥並來朝。

貞觀九年(六三五)九月,于闐、室韋,……十一月,百濟……遣使來朝貢方物。

貞觀十年(六三六)二月,百濟……遣使來朝。

貞觀十一年(六三七)十二月,百濟王扶餘璋遣太子隆來朝,并獻鐵甲、雕斧,帝優勞之。

貞觀十三年(六三九)十月,百濟遣使貢金甲、雕斧。

貞觀十四年(六四〇)……三月,流鬼國……遣使貢方物。是年高麗王遣其太子桓權來

朝,并獻方物。

貞觀十六年(六四二)春正月,吐蕃、于闐、百濟、高麗、新羅……遣使獻方物。

貞觀十七年(六四三)正月朔,薛延陀、百濟、高麗、新羅,……十一月,吐蕃、薛延陀、新

羅……各遣使貢方物。

貞觀十八年(六四四)正月朔,吐谷渾、薛延陀、吐蕃、高麗、百濟、新羅……遣使獻方物。

貞觀十九年(六四五)正月庚午朔,百濟太子扶餘康信、延陀、新羅、吐谷渾、吐蕃、契丹、

奚、……靺鞨、靺鞨等遣使來賀,各貢方物。

貞觀二十年(六四六)正月,吐谷渾、吐蕃、高麗……並遣使貢獻。

貞觀二十二年(六四八)正月朔,……新羅、高麗……並遣使朝貢。

唐高宗永徽三年(六五二)春正月,吐谷渾、新羅、百濟、高麗並遣使朝貢。

永徽四年(六五三)十一月,新羅遣使獻金總布。

顯慶元年(六五六)十月,新羅王遣其子右武衛將軍文王來朝。十二月,高麗王高藏遣使

奉表賀冊皇太子。

龍朔元年(六六一)八月,……耽羅國王儒李都羅等並遣使來朝,各貢方物。

咸亨元年(六七〇)三月,……倭國王遣使賀平高麗。

上元二年(六七五)九月,新羅王金法敏遣使獻方物。

唐武后聖曆二年(六九九)二月,新羅王金理供遣使貢方物。

長安三年(七〇三)正月,吐蕃、新羅、林邑並遣使朝貢。

唐中宗神龍元年(七〇五)三月,新羅王金志誠遣使來朝;九月,又遣使獻方物。

神龍二年(七〇六)四月,新羅王金隆基遣使獻方物。……八月,新羅國遣使貢獻;十月,

新羅國又遣使朝貢。

景龍元年(七〇七)十一月,室韋首領,十二月,新羅並遣使朝貢獻。

景龍三年(七〇九)六月,新羅……遣使貢方物。十月,室韋並遣使貢方物。

景龍四年(七一〇)正月,新羅,……四月,高麗,各遣使來朝。

唐睿宗景雲二年(七一一)十一月,靺鞨、室韋遣使獻方物。十二月,……新羅……遣使

獻方物。

太極元年(七二二)二月，新羅、突厥並遣使朝貢。

【冊府元龜卷九七一，外臣部】唐玄宗先天元年(七二二)十二月，吐蕃、新羅並遣使來

朝。

先天二年(七二三)二月，新羅、室韋……六月，南天竺、新羅各遣使朝貢。凡夷狄朝貢，太上皇皆御門樓以見之。

開元元年(七二三)十二月，靺鞨王子來朝，奏曰：「臣請就市交易，入寺禮拜。」許之。

開元二年(七二四)二月……拂涅靺鞨首領失異蒙、越喜大首領烏施可蒙、鐵利部落大首領闡許離等來朝。新羅遣使級食朴裕來賀正。

開元四年(七二六)三月，新羅遣其臣金楓厚來賀正……閏十二月，東蕃遠蕃靺鞨部落、拂涅部落……皆遣大首領來朝。

開元五年(七二七)三月，拂涅靺鞨、勃律、新羅、安國並遣使獻方物……五月，真臘、文單、新羅、靺鞨、中天竺國並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開元六年(七二八)二月，契丹、新羅……靺鞨、鐵利、拂涅蕃守並遣使來朝。

開元七年(七二九)正月，奚王李大酺及新羅國並遣使來賀正……拂涅靺鞨、鐵利靺鞨、

越喜靺鞨並遣使來朝。二月，波斯國、奚、拂涅靺鞨並遣使獻方物。……八月，大拂涅靺鞨遣使獻鯨鮓魚睛、貂鼠皮、白兔、貓皮。

開元九年（七二二）十一月己酉，渤海郡靺鞨大首領、鐵利大首領、拂涅大首領、契丹蕃郎俱來朝，並拜折衝，放還蕃。

開元十年（七三三）十月乙巳，新羅遣大柰麻金仁壹來賀正，并獻方物。越喜遣首領茂利蒙來朝，並獻方物。……十一月，渤海遣其大臣味勃計來朝，並獻鷹。

開元十一年（七三三）四月，新羅王金興光遣使獻果下馬一匹，及牛黃、人參、頭髮、朝霞紬、魚牙紬、鏤鷹鈴、海豹皮、金、銀等。興光上言曰：「臣鄉居海曲，地處遐陬，元無泉客之珍，本乏賓人之貨，敢將方產之物，塵黷天官，驚蹇之才，滓穢龍廡。竊方燕豕，敢類楚鷄，深覺覩顏，彌增戰汗。」

開元十二年（七三四）二月，渤海靺鞨遣其臣賀作慶，新羅遣其臣金武勳……來賀正，各賜帛五十匹，放還蕃。……十二月，越喜靺鞨遣使破支蒙來賀正，并獻方物。……新羅王金興光遣使獻方物。

開元十三年（七三五）正月，渤海遣大首領烏借芝蒙、黑水靺鞨遣其將五郎子……並來賀正且，獻方物。……七月，室韋遣使來朝。

開元十四年(七二六)四月，新羅遣使金忠臣來賀正。……五月，……新羅遣使其弟金欽質來朝。……十一月，……渤海靺鞨王遣其子義信來朝，並獻方物。

開元十五年(七二七)正月，新羅遣使來賀正。……八月，渤海王遣其弟大寶方來朝。……十月，……靺鞨遣使來朝，並獻方物。

開元十六年(七二八)，新羅國遣使來獻方物。

開元十七年(七二九)二月，渤海靺鞨遣使獻鷹。是月，渤海靺鞨遣使獻鯪魚。

開元十八年(七三〇)正月，……靺鞨遣其弟大郎雅來朝賀正，獻方物。波斯國王及新羅國王各遣使來朝賀正。二月，……渤海靺鞨大首領遣使知蒙來朝，且獻方物、馬三十匹。……五月，渤海靺鞨遣使烏那達初來朝，獻海豹皮五張、豹鼠皮三張、瑪瑙盃一、馬三十匹。……黑水靺鞨遣使阿布科思來朝，獻方物。九月，靺鞨、新羅並遣使朝貢。

開元十九年(七三一)二月，室韋、渤海靺鞨、新羅並遣使來賀正。……十月，……西室韋遣使來朝。渤海靺鞨王遣其大姓取珍等百二十八人來朝。

開元二十年(七三二)正月，新羅、奚並遣使賀正。

開元二十二年(七三四)四月，新羅王興光遣其大臣金端嶋丹來賀正。先時，興光遣其姪志廉謝恩，獻小馬兩匹、狗三頭、金百兩、銀二千兩、布六十疋、牛黃二十兩、人參二百斤、頭

髮一百兩、海豹皮一十六張。及是授志廉鴻臚少卿、員外置。

開元二十三年(七三五)正月，……新羅遣使金義忠等來賀正。……三月，……渤海靺鞨王遣其弟蕃來朝。八月，鐵利部落、拂涅部落、越喜部落俱遣使來朝，獻方物。……十二月，新羅並遣使來獻方物。

開元二十四年(七三六)六月，新羅王金興光遣使賀獻，表曰：「伏奉恩勅，涇江以南宜令新羅安置。臣生居海裔，沐化聖朝，雖丹素爲心而功無可效，以忠正爲事而勞不足賞。陛下降雨露之恩，發日月之詔，錫臣土境，廣臣邑居，遂使墾闢有期，農桑得所。臣奉絲綸之旨，荷榮寵之深，粉骨糜身，無繇上答。」九月，越喜靺鞨遣獻方物。

開元二十五年(七三七)正月，……渤海靺鞨大首領木智蒙來朝。……二月，新羅遣使沙食金抱質……來朝賀正，且獻方物。四月，渤海遣其臣公伯計來獻鷹鶻。……十二月，新羅國王金承慶遣使獻方物。

開元二十六年(七三八)三月，新羅使其大臣金元玄來賀正。閏八月，渤海靺鞨遣使獻豹鼠皮一千張，乾文魚一百口。

開元二十七年(七三九)二月，渤海王遣使獻鷹。又拂涅靺鞨遣使獻方物。……十月，渤海遣使其臣受福子來謝恩。

開元二十八年(七四〇)二月，越喜靺鞨遣其臣野古利來獻方物。鐵利靺鞨遣其臣綿度戶來獻方物。……十月，渤海靺鞨遣使獻貂鼠皮、昆布。

開元二十九年(七四二)二月，渤海靺鞨遣其臣失阿利、越喜靺鞨遣其部落與舍利、黑水靺鞨遣其臣阿布利稽，三月，拂涅靺鞨遣首領那棄勃……並來朝賀正，具獻方物。……四月，渤海靺鞨遣使進鷹及鶻。

天寶元年(七四二)五月，……新羅王遣使來朝。

天寶三年(七四四)閏二月，新羅遣使……來賀正，並獻方物。……四月，新羅……遣使獻馬及寶。十二月，新羅王遣弟來賀正。

天寶四載(七四五)二月，黃頭室韋……遣使獻方物。……四月，新羅……遣使來朝貢。

天寶五載(七四六)二月，新羅王金憲英遣使來賀正，兼獻方物。三月，渤海遣使來賀正。

天寶六載(七四七)正月，新羅、渤海、……黃頭室韋、黑水靺鞨並遣使來賀正，各獻方物。……十二月，九姓堅昆及室韋獻馬六十四匹，令西受降城使印而納之。

天寶七載(七四八)正月，黃頭室韋、和解室韋、路丹室韋、如者室韋、黑水靺鞨等並遣使朝貢。……三月，黑水靺鞨、黃頭室韋、和解室韋、如者室韋、路丹室韋並遣臣獻金銀及六十綵布、魚牙紬、朝霞紬、牛黃、頭髮、人參。

天寶八載(七四九)三月,渤海遣使獻鷹。

天寶九載(七五〇)正月,黑水靺鞨、黃頭室韋並遣使賀正。……三月,渤海遣使獻鷹。

天寶十一載(七五二)十一月,……黑水〔靺〕鞨遣使來朝。

天寶十二載(七五三)三月,……渤海並遣使賀正。

天寶十三載(七五四)正月,渤海遣使賀正。

天寶十四載(七五五)四月,新羅、突騎施並遣使賀正。

【冊府元龜卷九七二,外臣部】唐肅宗寶應元年(七六二)八月,奚、契丹、寧遠國,九月,

波斯、新羅……並遣使朝貢。

唐代宗永泰二年(七六六)三月,新羅王金獻英遣使朝貢。

大曆二年(七六七)七月,吐蕃及渤海並遣使來朝。八月,契丹、渤海,九月,靺鞨、渤海、

室韋,十一月,渤海,……十二月,廻紇、渤海、契丹、室韋等國各遣使朝貢。是年,新羅王

金乾運遣其臣金隱居奉表入朝,貢方物。

大曆三年(七六八)九月,新羅……遣使朝貢。

大曆四年(七六九)三月,渤海靺鞨,十二月,……室韋、渤海、訶陵並遣使朝貢。

大曆七年(七七二)五月,新羅,十二月,……渤海靺鞨、室韋……各遣使朝貢。

大曆八年(七七三)四月，渤海遣使來朝，并獻方物。……新羅遣使賀正，見于延英殿，并獻金銀、牛黃、魚牙紬、朝霞紬等方物。六月，……渤海遣使賀正，新羅遣使謝恩，並引見於延英殿。十一月，渤海遣使朝貢。閏十一月，渤海、室韋並遣使來朝。……十二月，渤海、室韋、牂牁並遣使來朝，奚、契丹、渤海靺鞨並遣使朝貢。

大曆九年(七七四)正月，室韋、渤海並來朝。……四月，……新羅遣使朝貢。……十月，……新羅遣使賀正，見於延英殿。十二月，奚、契丹、渤海、室韋、靺鞨遣使來朝。

大曆十年(七七五)正月，渤海、契丹、奚、室韋、靺鞨、新羅，五月，渤海，六月，新羅、渤海，十二月，渤海、奚、契丹、室韋、靺鞨各遣使朝貢。

大曆十一年(七七六)七月，新羅遣使來朝，且獻方物。十月，新羅遣使朝貢。

大曆十二年(七七七)正月，……渤海遣使來朝，并獻日本國舞女一十一人及方物。二月，渤海遣使獻鷹。四月，牂牁、渤海、奚、契丹、室韋、靺鞨，……十二月，新羅、渤海靺鞨、室韋、奚、契丹、並遣使來朝，各獻方物。

唐德宗建中元年(七八〇)……十月，渤海並遣使朝貢。

建中三年(七八三)閏正月，新羅，……五月，渤海國並遣使朝貢。

貞元七年(七九二)正月，渤海……遣使來朝。

貞元八年(七九三)十二月，牂牁、靺鞨皆遣使朝貢。是月，室韋都督和解熱素等來朝。

貞元九年(七九三)十二月，室韋大都督阿朱等三十人來朝貢。

貞元十八年(八〇三)正月，……虞婁、越喜等首領欽見。

貞元二十年(八〇四)十一月，渤海、新羅遣使來朝。

唐憲宗元和元年(八〇六)……八月，新羅，……十二月，廻鶻、契丹、渤海……各遣使朝貢。

元和二年(八〇七)十二月，吐蕃、廻鶻、奚、契丹、渤海……並遣使朝貢。

元和三年(八〇八)，新羅王金重興遣使金力奇來朝。

元和五年(八一〇)正月，渤海遣使高才南等來朝。十月，新羅王遣其子來獻金銀佛像及佛經幡等，上言爲順宗祚福，並貢方物。十一月，……渤海王遣子大延眞等來獻方物。

元和七年(八一三)四月，新羅賀正兼告哀使金昌男等五十四人朝見。是年，渤海亦遣使來。

元和八年(八一三)十二月，……渤海王子辛文德等九十七人來朝。

元和九年(八一四)正月，渤海使高禮進等三十七人朝貢，獻金銀佛像各一。十一月，渤海遣使獻鷹鵠。……十二月，渤海遣使大孝眞等五十九人來朝。

元和十年（八二五）七月，渤海王子大廷俊等一百一人，二月，黑水酋長十一人並來朝貢。

元和十一年（八一六）三月，渤海靺鞨，十一月，契丹、渤海……並遣使朝貢。

元和十二年（八一七）二月，渤海，三月，新羅遣使朝貢。

元和十三年（八一八）四月，高麗國進樂器及樂工兩部。

元和十五年（八二〇）閏正月，渤海……十一月，新羅並遣使朝貢。十二月，渤海復遣使朝貢。

唐穆宗長慶二年（八二二）正月，渤海……遣使朝貢。……十二月……新羅、契丹、奚、牂牁並遣使朝貢。

長慶四年（八二四）二月，吐蕃、渤海遣使朝貢。

唐敬宗寶曆元年（八二五）三月……渤海……遣使朝貢。

寶曆二年（八二六）正月……室韋、渤海……並遣使朝貢。

唐文宗太和元年（八二七）四月，渤海遣使來朝。

太和三年（八二九）十二月，渤海、新羅、室韋……皆遣使朝貢。

太和四年（八三〇）十二月……新羅、渤海……並遣使朝貢。

太和五年(八三二)二月，新羅王子金能儒並僧九人……並入朝。十一月，……新羅、渤海……並遣使朝貢。

太和六年(八三三)三月，渤海王子大明俊來朝。

太和七年(八三三)正月，渤海王遣同中書右平章事高賞英來謝策命。

太和九年(八三五)十二月，契丹大首領介落等一十九人，室韋大都督阿朱等三十人，奚大首領匿郎等並三十人來朝。

開成元年(八三六)十二月，……新羅、渤海……各遣使朝貢。室韋大都督阿朱等來朝。

開成二年(八三七)十二月，南詔及室韋朝貢。

開成四年(八三九)十二月戊辰，渤海王子大延廣、契丹首領薩葛、奚大首領溫訥骨、室韋大都督秩叟等朝貢。

唐武宗會昌二年(八四二)二月，室韋大首領熱論等來朝。

會昌六年(八四六)正月，契丹、室韋、渤海……等使並朝于宣政殿。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九〇七)五月，渤海王子大昭順貢海東物產。

開平三年(九〇九)三月，渤海王大諲譔差其相大誠諤朝貢，進兒女口及物，貂鼠皮、熊皮等。

乾化元年(九二一)八月，渤海國遣使朝賀，且獻方物。

乾化二年(九二二)五月，渤海王大誣讓差王子大光贊景帝表，並進方物。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九二三)十一月，新羅國王金朴英遣倉部侍郎金樂、錄事參軍金幼卿朝貢，賜物有差。

同光二年(九二四)正月，新羅王金朴英並本國泉州節度使王逢規遣使朝貢。渤海王子大禹讓來朝貢。……五月，渤海國王王大誣讓遣使姪元讓貢方物。六月，新羅遣使朝散大夫、倉部侍郎、賜紫金岳來朝貢。九月，黑水國遣使朝貢。

同光三年(九二五)二月，渤海國王王大誣讓遣使裴璆貢人參、松子、昆布、黃明細布、貂鼠皮被一、褥六、髮靴、革奴子二。……五月，黑水胡、獨鹿、女真等使朝貢。……十月，……高麗國遣使韋伸貢方物。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九二六)四月，渤海國王王大誣讓遣使大陳林等一百一十六人朝貢，進兒口、女口各三人，人參、昆布、白附子及虎皮等。七月，……渤海使人大昭佐等六人朝貢。天成二年(九二七)二月，新羅國使兵部侍郎張芬等來朝貢。四月，新羅國康州遣使林彥來朝貢。

天成四年(九二九)五月，渤海遣使高正詞入朝貢方物。……八月，黑水遣使骨至來朝，

兼貢方物。……高麗國王王建遣使廣平侍郎張芬等五十三人來朝，貢銀香獅子香爐、金裝鍍鏤雲星刀劍、馬突、金銀鷹韜（韜）鞞、鈴、錦屬腰、白紵、白氈、頭髮、人參、香油、銀鏤剪刀鉗、松子等。

長興元年（九三〇）二月，黑水兀兒遣使貢方物。

長興二年（九三二）正月，……東丹王突欲進馬十匹、氈帳及諸方物，又進本國印三面，宣示宰臣。……十二月，……渤海使文成角並來朝貢。

長興二年（九三三）正月，渤海……遣使朝貢。……三月，高麗國遣使大相王儒朝貢。四月，新羅國權知本國王金溥遣使執事侍郎金胙貢方物。

後唐廢帝清泰元年（九三四）八月，青州言高麗入貢使金吉船至岸。北京言契丹遣使達怛朝貢，部送京師。

清泰二年（九三五）十月，高麗國王王建遣使入朝貢方物。十一月，渤海遣使列周義入朝貢方物。十二月，高麗遣使禮賓卿邢順等來朝貢。

清泰三年（九三六）正月，百濟國遣使入朝貢方物，高麗遣使王子大相王規等來貢方物。

後晉高祖天福四年（九三九）九月，……高麗王王建使廣評侍郎邢順等九十二人以方物來朝。

天福八年(九四三)九月，……高麗遣使王子太相王申一等來朝貢。

後晉出帝開運二年(九四五)十月，高麗遣使廣評侍郎韓玄圭等來朝貢。

後周太祖廣順二年(九五二)正月，高麗權知國事王詔遣廣平侍郎徐逢等九十七人來朝貢。……七月，高麗僧思泰獻方物。

後周世宗顯德元年(九五四)十月，高麗國遣王子太相王融來貢方物。

顯德二年(九五五)十一月，高麗復遣本國廣評侍郎荀質來貢方物，稱賀登極。

顯德六年(九五九)正月，高麗國王王昭遣使臣王子佐烝王兢、佐尹皇甫魏光等，來進名馬及織成衣襖、弓劍、器甲等。……八月，高麗國遣使朝貢，兼進《別序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八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雌圖》二卷。十一月，高麗復遣使貢銅五萬斤、白水精各二千顆。

【冊府元龜卷九七三，外臣部，一四頁上】。唐玄宗開元二十二年(七三四)二月，新羅王興光從弟左領軍衛員外將軍忠信上表曰：「臣所奉進止，令臣執節本國，發兵馬討除鞮鞞，有事續奏者。臣自奉聖旨，誓將致命，當此之時，爲替人金孝方身亡，便留臣宿衛。臣本國王以臣久待天庭，遣從姪至廉代臣，今已到訖，臣卽合還。每思前所奉進旨，無忘夙夜。陛下先有制加本國王興光寧海軍大使，錫之旌節，以討凶殘。皇威載臨，雖遠猶近，君則有命，臣

敢不祇。蠢爾夷俘，計以悔禍。然除惡務本，布憲惟新，故出師義貴乎三申，縱敵患貽於數代。伏望陛下因臣還國，以副使假臣，盡將天旨，再宣殊裔。豈惟斯怒益振，固亦武夫作氣，必傾其巢穴，靜此荒隅，遂夷臣之小誠，爲國家之大利。臣等復乘桴滄海，獻捷丹闈，效毛髮之功，答雨露之施，臣所望也。伏惟陛下圖之。」帝許焉。

【冊府元龜 卷九七四，外臣部】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六四〇），十二月乙卯，高麗長子桓權來朝，遣職方郎中陳大德迎勞於柳城。

貞觀十六年（六四二），十一月甲申，帝爲高麗王高武舉哀於苑中，詔贈物三百段，遣使持節往弔祭焉。

貞觀二十二年（六四八）十二月，新羅國其相伊贊于金春秋及其子文王來朝，帝遣光祿卿柳亨持節郊勞之。既至，以春秋爲特進，文王爲左武衛將軍。春秋仍請改其章服，以從中製，於是內出珍服賜春秋等，令府給其將從。

貞觀二十三年（六四九），二月癸巳，特進新羅金春秋還國，令三品已上宴餞之，優禮甚備。

唐高宗顯慶五年（六六〇），……新羅王金眞德卒。帝爲舉哀於永光門，使太常丞張友收持節弔祭之，賜開府儀同三司，仍賜綾綵三百段。

龍朔元年(六六二)九月，特進新羅王金春秋薨，帝於雒城門舉哀，遣使持節往弔之。

唐玄宗開元四年(七二六)，三月丁亥，新羅遣其臣金楓厚來賀正，授員外郎，放還蕃。……閏十二月，東蕃遠蕃靺鞨部落、拂涅部落……皆遣大首領來朝，並賜物三十段，放還蕃。

開元六年(七二八)，二月戊午，……新羅、……靺鞨、錢利、靺涅蕃守並遣使來朝，各授守中郎將，還蕃。乙酉，靺鞨渤海郡王大祚榮遣其男述藝來朝，授懷化大將軍行左衛大將軍、員外置，留宿衛。

開元七年(七一九)，正月乙未，封遼西郡王高文簡妻阿史那氏爲遼西郡夫人。文簡東蕃酋長，率衆歸我，故有是寵。丙申，……新羅遣使來賀正。拂涅靺鞨、越喜靺鞨並遣使來朝，各賜帛五十疋。……五月丁酉，新羅遣使來朝，卒于路，贈太僕卿，賻絹一百疋。六月丁卯，靺鞨渤海郡王大祚榮卒，贈特進，賜物五百段，遣左監門率、上柱國吳思謙攝鴻臚卿，持節充使弔祭。

開元九年(七二二)，十一月己酉，渤海郡靺鞨大首領、鐵利大首領、拂涅大首領……俱來朝，並拜折衝，放還蕃。

【冊府元龜卷九七五，外臣部】開元十年(七二二)，閏五月癸巳，黑水酋長親屬利稽來朝，

授勃州刺史，放還蕃。勃，蕃中州也。……九月己巳，大拂涅靺如價及鐵利大拂涅買取利等六十八人來朝，並授折衝，放還蕃。……十月己亥，鐵利靺鞨可婁計來朝，授郎將，放還蕃。十一月辛未，渤海遣使其大臣味勃計來朝，並獻鷹，授大將軍，賜錦袍、金魚袋，放還蕃。十二月戊午，黑水靺鞨大酋長倪屬利稽等十人來朝，並授中郎將，放還蕃。

開元十一年（七二二），十一月甲戌，……越喜靺鞨勃施計、拂涅靺鞨朱施蒙、鐵利靺鞨倪處梨俱來朝，並授郎將，放還蕃。

開元十二年（七二四），二月丙申，鐵利靺鞨渙池蒙來朝，授將軍，放還蕃。越喜靺鞨奴布利等十二人來朝，並授郎將，放還蕃。兀部落佐破等十一人來朝，並授果毅，放還蕃。拂涅靺鞨大酋領魚可蒙來朝，授郎將，放還蕃。乙巳，……渤海靺鞨遣其臣賀祚慶來賀正，新羅遣其臣金武勳來賀正，……並進階游擊將軍，各賜帛五十疋，放還蕃。丙辰，黑水靺鞨大酋領屋作箇來朝，達莫婁大酋領諾皆諸來朝，並授折衝，放還蕃。……五月辛酉，新羅賀正使金武勳還蕃，上降書謂新羅王金興光曰：「卿每承正朔，朝貢闕庭，言念所懷，深可嘉尚。又得所進雜物等，並踰越滄波，跋涉草莽，物既精麗，深表卿心。今賜卿錦袍、金帶，及綵素共二千疋，以答誠獻，至宜領也。」乙酉，鐵利來朝，並授折衝，放還蕃。

開元十三年（七二五），正月辛丑，……黑水靺鞨遣其將五郎子來賀正，且獻方物，授將

軍，賜紫袍金帶、魚袋，放還蕃。……三月丙午，鐵利靺鞨大首領封阿利等一十七人來朝，越喜靺鞨苾利施來朝，黑水靺鞨大首領烏素可蒙來朝，拂涅靺鞨薛利蒙來朝，並授折衝，放還蕃。四月甲子，渤海首領謁德、黑水靺鞨諾箇蒙來朝，並授果毅，放還蕃。五月，渤海王大武毅之弟大昌勃價來朝，授左威衛員外將軍，賜紫袍金帶、魚袋，留宿衛。黑水部落職紇蒙等二人來朝，授中郎將，賜紫袍銀帶、金魚袋，放還蕃。

開元十四年（七二六）……三月乙酉，渤海靺鞨王大都利來朝。四月……乙丑，渤海靺鞨王大都利來朝，授左武衛大將軍、員外置，留宿衛。勃羅遣使金忠臣來賀正，賜帛百疋，放還蕃。五月，戊子，新羅遣其弟金欽質來朝，授郎將，放還蕃。

開元十五年（七二七），正月……辛卯，新羅遣使來賀正，授奉御，賜緋袍銀帶、魚袋，放還蕃。二月辛亥，鐵利靺鞨米象來朝，授郎將，放還蕃。……四月丁未，勅曰：「渤海宿衛王子大昌勃價及首領等久留宿衛，宜放還蕃。」庚申，封大昌勃價襄平縣開國男，賜帛五十疋，首領已下各有差。先是渤海王大武藝遣男利行來朝，並獻貂鼠，至是乃降書與武藝慰勞之，賜綵練一百疋。……十一月丙辰，鐵利靺鞨首領失伊蒙來朝，授果毅，放還蕃。

開元十六年（七二八），四月……癸未，渤海王子留宿衛大都利行卒，贈特進兼鴻臚卿，賜絹三百疋、粟三百石，命有司弔祭，官造靈輿歸蕃。……七月丙辰，新羅金興光使從弟金嗣

宗來朝，且獻方物，授果毅，留宿衛。……九月壬寅，……渤海靺鞨於夫須計來朝，授果毅，放還蕃。

開元十七年（七二九）……二月甲子，渤海靺鞨王大武藝使其弟大胡雅來朝，授游擊將軍，賜紫袍金帶，留宿衛。三月……癸卯，渤海靺鞨遣使獻鮭魚，賜帛二十疋，遣之。……八月丁卯，渤海靺鞨王遣其弟大琳來朝，授中郎將，留宿衛。

開元十八年（七三〇），正月戊寅，……靺鞨遣其弟大郎雅來朝賀正，獻方物。波斯國王及新羅國王各遣使來朝賀正，各賜帛有差。壬子，大拂涅靺鞨兀異來朝，獻馬四十四匹，授左武衛折衝，賜帛三十段，留宿衛。二月甲戌，新羅國王金興光遣姪志蒲獻小馬五疋、狗一頭、金二千兩、頭髮八十兩、海豹皮十張。乃授志蒲太僕卿、員外置同正員，絹一百疋，紫袍銀鈿帶、魚袋，留宿衛。戊寅，……渤海靺鞨遣使智蒙來朝，且獻方物，馬三十疋，授中郎將，賜絹二十疋，緋袍銀帶，放還蕃。……五月……己酉，渤海靺鞨遣使烏那達利來朝，獻海豹皮五張，貂鼠皮三張，瑪瑙盃一，馬三十四匹，授以果毅，賜帛，放還蕃。壬午，黑水靺鞨遣使阿布思利來朝，獻方物，賜帛，放還蕃。六月戊午，黑水靺鞨大首領倪屬利稽等十人來朝，並授中郎將，放還蕃。九月乙丑，靺鞨遣使來朝，獻方物，賜帛，放還蕃。十月庚戌，新羅國遣使來朝，貢獻方物，賜帛有差。

開元十九年（七三二），二月辛丑，室韋遣使賀正，授將軍，放還蕃。癸卯，遠蕃靺鞨遣使賀正，授將軍，放還蕃。戊午，新羅遣其臣金志良來賀正，授太僕少卿，員外置，賜帛六十匹，放還蕃。降書與新羅金興光曰：「所進牛黃及金銀等物，省表具知。卿二明慶祚，三韓善鄰，時稱仁義之鄉，代著勳賢之業。文章禮樂，聞君子之風，納款輸忠，効勤王之節。固蕃維之鎮衛，諒中外之儀表，豈殊方悍俗可同年而語耶！加以慕義克勤，述職愈謹，梯山航海，無倦於阻脩，獻幣貢琛，有常於歲序，守我王度，垂諸國章，乃眷懇誠，深可嘉尚。朕每晨興佇念，宵衣待賢，想見其人，以光啓沃，俟卿觀止，允副所懷。今使至，知嬰疾苦，不遂祇命，言念遐闊，用增憂勞，時候暄和，想痊復也。今賜卿綵綾五百疋、帛二千五百疋，宜卽領取。」己未，渤海靺鞨遣使來朝正，授將軍，賜帛一百疋，還蕃。……十月癸巳，……西室韋遣使來朝，賜帛五十疋，放還蕃。渤海靺鞨王其大姓取珍等百二十人來朝，並授果毅，各賜帛三十疋，放還蕃。

開元二十年（七三三），正月……庚申，新羅遣使賀正，奚遣使賀正，並授郎將，賜帛有差，放還蕃。……三月壬戌，……室韋大首領薛勃海怵來朝，授郎將，賜帛五十匹，放還蕃。

開元二十一年（七三三），正月庚申，命太僕卿、員外置同正員金思蘭使于新羅。思蘭，本新羅之行人，恭而有禮，因留宿衛，及是委以出疆之任，且便之也。……十二月乙未，新羅

王與光遣姪志廉來朝，謝恩也。初，帝賜與光白鸚鵡雄雌各一隻，及紫羅繡袍、金銀鈿器物、瑞文錦、五色羅綵共三百餘段。與光表曰：「伏惟陛下執象開元，聖文神武，應千齡之昌運，致萬物之嘉祥。風雲所通，咸承至德；日月所照，共被深仁。臣地隔蓬壺，天慈洽遠，鄉睽華夏，睿澤覃幽。伏觀瓊文，跪披玉匣，含九霄之雨露，帶五彩之鸞鷲。辨惠靈禽，素蒼兩妙，或稱長安之樂，或傳聖主之恩。羅錦彩章，金銀寶鈿，見之者爛目，聞之者驚心。原其獻欸之功，實繇先祖；錫此非常之寵，延及末孫。微効若塵，重恩如岳，循涯揣分，何以上酬。」詔饗志廉內殿，賜以束帛。

開元二十二年（七三三），正月壬子，新羅王與光大臣金端竭丹來賀正。帝於內殿宴之，〔授〕衛尉少卿、員外，賜緋襪袍、平漫銀帶及絹六十四匹，放還蕃。

開元二十三年（七三五），二月癸卯，新羅賀正副使金榮死，贈光祿少卿。……閏十一月壬辰，新羅王遣從弟大阿殄金相來朝，死于路，帝深悼之，贈衛尉卿。

開元二十四年（七三六），三月乙酉，渤海靺鞨王遣其弟蕃來朝，授太子舍人、員外，賜帛三十疋，放還蕃。……十一月癸酉，靺鞨首領聿棄計來朝，授折衝，賜帛五百疋，放還蕃。

開元二十五年（七三七），正月甲午，大拂涅靺鞨首領九異來朝，授中郎將，放還蕃。二月戊辰，新羅國金與光卒。……四月丁未，渤海遣其臣公伯計來獻鷹鷲，授將軍，放還蕃。八

月戊申，渤海靺鞨大首領多蒙固來朝，授左武衛將軍，賜紫袍金帶及帛一百疋，放還蕃。

開元二十七年（七三九），二月丁未，渤海王弟大勛進來朝，宴於內殿，授左武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賜紫袍金帶及帛一百疋，留宿衛。十月乙亥，渤海遣使其臣優福子來謝恩，授果毅，賜紫袍銀帶，放還蕃。

開元二十八年（七四〇），三月癸卯，冊新羅王金承慶妻金氏爲新羅王妃。

開元二十九年（七四一），二月己巳，渤海靺鞨遣其臣失阿利來賀正，越喜靺鞨遣其部落烏舍利來賀正，黑水靺鞨遣其臣阿布利稽來賀正，皆授郎將，放還蕃。

天寶二年（七四三），七月癸亥，渤海王遣其弟蕃來朝，授左領軍衛員外大將軍，留宿衛。十二月乙巳，新羅王遣弟來賀正，授左清道率府員外長史，賜綠袍銀帶，放還蕃。

天寶十一載（七五二），九月壬戌，歸仁國遣使朝貢，授中郎將，賜紫袍金帶、魚袋七事，放還蕃。

【冊府元龜卷九七六，外臣部】唐肅宗乾元元年（七五八），八月丁卯，新羅國使來朝，歸仁國使來朝，並宴于紫宸殿。

唐代宗永泰二年（七六六），四月壬子，新羅王金獻英遣使朝貢，授其使檢較禮部尚書，遣之。

大曆三年(七六八)，五月丙寅，御紫宸殿，宴新羅、回紇使。

大曆七年(七七二)，五月丁未，新羅遣金標石來賀正，授衛尉員外少卿，放還蕃。

大曆九年(七七四)，十一月壬子，新羅賀正使還蕃，授衛尉員外郎，遣之。

唐德宗貞元七年(七九二)，五月戊辰，以渤海賀正使大常靖爲衛尉卿、同正，令歸國。

貞元十年(七九四)，二月壬戌，以來朝渤海王子大清允爲右衛將軍、同正，其下拜官三十餘人。

貞元十四年(七九八)，十一月戊申，以渤海國王大嵩隣姪能信爲左驍騎衛中郎將，虞侯婁蕃長都督茹富仇爲右武衛將軍，並放還蕃。

唐憲宗元和元年(八〇六)，十一月己亥，歸宿衛新羅王子金獻忠于其國，加試秘書監。

元和三年(八〇八)，十月己酉，勅新羅王叔金彥昇、弟仲恭等三人宜令本國准舊例賜戟。

元和四年(八〇九)，正月戊戌，帝御麟德殿，引南詔、渤海使謁見，賜物有差。

元和七年(八一三)，正月癸酉，帝御麟德殿，對南詔、渤海、牂牁等使，賜宴有差。甲申，賜渤海使官告三十五通，衣各一襲。……七月庚午，以新羅質子試衛尉少卿、賜紫金魚袋金沔爲試光祿少卿，充弔祭冊立副使，隨崔稜赴新羅。八月丁亥朔，勅新羅國大宰相金崇斌等三人宜付本國准舊例賜戟。

元和八年（八一三），十二月……丙午，宴南詔、渤海、牂牁使，仍賜以錦綵。

元和九年（八一四），二月己丑，麟德殿召見渤海使高禮進等三十七人，宴賜有差。

元和十年（八一五），正月丁酉，詔賜渤海使者卯貞壽等官告，放還蕃。及召見新羅及南詔蠻使，宴賜有差。二月甲子，賜渤海使大呂慶等官告，歸之。三月丙子，賜渤海使者官告，歸之。

元和十一年（八一六），二月癸卯，賜迴鶻、渤海使錦綵、銀器有差。庚戌，授渤海使高宿滿等二十人官。

元和十二年（八一七），三月甲戌，以錦綿賜渤海使大誠慎等。

唐穆宗以元和十五年（八二〇）卽位，二月庚寅，對新羅、渤海朝貢使于麟德殿，宴賜有差。……十二月壬辰，對新羅、渤海、南詔、牂牁、昆明等使于麟德殿，宴賜有差。

長慶二年（八三二），正月壬子，對渤海使者於麟德殿，宴賜有差。

唐文宗太和元年（八二七），正月辛亥，麟德殿對歸國吐蕃、新羅使，宴賜有差。四月癸巳，御麟德殿，對渤海使者十一人，宴賜有差。

太和二年（八二八），正月乙亥，對歸國南詔使及入朝室韋于麟德殿，宴賜有差。……十二月己卯，渤海、新羅、室韋、契丹、南詔皆遣使朝貢，並詔對于麟德殿，宴賜有差。

太和五年（八三二），三月己亥朔，新羅國王檢校太尉金彥昇薨，廢朝。

太和六年（八三三），二月丙辰，麟德殿……對入朝渤海王子大明俊等六人，宴賜有差。

太和七年（八三三），二月己卯，麟德殿對……渤海王子大光晟等六人，……宴賜有差。……十一月庚戌，對室韋大都督阿朱等二十人，……頒賜有差。

太和八年（八三四），正月庚午，麟德殿對南詔及室韋、奚、契丹、牂牁等使，頒賜有差。

開成元年（八三六），十二月壬子，新羅國質子試光祿卿，賜紫金魚袋金允夫進狀稱：「本國王命臣入朝充質，二十六年殞矣，三蒙改授試官，再當本國宣慰及冊立等副使，准往例皆蒙特授正官。」遂授武成王廟。

開成二年（八三七），正月癸巳，上御麟德殿，對賀正。……渤海王子大明俊等一十九人，宴賜有差。二月癸卯，賜奚、契丹、室韋等告身八十九通。六月甲寅，賜宿衛新羅金忠信等錦綵有差。

開成三年（八三八），二月辛卯，上麟德殿對入朝南詔、牂牁、契丹、奚、室韋、渤海等，各賜錦綵、銀器有差。

唐武宗會昌元年（八四二）十一月，帝御麟德殿，見室韋大首領督熱論一十五人，賜物有差。

會昌二年（八四二）……十二月，御麟德殿，引見室韋大首領熱論一十五人，宴賜有差。

會昌六年（八四六）正月，南詔、契丹、室韋、渤海、牂牁、昆明等使並朝于宣政殿，對於麟德殿，賜食內亭子，仍賚錦綵、器皿有差。

後梁太祖開平二年（九〇八）正月，渤海國朝貢使殿中少令崔禮光已下各加爵秩，並賜金帛有差。

乾化二年（九一二），閏五月戊申，詔以分物銀器賜渤海進貢首領以下，遣還其國。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九三三），十一月丁巳，新羅國王朴英遣倉部侍郎金樂、錄事參軍金幼卿朝貢，賜物有差。

同光二年（九三四），四月戊寅，新羅朝貢使授朝散大夫、守倉部侍郎，賜紫金魚袋金岳爲朝議大夫、試衛尉卿。五月庚申，賜渤海朝貢使大元讓等，分物有差。八月，渤海朝貢使王姪學堂親衛大元謙可試國子監丞。十一月庚寅，以黑水國朝貢元兒爲歸化中郎將。

同光三年（九三五），五月乙卯，以渤海國入朝使、政堂省守和部少卿、賜紫金魚袋裴璆可右贊善大夫。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九二七），三月乙卯，以新羅國權知康州事王逢規爲懷化將軍。新羅國前登州都督府長張希岩，新羅國登州知後官本國金州司馬李彥謨，並可簡較右散騎常

侍。庚午，以新羅國入朝使中散大夫、兵部侍郎、賜紫金魚袋張芬可檢較工部尚書，副史兵部郎中、賜緋魚袋朴術洪可兼御史中丞，判官倉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李忠式可兼侍御史。四月，新羅國康州遣使林彥朝貢，對於中興殿，賜物有差。

天成四年（九二九），七月乙酉，以渤海國前入朝使高正詞爲太子洗馬。八月乙巳，黑水朝貢使骨至來，可歸德司戈。

長興三年（九三三）正月，渤海……遣使朝貢……賜物有差……七月，詔特進、簡較太保、使持節、女菟州都督、上柱國、高麗國王建妻河東柳氏，可封河東郡夫人，高麗入朝使太相王儒奏請也。

後唐廢帝清泰三年（九三六），正月庚午，以高麗朝貢使王子太相王規檢較尚書右僕射，副使廣評侍郎崔儒試將作監，其節級三十餘人並授司戈、司階。

後晉高祖天福二年（九三七）春，故契丹人皇王歸葬，輟視朝三日。

後周世宗顯德六年（九五九），正月壬子，高麗國王王昭遣其臣王子佐丞王競、佐尹皇甫魏光等來，進名馬及織成衣襖、弓劍、器甲等，賜競等龍衣、銀帶、器幣有差。

【冊府元龜 卷九七七，外臣部】 唐高祖武德四年（六二二），契丹別部酋帥孫敖曹與靺鞨酋長突地稽俱請內附。

武德七年（六二四）二月，高句麗遣使內附，受正朔，請班曆，許之。

唐太宗貞觀二年（六二八）二月，靺鞨內屬。

唐玄宗開元三年（七一五）二月，突厥十姓部落左廂五咄之噉、右廂五怒失卑、五俟斤及高麗王莫離支高文簡、都督跌思大等，各率其衆自突厥相繼內屬，前後二千餘帳。

後唐明宗長興元年（九三〇）……十月，青州奏：「登州申：契丹阿保機男東丹王突欲一行四十餘（萬）人，馬八十疋來歸。」

【冊府元龜卷九八〇，外臣部】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六四七），十二月乙亥，高麗使第二子莫離支高任武朝賀，因謝罪，帝許納之。

唐玄宗開元十二年（七二四）五月，新羅賀正使金武勳還蕃，帝降書謂新羅王金興光曰：「卿再承正朔，朝貢闕庭，言念所懷，深可嘉尚。又得所進雜物等，並踰越滄波，跋涉草莽，物既精麗，深表卿心。今賜卿錦袍金帶及綵素共二千疋，以荅來獻，至宜領之。」

唐憲宗元和四年（八〇九）正月，命中官元文政往渤海，充弔祭冊立使。

元和八年（八一三）正月，命內侍李重晏充渤海冊立宣慰使。

元和十一年（八一六）二月，授渤海使國信以歸。

元和十三年（八一八）三月，渤海國遣使李繼常等二十六人來朝。

唐敬宗初卽位（八二四），鷄林人前右監門衛率府兵曹參軍金雲卿進狀，請充入本國宣慰副使，從之。

唐文宗開成三年（八三八）秋七月，新羅王金祐徵遺淄青節度使奴婢。帝矜以遠人，詔令却歸本國。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九二六）九月，幽州趙德均奏：「先差軍將陳繼威使契丹部內，今使還得狀，稱今年七月二十日至渤海界扶餘府。契丹族帳在府城東南隅。繼威既至，求見不通，竊問漠兒，言契丹主阿保機已得疾，其月二十七日阿保機身死。八月三日，隨阿保機靈柩發離扶餘城。十三日至烏州，……二十七日至龍州，契丹王妻令繼威歸本道，仍遣撩括梅老押馬三匹充答信同來。……」

長興元年（九三〇）五月，青州奏：「所與高乞國勅書鈿函，已付本國知後宮。」

長興二年（九三一），五月癸亥，青州上言：「有百姓過海北樵採，附得東丹王堂兄京尹汚整書，問慕華行止，欲修貢也。」閏五月，青州進呈東丹國首領耶律羽之書二封。

長興四年（九三三），契丹耶律德光以兄東丹王突欲在闕下，其母繼發使申款，朝廷亦優容之。賜突欲姓李氏，名贊華，出鎮滑州，以莊宗夫人夏氏嫁之。

後晉高祖天福七年（九四二），三月乙卯朔，契丹通事高模翰來聘。

後周太祖廣順二年（九五二），十月，淮南送高麗使陳參等到闕見，勅有司賜酒食衣服。

【冊府元龜 卷九八五，外臣部，一三頁上】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六四四）七月，太宗以高麗莫離支自殺其主，發兵擊新羅，新羅盡禮以事國家，數遣使稽顙請援，乃遣高麗解兵，不從，欲擊之。於是勅將作大匠閻立德、括州刺史趙元楷、宋州刺史王波利往洪、饒、江等州造船艦四百艘，可以載軍糧泛海攻戰者。且遣輕騎數千，至遼東城，以觀其勢。甲午，遂下詔曰：「百濟、高麗恃其僻遠，每動甲兵侵逼〔新羅〕，新羅日蹙，百姓塗炭，遣使請援，道路相望。朕情深愍念，爰命使者，詔彼兩蕃，戢兵敦好。而高麗姦武，攻擊未已。若不拯救，豈濟倒懸？宜令營州都督張儉、守左宗衛率高履行等，率幽、營二都督府兵馬及契丹、奚、靺鞨，往遼東問罪。」屬遼東水泛溢，儉等兵不能濟。

【冊府元龜 卷九八五，外臣部，一五頁上】 貞觀二十一年（六四七）三月，伐高麗。以左武衛大將軍牛進達爲青丘道行軍大總管，右武衛大將軍李海崖爲副，發兵一萬餘人，並樓船戰舸，自萊州泛海而入。又以特進、太子詹事、英國公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右武衛將軍孫貳郎，左屯衛大將軍鄭仁泰爲副將，配兵三千人，其營州都督府所管兵馬盡皆隸勣。於是厲涉遼東，自新城道入。兩軍之發也，並遣慣習滄波，能以少擊衆者而配隸焉。先是，十九年（六四五）帝之伐高麗也，以討逆爲名。及破駐蹕陣，帝以御副弓箠賜莫離支，雖服拜銜

恩，而不遣親近來謝。天子以暮秋邊外，詔六軍班師。莫離支以王城獲全，庶幾可以自免，滋虐其主。又令伺我邊隙，厥貢疎薄，失藩人臣大國之禮。天子扼腕念怒，終欲取之。中議以爲：「高麗城雉依山，攻之不可卒下。往前鑾駕親伐，廢其耕稼，所陷之城，並收其穀，韓師旅炎早相繼，夷人以猥衆大半斷粒。若得少兵，番次躁其邊場，彼瘡痍之殘，疲於奔命，耕夫釋耒，並皆入堡，島夷之邑，千里荒蕪。古人云：『金城湯池，非粟不固。』若再三如此，高麗必大窘迫，自然逃散，誰肯爲莫離支嬰城？鴨渌水以北可不戰而取。」天子以爲然，故有是命。

【冊府元龜卷九八五，外臣部，一六頁上】貞觀二十一年（六四七）七月，牛進達、李海崖攻高麗石城，陷之，虜男女數百人。師次積利城下，高麗出軍萬餘人拒戰，海崖等擊破之，斬首一千級。

【冊府元龜卷九八五，外臣部，一六頁下】貞觀二十一年（六四七）九月，遣宋州刺史王波利、中郎將丘孝忠，發江南十二州造入海大船及牒船三百五十艘，將征高麗。

【冊府元龜卷九八五，外臣部，一九頁下】貞觀二十二年（六四八）正月，詔授右武衛大將軍薛萬徹爲青丘道行軍大總管，右衛將軍裴行方爲副，率兵三萬餘人，並樓船戰艦，自萊州泛海，以擊高麗。萬徹入鴨渌水，俘獲甚衆。四月，烏胡鎮將石神感率兵浮海，直指高麗，領步騎五

千，拒戰於易山。短兵纒接，其衆大潰，斬首虜八百餘人。其夜，賊兵萬餘襲神感之船，神感設伏以待之，賊不覺，奮擊，大破之而還。

【冊府元龜卷九八五，外臣部，二〇頁下】貞觀二十二年（六四八）六月，……青丘道軍師薛萬徹渡海，入鴨淥水百餘里，至泊灼城南四十里止營。高麗（襲）〔震〕懼，並棄邑居而遁。泊灼城主所失孫率步騎萬餘人來拒官軍。萬徹遣右衛將軍裴行方領步卒，折衝尉羅文合爲援軍，繼進，萬徹及諸軍乘之，賊大潰，追奔百餘里，（及）於陣〔斬〕所失孫，進兵圍之。泊灼城因山設險，阻鴨淥水以爲固，攻之未拔。高麗遣將高文，率馬骨、安地諸城兵三萬餘人來援，分置兩陣，萬徹分軍以當之。鋒刃纒接而賊潰，俘獲且盡而還。

【冊府元龜卷九八六，外臣部，三頁上】唐高宗永徽六年（六五五）二月，遣營州都督程名振、左衛中郎將蘇定方等發兵一萬討高麗，以侵掠新羅故也。時新羅王金春秋表言，高麗與百濟、靺鞨相連，侵其北境，已奪三十三城，乞兵救援，故遣名振等經略之。五月，程名振率兵渡遼水，至高麗。以名振兵少，乃開六城門出兵，渡貴端水，與名振合戰，賊徒大敗，奔走過水，欲入城不得，殺獲千餘人。名振縱兵焚其羅郭及村落而還。

【冊府元龜卷九八六，外臣部，五頁下】顯慶三年（六五八）六月，營州都督兼東夷都護程名振、右領軍郎將薛仁貴率兵攻高麗之衆烽鎮，卽拔之，斬首四百餘級，生擒首領以下百餘

人。俄而高麗遣其大將立方婁率衆三萬人來拒官軍，名振率契丹兵逆擊，大破之，逐北二十餘里，斬首二千五百級。

【冊府元龜卷九八六，外臣部，七頁上】龍朔元年（六六一）正月，以鴻臚卿蕭嗣業爲扶餘道行軍總管，率廻紇等蕃兵赴平壤，以討高麗。三月，帶方州刺史劉仁軌大破百濟餘衆於熊津之北。四月，詔兼兵部尚書任雅相爲浪江道行軍總管，左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遼東道行軍總管，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爲平壤道行軍總管，並率諸蕃軍將，總三十五軍，川陸分途，先觀高麗之釁，帝將親率六軍以繼之。

【冊府元龜卷九八六，外臣部，八頁下】乾封元年（六六六）六月，詔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遼東道安撫使，以應接高麗王。初，高麗莫離支蓋蘇文死，其長子男生代父爲莫離支之位。既初知國政，出巡諸城，使其二弟男建、男產留後知國事。男生既出，或謂男建等曰：「男生惡二弟逼己，意欲除之，不如先以爲計也。」男建等初不言，信之。又有人謂男生曰：「二弟恐兄思奪己權，欲拒兄不納。」男生使所親潛往平壤以伺焉。男建等知而掩得之，繇是遞相猜貳。男建等乃以其王命召男生，男生懼，不敢歸，男建等遂發兵討之。男生走，據國內城以自守，其子獻誠詣闕求救。於是詔何力率兵赴援，乃授獻誠右武衛大將軍，使爲鄉導，又遣左金吾衛將軍龐同善、營州都督高侃等爲行軍總管，以經略高麗。九月，龐

同善大破高麗，男生率所親會同善之軍。十二月，命司空、英國公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兼爲遼東安撫大使，左金吾衛將軍龐同善、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並依舊爲遼東道安撫大使，其水陸諸軍總管並糧運使竇義積、獨孤卿雲、郭待封，及募兵以上，並受勣處分，以討高麗。河北道諸州租稅，總起遼東，以給軍用。於是水陸分道，以赴平壤。

二年（六六七）九月，李勣拔高麗之新城，遣副將契苾何力守之。勣遂引兵進，破一十六城。

【冊府元龜卷九八六，外臣部，一九頁上】唐玄宗開元八年（七二〇）九月，遣左驍衛郎將攝郎中張越使于靺鞨，以奚及契丹背恩義，討之也。

【冊府元龜卷九八六，外臣部，二三頁上】開元二十年（七三三）九月，渤海靺鞨寇登州，殺刺史韋俊，命左領軍將軍蓋福順發兵討之。

【冊府元龜卷九九一，外臣部，七頁上】唐太宗貞觀十七年（六四三），閏六月戊辰，帝曰：「蓋蘇文殺其王而奪國政，誠不可忍，今日國家兵力取之不難，朕不欲勞費，故未動衆也。朕將勅契丹、靺鞨以擾之，何如？」司空房玄齡曰：「臣觀古之列國，無不以強凌弱，以衆暴寡。今陛下撫養蒼生，將士勇銳，力有餘而不用之，所謂止戈爲武者也。」司徒長孫無忌曰：「蓋蘇文自知殺君罪大，懼恐大國。且聖王之來四夷，使曲在彼，又高麗王未有表疏告

難，陛下且賜璽書以隱之，其既獲自安，必當順以聽命，更恣無君之心，後而責之未晚也。」
帝曰：「善。」

【冊府元龜卷九九一，外臣部，七頁下】 貞觀十七年（六四三），九月庚辰，新羅遣使言：「高麗、百濟侵凌臣國，累遭攻襲數十城，兩國連兵，期之必取，將以今茲九月大舉，臣社稷必不獲全，謹遣陪臣歸命大國，願乞偏師，以存救援。」帝謂使人曰：「我實哀爾爲二國所侵，所以頻遣使人，和爾三國。高麗、百濟旋踵翻悔，意在吞滅，而分爾土宇。爾國設何奇謀，以免顛越？」使人曰：「臣王事窮計盡，唯告急大國，冀以全之。」帝曰：「我少發邊兵，總契丹、靺鞨直入遼東，爾國自解，可緩爾一年之圍；此後知無繼兵，還肆侵侮。然四國俱擾，於爾未安。此爲一策。我又能給爾數千朱袍丹幟，二國兵至，逮而陳之，彼見者以爲我兵，必皆奔走。此爲二策。百濟國負海之險，不修兵械，男女分雜，好相宴聚。我以數十百船，載以甲卒，銜枚汎海，直襲其地。爾國以婦人爲主，爲隣國輕侮，失主延寇，靡歲休寧，我遣一宗枝以爲爾國主，而自不可獨往，當遣兵營護，待爾國安，任爾自守。此爲（四）〔三〕策。爾宜思之，將從何事？」使人但唯而無對。帝難其庸鄙，非乞師告急之才也。於是遣司農丞相里玄煖齎璽書賜高麗曰：「新羅委命國家，朝貢不闕，爾與百濟宜卽戰兵。若更攻之，明年當出師擊爾國矣。」

【冊府元龜卷九九一，外臣部，九頁下】貞觀十九年（六四五）七月，帝征遼東於安市城，使李勣攻安市。時從行文武亦以爲：「摧高延壽拾餘萬軍，高麗膽碎，乘破竹之勢，今乃其時。張亮水軍在卑涉城，召之信宿相會，直取烏骨，渡鴨綠水，迫其離心，安有機變，掃清夷貊，在此行耳。」獨司徒長孫無忌以爲：「天子行師與諸將有異，事非萬全，不可徼幸。今建安、新城賊酋十萬，若向烏骨，皆在吾後，不如先破安市，次取建安，獲其兩城，然後長驅而進，萬全之計也。」

【冊府元龜卷九九一，外臣部，一四頁下】唐高宗上元三年（六七六）二月，帝以高麗餘衆反叛，移安東都護府於遼東故城，先有華人任官者，悉罷之。其百濟百姓先從在涂河及徐、兗等州者，權移熊津都督府於建安故城以處之。

【冊府元龜卷九九一，外臣部，一六頁上】儀鳳三年（六七八）九月，帝曰：「朕生於深宮，未嘗躬環甲冑，親踐戎行。宿將舊人，多從物故，自非授戈俊傑，安能克滅兇渠。海東二蕃往雖旅拒，高麗不敢渡遼水，百濟未敢越滄波。往者頻歲遣兵，糜費中國，事雖已往，我亦悔之。今吐蕃侵我邊境，事不得已，須善謀之。」

【冊府元龜卷九九五，外臣部，一四頁上】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六四八），九月己丑，新羅爲百濟所攻，破其一十三城。

【冊府元龜卷九九五，外臣部，一四頁下】唐高宗永徽五年（六五四）十月，高麗遣其將安固，率高麗、靺鞨兵侵契丹，松漠都督李窟哥發騎禦之，戰于新城。適會大風，高麗放箭，風吹竝迴，因而陳亂。契丹乘之，斬首五百級，獲馬七百餘疋。高麗敗走，草乾風勁，契丹又縱火迫之，麤焰飛起，燒殺人馬甚衆。契丹聚其屍築爲京觀，遣使來告捷。帝使宣其露布於朝，以示百僚。

【冊府元龜卷九九五，外臣部，一五頁上】顯慶元年（六五六）三月，先是百濟發兵伐新羅，新羅拒戰，破之，殺三千餘人，至是新羅王金春秋遣使來告捷。

【冊府元龜卷九九五，外臣部，一七頁上】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九二四）七月，幽州奏偵得阿保機東攻渤海。九月庚戌，有自契丹部降者上言：「女眞、迴鶻、黃頭室韋合勢侵契丹，召北部酋長禦捍。」四年（九二六）正月，北面招討使李紹真奏：「北來奚首領云，契丹阿保機寇渤海國。」

【冊府元龜卷九九五，外臣部，一七頁下】後唐明宗天成元年（九二六）十一月，青州霍彥威奏：「得登州狀申：契丹先發諸部攻逼渤海國。自阿保機身死，雖已抽退，尙留兵馬在渤海扶餘城。今渤海王弟部領兵士，攻圍扶餘城契丹。」

【冊府元龜卷九九五，外臣部，一七頁下】長興元年（九三〇）正月，青州奏：「差人押渤海

王憲一行歸本國，被黑水剽劫。今得黑水兀兒狀及將印紙一張，進呈。」

【冊府元龜卷九九六，外臣部，一一頁上】唐玄宗開元二年（七一四），二月壬寅，新羅王子金守忠來朝，留宿衛，賜宅及帛以寵之。

【冊府元龜卷九九六，外臣部，一一頁下】唐代宗大曆九年（七七四），二月辛卯，渤海質子大英俊還蕃，引辭於延英殿。

【冊府元龜卷九九六，外臣部，一二頁下】唐德宗貞元七年（七九二）八月，渤海王遣其子大貞幹來朝，請備宿衛。

【冊府元龜卷九九六，外臣部，一二頁上】唐憲宗元和十五年（八二〇）二月，新羅質子試太子中允，賜紫金魚袋，金土信奏：「臣本國朝天二百餘載，常差質子宿衛闕庭，每有天使臨蕃，即充副使，轉通聖旨，下告國中。今在城宿衛質子，臣次當行之。」

【冊府元龜卷九九六，外臣部，一二頁上】唐文宗開成元年（八三六），新羅王金景徽遣其子義琮來謝恩，兼宿衛。二年（八三七）四月，放還蕃。

【冊府元龜卷九九六，外臣部，一六頁上】唐太宗貞觀二十年（六四六），十月壬申，詔曰：「高麗餘燼謂能悔禍，故遣停兵，全其巢穴。而兇頑成性，殊未革心，前後表聞，類多不實，每懷詭詐，罪極難宥，見朕使人，又虧蕃禮。所令誨云『莫擾新羅』，口云從命，侵凌不止。」

積其姦惡，常苞禍心。蓋天攸棄，豈宜馴養，自今已後，勿聽朝貢。」

【冊府元龜卷九九七，外臣部，四頁下】契丹東丹王歸中國，〔後唐〕明宗賜姓名。贊華尤好畫及燒金鍊汞之術。始泛海歸朝，載書數千卷自隨。樞密使趙延壽每求假異書及醫經，皆中國無者。

【冊府元龜卷九九七，外臣部，四頁下】永康王元欲，即東丹之長子也，後改名聿。好行仁惠，善丹青，尤精飲藥。

【冊府元龜卷九九七，外臣部，一四頁上】渤海以憲宗元和二年（八〇七）進奉端午使楊光信逃歸，潼關吏執以至，鞠於內仗。

【冊府元龜卷九九八，外臣部，一一頁上】契丹主阿保機，莊宗同光四年（九二六）正月戊寅，遣使梅老鞋里已下三十七人貢馬三十匹。時阿保機將寇渤海，僞修好於我，虜乘虛掩擊故也。

【冊府元龜卷九九九，外臣部，一四頁上】唐高祖武德八年（六二五），高麗遣人來學道、佛法，詔許之。

【冊府元龜卷九九九，外臣部，二〇頁上】唐敬宗寶曆元年（八二五），五月庚辰，新羅國王金彥昇奏：「先在太學生崔利貞、金叔貞、朴季業四人，請放還蕃。其新赴朝貢金允夫、金

立之、朴亮之等一十二人，請留在宿衛，仍請配國子監習業，鴻臚寺給資糧。」從之。

二年（八二六）十二月，新羅質子金允夫請准舊例，中使入蕃便充副使，回到本國譯詔書。不許，但隨告使充副使。

【冊府元龜卷九九九，外臣部，二〇頁下】唐文宗太和七年（八三三），春正月己亥，銀青光祿大夫、簡較秘書監、忽汗都督、國王大彝震奏：「遣學士解楚卿、趙孝明、劉寶俊三人，附謝恩使同中書右平章事高賞英赴上都學問。先遣學生李居正、朱承朝、高壽海等三人，事業稍成，請准例遞乘歸本國。」許之。

【冊府元龜卷九九九，外臣部，二六頁下】開成元年（八三六）六月，淄青節度使奏：「新羅、渤海將到熟銅，請不禁斷。」是月京兆府奏：「准建中元年十月六日勅，諸錦罽、綾羅、縠繡、織成、細紬、絲布、犛牛尾、眞珠、銀、銅、鐵、奴婢等，竝不得與諸蕃互市。又准令式，中國人不合私與外國人交通買賣，婚娶來往。又舉取蕃客錢，以產業、奴婢爲質者，重請禁之。」

【冊府元龜卷九九九，外臣部，二七頁上】後唐莊宗同光三年（九二五）八月，青州市到黑水蕃馬三十疋。

【冊府元龜卷九九九，外臣部，二七頁下】後唐明宗長興二年（九三一）五月，青州奏，黑水瓦兒部至登州賣馬。

【冊府元龜卷九九九，外臣部，二七頁下】後梁末帝清泰元年（九三四）七月，登州言，高麗船一艘，至岸，管押將盧所以下七十人入州市易。……十月，青州言，高麗遣人市易。

【冊府元龜卷一〇〇〇，外臣部，一七頁上】契丹東丹王贊華，〔後唐〕明宗時歸朝。清泰帝幸懷州，遣內班秦繼旻、皇城使李彥紳害之。東丹長子兀欲，晉開運末，從虜主耶律德光入汴，虜主遂殺繼旻、彥紳於東市，復東丹之讐也。命兀欲弟留桂爲滑州節度使，以處東丹之舊地。

東北古史資料彙編第十二編

北堂書鈔（隋）虞世南撰。

（光緒十四年南海孔氏刻本）

【北堂書鈔卷一二五，武功部，箭，一一頁下】陳琳《武軍賦》云：「矢則申息、肅慎，箇籛空疏，焦銅毒鐵，幹鏃鳴鏃。」

【北堂書鈔卷一六〇，地部，石，四頁上】《帝王世紀》曰：「周成王時，肅慎氏來獻楛矢、石弩，長尺有咫。」

藝文類聚（唐）歐陽詢撰。

（中華書局影印宋刊本）

【藝文類聚卷二四，人部，諫，一〇頁上】魏陳王曹植《諫伐遼東表》曰：「臣伏以遼東負阻之國，勢便形固，帶以遼海。今輕軍遠攻，師疲力屈，彼有其備，所謂以逸待勞，以飽制飢者也。以臣觀之，誠未易攻也。若國家攻而必剋，屠襄平之城，懸公孫之首，得其地不足以償中國之費，虜其民不足以補三軍之失，是我所獲不如所喪也。若其不拔，曠日持久，暴師於野，然天時難測，水濕無常，彼我之兵連於城下，進有高城深池，無所施其功，退則歸塗

不通，道路濶洳。……」

【藝文類聚 卷五八，雜文部，筆，二頁上】《列仙傳》曰：「李仲甫，潁川人。漢桓帝時，賣筆遼東市上，一筆三錢，有錢亦與筆，無錢亦與筆。」

【藝文類聚 卷七八，靈異部，仙道，二頁上】《列仙傳》曰：「呂尚，冀州人。生而內智，豫知存亡，避紂亂，隱遼東三十年。……」

【藝文類聚 卷七八，靈異部，仙道，四頁下】《搜神記》曰：「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有一白鶴集柱頭，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家壘壘！』遂高上冲天。今遼東諸丁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不知名字。」

【藝文類聚 卷八二，草部，葵，一三頁上】《列仙傳》曰：「丁次都，不知何許人，爲遼東丁氏作人。丁氏常使買葵，冬得生葵。問何得此葵？云：從日南買來。」

【藝文類聚 卷八三，寶玉部，玉，五頁上】《廣志》曰：「赤玉出夫餘。」

【藝文類聚 卷八四，寶玉部，珠，三頁上】《廣志》曰：「莫難珠其色黃，生東夷。」

【藝文類聚 卷八七，果部，瓜，一〇頁下】《廣志》曰：「瓜之所出，以遼東、廬江、燉煌之種爲美，有魚瓜、狸頭瓜、蜜筍瓜、女臂瓜。」（編者按：《初學記》卷二八瓜部引《廣志》，魚瓜下有「鱗瓜」。）

【藝文類聚 卷九五，獸部，貂，九頁下】 《廣志》曰：「貂出扶餘、挹婁。」

初學記 (唐) 徐堅撰。

(中華書局排印本)

【初學記 卷六，海，一一五頁】 「……按東海之別有渤海，出《說文》。故東海共稱渤海，又通謂之滄海。」

【初學記 卷一六，箜篌，三九四頁】 孔衍《琴操》曰：「《箜篌引》者，朝鮮津卒霍里子高所作也。有一征夫，被髮提壺，涉河而渡，其妻追止之，不及，墜河而死。乃號天噓唏，鼓箜篌而歌，曰：『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公渡河而死，當奈何！』曲終，投河死。子高援琴作歌，故曰《箜篌引》。」

【初學記 卷二六，衫，六三三頁】 劉敬叔《異苑》曰：「毋丘儉征沃沮，使王傾窮其東界。

父老云，曾有破船從漢海流，得布衫，身如中人，但兩袖頓長三丈。」(編者按：據《魏志》，王傾當作「王頎」)。

【初學記 卷二六，粥，六三八頁】 郭義恭《廣志》曰：「遼東赤梁，魏武帝以爲御粥。」

【初學記 卷二八，栗，六七八頁】 《詩義疏》曰：「倭、韓國上栗大如雞子，亦短味不美。」

【初學記 卷二九，牛，七〇七頁】 楊方《五經鉤沈》曰：「東夷之人，以牛骨占事，呈示吉

凶，無往不中。牛非含智之物，骨有若此之効。」

【初學記卷三〇，雞，七二九頁】《廣志》曰：「長尾雞，尾細而長，長五尺餘，出東夷韓

國。」

翰苑

（唐）張楚金撰，雍公叡注。

（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影印唐鈔本）

【翰苑卷三〇，鮮卑，二三頁上】地隣遼碣，境接敦煌。《續漢書》曰：「鮮卑，其地東接遼水，西當西

域。自爲匈奴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嘗通中國。光武時，南北單于更相攻伐，匈奴損耗，而鮮卑

遂盛，自敦煌、酒泉以東，邑落大人皆詣遼東受賞賜。」

蛾聚貪殘，尙感永平之化。《風俗通》曰：「……起自遼東，西至敦煌，萬餘里蟲蛾聚。……」

【翰苑卷三〇，夫餘，一五頁下】氣降清旻，入橐離而結孕；祥流穢地，躍滹水以開疆。

《後漢書》曰：「夫餘國，本穢地也。初，北夷橐離國王出行，其侍兒於後妊身，……東明奔走，南至淹滹水。……」

南接句驪，東隣肅慎。魚豢《魏略》曰：「夫餘國在玄菟長城北，去玄菟千餘里，南接句驪，東接挹婁，卽肅

慎國者也。」

四加在列，五穀盈疇。赤玉可珍，黑貂斯貴。《後漢書》曰：「夫餘……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

狗加、猪加，其邑落皆屬諸加。《魏略》曰：「衣尙白，衣錦繡文罽，白黑納爲裘。譯人傳辭皆跪，手據地。其殺人者死

沒入其家。盜一者賁十二。男女淫，婦妬，皆殺之。」

兆叶占蹄，吉凶之旨斯見。《魏略》曰：「夫餘俗，有軍事殺牛祭天，以牛蹄占，解者凶，合者吉。死者以生人殉葬。居喪去珮，大體與中國相髣髴也。行人無晝夜好歌吟，音聲不絕」也。

【翰苑 卷三〇，三韓，一六頁下】 境連鯤壑，地接鼉波。《魏略》曰：「韓在帶方南，東西以海爲限，地方四千里。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辰韓，古之辰國也。馬韓在其西。其人土著，種稻，知作綿布。」

職標臣智，都號目支。《魏略》曰：「三韓各有長帥。其置官，大者名臣智，次曰邑借。凡有小國五十六，總十餘万户。辰王治目支國，置官亦多曰臣智。」

矜容表麗，扁首之俗仍存。《魏略》曰：「辰韓俗喜歌舞，彈瑟，瑟形似筑。兒生欲其頭扁，便以石押其頭，今辰韓人皆扁頭。亦文身。施鼉皆在戶西。其續盧國與倭界接，其人形皆大，衣服潔淨」也。

鳥羽攸設，方盡送往之儀。《魏略》曰：「辰韓人常用馬韓人作主，代代相承。其地宜五穀，善作縑布，服牛乘馬。其俗嫁娶，男女有別。以大鳥羽送死，其意欲使死者飛颺。」

【翰苑 卷三〇，高麗，一八頁下】 境連穢貊，地接扶餘。魚豢《魏略》曰：「高句驪國在遼東千里，南接朝鮮，穢貊，東接沃沮，北接夫餘」也。

官崇九等。《高麗記》曰：「其國建官有九等。其一曰吐粹，比一品，舊名大對慮，總知國事。三年一代，若稱職者不拘年限。交替之日，或不相祇服，皆勒兵相攻，勝者爲之；其王但閉宮自守，不能制禦。次曰太大兄，比二品，一

名莫何何羅支。次讎折，比從二品，華言主簿。次大夫使者，比正三品，亦名謁奢。次皂衣頭大兄，比從三品，一名中裏皂衣頭大兄，東夷相傳所謂皂衣先人者也。以前五官掌機密，謀政事，徵發兵，選授官爵。次大使者，比正四品，一名大奢。次大兄加，比正五品，一名賴支。次拔位使者，比從五品，一名儒奢。次上位使者，比正六品，一名契達奢使者，一名乙奢。次小兄，比正七品，一名失支。次諸兄，比從七品，一名鬻屬，一名伊紹，一名河紹還。次過節，比正八品。次不節，比從八品。次先人，比正九品，一名失元，一名庶人。又有拔古鄒加，掌賓客，比鴻臚卿，以大夫使爲之。又有國子博士、大學士、舍人、通事、典客，皆以小兄以上爲之。又其諸大城置僂薩，比都督。諸城置處間匹支，比刺史，亦謂之道使。道使治所名之曰備。諸小城置可邏達，比長史。又城置婁肖，比縣令。其武官曰大模達，比衛將軍，一名莫何邏繡支，一名大幢主，以皂衣頭大兄以上爲之。次未若，比中郎將，一名郡頭，以大兄以上爲之。其領千人以下，各有等級。」

部貴五宗。《魏略》曰：「其國本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順奴部、准奴部、桂樓部。本消奴部爲王，微弱，桂樓部代之。」五部皆貴人之族也。一曰內部，即《後漢書》桂樓部，一名黃部。二曰北部，即絕奴部，一名後部，一名黑部。三曰東部，即順奴部，一名左部，一名上部，一名青部。四曰南部，即灌奴部，一名前部，一名赤部。五曰西部，即消奴部，一名右部，一名白部。內部姓高，即王族也。高麗稱無姓者皆內部也。又內部雖爲王宗，列在東部之下。其國從事以東爲首，故東部居上。

饗帝列東盟之祠，延神宗稷穴之醮。《魏略》曰：「高麗俗好歌舞，其人自喜跪拜。以十月會祭天，名曰東盟。有軍事亦各祭天，殺牛觀蹄以占吉凶。大加主著幘，幘無後；小加著折風，形如弁。稷穴神，於國東水上祭之。」

無牢獄，有罪則會諸加平議，便殺之，沒妻子爲奴婢。其俗淫侈相奔誘。其死，葬有柳無棺。」

南蘇表戍，驗容恪之先鳴。南蘇城在國西北。《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慕容晃十二年，遣度遼將軍

慕容恪攻高驪南蘇，剋之，置戍而還。」即此城也。《高麗記》云：「城在新城北七十里山上」也。

平郭開堰，紀馮弘之失策。《高麗記》曰：「平郭城，今名建安城，在國西，本漢平郭縣也。《漢書·地理

志》曰：「屬遼東郡，有鐵官、鹽官。」《續漢書·郡國志》不改。《十六國春秋》曰：「北燕馮弘大興六年爲魏所破，遂奔句驪，處弘于平郭，即此城也。」

王頌逐北，銘勳不耐之城。《高麗記》曰：「不耐城，今名國內城，在國東北六百七十里，本漢而不縣也。

《漢書·地理志》而不縣屬樂浪郡東部都尉治處。後漢省。」

燕晃長驅，表續丸都之嶠。《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燕主慕容晃九年，晃伐句驪，乘勝長驅，遂入丸

都，句驪王劉單馬奔竄，乃掘其父墓，載其尸并母妻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宮室，毀丸都而歸。」乃不耐城也。

淪碑尚在，耿夔播美於遼城。案《高麗記》云：「故城南門有碑，年久淪沒，出土數尺，即耿夔碑也。」

馬多嶽辭，□洞穴以霏雲。《高麗記》曰：「馬多山在國北，高驪之中此山最大，卅里間唯通匹馬，雲霧歛

蒸，終日不霽。其中多生人參，自附子、防風、細辛。山中有南北路，路東有石壁，其高數仞，下有石室可容千人。室中有二穴，莫測深淺。夷人長老相傳云：高驪先祖朱蒙從夫餘至此，初未有馬，行至此山，忽見羣馬出穴中，形小而駿，因

號馬多山」也。

焉骨巉巖，竦二峯而切漢。《高驪記》云：「焉骨山在國西北，夷言屋山，在平壤西北七百里。東西二嶺，壁立千仞，自足至頂皆是蒼石，遠望巉巖，狀類荆門三峽。其上無別草木，唯生青松，攬幹雲表。高驪於南北缺口築斷爲城，此即夷藩樞要之所」也。

銀礫涵輝，凝鮮疊嶠。《齊書·東夷傳》曰：「銀山，在國西北，高驪採以爲貨。」《高驪記》云：「銀山在安市東北百餘里，有數百家採之，以供國用也。」

波騰碧激，鶩天險以浮刀。《高驪記》云：「馬皆水，高驪一名淹水，今名鴨淥水。其國相傳云，水源出東北蘇鞞國內，水色似鴨頭，故俗名鴨淥水。去遼東五百里。經國內城南，又西與一水合，即監難也。二水合流，西南至安平城入海。高驪之中此水最大，波瀾清激，所經津濟皆貯大船，其國恃此以爲天塹。」今案：其水闊三百步，在平壤城西北四百五十里也。刀，小船也，《毛詩》曰：「誰謂河廣，曾不容刀」也。

浪接黃川，藹樓雉而驚箭。《漢書·地理志》曰：「遼東郡望平縣大遼水。」其水發源，西南流，合契丹國黃水，又西南，經遼東城西八十里，又南入海，闊百餘步。《高驪記》云：「其水闊百餘步，平流清深，又多灣潭枝派。兩岸生長柳，葭密可藏兵馬。兩畔彌□，總名遼澤，多生細草菴蒲，毛羣羽族。朝夕相霧，須臾卷歛，狀若樓雉，即《漢書》所謂蜃氣是。」

獸珍文豹，器重良弓。《高驪記》曰：「今高驪國兼有朝鮮、穢貉、沃沮之地也。」《後漢書》曰：「高句驪多大山深谷，人隨而爲居。句驪一名貉。有種依小水而居，名曰小水貉，出弓，所謂貉弓是也。東沃沮，土地肥美，背山向海，

宜五穀，善種田。穢，出檀弓。又多文豹，有葉下馬。」又有馬甚小，登山履險不疲，以粟米和水飲之，便得經日也。

佩刀礪而見等威，插金羽以明貴賤。 梁元帝《職貢圖》云：「高麗婦人衣白，而男子衣纈錦，飾以金銀。

貴者冠幘，而後以金銀爲鹿耳，加之幘上；賤者冠折風。穿耳以金環。上衣白衫，下白長袴，要有銀帶，左佩礪而右佩五子刀，足履豆禮鞞。」《高麗記》云：「其人亦造錦，紫地纈文者爲上，次有五色錦，次有雲布錦。又造白疊布，青布而尤佳。又造鞞日，華言接籬，其毛卽鞞豬髮也。」

【翰苑 卷三〇，新羅，二四頁下】 開源拓構，肇基金水之年。 《括地志》云：「案《宋書》，元嘉中，倭

王彌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蕃韓六國諸軍事，此則新羅有國在晉、宋之間。且晉、宋、齊、梁並無正傳，故其有國所由，靡得詳也。」金水，晉、宋也。

宅壤疏疆，創趾卞辰之域。 《括地志》曰：「新羅治金城，本三韓之故地。」……今案新羅、百濟共有三韓之

地。百濟在西，卽馬韓之地；新羅在東，卽辰韓、卞辰之地也。

地總任那。 《齊書》云：「加羅國，三韓種也。」今訊新羅耆老，云加羅、任那昔爲新羅所滅，其故地今並在國南

七八百里。此新羅有辰韓、卞辰廿四國及任那、加羅、秦韓之地也。

擁叛卒以稱強，承附金而得姓。 《括地志》曰：「新羅王姓金氏，其先所出，未之詳也。」《隨東藩風俗記》

云：「金姓相承卅餘代，其先附庸於百濟，征高麗，高麗人不堪役，相率歸之，遂致強盛。其官有十七等：一曰伊伐干，二曰伊尺干，三曰迎干，四曰波彌干，五曰大阿干，六曰何干，七曰乙吉干，八曰沙咄干，九曰級代干，十曰大奈麻，十一曰

奈，十二日大舍，十三日小舍，十四日吉土，十五日大鳥，十六日小鳥，十七日造位。」

【翰苑卷三〇，百濟，二五頁下】 國鎮馬韓，地苞狗素。《東夷記》曰：「百濟治建居狄城，本馬韓之地。」

奉仇台之祠，纂夫餘之冑。《括地志》曰：「百濟城立其祖仇台廟，四時祠之」也。

八族殊胤，五部分司。《括地志》曰：「隨開皇中，其王名昌。昌死，子餘悼立。其國有沙氏、燕氏、荔氏、解氏、眞氏、國氏、木氏、昔氏，此八族其大姓也。其官有十六等。左平五人，第一等；達率卅人，第二；恩率以下無員，第三；德率第四；杆率第五；奈率第六。六等以上冠飾銀花。將德第七，紫帶；施德第八，皂帶；固德第九，赤帶；季德第十，青帶。對德第十一，以下皆黃帶；文督第十二。武督第十三，以下皆白帶；佑軍第十四，據武第十五，尅虞第十六。又其內官有前內部，靛部，內部，掠部，功德部，藥部，木部，法部，後宮部。又有將長。外官有司軍部，司徒部，司空部，司寇部，點口部，客部，外舍部，綱部，日官部。凡此衆官各有宰。官長在任皆三年一代。王所都城內又爲五部，皆達率領之。又城中五巷，土庶居焉。又有五方，若中夏之都督，方皆達率領之，每方管郡多者至十，小者六七，郡將皆恩率爲之。郡縣置道使，亦名城主。」

西據安城，南隣巨海。《括地志》曰：「百濟王城方一里半，北面累石爲之。城外可萬餘家，卽五部之所也。一部有兵五百人。又國南二百六十里有古沙城，城方百五十步，此其中方也。方統兵千二百人。國東南百里有得安城，城方一里，此其東方也。國南三百六十里有卞城，城方一百卅步，此其南方也。國西三百五十里有力光城，城方二百步，

此其西方也。國東北六十里有熊津城，一名固麻城，城方一里半，此其北方也。其諸方之城皆憑山險爲之，亦有累石者，其兵多者千人，少者七八百人，城中戶多者至五百家。諸城左右亦各有小城，皆統諸方。又國南海中有大島十五所，皆置城邑，有人居之。」

鷄山東峙，貫四序以同華。《括地志》曰：「烏山在國北界，大山也。草木鳥獸與中夏同。又國東有鷄藍山，山南又有祖粗山。又國南界有霧五山，其山草木冬夏常榮。又有且那山，在國西界，又有山且山、禮母山，並在國之南」也。

熊水西流，侶百川而齊鶩。《括地志》曰：「熊津河，源出國東界，西南流，經國北百里，又西流入海，廣處三百步，其水至清。又有基汶河，在國口，源出其國南山，東南流入大海，其中水族與中夏同。」

因四仲而昭敬，隨六甲以標年。《括地志》曰：「百濟四仲之月祭天及五帝之神，冬夏用鼓角，奏歌舞，春秋奏歌而已。解陰陽五行。用宋元嘉曆，其紀年無別號，但數六甲爲次第。亦解醫療，著龜、占相。婚姻之禮略同於華。喪父母及夫皆制服三年，餘親葬訖卽除。其葬亦有置屍於山中者，亦有埋殯之。」

文史兼能，基射雙美。《括地志》曰：「百濟俗尚騎射，有文字，能吏事，以兩手據地爲敬。有僧尼，無道士，甚多寺塔。其戲有投壺、圍碁、搏蒲、卮雙及弄珠等雜戲」也。

【翰苑 卷三〇，肅慎，二七頁下】北窮弱水，南界沃沮。《魏略》曰：「肅慎氏，其地在夫餘國北可六十日行，東濱大海，西接寇漫汗國，北極弱水。其土界廣袤數千里。居深山窮谷，夏則巢居，冬則穴處。父子代爲君長。

無文墨，以言語爲約束。續貂毛以爲布。以足挾肉而噉之。得凍肉，坐其上令曬。地土無鹽，鐵，燒木作灰，灌取汁食。」
插羽申交，婚姻之道爰適。《肅慎國記》曰：「肅慎俗，嫁娶之法，男以毛羽插女頭，女和則持歸，然後置禮娉。婦貞而女淫，貴壯而賤老，寡居終身不嫁。性凶悍，以無憂哀相尙也。」

灌繩知止，送終之禮攸陳。《肅慎記》曰：「肅慎俗，父母死，男子不哭泣，有泣者謂之不壯。死，即日便葬於野。以繩繫於椁，頭出土，以酒灌繩，腐而止，無四時祭祀也。」

周業斯隆，姬誦銘其入賀。《肅慎記》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磐，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王又以賜陳胡公。成王時，復入賀，王使榮伯作《賄肅慎之命》也。誦，成王名。」

漢風尙阻，劉徹嗟其未通。《肅慎記》曰：「漢武帝時，肅慎不至，策詔慷慨，恨不能致之也。徹，武帝名。馬首知歸，明大邦之可謁。陸翹《鄴中記》曰：「肅慎在鄴之東北，去鄴五萬里，遣使四年乃達，獻石磐、楛矢。問使者緣何來此，答云：『牛馬西南向眠三年，則知有大國所在，故來耳。』恆以此爲候也。」

【翰苑 卷三〇，倭國，二九頁上】 分職命官，統女王而列部。《魏略》曰：「從帶方至倭，循海岸水行，歷韓國，到拘邪韓國七千餘里。始度一海，千餘里至對馬國。……」

太平御覽（宋）李昉等撰。（中華書局影印宋刊本）

【太平御覽卷三四，時序部，寒，八頁下】《廣志》曰：「挹樓國城寒，人多穴居也。」

【太平御覽卷四六，地部，江東諸山，六頁上】傳云：「昔高麗國女來，東海神乘舡致酒禮娉之，女不肯，神撥舡覆酒，流入曲阿，故曲阿酒美也。」

【太平御覽卷一五七，州郡部，鉅州，三頁上】《漢官解詁》曰：「……幽、燕、朝鮮。」《經》無幽州，而《周官》有焉，蓋冀之別也。居燕國，今廣陽是。

【太平御覽卷一八六，居處部，廁，七頁上】周景式《孝子傳》曰：「管寧避地遼東，經海遇風，船人危懼，皆叩頭思過。寧思惟無譽，念常如廁，不冠卽便，悔過，海風尋止。」

【太平御覽卷三三六，兵部，虜掠，七頁上】《三國典略》曰：「齊主以契丹犯塞，親征，至於平州，取其西道，直指長漸。司徒潘相樂率精騎五千自東道趣青山，向白狼城。安德王韓軌率精騎四千斷其走路，追奔至於遼水。齊王露髮袒身，晝夜不息，行千餘里。唯食肉飲水，壯氣彌厲，親躡山嶺，爲士卒先，指揮奮擊，大破之。虜獲十萬餘口。」

【太平御覽卷三四七，兵部，弓，七頁下】《江表傳》曰：「高句驪王遣使貢孫權角弓。」

【太平御覽卷五八四，樂部，響篋，一頁下】《通典》曰：「桃皮，東夷有卷桃皮以爲篋也。」（編者按：此見《通典》卷一四四，樂典。）

【太平御覽卷七二六，服用部，手巾，一頁上】《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百濟白手

巾也。」

【太平御覽卷七八〇，四夷部，穢貊，六頁上】《風俗通》曰：「貊者，謹案《春秋傳》：『大貊、小貊。』貊者，路也，薄也。不知送往勞來，無宗廟粢盛，賦殿輕薄也。」

【太平御覽卷七八四，四夷部，肅慎，三頁上】《肅慎國記》曰：「肅慎氏，其地在夫餘國北，可六十日行，東濱大海。夏則巢居，冬則穴處。父子世爲君長。無文墨，以言語爲約。其畜有馬、豬、牛、羊。不知乘馬，以爲財產而已。豬放山谷中，食其肉，坐其皮，（編者按：據《晉書》坐「作」衣。）績豬毛以爲布。無井竈，人作瓦鬲四五升以食。坐則箕踞，足袂肉而啖之。（編者按：據《晉書》「袂」當作「挾」。）得凍肉，坐其上令煖。土地無鹽，燒木作灰，灌取汁食之。俗皆編髮，以布作裙袴，徑尺餘，以蔽前。嫁娶之法，男以毛羽插女頭，女和則持歸，然後致禮娉之。婦貞而女淫，貴壯賤老。寡居，終身不嫁。性凶悍，以無憂喪相尙。（編者按：《晉書》「喪」作「哀」。）父母死，男子不哭，哭者謂之不壯。相盜，贓物無多少，盡誅殺之，雖野處而不相犯。死者卽日便葬於野，交木作小槨，殺豬積槨上，富者數百，貧者數十，以爲死者之糧。以土覆之，以繩繫於槨，頭出土上。以酒灌醑，纒繩腐而止，無〔四〕時祭祀也。其檀弓三尺五寸，括矢長尺有咫。（編者按：《晉書》括「作」楛。）石弩，皮骨申。（編者按：《晉書》作「有石弩，皮骨之甲。」）石山在國東北，取之必先祈神，石利入鐵。」

【太平御覽卷八〇三，珍寶部，珠，九頁上】《廣志》曰：「夫餘地美，珠如酸棗。」

【太平御覽卷八五九，飲食部，羗煮，一〇頁上】《搜神記》曰：「羗煮，貂炙，翟之食也。自太始以來，中國尙之，戎翟侵中國之前兆也。」

【太平御覽卷八九七，獸部，馬，四頁下】《桓公世論》：「朝鮮之馬，被躡蹠齧，能使其成騏驥者，習之故也。」

【太平御覽卷九一二，獸部，貂，四頁下】《江表傳》曰：「遼東太守遣使詣孫權，送貂皮千枚，欲舉國歸吳。」

【太平御覽卷九一二，獸部，貂，四頁下】《異苑》曰：「貂出句麗國。常有一物共居穴，或見之，身貂類人，長三尺，能制貂，愛樂刀子。其俗，人欲得貂皮，以刀插穴口。此物夜出皮置刀邊，須人持皮去，乃取刀。」

【太平御覽卷九三六，鱗介部，鮪魚，八頁上】《毛詩義疏》曰：「鮪魚出海，三月從河上，形似鯉而色青黑，頭小而尖，如鐵兜鍪，口在頷下。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仲明魚。仲明者，樂浪尉，溺死海中，化爲此魚也。」

【太平御覽卷九七五，果部，蓮，六頁上】《三國典略》曰：「齊主還鄴，高麗、新羅並遣使朝貢。先是徐州蓮一莖兩蒂，占云『異木蓮枝，遠人入欸』，斯其應也。」

【太平御覽卷九七八，菜茹部，瓜，八頁上】《列異傳》曰：「遼東丁伯昭自說其有客字次節，既死，感見待恩，常爲本家致奇異物。試臚月中從索瓜，得美瓜數枚，來在前不見其形也。」

東北古史資料彙編第十三編

水經注

(魏)酈道元撰。

(光緒七年福州刻楊希閔《水經注匯校》本)

【水經注卷一四，一頁下，濡水】濡水從塞外來，東南過遼西令支縣北。何云：「濡，乃官反。

後譌爲灤。今日灤河。」趙氏一清曰：「濡水有二：一音人朱切，出涿郡故安縣，東南流至范陽縣，合易水入河。《春秋》昭公七年，『齊、燕盟于濡上』是也。一音乃官切，從塞外來，東南流至秦縣碣石山入海，即今灤河。」

濡水出禦夷鎮東南。其水二源，雙引夾山西北流，出山合成一川。案：濡水即今灤河，源出巴延屯圖古爾山，名都爾本諾爾。西北至茂罕和碩，三道河始自東會之。道元當時未經親履其地，遂以夾山來會之三道河爲灤河正源，殊屬失實。恭讀御製《灤源考證》，訂覈審確，實足正酈氏之誤。又西北逕禦夷故城東，鎮北百四十里，北流。左則連淵水注之。水出故城東，西北流逕故城南，又西北逕綠水池南，水池淵而不流。其水又西屈而北流，又東逕故城北，連結兩沼，謂之連淵浦。又東北注難河。難河右則汙水入焉。水出東塢南，西北流逕沙野南，北人名之曰沙野，鎮東北二百三十里，西北入難河。濡、難聲相近，狄俗語訛耳。濡水又北逕沙野西，又北逕箕安山東，屈而東北流，逕沙野北，東北流逕松閔案：「松」字依戴、趙本校補。下同。林山北。案：後有

木林山水，其地卽唐之松陁。疑「林山」及「木林山」皆「松林山」之訛。水北有池，潭而不流。濡水又東北流逕孤山南，東北流，呂泉水注之。水出呂泉塢西，東南流，屈而東，逕塢南，東北流，三泉水注之。其源三泉，雁次合爲一水，鎮東北四百里，東南注呂泉水。呂泉水又東逕孤山北，又東北，逆流水注之。水出東南導泉，西流右屈而東北注，松林山水會之。水出山南，東注逆水，亂流東北注濡河。濡河又東，盤泉入焉。水自西北東南流，注濡河。濡河又東南，水流廻曲，謂之曲河，鎮東北三百里。又東出峽，入安州界，東南流逕漁陽白檀縣故城。《地理志》曰「濡水出縣北蠻中」，案：《漢志》白檀縣作洧水，師古曰，「洧音呼鴟反。」趙氏一清曰：「《漢志》作洧水，然《注》不別出洧水，是當卽濡水矣。此六朝以前本之譌誤也。」漢景帝詔李廣曰「將軍其帥師東轅，弭節白檀」者也。又東南流，右與要水合。水出塞外，三川並導，謂之大要水也。東南流逕要陽縣故城東，本都尉治，王莽更之曰要術矣。要水又東南流逕白檀縣而東南流，入于濡。案：白檀，要陽在今密雲縣，並非灤水所經，鄭氏此條舛誤殊甚。御製《熱河考》、《灤源考證》特加辨正，一破千古傳訛。謹附訂于此。濡水又東南，索頭水注之。水北出索頭川，南流逕廣陽僑郡西，魏分右北平置，今安州治。又南流注于濡。濡水又東南流，武列水入焉。其三川派合。西源右爲溪水，亦曰西藏水，東南流，出溪與蟠泉水合。泉發州東十五里，東流九十里，東注西藏水。西藏水又西南流，東藏水注之。水出東溪，一曰東藏水，西南

流，出谷與中藏水合。水導中溪，南流，出谷南注東藏水。故目其川曰三藏川，水曰三藏水。東藏水又南右入西藏水。案：西藏水卽今之固都爾呼河。先合中藏水，卽今之茅溝河；次合東藏水，卽今之塞音河。鄭氏敘東藏水于中藏水之前，以爲東溪，西溪合流而與西源會，殊乖川流之次。恭讀御製《熱河考》，訂正詳審，道元之附會耳食，顯然無疑。亂流右會龍泉水。水出東山下，淵深不測，其水西南流，注于三藏水。三藏水又東南流，與龍芻水合。西出于龍芻之溪，東流入三藏水。又東南流逕武列溪，謂之武列水。東南歷石挺下。挺在層巒之上，孤石雲舉，臨崖危峻，可高百餘仞。牧守所經，命選練之士彎張弧矢，無能屈其崇標者。其水東合流入濡。濡水又東南，五渡水注之。水北出安樂縣丁原山，南流逕其縣故城西，本三會城也。其水南入五渡塘。于其川也，流紆曲溯，涉者頻濟，故川塘取名矣。又南流，注于濡。濡水又與高石水合。水東出安樂縣東山，西流歷三會城南，西入五渡川，下注濡水。濡水又東南逕盧龍塞。塞道自無終縣東出，渡濡水向林蘭陁，東至清陁。盧龍之險，峻坂縈折，故有九紵之名矣。燕景昭元璽二年，沈氏大成曰：「前燕慕容儁僞諡景昭，其元璽二年乃東晉穆帝之永和九年。」遣將軍步渾洽盧龍塞道，焚山刊石，令通方軌，刻石嶺上，以記事功，其銘尙存，而庾杲之注《揚都賦》，何云：「庾闡誤爲宋之仲初，闡字也。」趙云：「下文有『仲初言在南』之語，則又不誤。豈以杲之爲仲初之名者乎？」言盧龍山在平岡城北，殊爲孟浪，遠失事實。余按盧龍東越清陁，至凡

城二百許里，自凡城東北出，趣平岡故城，可百八十里，向黃龍則五百里。故陳壽《魏志》：田疇引軍出盧龍塞，斬山堙谷五百餘里，逕白檀，歷平岡，登白狼，望柳城。平岡在盧龍東北，遠矣，而仲初言在南，非也。濡水又東南逕盧龍故城東，漢建安十二年魏武征蹋頓所築也。濡水又南，黃洛水注之。水北出盧龍山，南流入于濡。濡水又東南，洛水右合焉。閱案：「右」字依戴、趙本校補。「洛」趙本作「敖」。水出盧龍塞，西南流，注濡水。濡水又屈而流，左得潤水，右會敖水。閱案：舊本「潤」上有「去」字，「右會」作「又合」。今依趙本校正。二水並自盧龍西注濡水。濡水又東南流，逕令支縣故城東，王莽之合氏亭也。秦始皇二十二年分燕置遼西郡，令支隸焉。《魏土地記》曰：「肥如城西十里有濡水，南流逕孤竹城西，右合玄水，世謂之小濡水」，非也。水出肥如縣東北玄溪，西南流逕其縣東，東屈南轉西廻，逕肥如縣故城南，俗又謂之肥如水。故城，肥子國。應劭曰：「晉滅肥，肥子奔燕，全氏祖望曰：「肥子爲晉荀吳所俘，不得云奔燕。」燕封於此，故曰肥如」也。漢高帝六年，封蔡寅爲侯國。西南流，右會盧水。水出縣東北沮溪，南流，謂之大沮水。又南，左合陽樂水。水出東北陽樂縣溪。《地理風俗記》曰：「陽樂，故燕地，遼西郡治。秦始皇二十二年置。」《魏土地記》曰：「海陽城西南有陽樂城，其水又西南入于沮水，謂之陽口。」沮水又西南，小沮水注之。水發冷溪，世謂之冷池。又南，得溫泉水口。水出東北溫溪，自溪西南流，入

于小沮水。小沮水又南流，與大沮水合而爲盧水也。桑欽說盧子之書言：「晉既滅肥，遷其族于盧水。全氏祖望曰：「上言燕封肥子，此又引桑欽語以爲晉遷肥族于盧水。盧水非晉封城，安得遷亡國之人于此。」盧水有二渠，號小沮、大沮，合而入于玄水。」玄水 閩案：「玄水」二字依戴本校補。又南與溫水合。水出肥如城北，西流，注于玄水。《地理志》曰：「盧水南入玄」。玄水又西南，逕孤竹城北，西入濡水，故《地理志》曰：「玄水東入濡」，蓋自東而注也。《地理志》曰：「令支有孤竹城」，故孤竹國也。《史記》曰：孤竹君之二子伯夷、叔齊讓國于此，而餓死于首陽。漢靈帝時，遼西太守廉翻夢人謂己曰：「余孤竹君之子，伯夷之弟，遼海漂吾棺槨，聞君仁善，願見藏覆。」明日視之，水上有浮棺。吏嗤笑者，皆無疾而死，于是改葬之。《晉書地道志》曰：「遼西人見遼水有浮棺，欲破之，語曰：『我孤竹君子也，』閩案：「子」字依趙本加。汝破我何爲？」因爲立祠焉。祠在山上。城在山側。肥如縣南十二里，水之會也。又東南，過海陽縣西南，入于海。

濡水自孤竹城東南逕西鄉北，瓠溝水注之。水出城東南，東流注濡水。濡水又逕故城南，分爲二水。北水枝出，世謂之小濡水也，東逕樂安亭北，東南入海。濡水東南流，逕樂安亭南，東與新河故瀆合。瀆自雍奴縣承鮑丘水，東出，謂之鹽關口。魏太祖征蹋頓，與洵口俱導也，世謂之新河矣。陳壽《魏志》云：「以通海」也。新河又東北，絕庚水。又東

北出，逕右北平，絕沟渠之水。趙氏一清曰：「《一統志》引此文作『巨梁水』，是。蓋庚水在巨梁西北，新河絕庚水，則今沽河，合沟河而名爲薊運河者也。于是東絕巨梁水。巨梁水今遼寧河也。於是而清，而濤，迤邐東入于海。若絕庚水之後更絕洵水，則是水反西出，無是理也。」又東北逕昌城縣故城北，王莽之淑武也。

新河又東，分爲二水。枝瀆東南入海。新河自枝渠東出，合封大水，謂之交流口。水出新安平縣，西南流，逕新安平縣故城西。《地理志》遼西之屬縣也。又東南流，龍鮮水注之。水出縣西北，世謂之馬頭水，二源俱導，南合一川，東流注封大水。《地理志》曰「龍鮮水東入封大水」者也。亂流，南會新河，南注于海。《地理志》曰「封大水于海陽縣南入海」。新河又東出海陽縣，與緩虛水會。水出新平縣東北，世謂之大籠川，東南流，逕令支城西，西南流，與新河合，南流注于海。《地理志》曰「緩虛水與封大水皆南入海」。新河又東與素河會，謂之白水口。水出令支縣之藍山，南合新河，又東南入海。新河又東至九澗口，枝分南注海。新河又東逕海陽縣故城南。漢高祖六年，封搖毋餘爲侯國。《魏土地記》曰「令支城南六十里有海陽城」者也。新河又東與清水會。水出海陽縣，東南流，逕海陽城東，又南合新河，又南流十許里，西入九澗注海。新河東絕清水。又東，木究水出焉，南入海。新河又東，左迤爲北陽孤淀，淀水右絕新河，南注海。新河又東會于濡。濡水又東南至桑縣碣石山。文穎曰：「碣石在遼西桑縣，王莽之選武也。桑縣并

屬臨渝，王莽更臨渝爲馮德。『《地理志》曰：「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成縣西南，王莽改曰碣石」也。漢武帝亦嘗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于此。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于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則隱，及潮波退，不動不沒，不知深淺，世名之天橋柱也。狀若人造，要亦非人力所就。韋昭亦指此以爲碣石也。』《三齊略記》曰：「始皇于海中作石橋，海神爲之豎柱。始皇求與相見，神曰：『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相見。』乃入海四十里，見海神。左右莫動手，工人潛以腳畫其狀。神怒曰：『帝負約，速去。』始皇轉馬還，前腳猶立，後腳隨崩，僅得登岸。畫者溺死于海。衆山之石皆傾注，今猶岌岌東趣』，疑卽是也。濡水于此南入海，而不逕海陽縣西也，蓋《經》誤證耳。又按《管子》：「齊桓公二十年征孤竹，未至卑耳之溪十里，闕然止，矐然視，援弓將射，引而未發，謂左右曰：『見前乎？』左右對曰：『不見。』公曰：『寡人見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袂衣，走馬前。豈有人若此乎？』管仲對曰：『臣聞豈山之神有俞兒，案：《管子》作「豈山之神有俞兒」。長尺，人物具。霸王之君興，則豈山之神見。且走馬前，走，導也；袂衣，示前有水；右袂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溪，有贊水者，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右方涉，其深至膝。已涉，大濟。桓公拜曰：『仲父之聖至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今自孤竹南出，則巨海矣，而滄海之中，山望多矣，然卑耳之川若贊溪者，亦不知所在也。昔

在漢世，海水波襄，吞食地廣，當同碣石苞淪洪波也。

【水經注 卷一四，一七頁下，大遼水】大遼水出塞外衛白平山，東南入塞，過遼東襄平縣西。

遼水亦言出砥石山，自塞外東流，直遼東之望平縣西，王莽之長說也。屈而西南流，逕襄平縣故城西。秦始皇二十二年滅燕，置遼東郡，治此。漢高帝八年封紀通爲侯國，全氏云：「紀通所封之襄平不在遼東。」索隱曰是臨淮。《地理志》臨淮郡襄平縣，侯國。「王莽之昌平也。故平州

治。又南逕遼隊縣故城西，王莽更名之曰順睦也。公孫淵遣將軍畢衍拒司馬懿于遼隊，卽是處也。遼水又南歷縣，有小遼水西南流注之。舊本有「遼水又南」十五字，官本去之，而戴、趙本仍舊。戴又訂正末句「其流注之也」五字作「西南流注之」，今依戴定。

又東南過房縣西。

《地理志》房，故遼東之屬縣也。遼水右會白狼水。水出右北平白狼縣，東南逕廣成縣，闕案：四字依趙本校補。北流，西北屈逕廣成縣故城南，王莽之平虜也，俗謂之廣都城。又西北，石城川水注之。水出西南石城山，東流逕石城縣故城南。《地理志》右北平有石城縣。北屈逕白鹿山西，卽白狼山也。《魏書國志》曰：「遼西單于蹋頓尤強，爲袁氏所厚，故袁尙歸之，數入爲害。公出盧龍，塹山堙谷五百餘里，未至柳城二百里，尙與蹋頓將數萬

騎逆戰。公登白狼山，望柳城，卒與虜遇，乘其不整，縱兵擊之，虜衆大崩，斬蹋頓。胡、漢降者二十萬口。」《英雄記》曰，「曹操于是擊馬牽于馬上，作十片」，卽于此也。《博物志》曰，「魏武于馬上逢獅子，使格之，殺傷甚衆。王乃自率常從健兒數百人擊之，獅子吼呼奮越，左右咸驚。王忽見一物從林中出，如狸，超上王車輒上，獅子將至，此獸便跳上獅子頭上，獅子卽伏不敢起，于是遂殺之，得獅子而還。未至洛陽四十里，洛中雞狗皆無鳴吠者」也。其水又東北入廣成縣，東注白狼水。白狼水北逕白狼縣故城東，王莽更名伏狄。白狼水又東，方城川水注之。水發源西南山下，東流北屈，逕一故城西，世謂之雀目城。東屈，逕方城北，東入白狼水。白狼水又東北逕昌黎縣故城西。《地理志》曰，「交黎也，東部都尉治，王莽之禽虜」也；應劭曰「今昌黎」也。高平川水注之。水出西北平川，東流逕倭城北，蓋倭地人徙之。又東南逕乳樓城北，蓋逕戎鄉，邑兼夷稱也。又東南注白狼水。白狼水又東北，自魯水注之。水導西北遠山，東南注白狼水。白狼水又東北逕龍山西。燕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福地也，使陽裕築龍城，改柳城爲龍城縣。十二年，黑龍、白龍見于龍山，皝親觀龍，去二百步，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悅，大赦，號新宮曰和龍宮，立龍翔祠于山上。白狼水又北逕黃龍城東。《十三州志》曰「遼東屬國都尉治昌遼，道有黃龍亭」者也。魏營州刺史治。《魏土地記》曰，

「黃龍城西南有白狼河，東北流，附城東北下」，即是也。又東北，濫真水出西北塞外，東南歷重山，東南入白狼水。白狼水又東北出，東流，分爲二水，右水疑卽渝水也。《地理志》曰：「渝水首受白狼水」，西南循山，逕一故城西，世以爲河連城，疑是臨渝縣之故城，王莽曰馮德者矣。渝水南流東屈，與一水會，世名之曰檣倫水。蓋戎方之變名耳，疑卽《地理志》所謂「侯水北入渝」者也。《十三州志》曰：「侯水南入渝」。《地理志》蓋言自北而南也。又西南流，注于渝。渝水又東南，逕一故城東，俗曰女羅城。又南，逕營丘城西。

營丘在齊，而名之于遼、燕之間者，蓋燕、齊、遼迴，僑分所在。其水東南入海。《地理志》曰：「渝水自塞外南入海」。一水東北出塞爲白狼水，又東南流至房縣，注于遼。《魏土地記》曰：「白狼水下入遼」也。

又東過安市縣西南入于海。

《十三州志》曰：「大遼水自塞外西南至安市入于海。」

【水經注卷一四，二〇頁上，小遼水】又玄菟高句麗縣有遼山，小遼水所出。

縣故高句麗胡之國也。漢武帝元封二年平右渠，置玄菟郡于此。王莽之下句麗。水出遼山，西南流逕遼陽縣，與大梁水會。水出北塞外，西南流，至遼陽入小遼水。故《地理志》曰：「大梁水西南至遼陽入遼」。《郡國志》曰：「縣故屬遼東，後入玄菟。其水西南流，

故謂之爲梁水」也。小遼水又西南逕襄平縣，爲淡淵。晉永嘉三年涸。小遼水又逕遼隊縣入大遼水。司馬宣王之平遼東也，斬公孫淵于斯水之上者也。

西南至遼隊縣入于大遼水也。

【水經注 卷一四，二〇頁下， 沮水】 沮水出樂浪鏤方縣，東南過臨沮縣，東入于海。 趙氏一

清曰：「兩《漢志》、《晉志》、《魏志》、《隋》、五代志俱無臨沮縣，未知從何得名，此卷中之大可疑者。」

許慎云：「沮水出鏤方，東入海。一曰出沮水縣。」《十三州志》曰，「沮水縣在樂浪東北，鏤方縣在郡東」，蓋出其縣南逕鏤方也。案：「南」，近刻訛作「而」。又此句之下原本空一字。朱謀埠引謝耳伯云：「宋本原缺十二字。」昔燕人衛滿自沮水西至朝鮮。朝鮮，故箕子國也。箕子教民以義，田織，信厚，約以八法，而下知禁，遂成禮俗。戰國時，滿乃王之，都王險城，地方數千里。至其孫右渠，漢武帝元封二年，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討右渠，破渠于沮水，遂滅之。若沮水東流，無渡沮之理。其地今高句麗之國治。余訪蕃使，言城在沮水之陽。其水西流，逕故樂浪朝鮮縣，卽樂浪郡治，漢武帝置，而西北流。故《地理志》曰，「沮水西至增地縣入海」。又漢興，以朝鮮爲遠，循遼東故塞至沮水爲界。考之今古，于事差謬，蓋《經》誤證也。

漢唐地理書鈔

(清)王謨輯。

(中華書局影印本)

【漢唐地理書鈔，《星經》，二頁下】第八星主幽州，常以五寅日候之。甲寅爲元菟，丙寅爲遼東、遼西、漁陽，庚寅爲上谷、代郡，壬寅爲廣陽，戊寅爲涿郡，凡八郡。《後漢書》注引。

【漢唐地理書鈔，《星經》，四頁上】燕地，尾、箕之分壑。召公封於燕，後三十六世與六國俱稱王。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鴈門。南有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有新成、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渤海之安次。樂浪，元菟亦宜屬焉。《史記》正義引。

【漢唐地理書鈔，榮氏《遁甲開山圖》，七頁上】遼東有襄平山，多饒鬼目之菜，生而有神虎、龍、蛇，大魚守之，雲氣覆之，食之令人不飢。《御覽》引。

【漢唐地理書鈔，揚雄《十二州箴·幽州箴》，五頁下】蕩蕩平川，惟冀之別，北阨幽都，戎、夏交偪。伊昔唐、虞，實惟平陸。周永薦臻，迫於獯鬻。晉失其陪，周使不阻。六國擅權，燕、趙本都，東限穢、貊，羨及東胡。強秦北排，蒙公城壇，大漢初定，介狄之荒。元戎屢征，如風之騰，義兵涉漠，偃我邊萌，既定且康，復古唐、虞。盛不可不圖，衰不可或忘。隄潰蟻穴，器漏鍼芒。牧臣司幽，敢告侍旁。

【漢唐地理書鈔，京相璠《春秋土地名》，五頁上】無棣：僖四年《傳》：「北至于無棣」。舊說，

無棣在遼西孤竹縣。

【漢唐地理書鈔，袁山松《郡國志》，三頁上】遼陽縣，故屬遼東，後入元菟。其水西南流，故謂之爲梁水也。《水經注》引。

【漢唐地理書鈔，闕駟《十三州志》，一〇頁下】遼東屬國都尉治昌黎，道有黃龍亭。魏營州刺史治。《水經注》引。

大遼水，自塞西南至安市入海。《水經注》引。

沮水縣，在樂浪東北；鏤方縣，在郡東。《水經注》引。

【漢唐地理書鈔，王隱《晉地道記》，一四頁上】孤竹，在肥如南十二里，秦之離支縣，漢令支也。《路史》引。

【漢唐地理書鈔，《太康地記》，四頁上】樂浪遼城縣有碣石山，長城所起。《史記》注引。

【漢唐地理書鈔，《大魏諸州記》，六頁上】肥如城西十里有濡水，南流注逕孤竹城西，右合兀水也。《水經注》引。

海陽城西南有陽樂城，其水又西南入於沮水。《水經注》引。

令支城南六十里有海陽城。《水經注》引。

黃龍城西南有白狼河，東北流，附城東北下。《水經注》引。

白狼水入遼也。《水經注》引。

【漢唐地理書鈔，顧野王《輿地志》，一九頁上】反踪城，魏明帝景初三年（二三九），以遼東新沓縣吏民渡海來去，還於此地置新沓縣以居之，屬齊郡。《寰宇記》引。

【漢唐地理書鈔，郎蔚之《隋州郡圖經》，一一頁下】鮮卑山，在柳城縣東南。《御覽》引。

【漢唐地理書鈔，魏王泰《括地志》上，九頁上】百濟國西南海中有大島十五所，皆置邑，有人居，屬百濟。《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

靺鞨國，古肅慎也，在京東北萬里已下，東及北各抵大海。其國南有白山，鳥獸草木皆白。其人處山林間。土氣極寒，常爲穴居，以深爲貴，至接九梯。養豕，食肉，衣其皮；冬以豬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貴臭穢不潔，作廁於中，圍之而居。多勇力，善射。弓長四尺，如弩；矢用楛，長一尺八寸，青石爲鏃。葬則交木作槨，殺豬積槨上，富者至數百，貧者數十，以爲死人之糧。以土上覆之。以繩繫于槨，頭出土上，以酒灌醑，繩腐而止，無四時祭祀也。《史記·夏本紀》正義引。

孤竹，故城在平州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孤竹國也，姓點氏。《史記·周本紀》正義引。高麗治平壤城，本漢樂浪郡王險城，卽古朝鮮也。《史記·秦始皇本紀》正義引。

【漢唐地理書鈔，魏王泰《括地志》下，二五頁上】穢貊，在高麗南，新羅北，東至大海，西

《史記·留侯世家》正義引。（編者按：原文如此，《史記》正義同。考《寰宇記》，疑下脫「接樂浪」三字。）

朝鮮、高驪、貊、東沃沮五國之地，國東西千三百里，南北二千里，在京師東。東至大海四百里，北至營州界九百二十里，南至新羅國六百里，北至靺鞨國千四百里。《史記·朝鮮列傳》正義引。（編者按：「貊」上疑脫「濊」字。）

靺鞨國，古肅慎也，亦曰挹婁，在京東北八千四百里，南至扶餘千五百里，東及北各抵大海也。《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正義引。

【漢唐地理書鈔，賈耽《郡國縣道記》，一〇頁上】幽都縣，建中二年（七八一）于羅城內廢燕州廢置，在府北一里。其燕州本國，因粟末靺鞨首領突地稽當隋開皇中領部落歸化，處之于營州之界。煬帝八年（六一二），爲置遼西郡，以突地稽爲太守，理營州東二百里汝羅城。後遭邊寇侵掠，又寄理于營州城內。唐武德二年（六一九），改遼西郡爲燕州，仍置總管。六年（六三三），自營州徙居幽州城內，歷代襲爲燕州刺史。建中初，爲朱滔所破滅，尋州廢，因立此縣于故城。《寰宇記》引。

元和郡縣補志

（清）嚴觀輯。

（金陵書局刻本）

【元和郡縣補志卷三，河北道，營州，二五頁上】營州柳城上都督府 戶九百九十七。

《禹貢》冀州之域。虞舜時屬營州。周爲幽州。春秋爲山戎之地。戰國時屬燕。秦、漢爲遼西郡。《十道志》。見《御覽》百六十二。北營營室，故曰營州。《郡國志》。見《御覽》百六十二。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所謂福德之地也，乃營制宮廟，改柳城爲龍城，遂遷都焉，號新宮曰和龍宮。《通典》。孰時有黑龍、白龍各一，鬪于龍山，孰率僚屬觀之，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戲，解角而去，孰大悅，因改宮名。後燕慕容寶、北燕馮跋相繼都之。後魏置營州。後周武帝平齊，其地猶爲高寶寧所據，隋文帝平之，復爲營州。煬帝初，州廢；大業八年（六一二），于州境汝羅故城置遼西郡。武德元年（六一八），改爲營州總管府《通典》。七年（六二四），改爲都督府，以處粟末靺鞨降人。萬歲通天元年（六九六），爲契丹所陷。聖曆二年（六九九），僑治漁陽。開元五年（七一七）遷治柳城。天寶元年（七四二）仍改營州。有平盧軍，按《通鑑》，在營州城內，兵萬六千人。開元初置。東有鎮安軍，本燕郡守捉城，貞元二年（七八六）爲軍。城西四百八十里有渝關守捉城，又有汝羅、懷遠。按《通鑑》，貞觀十九年（六四五）征高麗，李世勣軍發柳城，多張形勢，若出遠鎮者，卽此。巫閭、襄平四守捉城。《唐書》。

州境（編者按：原缺。）

八到 西南至上都三千五百八十九里。西南至東都二千九百一十里。東至遼河四百八十里。南至海二百六十里。西至平州二百里。北至契丹界五十里。東南至故安東府二百七十里。西南至平州三百七十里。西北至契丹七十里。東北至契丹界九十里，契丹衙帳四百里。

貢賦貢：人參，麝香，豹尾，皮，骨髓。

管縣一——柳城 柳城縣中 案本秦縣，屬遼西郡。漢爲無慮、海陽二縣之地。後

魏置柳城縣。隋開皇元年（五八一）改名龍山，十八年（五九八）仍名柳城。唐因之。有東北鎮

醫巫閭山祠。又東有碣石山。《唐書》。石門山在今縣西南。《後漢書》注。秦柳城故城在今

州南。《後漢書》注。邑內有長陵谷，北燕馮跋之弟弘葬所也。《初學記》。邑有平川及狼河。

《初學記》。慕容熙光始三年（四〇三），于縣內築龍騰苑，起景雲臺。《初學記》。有龍山、鮮卑

山，在縣東南二百里。又有青山、白狼山、白狼水。又有漢扶黎縣故城，在東南。其龍山即

慕容皝祭龍所也。有饒樂水，漢故徒河縣城，和龍城。室韋、靺鞨諸部並在東北，遠者六千

里，近者二千餘里。西北與奚接，北與契丹相接。《通典》。冷峴山，在橫山之南。《通鑑》注。

案《通鑑》，顯慶中，以阿史德樞賓爲冷峴道行軍總管，討叛奚，奚降，更以樞賓等出沙磧道討契丹，擒其松漠都督阿卜固

獻東都，是也。天門嶺，在吐護真水北三百里。《通鑑》注。案《通鑑》，聖曆中，李楷固討渤海大祚榮，踰天

門嶺逼之，卽此。有捺祿山。《通鑑》注。案《通鑑》，開元十八年（七三〇）六月，可突干寇平盧，先鋒使張掖烏承玘

破之于此。白山，在五阮關外大荒中。《通鑑》注。案《通鑑》，開元二十年（七三二）幽州節度使趙含章與契

丹可突干戰于此。都山。《通鑑》注。案《通鑑》，開元二十一年（七三三），郭英傑與契丹可突干戰于此，亦名馬都

山。橫水。《通鑑》注。案《通鑑》，開元二十七年（七三九），平盧使烏知義擊叛奚餘黨于此。

太平寰宇記(宋)樂史撰。(光緒八年金陵書局刻本)

編者按：《太平寰宇記》缺乏好的版本。乾隆崇仁樂氏刻本，南昌萬氏刻本和光緒八年金陵書局刻本均有譌奪。本書選錄部分係據金陵本，訂正了一些錯字，並在較重要處用小圓括弧加了少數按語。

【太平寰宇記卷七〇，河北道】涿州……薊州……平州

平州 平州，北平郡，今理盧龍縣。《禹貢》冀州之域。虞十二州爲營州之境。《周官·職方》又在幽州之地。春秋時爲山戎孤竹、白狄肥子二國地。《史記》：「齊桓公北伐山戎，至孤竹。」《爾雅》云：「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戰國時地屬燕。兼天下，爲右北平及遼西二郡之地。漢因之，爲遼西郡之肥如縣。後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擅據，及子康、康子淵，俱得遼東之地，東夷九種皆伏焉。晉屬遼西郡，後魏亦然。隋開皇初，爲右北平郡。十年(五九〇)改爲平州。煬帝即位，又廢州，復爲郡。唐武德二年(六一九)廢郡爲平州，領臨渝、肥如二縣，其年自臨渝移治肥如，仍改肥如爲盧龍縣，更置撫寧縣。七年(六二四)省臨渝、撫寧二縣。天寶元年(七四二)改爲北平郡。乾元元年(七五八)復爲平州。領縣三：盧龍，石城，馬城。四至八到：南至東京，缺；西南至西京二千一百九十五里，西南至長安三千五百里；東北至榆關守捉一百九十里，自關東北至營州五百里，南至海二百里；

西至薊州三百里；北至上谷八十里；西南至馬城縣一百八十里；西北至石城縣一百四十里；西北至盧龍塞二百里；東北至營州七百里。戶：唐開元戶二千二百六十三。風俗：同幽州。人物：……土產：蔓荊子。

盧龍縣，五鄉。本漢肥如縣也，屬遼西郡。應劭曰：「肥子奔燕，〔燕〕封于此。」唐武德三年（六二〇）省臨渝，移平州置此，仍改肥如縣爲盧龍縣，復隋開皇之舊名。藍山，後魏輿地風土記云：「盧龍西四十九里有藍山，其色藍翠重疊，故名之。」碣石山，山海經云：「碣石之山，滙水（按：今《山海經》作「細」）出焉。」在縣南二十三里，碣然而立，在海傍，故以爲名。《晉太康地志》云：「秦築長城，起自碣石。」在今高麗舊界，非此碣石也。臨餘山，本名臨渝山，音訛爲「餘」，有關，通胡之路，在今縣東一百八十里。新婦山，《九州要記》云：「盧龍柳羌城南有新婦山。」盧水，一名大沮水，今名小濡水，北自營州柳城縣界流入。《水經注》云：「玄水出肥如縣北，一名玄子溪。」黃洛水，《水經注》云：「水出盧龍山，南流入于濡水。」卑耳溪，《隋圖經》：「按《管子》云：齊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之溪，見一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袂衣，走馬疾前。管仲曰：『登山之神有俞兒，霸王之君興而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導也；袂衣，示前有水也；右袂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溪，有贊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右方涉，其深至膝。』已涉，桓公

拜曰：『仲父之聖至此！』素河水，《水經注》云：「素河水出令支縣藍山，南與新河合。」黃洛城，殷諸侯之國。令支城，漢縣，屬遼西郡，廢城在今縣界。孤竹城，在今縣東，殷之諸侯即伯夷、叔齊之國。又按《縣道記》云：「孤竹城在肥如縣南十二里。」《史記》謂「齊桓公伐山戎，北至孤竹」。又《隋圖經》云：「孤竹城，漢靈帝時遼西太守廉翻夢人曰：『孤竹君之子，伯夷之弟，遼海漂吾棺，聞君仁善，願見藏覆。』明日水際見浮棺於津，收之，乃爲改葬，吏人嗤笑者，皆無疾而死。今改葬所尙存，祠在山下極巖。」朝鮮城，卽殷箕子受封之地，今有廢城。遼西城，漢爲郡于此，廢城在今郡東。秦長城，秦使蒙恬輔其子扶蘇之所築，東西長萬里，杞梁妻哭城崩，得夫骨，卽此城也。盧龍道，《魏志》云：「曹公北征烏丸，田疇自盧龍道引軍出盧龍塞，塹山堙谷，五百餘里，逕白檀，歷平岡，登白狼，望柳城」，卽此道也，一謂之盧龍塞，在今郡城西北二百里。望海臺，漢武所立，登之以望海。

石城縣，西二百四十一里。二鄉。漢舊縣，取碣石立如城以名之，屬右北平。唐貞觀十五年（六四二），于故臨渝縣城置臨渝縣。萬歲通天二年（六九七）改爲石城，復漢舊名。碣石，始皇使燕人盧生求羨門，刻碣石。漢武登之望海。當山有大石如石柱，號曰天橋柱，往往望而立於巨海之內，狀如人造，然非人力所能成也。

馬城縣，南一百七十二里。二鄉。唐開元二十八年（七四〇）析盧龍縣置。

【太平寰宇記卷七十二，河北道】 媯州 營州 檀州 燕州 威州 自威州以下三十二州廢。

媯州 媯州，媯川郡，今理懷戎縣。《禹貢》冀州之域，星分尾宿。虞舜暨周則爲幽州之域。

《帝王世紀》云：「涿鹿于《周官》幽州之域也。」春秋、戰國並屬燕國。《漢書·地理志》云：「燕有上谷」。秦置三十六郡，爲上谷郡地。漢爲潘縣地。晉屬廣甯郡。後魏孝明帝廢之。北齊置北燕州。隋廢，屬涿郡。唐武德七年（六二四）討平高開道，置北燕州，因齊舊名，領懷戎一縣。貞觀八年（六三四）改爲媯州，因其中媯水爲名。長安二年（七〇二）移治舊清夷軍城，兼管清夷軍兵萬人。天寶元年（七四二）改爲媯川郡。乾元元年（七五八）復爲媯州。元領縣二，今一：懷戎。一縣廢：媯川。四至八到：南至東京缺；西南至西京一千八百五里；西南至長安二千七百四十五里；東至檀州二百五十里；南至幽州二百九十里；西至蔚州二百九十里；北至張說新築長城九十里，又云至廣遼城，舊名白雲城，一百八十里；東南至幽州一百五十里；西南至蔚州二百四十里；東北至長安城爲界九十八里。戶：唐天寶戶二千二百六十三。風俗：同幽州。人物：……土產：麝香，樺皮，胡鹿，人參。

懷戎縣，二鄉。本漢潘縣也，屬上谷郡。《晉太康地志》：「潘縣更屬廣甯郡。」魏孝昌中廢。高齊天保六年（五五五）于此置懷戎縣。唐武德七年（六二四）改置北燕州。貞觀八年

(六三四)改北燕州爲媯州，縣屬不改。鳴雞山，在縣東北七十里，本名磨笄山。昔趙襄子殺代王，夫人曰：「代已亡矣，吾將何歸！」遂磨笄于此山而自殺。代人憐之，爲立祠焉，因名其山爲磨笄山。……歷山，《後魏輿地圖風土記》云：「潘城西北三十里有歷山，形如覆釜，故以名之。……」橋山，山有祠，黃帝葬此。《山海經》云：「大荒內有軒轅臺，射者不敢西向，畏軒轅故也。……」大翻山、小翻山，上有王仲廟。……涿鹿山，山下有涿鹿城，亦涿水出焉。羹頡山，黃帝祠，有泉湛而不流，卽古阪泉也。今在城東二百步。小甯城，本大甯中。班邱仲^班或作^瑕居於延水側，常賣藥於甯，百餘年。後地動宅壞，仲與里內數十家皆死。人有孔氏，入取仲尸，棄于延水，收其藥賣之。仲被裘從而詰之，此人大恐怖，叩頭求哀。仲曰：「恨汝使人知我耳，吾去矣。」遂爲夫餘王驛使後乘，來至甯，北方人謂之謫仙。地裂溝……阪山，出冢山。阪山，《史記》：「軒轅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燕長城，《史記》云：「燕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造陽卽媯之地名也。舜井……造陽，按《漢書》：「武帝破匈奴，取河南地，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與胡。」韋昭云：「地名，在上谷。」《晉太康地記》云：「在五原塞之北九里，謂之造陽」，此疑誤矣。

媯川縣，一鄉。唐天寶後析懷戎縣置，尋廢。

營州

營州，柳城郡，今理柳城縣。按唐《開元十道畧》云「舜築柳城」，卽知虞舜以前已有柳城之地。在《禹貢》冀州之域。在十二州，因有營州之稱。《爾雅》云：「齊曰營州。」又《郡國志》云「地當營室分，故曰營州」。殷時爲孤竹國。春秋時爲山戎之地。戰國時其地復屬燕。《史記》云：「燕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遼西、右北平郡。」秦并天下，置遼西郡。兩漢因之。《前漢·地理志》：「遼西郡領臨渝、且慮等十四縣。」《後漢書》云：「遼西郡，烏丸、鮮卑、蹋頓所居。」又《十六國春秋·慕容皝傳》云：「柳城之北，龍山之南，所謂福德之地也，可營制規模，築龍城，構宮廟，改柳城縣爲龍城。九年，遂遷都龍城，入新宮。十二年，號新宮曰和龍宮。」皝子儁遷都於鄴。儁子暉爲苻堅所滅。後燕慕容垂又居焉。慕容熙爲北燕馮跋所殺。至馮弘太興元年（四三二）省遼西郡。弘爲，（按：「爲」疑「死」之譌。）後魏又于平州界立遼西郡，屬平州。周建德中平齊，其地猶爲高寶寧所據。隋開皇三年（五八三）討平寶寧，復以其地置營州。煬帝初，州廢，又置柳城郡。唐武德元年（六一八）改爲營州總管府，領遼、燕二州，領柳城一縣。七年（六二四）改爲都督府，督營、遼二州。貞觀二年（六二八）又督昌州。三年（六二九）又督師、崇二州。六年（六三三）又督順州。十年（六三六）又督慎州。今督七州。萬歲通天二年（六九七）爲契丹李萬榮所陷。神龍元年（七〇五）移府于幽州界置，仍領漁陽、玉田二縣。開元四年（七二六）復移還柳城。八年（七二〇）又往就漁陽。十一年（七二三）又還柳城舊

治。天寶元年（七四二）改爲柳城郡。乾元元年（七五八）復爲營州。領縣一：柳城。四至八到：東至東京缺，西南至西京四千二百一十里，西南至長安五千里，東至遼河，南至大海三百四十里，西至平州七十里，「十二作百」。北至秦長城二百七十里，至契丹界濕水四百里，東南至保定軍，舊安東都護府，一百七十里，一作「二百」。西南至平州七百里，西北至契丹界七十里，東北至契丹界九十里，自界至契丹牙帳四百里。戶：唐天寶戶九百九十七。風俗：同幽州。人物：……唐李光弼，營州柳城人，侍中、臨淮王。弟光進，太子太保、涼國公。……土產：豹尾，麝香，絹。畜宜牛、馬、羊、豕。

柳城縣，四鄉。漢柳城地，屬遼西郡。室韋、靺鞨諸部並在東北，遠者六千里，近者二千里。西北與奚接界，北與契丹接界。慕容皝改爲龍城縣。隋文改爲龍山，尋又改爲柳城縣。龍山，在郡東南。《十六國春秋》：「慕容皝十二年，黑白龍各一見于龍山。皝親率羣寮觀龍，去二百餘步，祭之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大悅，赦境內，號新宮曰和龍宮。又築苑，因起景雲殿。」扶黎，故城在今縣東南。其地帶龍山，卽慕容皝祭龍之所。鮮卑山，在縣東南二百里。《十六國春秋》：「慕容廆代居遼左，號曰東胡，其後雄昌，與匈奴並盛。秦、漢之際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復以山爲號。」棘城之東塞外又有鮮卑山，在遼西之西北一百里，與此異山而同號。白狼山，《魏志》：「曹公引

軍出盧龍塞，塹山堙谷，五百餘里。未至柳城二百里，袁尙、袁熙與蹋頓將數萬騎逆軍。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操登高望虜陣不整，縱兵擊之，虜衆大潰，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郡國志》云：「白狼山一名鹿首山。魏武于此山逢獅子……」

馬首山，渡遼之要路經此。泊滋山……長谷，《十六國春秋》云：「馮跋弟弘爲亂，而跋驚死，弘葬之長谷」，卽此。白狼水，《魏氏風土記》云：「黃龍城西南有白狼河，東北流，附城東北下」，卽此水也。彭盧水，一名盧河水，卽唐龍水也。《後魏輿地圖風土記》云：「水至徒河入海，與地平，故曰平盧。」今語訛爲彭盧水。徒河城，漢縣，有廢城在今郡東北。有山曰青山，在東北九十里。棘城，卽顛頊之墟也，在郡東南一百七十里。交黎城，漢縣也，屬遼西郡，後漢改爲昌黎縣。營邱城，《後魏輿地圖記》云：「舜分齊營州之域，燕西置營邱郡于其城內。」《十六國春秋》：「慕容廆東遷徒河縣，置營郡北鎮。」室韋、靺鞨諸部並在東北，遠者六千里，近者二千里。斯地西北與奚接，正北與契丹接。醫巫閭山，祠在縣東五十里。

檀州 檀州，密雲郡，今理密雲縣。《禹貢》冀州之域。春秋及戰國並爲燕國，北戎所居。《漢書地理志》云：「燕東有漁陽」。秦并天下，漁陽郡不改。在漢領白檀等十二縣。歷魏、晉如之。《漢書》云：「將軍李廣弭節白檀」。又《魏書》云：「曹公越北塞，歷白檀，破烏丸于

柳城。」按《續漢書》云，白檀縣卽右北平今州是也。至後魏，因置密雲郡，兼置安州，取懷安之義也。後周改安州爲玄州。《隋圖經》云：「開皇初，徙玄州于漁陽，今漁陽郡是也。至十八年（五九八）又割幽州燕樂、密雲二縣，于舊玄州置檀州，取漢白檀縣爲名。大業三年（六〇七）罷州爲安樂郡。」唐武德元年（六一八）改爲檀州。按《開元十道要略》云：「以斯地爲燕之邊陲，管障塞軍五千。」天寶元年（七四二）改爲密雲郡。乾元元年（七五八）復爲檀州。領縣二：密雲，燕樂。四至八到：東至東京缺；西南至西京一千八百三十五里；西南至長安二千六百九十五里；東至薊州二百一十七里；南至幽州潞縣界五十五里；西至幽州昌平縣一百五十里；北至長城四十五里；東南至薊州一百九十里；西南至幽州一百九十里；西北至媯州二百五十里；東北至長安障塞一百一十里。戶：唐天寶戶六千六十四。風俗：同幽州。土產：貢安東府人參。

密雲縣，九鄉。本漢庠奚縣也。《漢書·地理志》，庠奚屬漁陽郡。桃花山，《郡國志》云：「桃花山在漁陽西北十五里。」螺山水，一名赤城河，卽沽水也，東北塞外流入。

桑溪，《水經注》云：「三城水經伏凌山南，與石門水合。是水有桑溪之名，蓋源出桑溪故也。右注鮑邱水。」鮑邱水，《水經注》云：「鮑邱水又東南，龍芻溪水注之」，是也。

燕樂縣，東北七十五里。今四鄉。本漢庠奚縣地也，屬漁陽郡。按庠奚縣，今密雲縣是也。

後魏于此置廣陽郡，有長城。隋改爲長陽郡，後廢。舊治白檀故城，唐長壽二年（六九三）移治新〔興〕城，卽今治也。石門水，《水經注》云：「石門水在燕樂縣北，與桑溪水合。」

燕州 燕州，歸德郡，今理遼西縣。星分尾宿。秦爲上谷郡地。歷代土地所屬與范陽

同。《釋名》云：「燕，宛也。在涿鹿山南，宛宛然以爲國都也。」置在幽州，領靺鞨，本粟末（按：「粟」當作「粟」下同）靺鞨別種也。隋《北蕃風俗記》云：「初，開皇中，粟末靺鞨與高麗戰，不勝，有厥稽部渠長突地稽者，率忽使來部，窟突始部、悅稽蒙部、越羽部、步護賴部、破奚部、步步括利部，凡八部，勝兵數千人，自扶餘城西北舉部落向關內附，處之柳城。」乃燕郡之北，煬帝大業八年（六一二）爲置遼西郡，並遼西、懷遠、瀘河三縣以統之，取秦、漢遼西郡爲名也。唐武德元年（六一八）改爲燕州總管府，領遼西、瀘河、懷遠三縣，其年廢瀘河縣。六年（六三三）自營州南遷，寄治於幽州城內。貞觀元年（六二七）廢都督府，仍省懷遠縣。開元二十五年（七三七）移治所于幽州北桃谷山。天寶元年（七四二）改爲歸德郡。乾元元年（七五八）復爲燕州。領縣一：遼西。四至八到：東南至東京缺，西南至西京一千八百七十六里，西南至長安二千六百一十三里，東至檀州八十里，西至幽州九十里，西至幽州昌平縣五十里，北至大山五里，西南至沂河五里，東南至後魏廢易京城四十里，西北至乾河山五里，東北至宋城鎮二十五里。戶：唐天寶戶二千四十五。風俗：《春秋說題辭》云：

「箕、尾爲燕，陰氣生，俗貪利，地宜粟。」土產：豹尾，綿貨，栗。《貨殖傳》云：「燕、秦千樹栗。」遼西縣，四鄉。隋大業八年（六一二）置，屬遼西郡，與郡同在汝羅故城之□。十一年（六一五）寄理柳城。唐武德元年（六一八），郡爲燕州，縣屬不改。六年（六三三），燕州寄理幽州，縣亦遷于今所置。

威州自威州以下三十二州廢。

威州，今理威化縣。唐武德二年（六一九）置遼州總管，自燕支

城徙，寄治營州城內。七年（六二四）廢總管府。貞觀元年（六二七）改爲威州，隸幽州大都督，所領戶契丹內稽部落。領縣一：威化。四至八到：兩京道里與涿州同。戶：唐天寶戶六百一十一。

威化縣，後契丹陷營州，乃南遷，寄治於良鄉縣石窟堡，爲威化縣，州治也。

慎州

慎州，今理逢龍縣。

唐武德初置，隸營州，領涑沫靺鞨烏素固部落。萬歲通天二

年（六九七）移於淄、青州安置。神龍初，復舊，隸幽州。領縣一：逢龍。四至八到：未詳。戶：唐天寶戶二百五十。

逢龍縣，契丹陷營州後南遷，寄治良鄉縣之故都鄉城，爲逢龍縣，州所治。

思順州

思順州，順義郡，今理賓義縣。

唐貞觀六年（六三二）置，寄治營州南五柳城。天

寶元年（七四二）改爲順義郡。乾元元年（七五八）復爲順州。兩京及四至八到，並與范陽同。

領縣一：賓義。戶：唐天寶戶一千六十四。（按：《舊唐書》作「順州」，無「思」字。）

賓義縣，三鄉。郡所理在幽州城內。北鎮醫巫閭山廣寧祠接營州界。

歸順州

歸順州，今理懷柔縣。

其地乃燕之北境。燕太子丹使荆軻獻地圖，蓋謂此地，

卽元順州之北境。唐開元四年（七一六）置，爲契丹松漠府彈汗州部落，領懷柔一縣。天寶元年（七四二）改爲歸化郡。乾元元年（七五八）復爲歸順州。自祿山之亂，此地因陷入胡。領縣

一：懷柔。四至八到：東至東京缺；西南至西京一千八百五十里；西南至長安二千七

百里；東至薊州二百一十五里；南至幽州八十五里；西至媯州二百里；北至檀州七十五里；東南至薊州同上；西南至幽州同上；西北至媯州缺；東北至檀州缺。戶：唐天寶戶

一千三十七。

懷柔縣，州所治。

玄州

玄州，今理靜蕃縣。

隋開皇初置，處契丹李去閭部落。萬歲通天二年（六九七）移

于徐、宋州安置。神龍元年（七〇五）復舊。今隸幽州。領縣一：靜蕃。戶：唐天寶戶六

百一十八。

靜蕃縣，州治所，范陽縣之魯泊村。

崇州

崇州，今理昌黎縣。

唐武德五年（六二二）分饒樂郡都督府，置崇州、鮮州，處奚可

汗部落，隸營州都督。領縣一：昌黎。戶：唐天寶戶二百。

昌黎縣，唐貞觀二年（六二八）置北黎州，寄治營州東北廢陽師鎮。八年（六三四）改爲崇州，置昌黎縣。契丹陷營州，徙治于路縣之古路城，爲縣。

夷賓州 夷賓州，今理來蘇縣。唐乾封中于營州界內置，處靺鞨愁思領部落，隸營州都督。

萬歲通天元年（六九六）遷于徐州。神龍初，還隸幽州都督。領縣一：來蘇。戶：唐天寶領戶一百三十。

來蘇縣，自徐州還，寄治於良鄉縣之古廣陽城，爲縣。

師州 師州，今理陽師縣。唐貞觀三年（六二九）置，領契丹、室韋部落，隸營州都督。萬

歲通天元年（六九六）遷于青州安置。神龍初，還隸幽州都督。領縣一：陽師。戶：唐天寶戶三百一十四。

陽師縣，貞觀初，置州于營州東北廢陽師鎮，故曰師州。神龍初，自青州還，寄治于良鄉之故東閭城，爲州治，縣在焉。

鮮州 鮮州，今理賓徒縣。唐武德五年（六三二）分饒樂郡都督府奚部落置，隸營州都督。萬歲通天元年（六九六）遷于青州安置。神龍初改隸幽州。領縣一：賓徒。戶：唐天寶領戶一百七。

賓徒縣，初治營州，自青州還，寄治潞縣之古路城。

帶州 帶州，今理孤竹縣。 唐貞觀十九年（六四五）於營州界內置，處契丹乙失革部落，隸

營州都督。萬歲通天元年（六九六）遷于青州安置。神龍初，還隸幽州都督。領縣一：孤

竹。戶：唐天寶戶五百六十七。

孤竹縣，舊治營州界。營州陷契丹後，寄治於昌平縣之清水店，爲州治也。

黎州 黎州，今理新黎縣。 載初二年（六九〇）析慎州置，處浮渝靺鞨烏素固部落，隸營州

都督。萬歲通天元年（六九六）遷于宋州管治。神龍初，還，改隸幽州都督。領縣一：新

黎。戶：唐天寶戶五百六十九。

新黎縣，自宋州還，寄治于良鄉縣之故都鄉城。

沃州 沃州，今理濱海縣。 載初年中，析昌州置，處契丹松漠部落，隸營州。州陷契

丹，乃遷于幽州，隸幽州都督。領縣一：濱海。戶：唐天寶戶一百五十九。

濱海縣，沃州本寄治于營州城內，州陷契丹，遷于薊縣東南迴城爲治所。

昌州 昌州，今理龍山縣。 唐貞觀二年（六二八）置，領契丹松漠部落，隸營州都督。萬歲

通天二年（六九七）遷于青州安置。神龍初，還隸幽州。領縣一：龍山。戶：唐天寶戶二

百八十一。

龍山縣，唐貞觀二年（六二八）置州于營州東北廢靜蕃戍。七年（六三三）移治於三合鎮。營州陷契丹，乃遷于安次縣古常道城，爲州治。

歸義州 歸義州，今理歸義縣。總章中置，處海外新羅，隸幽州都督。領縣一：歸

義。戶：舊領戶一百九十五。

歸義縣，在良鄉縣之故廣陽城，州所理也。

瑞州 瑞州，今理來遠縣。唐貞觀十年（六三六）置于營州界，隸營州都督，處突厥烏突汗

達于部落。咸亨中改爲瑞州。萬歲通天二年（六九七）遷于宋州安置。神龍初，還隸幽州都督。領縣一：來遠。戶：唐天寶戶一百九十五。

來遠縣，舊縣在營州界。州陷契丹，移治于良鄉縣之故廣陽城。

信州 信州，今理黃龍縣。唐萬歲通天元年（六九六）置，處契丹乙失活部落，隸營州都

督。二年（六九七）遷于青州安置。神龍初，還隸幽州都督。領縣一：黃龍。戶：唐天寶戶四百一十四。

黃龍縣，州所治，寄治范陽縣。

青山州 青山州，今理青山縣。唐景雲元年（七一〇）析玄州置，隸幽州都督。領縣一：

青山。戶：舊領戶六百三十二。

青山縣，寄治于范陽縣界水門村。

凜州 唐天寶初置于范陽縣界，處降胡。戶：舊領戶六百四十八。

安東都護府 安東都護府。唐總章元年（六六八）九月，司空李勣平高麗。高麗本五部，一百七十六城，戶六十九萬七千。其年十二月，分高麗地爲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縣，置安東都護府于平壤城以統之，用其酋渠爲都督、刺史、縣令，令將軍薛仁貴以兵二萬鎮安東府。上元三年（六七六）二月，移安東府于遼東郡故城置。儀鳳二年（六七七）又移于新城。聖曆元年（六九八）六月，改爲安東都督府。神龍元年（七〇五）復爲安東都護府。開元二年（七二一）移安東都護于平州置。天寶元年（七四二）移于遼西故郡城置。至德後廢。四至：南至東京缺；西南至西京三千八百二十里；西南至長安四千六百二十五里。戶：領戶一千五百八十二。

新城州都督府，遼城州都督府，哥勿州都督府，建安州都督府，南蘇州，木底州，蓋牟州，代那州，倉巖州，磨米州，積利州，黎山州，延津州，安市州——凡此十四州並無城池，皆高麗降戶，散在諸軍鎮，以其酋爲都督、刺史羈縻之。戶：唐天寶戶五千七百一十八。

右自燕州以下十七州，皆東北蕃降胡，散處幽州、營州界內，以州名羈縻之，無所役屬。祿山之亂，一切驅之爲寇，遂擾中原。至德之後，入據河朔，其部落之名無存者。今記唐天

寶之故跡地理焉。

【太平寰宇記，卷一七二，東夷總述，四頁下】東夷之地，自胸山而東，其北則樂浪、朝鮮、遼東，其南則越、閩、晉安、泉州之東，今泉州濱海，極望海中，諸夷國可見焉。皆其域也。昔周武王封殷太師箕子于朝鮮，而遼東則戰國時燕地，而帶方、眞番、玄菟皆漢之郡，後皆爲東夷之地矣。蓋先王之時，罔不率俾。夏太康失德，夷人始叛。至桀，而諸夷內侵。殷仲丁伐藍夷。後雖凌暴諸夏，而其境則遼海之東焉。遼故燕地，秦爲徼外。秦亂，而中國人多往避地焉。漢興，修遼東故塞，至涓水爲界，屬燕。燕王盧綰反，燕人衛滿亡命而出塞，渡涓水，居秦故空地，王之，地方數千里。至漢武破之，以朝鮮爲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後漢末，公孫康據而有之，魏景初元年（二三七）乃滅。後魏、周、齊以來，高麗強盛，隋煬帝三征之，初渡遼而敗。再行次遼水征之，而楊玄感反。又將征之，而天下亂。至唐高宗時，乃滅之，其餘具于本國矣。

【太平寰宇記，卷一七二，東夷，朝鮮，五頁下】朝鮮，晉張華曰：「朝鮮有泉水、洌水、汕水，三水合爲洌水。疑樂浪，朝鮮取名于此也。」汕，所晏切。（按：《史記集解》：張華作「張晏」，「泉水」作「濕水」。）周封箕子之國。昔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見《尚書大傳》。箕子教以禮義、田蠶，作八條之教，無門戶之閉，而人不爲盜。其後四十餘代，至戰國時，朝鮮侯亦僭稱王。始全燕時，略屬焉，而置吏，築鄣塞。其後燕王盧綰反，入匈奴，燕人

衛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椎結，蠻〔夷〕服，東走出塞，渡涇水，擊破朝鮮王準，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屬眞番、朝鮮諸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地名，在涇水東。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卽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是故滿得以威力侵其旁小邑，眞番、臨屯皆來服屬，地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誘漢亡人滋多。武帝元封二年（前一〇七），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之。三年（前一〇八），朝鮮人殺右渠來降，遂定其地，因立爲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今悉爲東夷之地也。昭帝時，罷臨屯、眞番以併樂浪、玄菟。自此內屬。

四至 秦滅燕，屬遼東外徼。秦遼東郡，今安東府之地。及秦亂，中國人或往避地者數萬口。漢興，爲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涇水爲界。武帝時卽爲四郡之地。

土俗物產 始箕子以八條之教，世得其理。自漢內屬以後，風俗稍薄，法禁亦復多，至于六十餘條。按《四夷志》云：「東方仁，故其俗頗有中國之風。孔子欲居九夷，又聞鄭子述烏官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也。」其俗土著，喜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

【太平寰宇記卷一七二，東夷，濊國，七頁上】濊，亦朝鮮之地，後漢光武封其渠帥爲縣侯，皆歲時朝貢。無大君長；漢以來，其官有侯、邑君、三老，統主下戶。其耆舊自謂與高句麗同種，言語法俗大抵相類。魏齊王正始六年（二四五），濊侯等舉邑降，四時詣樂浪、帶方

二郡朝謁，並今東夷之地。有軍征賦調如華人焉。

四至 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西接樂浪。

土俗物產 其人性謹愿，少嗜慾，有廉恥。男女衣皆著曲領，男子繫銀花廣數寸以爲飾。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分，不得輒相干涉。同姓不婚。多所忌諱，疾病死亡，卽棄舊宅。知種麻、養蠶、作綿布。又頗曉氣候星宿，先知年歲豐約。不以珠玉爲寶。又祭虎，以爲神。其邑落有侵犯者，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爲責禍。少寇盜。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能步戰。樂浪檀弓出其地。又多文豹。有果下馬，高三尺。其海出班魚皮。漢時恆獻之。

【太平寰宇記，卷一七二，東夷，百濟國，七頁下】百濟，卽後漢末夫餘王尉仇台之後。後魏時，百濟王上表云：「臣與高麗源出夫餘」也，初以百家濟海，因號百濟。晉時句麗既略有遼東，而百濟亦據有遼西、晉平二郡地。今營、平二州之間也。自晉以後，吞併諸國，據有馬韓地。晉代授蕃爵，自置百濟郡。義熙中，以百濟王夫餘腆爲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宋、齊、梁並遣使朝貢，授官封。其人土著，地多下濕，率皆山居。其王都有東西二城，號建居拔城。王號于羅瑕，百姓呼爲韃吉支。夏言並「王」也。王妻號于陸。夏言「妃」也。官屬有十六品。左平一品，達率二品，恩率三品，德率四品，扞率五品，祭率六品，以上冠飾銀花，將德七品，

紫帶；施德八品，皂帶；固德九品，赤帶；季德十品，青帶；對德十一品，文督十二品，皆黃帶；武督十三品，佐軍十四品，振武十五品，剋虞十六品，皆白帶。統兵以達率、德率、扞率爲之，人庶及餘小城咸分隸焉。其國用法：叛逆者，死；殺人者，以奴婢三人贖；官人受財及盜者，三倍追贓。其王以四仲月祭天及五帝之神，每歲四祠其始祖仇台之廟。大姓有八族，謂沙氏、燕氏、劼氏、劼音狹、解氏、眞氏、國氏、木氏、昔氏、昔音白。國西南人島居者十五所，皆有城邑。後魏孝文帝遣衆征破之。後其王牟大爲高句麗所破，衰弱累年，遷居南韓舊地。

隋初，其王夫餘璋遣使貢方物，拜爲帶方郡公、百濟王。唐武德四年（六二二），其王夫餘璋遣使獻果下馬。與新羅世爲仇讐。貞觀十六年（六四二）與高麗通和，以絕新羅入朝之道。太宗新征高麗，百濟恨之，數年之間，朝貢遂絕。顯慶五年（六六〇），蘇定方討平之，因虜其王義慈以歸。其地舊有五部，分統三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萬戶。至是，以其地分置熊津、馬韓、東明、金連、（按：《新唐書》作「漣」）德安等五都督府，以其酋渠爲都督（府）、刺史、縣令，命右衛郎將王文度爲〔熊津〕都督，總兵以鎮之。至麟德三年（六六六），其舊地沒于新羅，城旁餘衆後漸寡弱，散投突厥及靺鞨，其主夫餘崇竟不敢還舊國，土地盡沒于新羅、靺鞨，夫餘氏君長因之遂絕。義慈事親以至孝聞，友于兄弟，時人號爲「海東曾、閔」。及至京數日，病

卒，葬於孫皓、陳叔寶墓側。

四至 其地東西四百里，南北九百里。南接新羅，北距高麗千餘里，西限大海。過海至越州。處小海之南。南渡海，卽至倭國。

土俗物產 其衣服，男子略同于高麗。拜謁之禮，兩手據地爲敬。婦人衣似袍而袖微大；在室者編髮盤于首，後垂一道爲飾，出嫁者乃分爲兩道焉。兵有弓箭、刀稍。重騎射。兼愛墳史，其秀異者頗解屬文。又解陰陽五行。用宋元嘉曆，以建寅月爲歲首。亦解醫藥、卜筮、占相之術。有投壺、樗蒲等雜戲，然尤尙奕棋。僧尼寺塔甚多，而無道士。賦稅以布、絹、麻、木等。婚娶之禮，略同華俗。父母及夫死，三年持服，餘親則葬訖除之。氣候溫煖，五穀、雜果、蔬菜及酒醴、肴饌、樂器之屬，多同于內地，惟無駝、驢、驛、羊、鵝、鴨等。西南海中有三島，其上多黃漆樹，似小擾樹而大，（按：萬氏刻本「擾」作「棕」。）六月輒取其汁，漆器物色如黃金，其光奪目。

【太平寰宇記，卷一七二，東夷，三韓國，一〇頁下】馬韓，後漢時通焉。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三韓之地，凡大小共七十八國，或云百濟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地各方四千餘里。（按：《後漢書》「各」作「合」。）東西以海爲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爲辰王，都目支國，盡王三韓之地。其諸國王先皆是馬

韓種焉。辰韓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適韓，韓割東界地與之，有城柵，其言語有類秦人，由是或謂之秦韓。其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代相係襲，辰韓不得自立爲王，明其流移之人故也。其俗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爲徒。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次有儉側，次有樊濊，（按：「濊」，《後漢書》作「祗」。）次有殺奚，次有邑借。皆其官名。人文身步戰，（按：萬氏刻本，人作「其人皆」。）兵仗與馬韓同。弁韓與辰韓雜居，城郭、衣服皆同，言語、風俗、祀神有異。（按萬氏刻本作「風俗亦相似，惟祠祭鬼神有異。」）施竈皆在戶西。初，朝鮮王準爲衛滿所破，乃將其餘衆數千人入海，攻馬韓，破之，自立爲韓王。準後滅絕，馬韓人復自立爲辰王。後漢光武時，韓人廉斯人蘇馬謨等詣樂浪貢獻，帝封蘇馬謨爲漢廉斯邑君，使屬樂浪郡。靈帝末，韓、濊並盛，郡縣不能制，百姓苦亂，多流亡入韓者。建安中，公孫康分屯有、有鹽二縣以南荒地爲帶方郡，（按：《魏志》僅作「分屯有縣以南」，無「有鹽二」三字；此文蓋从《通典》。）因遣公孫模、張敞收遺民，伐韓、濊，舊民稍出，是後倭、韓遂屬帶方郡。魏明帝初，遣帶方太守劉昕、樂浪太守鮮于嗣越海定二郡，部從事吳林以樂浪本統韓國，分割辰韓八國以屬樂浪。晉武帝咸寧中，馬韓主來朝，自後無聞。按三韓尋爲百濟、新羅所併。

四至 馬韓在西，五十有四國，其北與樂浪接，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韓在辰韓之南，亦有十二國，與倭接。

土俗物產 馬韓人知田蠶，作綿布。出大栗，如梨。有細尾雞，尾長五尺。邑落雜居，亦無城郭。作土室，形如冢，開戶在上。不知跪拜，無長幼男女之別，少綱紀。國邑雖有主帥，不能相制御。其葬，有棺無槨。不知騎乘牛馬，不貴金寶錦鬪，惟重瓔珠，以綴衣爲飾，及懸頸垂耳。大率皆魁頭露髻，魁，科也。布袍草履。其人勇壯，少年有築室作力者，輒以繩貫脊皮，以杖捶繩，嚙呼爲健，終日力作，不以爲痛。善用弓楯矛櫓，雖有鬪爭攻戰，而貴相屈服。俗重鬼神，常以五月耕種畢祭鬼神，晝夜酒會，羣聚歌舞，舞輒數十人相隨，踏地爲節；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諸國邑各以一人主祭天地，號天君。又立蘇塗，有似浮屠。建大木以懸鈴鼓，事鬼神。其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又有州胡，在馬韓之海西大島上，其人差短小，語言不與韓同，皆髡頭如鮮卑，衣草衣，有上無下。好養牛、豕，乘船往來貨市韓中。辰韓，其地肥美，宜五穀，知蠶桑，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以禮。其俗男女有別。以大鳥羽送死，其意欲使死者神魂飛揚也。國出鐵，韓、濊、倭皆從取之；凡諸市易皆用鐵，如中國用錢刀，又以供給二郡。俗喜歌舞，飲酒、鼓瑟。瑟形如筑，彈之有音曲。兒生，便以石壓其頭，欲令其扁，故辰韓之人皆扁頭。男女近倭。（按：據《魏志》「倭」下有「亦文身」。）弁韓，其俗、衣服，皆與辰韓同。

【太平寰宇記，卷一七三，東夷，高句麗國，一頁上】高句麗，後漢朝貢，云本出于夫餘。先

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閉于室內，爲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因有孕生卵，大如五升。夫餘棄之與犬，犬不食；與豕，豕不食；棄于路，牛馬避之；棄于野，衆鳥以毛茹之。王剖之不破，以還其母。母以物裹置煖處，有一男破殼而生，及長，名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國人以非人所生，欲殺之。朱蒙棄夫餘東走，渡普述水，至紇升骨城，遂居之，號曰高句麗國，因以高爲氏，子孫繼立。至漢武元封三年（前一〇八），滅朝鮮，置玄菟郡，以高句麗爲縣以屬之。賜以冠幘、朝服、鼓吹，常從玄菟郡授之。後稍驕，不復詣郡，但于東界築小城受之，遂名此城爲幘溝婁。溝婁者，句麗名城也。王莽時，發句麗兵以伐匈奴，其人不欲行，皆亡出塞，爲盜。王莽更名高句麗王爲下句麗侯，于是貊人寇邊愈甚。光武建武八年（三三），遣使朝貢，因復其王號。凡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消奴部爲王，稍微弱，後桂婁部代立。其置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雛大加、主簿、優台、使者、卓衣先人。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皆著幘，如冠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之，沒入妻子爲奴婢。兵器有甲弩弓箭戟稍矛鋌。習戰鬪，好寇鈔，沃沮、東濊皆屬焉。又有小水貊。句麗作國依水而居。漢遼東郡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麗別種依小水作居，因名之爲小水貊也。地出好弓，所謂貊弓是也。（按：「小水貊」以下，文有譌奪。當从《魏志》作「依大水而居」，註文爲正文；「也」、「地」二字疑衍。）

後句麗王宮，生而開目能視，國人懷之，及長勇壯，和帝時頻掠遼東、玄菟等郡。宮死，玄菟太守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尙書陳忠曰：「宮前桀黠，光不能討，死而擊之，非義也。宜遣弔問，因責讓前罪，赦不加誅。」安帝從之。明年（二二二），宮子遂成還漢生口，詣玄菟降。詔曰：「自今以後，不與縣官戰鬪，而自以親附送生口者，皆與贖直，縑人四十匹，小口半之。」自爾率服，東陲少事。

其後王伯固死，有二子，長曰拔奇，少曰伊夷模，國人立伊夷模爲王。自伯固時，數寇遼東，又受亡胡五百餘家。獻帝建安中，拔奇怨爲兄而不得立，與消奴部各將下戶三萬餘口，詣公孫康降，還住沸流水。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模更作新國，都于丸都山下。拔奇遂往遼東，有子留句麗國，古雛加駁位居是也。伊夷模死，子位宮立。

始位宮曾祖名宮，生而開目能視，及長而勇壯；今王生亦能視，句麗呼相似爲「位」，以其生似曾祖，故名之爲位宮。位宮有勇力，便鞍馬。魏齊王正始三年（二四二），位宮寇西安平。遼東屬邑。五年（二四四），幽州刺史毋丘儉將萬人出玄菟討之，戰于沸流，位宮敗走。儉追至靚峴，懸車束馬，登丸都山，屠其所都，斬首虜萬餘級。六年（二四五），儉復討之，位宮輕騎將諸加奔沃沮。儉使王頎追之，絕沃沮千餘里，到肅慎南界，刻石紀功；又刊丸都山、銘不耐城而還。

至位宮五葉孫釗，晉康帝建元初（三四三），慕容皝率兵伐之，大敗，單馬奔走，皝乘勝追至九都，焚其宮室，掠男女五萬餘口以歸。釗後爲百濟所殺。其後，慕容寶以句麗王安爲平州牧，封遼東、帶方二國王。安始置長史、司馬、參軍官，後略有遼東郡。至孫高璉，晉安帝義熙中，遣長史高翼獻赭白馬，以璉爲都督營州諸軍事、高麗王、樂浪郡公。宋元嘉中，又獻馬八百匹。自東晉、宋至于齊、梁、後魏、周，其王皆受南北兩朝封爵，分遣貢使。初，後魏時置諸國使邸，齊使第一，高麗次之。南齊武帝永明中，高麗使至，服窮袴，冠折風。中書郎王融戲之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頭上定是何物？」答曰：「此則古弁之遺象也。」

自東晉以後，其王所居平壤城卽漢樂浪郡王險城。自慕容皝來伐後，徙國內城移都此城。亦曰長安城。其城隨山屈曲，南臨湞水，在遼東南東（按：「東」爲「一」之譌。）千餘里。城內惟積倉儲器械，寇至方入固守，王別爲宅于其側。其外有國內城及漢城，亦別都也。復有遼東、玄菟等數十城，皆置官司以相統攝焉。其地後漢時二千里；至後魏，南北漸狹，境纔千餘里；至隋漸大，東西六千里。

其國中書籍有《五經》、《三史》、《三國志》、《晉陽秋》、《玉篇》、《字統》、《字林》。

自璉七葉至元。隋文帝時，率靺鞨之衆萬餘騎寇遼東。帝遣漢王諒討之，次遼水，大遭疫癘，又乏糧，元懼，請罪，遂班師。煬帝徵元入朝，不至。大業七年（六一一），帝親征元。八年（六二二），師渡遼水，營于遼東城，分道出師，頓兵于其城下。高麗嬰城固守，帝命諸軍

攻之，又勅諸將，「高麗若降，即宜撫納，不得縱兵」。城將陷，賊輒言請降；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令馳奏，比報至，賊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者再三，帝不悟。食盡師老，輸糧不繼，諸軍敗績，還者千人而已。是行也，惟于遼水西拔賊武厲邏，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還。九年（六一三），帝復親征，乃敕諸軍以便宜從事。諸將分道攻城，賊勢日蹙。會楊玄感作亂，反書至，帝班師。兵部侍郎斛斯政，玄感之黨，亡入高麗，具知事實，悉銳兵來追，殿軍多敗。十年（六一四），又發天下兵。會盜賊蜂起，所在阻絕，軍多失期，少至遼水；又屬饑饉，六軍遞相掠奪，復多疾疫，自黃龍以東，骸骨相屬，止泊之處，軍人皆積屍以禦風雨，死者十八九。高麗亦困，弊于守禦，遣使乞降，因送斛斯政以贖罪。帝許之，頓于懷遠鎮，受其降款，旋師。仍徵元入朝，不至。帝更圖後舉，會天下大亂，不克復行。

唐武德四年（六一二），遣使朝貢。其國建官有九等。其一曰土摔，（按：《新唐書》「土」作「吐」。）舊名大對盧，總知國事；次曰太太兄；次鬱折，華言主簿；次太太夫使者；（按：據《北史》、《隋書》，無「夫」字。）次阜衣頭大兄，東夷相傳所謂阜衣先人者也。（按：《魏志》、《梁書》、《通典》作「阜」，後漢書、《南史》、《新唐書》作「帛」。下同。）以前五官掌機密，謀政事，徵發兵馬，選授官爵。次大使者，次大兄，次收位使者，次上位使者，次小兄，次諸兄，次過節，次不過節，次先人。又有狀古雛加，（按：「狀」字僅見於《通典》。）掌賓客，比鴻臚卿，以大夫使者爲之。（按「大夫」疑當作「太太」。）

又有國子博士，太學博士，舍人，通士，典書客，皆小兄以上爲之。又其諸大城置僊薩，比都督；諸城置處閭近支，比刺史，亦謂之道使。其武官曰大模達，比衛將軍，以阜衣頭大兄以上爲之；次末客，比中郎將，以大兄以上爲之；其次領千人以下，各有差等。又其國有五部，皆貴人之族也。一曰內部，卽後漢時桂婁部也；二曰比部，（按：據《新唐書》「比」爲「北」之譌。）卽絕奴部也；三曰東部，卽順奴部也；四曰南部，卽灌奴部也；五曰西部，卽消奴部也。又遣使請道教。七年（六二四）二月，遣使內附，受正朔，請頒曆，許之。詔沈叔安持天尊像并道士至其國，講五千文，開釋玄宗，自是始崇重之，化行于國，有踰釋典。八年（六二五）三月，高祖謂羣臣曰：「名實之間，理須相副。高麗稱臣于隋，終拒煬帝，此亦何臣之有？朕敬于萬物，不敢驕貴，但據有土宇，務共安人，何必令其稱臣以自尊大？可卽詔述朕此懷也。」裴矩、溫彥博進曰：「遼東之地，周爲太師之國，漢家之玄菟郡耳。魏、晉以前，近在提封之內，不可許以不臣。若以高麗抗禮，四夷必當輕漢。且中國之與夷狄，如太陽之與列星，理無降尊，俯同藩服。」乃止。

其後，東部大人蓋蘇文殺其主高武，其主元在位十八年死，高武卽元異母弟。立其姪藏爲主，自爲莫離支，此官總選、兵、猶吏部、兵部尙書也。（按：金陵本此註作正文，今從萬氏刻本。）于是號令遠近，遂專國命。蘇文鬚面甚偉，形體魁傑，衣服冠履皆飾以金綵，身佩五刀，常挑臂高步，意氣豪逸，左右莫敢仰視，恆令武官

貴人俯伏于地，登背上下馬。（按金陵本此註作正文，今從萬氏刻本。）貞觀十八年（六四四）二月，太宗謂大臣曰：「高麗莫離支賊殺其主，盡誅大臣。夫出師弔伐，須有其名，因其殺君虐民，取之爲易。」諫議大夫褚遂良進曰：「兵若渡遼，事須克捷，萬一不獲，無以威示遠方，必更發怒，再勤兵衆。若至于此，安危難測。」太宗然之。兵部尙書李勣曰：「近者延陀犯邊，陛下必欲追擊，但爲魏徵苦諫，遂止。向若討伐，無一人生還，可五十年間邊境無事。」至十一月，以刑部尙書張亮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自萊州泛海趨平壤，又以特進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趨遼東，兩軍合勢。三十日，征遼之兵集于幽州。十九年（六四五），太宗親征，渡遼。四月，李勣攻拔蓋牟城，獲口二萬，以其城置蓋州。勣又攻遼東城，拔之，以其城爲遼州。六月，攻拔白巖城，以其城爲巖州。遂引軍次安市城，進兵以攻之。會高麗北部僣薩高延壽、南部高惠眞，率靺鞨之衆十五萬來援，于安市城東南八里依山爲陣。上令所司張受降幕于朝堂之側，夜召文武，躬自指麾。是夜，有流星墜賊營中。明日，及戰，大破之。延壽、惠眞率三萬六千八百人來降。上以酋首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遷之內地，餘三萬人悉放還平壤城；靺鞨三千人並坑之；獲馬五萬匹，牛五萬頭，甲一萬領。因名所幸山爲駐蹕山，命許敬宗爲文，勒石以紀其績。遂移軍于安市城（南）。久不尅。九月，遂班師，先遣遼、蓋二州戶口渡遼，乃召兵馬歷于城下而旋。城主升城拜辭，太宗嘉其堅守，賜縑百疋，以勵事君者。

二十一年（六四七），李勣復大破高麗于南蘇。班師，至頡利城，渡白狼、黃巖二水，皆由膝以下。勣怪二水狹淺，問契丹遼源所在，云此二水更行數里，合而南流，即稱遼水，更無遼源可得也。

旋師之後，更議東行。二十二年（六四八），司空房玄齡病亟，乃謂諸子曰：「當今天下清謐，咸得其宜，唯東討不庭，方爲國害。主上含怒意決，臣下莫敢犯顏，吾若不言，可謂銜恨入地。」遂封表諫曰：「臣聞兵惡不戢，武貴止戈。當今聖化所覃，無遠不泊，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皆能制之。詳觀古今，爲中國患者，莫過突厥，遂能坐運神略，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衛，執戟行間。其後延陀鴟張，尋就夷滅，鐵勒慕義，請置州縣，沙漠以北，萬里無塵。至如高昌叛渙于流沙，吐渾首鼠于積石，偏師薄伐，俱從平蕩。如高麗者，歷代逋誅，莫能討擊。陛下責其逆亂，弑主虐人，親總六軍，問罪遼碣，未經旬月即拔遼東，前後虜獲數十萬計，分配諸州，無處不滿，雪往代之宿恥，掩崑陵之枯骨，比功校德，萬倍前王，此聖主之所自知，微臣安敢備說。且陛下仁風被于率土，孝德彰于配天，兼衆美而有之，靡不備具，微臣深爲陛下惜之、重之、愛之、寶之。《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由此言之，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老臣所以爲陛下惜之，蓋謂此也。《老子》曰：『知足不

辱，知止不殆。』臣謂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彼高麗者，邊夷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禮，古來以魚鼈畜之，宜從闊略，若必欲絕其種類，深恐獸窮則搏。且陛下每決死囚，必命三覆五奏，進素食，停音樂，蓋以人命所重，感動聖慈也。況今兵士之徒，無一罪戾，無故驅之于戎陣之間，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妻慈母，覩轆車而掩泣，抱枯骨而摧心，足以變動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之冤痛也。且『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而陛下誅之可也；侵軼百姓，而陛下滅之可也；久長爲中國之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于此，雖日殺萬夫，不足爲愧。今無此三條，坐煩中國，內爲舊主雪怨，外爲新羅報仇，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願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之戒，以保萬代巍巍之功，發霈然之恩，降寬大之詔，順陽春以布澤，許高麗以自新，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老病三公，朝夕入地，謹罄殘魂餘息結草之誠。倘蒙錄此哀鳴，卽臣死且不朽。」

蓋蘇文死，其子男生嗣立，爲其弟建所逐，使其子獻誠詣闕。高宗總章元年（六六八），遣司空李勣攻拔夫餘城，（按：《新唐書》「夫」作「扶」。）一時來降，遂與諸軍相會。時侍御史賈言忠充度支遼東運糧使回，上問以軍事，言忠盡其山川地勢，且言遼東可平之狀。上問曰：「卿何以知其可平也？」對曰：「昔隋主親率六軍，覆于遼東者，人事然也。煬帝無道，軍政嚴

酷，舉國授役，天下離心，玄惑一倡，狼狽而返，身死國亡，自取之也。及先帝親征間罪，所以不得志者，高麗未有覺也。諺曰：『賊無媒，中道回』。今高麗失其政，人心不附，男生兄弟內離，遞相攻擊，脫身來奔，爲我鄉導，彼之情僞，盡知之矣。以國家富強，陛下明聖，將士盡力，滅之必矣。且聞《高麗秘記》云：『不及九百年，當有八十老將來滅之』。自前漢末，高麗氏卽有國土，（按：據《新唐書》「麗」字衍。）及今已九百年矣。李勣年八十，亦與符記相同。又高麗頻歲饑荒，賣鬻男女，無故地裂，狼狐入城，蝮鼠穴於門闕之下。夷俗信妖，遞相驚駭。天意如此，人事如彼，臣竊以爲是行不再舉矣。」上曰：「卿觀遼東諸將孰賢？」對曰：「李勣先朝舊臣，聖鑒所悉。龐同善雖非鬪將，而持軍嚴整。薛仁貴勇貫三軍，威名遠鎮。（按：萬氏刻本「貫」作「冠」，「鎮」作「振」。）高侃勤儉自處，果敢有餘。契苾何力沈毅持重，有統御之才，雖頗有忌前之僻，而臨事斷。然諸將夙夜小心，忘身憂國者，莫逮于李勣。」上深然其言。九月十二日，拔平壤城，虜其王高藏并男建、男產等以歸，平其國，下城百七十一，戶六十九萬七千。二年（六六九），移高麗戶二萬八千二百，配江淮以南、山南、京西。咸亨元年（六七〇）四月，其餘類有酋長劍牟岑者，（按：《新唐書》「劍」作「鉗」。）率衆叛，立高藏外孫安舜爲王，令左衛大將軍高侃討平之。其後餘衆不能自保，散投新羅、靺鞨，舊國土（按：「國土」，《舊唐書》作「戶」。）盡入于靺鞨，高氏君長遂絕。

武后聖曆二年（六九九），鑾臺侍郎平章事狄仁傑表請拔安東鎮，按：「拔」，《通典》作「捐」。復其君長，曰：「臣聞先王疆理天下，皆是封域之內，制井田，出兵賦。其有逆命者，因而誅焉，罪其君，弔其民，存其社稷，不奪其財，非欲土地之廣，非貪玉帛之貨。至漢孝武，藉四帝之資儲，于是定朝鮮，討西域，平南越，擊匈奴，府庫皆空，盜賊蜂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于道路者萬計。于是權酷市利，算及舟車，籠天下貨財，而財用益屈。末年覺悟，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民侯；然而漢室中微，釁由此起，豈不惑哉！人有四支者，所以扞頭目，君有四方者，所以衛中國也。然以蝮蛇在手，既以斷節全身，狼戾一隅，亦宜棄之存國。漢元帝罷珠崖之郡，宣帝棄車師之田，非惡多而好少也，知難卽止，是爲愛人。今以海中分爲兩運，風波漂蕩，沒溺至多，準兵計糧，猶苦不足。且中國之于蕃夷，天文自隔。遼東所守，已是石田，韎鞬遐方，更爲鷄肋。今欲肥四夷而瘠中國，恐非通典。且得其地不足以耕織，得其人不足以賦稅。臣請罷薛訥，廢安東鎮，三韓君長，高氏爲其主。誠願陛下體存亡繼絕之義，復其故地，此之美名，高于堯、舜遠矣。」

四至 其國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其地方後漢時南北二千里；至後魏南北漸狹，纔千餘里；至隋漸大，東西六千里。

土物物產

其俗淫，而形貌潔淨，國中邑落男女，每夜羣衆爲倡樂。（按：「衆」爲「聚」之

謂。好祀鬼神、社稷、靈星。以十月祭天，大會，名曰東盟。其國東有大穴，號襪神，亦以十月迎而祭之。婚娶之禮，略無財幣，若受財者，謂之賣婢，俗甚恥之。父母及夫喪，其服制同于華夏，兄弟則服以三月。樂有五絃琴、箏、箏、箏、橫吹、簫、鼓之屬。賦稅則絹布及粟，隨其所有，量貧富差等輸之。有馬皆小，便登山，本朱蒙所乘馬種，即果下馬也。畜有牛、豕，豕多白色。其人性凶急，有氣力，好戰。其地多山谷，無原澤，隨山谷而居，少田業，力作不足以自資。其俗節于飲食，而好修宮室。始以爲夫餘別種，而言語、法則多同之。跪拜伸一足，（按：「伸」當作「曳」。）行步皆如走。（按：「如」字衍。）碣石山在漢樂浪郡遂成縣，長

城起于此山。今驗長城，東截遼水而入高麗，遺址猶存。按《尚書》云：「夾右碣石入于海」。碣石山則河赴海處，在今之州南二十餘里，則高麗爲碣石之左也。平壤城東北有魯陽山，魯城在其上。西南二十里又有葦山，南臨浪水。大遼水，源出靺鞨國西南山，南流至安市也。小遼水，源出遼山，西南流。又有大梁水，在國西，出塞外，西南流，注小遼水。馬營水，一名鴨綠水，水源出東北靺鞨白山，水色似鴨頭，故俗名之。去遼東五百里，經國內城南，又西與一水合，卽鹽難水也。二水合流，西南至安平城入「海」。高麗之地，以此水最大，波瀾清澈，所經津濟皆貯大船，其國恃此以爲天塹。其水凡闊三百步，在平壤城西北四百五十里，遼水東南四百八十里。按《高麗記》云：「分前漢樂浪、玄菟郡之地。自後漢及魏，

爲公孫氏所據。至淵滅，西晉永嘉以後，復入高麗。其不耐、屯有、帶方、安市、平郭、安平、居文、龍城，（按：《通典》作「居龍、文城」。）皆漢二郡之屬縣，分則朝鮮、濊貊、沃沮之地是也。

【太平寰宇記，卷一七四，東夷，新羅國，一頁上】新羅國，魏時爲新盧國，其先本辰韓種也。辰韓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新羅則其一也。初曰新盧，宋曰新羅，或曰斯羅。魏將毋邱儉討高麗，破之，奔沃沮。其後復歸故國，留者遂爲新羅焉，故其人雜有華夏、高麗、百濟之屬，兼有沃沮、不耐、韓、濊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國小，不能自通使聘。苻堅時，其王樓寒遣使衛頭朝貢。堅曰：「卿言海東之事，與古不同，何也？」答曰：「亦猶中國時代變革，名號改易，今之與古，焉得同之！」梁武普通二年（五二二），王姓募名秦，始使人隨百濟獻方物。其俗呼城曰健牟羅。其邑在內曰喙評，在外曰邑勒，亦猶中國之言郡縣也。國有六喙評，五十二邑勒。至隋文帝時，遣使來貢。其王姓金名眞平。按隋《東藩風俗記》云：「金姓相承三十餘葉」。文帝拜爲樂浪郡公、新羅王。又按，其先附庸于百濟，後因百濟征高麗，人不堪戎役，相率歸之，遂致強盛，因襲加羅，任那諸國滅之，並三韓之故地也。其西北界犬牙出高麗、百濟之間。官有十七等。其一曰伊罰于，貴如相；次伊尺于，次迎于，次破彌于，次大阿尺于，次阿尺于，次乙吉于，次沙咄于，次及伏于，次大柰摩于，（按：「于」，《通典》均作「干」，《北史》均作「干」，《隋書》均作「干」。當以作「干」爲是。）次柰摩，次大吉，（按：《北史》「吉」作

「舍」次小舍，次吉土，次大鳥，次小鳥，次造位。外有郡縣。其文字、甲兵同于中國。選人之壯健者悉入軍，鋒、戍、邏俱有營長部伍。風俗及刑政、衣服略與高麗、百濟同。

唐貞觀二十二年（六四八），其王遣金春秋來朝，拜爲特進，請改章服以從華制。永徽元年（六五〇），其王金眞德大破百濟，遣春秋子法敏以聞，又使獻織錦作五言《太平詩》。（按：《舊唐書》詩作「頌」。）龍朔三年（六六三），詔新羅置鷄林大都督。麟德二年（六六五），其王法敏與熊津都督扶餘隆盟于百濟之熊津城，其盟書藏于百濟之廟。于是帶方州刺史劉仁軌領新羅、百濟、僧羅、倭人四國使，浮海而還，以赴泰山之下。上元元年（六七四），法敏納高麗叛亡之衆，又略百濟故地，遣兵守之。帝大怒，詔削法敏官爵，遣宰臣劉仁軌討之，仍以法敏弟左驍衛員外大將軍、臨海郡公金仁問爲新羅王。時仁問在京師，詔令歸國以代其兄。仁問行至中路，聞新羅降，仁問乃還。二年（六七五），雞林道行軍大總管劉仁軌大破新羅之衆于七重城而還。新羅于是遣使入朝伏罪，并貢方物，前後相屬。竟復加「法」敏官爵。既盡有百濟之地及高麗南境，東西約九百里，南北約一千八百里。于界內置尙、良、康、熊、金、武、漢、朔、溟等九州，其武州所輸物產爲新羅之最。自開耀元年（六八二）至于會昌元年（八四一），朝貢不絕。

四至 其國在百濟東南五百餘里，當高麗東南，兼有漢樂浪郡地，東濱大海。

土俗物產 土地肥美，種植五穀，多桑麻、果菜。鳥獸、物產略與華同。風俗、刑政、

衣服略與高麗、百濟同。而朝服尙白，好祭山神。重元日，每以其日拜日月神。（按：萬氏刻本

「神」字下多「金、林二姓，異姓不通婚姻」十字。金陵本無。又據《新唐書》「林」乃「朴」之譌。）婦人多美髮。

【太平寰宇記卷一七四，東夷，夫餘國，八頁下】夫餘國，後漢通焉。初北夷索離國「索」一作「藜」。王有子曰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而欲殺之。東明奔走，南渡掩淲水，因至夫餘而王之。順帝永和初，其王始來朝，帝作黃門鼓吹角抵戲以遣之。夫餘本屬玄菟。至漢末，公孫度雄張海東，威服外夷。其王始死，（按：據《後漢書》，「始」當作「夫台」。）子尉仇台立，更屬遼東。時句麗、鮮卑強，度以夫餘在二虜之間，妻以宗女。至孫位居嗣立，魏正始中，毋邱儉討句麗，因遣玄菟太守王頎詣夫餘，位居遣使郊迎，供軍糧。自後漢時，夫餘王葬用玉匣，常先付玄菟郡庫，王死即迎取以葬。及平公孫淵，玄菟庫猶得玉匣一具。晉時，夫餘庫有玉璧、圭、瓚數代之物，傳以爲寶，耆老言先代之所賜也。其印文稱「濊王之印」。國中有故城名濊城，蓋本濊貊之地。太康六年（二八五），爲慕容廆所襲破，其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武帝以何龕爲護東夷校尉。明年（二八六），夫餘後王依邈遣使詣龕，求還舊國，龕遣督郵賈沈以兵送之。爾後每爲虜掠其種人賣于中國，帝又以官物贖還，禁市夫餘之口。自後無聞。

四至 其國在長城北，去玄菟千里，南鄰高句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地方可二千里。按《後漢》、《魏》二史皆云夫餘國在高麗北；又按《後魏》及《隋書》，高句麗在夫餘南。而《隋書》云，百濟出于夫餘，夫餘出于高句麗國王子東明之後。又謂：橐離乃夫餘，在高麗之南。若詳考諸家所說，疑橐離在夫餘之北，別是一國。未詳孰是。

風俗物產 其國有戶八萬。土宜五穀，無五果。有宮室、倉庫、牢獄。多山陵、廣澤。其人性強勇謹厚，不寇抄。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豬加、犬加。邑落有豪人，名下戶皆爲奴僕。諸加別主四出道，大者數千家，小者數百家。會同拜爵，揖讓升降，有似中國。以臘月祭天。譯人傳辭皆跪，手據地竊語。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爲奴婢；盜，一責十二；男女淫，婦人妬，皆殺之。兄死妻嫂，與北狄同俗。以弓矢刀矛爲兵，家家自有鎧仗。作城柵皆圓，有似牢獄。行人無晝夜好歌吟，通日聲不絕。有軍事亦祭天，殺牛觀蹄以占吉凶，蹄解者爲凶，合者爲吉。有敵，諸加自戰，下戶但擔糧食之。其死，夏月皆用冰。殺人殉葬，多者數百。厚葬，有槨無棺。其居喪，男女皆純白，婦人着布面衣，去環珮，大體與中國髣髴焉。

【太平寰宇記卷一七五，東夷，東沃沮國，一頁上】東沃沮，後漢通焉。初，衛滿王朝鮮時，沃沮屬焉。至漢武帝平朝鮮，分其地爲四郡，以沃沮城爲玄菟郡。後爲夷貊所侵，徙郡

于高句麗西北。至光武，以其渠帥爲縣侯，不耐、華麗、沃沮諸縣皆爲侯國。後漢末，猶置功曹、主簿，諸曹皆濊人作之。其諸邑落渠帥皆自稱三老，則故縣國之制也。後以國小，迫于大國之間，遂臣服句麗。後以其中大人爲使者，使相爲主領，又使大加統之，大加，高麗官號，所謂馬加、牛加、狗加，其所部有大小也。責其租稅、貂、布、魚、鹽、海中食物，千里擔負致之；又發其美女以爲婢妾焉。魏齊王正始五年（二四四），幽州刺史毋邱儉討句麗，句麗王位宮奔沃沮，遂進師擊沃沮邑落，皆破之。位宮又奔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皆與南同。界與挹婁接。挹婁喜乘船寇鈔，北沃沮畏之，夏月藏在山巖深穴中，爲守備，冬月冰凍，船道不通，乃下居邑落。毋邱儉遣玄菟太守王頌追討位宮，盡其東界。其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遭風〔見〕吹數十日，東到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嘗以七月取童女沈海。又言，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人或傳其國有神井，闕之輒生子。又說，得一布衣，從海中浮出，其形如中國人衣，其兩袖長三丈。又得一破船，隨波出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之，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城皆〔在〕沃沮東大海中也。（按：據《魏志》「城」當作「城」。）

四至 其國在句麗蓋馬大山之東，東濱大海，北與挹婁、夫餘接，南與濊貊接。其地東西狹，南北長，可折方千里。

土俗物產 戶五千。土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無大君主，有邑落長帥。人性質直強勇，便持矛步戰。言語、飲食、居處、衣服有似句麗。其葬，作大木槨長十餘丈，開一竇爲戶，新死者先假埋之，令皮肉盡，乃取骨置槨中。家人皆共一槨，刻木爲主，隨死者爲數。又有瓦甕，置米于中，編懸之于槨戶邊。

【太平寰宇記卷一七五，東夷，挹婁國，上頁下】挹婁，魏時通焉，云卽古肅慎之國也。周武王及成王時，皆貢楛矢、石弩。爾後千餘年，雖秦、漢之盛，莫能致也。常道鄉公景元末，方來貢獻楛矢、石弩、弓甲、貂皮之屬。晉元帝初，又詣江左貢石弩。成帝時，通貢于石季龍，四年方達。季龍問之，答曰：「每候牛馬向西南臥者三年矣，是知大國所在，故來焉。」

四至 其國在不咸山北，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極，廣袤數千里。

土俗物產 土地多山險，車馬不通。人形似夫餘，其言語各異。有五穀、牛馬、麻布，出赤玉、好貂，所謂挹婁貂是也。無君長，其邑落各有大人。處于山林之間，土氣極寒，常爲穴居，以深爲貴，大家至接九梯。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夏則裸袒，以尺布蔽其前後。其人臭穢不潔，作廁于中，圍之而居。無文墨，以言語爲約。坐則箕踞，以足挾肉啖之；得凍肉，坐其上令溫煖。土無鹽、鐵，燒木作灰，灌之取

汁而食。俗編髮。將嫁娶，男以毛羽插女頭，女和則將歸，然後致禮聘之。婦貞而女淫，貴壯而賤老。死者，其日即葬之于野，交木作小槨，殺豬積其上，以爲死者之糧。姓凶悍，以無憂哀相尙。父母死，男女不哭泣；有哭泣者，謂之不壯。相竊盜，無多少皆殺之，雖野處而不相犯。有石弩，皮骨之甲。國東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將取之，必先祈神。其人衆雖少，而多勇力，處山險，又善射，弓長四尺，力如弩，（按：「弩」爲「弩」之譌。）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爲鏃，皆施毒，中人即死。隣國畏其弓矢，卒不能服也。便乘船，好寇盜，隣國患之。東夷飲食之器皆用俎豆，唯挹婁獨無，法俗最無綱紀。

【太平寰宇記卷一七五，東夷，勿吉國，四頁上】勿吉，後魏通焉，亦謂之靺鞨，在高句麗北，亦古肅慎國地。邑落各自有長，不相統一。凡有七種：其一號粟末部，（按：「粟」當作「粟」，下同。）與高麗相接；二曰泪咄部，（按：「泪」，《隋書》作「伯」，《新唐書》作「泪」，下同。）在粟末之北；三曰安車骨部，在泪咄東北；四曰拂涅，《隋書》、《新唐書》作「拂涅」部，在泪咄東；五曰號室部，在拂涅東；六曰黑水部，在安車骨西北；七曰白山部，在粟末東南。勝兵各數千，而黑水部尤爲勁健。自拂涅以東，矢皆石鏃，長二寸。所居多依山水。渠帥曰大莫弗瞞咄。東夷中爲強國，諸國皆患之。孝文延興中，其王遣乙力支朝獻。乙力支稱：初發其國，乘船溯灘河西上，（按「灘」當依《魏書》作「難」。）至太沱河，（按：「沱」當依《魏書》作「涂」。）沈船于水，南出陸

行，渡洛孤水，從契丹西界達和龍。乙力支還，從其來道取得本沈船，「汎」達其國。隋初，靺鞨國有使來獻，謂卽勿吉也。西北與契丹接，每相劫掠。與中華懸隔，惟粟末、白山爲近。煬帝初，其渠帥度地稽率其部來降，居于柳城。及遼東之役，度地稽率其徒以從，每有戰功。從帝幸江都，尋放歸柳城。唐武德三年（六二〇），其部落酋長突地稽遣使朝貢，以其部落置燕州，拜突地稽爲總管。劉黑闥之叛也，以戰功封著國公，又徙其部落于幽州之昌平城。會高開道引突厥來攻幽州，突地稽率兵邀擊大破之。貞觀初，拜右衛將軍，賜姓李氏。尋卒。子謹行，武力絕人，麟德中累遷營州都督、右領軍大將軍，爲積石道經略大使。至上元三年（六七六），大破吐蕃數萬衆於青海之上，璽書勞之，乃封燕國公。永淳元年（六八二）卒，贈幽州都督，祔葬乾陵。自後或有酋長自來，或遣使朝貢，每歲不絕。其白山部素附于高麗，因收平壤，後部衆多入于中國。洎咄、安車骨與號室等部，亦因高麗破後奔散微弱，今無聞焉；縱有遺人，并于渤海編戶。唯黑水部全盛，分爲十六部落，以南北爲柵地。開元十三年（七二五），安東都護薛泰請于黑水靺鞨內置黑水軍，續更以最大部落爲黑水府，仍以首領爲都督，諸部刺史隸屬焉。中國置長史，就其部落監領之。十六年（七二八），其部落都督賜姓李氏，賜名獻誠，授雲麾將軍兼黑水經略使，仍以幽州都督爲其押使，自此朝貢不絕。

舊說黑水西北有思慕靺鞨，正北徼東十日程，有郡利靺鞨，東北十日程，有窟說靺鞨，（按：「窟」，《新唐書》作「窟」。）亦謂之屈設；東南十日程，有莫曳皆靺鞨。今黑水靺鞨界南至渤海國德理府，北至小海，東至大海，西至室韋，南北約二千里，東西約一千里。其國少馬，國人步戰。多貂鼠皮尾、骨齒角、（按：萬氏刻本「齒」作「咄」。）白兔、白鷹等。初，太宗謂侍臣曰：「靺鞨遠來，蓋突厥降朕之所致也。昔周宣之時，獫狁孔熾，出兵驅逐，比之蚊蚋，議者以為中策。漢武北事匈奴，中國虛竭，議者以為下策。秦始皇北築長城，人神怨怒，議者以為無策。然則自古以來，其無上策乎？朕承隋之弊，而四夷歸服，無為而治，得非上策乎？」禮部侍郎李百藥進曰：「陛下以武功定四方，以文德綏萬物，至道所感，格于天地，斯蓋二儀降福，以祚聖人，豈與夫周、漢設策校其長短哉！」太宗大悅。其拂涅、鐵利等諸部落，自唐初至天寶末，亦嘗朝貢，或隨渤海使而來，唯郡利、莫曳皆三兩部未至。（按「三」字疑衍。）及渤海浸強，黑水亦為其役〔屬〕。至元和十一年（八一六），渤海靺鞨遣使朝貢焉。

土俗物產 其國有大水，闊三里餘，名速末水。其地下濕，築堤鑿穴以居，屋形象冢，開口于上，以梯出入。無牛，有車馬。田則耦耕，車則步推。有粟及麥、稗，菜則有葵。水氣鹹，凝鹽生樹上，亦有鹽池。多猪，無羊。嚼米醞酒，飲能致醉。婦人則布裙，男子衣猪犬皮裘。頭插虎豹尾。善射獵。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冢上作屋，不令雨濕；若秋冬死，

以其屍捕貂，貂食其肉，則多得之。俗以溺洗手、面，于諸夷最爲不潔。

【太平寰宇記卷一九八，北狄，白靄國，九頁下】白靄國，匈奴之別種也，在拔野古東，與靺鞨爲隣。勝兵萬人，並臣于頡利。習俗與突厥同。貞觀二十一年（六四七），朝貢使至，列其地爲寘顏州，即以酋長爲刺史。先是太宗平突厥，其蕃望其子弟授以待衛之官。沙漠之人素愛錦鬪。太宗旣招來遐域，特賜其所好者，因錦文所用舊縷而錯綜其色，花葉翔走，事各殊形。每頒賜其酋長，大爲榮寵。顯慶五年（六六〇），以酋長李含珠爲居延都督。含珠死，以其弟厥都爲居延都督。自後無聞焉。

【太平寰宇記卷一九八，北狄，庫莫奚，十頁上】庫莫奚，聞于後魏及後周，其先東部鮮卑宇文之別種也。初爲慕容晃所破，遺落者竄于松、漠荒落之間。其地在今柳城郡地。其俗甚不潔，而善射獵，好爲寇掠。後魏之初，頗爲寇盜。及突厥興而臣屬之。後稍強盛，分爲五部：一曰辱紇主，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理饒樂水北，卽鮮卑故地。一名洛環水，蓋饒樂之訛也。每部置俟斤一人爲其帥，隨逐水草，頗同突厥。有阿會氏，五部中爲盛，諸部皆歸之。其俗死者以葦薄裹尸，懸之樹杪。其後歛附。至隋代號曰奚。自突厥稱蕃之後，亦遣使入貢。其部落並在柳城郡東北二千餘里。唐景雲元年（七一〇），其酋領李大輔遣使朝貢。開元五年（七一七），大輔入朝，封爲饒樂郡王，授左金吾衛員外大將軍，詔封

〔從〕外生女辛氏爲固安公主以妻之。其年大輔與契丹首領李失活請于柳城復置營州，制曰「可」。以八年（七二〇），（按：「以」字衍。）大輔卒，弟魯蘇立，襲其兄官爵，仍以固安公主爲妻。時魯蘇牙官塞默羯謀害魯蘇，歸突厥，公主密知之，遂設宴誘執而殺之。上嘉其功，賞賜累萬。公主嫡母妬主榮寵，乃上書云主是庶人，此實欺罔稱嫡，請更以所生嫁與魯蘇。上怒，令與魯蘇離婚，封成國公主（按：「國」，《舊唐書》作「安」。）女韋氏爲東光公主以妻魯蘇。十四年（七二六），改封魯蘇奉誠王。後爲契丹衙官可突于所脅，走投榆關，移其部于幽州界內，別置部落安置之。天寶五載（七四六），封其王沙國（按：《舊唐書》作「婁固」。）爲昭信王，仍授饒樂都督。自大曆之後，朝使繼至。〔貞元〕十一年（七九五）四月，幽州奏破奚六萬餘衆。又至元和元年（八〇六）六月，其王饒樂府都督、襲歸誠王梅落來朝，加檢校司空，放還蕃。二年（八〇八），以奚首領索低爲左威衛將軍、同正同，（按：「威」當作「武」，下同字衍。）充檀薊兩州遊奕兵馬使，仍賜姓李至。（按：「至」當作「氏」。）八年（八一三），遣使朝貢。十一年（八一六），貢名馬。自後每歲朝貢不絕，或歲中二三至。故事常以范陽節度使爲押奚、契丹兩蕃使。自至德後，其蕃臣擅封壤，朝廷優容之，彼務自完，斥埃益謹，不生邊事，故二蕃少爲寇。每歲朝貢，常〔各〕遣數百人至幽都，則選酋渠〔三〕五十人赴闕，引見麟德殿，賜以金帛，遣還，其餘皆駐而館之，率以爲常。

四至 奚部落多居在營州東北二千餘里。

土俗 隨水草畜牧。其死者卽以葦薄裹屍，懸之樹杪。

【太平寰宇記卷一九九，北狄，契丹，一頁上】契丹之先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並爲慕容氏所破，俱竄于松、漠之間。後魏初，大破之，遂逃迸，與庫莫奚分背。經數十年，稍滋蔓，有部落于和龍之北數百里，和龍，今柳城郡。多爲寇盜。魏太武帝乙未歲，貢名馬，于是東北羣狄、蒸萬丹部、阿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連部、匹潔部、黎部、吐六于部，各以其名馬文皮入獻，皆得交市于和龍、密雲之間。密雲，今郡。其後爲突厥所逼，又以萬家寄于高麗。隋開皇末，有別部四千餘家背突厥來降，文帝方與突厥和好，按：萬氏刻本「好」字下有「重失信于遠人」六字。悉令給糧還本處，勅突厥撫納之，固辭不去。部落漸衆，遂北徙，逐水草，當遼西正北二百里，依托回紇臨水而居，東西且百里，按：《北史》作「依托紇臣水而居，東西且百里」，是。南北三百里，亦鮮卑故地。分爲十部，多者三千，少者千餘，隨水草畜牧。

唐貞觀二十二年（六四八），契丹帥窟哥率其部內屬，以契丹部爲松漠都督府，拜窟哥爲持節、十州諸軍事、松漠都督，于營州兼置東夷都護，以統松、漠、饒樂之地，罷護東夷校尉官。武后萬歲通天元年（六九六），窟哥曾孫松漠都督靺鞨松漠都督府，屬今柳城郡。李盡忠與其妻兄歸誠州刺史孫萬榮，殺都督趙文翽，按此據《通典》。舉兵反，陷營州，今柳城郡。自號可汗。命

左鷹揚衛將軍曹仁師、右金吾衛大將軍張玄遇、右武威大將軍李多祚、司農少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以討之。遇賊于西硤石黃巖谷，官軍敗績，玄遇、仁節沒于賊。李盡忠死，孫萬榮代領其衆，攻陷冀州，今信都郡。刺史陸寶積死之；又陷瀛州屬縣。今河間郡。乃遣夏官尚書王孝傑與羽林衛大將軍蘇宏暉率兵十八萬，與孫萬榮戰于東硤石，官軍又大敗，孝傑沒于陣，宏暉棄甲而遁。又命河內郡王武懿宗爲大總管，右肅政御史大夫婁師德爲副，沙吒忠義爲前軍總管，帥兵二十萬以討之。萬榮爲其家奴所殺，其黨潰散。開元二年（七一四），（按：《舊唐書》作「三年」）李盡忠從父弟失活歸款，復封失活爲松漠郡王兼都督，授〔左〕金吾衛大將軍，仍于其府置靜析軍。五年（七一七），以永樂公主出降于失活，婚姻之夜，遣諸親高品及兩蕃大首領觀花燭。至六年（七二八），失活卒，冊其從父弟娑固爲松漠郡王。七年（七一九），娑固與公主來朝。及歸，娑固衛官可突于勇悍得衆，娑固欲除之，事洩，可突于反，攻之，娑固奔營州，可突于立娑固從父弟鬱于，鬱于遣使入朝謝罪。玄宗因復立鬱于，令襲娑固之位，仍赦可突于之罪。十年（七二三），鬱于入朝請婚，又封餘姚縣主長女慕容氏爲燕郡公主以妻之，封鬱于爲松漠郡王，授左金吾〔衛〕員外大將軍、兼靜析軍經略大使。鬱于死，其弟咄于（按：《舊唐書》作「吐于」，下同）襲其官爵，復以燕郡公主爲妻。十三年（七二五），咄于復與可突于相猜阻，携公主來奔，改封遼陽郡王。國人立其弟邵固。邵固詣行在，從主東岳，

〔按：「主」當作「至」。〕授邵固左羽林員外大將軍，改封廣化郡王，仍封宗室外生女陳氏爲東華公主以妻之。十八年（七三〇），邵固爲可突于所殺，以其衆降突厥，公主走投平盧軍，詔遣信安王禕、幽州長史薛楚玉等討之，不克。二十二年（七三四），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大破之，遣使獻捷。至十二月，張守珪發兵討契丹，斬其王屈列及大臣可突于等，傳首東都。可突于餘衆及叛夷俱走山谷，立其酋長李過折爲契丹王，授封特進，〔按：「封」字衍。〕封東平郡王。其年，過折又爲可突于餘黨泥禮所殺，唯一子刺乾走投安東，獲免，拜左驍衛大將軍。自後至今，與奚王朝貢歲至，蕃禮甚修。至貞元四年（七八八），犯我北鄙，幽州以聞。自元和之後至于會昌，朝貢不絕。會昌二年（八四二），幽州節度使張仲武奏，契丹新立王屈戌等云契丹舊用回紇印，今懇請當道奏聞，乞國家賜印。勅以「奉國契丹」之印爲文。

四至 居黃水之南、黃龍之北，鮮卑之故地，在長安東北五千三百里。東與高麗隣，西與奚國接，南至營州，北至室韋，地方二千里。

土俗 其俗頗與靺鞨同。父母死而悲哀者爲不壯，但以其屍置于山樹之上，經三年之後，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酌酒而祝曰：「冬月時，向陽食，夏月時，向陰食。若我射獵時，使我多得麋鹿。」其無禮頑蠱，於諸夷中最甚。

【太平寰宇記卷一九九，北狄，室韋，四頁下】室韋，後魏末通焉，並在靺鞨之北。按《隋

書》，室韋有五部：一，南室韋；二，北室韋；三，鉢室韋；四，深末怛室韋；五，大室韋。並無君長，人衆貧弱。突厥沙鉢略可汗常以吐屯蕃酋統領之。契丹之別種也。南室韋在契丹北二千里。自南室韋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韋。鉢室韋在北室韋之北。深末怛室韋在北室韋之西北。大室韋在室建河之南，深末怛室韋之西北也。按《後魏書》，自契丹路經噶水、蓋水、犢了山，其山周迴三百里；又經屈利水、刃水，始到其國。北室韋分爲九部落，其渠帥號乞引莫賀咄。氣候最寒，冬則入山居土穴中，牛畜多凍死。饒麀鹿。射獵爲生，鑿冰沒水而網射魚鼈。地多積雪，懼陷坑穽，騎木而行。俗皆捕貂爲業。冠狐貉，衣魚皮。又北行千里至鉢室韋，依胡布山而住，人多于北室韋，不知幾部落。用樺皮蓋屋，其餘同北室韋。從鉢室韋西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韋，因水爲號也。冬月穴居，以避陰氣。又西北數千里至大室韋，徑路險阻，言語不同，尤多貂鼠及青鼠。北室韋，後魏武定，隋開皇，大業中，並遣使朝貢。大唐有九部焉，所謂嶺西室韋、「山北室韋」、大如者室韋、黃頭室韋、小如者室韋、娑窩室韋、（按《舊唐書》娑作「婆」，下同。）訥北室韋、駱駝室韋，並在柳城郡之東北，近者二千五百里，遠者六千二百里。今室韋最西與回紇接界者，有烏素布固部落，（按：「布」字衍。）當俱輪國之西南。（按：《新唐書》作「當俱倫泊之西南」。）次東有移塞沒部落。次東又有塞葛支部落。此部落有良馬，人戶亦多，居噶河之南。其河彼俗謂之燕支河。次東又有和解部落。

次東又有烏羅護部落，一名烏羅渾，元謂之烏落〔侯〕，居磨蓋獨山北，啜河之側。此部自魏太武眞君四年（四四三）歷北齊、周、隋及唐武德、貞觀，泊乎天寶九年（七五〇），朝貢不絕。又有那禮部落，與烏羅護犬牙而居。又東北有山北室韋，又有小如者室韋，北又有婆羅室韋，〔按：「羅」爲「蒿」之譌。〕東又有嶺西室韋。又東南至黃頭室韋。此部落兵強，人戶亦多，東北與達垢接。嶺西室韋北又有納北之室韋，此部落稍小。烏羅護東北二百餘里那河之側，有古烏丸之遺人，今亦自稱爲烏丸國。武德、貞觀中亦遣使朝貢。其國北大山之北，又有大車室韋部落，〔按：「車」字衍。〕傍室建河而居。其河源出突厥東北界俱輪泊，屈曲東流，經西室韋界，又東經大室韋，又東經蒙兀室韋之北，落怛室韋之南，又東流與那河、忽汗河合。又東經南黑水靺鞨之北，北黑水靺鞨之南，東流注于海。烏丸東南三百里又有東室韋部落，在峒越河之北，〔按：「峒」《新唐書》作「獠」。〕其〔河〕東南流與那河合。歷貞元八年（七九二）至會昌三年（八四三），室韋朝貢不絕。

四至 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後魏書》云自契丹路經啜水、犢了山，又經屈利水，始到其國。

土俗物產 土地卑濕，至夏則移向西。緘勃、欠對二山多草木，饒禽獸。〔按：《北史》作「貨勃」。〕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後漸分爲二十五部。其酋帥號余莫不滿咄，死則

子弟代之，嗣絕則擇賢而立之。盤髮，衣服與契丹同。乘牛馬，（按：《通典》作「牛車」。）蓬蔭爲室，如突厥氍毹之狀。渡水以束薪爲筏，或有以皮爲舟者。馬則織草爲鞵，結繩爲轡。寢則屈木爲室，以蓬蔭覆上；行則載行。以豬皮爲蓆，編木藉之。氣候多寒，田收甚薄。無羊，少馬，多豬、牛。造酒、食（噉）、言語與靺鞨同。婚姻之法，二家相許，婿輒盜婦去，然後送牛馬爲聘。婦人不再嫁，以爲死人之妻難與共居。部落共爲大棚，人死則置尸其上，居喪三年。其國無鐵，取給于高麗。

【太平寰宇記卷一九九，北狄，地豆于，七頁下】地豆于在室韋西千餘里，多牛、羊，出名馬。皮爲衣服。無五穀，惟食肉、酪。魏孝文帝延興二年（四七二），遣使朝貢。

【太平寰宇記卷一九九，北狄，烏落侯，八頁上】烏落侯亦曰烏羅渾國，後魏通焉，在地豆于之北。太武帝眞君四年（四四三）來朝，稱其國西北有魏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人多祈禱。太武帝遣中書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石室之壁而還。貞觀六年（六三二）遣使朝貢。云烏羅渾國亦謂之烏護，乃言訛也。

四至 東與靺鞨接，南與契丹、北與烏桓隣，（按：「北」當作「西」。）地當地豆于之北。

土俗物產 其土下濕，多霧氣而寒。冬則穿地爲室，夏則隨原阜畜牧。多豕，有穀、麥。無大君長，部落莫弗皆代爲之。其俗繩髮，衣服，以珠爲飾。人尙勇，不爲奸竊，故慢

藏野積而無寇盜。好射獵。樂有胡筚篥，木槽革面而九絃。其俗大類靺鞨。完水在其國西北，東北流合于難水。《蕃中記》云，完水即烏桓水也。難水即那河。其地水小（按：「水」小二字誤倒。）皆注于此，東入于海。北水國（按：「北水國」當作「又」。）西北二十日行有干已尼水，（按：《魏書》「干」作「于」。）即謂之北海是也。

【太平寰宇記卷一九九，北狄，驅度寐，九頁上】驅度寐，隋時聞焉，在室韋之北。其人甚長而衣短，不索髮，皆裹頭。居土窟中。惟有猪，更無他畜。人輕健，一跳三丈餘，又能立浮，履水沒腰，與陸走不別。數乘大船至北室韋抄掠。無甲冑，以石爲矢鏃。

【太平寰宇記卷一九九，北狄，靺鞨，九頁上】靺鞨，匈奴之別種也，隋時通焉。與靺鞨爲隣。居潢水北，亦鮮卑故地。勝兵萬餘人。習俗與突厥略同，亦臣於頡利。其渠帥號爲俟斤。唐貞觀中遣使內附。

【太平寰宇記卷一九九，北狄，流鬼，九頁下】流鬼，去長安一萬五千餘里，在北海之北。北至夜叉國，餘三面皆抵大海。南去萬設靺鞨（按：《通典》作「莫設」。）船行十五日。無城郭，依海島散居。掘地深數尺，兩邊斜豎木構爲屋。人皆皮帽，以狗尾雜麻爲布而衣之。婦人冬衣鹿皮，夏衣魚皮，制與獐同。多沮澤，有魚鹽之利。地氣沍寒，早霜雪。每堅冰之後，以木廣六寸、長七尺，施系其上，以踐層冰，逐及奔獸。俗多狗，以其皮毛爲裘褐。勝兵萬

餘人。無相敬之禮，官僚之法。不識四時節序。有他盜入境，乃相呼召。弓長四尺餘，箭與中國同，以骨石爲鏃。樂有歌舞。死解封樹，哭之三年，無餘服制。靺鞨有乘海至其國貨易，陳國家之盛業，于是其君長孟暉（按：《通典》作「孟韓」）遣其子可也余志，唐貞觀十四年（六四〇）三譯而來朝貢。初至靺鞨，不解乘馬，上卽顛墜。其長老又傳言其國北一月行有夜叉，人皆豕牙翹出，啖人，莫有涉其國界者，未嘗通中國。

東北古史資料彙編第十四編

唐大詔令集(宋)宋敏求撰。

(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唐大詔令集卷三〇，太宗破高麗回怡攝命皇太子斷決機務詔，一一一頁】朕粵在妙年，時逢道喪。……泊乎至道方泰，荼毒遽侵，自九年以來，極罹哀卹。又屬高麗逆亂，毒被韓夷。微物不安，無忘隱惻，遂復躬行吊伐，遠涉遐荒，時歷暄寒，體親風雨。雖復澄氛海外，有慰深衷，久倦征途，乃多虛弊。方今兆庶殷阜，六合廓清，垂拱無爲，允在茲日。而皇太子某令德遠彰，所有機務，可令斷決。……貞觀二十年(六四六)三月

【唐大詔令集卷九九，置營州都督府制，四九九頁】朕聞舞干戚者所以懷荒遠，固城池者所以欵戎夷。我國家頃有營州，茲爲虜障，使北戎不敢窺覘，東藩由其輯睦者久矣。自趙翻失於鎮靜，蕃部因此攜離，頗有負塗之睽，旋聞改邑之歎。高塘填塹，故里爲墟，言念於此，每思開復。奚饒樂郡王李大酺賜婚來朝，已納呼韓之拜。契丹松漠郡王李失活遣子入侍，彌嘉稔侯之節。咸申懇請，朕所難爲，宜恢遠圖，用光舊業。其營州都督，宜依舊於柳城安置。

【唐大詔令集 卷二二九，册新羅王金乾運文，六九六頁】 維大曆三年（七六八）歲次戊申，正月朔，二十八日，皇帝遣某官某乙，持節册命曰：「於戲！建萬國者不獨於中夏，嗣一姓者必求於令德。咨爾新羅王金英憲男乾運，爰自祖宗，撫有東表，克生明懿，載茂勳伐，采章文物，久洽華風，忠敬孝恭，率由純性，用蕃君子之國，能執外臣之禮。夫繼代之重，擇賢而授，是用建爾冢社，祚于青丘。敬其所守，纂其舊服，忠以奉上，惠以撫下，永修東藩之職，無替先君之命。肅膺典禮，可不慎歟！」

【唐大詔令集 卷二二九，册新羅王太妃文，六九六頁】 維大曆三年（七六八）歲在戊申，二月景子朔，十日乙酉，皇帝使某官某乙持節册命曰：「於戲！子承冢嗣，作藩輔之臣；母加尊稱，蓋春秋之義。咨爾新羅王金乾運母，素推勳族，雅有華風，其德可尚，其儀可則，鑒於圖史，式是禮容，儼東方君子之國，處中壺貴人之位。事上以敬，接下以仁，睦我親隣，亦資內助，有教子之明訓，膺繼代之新命，固可以崇峻徽懿，光昭盛禮。是用册爲新羅王太妃，修乃慈範，撫其嗣君，永懷前人，無改其道。欽承典册，可不慎歟！」

【唐大詔令集 卷二三〇，破高麗賜醮詔，七〇八頁】 …… 朕荷構乾象，大庇羣生。…… 蠶茲皮服，敢亂天常。…… 自涉遼陽，受降之城屢築；曾未期月，獻凱之歌日奏。傳烽告捷，異往昔之照甘泉；資敵爲糧，矯向時之挽紅粟。復以今日中攻其安市城，重圍四布，勢同

三板之危，縣命短晨，哀其守陣之哭。高麗僞主掃其境內，罄茲驍銳，咸發從軍，爰自平壤，長駟影援，有徒十五萬，連旗三十里，煙火稽天，若黃虵之吐霧，穀騎橫野，邁赤蟻之爲羣。朕心計料其地形，屈指籌其破日，分命衆將，各稟新書，臨事設奇，因機制變。行軍大總管李勣率總管虢國公張士貴等馬步軍十四總管，當其西南面；又命趙國公無忌率馬步軍二十六總管馳自東谷，合其來道，抵背扼喉，塞其歸路。朕乃潛師偃旆，登于北山，候彼交鋒，於茲聳轡，若處中天之闕，俯周宮於目前，如登太岳之岑，觀魯邦于掌內，出其不意，凶徒遂擾。初爲一陣，西拒勦軍，及此三分，因而大潰。流血川溢，滄波爲之暫丹；斬級彌山，髓骨以之成岳。蓋由鋒鏑交下，玉石同湮，雖則可哀，理無兼濟。其兵將大耨薩延壽、惠眞率其餘衆，一心輸款。但高麗國政，本□二人，今總委僞軍，隻輪不返，大慶允集，益深祇懼。可歸美清廟，昭告懋功，頒示萬邦，賜酺三日。貞觀十九年（六四五）六月

全唐文

（清）仁宗敕撰。

（清揚州刻本）

【全唐文卷七，太宗：授高延壽、高惠眞官爵詔，二二頁上】……高麗位頭大兄理大夫後部君主高延壽、大兄前部軍主高惠眞等，並馬韓酋長，鯁海英髦，分義景於扶桑，數鍾天厭，竊封疆於孤竹，自貽神怒。臨危轉禍，率衆來降，申其膝行之敬，成其面縛之禮。向風舉

踵，良足可嘉，咸宜收其俊才，嗣烏官於鄰子，錄其成效，映龜組於梅銷。延壽可鴻臚卿，惠真可司農卿。

【全唐文卷一〇八，後唐明宗：冊命高麗國王詔，五頁上】……權知高麗國王事建，身資雄勇，智達機鈴。……踵朱蒙啓土之禎，爲彼君長，履箕子作藩之跡，宣乃惠和。……今遣太僕卿王瓊、使副太府少卿兼通事舍人楊昭業等，持節備禮，冊命爾爲高麗國王。……永爲唐臣，世報王爵。往踐厥位，汝惟欽哉。

【全唐文卷一〇八，後唐明宗：冊命高麗國王詔，六頁上】卿……領日邊之分野，冠海外之英雄。……而又誠堅事大，志在恤隣。秣馬利兵，挫甄萱之黨，分衣減食，濟忽汗之人。繼航海以拜章，每充庭而致貢。……今授卿特進、檢校太尉、使持節、元菟州都督、上柱國，充大義軍使，仍封高麗國王。今差使太僕卿王瓊、使副太府少卿楊昭業等往彼，備禮冊命，兼賜國信、銀器、匹段等，具如別錄，至當領也。

【全唐文卷一〇八，後唐明宗：賜高麗三軍將吏詔，七頁上】朕以王建星雲稟秀，金石輸誠，信義著於陸鄰，忠孝彰於事大。領三韓之樂土，每奉周正，越萬里之洪波，常陳禹貢。勳名已顯，爵秩未崇，宜寵錫以桐圭，俾眞封於桃野。今封授高麗國王。差使往彼，備禮冊命，便令慰諭，想宜知悉。

【全唐文 卷一二，後唐明宗：賜高麗王勅，三頁下】 勅高麗國王。省所奏進奉謝恩紅地金銀五色線織成日月龍鳳襖緞二枝、紅地金銀五色線織成龍牀褥二面、金星皮甲二副、鬪錦銀皮甲二副、鬪錦鍊鐵兜四副、鬪錦紅地金銀五色線織成花鳥鬪錦捍胯四副、角弓四張、紅地金銀五色線織成龍魚鬪弓袋裁四具、行箚箭二百隻、貼金一百隻、貼銀木箚箭二百隻、紅地金銀五色線織成雲龍箭釵袋四具、金銀裝櫛鞘細鏤雲天玉劍一十口、內二口金銀裝鬪錦鞘、金錦裝鬪錦鞘細鏤雲天長刀一十口、金銀裏槍一十根、金銀裝鬪錦鞘七首一十口、金銀裝鞘七首一十口、細苧布一百匹、白氎二百匹、細中麻布三百匹事，具悉。卿世篤忠貞，家傳勳閥，爰屬承襲之始，遠輸貢奉之儀。貝錦成章，植華讓貴，咸陳筐篚，皆是珍奇，而又兵器駢羅，戎衣鮮麗，莫非精妙，可驗傾勤。嘉獎所深，再三無已。

【全唐文 卷一二，後唐明宗：賜高麗王勅，四頁上】 勅高麗國王。省所奏進奉金銀裝所刺六根、鬪錦鞘金銀裝劍六口、金銀裝鬪錦鞘長刀一十口、紅地金銀五色線織成花鳥鬪錦捍胯二腰、紅地金銀五色線織成花鳥鬪錦倚背二面、紅地金銀五色線織成花鳥鬪錦裙腰六腰、紅地金銀五色線織成鬪錦鞘金銀裝七首一十口、鍍金鷹鈴二十顆銀鏤子五色條銀尾銅全、鍍金鶴子鈴二十顆銀鏤尾銅全、細白氎布一百匹、細中麻布一百匹、人參五十斤、頭髮一十斤、金銀地鐵文剪刀一十枚、金銀細鏤剪刀一十枚、金銀細鏤剪髭剪刀一十枚、銀花

細鏤剪刀二十枚、金銀重口大樣刀子三十柄、銀重口大樣刀子四十柄、金銀重口中樣刀子五十柄、銀重口中樣刀子五十柄、金銀重口小刀子五十柄、銀重口小刀子一百柄、金銀細鏤撒火鏢二十枚、金銀細鏤鉗子二十枚、香油五十斤、松子五百斤事，具悉。卿地控東溟，心馳北闕，奉九邱而作貢，歷萬里以來王，戎器堅剛，織文靡麗，苔麻如雪，至藥通神，首飾翫具之奇，香澤果實之類。名器既衆，羅列甚多，省閱之時，稱尙良切。

【全唐文卷一二，後唐明宗：賜高麗王勅，五頁上】勅高麗國王。省所上表賀去年三月一日親幸澶州殺敗契丹事，具悉。朕以契丹顯違信義，輒肆侵陵，親御戎車，往平桀虜。靈旗一舉，狂寇四奔。卿遠聽捷音，頗據憤氣，載馳章表，來慶闕庭。嘉乃忠誠，不忘於意。

【全唐文卷二一八，晉少帝：賜高麗王王武詔，一一頁上】卿……尊獎誠深，貢輸禮備……宜旌命世之英，俾峻眞王之秩。爰旌亮節，仍進崇階。可檢校太保、持節、元菟州都督、上柱國，充大義軍使，仍封高麗國王。今命使光祿卿范匡政、使副太子洗馬張季凝等往彼，宣賜官告、勅牒、國信物等，具如別錄。勅賜高麗國王竹冊法物等：竹冊一副八十簡、紫絲條聯紅錦裝背冊匣一具、黑漆銀合陵金銅鑲鑰二副、攀環紅錦托裏襯冊文兩幅、黃綾夾帕一條、蓋冊匣三副、黃綾夾帕一條、蓋冊匣三副、黃絹油夾帕一條、舉冊匣熟紫絲板二條、絡冊牀熟紫絲油畫檐牀一張、銀裏脚角竿頭金柏木冊案一面、紫綾案褥一領、夾裙襪全行事紫

綾席褥一副、襯冊牀紫綾一副。

【全唐文卷一九，晉少帝：賜高麗國王王武詔，二頁下】省所奏以先臣遺命及官吏推請權知國事事，具悉。圭茅積慶，忠孝因心，早彰幹蠱之名，顯著象賢之譽。雅當嗣襲，深契物情，見先臣知子之明，成後嗣克家之美。遠陳章奏，尤驗純誠，欣慰之懷，寤寐無已。

【全唐文卷一九六，楊炯：李懷州墓誌銘，一頁上】公諱冲寂，字廣德，隴西狄道人也。……制公檢校司理常伯。……既陪軒帝之巡，乃覲漢家之事。屬阿孫南走，憑斗骨而爲城居，衛滿東亡，界朝鮮而爲役屬。乘輿乃誅後至，討不庭，申命六事之人，以問三韓之罪。制曰：「師出遼左，卿可爲北道主人，檢校營州都督。石門山險，銅鼎河流，天文則營室辨方，地象則神臺鎮野。供其行李，鄭國有東道之名，爲我主人，常山當北州之寄。」遼東平，以功遷蒲州刺史。

【全唐文卷一九六，楊炯：左武衛將軍成安子崔獻行狀，一七頁下】朝鮮舊壤，歌箕子之風謠，斗骨危城，屬烏孫之背誕。地惟孤竹，不聞謙讓之名，親則同株，曾無急難之意。特進泉男生以蕭牆搆孽，蔓草方滋，欲去危而就安，思轉禍而爲福，請歸有道，使者相望。天皇愍一物之推溝，詔公於國城內迎接。先之以造化之大，示之以雷霆之威，受其璧，焚其櫬，更徵侍子，來朝京闕，亦猶酈生憑軾，入齊國而下其城，賈誼上書，伏匈奴而答其背。乾封元

年(六六六)，詔遷遊騎將軍、左威衛義陽府折衝都尉，仍加上柱國，右羽林軍長上如故。

【全唐文 卷二八四，張九齡：敕新羅王金重熙書，一、二頁下】 敕新羅王金重熙。金獻章及僧冲虛等至，省表兼進獻及進功德並陳謝者，具悉。卿一方貴族，累葉雄材，秉忠孝以立身，資信義而爲國。代承爵命，日慕華風，師旅叶和，邊疆寧泰。況又時修職貢，歲奉表章，進獻精珍，忠勤並至。功德成就，恭敬彌彰，載覽謝陳，並用嘉歎。滄波萬里，雖隔於海隅，丹悃一心，每馳於闕下。以茲敷賞，常屬寢興，勉宏始終，用副朕意。今遣金獻章等歸國，並少有信心物，具在別錄。卿母及妃並副王、宰相以下各有賜物，至宜領之。冬寒，卿比平安好。卿母比得如宜。官吏、將士、百姓、僧道等各家存問。遺書指不多及。(編者按：此文又見於卷六六五，作者署名白居易。)

【全唐文 卷二八四，張九齡：敕新羅王金興光書，一三頁上】 敕新羅王、開府儀同三司、使持節、大都督雞林州諸軍事、上柱國金興光。賀正使金碣丹等至，兼得所進物，省表具悉。海路艱阻，朝賀不闕，歲亦忠謹，日以嗟稱，所謂君子爲邦，動必由禮。頃者，渤海靺鞨不識恩信，負恃荒遠，且爾逋誅。卿嫉惡之情，常以奮勵，故去年遣中使伺行成與金思蘭同往，欲以叶謀。比聞此賊困窮，偷生海曲，唯以抄竊，作梗道路。卿當隨近伺隙，掩襲取之。奇功若有所成，重賞更何所愛。適欲多有寄附，實慮此賊抄奪，不可不防，豈資窮寇。待蕩滅之

後，終無所惜。一昨金志廉等到，緣事緒未及還期，忽嬰瘵疾，遽令救療，而不幸殂逝，相次數人，言念殊鄉，載深軫悼。想卿聞此，良以增懷。然死者生之常，固其命也，固當理遣，無以累情。初秋尙熱，卿及首領、百姓，已下並平安好。今有答信物及別寄少信物，並付金信忠往，至宜領取。遺書指不多及。

【全唐文 卷二八五，張九齡：敕新羅王金興光書，九頁下】 敕雞林州大都督、新羅王金興光。比歲使來，朝貢相繼，雖隔滄海，無異諸華，禮樂衣冠，亦在此矣。皆是卿率心忠義，能此恭勤，朕每嘉之，常優等數。想卿在遠，應體至懷。頃者彼處使來，累有物故，水土不習，飲食異宜，奄忽爲災，遂至不救。言念逝者，此其命乎！想卿乍聞，應以傷悼。所以表奏，皆依來請。夏初漸熱，卿及吏人並平安好。今有少物，並付來使，至宜領取。遺書指不多及。

【全唐文 卷二八五，張九齡：敕新羅王金興光書，一〇頁上】 敕雞林州大都督、新羅王金興光。賀正謝恩，兩使續至，再省來表，深具雅懷。卿位總一方，道踰萬里，託誠見於章奏，執禮存乎使臣，雖隔滄溟，亦如面會。卿既能副朕虛己，朕亦保卿一心，言念懇誠，每以嗟尙。況文章禮樂，粲焉可觀，德義簪裾，浸以成俗，自非才包時傑，志合本朝，豈得物土異宜，而風流一變。乃比卿於魯、衛，豈復同於蕃服，朕之此懷，想所知也。賀正使金義質及祖榮相次永逝。念其遠勞，情以傷憫，雖有寵贈，猶不能忘。想卿乍聞，當甚軫悼。近又得思蘭表

稱，知卿欲於涇江寘戍，既當渤海衝要，又與祿山相望，仍有遠圖，固是長策。且蕞爾渤海，久已逋誅，重勞師徒，未能撲滅。卿每疾惡，深用嘉之。警寇安邊，有何不可，處置訖因使以聞。今有少物，答卿厚意，至宜領取。春暮已暄，卿及首領、百姓並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全唐文卷二八五，張九齡：敕渤海王大武藝書，一〇頁下】 敕忽汗州刺史、渤海郡王大武藝。卿於昆弟之間，自相忿鬪，門藝窮而歸我，安得不容。然處之西陲，爲卿之故，亦云不失，頗謂得所。何則？卿地雖海曲，常習華風。至如兄友弟悌，豈待訓習，骨肉情深，自所不忍。門藝縱有過惡，亦合容其改修。卿遂請取東歸，擬肆屠戮。朕教天下以孝友，豈復忍聞此事！誠惜卿名行，豈是保護逃亡。卿不知國恩，遂爾背德。卿所恃者遠，非能有他。朕比年含容，優恤中土，所未命將，事亦有時。卿能悔過輸誠，轉禍爲福，言則似順，意向執迷。請殺門藝，然後歸國，是何言也！觀卿表狀，亦有忠誠，可熟思之，不容易爾。今使內使往宣諭朕意，一一並口具述。使人李盡彥，朕亦親有處分，皆所知之。秋冷，卿及衙官、首領、百姓平安好。並遣崔尋挹同往。書指不多及。

【全唐文卷二八五，張九齡：敕渤海王大武藝書，一一頁下】 敕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大武藝。不識逆順之端，不知存亡之兆，而能有國者，未之聞也。卿往年背德，已爲禍階，近能悔過，不失臣節，迷復非遠，善又何加。朕記人之長，忘人之短，況此歸伏，載用嘉歎，永祚東

土，不亦宜乎！所令大成慶等入朝，並已處分，各加官賞，想具知之。所請替人，亦令還彼。又近得卿表云：「突厥遣使求合，擬打兩蕃。」奚及契丹今既內屬，而突厥私恨，欲讎此蕃。卿但不從，何妨有使。擬行執縛，義所不然，此是人情，況爲君道。然則知卿忠赤，動必以聞，永保此誠，慶流未已。春晚，卿及衙官、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全唐文 卷二八五，張九齡：敕渤海王大武藝書，一二頁上】 敕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大武藝。多蒙固所送水手及承前沒落人等來，表卿輸誠，無所不盡。長能保此，永作邊捍，自求多福，無以復加。漸冷，卿及衙官、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全唐文 卷二八五，張九齡：敕渤海王大武藝書，一二頁下】 敕忽汗州刺史、渤海郡王大武藝。卿往者誤計，幾於禍成，而失道未遙，聞義能徙，何其智也！朕棄人之過，收物之誠，表卿洗心，良以慰意。計卿既盡誠節，永固東藩，子孫百代，復何憂也！近使至，具知款曲，兼請宿衛及替，亦已依行。大朗雅等先犯國章，竄逐南鄙，亦皆捨罪，仍放歸蕃，卿可知之，皆朕意也。夏初漸熱，卿及首領、百姓等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全唐文 卷二八五，張九齡：敕平盧使烏知義書，一三頁上】 敕平盧節度、營州都督烏知義。突厥去歲東侵，已大不利，志在報復，行必再來。契丹及奚一心歸我，不有將護，豈云王略！頃有沒蕃人出，云其見擬東行，蕃漢諸軍須有嚴備，遠加斥堠，動靜須知，縱有凶徒，亦

卽無慮。委卿在遠，實謂得人，朕固無憂，一任量事。渤海、黑水近復歸國，亦委卿節度，想所知之。春初尙寒，卿將士以下並平安好。今令白真陁羅往，亦賜卿衣一副，至宜領取。遺書指不多及。

【全唐文 卷三五二，樊衡：爲幽州長史薛楚玉破契丹露布，二頁上】……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乘五聖之資，踞六合之大，德光天下，威振百蠻，四方無金革之事，蓋亦久矣。蠢茲凶寇，東胡餘孽，日者關內未通，隔在荒外，自相殺戮，君臣無序，不能獨立，交臂屈膝，求我國家以安之。聖朝矜其輸誠，且以護塞，故列于朝貢，編于鴻臚。故再册名王，累降重主，魁渠豪首，靡不霑渥。自開復營州二十年內，部落不聳，安農互商，金帛山積，我國家之於惠貸，亦深矣。而野性易動，狼心不革，中復背誕，寇我柳城，我是以有平盧之戰。當爲兵少城孤，不暇追北，盡其巢穴。殘凶游魂，假氣絕微，自以爲黃河涇、渭可以保天險，懸塞沙漠可以逃靈誅。陸梁窮荒，迷肆不復，我王師遠略，是以有黑山之討。……謂其困而知悟，面縛請降。而西連匈奴，東搆渤海，收合餘燼，窺我降奚，我是以有盧龍之師。當是時也，四蕃雲屯，十萬雨集，動兵鼓噪，聲聞百里，山川晝昏，土木皆震，勢欲朝驅降戶，夕通河朔。我行軍七千，乘天假威靈，黜之破石。斬單于之愛子，燬契丹之積卒，衆虜奔逃，扶傷不暇。於是，從散約解，雲卷霧消，投戈棄甲，莫敢迴視。我降戶完全堅利，而西蕃輜畜

十遺半矣。夫突厥乘天驕，兩蕃藉其銳悍，所向得志，其來久矣。……自黃龍舉烽，無歲不戰。驚駭我城柵，虔劉我亭戍，勞軼我師徒，糜耗我廣輸，實已四稔於茲矣。若乘勝不殄，無以一戎，所以戰士憤惋，餘怒未洩，將斬踏頓以染鏑，血頭曼以釁鼓。彷徨北兵，望烟塵而不肯返旆者久之。臣以爲，突厥銳而逃，渤海懾懼，勢未敢出。契丹大戰之後，人馬俱贏，其心不振，又恃以荒遠，必無我虞。而諸軍蕃銳，久思奮發，新聞破賊，無不增氣，若驅而襲之，可不血刃而取也。臣又與侍御史王審禮、節度副使烏知義及將士等僉議，咸以爲然。議猶未決，適會勅令臣討逐。已準勅書，當日宣布，三軍之士，莫不踴躍。於是，拔距蒙輪之伍響應，投蓋超乘之卒景集。節度副使、右羽林軍大將軍烏知義，卽令都護裴旻理兵述職，大閱於松林管內。勇士萬人，駉駒千里，拔三丈者，得七十匹。輕幟迅走之乘，鷹揚貔武之士，左贏糧、右持械者，日越七百里，朝發薊門、夕宿碣石者，得八千人。勵以威神，節以金鼓。旣而饒樂歸義，王李詩、衙官可支、刺史伊覓暗燭祿并里水、扶餘者違未盧、東胡雜種君長之郡，左射人，右射馬；翼迅霆轉，沙振駢角者，二萬五千餘騎。鐵甲霜野，朱旗火天；遂陵赤山，下塞谷，絕泱濛，橫大漠。……

【全唐文卷三八七，獨孤及：送歸中丞使新羅弔祭册立序，一六頁下】

……今天子以公身

衣儒服，力儒行，行之修可移於官，學之精可專對四方，是故公任執法之位，且使操節以濟

大海，頌我王度於大荒之外。夫新羅嗣王以喪訃，且請命於我矣。我則歸贈繼好，以策命命之，實懷遠示德，禮之大者。夫亦將宏宣王風，誕敷微言，使雞林塞外一變可至齊、魯，不然，歸公何以不陋九夷之行也？蓋行於忠信者無險易，拘於王程者無遠近。故公受詔之日則遺其身，視涉海如蹈陸，謂窮髮猶跬步。豈鯨怒鼉抃，足戒行李！凡以詩貺別，姑美遣使臣之盛云爾。

【全唐文 卷五六六，韓愈：江西觀察史章公墓誌銘，二頁下】公諱丹……新羅國君死，公以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紫衣金魚往弔，立其嗣。故事，使外國者，常賜州縣官十員，使以名上，以便其私，號私覲官。公將行曰：「吾天子吏，使海外國，不足於資，宜上請，安有賣官以受錢耶？」即具疏所以。上以爲賢，命有司與其費。至鄆州，會新羅告所當立君死。還拜容州刺史、容管經略招討使。

【全唐文 卷六〇三，劉禹錫：代淮南杜司徒奏新羅請廣利方狀，五頁上】淮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敕賜貞元廣利方五卷。右臣得新羅賀正使忤如言狀，稱請前件方狀一部，將歸本國者。伏以纂集神效，出自聖衷，藥必易求，疾無隱狀。搜方技之祕要，拯生靈之天瘡，坐此華胥，咸躋仁壽。遂令絕域，悉聽風聲，美茲豐功，爰有誠請。以其久稱藩附，素混車書，航海獻琛，既已通於華禮，釋疴蠲癘，豈獨隔於外區。正當四海爲家，冀覩十全之效。

臣即欲寫付，未敢自專，謹錄奏聞。

【全唐文 卷六四七，元稹：青州道渤海慎能至王姪大公則等授金吾將軍放還蕃制，一二頁下】 敕慎能至王姪大公則等。洲東之國，知義之道，與華夏同風者，爾輩是也。冒越深阻，和會於庭。予嘉乃誠，命以崇秩，用奮威衛，保爾恩榮。無怠無違，永作藩服。

【全唐文 卷六四七，元稹：青州道渤海大定順王姪大多英等授諸衛將軍放還蕃制，一二頁上】 敕大定順王姪大多英等。我十有二衛將軍以率其屬，皆匡備左右，爲吾近臣，自非勳庸，不以輕授。以汝各贊琛賚，勞於梯航，俾耀遠人，宜示恩寵。歸撫爾類，知吾勸來。

【全唐文 卷六五八，白居易：渤海王子加官制，一三頁上】 敕渤海王子。舉國內屬，遣子來朝，祇命奉章，禮無違者。夫入修職貢，出錫爵秩，茲惟舊典，舉而行之。

【全唐文 卷七二八，封敖：與渤海王大彝震書，一三頁上】 勅渤海王大彝震。王子大昌輝等自。（編者按：「自」疑應作「至」。）省表陳賀并進奉事，具悉。卿代襲忠貞，器資仁厚，遵禮義而封部和樂，持法度而渤海晏寧。遠慕華風，聿修誠節。梯航萬里，任土之貢獻俱來；夙夜一心，朝天之禮義克備。龍庭必會，鯁域何遙？言念嘉猷，豈忘寤嘆！勉宏教義，常奉恩榮。今因王子大昌輝等迴國，賜卿官告及信物，至宜領之。妃及副王、長史、平章事等，各有賜物，具如別錄。

【全唐文 卷七五〇，杜牧：新羅王子金元宏等授太常寺少卿監丞簿制，七頁下】 勅某臣等。感恩知義，奉贄不闕，居大海之外，爲有禮之賓，爾國是也。自列國卿，至於署丞，皆吾文吏之選。次第授爾，亦所以表他國不同，禮也。將我恩寵，耀爾殊隣，慎勿怠違，永作藩屏，並可依前件，仍並放還蕃。

東北古史資料彙編第十五編

隸釋 (宋) 洪适撰。 (汪氏刻本)

【隸釋卷七，一〇頁上】 荊州刺史度尙碑漢桓帝永康元年(一六七)

……封右鄉侯，遷遼東太守，旬月之間，葳絡寧輯。

……截彼海外，績莫匪嘉。

【隸釋卷一〇，一七頁下】 涼州刺史魏元丕碑漢靈帝光和四年(二八二)

樂浪太守，劇，騰述，元才。……

【隸釋卷一〇，二二頁上】 幽州刺史朱龜碑漢靈帝中平二年(一八五)

鮮卑數犯鄣塞，僉復舉君，拜幽州刺史。……門衛弛柝而無愴惕，百姓不復屯其城塢。

出塞追寇。……蠢爾夷貉，蕩我邊氓，銜命督使，武氣颯騰。……

【隸釋卷一五，一頁下】 賜豫州刺史馮煥詔漢安帝元初六年(一一九)

告豫州刺史馮煥。……去年鮮卑連犯鄣塞。……〔高句〕麗王宮，儻輕狡猾。……

……頃屬樂浪久矣。……元初六年(一一九)十二月。

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 趙萬里撰。

(科學出版社印本)

【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 第三冊，葉一八】 魏瑤光寺尼慈義墓誌銘

尼諱英，姓高氏，勃海條人也。文昭皇太后之兄女，世宗景明四年(五〇三)納爲夫人，正始五年(五〇八)拜爲皇后。帝崩，志願道門，出俗爲尼。以神龜元年(五一八)九月廿四日薨於寺，十月十五日遷葬於岵山。……

【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 第四冊，葉一四二】 魏故處士王君墓誌銘

君諱基，字洪業，樂浪遂城人也。……春秋卅有二，正光三年(五三二)，歲次壬寅，二月癸亥朔，廿四日丙戌，薨於洛陽永康里。……粵四年，十月甲寅朔，廿日癸酉，窆於洛陽城北首陽之山。……

其先出自有殷，周武王剋商，封箕子於朝鮮，子孫因而氏焉。六世祖波，燕儀同三司、武邑公；高祖班，散騎常侍、平西將軍、給事黃門侍郎、晉陽侯；曾祖定國，聖朝庫部給事、冠軍將軍、并州刺史、博平男；祖唐成，廣武將軍、東宮侍郎、合肥子；父光祖，寧遠將軍、徐州長史、淮陽太守、司州中正、晉陽男。第三子也。

【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 第五冊，葉二九二】 梁瓌銘誌

君諱瓌，字光祿，安定安定人也。……開皇七年（五八七）勅授奉朝請，詔使高麗，撫尉夷長，應命啟服。……

昭陵碑錄

羅振玉校錄。

（晨風閣叢書本）

【昭陵碑錄 卷上，三頁上】

溫彥博碑

岑文本撰

……煬帝親董九伐，問罪三韓。于時禮部尚書楊玄感□□□□□□；侍郎斛斯政出奔高麗。既而乘轅南反，詔公銜命蕃境，申明臣節，陳之以逆順，宣暢國威，示之以禍福。……又以公爲東北道招慰大使。屬天地橫潰，□□戎版蕩，……我高祖……授公□□□□幽州總管府長史，封西河郡公，食邑二……

【昭陵碑錄 卷上，八頁上】

段志玄碑

……隨大業中，薄伐遼左，公占募從征，年始十四。夫兵戰凶危也，遼碭遐阻也，童牙而從兵戰，忘□□而涉遼碭，□□之識，基於是矣。

【昭陵碑錄 卷中，三三頁下】

杜君綽碑

李儼撰

……頃之，奉使於鄜州道簡點，明年又□遼東道經略大使，賜物一百五十段，金帶一□，□馬一匹。弭節馳原，揚鑣式路，□奇□於近甸，□戎之□克宣，申祕算於遐川，三韓之

會載揚。

【昭陵碑錄卷下，二二頁上】阿史那忠碑

……既而句麗、百濟互相侵逼。……

……顯慶□年，詔爲使持節、長岑道行軍大總管。辰韓俶擾，從旆除殘，契丹縱毒，迴戈拯亂，剿玄兔之遊魂，覆黃龍之巨孽。

【昭陵碑錄卷下，一七頁下】李勣碑 唐高宗撰

貞觀十九年（六四五）授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先朝東征，大破駐蹕。……

先朝親行弔伐，雲衝萬道，天兵四臨，醜徒於握中，置凶羣於几上。但聖心惻隱，不忍坑夷，賜以重生，返其歸路，猶復收合餘燼，背義忘恩，莫念解網之仁，還興舉斧之逆。朕恭惟往志，情切授柯，思清穢穴之妖，誓雪園陵之憤。昔王翦舊將，方吞南楚之強，充國老臣，始定西羌之孽。立功立事，耆德是憑，故勞公暮年出征外域，乃以公爲遼東道安撫大使、行軍大總管。……縱間諜以知窮，因鄉導而乘隙，殄茲寇壘，不籍九攻之勞，獲彼凶渠，唯恃七擒之術，傾源拔本，海罄山空，萬代逋誅，一朝清蕩。及旋，拜太子太師，加封二百戶。

【昭陵碑錄卷下，二四頁下】乙速孤神慶碑

……龍顏憑怒，有事於遼水之陽。驚雷輻於碣石，洗□□□□□□□□……

金石萃編(清)王昶撰。(原刻本)

【金石萃編卷四二，一八頁上】 幽州昭仁寺碑 朱子奢撰

隨政悖道，區夏殲潰，……旌蹕遍天下，馳道窮華裔，暴師韓濊，宿兵遼碣。……

【金石萃編卷六八，一四頁下】 □部將軍功德記 郭謙光撰

大唐天兵中軍副使、右金吾衛將軍、上柱國、遵化郡開國公□部珣，本枝東海，世食舊德。相虞不臘，之奇族行，太上懷邦，由余載格。歷官內外，以貞勤驟徙天兵重鎮，實佐中軍。

于神龍二年(七〇六)三月與內子樂浪郡夫人黑齒氏，即大將軍燕公之中女也，躋京陵，越巨壑，出入坎窞，牽攀莖蔓，再休再咽，迺詹夫淨域焉。……

……部選宣德郎昕 次子吏部選上柱國暉 次子上□□□ 次子……兵部選

仲容 公婿天□□軍總管□義

【金石萃編卷七八，三〇頁下】 奚、契丹兩著 裴耀卿撰

右奚及契丹，尤近邊鄙，侵軼是慮，式遏成勞，臣庶常情唯欲防禦，所謂長策無出此者。陛下獨斷宸襟，高奮羣議，以為頓兵塞下，轉粟邊軍，曠日持久，役無寧歲；若不因利乘便，一舉遂平，使遷善者自新，為惡者就戮，事若不爾，無息我人，且令大兵臨之，凶徒必

洪，不出此歲，當並成擒。臣等初奉聖謀，高深未測，及聞凱捷，晷候不差，而兩蕃遺噍，莫不稽顙，緣邊戍卒，咸已返耕，臥鼓滅烽，誠自此始，斯皆陛下睿謀先定，神武非常，觀變早於未萌，必取預於無象。臣伏以成功不宰，君人所以爲量，有美不宣，臣子所以成罪。臣雖蒙警，安敢無言。既預聞始謀，又幸見成事，豈可使天功虛往，而日月不知，竹帛相傳，復紀何事！請具狀宣付史館，垂示將來，仍許將吏等刊石勒頌，以紀功德。臣耀卿等不勝區區抃躍之至。謹奉狀以聞。謹奏。

開元廿二年（七三五）二月十二日，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上柱國臣李林甫奏。
中書令、集賢院學士、修國史、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臣張九齡。

侍中、宏文館學士、上護軍臣裴耀卿。

【金石萃編卷九〇，五頁上】劉元尙墓誌

寶忻撰

君諱元尙，……彭城人也。……奚首領屈突于侵擾侯亭，攪亂軍旅，公密奉綸誥，勒公討之。……

【金石萃編卷九五，二三頁上】

臧懷恪碑

顏真卿撰

公諱懷恪，字貞節，東莞人。……開元初，嘗遊平盧，屬奚、室韋天下，公挺身與戰，所向摧靡，由是發名。

【金石萃編卷一三，六二頁上】 王文幹墓誌

公諱文幹，字強之。……開成五年（八四〇），詔遣充新羅使。拜辭龍闕，指日首途，巨海洪波，浩浩萬里，一葦濟涉，不越五旬，如鳥斯飛，屆于東國。王事斯畢，廻櫂累程，潮退反風，征帆阻駐，未達本國，恐懼在舟，夜耿耿而罔爲，魂營營而至曙。嗚呼！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及其不測，妖恠競生，波滉漾而滔天，雲鬢鬢而蔽日，介副相失，舟楫差池，毒惡相仍，疾從此起。……

八瓊室金石補正

（清）陸增祥撰。

（吳興劉氏希古樓叢書本）

【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三五，一八頁上】

左監門大將軍樊興碑

公諱興，字積慶，安陸人也。……〔貞觀〕十九年（六四五），變興東指，襲行遼隧。

公於定州奉令乘駟還□，副梁國公宮城留守，任寄之重，莫或與京。宸駕凱旋，特蒙勞喻，賜物三百段。……

【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三六，一頁下】

信法寺彌陀象碑

鄭萬芙撰

太宗文皇帝重光御極，體睿凝圖。始自憂勤，寧羣飛於海外，賜之仁壽，拯塗地於寰中。氈裘板屋之酋，入堤封而請吏，雕題鏤胸之長，款郊甸以相趨。養爾三韓，不供貢職，肆

梟鏡於君主，施鶴毒於萌黎，士□憂惶，道路以目。既軫納隍之慮，爰奮赫斯之怒。爾乃親宏廟略，問罪遼東；義勇爭先，水陸齊舉。柱國李□徵、都維那飛騎尉杜遺願合應募一百人等，懷忠應募，蓄銳俟□，被組練之衣，參熊羆之旅。雖以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而蠶臺有毒，儻或兵凶，遂乃同德同心，願造彌陀像一鋪。既而登之罟以電邁，跨渤海而天臨，一戰褰旗，瓦解冰泮，擒鑿齒於華野，繳大風於青邱，刻琬琰於丸都，飲驩躡於河渚。元氏縣一百人等，並推鋒於漂杵之地，賈勇於先鳴之晨，厠邱山之隆賞，預川坻之嘉會，名節書於王府，勳庸被於管絃，竟免毀於髮膚，終不離於霧露。……乃爲銘曰：……明明□帝，光宅神州，蠢茲荒卉，不率王猷。爰總□豹，屆于青邱，霜鋒暫舉，渤海安流。……

【八瓊室金石補正 卷四〇，七頁上】 上護軍龐德威墓誌（大唐故上護軍龐府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德威，字二哥，南安人也。……往以三韓未附，鯁壑驚波，九種猶迷，鼉津駭浪。公荷霜戈而奮武，揮星劍以臨戎，勇若鯁諸，捷如慶忌，遂授公勳官上護軍，酬勞効也。……乾封元年（六六六），十二月十七日……卒乎私第。……

【八瓊室金石補正 卷四一，二七頁上】 三門主李師利等題名

版授懷州長史李師利妻馬息前朝鮮郡王府參軍文晟

【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五〇，一頁上】右衛中郎將鄭元臬墓誌

公諱玄臬，滎陽開封人也。其先祖仕魏，名高當代，功冠軍倫。時烏夷弗庭，貂戈未戢，迺輟爲東光侯，鎮諸滄海，于今裔胄，尙守其業。……

【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五四，三頁上】冠軍大將軍李仁德墓誌

公曰仁德，族李氏，其先蓋樂浪望族也。自堯臣類馬，周史猶龍，眞裔散於殊方，保姓傳於弈代。……

【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五六，二八頁上】本願寺三門碑

……天子將有事東夷，誅有罪也。中山次飛翹名昉等率六十人，忠勇冠時，言從薄伐。

【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六二，三頁上】贈司空李楷洛碑

是歲，以空弦之士七百騎，垂橐入塞，解甲來朝。以其本枝，復賜李氏，授玉鈐衛將軍、左奉宸內供奉，圖形雲閣之中，置酒蓬萊之上，君臣相賀，羽衛生光。……是後，殪靺鞨于鴨綠之野，覆林胡于榆關之外。……

【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七〇，一六頁下】寶鞏等殘題名

……州觀察處置、押新羅渤海兩蕃等使、金紫……

海東金石苑

(清)劉喜海校錄。

(嘉業堂刻本)

【海東金石苑卷一，三八頁上】

唐新羅眞鑒禪師碑銘

崔致遠撰

……禪師法諱慧昭，俗姓崔氏。其先漢族，冠蓋山東，隋師征遼，多沒驪、貊，有降志而爲遐貳者。爰及聖唐，囊括四郡，今爲全州金馬人也。……

【海東金石苑卷二，一二頁上】

唐新羅朗慧和尚塔碑

崔致遠撰

論曰：麟史不云乎，「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則昔武烈大王爲乙祭時，爲屠濊貊乞師計，將眞德女君命，陞觀昭陵皇帝，面陳「願奉正朔、易服章」。天子嘉許，庭賜華裝，受位特進。一日，召諸番王子宴，大置酒，堆寶貨，俾恣滿所欲。王乃杯觴則禮以防亂，繒綵則智以獲多。眾辭出，文皇目送而嘆曰：「國器」。及其行也，以御製并書《溫湯》、《晉祠》二碑暨御撰《晉書》一部賚之。時蓬閣寫是書裁竟二本，上一錫儲君，一爲我賜。復命華資官祖道青門外，則寵之優、禮之厚，設聾盲乎智者足亦駭耳目。自茲吾土一變至於魯，入世之後，大師西學而東化，加一變至於道。則莫之與京，捨我誰謂！偉矣哉！

【海東金石苑卷二，三二頁上】

唐新羅眞鏡大師塔銘

後梁末帝龍德四年（九二四）

新羅景

明王朴昇英撰

……大師諱審希，俗姓新金氏。其先任那王族，草拔聖枝，每苦鄰兵，投於我國。遠祖興武大王，鼇山稟氣，鯁水騰精，握文符而出自相庭，攜武略而高扶王室。終平二敵，永安免郡之人，克奉三朝，遐撫辰韓之俗。……

【海東金石苑卷三，二四頁上】 後晉高麗淨土寺法鏡大師慈鑑塔銘後晉高祖天福八年（九四三）
崔彥撰

……大師法諱玄暉，俗姓李氏。其先，周朝闕德，柱史逃榮，苦縣地靈，知有猶龍之聖，鄒鄉天寶，昔聞歎鳳之君，故言匪魯司寇無以知之者也。遠祖自聖唐遠征遼左，從軍到此，苦役忘歸，今為全州南原人也。

【海東金石苑卷三，三一頁上】 後晉高麗五龍寺法鏡大師塔碑銘後晉高祖天福九年（九四四）
……大師法諱慶猷，俗姓張氏。其先南陽冠族，大漢宗枝，遠祖偶涉鯨波，來栖免郡。

【海東金石苑卷三，三六頁上】 後晉高麗先覺大師塔碑後晉出帝開運三年（九四六） 崔彥撰

……大師法諱迴微，俗姓崔氏。其先博陵冠蓋，雄府棟梁，奉使雞林，流恩□郡，所以栖心雲水，寓蹟海壖，今為武州□□人。

附錄

編者按：以下選錄碑銘十六篇，未經刪節，不加標點，略存原來款式，仍記各書著錄卷頁於下，以便檢查。補釋或誤，多經校正，字有別體，改從今體。

漢平山君祠碑（《海東金石苑補遺》劉承幹校錄，嘉業堂刻本，卷一，一頁上） 高建初尺六尺，廣四尺。七行，

行十一字至十三字不等。隸書。

□□□年四月戊午粘蟬長□□

□建丞屬國會陵爲□□□

□神祠刻石辭曰

□平山君德配代嵩承天出□

□佑粘蟬興甘風雨惠閭土田

□□壽考五穀豐成盜賊不起

□□蟄臧出入吉利咸受神光

魏毋丘儉丸都山紀功殘石（《滿洲金石志》羅福頤校錄，一九三七年石印本，卷一，一頁上） 石殘，存左

角，高建初尺一尺四寸五分，廣一尺二寸。七行，行四字至九字不等，隸書。

正始三年高句驪反

督七牙門討句驪五

復遺寇六年五月旋

討寇將軍魏烏丸單于□

威寇將軍都亭侯□

行裨將軍領玄

□裨將軍

高麗好太王碑（《滿洲金石志》卷一，四頁上）高二丈五尺六寸二分，廣八尺二寸五分。第一、第二兩面每面

十一行。第三面十三行。第四面九行。行四十一字。正書。

惟昔始祖鄒牟王之創基也出自北夫餘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出生子有聖德□□□□

□命駕巡車南下路由夫餘奄利大水王臨津言曰我是皇天之子母河伯女郎鄒牟王爲我連蔽

浮龜應聲即爲連蔽浮龜然後造渡於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不樂世位因遣黃龍來下

迎王王於忽本東罌黃龍負昇天願命世子儒留王以道輿治大朱留王紹承基業眾至十七世孫

國罽上廣開土境平安好太王二九登祚号爲永樂太王恩澤洽于皇天威武殄被四海掃除□□
庶寧其業國富民殷五穀豐熟昊天不吊卅有九宴駕棄國以甲寅年九月廿九日乙酉遷就山陵
於是立碑銘記勳績以示後世焉其辭曰

永樂五年歲在乙未王以碑麗不息□□又躬率往討叵富山負山至鹽水上破其亾部落六七百當
牛馬羣羊不可稱數於是旋駕因過弩平道東來□□力城北豐五備狎遊觀土境田獵而還百殘
新羅舊是屬民由來朝貢而倭以辛卯年來渡海破百殘□□羅以爲臣民以六年丙申王躬率
水軍討利殘國軍□□首攻取壹八城曰模盧城岩模盧城幹弓利□□城閣彌城牟盧城彌沙
城□舍蔦城阿且城古利城□利城雜彌城莫利城勾牟城古模耶羅城貞□□□而耶羅
城□瑒城□□城□□□奴城沸□□利城彌鄒城也利城大山韓城掃加城敦拔□□□婁
賣城散□城□婁城細城牟婁城于婁城蘇灰城燕婁城析支利城巖門至城林城□□□其
□□城就鄒城□拔城古牟婁城閏奴城貫奴城彡穰城□□□羅城仇天城□□□其
國城賊不服氣敢出百戰王威赫怒渡阿利水遣刺迫城橫□□□便國城百殘王困逼獻出男
女生白一千人細布千匹歸王自誓從今以後永爲奴客太王恩赦□迷之銜錄其後順之誠於是
□五十八城村七百將殘王弟并大臣十人旋師還都八年戊戌教遣偏師觀肅慎土谷因便抄得
莫新羅城加大羅谷男女三百餘人自此以來朝貢論事九年己亥百殘違誓與倭和通王巡下平

穰而新羅遣使白王云倭人滿其國境潰破城池以奴客爲民歸王請命太王恩後稱其忠□特遣
 使還告以□□十年庚子教遣步騎五萬往救新羅從男居城至新羅城倭滿其中官兵方至倭賊
 退□□□□□□□□□□來背恩追至任那加羅從拔城城即歸服安羅人戍兵拔新羅城□城倭滿
 倭潰城六□□□□□□□□□□□□□□□□盡□隋來安羅人戍兵滿□□□□□□□□□□
 □□□
 境好太□□□□□□□□率□□□□□□□□□□□□□□□□□□□□□□□□□□□□□□□□□□□□□□
 □石城□連船□□□□□□□□率□□□□□□□□□□□□□□□□□□□□□□□□□□□□□□□□□□□□□□
 七年丁未教遣步騎五萬□□□
 器械不可稱數還破沙溝城婁城□□□
 民中叛不貢王躬率往討軍到餘城而餘城國駢□□□
 募化隋官來者味仇婁鴨盧卑斯麻鴨盧□立婁鴨盧肅斯舍□□□
 四村一千四百守墓人烟戶賣勾余民國烟二看烟三東海賈國烟三看烟五敦城□四家盡爲看
 烟于城一家爲看烟碑利城二家爲國烟平穰城民國烟一看烟十皆連二家爲看烟住婁人國烟
 一看烟卅二梁谷二家爲看烟梁城二家爲看烟安夫連廿二家爲看烟改谷三家爲看烟新城三
 家爲看烟南蘇城一家爲國烟新來韓穰沙水城國烟一看烟一半婁城二家爲看烟豆比鴨岑韓

五家爲看烟勾牟客頭二家爲看烟永底韓一家爲看烟舍蔦城韓穢國烟三看烟廿一古家耶羅城一家爲看烟炅古城國烟一看烟三客賢韓一家爲看烟阿且城雜珍城合十家爲看烟巴奴城韓九家爲看烟岩模盧城四家爲看烟岩模盧城二家爲看烟牟水城三家爲看烟幹弓利城國烟二看烟四彌鄒城國烟六看烟□□□□□城三家爲看烟豆奴城國烟一看烟二奧利城國烟二看烟八須鄒城國烟二看烟五百殘南居韓國烟一看烟五大山韓城六家爲看烟農賣城國烟一看烟一閏奴城國烟二都烟廿二古牟婁城國烟二看烟八瑒城國烟一看烟八味城六家爲看烟就咨城五家爲看烟多穰城廿四家爲看烟散那城一家爲國烟那且城一家爲看烟勾牟城一家爲看烟於利城八家爲看烟比利城三家爲看烟細城三家爲看烟國罌上廣開土境好太王存時教言祖王先王但教取遠近舊民守墓洒掃吾慮舊民轉當羸劣若吾萬年之後安守墓者但取吾躬率所略來韓穢令備洒掃言教如此是以如教令取韓穢二百廿家慮其不知法則復取舊民一百十家合新舊守墓戶國烟卅看烟三百都合三百卅家自上祖先王以來墓上不安石碑致使守墓人烟戶差錯惟國罌上廣開土境好太王盡爲祖先王墓上立碑銘其烟戶不令差錯又制守墓人自今以後不得更相轉賣雖有富足之者亦不得擅買其有違令賣者刑之買人制令守墓之

高麗大兄冉牟墓誌（《通溝》日本池內宏撰，一九三八年印本，第二八圖）誌在吉林輯安冉牟墓內門楣上，

文八十一行，行十字，墨書。約高一尺，廣七尺六寸半，有欄界。牟頭婁撰文。舊稱牟頭婁墓誌，誤。

大使者牟頭婁□奴客

文

河泊之孫日月之子鄒牟

聖王元出北夫餘天下四

方知此國都最聖信□□

治此郡之嗣治□□聖

王奴客祖先□□□□

餘隨聖王來奴客回□是

之故坐□□□□□□

世遭官恩□□□□□□

聖太王之世隨□□□□

礼儀賓□□□□□□

非寵技□□□□□□

叛逆綏□□之益□□□兄

冉牟□世□□衣之□□

遣招□□□□□□□□

狗雞□□□□□□□□

暨農□□□□□□□□

悅□□□□□□□□□□

恩信□昌□□□□□□□

官客之□□□□□□□□

牟令彡靈□□□□□□□

慕容鮮卑□濊使人□知

河泊之孫日月之子所生

之地來□北夫餘大兄冉

牟推□□公義彡靈□□

處省□□□□□□□□

牟婁□□□□□□□□

命遣□□□白□□□□
 □□□□□□□世守□□
 □□□□□□□存□□□□
 □□□□□□□造世人□□
 □□□□□□□苑岡□□□□
 □□□□□□□易□□□□□□
 □□□苑命□問□□□□□□
 □□□三日□□□□□□□□
 □□□夫餘□□□□□□□□
 □□□河泊日月之孫□□□□
 □□□在祖大兄冉牟壽盡
 □□□於彼喪亡終由祖父
 □□□大兄慈惠大兄□□□□
 悲世遭官恩恩賜祖之□□
 道城民谷民並領前王□□

育如此遷至國岡上大

聖地好太聖王緣祖父

忝恩教奴客牟頭婁

牟教遣令北夫餘守事河

泊之孫日月之子聖王

族昊天不弔奄便

奴客在遠哀切知若

不月不明肇

朝神

固

知奴客在遠之

還教之

潤太隧踊躍

使人教老奴客

官恩緣道

使至無□□□□□□□□

翹極言教一心□□□□□□

免□□□□□□□□述

喪不□□□□□□□□

三人相□□□□□□□□

一□□□□□□□□□

公依如若□□拜□□□□

知之敢□□法□□□□

可知之□□如幾□□□□

朔月□□□□□□□□

池海□□□□□□□□

□□(編者按：以下模糊不錄)

唐平百濟碑(海東金石苑卷一，四頁下)

刻石塔之四周，拓本高五尺二寸強，周廣四丈六尺強，一百十

七行，前七十九行行十六字，後三十八行行二十字，正書。額字二行，行四字，篆書。

大唐平百濟國碑銘篆書

顯慶五年歲在庚申八月己巳朔十五日癸未建

洛州河南權懷素書

原夫皇王所以朝萬國制百靈清海外而舉天維宅寰中而恢地絡莫不揚七德以馭遐荒耀五兵而肅邊徼雖質文異軌步驟殊塗揖讓之與干戈受終之與革命皆載勞神武未戢佳兵是知泓水挺妖九嬰遂戮洞庭構逆三苗以誅若乃式鑒千齡緬惟萬古當塗代漢典午承曹至於任重鑿門禮崇推轂馬伏波則鑄銅交趾寶車騎則勒石燕然竟不能覆鯤海之奔鯨絕狼山之封豕況丘樹磨滅聲塵寂寥圓鼎不傳方書莫紀蠢茲卉服竊命烏洲襟帶九夷懸隔萬里恃斯險阨敢亂天常東伐親隣近違 明詔北連逆豎遠應梟聲況外棄直臣內信妖婦刑罰所及唯在忠良寵任所加必先諂倖標梅結怨杼軸銜悲我

皇體二居尊通三表極珠衡毓慶日角騰輝揖五瑞而朝百神妙萬物而乘六辯正天柱於西北迴地紐於東南若夫席龍圖褒鳳紀懸金鏡齊玉燭拔窮鱗於涸轍拯危卵於傾巢哀此遺配憤斯兇醜未親吊伐先命元戎使持節神丘嶠夷馬韓熊津等一十四道大總管左武衛大將軍上柱國公蘇定方疊遠構於曾城派長瀾委水叶英圖於武帳標秀氣於文昌架李霍而不迫俯彭韓

而高視趙雲一身之膽勇冠三軍關羽萬人之敵聲雄百代捐軀殉國之志冒流鏞而逾堅輕生重
義之忱趨□□而難奪心懸冰鏡鬼神無以秘其形質遺松筠風霜不能改其色至於養□□撫邊
夷慎四知去三惑顧冰泉以表潔□霜柏以凝貞不言而合詩書不行而□□矩將白雲而共爽與
青松而競高遠□□成有愆德副大總管冠軍大將軍□□衛將軍上柱國下博公劉伯英上
□□□□風□負廊廟之才懷將相之器言爲物範行成士則詞溫布帛氣馥芝蘭績著旗常調
諧鍾律重平生於□□輕尺璧於寸陰破隗之勳常似不足平□之策□未涉言副大總管使持節
隴州諸軍事隴州刺史上柱國安夷公董寶德□□舉雄圖傑立藝通三略策運□□□真梅
能令魏軍止渴無勞實績□□□寒副大總管左領軍將軍金□□□溫雅器識沈毅無小
人之細行有君子之高風武既止戈文亦柔遠行軍長史中書舍人□行儀雲翹吐秀日鏡揚輝風
偃摺紳道光雅俗鑒清許郭望重荀裴辯箭騰□□九流於學海詞條發穎掩七澤於文□□太傅
之深謀未堪捧轡杜鎮南之遠略何可扶輪□□鳳池式清鯨壑邢國公運祕策總驍雄陰羽開偃
月之圖陽文含曉星之氣龍韜豹鈴必表於情源玄女黃公咸會於神用况乎稽天蟻聚匝地蜂飛
類短狐之含沙似長蛇之吐霧連營則豺狼滿道結陣則梟鏡彌山以此兇徒守斯窮險不知懸縷
將絕墜之以千鈞累碁先危壓之以九鼎于時秋草衰而寒山淨涼廳舉而殺氣嚴逸足與流電爭
飛疊鼓共奔雷競震命豐隆而後殿控烈猷以前驅沴氣妖氛掃之以戈戟崇墉峻堞碎之以衝□

左□軍總管右屯衛郎將上柱國祝阿□右一軍總管使持節淄州刺史上柱國于元嗣地處開河材包文武挾山西之壯氣乘冀北之浮雲呼吸則江海停波嘯咤則風雷絕響嶠夷道副總管右武侯中郎將上柱國曹繼叔久預 經綸備嘗艱險異廉頗之強飯同充國之老臣行軍長史岐州司馬杜爽質耀璿峯芳流桂畹追風籜電聘逸轡於西海排雲擊水搏勁翮於南溟驥足既申鳳池可奪右一軍總管宣威將軍行左驍衛郎將上柱國劉仁願資孝爲忠自家形國早聞周孔之教教晚習孫吳之書既負英勇之才仍兼文吏之道邢國公奉緣

聖旨委以斑條欲令金如栗而不窺馬如羊而莫顧右武衛中郎將金良暉左一軍總管使持節沂州刺史上柱國馬延□俱懷鐵石之心各勵鷹鷂之志擁三河之勁卒控六郡之良家邢國公上奉神謨□專節度或中權陷陳或後勁先鋒出天入地之奇千變萬化致遠鈞深之妙電發風行星紀未移英聲載路 邢國公仁同轉扇恩甚投醪逆命者則肅之以秋霜歸順者則涵之以春露一舉而平九種再捷而定三韓降劉弘之尺書則千城仰德發魯連之飛箭則萬里銜恩其王扶餘義慈及太子隆自外王餘孝一十三人並大首領大佐平沙吒干國辯成以下七百餘人既入重闈並就擒獲捨之□□載以牛車佇薦司勳式獻清廟仍變斯獷俗令沐玄猷露冕褰惟先□□欸享鮮製錦必選賢良庶使剖符績邁於龔黃□絃名高於卓魯凡置五郡督卅七州二百五十縣戶廿四萬口六百廿萬各齊編戶咸變夷風夫書東觀紀南宮所以旌其善勒彝鼎銘景鍾所以表其功陵州

長史判兵曹賀遂亮濫以庸才謬司文翰學輕俎豆氣□風雲職号將軍願與廉頗之列官稱博士
羞共賈□□衡不以衰容猶懷壯節提戈海外冀効清塵十載□庭九摧逋□翁歸之□□欲居中
乃棄餘詞敬□□筆□書盛事無取浮華俾夫海變桑田同天地之永久洲移鬱島與日月而長懸
其□日

悠悠遂古茫茫厥初人倫草昧造化權輿冬巢夏穴穀飲鶉居以結以刻或畋或漁淳□既□大□
淪胥爰及三五代非一主揖讓唐虞革命湯武上齊七政下均九土屢擾干戈式清區宇未漸西夜
豈單東戶粵我聖皇道叶穹蒼榮鏡千古牢籠百王□矣遠徵遐哉大荒咸稟正朔並預封疆□□
□種獨隔三光叛換澤國憑凌水鄉天降飛將豹蔚龍驤弓含月影劔動星芒貔貅百萬電舉風揚
前誅蟠木却翦扶桑冰銷夏日葉碎秋霜赴赴五營明明三令仰申□□俯齊軍政風嚴草衰日寒
江淨霜戈夜動雲旗□□戟前□吳鈎後勁巨猾授首逋誅請命威惠□□邊隅□□嘉樹不翦
甘棠在詠花臺望月貝殿□□□□□□梵晨□刊茲寶利用紀殊功拒天□□永固橫地軸以
無窮

唐劉仁願紀功碑（《海東金石苑》卷一，一三頁下）石存前半，碑首亦缺損，計高七尺五寸，廣二尺二寸，

存二十三行，行六十九字，正書。碑額存三行，陽刻，有界格，每行不知幾字，但存末一列，第一行存衛字，

第二行道字，第三行上字，第四行一字已殘其半不可識，篆書。

蓋聞龍御天衢必藉風雲之力聖人膺運亦待將帥之功方郡□□□周衛霍馳聲於強漢其能
繼□□詠者惟在劉將軍乎 君名仁願字士元雕陰大斌人也□土開家□□建□於東國分茅
錫壤王孫杖節於北疆三楚盛其衣簪六郡稱其軒冕分枝布葉可略而言高祖□□散騎常侍寧
遠將軍徐州大中正彭城穆公屬魏室不綱爾朱陵虐東京淪喪□□西遷陪奉變輿徙居關內尋
除鎮北大將軍持節都督河北諸軍事綏州刺史因官食封仍代居之□鼓□□更□北州之望曾
祖平鎮北大將軍朔方郡守綏州刺史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彭城郡開國公祖懿周驃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隨使持節綏州諸軍事綏州總管□州刺史□□郡開國公文大俱 皇朝使持節同
綏二州總管廿四州諸軍事綏州刺史尋遷都督左武衛將軍右驍衛大將軍勝夏二州道行軍總
管冠軍大將軍鎮軍大將軍上柱國別封彭城郡開國公並桂馥蘭芬金貞玉潤名高大樹譽滿詞
林珪璋闕閱見於斯矣君稟□□基資靈嶽瀆牆宇凝峻孝敬日躋命偶昌期逢時遇主欽明啓運
光宅普天 太宗文皇□□乃聖乃神乃文乃武并吞六合席卷八荒博訪羣材用康大夏英髦特
達幽顯必臻君以地蔭膏腴門承勳業令聞之譽僉議攸歸起家爲弘文館□□□進右親衛□□
□□□□□□□旅力□□健膽氣過人嘗從出遊手格猛獸

太宗深歎異之特加賞賜卽降 恩詔入仗內供奉貞觀十九年 太宗親馭六軍省方遼碣千

乘雷動萬騎雲屯□□□□□□集而高麗賊臣蓋蘇文獨生攜貳鳩聚亡命招納姦回囚其君
長舉兵稱亂□率蟻衆敢抗王師 皇赫斯怒襲行天伐兵鋒初到若□□□□其□東蓋牟□
□□十城□□□□新城安地等三□虜其大將延壽惠眞俘其甲卒一十六萬君身預戎旃□奉
羈勒前茅後殿每陣先登摧強陷堅同於拉朽戰勝攻取□□□□賜物乘馬一匹□□□□
□□弓二張大箭三百隻並是供奉

御仗特加褒異遼東行還累前後戰勳□□上柱國□封黎陽縣開國公擢授右武衛鳳鳴府左果
毅都尉歷領飛騎□北門長上廿一年任行軍子總管隨英國公李勣經略延陀并迎接車鼻安撫
九姓鐵勒行還改授右□□郎將依舊□□供奉廿二年又任子總管向遼東經略以公事除名其
年更授右武衛神通府左果毅都尉廿三年

太宗宮車晏駕 宗廟社稷不可一日無□ 儲皇諒□□戎□□周邦雖舊厥政惟新凡百
庶官勉修其職君以勇略見知材明被用未踰朞月又蒙

今上驅使永徽二年更入鐵勒撫慰行□□勅簡折衝果毅強明堪統領者隨機處分君□□經
略頻度遼東五年授恣山道行軍子總管隨盧國公程知節討□賀魯行還從幸洛陽顯慶元年遷
左驍衛郎將二年應 詔舉文武□□□□三階後□鐵勒安撫四年入吐谷渾及□藩宣勞五年
授岷夷道行軍子總管隨邢國公蘇定方平破百濟執其王扶餘義慈并太子隆及佐□□率以下

七百餘人□□□□□□□□□□扶餘□受延□普羅等並見機而作立功歸順或入趨
絳闕或□□□□□□境遺黎安堵如舊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卽以君爲都護兼知留鎮新羅王金春
秋亦遣少子□□□□□□□□雖夷夏有殊長幼懸隔君綏和接待恩若弟兄功業克就蓋由於□然
若周武平殷商奄□叛漢定西域疏勒被圍餘風未殄人懷草竊蠻貊之俗易動難安況北方逋寇
元來未附既見雕戈東邁錦纜西浮妖孽張仍圖反逆卽有僞僧道琛僞□率鬼室福信出自閭
巷爲其魁首招集狂狡堡據任存蜂屯□起彌山滿谷假名盜位並□將軍壞城破邑漸入中部墮
井刊木壞宅焚廬所過殘滅略無遺噍凶威既逞人皆脅從布柵連營攻圍留鎮雲梯俯瞰地道旁
通擊石飛矢星奔雨落晝夜連戰朝夕憑陵自謂興亡繼絕□□□□□□閑然高枕不與爭鋒□
甲利□□□其弊賊等曠日持久力竭氣衰君乃陰行間諜□其卒墮構□□□覺待時鑿門開
穴縱兵掩襲泐四十字□柵□□時屬窮□□下泐

唐崔忻井闌題名（《滿洲金石志》卷一，二三頁上）高一尺六寸，廣一尺一寸九分。三行，行八字至十一字，
正書。

勅持節宣勞靺鞨使

鴻臚卿崔忻井兩口永爲

記驗開元二年五月十八日

唐泉男生墓誌（《唐代海東藩閔誌存》羅振玉校錄，一九三七年石印本，一頁上）高廣各三尺八寸，四十六行，行四十七字，正書。蓋題：「大唐故特進泉君墓誌」，篆書。

大唐故特進行右衛大將軍兼檢校右羽林軍仗內供奉上柱國下國公贈并州大都督泉君墓誌
銘并序

中書侍郎兼檢校相王府司馬王德真撰

朝議大夫行司勳郎中上騎都尉渤海縣開國男歐陽通書

若夫虹光韞石卽任土而輝山蟻照涵波亦因川而媚水泊乎排朱閣登紫蓋騰輝自遠踰十乘於華軒表價增高裂五城於奧壤況復珠躔角氏垂景宿之精芒碧海之杲感名山之氣色舉踵柔順之境濫觴君子之源抱俎豆而窺律呂懷錦繡而登廊廟移根蟠壑申大廈之隆材轉職加庭奉元戎之切寄與夫隋珠薦積楚璧絨繩豈同年而語矣於下國公斯見之焉公姓泉諱男生字元德遼東郡平壤城人也原夫遠系本出於泉既託神以隕祉遂因生以命族其猶鳳產丹穴發奇文於九苞鶴起青田稟靈姿於千載是以空桑誕懿虛竹隨波並降乾精式標人傑遂使洪源控引態掩金樞會堂延表勢臨瓊檻曾祖子遊祖太祚並任莫離支父蓋金任太太對盧乃祖乃父良冶良弓並

執兵鈐咸專國柄桂婁盛業赫然凌替之資蓬山高視確乎伊霍之任公貽厥傳慶弁幘乃王公之孫宴翼聯華沛鄒爲荀令之子在髻無弄處廿不羣乘衛玠之車塗光玉粹綴陶謙之帛里暎珠韜襟抱散朗標置宏博廣峻不疵於物議通分無滯於時機書劍雙傳提蔗與截蒲俱妙琴碁兩翫雁行與鶴列同傾體仁成勇靜迅雷於誕據抱信由衷亂驚波於禹鑿天經不匱教乃由生王道無私忠爲令德澄陂萬頃游者不測其淺深縉垣九仞談者未窺其庭字年始九歲卽授先人父任爲郎正吐入榛之辯天工其代方昇結艾之榮年十五授中裏小兄十八授中里大兄年廿三改任中裏位頭大兄廿四兼授將軍餘官如故廿八任莫離支兼授三軍大將軍卅二加太莫離支總錄軍國阿衡元首紹先疇之業士識歸心執危邦之權人無駁議于時 蘿圖御宇楛矢褰期公照花照尊內有難除之草爲榦爲楨外有將顛之樹遂使挑海之濱墜八條於禮讓蕭牆之內落四羽於干戈公情思內款事乖中執方欲出撫邊毗外巡荒甸按嶠夷之舊壤請義仲之新官二弟產建一朝兇悖能忍無親稱兵內拒金環幼子忽就鯨鯢玉膳良莛俄辭顧復公以共氣星分旣飲淚而飛檄同盟雨集遂銜膽而提戈將屠平壤用擒元惡始達烏骨之郊且破瑟堅之壘明其爲賊鼓行而進仍遣大兄弗德等奉表入朝陳其事迹屬有離叛德遂稽留公乃反旆遼東移軍海北馳心 丹鳳之闕飭躬玄兔之城更遣大兄冉有重申誠効曠林積怨先尋闕伯之戈洪池近遊豈貪虞叔之劍皇帝照彼青丘亮其丹懇覽建產之罪發雷霆之威丸山未銘得來表其先覺梁水無孽仲謀憂其

必亡乾封元年公又遣子獻誠入朝

帝有嘉焉遙拜公特進太大兄如故平壤道行軍大總

管兼使持節安撫大使領本蕃兵共大總管契苾何力等相知經略公率國內等六城十餘萬戶書藉轅門又有木底等三城希風共歎叢爾危矣日窮月蹙二年奉勅追公入朝總章元年授使

持節遼東大都督上柱國玄兔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餘官如故小貊未夷方傾巢燕之幕大君有命還歸蓋馬之營其年秋奉勅共司空英國公李勣相知經略風驅電激直臨平壤之城前哥

後舞遙振崇墉之堞公以罰罪吊人憫其塗地潛機密構濟此膏原遂與僧信誠等內外相應趙城拔幟豈勞韓信之師鄴扇抽關自結袁譚之將其王高藏及男建等咸從俘虜巢山潛海共入隄封

五部三韓並爲臣妾遂能立義斷恩同鄭伯之得僞反禍成福類箕子之疇庸其年與英公李勣等凱入京都策勳飲至獻捷之日男建將誅公內切天倫請重閹而蔡蔡叔上感皇臨就輕典而

流共工友悌之極朝野斯尙其年蒙授右衛大將軍進封下國公食邑三千戶特進勳官如故兼檢校右羽林軍仍令仗內供奉降禮承優登壇引拜桓珪輯中黃之瑞羽林光太紫之星陪奉輦輅便

繁左右恩寵之隆無所與讓腎腸之寄莫可爲儔儀鳳二年奉勅存撫遼東改置州縣求瘼卹隱襁負如歸劃野踈疆奠川知正以儀鳳四年正月廿九日遘疾薨於安東府之官舍春秋卅有

六震屨傷聲台衡怨笛四郡由之而罷市九種因之以輟耕

詔曰懋功流賞寵命洽於生前緝禮贈終哀榮賁於身後式甄忠義豈隔存亡特進行右衛大將軍

上柱國卞國公泉男生五部酋豪三韓英傑機神穎悟識具沉遠秘筭發於鈐謀宏材申於武藝僻居荒服思効款誠去危就安允叶變通之道以順圖逆克清遼溟之濱美勛遐着崇章荐委入典北軍承宴私於紫禁出臨東階光鎮撫於青丘佇化折風溘先危露興言永逝震悼良深宜增連率之班載穆追崇之典可贈使持節大都督并汾箕嵐四州諸軍事并州刺史餘官並如故所司備禮冊命贈絹布七百段米粟七白石凶事葬事所須並宜官給務從優厚賜東園秘器差京官四品一人攝鴻臚少卿監護儀仗鼓吹送至墓所往還五品一人持節齎書吊祭三日不視事靈柩到日仍令五品以上赴宅寵贈之厚存歿增華哀送之盛古今斯絕考功累行謚曰襄公以調露元年十二月廿六日壬申窆於洛陽邙山之原禮也哀子衛尉寺卿獻誠夙奉庭訓早紆朝覲拜前拜後周魯之寵既隆知死知生吊贈之恩彌縟茹荼吹棘踐霜移露痛迭微之顯傾哀負趨之潛度毀魏墳之舊漆落漢臺之後素刊翠琬而傳芳就黃墟而永固其詞曰

三岳神府十洲仙庭谷王產傑山祇孕靈訃謨國緯烏奔人經錦衣繡服議罪詳刑其一伊人閒出承家豐社矯矯鳳雛昂昂驥子韞智川積懷仁岳峙州牧鷹刀橋翁授履其二消灌務擾鄒盧寄深文樞執柄武轄操鈴荆樹鸚起蘆川鴈沉既傷反袂且恨移衾其三肅影麟洲輸誠 鳳闕朝命光寵

天威吊伐殄寇瞻星行師計月夷舞歸獻凱哥還謁其四鸞弧對泣叩闈祈帝遽徙秋荼復開春棣鏘玉高秩銜珠近衛寶劍舒蓮香車裏桂其五輕軒出撫重錦晨遊抑

揚穉穴堤封亶洲瞻威仰惠望景思柔始稽來軸俄慌去輻其六斂革勤王聞擊悼 辰九原容衛
三河兵士南望少室北臨太史海就泉通山隨墓起其七霜露年積春秋日居墳圓月滿野曠風踈
幽壤勒頌貞珉瘞書千齡惝惝一代丘墟其八

唐扶餘隆墓誌《唐代海東藩閩誌存》九頁上 高廣各二尺四寸七分，二十六行，行二十七字，正書。

公諱隆字隆百濟辰朝人也元□□孫啓祚賜谷稱雄割據一方跨躡千載仁厚成俗光楊漢史忠
孝立名昭彰晉策祖璋百濟國王冲摛清秀器業不羣貞觀年 詔授開府儀同三司柱國帶

方郡王父義慈顯慶年授金紫光祿大夫衛尉卿果斷沉深聲芳獨劭趨藁街而沐化績著來王登
棘署以開榮慶流遺胤公幼彰奇表夙挺瓌姿氣蓋三韓名馳兩貊孝以成性慎以立身擇善而行
聞義能徙不師蒙衛而口發慙工未學孫吳而六奇閒出顯慶之始王師有征公遠鑒天人深知逆
順奉珍委命削衽歸仁去後夫之凶革先迷之失款誠押至褒賞荐加位在列卿榮貫蕃國而馬韓
餘燼狼心不悛鴟張遼海之濱蟻結丸山之域 皇赫斯怒天兵耀威上將擁旄中權奉律吞
噬之筭雖稟 廟謀綏撫之方且資人懿以公爲熊津都督封百濟郡公仍爲熊津道總管兼
馬韓道安撫大使公信勇早孚威懷素洽招攜邑落忽若拾遺翦滅姦匈有均沃雪尋奉 明
詔脩好新羅俄沐 鴻恩陪覲東岳勳庸累著龍命日隆遷秩太常卿封王帶方郡公事君竭力

徇節亡私屢獻勤誠得留宿衛比之秦室則由余謝美方之漢朝則日碑慙德雖情深匪懈而美疢維幾砭藥罕徵舟壑潛徙春秋六十有八薨于私第贈以輔國大將軍諡曰 公植操堅愨持身

謹正高情獨詣遠量不羈雅好文詞尤翫經藉慕賢才如不及比聲利於遊塵天不憖遺人斯胥悼以永淳元年歲次壬午十二月庚寅朔廿四日癸酉葬于北芒清善里禮也司存有職敢作銘云

海隅開族河孫效祥崇基峻峙遠派靈長家聲克嗣代業逾昌澤流灑水威稜帶方餘慶不孤英才繼踵執爾貞愨載其忠勇徇國身輕亡家義重迺遵王會遂膺 天寵桂婁初擾遼川不寧薄

言携育寔賴威靈信以成紀仁以爲經宣風徼塞侍蹕云亭爵超五等班參九列虔奉 天階肅恭臣節南山匪固東流遽閱敢託明旌式昭鴻烈

大唐故光祿大夫行太常卿使持節熊津都督帶方郡王扶餘君墓誌

唐高慈墓誌 《唐代海東藩閩誌存》二頁上 高廣各三尺一寸六分。三十七行，行三十六字，正書。

大周故□□將軍行左豹韜衛郎將贈左玉鈐衛將軍高公墓誌銘并序

夫總旅□軍陷陣降城者號良將有一無二糜軀殞首者謂忠臣詳諸結刻已還弦刻之後實不雙濟名罕兩兼緬尋東觀之書遐披南史之筆文才接踵武士磨肩其於資父事君輕身重義植操於忠貞之表定志於吉凶之分雷霆震而不變風雨晦而未已在於將軍矣 公諱慈字智捷

朝鮮人也先祖隨朱蒙王平海東諸夷建高麗國已後代爲公侯宰相至後漢末高麗與燕慕容戰大敗國幾將滅廿代祖密當提戈獨入斬首尤多因破燕軍重存本國賜封爲王三讓不受因賜姓高食邑三千戶仍賜金文鐵券曰宜令高密子孫代代封侯自非烏頭白鴨淥竭承襲不絕自高麗初立至國破以來七百八年卅餘代代爲公侯將相不絕忠爲令德勇乃義基建社分茅因生祚土無隔遐裔有道斯行況乎地蘊三韓人承八教見危授命轉敗爲功國賴其存享七百之綿祚家嗣其業纂卅之遙基源流契郭樸之占封崇苻畢萬之筮禦侮傳諸翼子帶礪施於謀孫此謂立功斯爲不朽曾祖式本蕃任二品莫離支獨知國政位極樞要職典機權邦國是均尊顯莫二祖量本蕃任三品柵城都督位頭大兄兼大相少稟弓冶長承基構爲方鎮之領袖實屬城之准的父文本蕃任三品位頭大兄兼將軍預見高麗之必亡遂率兄弟歸款 聖朝奉總章二年四月六日

制授明威將軍行右威衛翊府左郎將其年十一月廿四日奉

制授雲麾將軍行左威

衛翊府中郎將永隆二年四月廿九日除左威衛將軍舟僑遂去知號公之祿殃宮奇族行見虞邦之不臘庇身可封之城鵬弁司階革面解愠之朝虎賁陪輦禁戎五校衛尉八屯長劍陸離瑠孤宛轉奉光宅元年十一月廿九日 制封柳城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戶累奉 恩制加授柳

城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桓子之狄臣千室比此爲輕武安之拔郢三都方茲豈重公少以父勳迴授上柱國又授右武衛長上尋授游擊將軍依舊長上又汎加寧遠將軍依舊長上又奉 恩

制汎加定遠將軍長上如故萬歲通天元年五月奉 勅差父充瀘河道討擊大使公奉勅從行

緣破契丹功授壯武將軍行左豹韜衛翊府郎將忝跡中權立功外域既等耿恭之寄旋霑來歎之榮尋以寇賊憑陵晝夜攻逼地孤援闕糧盡矢殫視死猶生志氣彌勵父子俱陷不屈賊庭以萬歲通天二年五月廿三日終於磨米城南春秋卅有三 聖上哀悼傷慟于懷 制曰故左金吾

衛大將軍幽州都督高姓文男智捷隨父臨戎殞身赴難忠孝兼極至性高於二連義勇俱申遺烈存於九死永言喪沒震悼良深宜加褒贈式慰泉壤可左玉玉鈐衛將軍又奉 勅曰高性文

父子忠鯁身亡令編入史又奉 勅令准式例葬粵以聖曆三年臘月十七日窆於洛州合宮縣

平樂鄉之原禮也公忠孝成性仁智立身克嗣家風夙標國望雖次房之見獲苟宇宜僚之被脅楚勝形則可銷志不可奪精誠貫日哀響聞 天爰加死事之榮載編良史之冊有子崇德奉

制襲父左豹韜衛翊府郎將年登小學才類大成孝自因心哀便毀貌始擇牛亭之地爰開馬鬣之封將營白鶴之墳先訪青鳥之兆將恐舟壑潛運陵谷貿遷雖歸東岱之魂終紀南山之石其銘曰蓬丘趾峻遼海源長種落五族襟帶一方氣苞淳粹人號貞良戎昭致果胤嗣承芳其一卓矣顯祖猗哉若人橫戈靖難拔劍清塵見義能勇有讓必仁丹青信誓礪帶書紳其二蠢爾犬羊扇茲兇惡王子出師既成我服楊颺滄溟搗戈蠹賊子孝臣忠自家形國其三積善無祿輔德有違菟狗

一致美惡同依白狼援絕黃龍戍稀李陵長往溫序思歸諒日月之更謝寄琬琰於泉扉其四

唐泉獻誠墓誌（《唐代海東藩閩誌存》一七頁上） 高三尺一寸五分，廣三尺一寸，四十一行，行四十一字，

正書。

大周故左衛大將軍右羽林衛上下上柱國卞國公贈右羽林衛大將軍泉君墓誌銘并序

朝議大夫行文昌膳部員外郎護軍梁惟忠撰

君諱獻誠字獻誠其先高勾驪國人也夫其長瀾廣派則河之孫燭後光前乃日之子柯葉森鬱世為蕃相曾祖大祚本國任莫離支捉兵馬氣壓三韓聲雄五部祖蓋金本國任太大對盧捉兵馬父承子襲秉權耀寵父男生本國任太大莫離支率衆歸唐唐任特進兼使持節遼東大都督右衛大將軍檢校右羽林軍仍仗內供奉上柱國卞國公贈并益二州大都督諡曰襄智識明果機情朗秀屬屏王在國不弟閱牆有男建男產同惡相濟建蕃捷菑之禍產包共叔之謀襄公覲此亂階不俟終日以爲國之興也則君子在位國之亡也則賢臣去之避危邦而不居通上京而請謁昆邪之率衆降漢卽拜列侯由余之去國歸秦先優客禮公卽襄公嫡子也生於小貊之鄉早有大成之地榮門寵一國罕儔九歲在本蕃卽拜先人之職敬上接下遼右稱之美風儀工騎射宏宇瓌量幽淵不測初襄公按部于外公亦從焉泊建產等兇邪公甫年十六時禍起倉卒議者猶豫或勸以出鬪謀無的從公屈指料敵必將不可乃勸襄公投國內故都城安輯會庶謂襄公曰今發使朝漢具陳

誠欺國家聞大人之來必欣然啟納因請兵馬合而討之此萬全決勝計也襄公然之謂諸夷長曰獻誠之言甚可擇即日遣首領冉有等入朝唐高宗手勅慰喻便以襄公爲東道主人兼授大總管公圖去就之計審是非之策不踰晷刻便料安危故能西引漢兵東掃遼祲襄公之保家傳國實公之力也尋授襄公命詣京師謝恩 天子待之以殊禮拜右武衛將軍賜紫袍金帶並御馬二匹銜珠佩玉方均許楮之榮錫綬班金更等呼韓之賜頃之遷衛尉正卿門樹勳績職惟河海儀鳳四年丁父憂哀毀過禮中使借問道路相屬祖母以公絕漿泣血益增悻念每勉強不從則爲之輟食公由是稍加飲啜以喻慈顏愛養之深不獨李虔之祖母孝感之極豈止程曾之順孫調露元年九月有 制奪禮充定襄軍討叛大使金革無避非公所能辭也使還錄功授上柱國開耀二年襲封卞國公食邑三千戶崇建侯之勳傳賞地之業永淳元年丁祖母憂以嫡去職光宅元年十月 制授雲麾將軍守右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勳封並如故又奉其月廿九日 勅令右羽林衛上下心膂大臣爪牙深寄汪濊德澤綢繆恩獎垂拱二年三月奉 勅充神武軍大總管部領諸色兵西入寇境公妙閑風角深達鳥情山川起伏之形原野孤虛之勢莫不暗符鈐決洞合胸襟次迴滿川賊徒大去善戰不陣斯之謂歟四年九月奉 勅充龍水道大總管討豫州反叛賜綵一百段御馬一匹尋屬賊平遂止天授元年九月 制授左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餘並如故二年二月奉 勅充檢校天樞子來使兼於玄武北門押運大儀銅等事未畢會逆賊來俊臣秉弄刑獄恃搖威勢乃

密於公處求金帛寶物公惡以賄交杜而不許因誣陷他罪卒以非命春秋卅二嗚呼孫秀利石崇之財苻氏及王家之患遽而 皇明燭曜 天波藻濯雪幽冤以非罪申渙汗於褒崇漢帝之恨誅冕錯非無太息晉皇之追贈馬敦式加榮寵久視元年八月乃下制曰故左衛大將軍右羽林衛上下上柱國卞國公泉獻誠望高蕃服寵被周行情欵深至器懷溫厚擢居親近委以禁兵誣構奄與寃刑莫究歲月過邁狀跡申明言念過往良深悼惜褒崇靡及宜在追榮寵宥未周當須改卜式加緼禮以慰營魂可贈右羽林衛大將軍賜物一百段葬日量□縵幕手力其男武騎尉柳城縣開國男玄隱可游擊將軍行左玉鈐衛右司階員外置同正員勳封並如故賞延于世胄孟之子爲郎歿而垂聲隨武之魂可作有子玄隱玄逸玄靜踐霜濡露崩襟殞神懼今昨遞遷陵谷頽易乃拓故城建新墳簫挽之聲哀以聞古來不獨今逆昔陌上飛旌空靡靡郭門弔客何紛紛粵以大足元年歲次辛丑二月甲辰朔十七日庚申葬於芒山之舊營禮也膺撫郊原近棲布金之埒蒼蒼松柏由來積石之封其詞曰

濱海之東今昔有朱蒙濟河建國今世業崇崇崇世業扶木枝葉枝葉伊何諒曰泉氏上傳下嗣孕靈誕祉皇考有屬危邦不履粵自蕃臣來朝 天子削彼左衽遊此中國赫赫朝章 明明睿德餐教沐化扶仁抱則列簷撞鍾軒遊鼎食公之象賢秉厲操堅識綜機兆理措冥先倉卒之際謨謀在旃辭戎禍却還漢功宣河海之位爪牙之寄出入光暉頻繁寵賜凜凜風骨益益禮義忠孝傳門

山河賞地居上則惡用明乃煎浸潤之漸誠哉必然苟曰身歿能以仁全光光顯贈實慰平津洛陽阡陌芒山丘隴悞憶長辭充窮奚奉悲世世兮塵滅見年年兮樹拱是故思厚葬之所由莫不知送終之爲重

唐泉男產墓誌（《唐代海東藩閩誌存》二二頁下） 高廣各三尺三寸，四十一行，行四十二字，正書。蓋題：

「大周故泉府君墓誌」篆書。

大周故金紫光祿大夫行營繕大匠上護軍遼陽郡開國公泉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男產遼東朝鮮人也昔者東明感氣踰瀛川而啟國朱蒙孕日臨涓水而開都威漸扶桑之津力制蟠桃之俗雖星辰海嶽莫繫於要荒而俎豆詩書有通於聲教承家命氏君其後也乃高乃曾繼中裏之顯位惟祖惟禰傳對盧之大名君斧囊象賢金冊餘慶生而敏惠勿則過人年始志學本國王教小兄位年十八教大兄位十三等之班次再舉而昇二千里之城池未冠能理至於烏拙使者翳屬仙人雖則分掌機權固以高惟旌騎年廿一加中裏大活廿三遷位頭大兄累遷中軍主活卅爲太大莫離支官以地遷寵非王署折風插羽榮絕句驪之鄉骨籍施金龍殊玄菟之城屬唐封遠暨漢城不守貆弓入獻楛矢來王君以總章元年襲我冠帶乃授司宰少卿仍加金紫光祿大夫員外置同正員昔王滿懷燕裁得外臣之要遂成通漢但聞縑帛之榮君獨鑄玉於藁銜腰金

於棘署晨趨北闕閒簪筆於夔龍夕宿南隣雜笙歌於近鼓象胥之籍時莫先之聖曆二年授上護軍萬歲天授三年封遼陽郡開國公又遷營繕監大匠員外置同正員坐闕朱門遂封青土列旌旆於檠戟期帶厲於山河奄宅岵夷遂荒徐服嗚呼蠶支敗胙蕃屏未勤鯁壑摧鱗遷舟遽遠年六十三大足元年三月廿七日遘疾薨于私第以某年四月廿三日葬於洛陽縣平陰鄉某所邙山有阡長沒鍾儀之恨遼水無極詎聞莊烏之吟故國途遙轉車何日鶴飛自遠令威之城郭永乖馬鬣空存滕公之居室長掩雖黃腸題湊與天壤而無窮而玄石紀勳變陵谷而猶識其詞曰

於廓靈海百川注焉東明之裔寔爲朝鮮威胡制貊通徐拒燕憑險負固厥古莫遷爰逮有唐化涵東戶賓延溟渤綏懷水滸藍夷會同桂婁董溥惟彼適長襲我龜組遂榮藁街爰分棘列甲第朝啟承明且謁勳懋象胥寵均龍馭遽開青社山河內絕遼陽何許故國傷心鍾儀永恨莊烏悲吟旌旆檠戟珮玉腰金鼓鍾憂眩逾憶長林留秦獨思濟洄爲咎聲明長畢佳城永久託體邙山遊魂遼阜勒銘幽石庶傳不朽

通直郎寒城縣開國子泉光富年十八

長安二年四月廿三日葬於洛陽縣界

唐泉苾墓誌（《唐代海東藩閩誌存》二七頁下）高廣各二尺五寸五分，二十五行，行二十五字，正書。

唐故宣德郎驍騎尉淄川縣開國子泉君誌銘

父光祿大夫衛尉卿上柱國卞國公隱撰文

夫溫良恭儉人之本也詩書傳易教之宗也其有總百行之懿德稟兩儀之正性吐納和氣佩服禮經體仁義以立身蘊忠貞而行己造次不踰於規矩顛沛必蹈於矜莊蓋古人之所難匪唯今之所易兼而有者在茲乎諱慈字孟堅京兆萬年人也曾祖特進卞國襄公男生祖右衛大將軍卞國莊公獻誠父光祿大夫衛尉卿卞國公隱並繼代承家榮章疊祉惟子剋茂厥早著聲芬年甫二歲受封淄川縣開國男尋進封淄川子食邑四百戶又授驍騎尉以蔭補太廟齋郎屬有事於后土授宣德郎尋蒙放選卽開府儀同三司朝鮮王高藏之外孫太子詹事太原公王暉之子婿豈徒門承鼎鼐兼亦姻媼蟬聯雅度稟乎天姿詩禮聞於庭訓加以強學請益休譽日新韜鈴遁甲之書風角鳥情之術莫不研幽洞奧精蹟探微方將步天衢以高驪登太階而論道何知百齡儻忽五福之驗無徵一代英靈九泉之悲俄及粵以開元十七年歲次己巳九月四日終於京兆府興寧里之私第春秋二十有二以開元廿一年歲次癸酉十月甲午朔十六日己酉遷措於河南府洛陽縣之邙山舊塋禮也高墳岬吻望二室於雲端茂柏蕭森俯三川於掌內將恐風移鬱島海變桑田式昭貞土之名用表藤公之室乃爲銘曰

天之蒼蒼兮其色正耶人之悠悠兮其能久耶蠢茲萬類兮生老病死悟彼百齡兮今也已矣生於

氣兮立於空儻而見兮忽而終何賦命之飄索知造化之無窮
重曰梁木其壞兮太山其頽哲
人一去兮不復再來幽扃永闕兮邛山之隈萬古千秋兮嗚呼哀哉

唐高震墓誌（《唐代海東藩閩誌存》二九頁下） 高廣各二尺一寸三分，二十一行，行二十二字，正書。

唐開府儀同三司工部尚書特進右金吾衛大將軍安東都護郟國公上柱國 公墓誌銘并序

獻書待 制揚愨撰

大曆八年夏五月廿有七日右金吾衛大將軍安東都護 公薨于洛陽教業里之私第春秋七
十三前年四月十二日郟國夫人眞定侯氏先薨于博陵郡以十三年十一月廿四日丙寅祔葬于
洛之北邙之陽新塋禮也公諱震字某渤海人祖藏開府儀同三司工部尚書朝鮮郡王柳城郡開
國公禰諱連雲麾將軍右豹韜大將軍安東都護公迺扶餘貴種辰韓令族懷化啟土繼代稱王嗣
爲國寶食邑千室公竭丹懇以輔

主力鬪戰以冊勳雄冠等彝氣遏獯司封五級自子男以建公侯官品九階越游擊而昇開府斯亦
人臣之自致也享年不永棖崩棟壓地坼沙蘆天落將星夫人淑質明婦儀母訓虹梁墜日仙鄴斂
雲桐折劍沉鏡移鸞斃命矣嗣子朝請大夫深澤令叔秀孝逾江革禮越王祥扶母兄以發博陵就
嚴孝而遷洛邑涉雪千里銜哀九冬金石紀終文詞見託銘曰

其一曰朝鮮貴族弈葉稱王戡剪獯虜翊亮 皇唐盧龍柳塞都護封疆其二曰惟禰克崇勳族
食封苴茅承家桂玉躉赴松檟邨山南麓其三曰一同仁孝千里扶喪履□冒雪裂膈抽腸哀號擗
地仰訴穹蒼

黑齒常之墓誌（據北京圖書館藏拓本校錄）高二尺一寸三分，廣二尺一寸。四十行，行四十一字，正書。

大周故左武威衛大將軍檢校左羽林軍贈左玉鈐衛大將軍燕國公黑齒府君墓誌文並序

太清上冠合其道者坤元至聖高居參其用者師律不有命世之材傑其奚以應斯數哉然則求玉
榮者必遊乎密山之上蘊金聲者不限乎魯門之下矣府君諱常之字恆元百濟人也其先出自扶
餘氏封於黑齒子孫因以爲氏焉其家世相承爲達率達率之職猶今兵部尙書於本國二品官也
曾祖諱文大祖諱德顯考諱沙次並官至達率府君少而雄爽機神敏絕所輕者嗜欲所重者名訓
府深沉清不見其涯域情軌闊達遠不形其里數加之以謹愨重之以溫良由是親族敬之師長
憚之年甫小學卽讀春秋左氏傳及班馬兩史歎曰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誠吾師也過此何足多哉
未弱冠以地藉授達率唐顯慶中遣邢國公蘇定方平其國與其主扶餘隆俱入朝隸爲萬年縣人
也麟德初以人望授折衝都尉鎮熊津城大爲士衆所悅咸亨三年以功加忠武將軍行帶方州長
史尋遷使持節沙泮州諸軍事沙泮州刺史授上柱國以至公爲己任以忘私爲大端 天子

嘉之轉左領軍將軍兼熊津都督府司馬加封浮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于時德音在物朝望日高屬蒲海生氣蘭河有事以府君充洮河道經略副使實有寄焉府君稟質英毅資性明達力能翹關不以力自處智能禦寇不以智自聞每用晦而明以蒙養正故其時行山立具瞻在焉至於仁不長姦威不害物賞罰有必勸沮無違又五校之大經三軍之元吉故士不敢犯其令下不得容其非

高宗每稱其善故以士君子處之也及居西道大著勳庸于時中書令李敬玄爲河源道經略大使諸軍取其節度赤水軍大使尙書劉審禮既以敗沒諸將莫不憂懼府君獨立高崗之功以濟其難轉左武衛將軍代敬玄爲大使從風聽也府君傍無聲色居絕翫好枕藉經書有祭遵之樽俎懷蘊明略同杜預之旌旗胡塵肅清而邊馬肥漠月昭亮而天狐滅出師有頌入凱成歌遷左鷹揚衛大將軍燕然道副大總管垂拱之季 天命將革骨卒祿狂賊也既不覩其微徐敬業逆

臣也又不量其力南靜淮海北掃旄頭並有力焉故威聲大振 制曰局度溫雅機神爽晤夙踐仁義之途聿蹈廉貞之域言以昭行學以潤躬屢總戎麾每申誠効可封燕國公食邑三千戶仍改授右武威衛大將軍神武道經略大使餘如故於是董茲哮勇剪彼凶狂胡馬無南牧之期漢使靜北遊之望靈夏衝要妖羯是瞻君之威聲無以爲代又轉爲懷遠軍經略大使以遏游氛也屬禍流羣惡疊起孤標疑似一彰玉石斯混既從下獄爰隔上穹義等絕頽哀同仰藥春秋六十長子俊幼丁家難志雪遺憤誓命虜庭投軀漢節頻展誠効屢振功名聖曆元年冤滯斯 鑒爰下

制曰故左武威衛大將軍檢校左羽林衛上柱國燕國公黑齒常之早襲衣冠備經驅策與總師律載宣績効往邁飛言爰從訊獄幽憤殞命疑罪不比比加檢察會無反狀言念非辜良深嗟憫宜從雪免庶慰塋魂增以寵章式光泉壤可贈左玉鈐衛大將軍勳封如故其男游擊將軍行蘭州廣武鎮將上柱國俊自嬰家各屢効赤誠不避危亡捐軀殉國宜有哀錄以申優獎可右豹韜衛翊府左郎將勳如故粵以聖曆二年壹月廿一日 勅曰燕國公男俊所請改葬父者贈物一百段其葬事幔幕手力一事以上官供仍令京官六品一人檢校卽用其年二月十七日奉遷于邙山南官道北禮也惟府君孤峯偉絕材幹之表也懸鏡虛融理會之臺也言寡而意博無枝葉之多蔽謀動而事成有本末之盡美夙夜匪懈心存於事上歲寒不移志在於爲下非君子之所關懷必不入於思慮非先王之所貽訓必不出於企想自推轂軍門建節邊塞善毀者不能加惡工譽者不能增美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至於推財忘己重義先物雖刎首不顧其利傾身不改其道由是懦夫爲之勇貪夫爲之廉猶權衡之不言而斤兩定其謬駒駘之絕足而駑駘知其遠至於吏能貞幹走筆而雙璧自非鑒賞人倫守默而千金成價固非當世之可効蓋拔萃之標準也榮辱必也死生命也苟同於歸何必終於婦人之手矣余嘗在軍得參義府感其道頌其功乃爲銘曰談五岳者不知天台之翠屏也觀四瀆者不晤雲洲之丹榮也恭聞日碑爲漢之鞞亦有里奚爲秦之梯苟云明哲與衆殊絕所在成寶何往非斷惟公之自東兮如春之揚風兮文物資之以動色聲

明佇之以成功兮悠悠旌旆肅肅軒蓋擊鴻鍾鼓鳴籟云誰之榮伊我德聲四郊無戎馬之患千里
捍公侯之城勳績旣展矣忠義旣顯矣物有忌乎貞剛行有高而則傷中峯落其仞幽壤淪其光天
下爲之痛海內哀其良 天鑒斯孔哀及存亡余實感慕爲之頌章寄言不朽風聽無疆

黑齒俊墓誌(據北京圖書館藏拓本校錄) 高廣各一尺五寸八分。二十六行，行二十六字，正書。

大唐故右金吾衛守翊府中郎將上柱國黑齒府君墓誌銘 並序

公諱俊卽唐左領軍衛大將軍燕國公之子焉分邦海濱見美玄虛之賦稱曾澤國取重太沖之詞
熾種落於遐荒積衣冠於中國立功立事懸名於晝月之旗爲孝爲忠紀德於繫年之史曾祖加亥
任本鄉刺史祖沙子任本鄉戶部尙書並玉挺荆山珠光蔚浦耀錦衣於日域風化大行撫仙署於
天涯星臺時敘父常之 皇朝左武衛大將軍上柱國燕國公贈左領軍衛大將軍材冠孤臣行光
金氏功蓋天地仲孺之任將軍賞茂山河邵爽之封燕國死而可作褒贈載榮公稟訓將門夙懷武
略陶侃兒戲卽列旌旗李廣所居必圖軍陣由是負燕領之遠略挺猿臂之奇工弱冠以別奏從梁
王襲西道行以軍功授游擊將軍任右豹韜衛翊府左郎將俄遷右金吾衛翊府中郎將上柱國高
踐連雲之閣俯從秋省之遊珥晉代之華貂盛漢年之車服方冀七葉貽慶以享西漢之榮豈圖二
豎□□俄從北升之召以神龍二年五月廿三日遘疾終洛陽縣從善之□春秋卅一烏呼城府颯

焉邦殫瘁惟公志氣雄烈宇量高深雖太上立功劬勞苦戰而數奇難偶竟不封侯奄及殲良朝野痛惜卽以神龍二年歲次景午八月壬寅朔十三日葬於北邙山原禮也途移楚挽路引周簫窳窳將闌黃腸遽掩封崇旣畢翠栢方深紀餘恨於埋玉庶碑字之生金銘曰

於維后唐求賢以理頽當見用稭侯入仕西戎孤臣東夷之子求 如不及片善斯紀其一紀善奚謂加之冠纓忠以立勳孝以揚名允矣皇考早勵清貞孝哉令嗣無墜厥聲其二厥聲伊何將門武德受命 分闔立功異域克定禍亂掃除氛慝哥鍾賞賚車服表德其三車服伊何金吾最盛美矣夫子膺茲寵命高閣連雲華貂疊映享此積善冀傳餘慶其四餘慶不延俄終小年梁木斯壞彼蒼者天挽悲蒿里簫喝松阡一埋白日永塵黃泉其五